# 野才传

## 第一章 救人村东河，获赠玉止戈

翠绿的蒙山，嘤嘤的鸟叫声不断回荡，河水哗啦啦冲击着白石，泛起朵朵雪浪。少女们穿着有补丁的麻布衣，蹲在河岸上洗着衣服，说说笑笑。

“昨日刘老儿家的牛也不知怎的了，哞哞叫着乱跑，正巧我路过村口，险些让它给撞了，如今想想还心惊。”

“他家那牛是被马蜂蜇了，才乱跑的。他家前院的树上有个马蜂窝，他儿用竹竿子把那马蜂窝给捅了，后来眼见那马蜂蜇那牛，那牛挣开桩子就跑走了。”

“这小崽子，没事捅马蜂窝做甚？等我见到他，定训他一顿。”

“不必训了，刘老儿早已为你出气了。昨晚吃饭时，我听到刘老儿在屋里大骂，他儿在屋里哇哇大叫，想是挨打了。”

“他家那牛闯祸了，他儿不挨打才怪哩。”

“怎的闯祸了？”

“昨日我在地头剜菜，见那牛跑进田里了。田丰想去把牛赶出来，那牛转头一顶，把他顶进水沟里了，人跟鞋都飞了。”

少女们一阵哄笑，清脆的笑声宛如一群欢快的小鸟。

“真吗？真飞了？”

“眼见真真的。”

“田丰这回受了伤，春桃可是忧心如焚啊！”说话的少女瞥了一眼春桃。

春桃微微红了脸，“伤的是他，又不是我，我忧心做甚？”

旁边的小丫头忽然娇滴滴地笑道：“伤在田郎身，痛在春桃心。”

春桃眉头一皱，“小崽子，胆敢胡说，看我不收拾你！”说着扬起河水，泼了小丫头一脸。小丫头不甘示弱，立刻泼水还击，却不慎溅湿了另外几个少女。那几个少女也泼水还击，又溅湿了其他人。一时间，少女们纷纷扬起河水，乱泼乱洒，嘻笑不止。

河岸北边是一片麦田，田间小路上有一个扛着锄头的汉子和两个端着木盆的妇人。他们身穿有补丁的麻布衣，脚穿草鞋，腰带是一条草绳，发簪是削得光秃秃的树枝。汉子是村里的佃户严二，两个妇人分别是严二的老婆和田丰的娘。

严二的田地就在小路旁，他和老婆说了几句话后，到田里开始锄草。严氏和田氏来到河边，放下木盆，拿出脏衣服，开始洗衣服。小丫头立刻用手肘碰了碰春桃，笑道：“抬头看看，你婆婆来哩！”众人顿时一阵哄笑。田氏笑道：“你们早晚都得嫁人，春桃如此贤惠，我儿有福气了，以后都不必找人说媒了。”她放下衣服，看向春桃，“过些日子，我去你家看看你父母，商量商量，咱两家办一回喜事可好？”春桃飞红了脸，宛如熟透的蜜桃，她连忙低下头，用力搓着衣服，两颗虎牙咬着下唇，不敢回答。众人接着这个话头，七嘴八舌地聊起了婚事。

不远处的草丛“沙沙”响了几声，一个少女转头一看，一个穿着青色绸缎衣的男人趴在草丛里。“那里趴着个人！”她指着男人叫道。众人纷纷转头，看到了男人。严氏皱眉道：“莫非是被蛇咬了？昏过去了？”众人放下衣服，走到男人身旁。男人大约二十多岁，皮肤白皙，浑身湿漉漉的，后背上有两处刀伤，手臂上有一处刀伤，伤口渗着血。田氏探了探男人的鼻息，皱眉道：“有气儿，还活着！”严氏转身朝田里大喊：“大哥，你快过来，这里有人受伤了。”严二回应了两声，放下锄头，跑了过来。严氏指着男人皱眉道：“这官人也不知是哪里来的，趴在地上不醒，还有口气儿。”严二蹲下探了探男人的鼻息，看了看男人的伤口，随手摸了摸男人衣服。衣服的料子可真好啊，这官人家里必定有钱！莫非他路上遇到了强盗？如此大的伤口，多半是活不成了，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值钱东西？不如先救他回家，找孙麻子看看。若能救活，他必然报恩，若救不活，他这身衣服也值不少钱。严二迅速背起男人，皱眉道：“这人还有救，我先背回去找孙麻子看看。”说着快步走了。

众人回到河滩继续洗衣服。严氏舀了半盆水，把切碎的皂角和衣服放进盆里，开始用力搓洗。田氏向少女们借来棒槌，把衣服放在石头上，抡起棒槌打着衣服。

“妹子，”她皱眉道，“你家汉子心肠倒好，只是太性急了，也不多想想，便把人背走了。”

严氏有些疑惑，“救个人有甚可想的？”

“那人伤得可不轻啊！孙麻子的医术又不济，如何能救活？要是死在你家里可怎办？不得上报官府？那官差来了，岂是容易打发走的？不得破费些钱？”

严氏心里一惊，仔细想了想，皱眉道：“哎呀，那人确实不该救啊！也不知道他是好心还是犯傻。”

“要我说，趁那人还有气，赶快送去里正家，或送去官府，也省得惹麻烦。”

“对对对！”

严氏连忙倒掉盆里的水，收起衣服，端起木盆往家走。路过自家田地，她看到锄头在田里放着，顿时有些气愤。“这天杀的，自家地也不管了，连锄头也不要了，以后喝西北风？”她快步走进田里，把锄头放在木盆上，用胳膊夹住锄头杆，气冲冲地往家走。

村里最破旧的篱笆院就是严家。院里有一间破茅屋和一间厨房，茅屋后面是一片菜园，菜园的西北角有一颗樱桃树。严家很穷，穷到没有老鼠愿意住在他家。他家之前曾有一窝老鼠，后来饿死了。

严二扶着男人躺到炕上，出去找来孙麻子。孙麻子是村里的名医，专治跌打外伤，还知道许多绝世禁方。他年少时四海行医，曾医死过不少人，年老后就隐居在此，放下了那颗悬壶济世的心。他检查了男子的伤势，打开药箱，为男子敷药、包扎伤口。

“老孙，他伤得如此重，还有救吗？”

“他身上的伤口虽大，却不深，无性命之忧。”

“那他何时能醒啊？”

孙麻子捋了捋胡须，微微一笑，“想让他醒？容易！只需两巴掌，他马上就能醒。”

严二半信半疑，“不会把他打死吧？”

“不会！这两巴掌提神醒脑。”

孙麻子包扎完伤口，撸起袖子，“啪啪”扇了男人两个耳光，声音好似响雷。他的手掌瞬间通红，触电似的又麻又痛。男人的脸上出现两个通红的掌印，但仍然不醒。孙麻子看着自己的手掌，一咬牙，皱眉道：“看来力道还是太轻，要下重手才行！”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抬起手刚要扇。

“快住手吧！” 严二一把抓住他的手，皱眉道，“倘或把他扇死了，你我都要吃官司！或许他再躺一会儿就能醒了。”

孙麻子犹豫了一下，“也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急于一时。”

严二从炕梢的瓦罐里拿出十文钱，付钱，送他出了院门。严氏正好回来了，她放下锄头和木盆，拉着严二走进菜园。

“哎！那人怎样了？能不能醒啊？”

“孙麻子给他敷了药，无性命之忧，但不知道何时能醒。”

严氏眉头一皱，“你这蠢虫！背他回来做甚？倘或他死在咱家，如何是好？还要上报官府，费时费力，定要破费不少钱。”

“切莫生气，我岂不知这些道理？”严二呲牙一笑，“他死了最好，咱还能发笔横财。”

“此话怎讲？”

“他怀里有两块玉佩和许多钱，他若死了，那玉佩和钱就都是咱的了。那玉佩可宝贵的很！城里的玉器店里，一小块白玉就值两百贯。还有他那身绸子衣服，虽是破了，但咱缝补缝补，也能典不少钱。”

“可官差岂是容易瞒过的？他们若……”

“何必报官啊？我们趁天黑把他背进山里，挖坑一埋，谁能知道？若有人问起，我们就说那官人伤好了，自己回家了，这里又没他的亲友，谁会细究？”

“如此倒也可行，但若被人看见了，如之奈何？”

“深更半夜的，人都睡了，谁能看见？不必忧心。”严二笑道，“有了这钱，咱能买二十余亩良田，儿子应举的盘缠不也有了？”

“哎呀！”严氏顿时眉开眼笑，拍了一下他的胳膊，“还是你想得周到啊，这回我可放心了。”

“休再说了，快正午了，儿子快回来了，快去做饭吧。”

严二夫妇的儿子名叫严修儒，正在村子南边的古寺里读书。这座古寺藏在树林深处，始建于唐朝。当初寺里僧人众多，香火不断，后来兵荒马乱，当地兵力不足，就强征男人从军，僧人被迫还俗到军中服役，寺里最终空无一人。直到宋朝建立，时局渐稳，村里有学识的长辈们就劝说村民们凑了一笔钱，到城里请来一位先生在寺里坐馆，教村里的少年们读书，古寺就此成了学堂。

坐馆的先生姓周，是后周的举人，他搬进寺里时还带了一大堆书，放到藏经阁，让学生们在闲暇时阅读。村里的学生们都不到二十岁，没有家教，个个放荡不羁，污言秽语，时而上树掏鸟，时而下河摸鱼。周先生性情温和，诲人不倦，他悉心教导了两年后，学生们的心性渐渐收敛了许多。

中午放学，学生们涌出寺门，回家吃饭。严修儒扶着田丰走在最后，沿着林间小路慢慢走着，听着田丰唠叨。

“什么手到病除，活血化瘀？我看你就是个庸医！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你给我揉，如今一迈步，腰就像针扎似的疼。我可干不了活儿了，我家的猪粪你可得帮我挑了，还有那菜园里的草，你也得帮我锄了。”

“我这手法深得孙郎中真传，岂能越治越坏？”严修儒皱眉道，“明明是你之前‘讨贼’时自己闪了腰，加重了伤势，竟还怪我？来！你弯下腰，我再给你治治。”他伸手按住田丰的腰，想再次施展活血化瘀的手法。

“哎！”田丰慌忙侧身，抓住他的手，“你休碰我的腰，你手劲大，我这身子弱，可受不了你那手法。”

“好，我不碰，”严修儒放下了手，“但你家菜园的草我可不锄。”

“不锄草可以，但猪粪你必须帮我挑！是你非要给我揉腰的，否则我的腰绝不会疼！”

“好，给你挑，几桶猪粪而已，又有何难？”严修儒脸上有些不情愿，心里有些不自信。莫非我学艺不精，按错地方了？莫非用力太大了？看来还得练！等日后家里和面时，我得多多练习才行。

他们穿过林间小路，走上大路。路旁五颜六色的野花，连成一片，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蜂蝶飞舞，萦绕花丛，传来细微的嗡嗡声；远处的蒙山青葱碧绿；湛蓝的天空燕群翱翔；蚂蚱和蝈蝈在草丛里有节奏地鸣叫，仿佛懂得声律；一阵微风吹过，麦田里掀起青绿色的波浪。严修儒看着风景，心里有些感触，又想卖弄文采，就吟道：

千芳盈野径，馥郁漫乡间。

暖日青山沐，熏风绿麦翩。

螽吟幽草地，燕画碧云天。

袅袅炊烟近，鸡鸭犬论餐。

“呀——啊！”田丰指着他笑道，“你这厮又来卖弄，竟敢欺本将军不善诗赋。”

“非也，非也！”严修儒摇头晃脑，在光秃秃的下巴上捋了捋，仿佛自己有胡须，“本军师观此美景，感物情发耳！”

“少来发情！前几句本将军都懂，最后那句‘袅袅炊烟近，鸡鸭犬论餐’何解？”

严修儒指着远处的村子，笑道：“正值饭时，炊烟袅袅，将军与本军师回家，既是人近炊烟，亦是炊烟近人。村里的鸡鸭鹅狗不停地叫，其实是饿了，正在讨论午饭吃什么？”

“好个穿凿附会，如此作诗，本将军也会。”

“本军师不才，作此俗诗，本意抛砖引玉。”严修儒昂起头拱了拱手，“将军既有雅兴，便请赐教！”

“好说！”田丰也昂起头拱了拱手，“先让本将军酝酿一番。”

他环顾四周，皱眉思考，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能激发他的灵感：青天白云、树木鲜花、蜜蜂蝴蝶、碧草土路、大人小孩、院墙茅屋、鸡鸭鹅狗……。直到他看到村口的粪坑时，灵感如闪电一般击中他的大脑。当他看到沉睡在路旁的母猪和猪崽的那一刻，他达到了诗的至境。他高呼一声，“有了！”吓醒了母猪和猪崽，吓了严修儒一跳。

粪坑傍野径，屎臭漫村坊。

公鸡院里舞，母猪睡路旁。

鸭群嘎嘎吵，仿佛在叫娘。

吟到此处，他忽然皱眉道：“不对！最后两句不押韵，容本将军再想想。”

“不急，不急，将军慢慢想。”严修儒笑道，“刚才吓本军师一跳！”

村里的土路很不平坦，路面布满了车辙以及人和牲畜的脚印。两旁是土墙和篱笆墙，墙外拴着正在吃草的牛马驴羊，墙里有吵闹的鸡鸭鹅狗。乡亲们正在屋里吃饭，饭菜的香气四处游荡。十字路口渐渐靠近，一条黑狗和一条黄狗不顾他人的目光，正在篱笆墙下纵情交配。在他人的眼里，它们寡廉鲜耻，但在田丰的眼里，它们是艺术，是诗的艺术！是正在交配的诗！他竖起食指，大呼：“有了，有了！”那两条狗顿时吓了一跳，嗷嗷惨叫着分开了，慌忙逃跑。

严修儒哈哈大笑，“本军师也有了！最后一句当是：路口一声吼，吓杀两条狗。”

“不是，不是。”田丰笑道，“最后一句是：两狗情深切，配在篱笆墙。”

严修儒笑得更欢了，“将军可真是个鬼才也！”

“谬赞，谬赞，”田丰笑着拱了拱手，“感物发情耳！”

他们两家相隔不远，严修儒把田丰送到家后，回到自己家。他走到炕前，疑惑地看着躺在炕上的男人。男人脸颊红肿，嘴巴微张，呼吸均匀。

“官人，醒醒！”他伸手推了推男人的肩膀，“醒醒！这是我家，你怎的睡在我家啊？”

男人睁开了眼，他猛然坐起，紧张地喝问：“你是谁？”

严修儒吓了一跳，不禁后退了半步，拱手道：“小……小生严修儒，未请教官人高姓大名？”

“这是何处？”

“寒舍。”

“我何故在此？”

“小生不知啊！”

男人警觉地扫了一眼周围，低头看了看手臂，伤口上包着麻布，又摸了摸身上，东西都还在，心里松了口气。一阵脚步声传来，严二夫妇挎着一筐樱桃进了屋，见男人醒来了，他们心里一惊，对视了一眼。

“你们是谁？”男人看着他们，“我何故在此？”

“官人莫怕，我们不是歹人！”严二道，“我见你受了伤，倒地不醒，便背你回来治了伤。”

“官人，”严氏道，“你这身上的伤可不轻啊，莫非遇上了强盗？”

男人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既然有强盗，那我们这就去报官。”

“不必报官！强盗已遁入山林，报官也无济于事。”男人慢慢下了炕，刚想往前迈出一步，忽然眼前一阵眩晕，一个踉跄，坐到了炕沿上。

“官人体虚，还是继续躺着吧！”严二道。

“小可贱命，多谢诸位搭救。”男人从怀里摸出一锭金子，“诸位且收下这锭金子，当作答谢。”

严二夫妇惊喜不已，连忙过去收下金子，笑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我们该做的，官人其实不必答谢。”“对对对，这点儿小事是我们该做的，其实不必谢。”

“区区二十两黄金，难报大恩，两位莫嫌少。等我养好伤后，更有重谢。”

“大官人只管放心住下，好生休养。”严二笑道，“一会儿我去孙麻子家赎副药给大官人调理一番，管保大官人吃了马上好。”

“孙麻子家哪有好药？”严氏瞪了他一眼，“小心给大官人吃坏了身子！莫再说了，大官人想必都饿了，快吃饭吧！”

严二连连点头，“对对对，吃饭，吃饭！”

严家三口很快放上桌子，端来饭菜：一盆糙米饭，一盘烫熟的青菜和两盘咸菜。男人吃了口饭，只觉得米粒粗糙难咽，尝了口青菜，淡而无味，又尝了口咸菜，又咸又苦。

“这菜太咸了，”他皱眉道，“可有茶水？”

严二端来一碗凉水，笑道：“大官人见谅，家里没茶，只有水。先将就喝，明日就我去城里买些好茶来。”

男人喝了水，又吃了几口饭，实在难以下咽，就放下碗筷不吃了。

严氏用手肘碰了碰严二，“大哥，一会儿吃完饭，你去买条鱼，再买些鸡蛋来。大官人平日锦衣玉食，咱这饭菜，他岂能吃得惯？”

严二连连点头，“对对对，咱这饭也是硬，我也嚼不动，何况大官人了。我再去看看谁家有白米、白面，弄些来给大官人做白米饭和白馒头吃。”

“再去问问这几日谁家杀了猪，买些猪肉来。”

“嗯，知道了。”

饭后，严修儒收拾了碗筷桌凳，走出家门，去找田丰一起上学。田丰背对着院门，驼着背坐在他家猪圈的矮墙上，双手拄着一根长木棍，身形好似八旬老丈。猪圈里的两头大猪正在决斗，八成是为了最后一口麦糠，小猪们围观助威，哼哼唧唧叫个不停。严修儒紧盯着田丰，利用助威声掩盖自己的脚步声，迅速跑到院墙前，猛然大吼，吓得田丰一激灵，吓得大猪乱了阵脚，吓得小猪倒地嚎啕。他故意不走院门，直接翻墙进院，蹦蹦跳跳地走向田丰，笑吟道：

昨日健步少年郎，今日拄拐上学堂。

只因不慎被牛顶，青山绿草一朝黄。

“我这是在修理锹柄儿，”田丰指了指木棍下端的铁锹头，“没有拄拐。若非你这庸医，我早就好了！你这厮竟还想气我，罚你背我到寺里。”

“好好好！此我之过，不敢推脱，这就背你去寺里。”他转身弯下腰，笑道，“哎呀，让我来称一称，这猪有多重？”

田丰放下铁锹，往前一扑，趴到严修儒的背上，笑道：“哎呀，让我来试一试，这马跑得多快？”

“我可是千里马，号称小赤兔，你可得抓稳了，休摔下马来！”

“某号小奉先，正缺良驹以驰骋疆场，匡扶……”

严修儒忽然迈步狂奔，田丰慌忙抓紧他的肩膀，双腿死死夹住他的腰。严修儒喘着粗气，一路跑进寺里，在讲堂门口站住了。周先生正在喝茶看书，听到门口有动静，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连忙施礼，叫声“先生”，走进讲堂，回到各自的座位。

学生们陆续到齐了。周先生抬头扫了一眼学生们，拿起《孟子》开始讲课。他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时辰，仍不停歇。学生们起初听得抓耳挠腮，后来听得昏昏欲睡，好似老僧入定，摒除了一切世俗的杂念。周先生讲得口干舌燥，放下了书，叫声“下课”，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学生们顿时精神了，似鸟群一般飞出讲堂，拿起各自的木棍，到寺外“讨贼”。他们的木棍长短不一、形状各异，在外人眼里那是木棍，但在他们眼里那是用来讨贼的宝刀、利剑、银枪、画戟。谁是贼寇？野草！古寺就是都城，周围的野草就是入侵的贼寇。野草越高，贼寇的官职越大。学生们个个骁勇异常，挥舞兵刃，大声喊杀，冲向贼寇，击打草木的声音瞬间此起彼伏。田丰每刺出一枪，都会感觉腰疼，但他咬牙坚持，把自己想象成身受重伤、浴血奋战的大将，身上的伤皆是贼寇所为，他要报仇，让贼寇们闻风丧胆。须臾，一个学生大叫：“快来，这里有一群贼将！”学生们立刻明白，那里有一片将近一人高的野草。他们蜂拥而上，杀得那群“贼将”落花流水，跪地求饶。

“咚——咚——咚……”一阵低沉的钟声。周先生敲响寺里的破钟，通知学生们上课。

学生们立刻跑进寺里，藏好各自的兵刃，以防被盟友偷走，然后回到讲堂。周先生确认学生们都回来后，拿起《孟子》刚要讲课，一个大汉忽然闯了进来。那大汉肤色黝黑，大腹便便，头发杂乱，左脸有条疤，他身穿麻布衣，腰佩长刀，右手拿着一个咬了几口的馒头，右手握着刀柄。

“小可乃寺里学究，”周先生拱了拱手，“敢问足下有何贵干？”

大汉看着学生们，皱眉问：“你们可曾见过一个身穿青色绸缎衣的男子？他长得面白脸圆，左眼角有颗痣，约莫这么高。”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下大概的身高。

学生们摇头说没有。

大汉看向周先生，“你见过吗？”

周先生摇了摇头，“不曾见过。”

大汉轻叹一声，转身往外走，“直娘的！又害我白走一遭，这大热的天，还不如在林子里睡觉。”

须臾，周先生见他走远了，就指着他的背影，教育学生们绝不能像他那般无礼，然后开始讲课。

严修儒眉头紧锁，心想那大汉必是强盗，住在他家里的那位官人有钱，强盗想抢那位官人的钱。他放学后要赶快回家，把强盗来寺里找人的事告诉父母。熬了两个时辰，终于放学了。他不顾田丰，野马似的往家跑，刚跑出树林，就遇到了挑着水桶卖鱼的刘老丈。

“修儒，”刘老丈放下担子，“你爹在我这儿买了鱼，他让你把鱼送去陈闺女家。”

严修儒站住了，“我爹怎地不自己去送啊？”

“他这是想让你去见见陈闺女啊，不然他自己就去送了。”刘老丈从水桶里捞出一条大金鲤，用草绳绑了，“你看这大金鲤鱼，可难得啊！用来提亲正好。”

严修儒有些害羞地接过了鱼，“老丈，你这是要去给先生送鱼吗？”

“对，”刘老丈挑起担子，“你们先生昨日要了两条鱼。”

“我帮你送吧，我跑得快，你也不用挑担子了。”

“不用，你赶快去陈闺女家吧，休教这鱼死了。”

陈香年方十六，长得白净，针线活极好。严修儒喜欢她，严二夫妇曾到她家说媒，但她家嫌严家太穷，不答应。陈香的父母在田里务农还未回家，陈香做完饭后，坐在院里的木墩上，低头缝衣服。她家的小黄狗玩累了，趴在她的脚边打盹。严修儒跑到院墙前，看着陈香的一举一动，心里感觉甜甜的，好像吃了蜂蜜。他缓了几口气，整了整衣服，背着手大步进门，笑吟道：

乌云粉面眼含春，走线飞针待嫁人。

欲喜还羞心撞鹿，郎君金鲤入闺门。

陈香抬头白了他一眼，皱眉道：“你又在乱吟什么诗？整日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也不怕人笑话？”

“妹妹，你看这是什么？”严修儒笑着拿出大金鲤，“大金鲤鱼，难得也！”

小黄狗顿时两眼放光，吐着舌头，摇着尾巴，跑过去扒着他的裤腿，嘤嘤叫着想要吃鱼。

“一条鱼，有甚可稀罕的。”

“家父教我将此金鲤送到宅上，望乞妹妹拿个盆来，装下此金鲤。”

“不要。”陈香随即低下头继续缝衣服。

“白给也不要？”

“不要。”

严修儒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把大金鲤放进了旁边的簸箕，“妹妹，鱼我放这儿了，记得吃！”他抱起脚边的小黄狗，对着毛茸茸的脸蛋和软乎乎的耳朵亲了二十多口，然后放下它，转身往外走。

陈香抬起头，“你快把鱼拿走，我不要，以后不好回礼。”

严修儒回头笑道：“妹妹，不必回礼，当作聘礼便是。”说完小脸一红，绝尘而去。

陈香羞得手足无措，等了片刻，心想严修儒应该跑远了，就拎起大金鲤，去厨房烧火炖鱼。

严修儒跑回家，站到窗外，对正在炕上吃樱桃的男人道：“大官人，下午寺里来了个相貌凶恶的大汉，打听大官人你的下落，小生见那人像是强盗，就没透露。”

男人面露惊慌，手里的樱桃不慎掉落。“那人什么长相？”

“又胖又黑，脸上还有条疤，好像木炭成了精。”

男人眉头紧锁地点了点头。

严修儒走进厨房，把大汉到寺里找人的事告诉了正在做饭的父母。严二夫妇面露不安，睁大了眼，半张着嘴，愣住了。

“大哥，”严氏皱眉道，“咱这村里也没个官差，倘或强盗进村来搜人，如何应付啊？”

严二想了想，“他们要真来搜人，咱就把大官人藏进窖里，再用柴禾盖上，他们必定搜不到！”

“倘或他们找到窖了，如之奈何？”

“不怕！到时咱去找里正，召集乡亲们，一起拿上家伙把他们赶走。之后再去报官，让官府调兵来剿寇。”

严氏神色缓和了，但心里仍然不安。

严二让严修儒帮严氏做饭，他走出厨房，到柴禾垛旁拿起草叉，用砂石把草叉的铁尖打磨得极其锋利，然后把草叉放到窗户底下。

开饭了，饭菜端上了桌。煮的白米饭、热的糙米饭、炖了两条鱼、一大盘蒸鸡蛋、一海碗青菜炖猪肉，严家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如此丰盛的饭菜。严氏给男人盛了白米饭，自家三口依旧吃糙米饭。男人确实饿了，吃饭狼吞虎咽。严家三口就着青菜，小口小口吃着饭，心里估量着他的饭量。男人吃了五碗饭、半盘蒸鸡蛋、半条鱼和七块猪肉，他吃饱了，喝口水，往旁边挪了挪，倚着墙壁休息。严修儒迅速把碗里的饭扣进蒸鸡蛋的盘子，用筷子搅拌几下，端起盘子大快朵颐；严二夫妇的筷子卷起旋风，把青菜炖猪肉卷进嘴里，只剩下菜汤在海碗里打着旋涡。碗筷盘勺在他们的指挥下摩擦碰撞，叮当作响，打起了仗。“苍蝇”战地记者盘旋在上空，实时报道战况：“筷子”特种部队宛如迅电，冲入敌后，擒获“鱼肉”上将；后勤部队有条不紊，“饭盆”部长亲自带兵，把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饭碗”团长的军营；“勺子”指挥官吹响号角，喝令冲锋，杀得“菜汤”大军片甲不留……。

严家三口吃饱了，饭菜一干二净，碗筷盘勺被舔得如水洗一般洁净锃亮。夕阳透过窗户，照在白瓷盘子上，盘子闪着白光。严氏拿起盘子照着脸，拢了拢头发，发现自己的眼角多了几条皱纹，不禁感叹韶华已逝。

“你们可知我是何身份？”男人忽然问。

严家三口看着他，摇了摇头。

男人坐直身体，神色严肃，好似一尊雕像。“我姓赵，先父乃开国太祖皇帝，今上乃我叔父。”

“大官人，”严二慌忙道，“皇亲国戚可不能冒认啊！这是大罪啊！”

“我并非在说笑。”男人皱眉道，“当年太祖皇帝率兵出征，路过我家乡，在山沟里遇到我娘。太祖皇帝一时兴起，便临幸了我娘，后来有了我。奈何我娘只是一介山野村姑，地位卑贱，太祖皇帝不能给她名分，就留下这两块玉佩作为信物。”他从怀里拿出两块玉佩，拎着绑在玉佩上的红绳。那两块玉佩一大一小，碧绿无暇，上面刻有极其细腻的花纹，夕阳照在玉佩上，玉佩晶莹剔透，散发绿光。他把玉佩放到桌上，叹了口气，“去年年末，我娘病逝，临终前对我说了此事。我安葬了娘后，就带着玉佩去开封城认亲。我在开封城里待了将近一个月，方知皇亲国戚不能随便相见。后来经过几番周折，花了些钱财，打点了王府里的仆人，我才得以扮作仆人进了王府，见了齐王，告之情由。齐王起初不信，后来见了这玉佩，才彻底相信。齐王告诫我：‘莫将此事告诉他人，帝王家与平民家不同，争权夺位，陷害同袍，皆是平常。倘或少个亲人，便少个对手。’我以前听过玄武门弑兄夺位和隋炀帝弑父夺位的故事，深知此理，就答应了齐王。齐王赏了我盘缠，让我回家守孝，过些时日，他会禀明圣上，请圣上给我个名分，好让我后半生衣食无忧。当日我收拾了行李，出了城，走到荒郊野岭时，不料竟遇到了强盗。我慌忙逃命，跑进山里，后来跑不动了，就躲在草丛里，听天由命。那群强盗未能找到我，也都累了，就坐在地上闲谈。我听了他们的话，得知了来龙去脉。他们是一帮私盐贩，在海州的金沙坞里谋生，后来因行凶被官府捉了。齐王故意放出他们，让他们来杀我，以抵消罪责。我怕他们去我家埋伏，就想找个僻静处藏身。辗转数日，我来到沂州，岂料又遇到他们，被他们砍了几刀后，我就跳进了河里，随波漂流。本以为是死定了，谁知竟漂到了这里，我爬上岸后，走了一段路，忽然感觉眼前一黑，就人事不知了。”

严家三口听完，惊讶不已。

“大官人所言属实？”严二皱眉问。

“我何必骗你们？刚才你家小官人说有个脸上有疤的黑胖子去寺里找我，那人叫余大江，他还有个哥哥叫余大海。我身上的伤正是他们所为。”男人叹了口气，“今日他来搜寺，明日恐怕就要来搜村，我想还是趁夜早走为妙。”

“大官人，这荒山野岭的，夜路可不好走！倘或遇到个狼虫虎豹，岂不丢了性命？”严二皱眉道，“何况他今日来的也只是一个人，没什么好怕的。我看大官人今晚还是住下，明日清早再走。”

严氏道：“一会儿我们去多蒸些馒头，明早走时都带上，也好在路上充饥。”

男人犹豫了一下，“也不知这次要躲到何处？路上又没饭吃，还是带上干粮更好，那我就明早再走。”

严家三口收拾了桌子，到厨房里开始烧水、和面、蒸馒头。严修儒借着和面的机会，练习活血化瘀的手法。他扎好马步，双手按住面团，缓缓揉搓一番后，猛然用力，把面团按出一个坑——这是正骨的手法，随后轻抚面团，把坑揉平——这是化瘀的手法。正当他练得起劲时，忽然听到男人叫他过去。他连忙擦了擦手，跑进屋里，问何事？男人把他叫到面前，拿出两块玉佩。

“令尊救我性命，区区二十两黄金实在难报大恩。”他指着玉佩，“这两块是翡翠，有名号的，合称‘止戈’，小的这块叫‘止’，大的这块叫‘戈’，寓意战事止息，天下太平。”他把“止”递给严修儒，“这块玉佩你可喜欢？”

严修儒摸着晶莹剔透地玉佩，连连点头说喜欢。

“喜欢就好！”男人笑了笑，“你若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把它送给你。”

“何事？”

“你只需一直把它戴在胸前，它就归你了。”

“如此简单？”

“不简单！你要一直戴着它才行，若你不戴着它，我可要收回了。”

严修儒连忙把玉佩上的红绳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笑着施礼道：“多谢大官人！”

男人摆了摆手，“不必多谢，快去忙吧。我也该歇息了，明早还要赶路。”说完转身躺下了。

严修儒笑盈盈地回到厨房，对正在做馒头的父母道：“爹，娘，大官人把这玉佩给我了！”严二夫妇顿时惊讶不已，连忙起身，盯着他胸前的玉佩。

“真吗？如此贵重的东西，大官人真把这它给你了？”

严修儒笑着点了点头，“大官人说，只要我一直把它戴在胸前，它就归我了！”

严氏眉头一皱，“这贵重东西怎能随便戴在身上，快摘下来，放咱那箱子里！”她伸手想摘下严修儒胸前的玉佩，但发觉自己满手是面，就又缩回了手。

严修儒立刻用手握着玉佩，“不能摘，若摘下来，大官人便要收回去了！”

“大官人真说过此话？”

“真真的！娘你若不信，去问问便知。”

严二想了想，皱眉道：“这几日你先戴着，等大官人走远了，就摘下来，放咱那箱子里收好。”

严氏道：“儿啊，这几日你走路稳点儿，看紧点儿，也休再跑了，万万不可把它弄丢了！”

严修儒点了点头，“知道了！”

次日清晨，吃完早饭，严氏用麻布给男人包了一大包馒头，严二送男人出了村。严修儒早早来到寺里，坐在座位上故意把玩玉佩。学生们立刻围了过来，盯着玉佩，七嘴八舌地讨论，还想上手摸摸。

“这个是石头吧？我去河里能摸一个不？”

“河里的石子儿可没有绿的，也不透亮，这叫玉佩。”

“我在城里看到过这东西，价钱可不低。”

“我祖父家有个大玉壶，比你这个还大还绿。”

……

周先生在卧房里听到学生们的讨论声，以为他们在讨论昨日的功课，就来到讲堂，想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学生们看到他后，连忙闭嘴，跑回各自的座位。

“适才你们围着修儒，在相谈何事啊？”周先生问。

“先生，”一个学生指着严修儒胸前的玉佩，“我们在相谈那块玉佩。”

周先生走到严修儒面前，看着玉佩，“修儒，你这玉佩哪来的？”

“呃……”严修儒额头冒了汗，“祖上留下来的，家父本不让我戴，我一直求他，他就让我戴了。”

“嗯，”周先生点了点头，“是块美玉，要好生保管，万不可弄丢了。”

“先生，家父不识玉，想问这玉佩能值多少钱？”

周先生曾在城里的王员外家坐馆，王员外家的书房里有个白玉盘，听说值五百贯，眼前这块玉佩虽不及白玉盘大，但玉质却比白玉盘好。他在心里把白玉盘和严修儒的玉佩彻底对比了一番，报出五百贯的价格。学生们顿时惊讶不已，全都看向严修儒，心里既羡慕又嫉妒。严修儒得意不已，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戴着价值五百贯的玉佩，让全天下的人都羡慕他。

周先生环视众人，笑问：“你们可知美玉从何而来？”

学生们有的说来自玉器店；有的说来自山上；有的说跟瓜一样，从地里长出来。

周先生笑道：“美玉自顽石中来，顽石在外，玉在其中。顽石自山中来，山在野，须识玉者访。正如外貌不扬者，若胸怀金玉，便可有一番作为。而若胸怀金玉者山隐，则需有明君广开贤路，才可访得。当初昭烈皇帝三顾茅庐而得孔明相助，正是如此。”

学生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暗下决定要上山找玉石。

严修儒遵循严氏的教诲，从此举止儒雅了许多，不胡闹了，不与学生们“讨贼”了，不跑、不跳、不登高、不上树、不下河、不弯腰，每日昂首挺胸，与人谈笑间炫耀着玉佩。他想到一个妙计：让陈香知道他有一块美玉，这几日也不去见她，要让她按捺不住好奇心，亲自找来，当她想要这块玉佩时，便顺势和她定亲，等到成亲后，就是人玉两得。他觉得此妙计天下无双，为此得意不已，又乘兴作了一首《西江月》来咏玉：

碧绿海洋深邃，淡青红日穿身。晶莹剔透玉中魂，天地精华而孕。

巧匠细镌奉殿，天龙征战留村。花纹细腻羡杀人，举世无双一寸。

## 第二章 止戈引横祸，娘子断案卓

余大海和余大江一前一后，快步走在蒙山下小路上。余大江道：“哥啊，要不回去吧。一连数日都不见人影，他挨了几刀，又跳进了河里，想必早已淹死了，尸身或许让鱼虾给吃了。”

余大海冷哼一声，“难道你不知他水性有多好？怎会淹死？必是你又背着我偷懒。”

余大江顿时有些慌张，他连忙指了指自己脚上的破鞋，“你看我这鞋，底都磨破了，岂会偷懒？在这破地方，吃不好也睡不好，蚊子都被我喂胖了。”他停下脚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余大海转身道：“起来！找完这片地再歇。”

“哥啊，走了半天了，歇会儿吧！”

余大海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随即也坐下了。余大江见状，身体往后一仰，躺到了地上。余大海转头望着河的上游，这条大河在蒙山前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向北，一条向东，向东的支流我已寻遍了，一无所获，只剩下这条支流了，也不知能否找到人，能否拿到止戈玉。他们歇了片刻后，继续沿路往前走，走了一会，前面的树林里忽然闪过一个人影。他们连忙跑进树林，看到了正在采药的孙麻子。孙麻子见他们面相凶恶，且腰间佩刀，顿时吓了一跳，慌忙拱手问：“两位好汉有何见教？”余大海皱眉问：“老儿，可曾见过一个身穿青色绸缎衣裳，面白脸圆，左眼角有颗痣的男人？”

孙麻子摇了摇头，“没有。”

“这附近可有村坊？”

“没有。”

“没有？那你怎会在此？”

“呃……，迷路在此。”

余大海打量着孙麻子，这老儿手脚打颤，恐怕是见我们面相不善，吓到了，于是他施礼笑道：“我们虽面相不善，却实为良善之人。刚才唐突鲁莽，惊扰老丈，望乞见谅。”

孙麻子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拱了拱手。

余大海皱起眉头，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不瞒老丈，数日前我们遭逢山贼，与家主失散了，连日来一直寻找，也未能寻得家主。若老丈见过家主，望乞相告。”

“原来如此啊！”孙麻子顿时松了口气，“我还以为你们是强人，要来劫我。”

余大海哈哈一笑，“此非老丈之过，我们相貌凶恶，难免误会。若老丈不曾见过我们家主，我们就不搅扰了。”

“我见过他，他受了伤，让严二救回家了，是我给他治好的。”

余大海和余大江顿时大喜，“相烦老丈引我们去严二家，与家主相聚。”

“我这药还没采完，你们少待，等我采完药，就领你们过去。”

余大海立刻拿出一把铜钱塞给了孙麻子，“药一会儿再采，相烦老丈立刻带我们去严二家，与家主相聚后更有重谢。”

“好好好。”孙麻子笑着揣起了钱。

将近正午，严二夫妇做好了饭，坐在墙阴下等儿子放学回家吃饭。忽然，余大海和余大江持刀闯进院里，四处搜寻。严二夫妇顿时吓了一跳，愣在原地，不敢阻拦。孙麻子本以为余大海和余大江会报恩，还想再要些钱，岂料他们直接拔出了刀，气势汹汹地冲进严家。他见势不妙，便立刻溜走了。须臾，余大海和余大江没找到人，便走去喝问严二。

“你之前救下的人何在？”

“走了。”

“走哪儿了？”

“小人不知。”

“何时走的？”

“三天前。”

“他留下什么物件没？”

“没有。”

“没有？”余大海和余大江对视一眼，“再仔细搜！”

他们冲进了屋里。余大海打开衣柜，把里面的衣服都扔了出来，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又看到地上有个大藤箱，便打开藤箱，翻着里面的东西。余大江走到炕前，掀开炕席看了看，什么都没有。他又推倒被褥垛，抖了抖被褥，也什么都没找到。他看到炕梢放着个瓦罐，便拿了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锭黄金和许多铜钱。他转头瞥了一眼，看到余大海正在仔细地翻着藤箱，于是他立刻转身背对余大海，用身体挡住瓦罐，一把把地拿出里面的钱，往自己的怀里揣。余大海翻完藤箱，仍旧毫无所获，他一回头，看到余大江背对着他正在往怀里揣东西。他立刻喝问：“你在藏什吗？”余大江心里一惊，连忙回头道：“没……没什么。”余大海侧着头瞥了一眼瓦罐，他快步走过去，伸出手喝道：“拿来！”

“什吗？”

“罐子里的东西！休以为我没看见。”

余大江掏出一把铜钱放到了余大海的手上，道：“只有这些，都给你了。”余大海一甩手，把铜钱丢了一地，他指着余大江喝道：“休装傻，我要止戈玉！”

“我哪有止戈玉？”

“还敢骗我？快给我！”余大海说着，一手抓住余大江的前襟，一手往余大江的怀里掏。余大江急忙用手护住前胸，叫道：“我没有！”余大海一边用力地撕扯余大江的前襟，一边骂道：“你这鸟人，想背着我独吞，好回去邀功是吧！快给我！”余大江大叫：“你想当二老想疯了吧！”他们纠缠了片刻，忽然“刺啦”一声，余大江的前襟撕破了，怀里的东西瞬间散落一地。余大海低头看了看，没有止戈玉，只有一锭明晃晃的黄金，于是他干笑道：“原来是一锭黄金啊，我不会和你分的，你只管拿去。”余大江急忙蹲下捡起了黄金，他一边捡着铜钱，一边哭丧着脸道：“最好如此！”忽然，严二手持草叉冲进来大喝：“两个畜生，快放下我的钱！”余大海和余大江立刻拔出刀，骂道：“你这畜生，胆敢在爷爷面前造次！”

“快放下我的钱！滚出我家！”

余大江把黄金塞进缠袋，又拍了拍缠袋，“这钱是爷爷的了，不要命，便来取！”

严二顿时怒目圆睁，咬着牙冲过去用草叉拼命地往前戳，并大骂：“畜生，还我钱来！还我钱来……”他手中的草叉长1.8米，余大海和余大江的刀短，他能戳到他们，他们却根本砍不到他。屋里空间狭小，余大海和余大江根本无处可避，只能后退，跳到了炕上。严二冲到炕前，拼命地戳他们的大腿。余大海和余大江后背紧贴着墙，慌忙闪避，却根本避不开。草叉接连刺进他们的大腿，疼的他们惨叫连连。他们慌忙大叫：“爷爷住手！爷爷饶命！我们知错了，知错了！”严二停了手，喝道：“速速还我钱来！”余大海对余大江使了个眼色，皱眉道：“弟啊，快把钱还给爷爷吧，保命要紧啊！”余大江立刻扑通跪倒，拱手道：“只求爷爷饶我二人性命，放条生路。”严二瞪着眼喝道：“还了钱快滚！”余大江拿出黄金，“请爷爷收下。”严二伸手要去拿黄金。余大江忽然脸色一变，抬手扔出黄金，狠狠地砸向严二的脸。严二心里一惊，本能地抬起胳膊护脸。余大海一个箭步冲出，一刀砍了严二的脖子，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严二疼得面目扭曲，发不出声来，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了半步，扑通倒地不起。严氏当时正在门口观望，见此一幕，她吓得脸色惨白，慌忙转身逃跑，大叫：“救人啊！杀人了，杀人了……”

余大海顿时大惊，不好！若惊动了里正，我们必陷缧绁。“快跑！”他说着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余大江急忙捡起地上的黄金，紧跟着也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他们跑出院门，看到严氏在西边的路口慌慌张张地对严修儒道：“快去报官！强盗来家了，杀了你爹！”他们看到严修儒胸前戴着止戈玉，便立刻冲向他。严氏和严修儒大惊失色，撒腿就跑。严氏一边往里正家的方向跑，一边大叫：“救人啊，救人啊，强盗杀来了！”严修儒慌不择路，只顾拼命地往前跑。余大海和余大江拼命地追，但因为腿伤，跑的不快，距严修儒越来越远。他们追到田丰家门前时，忽然从田丰家院里飞出来一个粪桶。余大海躲闪不及，迎面被粪桶撞翻在地，不仅溅了满身的粪尿，还被粪迷了眼。他顿时怒不可遏，坐在地上大骂：“是哪个畜生？胆敢放这暗器害我！教我逮到，活剐了你！”田丰蹲在自家猪圈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不敢出声。

严修儒跑出了村，跑的精疲力竭。他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追来，便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多时，他歇好了，心想强盗应该已经走了，便原路往回走。刚走几步，就看到了余大海和余大江，他急忙掉头逃跑。余大海和余大江也急忙追。跑了一段路，严修儒想：“我沿大路跑，他们沿大路追，如何能摆脱？不如进山林，那里易躲藏！他们找不到我，自然会离去。”于是他往树林里一钻，没了人影。余大海和余大江紧跟着也进了树林，循着践踏杂草的踪迹继续追。

蒙山上的树林非常茂密，稠密的树叶在树顶交织，遮天蔽日。山上的杂草有半人多高，枯藤、断木、浮根掩藏在杂草里，步步艰难。林中的飞禽走兽繁多，熊狼虎豹的地盘相互交错。严修儒虽然在蒙山下长大，却从未进过山林。儿时，他父母常常告诫他不要上山玩，说村里某户人家的孩子上山后迷了路，让狼吃了，可怜那孩子才十岁，那孩子的父母哭的死去活来。如今他进了山林，方知他父母说得果然不错，因为他已经迷路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周围全是树和草，头顶上全是树叶，满眼是墨绿与枯黄，不论走到哪里，都好像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样。余大海和余大江本以为循着踪迹便能追上严修儒，岂知林中野兽也会践踏杂草，他们追了许久才终于意识到这点。当他们想要原路返回时，他们也迷路了。

夏日炎炎，没有下雨，夜晚山里也不冷。严修儒爬上树，坐在粗树枝上，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他靠着吃野菜和虫勉强充饥，遇到野兽，便立刻爬上树。他捡了根树枝，当作宝剑，别在腰间，虽然这把宝剑没什么用，却使他安心了许多。十天后，他终于走出了山林。他不知道自己在何处，只好沿着大路一直走，遇到人便去问路。他问路人去蒙山村走哪条路？路人摇头说不知。他又问路人去新泰县走哪条路？路人依旧不知。他问路人这里是何处？路人说是兖州，后来又有路人说是泗水。

他来到泗水县，又累又饿，就躺到路旁的空地上睡了一觉。醒来时，他看到身旁有十几文钱，心想是谁遗失的，便坐在原地没去理会。不多时，有人见他可怜，往他身旁扔了两文钱，他这才意识到地上的钱是别人施舍给他的。他想：“我饱读诗书，乃怀玉顽石，岂可乞食？”便没去捡地上的钱。须臾，他实在饥渴难耐，又闻到了酒店里飘来的饭菜香，他低着头喃喃自语道：“韩信尚且受胯下之辱，我又何必与这几文钱过不去？”他捡起铜钱，到街边的馒头铺买了两个馒头。店家见他可怜，又施舍给他一碗茶。他道了谢，狼吞虎咽地吃了馒头，喝了茶。他问了几个路人，得知客店里常有去新泰县的商旅，花些钱便能坐上载货的牛车去新泰县。他手里只有十文钱，根本不够路费，何况路上还要吃喝。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贴有招工告示的店铺，想找份工作，赚些盘缠。他路过一家店铺，看到店铺的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尘垢净”三个大字，左右的门柱上挂着一副对联：红尘客恼红尘染，净垢泉欣净垢尘。他心生好奇，便走到门口往店里张望。店里的伙计笑盈盈地走过来请他进去，他问：“这是何处？”

“浴堂。”

“要多少文钱？”

“净池三十文，垢池七文。”

“有何分别？”

“净池，水清独浴。垢池，水浊众浴。”

严修儒的身体早已污浊不堪，他花钱到垢池里洗了澡，又花了两文钱买了四个皂角，在垢池边上洗净了衣服。他到尘垢净的后院，把衣服挂到了竹竿上，然后赤身裸体地躺到院里的春凳上，晒着太阳，望着迭迭白云，想起在家时的日子，不禁落了泪。多时，衣服晾干了。他穿上衣服，往外走。路过垢池时，他身后忽然有人叫道：“这位官人请留步！” 他一回头，看到了正在垢池里洗澡的余大海和余大江。

余大海和余大江比严修儒早两日来到泗水县。他们在客店里歇了两日后，打算回家。在出城前，他们来到尘垢净里洗澡。刚才他们看到垢池前有个人的背影好像严修儒，于是便叫了那人一声，没想到那人果然是严修儒。

严修儒顿时大惊失色，慌忙跑出尘垢净。余大海急忙跃出垢池，追了出去。大街上，众人忽然看到一个赤条条的大汉穷追一个心惶惶的后生。严修儒似脱缰野马，狂奔不止，只恨自己不能多长两条腿。他没有一直沿着大路跑，而是钻进一条了小巷，心想在小巷里多转几个弯便能摆脱余大海。岂料这条小巷的尽头是一堵院墙，根本无路可逃。他情急之下只能纵身一跃，爬上墙头，翻墙进了院。

余大海追了一段路，双脚越来越疼。他停下来低头一看，双脚已被路上的石子硌出了血。他又抬头一看，严修儒已经跑进了巷口，没了人影。他不禁皱起眉头叹了口气，骂道：“直娘贼，又教他跑了！”周围的人看到他裸奔到此，都好奇地围了过来。有几个孩童大呼小叫，有几个妇人掩面而笑，还有几个男人窃窃私语，对着他指指点点。一个泼皮走过来盯着他的下体，嬉皮笑脸地叫道：“这鸡儿，可真小啊！哈哈……”余大海顿时羞红了脸，慌忙低下头用手遮住下体。

临街酒楼的二楼栏杆旁坐着两个书生正在饮酒。见此情形，其中一个书生笑吟道：“猛士疾奔卷风尘，赤体扬眉逞雄身。细看腰下半寸鸟，垂头不振笑杀人。”众人顿时哄笑一片。另一个书生拍手笑道：“李兄，好文采！”吟诗的书生笑道：“秦兄，谬赞，谬赞！”

余大海转身挤进人群，沿原路往回走。这时，余大江迎面跑过来把衣服塞给了他，道：“哥哥快穿上。”余大海连忙穿衣服。余大江瞪着眼，对围观的人喝道：“有甚好看的？自己没长？回家看自己的去！”围观的人见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心知他不好惹，便都散开了。他又对楼上的书生骂道：“两个腐儒，若教爷爷再听到你们吟诗，定打掉你们大牙！”

余大海穿好了衣服，带着余大江进了巷子。他们看到巷子的尽头是一堵院墙，便知严修儒已经翻墙进了院。他们纵身一跃，抓住墙头，探头往院里张望。院里种满了花，西边是一片粉色的芍药，东边是一片金黄的菊花，南边是一片鲜红的月季，北边是一片洁白的茉莉，几条整洁的石子路将花田隔开，没有一个人影。余大海皱眉道：“看这光景，想必哪个大户家的花园，也不知这院里有多少人。”余大江手脚并用，骑上了墙头，他看着院里问：“这里哪有人啊？”

“这里当然没人，但前院必定有人。如此大户，家仆少说也得有十几个。”

“那怎办？不找那后生了？”

“必须找，不过得见机行事。倘或形势不对，立刻逃走。”

严修儒进了院后，一直往前跑。他穿过角门，绕过两排大房子，来到了前院，忽然看到一群小厮在廊庑里乘凉，旁边还放着个皮球。小厮们立刻喝问：“你是谁？”严修儒慌忙施礼道：“小生严修儒，路过宅上，冒昧打扰，望乞恕罪。”

“路过？这里岂是你能路过的？我看你就是个贼！”

小厮们迅速跑过去抓住了严修儒，押着他进了大堂。大堂里，一个身穿粉色绸缎绣花衣服，头戴珠钗的少女正坐在圈椅上吃瓜，两旁站着四个丫鬟拿着扇子给她扇风。小厮们押着严修儒来到了少女面前，按着他跪下了。一个小厮拱手道：“禀四娘，这贼人来府里相脚头，教我们当场抓住。”严修儒急忙道：“小生不是贼，只是路过宅上。”后边的小厮立刻踹了他一脚，道：“休得抵赖，一会儿便带你去见官。”

少女嚼着瓜，鼓着婴儿肥的脸蛋，噘着红嘟嘟小嘴，动着滴溜溜的大眼睛，打量着严修儒。她放下瓜，冷哼一声，道：“你这贼人，定是得知了我伯父和堂兄不在家，想趁机偷盗。”她一拍大腿，指着严修儒，“速速招来，你有多少同伙？何时行窃？”严修儒愁眉苦脸地道：“实在冤枉！小生因……”忽然，外面有人大喊：“来人啊！快来人，后院有贼……”少女顿时站了起来，她吩咐两个小厮看住严修儒，随即带着其他人快步走出了大堂。他们来到后院，听到花园里有打斗谩骂声。他们冲进了花园，看到五个小厮与两个大汉正在花田里打斗。其中两个小厮鼻青脸肿地趴在地上，抱着那两个大汉的大腿。少女身旁的小厮们见状，立刻冲向那两个大汉。

余大海和余大江见势不妙，立刻甩开抱着他们大腿的小厮，转身逃跑。他们跑到院墙下，纵身一跃，抓住墙头，手脚并用，想要翻墙出院。小厮们急忙跑去拽住他们的大腿，想把他们拽下来。他们双手死死地抓住墙头，双腿拼命地乱蹬。小厮们连拽带扒，扒下了他们的裤子，两个白屁股和四条黑毛腿顿时露了出来。少女和丫鬟们见此一幕，顿时飞红了脸，急忙背过身去。不多时，余大海和余大江没力气了，便被小厮们拽了下来。他们也来不及提裤子，立刻转身与小厮们打斗。小厮们仗着人多，直接扑倒他们，把他们按在地上不能动弹。少女让小厮们给他们穿上裤子，再带他们去大堂。小厮们道：“四娘，这两人必是刚才那人的同伙。如今都已抓住了，不如直接押去官府。”少女笑道：“押去官府可不好玩儿。做知县相公，审犯人，岂不比踢皮球好玩？”

小厮们押着余大海和余大江进了大堂，按着他们跪在严修儒身旁。严修儒瞥了一眼余大海和余大江，顿时心惊肉跳，连忙低下头，怕他们认出自己。少女坐到圈椅上，丫鬟们站在两旁，拿起扇子给她扇风。

“如今这里便是公堂，我是知县相公，你们是衙役。”少女清了清嗓子，高声道，“立刻升厅，审贼人。”

一个鼻青脸肿的小厮连忙走到她面前，“相公，这两贼人打伤我们，告相公做主。”

少女一拍大腿，“速速道出始末，本官明察秋毫，定为你们做主。”

“刚才我们五人在仓房里收拾东西，”小厮指了指余大海和余大江，“忽然看到这两人在外面探头探脑。我叫了他们一声，他们转头就跑。我们心知是贼，便立刻追赶，并大声叫人。我们一直追到花园，抓住了他们，岂知他们力大，几拳打倒了我，又打倒了杨四。我和杨四恐他们逃走，急忙抱住他们大腿。后来相公你带人来了，制住了他们。”

少女点了点头，“嗯，此事本官亲眼所见，绝不有假。”她指着余大海和余大江，“你们无故打人，责凉柳五十，由原告行刑。”

小厮们面露茫然，“相公，何为凉柳五十？”

少女眉头一皱，“这也不懂？柳条蘸凉水，抽屁股五十下！快去弄柳条和凉水。”

三个小厮连忙跑出去，弄来了五根柳条和两盆凉水。小厮们按着余大海和余大江趴在地上，扒下他们的裤子，露出屁股。挨打的那五个小厮个个咬牙切齿，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他们拿起柳条，蘸上凉水，疯狂抽打余大海和余大江的屁股。余大海和余大江疼得嗷嗷惨叫，连连大呼：“相公饶罪，相公饶罪，小人再也不敢了！”打了十多下，少女忽然叫了停，她眨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露出一副不忍心的模样，皱眉道：“他们叫的太凄惨，我不忍心。你们把他们拖到后院，堵住嘴再打！”小厮们齐声应“是”，架起余大海和余大江的胳膊，把他们拖走了。多时，小厮们架着余大海和余大江回来了。余大海和余大江浑身是汗，裤子的屁股位置染着血。他们跪在地上齐声大呼：“告相公做主啊！他们不但多打了十几下，还把我们翻过来，打了前面！”少女一拍大腿，喝道：“本官严明，岂会教衙役多打？倘或你们再敢胡说，拖出去再打五十。”余大海和余大江顿时吓得不敢吱声。见此情形，严修儒立刻磕头大呼：“小生有天大的冤屈，告相公做主啊！”少女皱眉道：“你这贼人，有何冤屈？细细道来。”

“小生严修儒，乃沂州新泰县蒙山村人氏，误闯贵府，属实无奈。”严修儒指了指余大海和余大江，“因这两人闯入小生家中，杀死家父，又要杀小生，追小生至此，不得已闯入贵府，只为逃命，告相公做主啊！”说完，他又磕了三个头。

少女顿时来了兴趣，她挺直了腰板，调整了坐姿，道：“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冤屈，怎不早说？看来本官要好生审问一番才是。”她喝问余大海和余大江：“尔等为何行凶，从实招来。胆敢说谎，本官马上用刑！”余大海想：“这小娘子涉世不深，难辨事理，绝不可承认，得反咬一口。”于是他一边磕头，一边干嚎道：“冤枉啊！相公千万莫听奸贼谗言，屈杀了良人啊！”少女皱眉喝问：“你又有何冤枉？”

“小人余大海，是泗水县外的猎户。昨日老母病故，小人与舍弟无钱安葬，便将家中两块祖传玉佩带去城里典当。行至半路，”余大海指了指严修儒，“遇到这奸贼，被他骗走了祖传玉佩，不得已追贼……”

严修儒立刻指着余大海道：“你说谎！明明是你们……”少女一拍大腿，喝道：“闭嘴！公堂之上，岂容你无礼？来人，掌嘴十下。”小厮们立刻过去啪啪扇了严修儒十个耳光，扇得他脸蛋通红，火辣辣的疼。他低下头，不敢再吱声了。少女问余大海：“他如何骗走玉佩？尔等有何故闯入本官府中？细细说来！”

“我们在城外遇到了他，与他闲谈了几句。他说他做玉器生意，想看我们的玉佩。我们见他和善，便给他看了。他说这玉佩乃罕物，兑坊的人未必识货，恐会视之为贱物。又说城中有个大官人，酷爱收藏玉佩，必然愿出高价购买。我们求他带我们去见那大官人。他带我们走到一处巷口，指着巷子里的一扇门说是大官人家的后门，让我们在巷口等着，他拿着玉佩去敲门。我们给了他玉佩。他拿着玉佩敲了半天的门，也不见有人回应。他忽然指着我们身后说：‘那不正是大官人？’我们连忙回头，却没看到有人，再转过头来时，看到他已经跑远了。我们心知被骗，急忙追赶。后来他翻墙进了这院里，我们便也跟着翻墙进来了。”余大海磕了个头，“无钱安葬老母，祖传玉佩又被骗走，告相公做主啊！”

余大江见状，立刻一边磕头，一边干嚎道：“告相公做主，告相公做主……”少女皱眉喝道：“休再哭了，如此难听。”余大江怕被扇耳光，连忙闭了嘴。少女道：“你们一直追他至此，那玉佩必然还在他身上。”她看向低着头的严修儒，“来人，搜身。”小厮们立刻架起严修儒，从头到脚搜了一遍，搜出一文钱和一块玉佩，交给了少女。少女看着玉佩，心想：“不愧是祖传玉佩，竟如此通透，花纹也细腻，定是出自良匠之手。”她拎着玉佩上的红绳，问余大海和余大江：“这可是你家祖传玉佩？”余大海连忙点头道：“正是。”

“既然你们因追贼误闯本官府中，本官恕你们无罪，起来吧。”

“相公，小人家的祖传玉佩是一大一小两块，这块是小的，大的那块不知让这奸贼藏到哪儿了。伏望相公做主，否则我们就长跪不起。”说完，余大海磕了个头。余大江也连忙跟着磕了个头。

“本官明察秋毫，必定为你们做主。方才误会你们是贼，只因不明就里。你们先起来，看本官如何逼问此贼。”

余大海和余大江连忙拱手道谢，他们忍着屁股疼，慢慢地站了起来。少女一拍大腿，喝问严修儒：“大胆奸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骗人财物！说，另一块玉佩藏在何处？速速招来，休教本官用刑。”严修儒忽然嚎啕大哭，他指着余大海道：“他胡说，我只有这一块玉佩，是赵大官人给我的。他们是强盗，杀死我爹，追我到此，还冤枉我是贼。娘子你也善恶不分，为强盗做主，屈杀良人。”他的哭声越来越大，上身还不停地抽搐。少女想：“他哭的如此伤心，莫非真有委屈？”于是她皱眉道：“堂堂男儿，怎的比我家小丫鬟还能哭？快休哭了，说说怎的回事？”严修儒擦了擦眼泪，抽噎道：“那日我放学回家，我娘跑来说强盗杀了我爹，之后他们看到我，便一直追我。我一直跑进山林，迷了路。后来出了山林，来到这城里，在浴堂里又遇到了他们。他们又追我，我便翻墙进了这院里，让你们给抓住了。”少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心想：“他们各执一词，也不知谁在说谎。难道要拷问他们？可如此便伤了良人，岂不做了糊涂官？似此如之奈何？”余大海见少女犹豫不决，连忙拱手道：“相公万万莫信他的鬼话，我们正因信了他的鬼话，才……”严修儒忽然对余大海大喝：“你说的才是鬼话，还我爹命来！”他奋力挣脱了小厮们的束缚，冲过去一拳打得余大海左眼乌青。余大海疼得流了泪，立刻弯腰捂眼睛。严修儒又迅速抬起一脚，踹倒了余大海。余大海的屁股着地，疼得他哎呦一声，急忙翻身趴着。余大江一个箭步冲到严修儒面前，他刚要挥拳，严修儒便一脚踢中了他的裤裆，疼得他龇牙咧嘴，弯腰捂裆。严修儒紧接着又一拳打中了他的脸。他咬着牙，忍着疼，奋力一扑，扑倒了严修儒。紧接着他们翻来覆去地滚在地上，打得难解难分。少女觉得好玩，连忙摆了摆手，示意小厮们都往后退，不要妨碍他们打架。打了几个回合，余大江渐渐占了上风，用身体压住了严修儒。严修儒急忙咬住余大江的胳膊。余大江惨叫一声，奋力推开了严修儒。严修儒一手抓住余大江的胳膊，一手抓住余大江的前襟，他伸长脖子，张嘴又要咬余大江的肩膀。余大江急忙伸手掐住的他脖子。忽然“刺啦”一声，余大江的前襟撕破了，一锭缺了一角的黄金和许多铜钱哗啦一声，散落在地。他的前襟是之前在裁缝铺里缝上的，严修儒用力一扯，缝合的地方便开了线。

少女猛然起身，让小厮们拉开严修儒和余大江。她喝问余大江：“无钱葬母，怎会有这金子？”余大江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余大海慌忙指着余大江喝道：“你这不孝子，竟藏着金子，不用来葬母。有这金子，何须卖玉？”少女喝道：“休做戏了，拿我当三岁孩童？险些让尔等骗了！”她喝令小厮们：“拿下他们！”小厮们立刻按倒了余大海和余大江。余大海和余大江慌忙哭叫：“相公饶命，相公饶命，小人知错了，小人不敢了！”少女喝问：“尔等因何杀人？又为何追他至此？速速从实招来，休教本官用刑。”余大海慌忙道：“相公，我们本是朐山县外的猎户，只因当初留宿了一位大官人，金沙坞的人便上门来要人。我们说那大官人早走了，金沙坞的头领不信，让我们去找那大官人，把他身上的两块玉佩带回去复命，如若不然，家中父母妻儿的性命一个不留。金沙坞在当地势大，我们不敢违背他们，只能四处去打听那大官人的下落。我们一直走到沂州，得知那大官人去了严二家，我们便上门去找。舍弟脾气不好，与严二吵了几句，小人本想拔刀吓唬严二，不料失手害了人命。之后我们看到这后生戴着玉佩，便追他进了树林，却不慎迷了路。走出树林后，我们来到泗水县，又在尘垢净里遇到了他，便追他至此。”严修儒立刻指着余大海喝道：“你又说谎！那大官人曾跟我说，你们是私盐贩，在金沙坞里谋生，以前还杀过人！”余大海慌忙给少女磕了个头，道：“小人句句属实，望乞相公明察。”少女点头道：“既然尔等承认了杀人之罪，那此案已然明了。”她让小厮们搜出了余大海和余大江身上的钱，给了严修儒作为补偿。又让小厮们把他们押去官府，告诉知县事情的始末。

## 第三章 趁夜盗张府，相斗坟庵外

几个小厮绑了余大海和余大江，押着他们去了官府。严修儒对少女施礼道：“娘子大恩，小生感激涕零。无以为报，任凭驱策，万死不辞。”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少女拿出玉佩，“刚才那两人说这玉佩是一大一小两块，另一块在何处？”

“另一块在赵大官人那里。这两块玉佩本是一对的，合称‘止戈’，小的叫‘止’，大的叫‘戈’。赵大官人只把‘止’给了小生。”

“原来如此。”少女笑道，“我有恩于你，你说无以为报是在说谎！这玉佩我喜欢，当作报答正好。”

严修儒面露为难，道：“实不相瞒，这玉佩我已打算送人了，不能送给娘子，万望娘子见谅。”少女冷哼一声，道：“堂堂男儿，竟出尔反尔。嘴上说要报答，却连个玉佩都舍不得，真是笑杀人。”严修儒涨红了脸，拱手道：“小生愿……”少女忽然对小厮们道：“这人厚颜无耻，我不想再看到他，快快轰走。”说完，瞪了一眼严修儒。小厮们一边骂，一边推搡着严修儒，一直把他推出了大门。

少女满心欢喜地看着手里的玉佩，这玉佩明澈无暇，只是上面的红绳不好看，还沾着泥污。她蹦蹦跳跳地回到卧房，让丫鬟们用几根颜色不同的细线编了一根彩绳。她剪断玉佩上的红绳，串上彩绳，把玉佩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她走到铜镜前，欣赏着铜镜里戴着玉佩的自己。

严修儒愁眉苦脸地走在街上，心想：“那小娘子好生无理，仗着人多，便强占了我的玉佩。我不是忘恩之人，她救了我，我大可在她府里做一年长工，不要工钱，以报答恩情。娘若得知我弄没了玉佩，必定责骂我。陈香若想看，我也拿不出来了，可惜了我那天下无双的妙计。”他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不行，我要告状，让知县相公为我做主！”他来到附近的茶坊，点了一壶粗茶。茶博士端来了茶，他问茶博士：“敢问兄长，东边有门楼的那家是谁家？”

“那是张老爷家。”

“不知他家的小娘子叫什吗？”

“他家没有小娘子，只有个官人，名冠文，字腾鹏。”

“我听小厮们叫那小娘子‘四娘’，莫不是张老爷的四女儿？”

茶博士想了想，笑道：“客官说的那个小娘子八成是张老爷的四侄女，张素馨。”

“哪个‘素’？哪个‘心’？”

“客官为何要深究人家的姓名？莫非对人家有意？”

“不瞒兄长，那小娘子仗着人多，强占了我的宝贝玉佩。我问她的姓名，是想写状子去县衙告状。”

“若是如此，我劝客官休去，否则定遭缧绁之厄。”

“此话怎讲？”

茶博士靠近严修儒，低声道：“张家是这兖州的豪族，兖州的官员和朝中大臣都与张家有深交。倘或有人犯了滔天之罪，只要藏入张家，公人也不敢进去搜查。三个多月前，那张官人因醉酒，不慎将一个行首推下楼摔死了。那行首的父母告了官。张官人在公堂上只说那行首喝醉了，自己摔下去的，知县相公就没治他的罪。后来张老爷可怜他们只有这一个女儿，无人养老送终，便遣人给他们送了五十两黄金，此事也就了结了。倘或客官与张四娘对簿公堂，知县相公必然偏袒她。她只要说玉佩是她的，客官无凭无据，必然要落个诬陷良人的罪名。”严修儒顿时眉头紧锁，不敢去告状了。他向茶博士道了谢，喝了杯茶，走出了茶坊。他在街上逛了逛，看了看货摊上卖的各式各样的玩物，又踮着脚在人群后观望街头艺人的表演。艺人表演了一段杂戏，开始敲着锣请赏，他连忙转身走了。

路过一家玉器店时，他想：“不如买一块差不多大的翡翠，回去就说是大官人送的那块，娘八成也看不出来。”他进了玉器店，问店家有没有翡翠玉佩。店家见他是外地人，就拿出几块品质一般翡翠玉佩，最差的要价一千二百贯，最好的要价一百两黄金。他盯着最好的那块玉佩，心想：“这块玉佩根本不如我那块好，竟值一百两黄金！那我那块岂非无价之宝？对啊！我那块是太祖皇帝留下来的，必然是无价之宝！”想到此处，他只觉得心如刀割。他出了玉器店，找了个背阴的地方坐下了。忽然，他冒出一个想法——偷回玉佩。不对，不是偷，是拿回自己的东西。他想：“那小娘子喜欢我的玉佩，必然会戴在身上。等到三更半夜，趁他们熟睡之时，我翻墙进入府中，到那小娘子的闺房里拿走玉佩，然后迅速逃走，在城里找个僻静的角落躲一夜。明早城门开了后，立刻出城，以后再也不来泗水县了。”

是夜，星月交辉。他趁着月色来到张府的院墙外，竖起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院里毫无声响。他纵身一跃，抓住墙头，探头往院里张望，院里空无一人。他翻墙进了院，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悄悄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厢房前，也没看到有人守夜。他捅破窗纸，窥探了几间房，没看到里面有人。他环顾四周，看到东边有一间房开着窗，他俯身走到窗前，探头往里面张望。月光下，一张花梨木的长桌上摆着一个插着蜡烛的银烛台、一个针线筐、一个檀木雕花妆奁、一个雕漆八角胭脂盒和一个象牙梳。他想：“屋里有妆奁，这间必是那小娘子的闺房。”他慢慢把上身探进窗里，转头看了看左边，左边隔着一层纱帐，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他又转头看了看右边，右边的地板上赫然躺着四个人，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愣在原地不敢动弹，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四个丫鬟睡在地铺上。他从窗户翻进屋里，打开妆奁和针线筐看了看，里面没有玉佩。他又看了看周围的桌椅上，也没有玉佩。他转身往左边走，揭开纱帐，看到前面有一张挂着床帐的大床，床上隐约躺着个人。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揭开床帐，看到张素馨呈“方”字状平躺在床上，一只白白嫩嫩的小脚丫蹬着锦缎被子。她穿着一身绣着百合的淡黄色罗衣，戴在脖子上的玉佩落在肩膀旁。严修儒紧盯着玉佩，心里怦怦直跳，他伸出手要去拿玉佩，手刚伸到一半，便又缩了回去。他皱起眉头，心里懊悔道：“我这身上也没带个剪刀，如何能拿走玉佩？”忽然，他想起针线筐里有把剪刀，便取来剪刀，小心翼翼地拿起玉佩，要剪断玉佩上的彩绳。

张素馨恍惚觉得自己脖子上的彩绳动了两下，她缓缓地睁开眼，忽然看到一张大脸瞪着一双大眼正盯着自己，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身体僵住了。严修儒看到她睁开了眼，也吓了一跳，他慌忙扔下剪刀，转身就跑。须臾，张素馨回过了神，她急忙坐起来拼命地大叫：“快来人！有贼，有贼……”叫了几声，丫鬟们跑来了。她慌忙叫道：“快去叫人，府里来贼了，刚跑出去！”一个丫鬟跑去告诉管家，另外三个丫鬟给她穿衣梳妆、煮定惊安神茶喝。

管家得知后，立刻带着小厮们打着火把四处搜查，搜查了半天也没看到贼影，只好回报张素馨，贼人已逃走了。张素馨怒不可遏，她在前院召集了众人，让众人立刻全城搜捕严修儒。管家见众人打着哈欠，昏昏欲睡，便道：“四娘，夜深难寻，何况犯夜。不如明早遣人守住城门，教贼人无处可逃，我们再全力搜捕，捉贼必如探囊取物。”张素馨觉得有理，便让众人回去歇息，明早行动。

严修儒逃走后，躲到了一处深巷的角落里，他想：“如今事发，那小娘子绝不会放过我，倘或她诬告我行凶未遂，我必然性命难保，明早得赶快出城。”他躺在地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是五更。他到早市吃了早饭，又买了十个馒头和两块咸菜带在身上，以便在路上充饥。他沿着原路走到东城门不远处，忽然看到有六个手持长棍的小厮站在城门口紧盯着出城的人。他顿时大惊，连忙躲进了旁边的草棚里，心想：“张府的人把守在此，定是在堵我出城，这可如何是好？”草棚里是一家卖早茶和点心的店铺，老店家走过来问：“客官吃什么茶？”严修儒拱了拱手，指着城门的方向问：“敢问老丈，离这城门最近的城门如何走？”老丈给他指了南城门的路。他拱手道了谢，迅速跑去了南城门。南城门比东城门小，有四个手持长棍的小厮在把守。严修儒躲到一家店铺的后面，皱着眉想：“张府的人想必是把守了所有的城门，要把我困在城里。倘或他们协同公人在城里搜捕我，我岂不插翅难飞？”他探头观望了城门一会，注意到城门前有一家馒头铺。有人买馒头，店家揭开了蒸笼，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拿出来的馒头又大又软还烫手。严修儒忽然心生一计，他用袖子遮住脸，跑到馒头铺前买了八个馒头。小厮们看到他后，立刻起了疑心，一边走向他，一边叫道：“这位官人，相烦放下衣袖。”严修儒转身背对着小厮们，用衣襟兜住了刚买的馒头，然后快步往前走。小厮们连忙叫道：“这位官人且留步。”随即跑向严修儒。严修儒忽然转身，用力扔出一个馒头，砸中了一个小厮的脸。馒头火热，馒头皮还很黏，粘在那小厮的脸上，烫得他嗷嗷直叫，急忙用袖子擦脸。严修儒一边冲向城门，一边朝小厮们的脸上扔馒头。小厮们躲闪不及，都被馒头砸中了脸，烫得他们脸皮发红，惨叫连连。严修儒跑出了城门，小厮们立刻让一个人回去报信，其余的人去追。

城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油油的。一条大路穿过麦田，向南延伸，望不到尽头。严修儒跑了一会，气喘吁吁，他想歇一歇，但回头一看，后面追来了三个小厮，他只能加快步伐，拼命狂奔。多时，他再回头时已经看不到小厮了，便放慢了步伐，喘着粗气往前走。西南方，一片树林渐渐进入视野，一条布满杂草的小路斜入树林。严修儒想：“小路更隐蔽，倘或他们追了上来，我也好在树林里躲藏。这几日先找个僻处安顿下来，等一切事态平息了，再设法回家。”他转入小路，进了树林，走一会歇一会，饿了便吃馒头和咸菜，渴了便就地拔一把草放进嘴里，嚼出草汁解渴。他一直走到下午，忽然看到前面有座破庙，他顿时大喜，笑道：“方愁夜晚无处眠，却见破庙无主闲。免受风雨蚊虫扰，待到平静返乡间。天可怜见！”随即小跑到了破庙前。

破庙周围长满了草，土墙上也长着草，灰红色的木门和窗户已经脱了漆，土灰色的茅草屋顶上压着土坯，左边的屋檐下还有个鸟巢。破庙的前面有口井，后面有数十座长着草的坟墓，墓碑上还长着青苔。严修儒看着那一座座隆起的坟墓，只觉得背脊发凉，他对着坟墓拱手道：“小生因形势所迫，逃奔于此，借宿几宵，待万事平静后便走，绝不多留。鲁莽冒昧，望乞列位先辈海涵。”说完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门前，吱呀一声打开了门。庙里昏昏暗暗，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最里面有一座巨大的神像。神像的身体残破，只剩下半张脸，但嘴角仍挂着微笑，眯着眼看着前方。严修儒只觉得神像在盯着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连忙对神像施礼道：“相扰，相扰。”

庙里有三个房间，供奉神像的是大堂，大堂的东边有一间卧房和一间厨房。严修儒到卧房里看了看，地上放着两双破鞋和一堆旧物，炕上有一个装着旧衣服的藤箱。他又到厨房里看了看，布满灰尘的灶台，长着青苔的水桶，锈迹斑斑的铁锅、菜刀和柴刀，角落里乱堆着柴禾，旁边还有个木架子，上面放着半袋小米。他打扫了卧房，躺到炕上，闭上眼睡了一觉。醒来后，他打水洗了脸，然后回到卧房，坐到炕上倚着墙，吃着馒头和咸菜，望着窗外的风景。忽然，他看到远处有两个人影朝破庙走来，靠近窗户仔细一看，竟是余大海和余大江。他顿时大惊失色，在庙里四处乱窜，想找个地方躲藏：水缸里？不行，一眼便能看到；炕洞里？不行，洞口太小，钻不进去；神像后？也只能是这儿了，求苍天庇佑！

余大海和余大江原本被小厮们押去官府，走到半路，余大海忽然对小厮们道：“小人有五锭黄金放在了客店，若诸位愿放我们一条生路，这五锭黄金自当拜送。”小厮们见钱眼开，立刻同意了。他们走到客店门前，余大海道：“客店里人多，不好看，相烦诸位先给小人解缚，小人再带诸位上楼取黄金。”小厮们想：“我们人多，即便给他解了缚，他也不能怎样。”于是给余大海解了缚。他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客房门前。余大海打开门后立刻冲了进去，拔出放在桌上的刀，转身砍向小厮们。小厮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跑了。余大海割断了余大江身上的绳子，他们回到客房，收拾了东西，然后跑出了城。余大江想回家，余大海道：“先不着急，严修儒在泗水县里没有投奔，必然比我们更着急回家。我们这几日先埋伏在城外，等他出城后立刻抓住他，拿走玉佩，然后再回家，向大老邀功。”蒙山村在泗水县的东边，泗水县的北边是泗水，所以余大海断定严修儒会从东城门或南城门出城，他们便分别埋伏在了这两座城门外。次日，余大江看到严修儒跑出了城，他本想冲过去抓住严修儒，但又看到小厮们手持长棍追了过来。他怕自己打不过小厮们，便立刻跑去通知了余大海。余大海和余大江沿着南城门外的大路一直走，走到小路的路口时，余大海忽然道：“这后生必然走了小路，我们走小路追。”余大江连忙问：“何以见得？”

“四周皆是麦田，难以躲藏，而树林里便于躲藏。”余大海指着地上的杂草，“你再看这草，明显刚有人踩过，必是那后生踩的。再者，他得罪了张府的人，若一直走大路，张府的人一旦骑着马追来，他便插翅难逃了。所以他必然走了小路，进了树林。”

他们转入小路，进了树林，一直走到破庙前。余大海指着井边的水桶和水渍道：“这座庙前的杂草有数尺高，可见久无人居，但这井边却刚有人用过水，我敢断定，那后生必在庙里。”他们冲进庙里，找了个遍，却没找到严修儒。余大海皱眉道：“卧房有人打扫过，炕上还有咬过的馒头、咸菜，想必他今晚要在此过夜，可怎的连个人影也无？”余大江冷哼一声，道：“这后面有许多坟，八成是鬼打的水，鬼扫的屋，鬼咬的馒头、咸菜。路上听了你的话，一直追到这儿，结果仍找不到人。还不如一直走大路，追不到人，也好回家。”余大海瞪了余大江一眼，道：“休得埋怨，再去外面找找，或许他就藏在这附近。”他们到庙外找了个遍，只差没有挖坟掘墓，但仍没找到严修儒。余大海叹了口气，道：“罢了，罢了，我们与二老无缘，坐不了这高位。”余大江埋怨道：“忙了一个多月，吃尽了苦头，还费了许多钱，结果什么也没捞到。这钱拿去吃喝玩乐，也比这强啊。”余大海皱眉道：“休再埋怨了，我岂不知这道理，可当初谁又能……”忽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余大海立刻拉着余大江进了树林，蹲在了草丛里，他低声道：“有人骑马路过，我们抢了他，也算没白跑一趟。”他们拔出了刀，余大海又捡了两块小石头，攥在手里，准备袭击。

不多时，张素馨带着小厮们骑马跑了过来。张素馨得知严修儒跑出城后，顿时怒不可遏，她骂了报信的小厮一顿，然后召集了二十个会骑马的小厮，让小厮们拿上长棍，跟着她一起骑上马去抓严修儒。他们沿着大路一直追，中途遇到了另外三个小厮。张素馨问三个小厮：“那贼子何在？”三个小厮低着头道：“我们拼命追赶，从未停歇，可恨那贼子跑得太快，已不见了踪影！”张素馨骂了三个小厮一顿，然后带着众人继续沿着大路追。他们追到中午，也没看到严修儒，在路旁的一家小酒店里匆忙吃了饭后，他们又沿着小路追，一直追到了破庙前。

张素馨扫了一眼周围，一摆手，喝令进庙搜查。小厮们立刻下马，快步走到庙门前，刚要进庙，旁边的树林里忽然传来一阵声响，转头一看，草丛里隐约蹲着个人。小厮们齐声大喝：“谁在那里？快出来！”余大江心里一惊，转身想跑。余大海立刻抓住他的肩膀，低声道：“他们骑马，我们逃不掉，不如拼了！”余大江有些恐慌，低声道：“他们人多，岂能拼得过？”余大海提起刀，皱眉道：“我们有刀，只要我们摆出一副恶相，喊着要杀人，这帮后生没见过这般情形？必然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余大江转念一想，点头道：“对啊！”

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树林。余大江横眉怒目，龇牙咧嘴，用刀刮着胳膊上的汗毛。余大海扛着刀，捻着髭须，一只眼睛大睁着，一只眼睛眯着，狞笑道：“久不吃人肉，刚才挖坟找肉吃，不料只有一堆白骨。你们来得正好，快快过来，让我们尝一口。”张素馨吃了一惊，睁大眼睛问：“你们怎会在此？”余大海狞笑道：“我们是游魂野鬼，被知县相公害了性命，飘到此处寻仇。”忽然，他奋力扔出石头，砸向张素馨。张素馨未及反应，只觉得胸口一痛，扑通摔下了马，疼得她龇牙咧嘴，捂着胸口，喘不上气。小厮们慌忙跑到她身旁，问她伤势如何？却又不敢伸手去扶，毕竟她是女主人。她缓了片刻，对小厮们喝道：“不必管我，速去拿下那两个狗贼！”小厮们随即转身，举起长棍冲向余大海和余大江。余大海和余大江连忙挥起明晃晃的刀，指着小厮们大喝：“不要命，便过来！”他们以为小厮们必然害怕，不敢靠近，却不知人多胆大的道理。小厮们仗着人多，个个猛如虎，毫不畏惧他们手里的刀，冲过去围住他们，齐声喊打，乱棍狂舞，如雨点般打下来。余大海和余大江顿时慌乱不已，一边用手护住头，一边奋力挥刀抵挡。一时间，棍风呼啸，棍影起伏，打得余大海和余大江遍体鳞伤。余大海和余大江咬牙忍着疼，往前一大步，胡乱捅了几刀，捅死了两个小厮，鲜血顿时溅了一地。小厮们吓得屁滚尿流，慌忙转身逃跑，大呼：“杀人了！杀人了……”张素馨也害怕了，慌忙骑上马逃跑了。小厮们紧接着也骑上马逃跑了。

余大海和余大江站在原地喘着粗气。余大海鼻孔流血，门牙掉落，肩膀淤青。余大江左臂骨折，浑身疼痛，脑袋嗡嗡作响。余大海叹口了气，道：“虽然吓跑了他们，但他们很快便会找来救兵，此地不宜久留！”他口齿不清，说话时嘴里一直漏风。余大江龇牙咧嘴地道：“我现在浑身都疼，只想躺下睡一觉！”

“不要命了！还想睡觉，快逃才是正道。”

“哥，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走吧！”

余大海看了看地上的尸体，道：“不必走，我们骑马。他们骑马来的，如今死了两人，必然还有两匹马没骑走，我们快去找找。”他们相互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破庙前，找到了两匹马。他们折下两根树枝，撅着屁股趴到马背上，用树枝抽了马几下。马驮着他们渐渐跑远了。

严修儒之前跑到神像后躲藏时，因太过慌忙，咚的一声，手肘撞到了神像的底座上。他忽然觉得不对劲，石砌的底座怎会发出闷响？他低头一看，底座的后面裂了一条缝，他用手指一抠，一块石板脱落了下来。不对，不是石板，是一块表面涂着泥灰的木板，木板的背后还钉着一个把手。木板掩着一个黑漆漆的洞，严修儒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然后从洞里伸出手，拿起木板掩住了洞口。余大海和余大江走后，严修儒从洞里钻了出来，他走到门口探头往外张望，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他吓了一跳，心想：“外面死了人，官差必然要过来。我还是回洞里躲着为妙，等官差抬走了尸体，我再出来。”

黄昏，官府的人来到破庙前检验了尸体，又在周围搜查了一遍，一无所获，然后便抬着尸体走了。

## 第四章 习武坟庵外，一夜苦寒来

严修儒在洞里无意中摸到一个木匣，木匣里放着五支银钗、两对金钏、一串璎珞和三本书。他看了看那三本书的封皮，《太上长春经》、《太虚阴符经》、《真武剑》。他看了几页《太上长春经》，书里写着炼丹成仙的内容，他笑道：“炼丹成仙，虚无缥缈。若非官府和百姓出钱，何来道观？道士又去何处食宿？食人之粟，宿人之宇，妄言成仙，实在可笑！”他拿起《太虚阴符经》看了几页，书里写着兵法和人生感悟，他叹了口气，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血流成河，白骨遍地，换来鼎食鸣钟，实不可取。”他拿起《真武剑》看了几页，书里画着使剑的人，画像下写着剑术注解，他摇了摇头，道：“斗狠之技，伤人害命，不如诗赋文章，流传千古，明智道理，警醒世人。”

天渐渐黑了，他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身后有人在看他，但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他每次回头心里都怦怦直跳，怕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他闩上了门，抱着木棍蜷缩着身体侧躺在炕上。他的脑中不住地涌现出恐怖情景：死在外面的那两个小厮满身是血地飘到了炕前，他们肚皮上的伤口越裂越大，肠子流了出来；破庙后面的坟墓忽然全都裂开了，一具具枯骨走到门窗前，敲打着门窗，请屋里的两人去他们家里做客。他越想越怕，慌忙跑到神像后，钻进了洞里，掩住了洞口。狭小的空间使他有了安全感，更何况这个洞还救过他的命。他在洞里睡了一觉，醒来时已经天亮。

四日后，馒头和咸菜都吃光了，厨房里的小米也吃了一半。他想：“我当初虽然夜闯张府，却没能拿回玉佩，也没做歹事。如今已过去了四日，张府的人八成不会再抓我了。我现在便去泗水县里找客商，让他们载我去新泰县。”他拿上木匣，把木棍别在腰间，快步走出了破庙。

下午，他走到了泗水县的城门外，看到城墙上贴着三张榜文。前两张是海捕余大海和余大江的榜文，上面画着他们的画像，但画像却不太像他们本人。最后那张榜文上画着一个年轻人，写着：

兖州泗水县示：捉捕杀死张府家仆犯人严修儒，宽眉大眼，大耳高鼻，身高约五尺六寸，头绾皂巾帻，身穿皂衣灰裤，原籍沂州新泰县蒙山村。若有人窝藏在家食宿，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给赏钱两千贯。

当初张府的人回到泗水县后，立刻报了官。张素馨因记恨严修儒，便让小厮们对知县说严修儒伙同余大海和余大江在破庙外杀了人。官府的人到破庙外收了尸，又在周围搜查了一遍，然后依据小厮们的描述画了人像，写了海捕文书，通报了各州各县。

严修儒看了榜文后，顿时惊得脸色惨白，浑身冒汗。他怕周围人起疑，不敢立刻逃跑。于是他慢悠悠地转身往前走了一会，回头看了看，没人起疑，自己也远离了人群，随即他撒腿就跑。他跑进了树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眉头紧锁，心想：“我明明没杀人，官府为何会海捕我？官差恐怕早已守在我家里了，只等我回去自投罗网。也不知娘在家里过得如何，莫非我以后要一直流浪在外？”他回到破庙，喝了水，吃了饭，躺到炕上盯着屋顶发呆，心想：“厨房里只剩一口米了，明日便断粮了，如之奈何？”他翻了个身，看到了炕上的藤箱。他打开藤箱，一边翻着里面的旧衣服，一边想：“那榜文上的画像也不像我，只要我不承认，必然能瞒过去。我再换一身衣服，只要不遇到张府的人，在这里应该没人能认出我来。”他挑了一身褐色的衣服穿上了，又找了一件米黄色的衣服，撕下来一条布，解下了头上的巾帻，用那条布重新绾了头发。他低头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心想：“如今我已改头换面了，明日得出去走走，看看能否有人认出我来，倘或教人认出来了，便立刻逃跑。还得找个集市，买些米回来下锅。”

天渐渐黑了，他太累了，躺在炕上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醒来时，他吃了一惊，自己昨晚竟然睡在了炕上，还没有鬼来骚扰。他洗了脸，把厨房里剩余的那点米熬了粥，吃了早饭。他沿着小路一直往西南方走，出了树林，看到远处有一个镇子。他进了镇子，遇到了一个拄着藜杖，满头白发的老翁。他走到老翁面前，拱手问：“敢问老丈，这是何处？”

“安粮镇。”

“多谢老丈。”

他顿时大喜，心想：“这老丈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身乔妆的确奏效。”他笑嘻嘻地往前走了几步，忽然转念一想：“不对，那老丈两眼昏花，岂能看清我的相貌？得找个眼睛好的人再问一遍才行。”他看到前面路旁有三个小孩在玩泥巴，于是他走过去拱手问：“敢问几位小官人，这是何处？”

“安粮镇。”

“多谢小官人。”

他顿时大喜过望，心想：“没错了，我这身乔妆的确奏效。”他笑嘻嘻地又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转念一想：“不对，这几个小孩恐怕不识字，看不懂榜文。得找个识字的人再问一遍才行。”他看到左边的篱笆院里有个年轻男人正在劈柴，于是他走到篱笆院前，对男人拱手问：“敢问兄长，这是何处？”男人走过来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安粮镇。”他顿时吓了一跳，耳朵里嗡嗡作响。他连忙后退了两步，揉了揉耳朵，一脸惊讶地问：“兄长这是做甚？”

“我以为你耳聋，问了两遍还没听清。”

他拱手道了谢，这回彻底放了心，的确没人能认出他。他在镇上买了两斗糙米和几块咸菜，又在树林里采了些野菜。他回到破庙，煮了糙米饭，洗了野菜，切了咸菜，吃了午饭。他倚着门框，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木棍，望着花草树木，想着自己的未来。不能回家，不能应举，以后要躲着官府的人，独自在破庙里苟延残喘，自己已经没有未来了。他越想越气，起身把木棍狠狠地摔在地上，咬牙切齿地骂道：“余大海和余大江这两个畜生，杀死我爹，又害我被海捕，此仇不报，狗彘不若！”他翻开《真武剑》，开始认真学习剑术。此后的每一日，他都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吃饭、习武、睡觉，偶尔去安粮镇买东西。他渐渐的胆大了，不怕鬼了，夜晚敢在炕上睡觉了，有时他觉得寂寞，还会对着坟墓说话，旁人若看到这一幕，必然以为他疯了。

弹指间，夏秋已过，孟冬初至。是日清晨，冷风吹进庙里，冻醒了他。他哆嗦着身体，抱着肩膀坐起来看了看窗外。白茫茫一片，原来一场早雪在昨夜悄然降临。他来到厨房，看到风雪从墙上的窟窿钻了进来，打湿了柴禾。他把柴禾填进灶肚里，用火镰打火试着引燃柴禾，但忙了半天也没引着火。他去卧房里随手拿了一本书，撕下封皮两页用来引火。那两页纸的确是烧着了，但柴禾太湿，冒了一股烟，火又灭了。他看着灶肚里的柴禾，叹了口气，忽然文思泉涌，便吟道：

悄然入梦催人醒，贽见忽然迫受情。

忍愧薄衣寒待客，含羞冷灶火难明。

风茶寡淡一杯止，雪酒醇浓半盏停。

怎奈玄冥情不却，推杯换盏满身冰。

他从木匣里拿出那锭缺了一角的黄金，打算去镇上买件冬衣。他出了门，看到大地上铺着一层白云，天空中飘着鹅毛，树林里长满了棉花。寒风割痛了他的脸，吹斜了他的衣角，使他打了个寒颤。他把手缩进袖子里，缩着脖子，抱着肩膀，踩在棉花般的白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珠串般的脚印一路西南，去了安粮镇。

他进了一家小酒店，店里火炉烘烘，暖如春日。客人们有说有笑地喝着热酒，吃着冒着缕缕热气的菜。店家笑盈盈地走过来道：“客官，天寒地冷，快到火炉旁来坐。”严修儒跟着他到火炉旁的座位坐下了。店家笑道：“店里有好酒，客官来壶暖暖身？”严修儒摇了摇头，道：“不要酒，有什么好饭菜？”

“今早刚杀了一头猪，肉已经炖烂了，客官要些不？”

“那就来一盘肉，再来碗饭。”

店家到厨房里端来了一盘猪肉、一碗蒜泥和一碗饭。严修儒就着猪肉蘸蒜泥，吃了四碗饭，额头和鼻头都冒了汗。他剪下一角黄金结了帐，店家找给了他一贯多文。他出了小酒店，来到闹市。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一群孩子在路口堆着雪人，相互嬉戏打闹。街边的摊主穿着厚厚的衣服，双手交叉进袖子里，缩着脖子叫卖。严修儒四处逛了逛，看到一个货摊上挂着一件旧羊皮袄和一件旧羊皮裤。他问了价，摊主报了价。他不会讲价，立刻付了钱，穿上了羊皮袄和羊皮裤。吃饱了，穿暖了，心情也好了。他出了镇子，一边赏着雪景，一边慢悠悠地往回走。东边的小山上长着几颗梅树，梅花还未开。蒙山上的梅花想必早已开了，他会折下一根花枝给娘作发簪。一丝凄凉油然而生，他叹了口气，驻足望着东边的小山，唱了一首《踏莎行》：

浴雪白林，寒鸦愁苦，天公偏爱琼瑶舞。可怜残叶恋枝头，无情风过无情斧。

遍地枯黄，喜得粉傅，胭脂欲觅梅花吐。遥山远望意茫然，乡思情切乡思楚。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叫道：“天寒地冻，大官人站在这里做甚？”他回头一看，三个身穿破袄的瘦弱男人正慢慢朝他走来。这三个人是安粮镇的泼皮，刚才他们在小酒店里看到严修儒拿出一锭黄金，便起了歹念，想抢走黄金。他们一路尾随至此，看到四周无人，便决定动手。他们走到严修儒面前，笑嘻嘻地拱了拱手。严修儒也拱了拱手，问：“不知列位有何见教？”

“小弟等前日输光了赌本，望乞大官人相助些钱财，得采便还。”

“小生与列位并不相识，不想借……”

“由不得你！”

他们忽然脸色一变，一把扯住严修儒的衣服，要抢他身上的钱。严修儒习武数月，身强体壮。他立刻挣脱了他们的手，俯身抓住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脚踝，似掷链球般抡起那个人转了两圈，打倒了另外两个人，然后他一松手，把那个人扔了出去。倒地的那两个人连忙爬起来，冲向严修儒。严修儒抬起一脚，踹倒一个人，又挥出一拳，打得另一个人鼻孔流血，倒地不起。被扔出去的那个人冲过来要打严修儒，严修儒一脚踹倒了他，随即扯开他的裤子往里面塞了几把雪。顿时凉得他嗷嗷乱叫，急忙伸手往外掏裤子里的雪。鼻孔流血的那个人见势不妙，爬起来就跑。另外两个人也连滚带爬地跟着跑了。严修儒看着他们逃跑的身影，顿时信心大增，心想：“如今我能徒手打败三个人，余大海和余大江只是两个人，我根本不必怕他们。我再练几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暖，便去找他们报仇雪恨。横竖已被下了海捕，我也不怕再添两条人命官司！”

他回到破庙，和了些泥，堵住了厨房墙上的窟窿，糊上了窗户上的缝隙，虽然庙里变暗了，但至少冷风不会再吹进来了。夜晚，他把炕烧得热热的，躺到炕上听着外面的风雪声，炕上是夏天，外面是冬天。他回想起在家里过冬时的情形：家里很冷，只有炕上是暖和的，每次下完雪都要忙着清雪，呼出的气是白的，慢慢蒸腾，在眉毛和额前的头发上凝结成霜。他痴痴地笑了笑，吟道：

几多风雪几多愁，雪树寒花岂知忧？

朱门笑赏纷飞景，蓬户焰冷霜白头。

当晚，他做了个梦，梦到自己报了仇，把余大海和余大江的尸体拖到了县衙，向知县相公诉了冤，知县相公明察秋毫，撤销了他的海捕文书。次日，他醒来后回想起昨夜的梦，总觉得哪里不对，梦里的知县相公为何酷似张素馨？

是日，他正在破庙前练剑，忽然听到有人大骂：“直娘的狗贼，看爷爷不打死你！”他停下来朝四周望了望，看到不远处的小路上有一个身穿棕色直裰，长得膀大腰圆的和尚正朝他跑来。他心里一惊：“莫非他认出我了，要拿我去见官？”他慌忙跑进庙里，拿上木匣、衣服和被子转身往外跑，却在门口与和尚撞了个满怀。和尚怒容满面地大喝：“哪里去？”严修儒慌忙往后退了两步，一脸慌张地问：“大师有何见教？”和尚指着他喝道：“你这狗贼！快放下我的东西，滚出我的庙，否则休怪我拳头无眼！”严修儒闻言，顿时放了心，他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下一扔，笑着施礼道：“大师错怪小生了。小生因见此庙久无人居，便在此住了数月。而大师的东西，小生分毫未动。”

“分毫未动？”和尚指着地上的木匣，“那你为何拿着我的匣子？”

严修儒陪笑道：“小生的钱财无处安放，暂借大师的匣子存放钱财，望乞大师见谅。”说着，拱了拱手。他捡起木匣，拿出了自己的钱，然后把木匣还给了和尚。和尚看了看木匣里的东西，随即拿出《太虚阴符经》喝问：“这是怎回事？你竟然撕我的书？”严修儒陪笑道：“大师放心，书中内容绝无缺失。小生只是一时糊涂，撕了封皮两页用来引火，实在失礼，望乞大师恕罪。”说着，又拱了拱手。和尚翻开书看了看，书里的内容的确没有缺失。他把书放进了木匣，瞪着严修儒道：“这庙是我的！你未经允许，擅自居住，与贼无异。我宽宏大量，不再追究，你赶快滚！”严修儒施礼道：“大师厚德明理，小生望尘莫及。小生如今无处投奔，望乞大师慈悲为怀，收留小生三个月，待到明年……”和尚顿时皱起眉头，厉声道：“什吗？你还想赖在这儿不走？”严修儒连忙陪笑道：“大师休怪，小生留宿期间，每日饭食皆由小生料理，大师只管坐等吃饭。庙里洒扫、修缮也由小生一力承担，不劳大师费心。何况卧房够大，两个人居住绰绰有余。再者外面天寒地冻，大师厚德慈悲，又怎忍心逐小生去外面受冻？”和尚犹豫了一下，他叹了口气，皱眉道：“也罢，也罢，便留你三个月。三个月后你若再不走，我便把你打出去！”严修儒陪笑道：“多谢大师，小生绝不食言！”和尚大步走进了卧房，躺到炕上，叫道：“我饿了，快去做饭！再端碗水来，快渴杀我了！”严修儒连忙道：“大师少待，水、饭马上便来。”寒风呼呼吹进庙里，他连忙过去关上了门。他想：“如今寄人篱下，我得好生奉承奉承他才是。”他捡起衣服和被子，进了卧房，放到了炕上。和尚皱眉道：“还不快去端水来，想渴死我？”严修儒陪笑道：“大师衣着单薄，且路上又受了冻，小生若端来凉水，岂非有意害大师染上风寒？大师多忍耐片刻，小生去煮一锅驱寒茶，管保大师喝了百病不染。”和尚神色有所缓和，道：“有茶喝当然好，快去煮茶吧。”

严修儒到破庙后扒开坟墓上的雪，薅了几把草。他到厨房里煮了草，舀出草汤，然后把米下了锅。他端着一大碗草汤进了卧房，笑道：“大师快起来喝茶，驱驱寒气。”和尚立刻坐起来接过了碗，他对着碗吹了几口气，咕咚咕咚几大口喝光了草汤。他还渴，又要了一碗，又喝光了。他咂了咂嘴，觉得口味很清淡，便问：“这茶可是龙井？”他没喝过龙井茶，只是听说龙井茶很清淡。严修儒笑道：“不是，是坟头草茶。”和尚皱眉道：“分投草茶？从来没听过这种茶，是你自己种的？”

“不是种的，是坟头上的草，薅下来煮的茶。”

和尚顿时只觉得一阵恶心，他睁大眼睛，一脸震惊地道：“啊？坟头草怎能煮茶喝！”

“这是禁方！是名医孙郎中亲授给小生的。他说坟头草煮茶能祛风寒，治头痛，壮阳气。”

“那你可曾喝过？”

“不曾。”

“为何不喝？”

“小生没染过风寒，也不头痛，更不缺阳气。”

和尚把碗递向严修儒，皱眉道：“不行，你害我喝了这茶，你也得喝一碗！”严修儒连忙摆手道：“不，不，这茶太恶心，小生喝不了。”和尚喝道：“你觉得恶心，难道我就不觉得恶心？”严修儒陪笑道：“大师休怪，良药苦口，虽恶心却能医病，也正是大师所需，小生也是好意。”和尚愣了一下，竟一时无言以对，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皱眉道：“哎呀，你真是害了我啊！快去端饭来，我饿了！”严修儒连忙道：“大师少待，饭在锅里，小生再去做个菜。”他跑进厨房，取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冻肉，切成肉片，搭配咸菜丝，炖了一盘菜。他端着饭菜进了卧房，笑道：“饭菜来了，大师吃饭吧。”和尚一脸怀疑地指着那盘菜问：“这不会是坟里肉吧？”

“这是猪肉，三净肉，出家人能吃的。”

“那你先吃一口。”

严修儒挑了一大块肥瘦匀称的肉，夹起来吃了。和尚放了心，他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地吃了饭。严修儒拿出一件秋衣，道：“大师，你身上的衣服太过单薄，这件秋衣你先穿上。”说着，把秋衣递给了和尚。和尚看了看衣服，道：“这衣服瘦了些，我穿上不称身。”

“穿在外面自然不称身，大师贴身穿上试试，不必系衣带，再把原来的衣服套在外面。多穿件衣服，也能御寒。”

“那我穿上试试。”

和尚脱了直裰，穿上了秋衣。他动了动肩膀，又弯了弯腰，笑道：“不系衣带一点也不紧，当内衣穿正好。”严修儒看到他身上有几处淤青，便问：“大师的身上怎会有伤？谁打的？”和尚愣了一下，道：“呃……路上遇到了一帮泼皮，让他们打了一顿，抢了身上的钱，至今我这身上还酸疼酸疼的。”严修儒顿时大喜，心想：“这可是我奉承他的大好良机，绝不能放过。”他撸起袖子，道：“大师快脱衣服趴下，小生来给你治治伤。”和尚略带怀疑地问：“你懂医术？”严修儒微微一笑，道：“不瞒大师，我曾向神医学过一套活血化瘀的手法，专治跌打扭伤。驼子若被这套手法按了，挺腰直背；瘸子若被这套手法按了，能跑能跳；瘫子若被这套手法按了，顿时下炕。”和尚皱眉问：“真的如此神？”严修儒笑道：“大师若不信，一试便知。”和尚犹豫了一下，道：“那便有劳阿哥给我按一按，松松筋骨。”他脱了衣服，趴在了炕上。严修儒检查了伤势，然后一边揉着淤青，一边与和尚闲聊。

“还未请教大师法号？”

“明空。不知阿哥高姓大名？”

“呃……严……严习武。大师为何独居在此修行？何不找个宝刹，与高僧们一同研习佛法？”

“寺院规矩甚繁，我无拘无束惯了。况且这后面是岑家的祖坟，岑老爷有恩于我，我得留在这儿给他看坟。”

“小生在此居住期间，从没看到有人来上坟，莫非岑家都已搬走了？荒弃了祖坟？”

“他们没搬走，都在这。”明空的眼眶渐渐红了，“去年我去拜访岑家，看到岑官人已是病入膏肓。我在他家照顾了他十多日，后来他死了，我便把他葬在了岑老爷的坟墓旁。今年初，我因有事离开了几个月，才致坟地荒弃。”

“大师节哀，待会我们便去后面把坟地里的雪都扫了，草都锄了。”

“嗯，明日我还得买两坛酒和一些纸钱，祭奠一番才是。”

“大师，你胳膊和肩膀上的伤势较重，你忍着点疼，小生要下重手了！”

严修儒一手抓住明空的胳膊，一手用力地揉着明空的肩膀。明空连忙道：“轻点，轻点，我肩膀前日脱臼过，你……”忽然，他惨叫一声，吓了严修儒一跳。严修儒慌忙问：“怎的了大师？”明空龇牙咧嘴地叫道：“又脱臼了！”严修儒慌忙道：“失误失误！大师你忍着点，小生给你接上。”他用力往上推了一下明空的胳膊，脱臼的肩膀顿时复位。明空急忙翻了个身，皱着眉叫道：“不用你按了，真是要了命了！”严修儒红了脸，连忙拱手道：“小生学艺不精，伤了大师，望乞恕罪。”明空指着他皱眉道：“你定是有意的！刚才骗我喝坟头草茶，现在又弄伤了我的胳膊，我看你是想害死我，好独占这里。”

“大师误会了，小生岂敢？小生只是好心，想……”

“休再啰嗦！若你再敢使坏，我立刻赶走你。快去后面给坟地扫雪、锄草。”

严修儒拿着扫帚到坟地里清了雪，拔了草，又擦干净了墓碑，然后他跑到安粮镇，买了两坛酒、一些纸钱和几炷香。他进了卧房，把东西都放到了炕上，道：“小生买来了酒和纸钱还有香，大师现在便去祭奠吧。”明空看了一眼酒，道：“算你有良心，刚才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他们到坟地里烧了香和纸钱。明空打开一坛酒，浇奠在了岑老爷和岑官人的墓碑前，他跪在岑老爷的坟墓前，红着眼眶道：“小子一事无成，罪行累累，蒙老爷不弃，资以财帛，供以屋田。今岑家绝户，小子此生将留守在此，为岑家看坟守墓。”说完，磕了三个响头。严修儒也连忙跟着磕了头。祭奠完，明空回到庙里，喝光了另一坛酒，躺在炕上呼呼大睡。

## 第五章 切磋收辩徒，传教初驱鬼

严修儒和明空虽然住在一起，却少有共同语言，平日都是各做各的事。严修儒依旧重复着之前的生活，只是做饭时多做一份。明空养了几日伤，其实他本不必养伤，只是自从他被严修儒按过后，觉得浑身难受，便在炕上躺了几日。

是日，天空飘着小雪。明空提着一大坛酒和一扇烤羊，哼着小调往回走。他远远地望见严修儒正在对一棵树挥剑，便轻蔑地笑道：“这阿哥可真勤快，整日对着一棵树练剑，还一直重复这几招，也不厌？这几招能打得过谁？到街上卖艺也不会有人看。可怜那棵树喽，整日挨打啊！”他哼着小调走到了严修儒附近，笑道：“阿哥练得不错啊。”严修儒停了下来，拱手笑道：“大师过奖。”

“阿哥为何只练这几招？其他招没学会？”

“小生只是觉得这几招最有用，所以才反复练习。其他招都是虚招，练了也毫无用处。”

明空心里嘲笑道：“真会狡辩，学不会便说学不会，还找这借口！”他忍着笑，故作一脸认真地问：“阿哥竟能辨别招数的虚实好坏，想必早已深通剑术的精髓了吧？”

“不敢说深通精髓，但若与人比试，恐难逢敌手。”

“难逢敌手？”明空没忍住哈哈地笑了，“我学真武剑已有数年，也自以为难逢敌手。今日想以自身所悟的剑中奥义，来领教一番阿哥的剑术，不知阿哥愿赐教否？”

严修儒想：“我这几个月一直在打虫、打树，也没跟人比试过，正好借此机会检验一番自己的剑术如何。”于是他拱手道：“那便有劳大师赐教！”明空把酒和烤羊放进了庙里，然后去树林里找了一根木棍。

北风卷地，杀气遍野。明空和严修儒手持木棍，相互紧盯着对方，毫不松懈。忽然，明空踏雪一步，挺棍直刺，似激矢般飞出，又如猛虎扑食般扑向严修儒。他胜券在握，只觉得严修儒在插标卖首，所以想要速战取胜。严修儒往后跳了一大步，一挥衣袖，一块冻土飞出，顿时砸中了明空的脸，迷住了明空的眼。明空连忙低下头，一边用袖子擦眼睛，一边叫道：“明明是比剑，你这厮怎能扔土？太卑鄙了！”严修儒置若罔闻，冲上去挥棍狠打明空。

刚才明空去树林里找木棍时，严修儒想：“这胖和尚比我壮，且练剑的时间又比我长，恐难战胜，不如出奇制胜。”于是他偷偷挖了一块冻土，藏在了衣袖里。

明空被打得疼痛难忍，急忙道：“住手！住手！我投降！”严修儒停了手，后退一步，拱手道：“大师，得罪了！”明空擦净了眼睛，喝道：“你怎能如此卑鄙？说定了比剑，竟扔土偷袭！”严修儒笑道：“大师差矣！这正是小生所悟的真武剑，此招名曰‘飞沙走石’，颇具威力！”明空指着他喝道：“放屁！那书里根本没有叫‘飞沙走石’的招数，竟然撒谎，好不知羞耻！”严修儒笑道：“大师谬矣！前人所作《真武剑》，内容不乏陈腐之术。后人不应拘泥于前人之陈腐，抱残守缺，而应改前人之陈腐，补前人之不足，创前人之未知，此真武剑发扬之道也！正如秦法恶，汉法改之，汉祖若抱残守缺，萧规曹随，则汉与秦无异，国祚必然难长。而王朝更迭，也正因如此。雄主创业，后世子孙沉溺奢华，不思进取，是以法度陈腐，不合时人情理，治世仍沿用乱世之典，岂非……”明空不耐烦地叫道：“住口，住口，快住口！我不想听你啰嗦。即便这是你新创的真武剑术，那也是卑鄙招数，胜之不武！”严修儒一脸严肃地道：“大师错矣！何为武？斗狠之技是为武。性命相搏，生死顷刻，韶华枯败，何其残酷，何来光彩？胜之不武岂非可笑？”明空一时间哑口无言，他愣了片刻，道：“刚才只是比试，何来性命相搏？何来生死顷刻？你就是卑鄙，休找托词！”严修儒微微一笑，道：“大师误矣！适才比试，小生不以力斗，而以智斗，乃智武结合之道。正如敌师五万，来犯疆土，我师两万，保家卫国，以力敌之？血洒疆场？非也！以智胜乃正道。借地势、城墙固守，趁夜扰敌、袭击，遣轻骑劫粮道、于水源投毒，此卑鄙乎？非也！乃‘兵者，诡道也。’”明空愣了片刻，无言以对，他气鼓鼓地扔下了木棍，叫道：“我饿了，快去做饭！”转身快步进了破庙。他躺到炕上，生着闷气，心想：“这小子仗着读过书，满口胡言，实在气杀我也！”他反复地想着严修儒刚才说的话，想找出破绽，再去找严修儒反驳，但他想了半天也没能找出半点破绽。他翻了个身，心想：“这小子真能强辩啊，竟把卑鄙手段说成了智勇双全，亏他说得出口，脸也不红！”他忽然一拍大腿，猛省道：“哎？他这等口齿伶俐又厚颜无耻的人，不正是我要找的！若收他为徒，再让他出去传教，何愁他人不来入教！”

严修儒煮了半锅糙米饭，烫了一盘冻青菜，切了一盘咸菜丝，他把饭菜端到了炕上，叫明空一起吃饭。明空看了一眼炕上的菜，随即从炕梢拿来了酒和烤羊肉，道：“我有酒和羊肉，不吃你做的菜。”他打开酒坛，倒了一碗酒，又撕了一块羊肉，然后大口大口地吃着羊肉喝着酒。严修儒眼巴巴地咽了咽口水，低下头端起饭碗吃起了饭。明空咬了一大口羊肉，他一边斜着眼看着严修儒，一边嚼着肉笑道：“羊肉配酒，过节才有，吃上一口，精神抖擞。真香啊！”严修儒板着脸道：“和尚怎能买肉吃，不守戒律。”

“我只是剃了秃头，穿了僧衣而已，可不是和尚。”明空笑着闻了闻手里的羊肉，“这羊肉，烤得好，从来没吃过如此香的肉。阿哥，你也来闻闻。”说着，把羊肉递到了严修儒面前。严修儒连忙转头道：“不闻。”

“不闻？想尝尝不？”

“多谢大师，小生自便！”严修儒说着迅速伸出了手，撕了一大块羊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这一套动作快如闪电，当明空想要阻拦时，肉已经进到他的嘴里了。明空愣了一下，道：“阿哥，你怎能如此厚颜？刚打完我不久，还抢我的羊肉吃？”严修儒啃着羊肉道：“大师宽宏大量，厚德载物，岂会与小生计较。何况羊肉这么多，大师一个人也吃不完。”明空笑了笑，道：“我这羊肉可不能白给你吃，你吃了它，便要做我的徒弟。”

“承蒙大师错爱，小生已有两位老师了，不能再拜大师为师。”

“尊师何人？”

“周先生！孔夫子！”

“少废话，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首席弟子，拜为明空教扬法明师。”

“什么明空教？小生不信教，也不……”

“你若不信我教，不拜我为师，便把我的羊肉都吐出来！”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道：“信教、拜师都无妨，只是小生没钱，拿不出拜师礼。”明空笑道：“不需拜师礼，喝了这碗酒，你便是我的首席弟子了。”他说着倒了一碗酒，递给了严修儒。严修儒喝了一口，只觉得好似火炭入喉，顿时辣出了眼泪，他勉强咽了下去，哑着嗓子道：“大师，喝不了，太辣了！”明空笑道：“叫什么大师，叫师父。你这酒量还得练，多喝几次便能如饮甘露了，快喝，莫浪费了。”严修儒只得忍着辣，喝光了那碗酒。明空拍着他的肩膀，笑道：“明日你不必练剑了，随为师去镇上消灾解难，驱鬼降魔，宣扬教法，广纳信徒。”

“师父，明空教是何时创立的？有哪些神佛可拜？有哪些典籍可读？”

“去年创立的，无神佛可拜。我便是开山祖师，也没写书，无典籍可读。”

“师父，弟子曾见过道士作法禳灾，也见过和尚念经超度亡魂。他们都有神佛庇佑，敢与妖魔鬼怪相争。我们一件法器都没有，也不会作法念经，如何消灾解难？如何驱鬼降魔？又如何能让人信服？”

明空顿时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道：“你说的对啊！怪不得一直没人愿入我教。”他想了片刻，忽然恍然大悟，道：“咱编几个神佛不就得了？只要不说破，又有谁会知道？”

“师父，你骗人无妨，但编出来的神佛岂能驱鬼降魔？若遇到真的妖魔鬼怪，我们必然遭殃。”

“那就不编，找一个。”明空皱眉想了想，“真武大帝，我们信奉真武大帝，代真武大帝下界降魔。如此一来，必然有人愿入我教”

“妖言惑众，非君子之举，弟子虽入明空教，却不愿与师父同流合污。师父若去传教，自去便是，休带上弟子。”

“什么妖言惑众？这是开山！你涉世未深，不知就里。那烧丹炼汞的道士和借丧事敛财的和尚，不都是在妖言惑众？这世上的高道高僧又有几人？除却这几个高道高僧，其他的僧道不都是在误人？世人听了他们的话，去劝他人修道修佛，不也是在同流合污？我之前在晋州住过数年，那里的人多数都信长春教。长春祖师医术高明，仙风道骨，但他手下的人多数都是一帮酒囊饭袋。信徒们信长春教，一来是因为信长春祖师，二来是因为长春教的药铺里的药价和诊金都极低。明空教若信徒过百，又募得了大笔钱财，我也在各地开设药铺，也收取极低的药价和诊金，让穷苦人家不为治病而愁。”

“师父心愿虽好，可那信徒和钱财也是骗来的，岂非不义？”

“赵官家的天下也是抢来的，你敢去人多的地方说赵官家不义？”

“这是大逆不道，弟子怎敢去说？”

“非是大逆不道，是因为他们有权势，能杀人。你若说了实话，他们便砍了你，再给你坐个大逆不道的罪名。若在唐朝，你在街上说信佛之人不义，必然也被公人拿了坐罪，因为皇帝也信佛。如今你觉得明空教不义，是因为信徒少，若明空教能如佛道一般信徒遍布四海，皇亲也信，你还会觉得明空教不义？”

严修儒一时间无言以对，只好低着头默默啃着羊肉。

次日，明空叫严修儒跟他一起去安粮镇里传教。严修儒不想去，便道：“弟子没传过教，不知该说什么。”明空笑道：“这容易，昨夜我已想好了一套说辞，你只需在街上走动，逢人便讲：‘祈福超度，消灾解难，驱鬼降魔，分毫不取。明空教法，传有缘人，修成正果，百世无忧。’若有人来问，你便带他来找我，我们一起说服他入教。”

“可这镇上有许多人与我相识，我不好对他们开口。”

“这有什么不好开口的？熟人更好说话，你请他们入教，他们会顾及情面，不好拒绝。”

明空不由分说，拉着严修儒去了安粮镇，让严修儒去镇南传教。严修儒走到镇南，踌躇了半天，不好意思开口，他看到一群小孩蹲在路旁打石子，就捡了些石子，跟小孩们一起玩。明空在镇北逢人便说他那套传教的说辞，路人看到他神神道道地走了过来，都连忙躲避。他在街上说了半天，也没人来入教。街边卖羊肉的摊主看到他后，打趣道：“和尚，你昨日还在我这儿买了羊肉，怎地今日念起了经？莫非那羊昨夜给你托了梦？”明空笑道：“我只是剃了秃头，并非和尚。我乃明空教明空祖师，奉真武大帝之命来此处祈福超度，消灾解难，驱鬼降魔，不索分毫。若遇有缘人，我便将上乘教法传授于他，好让他去造福世人。”旁边卖糟货的摊主笑道：“真武大帝是道教的神，你信了道，不穿道袍，却剃度，岂非不伦不类？”明空笑道：“神无形无相，无所不知，以善恶诚伪辨人美丑，岂会执着于相貌？世人揣度神明，画人像为神像，皆为亵渎。我明空教不是道教，也不与道教同脉，天地之始便有真武大帝，道教乃后来，说真武大帝是道教的神，岂非可笑？”两个摊主顿时哑口无言。旁边卖干菜的摊主问：“大师果真有驱鬼降魔的本领？”

“当然。”

“东边关老爷家的官人在两个多月前撞了鬼，整个人忽然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关老爷也请了许多和尚道士驱鬼，但全不济事。大师若能搭救关官人，驱除那鬼，关老爷必有重谢。”

“驱鬼乃我本分，不需重谢，不知关老爷家在何处？”

卖干菜的摊主指了去关家的路。明空一边往关家走，一边想：“我可没驱过鬼，万一出了差错，可就不妙了，得带上徒弟作伴才行。”他转了个弯，跑去镇南，看到严修儒正在跟一群小孩蹲在路旁打石子。他快步走到严修儒身后，气冲冲地道：“你在做甚？”严修儒一回头，看到了明空，他慌忙放下手里的石子，道：“在……在传教。”

“传教？你当我眼盲？看不到你在玩？”

“师父误会了，这群小官人可助弟子传教。”

“还敢强辩！他们如何助你传教？”

严修儒从自己面前的石子堆里抓了一把石子，给了一个小孩，道：“小官人，你把刚才我教你的说一遍。”其他几个小孩立刻叽叽喳喳地叫道：“我也会，我也会，你给我石子，我也能说。”严修儒也给了他们石子。小孩们叽叽喳喳地叫道：“祈福超度，消灾解难，驱鬼降魔，分毫不取。明空教法，传有缘人，修成正果，百世无忧。”严修儒回头对明空道：“师父，有这群小官人相助，这套说辞很快便能传遍街巷。”明空顿时恍然大悟，他拍了拍严修儒的肩膀，笑道：“好徒儿，还是你聪明啊！能想出这方法。”他拉起了严修儒，“休玩了，快随为师去驱鬼。”

“弟子没驱过鬼，师父还是自己去吧，弟子继续在这边传教。”

“休啰嗦，走！”

明空不由分说，拉着严修儒去了关家。严修儒敲了关家的大门，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丈开了门。明空连忙施礼道：“闻说关官人撞了鬼，本尊特来驱鬼，望院公引见。”院公打量了明空和严修儒几眼，略带怀疑地问：“你们当真有本事驱鬼？”

“当真。”

“我们家之前来过许多骗吃骗喝的僧道，若你们没本事，休想从这儿拿走一文钱。”

“我们非僧非道，乃明空教中人，驱鬼降魔，不索分毫，只为传教行善。”

“那好，两位少待，我去禀告老爷。”

院公关上了门，到书房里对正在看书的关老爷道：“老爷，外面来了两个自称是明空教的人，要给官人驱鬼。”关老爷放下书，皱眉道：“什么明空教？也没听说过，定是来骗钱的，轰走他们。”

“那领头的和尚道：‘驱鬼降魔，不索分毫，只为传教行善。’老爷，不妨让他们试试。”

“不索分毫，只为传教行善？”关老爷皱眉想了想，“若他们不为财帛而来，想必有真本领。快请他们到大堂，我随后便到。”

院公到外面请明空和严修儒进了大堂，关老爷随后带着两个端着茶的小厮也进了大堂。关老爷和明空、严修儒相互叙了礼，然后请他们就坐，又让小厮们献茶。明空连忙摆手道：“老爷太过客气，坐不必了，茶也不必了。有劳老爷带我们去见撞鬼的令郎，倘或本尊没本事驱鬼，岂不让老爷赔了茶钱？”关老爷打量着明空，心想：“看这大师胸有成竹，定是有本事的，我儿有救了！”他连忙拱手道：“两位大师法术高深，若能救小儿性命，老朽必有重谢！”明空笑道：“老爷错了，我们信奉明空教，并非和尚，老爷可称呼我们为明师。再者，不必重谢，若我们救得了令郎，只需一顿饭食，若救不了令郎，我们自当离去，也再无颜面从贵居门前路过。”关老爷连连点头道：“好好好，请两位明师随老朽到小儿的卧房，看看小儿到底是撞上了何等鬼怪。”关老爷和下人们带着明空和严修儒往厢房走，明空问：“不知令郎在何处撞的鬼？”关老爷叹了口气，皱眉道：“两个多月前，我们全家去祖坟上坟，回来后，小儿便忽然发了疯，胡言乱语，大呼冤屈，说有人砍了他的头。老朽请了许多僧道来驱鬼，结果全不济事。后来小儿越发严重了，还不时跑进厨房里磨菜刀，瞪着眼睛，好像要砍人。老朽心里害怕，便让人把家里所有的利器都收了，又遣人在小儿的房门前把守，不让小儿出屋。”明空和严修儒顿时心里惴惴不安，但也只能强装镇定，跟着关老爷和下人们走到了厢房前。厢房门窗紧闭，寂静无声，也看不到里面的人影。明空问：“屋里怎无声响？莫非鬼怪早已离去？”关老爷低声道：“那鬼怪上了小儿的身，让小儿不能见人。小儿独处时，甚事也无，但只要一见到人，一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便会大闹起来。”明空点了点头，他看着房门犹豫了片刻，道：“老爷暂去远处等候，让本尊带徒弟进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关老爷拱了拱手，低声道： “有劳两位明师，不论如何，定要救小儿的性命啊！”明空拱手道：“老爷放心，本尊行遍五湖四海，还从未遇到除不掉的妖魔，驱不走的鬼怪。”关老爷带着下人们施了礼，然后转身往远处走，严修儒连忙跟在他们后面。明空冲过去一把抓住了严修儒的胳膊，拉着他往屋里走。他急忙挣扎，摇头晃脑，连连摆手，表示自己不想进屋。明空瞪了他一眼，又朝屋里努了努嘴，然后生拉硬拽地把他拖进了屋，关上了门。

屋里有些昏暗，最里面有一张被床帐遮住的大床。明空指了指床，低声道：“我们去看看。”严修儒连忙摇头道：“我不敢。”明空皱眉道：“堂堂大丈夫，岂能如此胆小？不敢也得去，走！”说完，他立刻躲到严修儒身后，双手抓住严修儒的肩膀，推着严修儒慢慢地往前走。忽然，床帐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吓了明空和严修儒一跳，紧接着又发出一阵狂笑声，同时飞出来一个茶杯。明空和严修儒急忙躲避，茶杯哗啦一声，摔碎在了门口。明空壮着胆子，大喝：“是何妖魔鬼怪，速速现身，本尊奉真武大帝之命，特来降你。”床帐里的人狂笑道：“我想吃人肉，你们快过来啊，快过来啊……”明空推着严修儒心惊胆战地走到床边，揭开了床帐，看到一个蓬头垢面，龇牙咧嘴的男人躺在床上，流着口水。男人忽然一跃而起，抱住严修儒疯狂撕咬。明空和严修儒慌忙推开男人，跑到了门口。男人没有追来，他扑通躺到床上，狂笑道：“我想吃人肉，你们快过来啊，快过来啊……”严修儒开门想出去，明空一把抓住了他，关上了门，皱眉道：“鬼怪未除，不可出去。”严修儒慌忙道：“既然师父要除鬼怪，那就快去，弟子在门口把守，不让鬼怪逃走。”

“我若会除鬼怪，还用叫上你？”明空皱眉道，“你之前说你见过和尚道士作法，他们是如何驱鬼降魔的？”

“弟子没见过他们驱鬼降魔，只见过和尚念经超度亡魂，道士作法禳灾。”

“那你可曾听过什么驱鬼的方法？”

严修儒想了想，皱眉道：“孙郎中曾道：‘鬼上人身，好似狗咬人腿，棒打便可。’也不知能否有效。”明空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有理，有理！鬼上人身，打人定是鬼疼人不疼，我们这就去打他。”他们壮着胆子走到床边，揭开了床帐。男人顿时一跃而起，抱住明空疯狂撕咬。明空和严修儒奋力推开了男人。明空迅速跳上床，骑到男人身上，揪住男人的衣领，他一边啪啪扇着男人耳光，一边叫道：“妖魔鬼怪，速速离去。妖魔鬼怪，速速离去……”严修儒一屁股坐到男人的小腿上，伸手狠掐男人的大腿内侧。男人嗷嗷惨叫，大呼：“两个畜生，若尔等胆敢打死此人，我便上尔等的身。”明空和严修儒顿时停了手，连忙跑到门口。明空皱眉道：“不行啊！这鬼一直不走，恐怕有意让我们打死关官人，好与它一起在阴间作伴。你再想想，有没有什么不伤人身体也能驱鬼的方法？”严修儒想了想，皱眉道：“孙郎中曾道：‘黑狗血，黑猫尿，恶鬼见了不敢笑。’也不知能否有效。”明空挠了挠头，皱眉道：“没黑狗血，也没黑猫尿。我有尿，不知行不行。”

“一试便知。”

明空从桌上拿来茶壶，倒掉里面的茶，往里尿了一泡尿。严修儒刚才吓得来了尿，也往里尿了一泡尿。明空皱眉问：“尿有了，泼他身上？”严修儒想了想，道：“鬼上人身，是在人的身体里面，而不是在外面。若泼到身上，恐难生效，不如灌进肚里。”明空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他们快步走到床边。明空直接扑到床上，压住了男人，按住了男人的双手。男人大骂：“两个畜生，胆敢再来冒犯，我这就……”严修儒立刻把茶壶嘴塞进了男人的嘴里，开始灌尿。男人用力地摇头，呛了几口尿。严修儒怕呛死男人，连忙拿开壶嘴。明空立刻皱眉道：“怎地拿开了？鬼还在，继续灌！”男人急忙叫道：“鬼走了，鬼走了，大师我好了！”明空转头问男人：“真的？”男人连忙点头道：“真的，真的！”明空松了手，下了床。男人爬到床边，呕吐不止。

其实关官人只是装作撞了鬼，以逃避学习。关家家教甚严，关老爷请了邹县有名的先生来家里坐馆，又让两个老仆跟随在关官人左右，看管他学习。两个多月前，关家全家去祖坟上坟。关老爷和关夫人祈求祖宗保佑儿子蟾宫折桂，不敢奢求考中状元，只要考中榜眼便心满意足了。关官人身心俱疲，不想学习，又怕明年应举不中，让父母大失所望。于是他假装撞了鬼，每日不梳洗，举止癫狂，胡言乱语，吓唬家人，想逃避明年科举。

关老爷站在远处焦急地望着厢房，忽然看到明空和严修儒带着他儿子出了屋，他连忙走到他儿子面前，问：“儿啊，你好了？”关官人哭丧着脸，点了点头。明空笑道：“本尊已驱走了鬼，令郎无碍了。”关老爷顿时大喜，连忙对明空和严修儒施礼道：“明师大恩，老朽此生难报，请受老朽一拜。”说完，便要跪下磕头。明空连忙扶住他，笑道：“老爷折杀我们，驱鬼降魔乃我们本分，如今功成，只相烦老爷一顿饭食。”关老爷笑道：“一顿饭食岂不怠慢？老朽另具薄礼，稍后相送。”明空摆了摆手，笑道：“薄礼不必，一顿饭食足矣。”

关老爷让院公带着明空和严修儒去大堂里喝茶，又让小厮去通知厨房备席。他过去握住关官人的手，流泪道：“儿啊，你娘近来一直吃斋念佛，盼你早日康健。你快去梳洗干净，到佛堂里看看她。还有，这段时日你功课荒废了不少，要更加勤奋读书才行。”关官人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关家摆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了明空和严修儒。席间，关老爷问：“敢问明师，信奉明空教需遵循哪些戒律？”明空笑道：“明空教并无戒律，只要诚心供奉真武大帝，早晚一炷香便可。”关老爷惊讶道：“那凶徒罪犯岂不也能信奉明空教？真武大帝难道也会庇佑他们？”

“凶徒罪犯削发出家或隐居道观以躲避罪责，屡见不鲜，何以信奉真武大帝不可？”

“可他们毕竟是歹人，神明为何要庇佑歹人？”

“老爷只知今世因果，而不知万世因果。今世作孽，来世偿还，无尽轮回。某人今世造杀孽，来世必被他人所杀，若要来世无忧，今世应多积阴骘。真武大帝乃荡魔天尊，与邪祟为敌，庇佑众生，所以只管辟邪，而不管生死轮回。”

“原来如此。”关老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该如何才能信奉明空教？拙荆信佛，不知可信明空教否？”

“无碍。真武大帝胸怀似海，不论僧道，皆可信奉。信奉明空教也容易，在家供奉真武大帝之像或随本尊去庙里修行，皆可。”

“那好，我明日便让人去城里打造一座真武大帝的铜像，在家里供奉。”

关老爷拿出了一百两银子作为谢礼。明空嘴上说不要，但心里却怕关老爷把他说的话当真。他推辞了五回，最终装作为难地收下了。

明空教和明空祖师的事迹渐渐在安粮镇传开了，但凡有人觉得家里有鬼怪作祟，便会去请明空。明空不要钱，只要一顿饭食。镇民们觉得他轻财重义，都倍加尊重他。穷人家请他便会供一顿饭，富人家请他不仅会供一顿饭，还会相赠金帛。有人因为家人生病，请他去看看是否有鬼怪作祟。他在病人面前装模做样地作了法，再观察病人的身体情况。若情况良好，他便说鬼怪已驱走了，若情况很差，他便说鬼怪虽驱走了，但病情很重，仍需请郎中医治，若病人家里没钱请郎中，他便会出钱相助，病人全家感激涕零。一个多月后，明空祖师在镇上声名鹊起，镇民们多数信奉了明空教，在家里供奉真武大帝。明空教也在附近的村庄里渐渐传播，有的村民特地赶来镇上，想一睹明空祖师的真容。

东风起，草渐绿，天转暖。是日早晨，吃过早饭，严修儒拿出昨夜打包好的行囊，忽然对明空跪拜道：“师父在上，恕弟子不能伴师父左右，助师父驱鬼除魔。今日辞别，不知何日能再相见，师父保重。”说完，磕了个头。明空愣了一下，皱眉问：“怎的？你要走了？这里不好？”

“弟子曾言在此留宿三个月，如今临期，弟子也当离去。”

“哎呀！当时我只是一时气话，不必当真。即便你在这儿住到老，我也不会赶你走。何况我教正缺人，你就跟我一起在这儿发扬明空教，哪儿也休去。”

“其实弟子心愿未了，此去只为完成心愿。”

“什么心愿？说来听听，如今我这儿有钱，能帮你完成心愿。”

严修儒支支吾吾，犹豫到底该不该说。明空皱眉道：“大丈夫何必扭捏？你若说不出口，那也必定做不成功。”严修儒想：“我与师父相处许久，他虽骗人入教，又欺瞒信徒，但对我却真诚，且愿救济穷人，不是大恶之人。我的事不妨告诉他，或许他真能帮到我。”他磕了个头，道：“弟子并非有意隐瞒。弟子真名严修儒，沂州人氏。只因当初有两个强盗闯入家中，杀害家父，又追杀弟子。弟子逃跑至此，进庙躲避。后来那两个强盗杀害了张家的小厮，连累弟子被海捕，所以弟子一直不敢以真名相告。弟子此番要去海州朐山县，找那两个强盗报仇。”明空想了想，皱眉问：“你要如何报仇？”

“弟子习得真武剑，在路上买把铁剑，然后找到那两个强盗，取其狗命。”

“你涉世未深，此番前往，必定有去无回。”

“弟子剑法纯熟，又曾徒手打败三人，岂会有去无回？”

“海州朐山县是他们的地界，他们在那儿必然有亲友相助。你孤身前往，无人接应，万一出了差错，岂不仇未报身先死？再者，他们人多，你一剑刺去，他们五六把刀一齐砍来，你如何抵敌？舍命报仇？令尊在天之灵愿你无忧活着，若你死了，严家便绝后了。阴曹地府里，你有何颜面面对祖宗？”

严修儒顿时无言以对，他沉默了片刻，忽然起身叫道：“莫非要我放下杀父之仇，一生隐姓埋名，苟延残喘？”明空皱眉道：“你跟我一起在这儿发扬明空教，逍遥自在，何来苟延残喘之说？”

“传教非我所愿，我欲取功名，奈何被海捕，注定无缘。此生唯报仇雪恨这一心愿，可……可……唉！”严修儒长叹一声，眼角落了泪。

明空犹豫了片刻，从木匣里拿出了《太上长春经》，放到了炕沿上，他皱眉道：“好徒儿，你去晋州汾西县外的上清观里找明镜道长，把这本书交给他，告诉他你是我徒弟，要去海州找人报仇，请他多找些人帮你。”严修儒拿起了《太上长春经》，皱眉问：“明镜道长真能帮我？”

“他是我生死兄弟，除非力所不及，否则必会帮你。还有，你要记住，万万不可告诉他人我的下落，尤其是清辉宗师。报了仇后立刻回来，不可在海州逗留。”

严修儒连忙施礼道：“弟子明白！”明空从藤箱里拿出三锭银子，道：“这钱都是你我一起赚的，本应给你一半，但怕你在路上不慎弄丢了，所以只给你六十两作为盘缠，其余的师父暂替你保管。等你以后缺钱了，再来找师父要。”严修儒连忙收下银子，施礼道：“多谢师父。”他辞别了明空，背上行囊，把木棍别在腰间，出了庙门，身影渐渐远去。

## 第六章 旧识结金兰，青楼有明珠

郊野新绿，树叶繁茂。马车穿过树林，碾过嫩草，进了临濮县。严修儒付了钱，背上行囊下了马车。街上熙熙攘攘，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挎着筐，叫卖着蒸饼和干果。严修儒过去买了四个蒸饼和一些干果，打算一会就着茶吃。前面不远处有家铁匠铺，一老一少正在铺里叮叮当当地打着铁。严修儒低头看了看自己别在腰间的木棍，心想：“倘或真在路上遇到了歹人或野兽，这木棍定不能济事，不如买把剑。”他走到铁匠铺前，老铁匠立刻笑问：“这儿有上等的好铁，客官要打些什吗？”

“打一把剑要多少钱？”

“客官要打多重的？什么模样？要刻字、嵌玉否？用寻常的铁还是上等的铁？”

“寻常的铁剑而已，我也不知该打多重的，不刻字也不嵌玉。”

“客官若要外出，那就打一把轻剑，便于携带。若不外出，那就打一把重剑，再刻上符箓，放在家中也好镇宅。”

“那就打一把轻剑，要多少钱？”

“一口价，五贯。客官若不急，明日午后来取。若急，我这儿有一把现成的，客官不妨看看。”

“把那现成的拿来给我看看。”

老铁匠从身后靠墙的大木槽里拿出一把剑，递给了严修儒。严修儒拔出剑，用指甲轻轻蹭了蹭剑刃，指甲上顿时划出了一条印。老铁匠笑道：“客官当心，这把剑锋利的很。”严修儒点头道：“这把剑不错，就买这把了。”他放下了剑，从怀里掏出了钱。忽然，他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男人声：“这位官人真不识货，如此烂铁剑也值五贯？”老铁匠看了一眼说话的人，顿时面露尴尬。严修儒回头一看，一个身穿蓝衣，头绾蓝色巾帻，腰佩宝剑，肤色白皙，相貌清秀的男人从对面的草棚里走了过来。蓝衣男人拿起剑看了看，皱眉道：“这把剑为何如此眼熟？竟与我前日退还的那把无异。”老铁匠连忙陪笑道：“我打的剑都是一个模样，自然无异。” 蓝衣男人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故作惊讶地道：“先生真乃能工巧匠，竟连裂痕也能打的丝毫不差，晚生实在佩服！”严修儒连忙问：“哪儿有裂痕？”蓝衣男人指了指剑身上几条细长的裂痕，道：“这裂痕细微，若不仔细看，定以为是划痕，实则是因为铁质差以及火候不足所致。若短兵相接，不出十下，此剑必断。”严修儒半张着嘴，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蓝衣男人把剑交给严修儒，笑道：“这家铺里的铁只可用来打斧子、镐等粗重之物，若用来打刀剑，便是有意害人啊！”说完转身走向草棚。严修儒连忙收起钱，对老铁匠摆手道：“这剑我不买了，告辞。”他快步走进草棚，来到蓝衣男人身旁，施礼道：“适才多谢恩兄点明，否则小生必然受骗。”蓝衣男人正在和两个男人喝茶，他放下茶杯，拱手笑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我们还有事，官人请自便。”严修儒拱手道：“那小生便不打搅了。”他环顾四周，草棚里坐着三十余人，近乎满座，只有西北角空着一张桌。他快步走到空桌旁，坐到靠墙的空位上，点了壶粗茶，就着茶吃起了蒸饼和干果。

须臾，一个佩剑的长髯中年人带着两个挑担的军健进来了。草棚里忽然站起二十余人，对中年人施礼道：“二师父。”蓝衣男人连忙走到中年人面前，施礼道：“二舅，快来坐下喝茶。”中年人扫了一眼周围，然后跟着蓝衣男人到桌旁坐下了。其他人随即也都坐下了，继续喝茶。两个挑担的军健走到严修儒身旁，指着空位问：“阿哥，这有人吗？”严修儒摇了摇头。两个军健立刻放下担子，坐下点了壶茶。

中年人喝了杯茶，放下茶杯，忽然问：“峻山，怎不见你师妹？”蓝衣男人拿起茶壶，一边给中年人倒茶，一边道：“她还没到。”

“不对啊！她应该在四日前就到了，莫非路上出了差错？”

“二舅勿忧，我师妹听闻开封府繁华，临行前曾对我说要多逗留两日，赏景游玩，所以会晚到。”

中年人摇了摇头，皱眉道：“她也不是小孩了，怎还想着游玩？难道要我们一直在此等她？”

“她可不敢让二舅多等，待会她必到。二舅先喝茶，多歇一会。”

“她一介女流，本该待字闺中，如今整日带着一帮男人冲州撞府，成何体统？”中年人拿起茶杯，喝了口茶，“非我多言，此番你姑母让她去交割军器，分明是有意让她熟悉事务，以便日后把产业传给她。这是你们方家的产业，她一个螟蛉女儿，何德何能？”

“我姑母又无亲子，产业自然要传给她了。虽同是方家产业，但两家各自做主，家父也不能干预啊。”

“虽不能干预，但你和你爹平时也要多劝劝她，让她传给秀山，如此你也能独占家产啊！”

“秀山志在功名，全然不务家业，即便我姑母把产业传给他，他也管理不好。”

“他管理不好，你便代他管理，也比传给外人好。若你师妹嫁人了，那方家的产业岂不外姓了？”

“二舅多虑了，我姑母决不会把产业交给外姓的。”

中年人冷哼一声，“但愿如此。”

不多时，一个佩剑的女人带着十多个佩刀的男人进来了。那女人肤色米黄，相貌冷艳，穿着淡粉色衣服，头绾圆髻，插着花钗。蓝衣男人看到她后，立刻起身笑道：“师妹，你可来迟了。”说着眨了眨眼，又朝中年人努了努嘴。女人对蓝衣男人拱了拱手，随即走到中年人面前，施礼道：“二师叔。”中年人面露不悦，皱眉问：“怎的现在才来？路上出了差错？”女人低下头，有些紧张地道：“未出差错，只因路上遇到了一帮人，四叔说为首的那人是金沙坞的赵洋，我们便跟了他们一路。”中年人心里一惊，立刻转头问站在门口的黑瘦男人：“元四，那人当真是赵洋？”元四点头道：“确实是他。”

“他们如今在何处？”

“他们昨夜留宿于野店，听说要去大名府，想必不久后便会路过城外。”

“好！”中年人拍案而起，“这帮鱼虾离了海州便没了势，如今我们正好趁机图之，拿住赵洋。”

“可他们约莫有七八十人，如何图之？”

“七八十人？”中年人皱眉想了想，“兵非益多，以谋取胜。一切听我号令，走！”

中年人他们把茶钱扔到了桌上，快步走出了草棚。严修儒眉头一皱，余大海和余大江之前便在金沙坞里谋生，既然是金沙坞的人为首，莫非余大海和余大江也在其中？不妨去看看，若见到那两个狗贼，便趁机取其狗命。他把茶钱扔到了桌上，然后跑到铁匠铺里问老铁匠：“你那烂铁剑半贯卖吗？”老铁匠皱眉道：“客官出的价也太低了！单论那铁也值半贯，何况还要耗时费力地锻造打磨，至少也要三贯。”

“一贯。”

“卖！客官拿钱。”老铁匠立刻拿出铁剑，递给了严修儒。

严修儒一边往外掏钱，一边皱眉想：“如此爽快，想必那铁定不值半贯。若非急着用，我岂会浪费这钱。”

中年人他们出了城，埋伏在了大路两旁的树林里。严修儒跟在他们后面，趴在了枯草丛里。多时，从南边来了一大群人。中年人他们忽然从树林里杀出，齐声大喊：“赵洋速速受降，饶你不死！”赵洋他们未及反应，瞬间被杀死了十多人，他们慌忙拔出刀，一边奋力抵挡，一边后退。短兵相接，叮叮当当地响了几阵后，戛然而止。赵洋他们摆脱了被夹攻的境地，持刀与中年人他们对峙。

赵洋怒喝：“尔等何人？胆敢劫我？”中年人大喝：“吾等替天行道，专杀狗贼！若想活命，速速受降。”赵洋咬牙切齿地大骂：“畜生，今番尔等死矣！弟兄们，杀！”赵洋他们刚要冲锋，旁边的树林里忽然哗啦哗啦地响了几声。赵洋心里一惊，以为树林里有埋伏，急忙挥手叫了停，带着众人后退了几步。中年人也挥了挥手，带着众人慢慢后退。赵洋用刀指着树林，大喝：“林中奸贼休想袭击，速速出来与吾等决战！”躲在树后的严修儒顿时心里怦怦直跳，他探出头大喝：“余大海、余大江何在？速来与本剑圣决一死战！”忽然，他看到了赵洋——皇亲赵大官人。他愣了一下，一脸惊讶地问：“赵大官人，你怎会与金沙坞的人在一起？”赵洋也认出了他，连忙道：“我还以为林中有埋伏，原来是你。快过来，他们才是金沙坞的人，与我一同灭敌！”说着，用刀指了指中年人他们。严修儒迅速跑到赵洋身旁，用剑指着中年人他们。

中年人他们已经退到了二十步以外的地方。赵洋带着众人一边逼近，一边喝道：“鼠辈休走，今番尔等死矣！”中年人唿哨一声，树林里顿时回应了几声唿哨。赵洋以为树林里有埋伏，连忙挥手叫了停。中年人看了一眼严修儒，冷笑道：“堂堂金沙坞的大老，竟在一后生面前不敢承认身份，何其可笑也！”赵洋瞪着眼问：“鼠辈，我与尔等无冤无仇，为何劫杀我？”

“你明知故问。”

“怎不见韩涛？”

中年人眉头一皱，笑道：“便在林中。”赵洋顿时大惊，带着众人掉头就跑。严修儒跟在赵洋身后，高声问：“大官人何故狂奔啊？”赵洋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道：“林中有大敌埋伏，若不及早逃跑，必为他们所害！”

“小生一直在林中，不曾见到有大敌埋伏啊！”

赵洋顿时停下了脚步，又叫停了众人。他连忙转身问严修儒：“果真没有埋伏？”

“小生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只看到他们分成两伙埋伏在了大路两旁，此外还有一个女人和两个军健一直藏在林中不曾出来。”

赵洋身旁的人道：“如此说来，刚才以唿哨回应的不是韩涛他们，而是军健？”赵洋低着头想了想，忽然攥紧拳头，一脸悔恨地叫道：“啊也！那厮竟敢诈我，快追！”他们跑回了刚才交战之地，中年人他们早已没了踪影。赵洋看着地上的尸体，扑通跪倒，痛哭道：“是我害了你们啊！那帮狗贼，我誓杀之，以祭奠弟兄们的亡魂。”赵洋的人连忙围了过去，一边扶起赵洋，一边道：“死者不可复生，大哥节哀。如今我们失势，不如去告官，让官府海捕他们。待日后我们得了势，再图谋报仇。”赵洋擦了擦眼泪，点头道：“对，我们这就去告官。”他走到严修儒面前，问：“官人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可知他们的底细？”

“小生之前听过他们的谈话，其中那个长相清秀的男人叫方峻山，领头的那人是他二舅，藏在林中的女人是他师妹，其余人概不得知。”

“官人既知他们中人的姓名，便请官人随我的弟兄们去告官，也好……”

严修儒慌忙摆手道：“不可，不可……”

“为何不可？”

“不瞒大官人，小生因受余大海和余大江连累，已被海捕了！若去官府，便是自投罗网啊。”

“余大海和余大江早怎会连累到你啊？”

严修儒叹了口气，哭丧着脸道：“说来话长。张家的小娘子看上了大官人赠给小生的那块玉佩，便据为己有。小生本欲告官，要回玉佩，但打听得知她家是当地的豪族，与官府中人往来甚密，小生便没敢告官。后来小生趁夜潜入她家，欲取回玉佩，不料却被发觉，只得逃走。当时余大海和余大江正在追杀小生，他们遇到了张家的人，便与之相斗，杀死了两个小厮。张家的人因记恨小生，便将这杀人的罪名累及小生，以致小生被海捕。”赵洋皱眉问：“那玉佩可有取回？”严修儒垂头道：“没有。”

“张家在哪儿？”

“兖州泗水县。”

赵洋顿时一脸惊讶地问：“莫非张老爷名叫张雄羽？”严修儒摇了摇头，道：“不知。我只知那小娘子是张老爷的四侄女，叫张素馨。”赵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们一起进了城，到酒店的雅间里点了几桌有鱼有肉的好菜，吃饱了饭。赵洋让两个口齿伶俐的人去告官，其他人坐在雅间里喝茶等候。赵洋问严修儒：“上次一别，将近一年，不知尊亲康健否？”严修儒顿时红了眼眶，道：“家父已被余大海杀害，家母独自在家，我因被海捕，有家难回，不知家母康健否。”说完，不禁落了泪。赵洋连忙从袖口抽出一条绣着山水的丝帕，递了过去，道：“逝者已矣，官人节哀。不知官人以后有何打算？”严修儒用丝帕擦了擦眼泪，又擤了擤鼻涕，然后一边把丝帕还给赵洋，一边道：“小生欲报仇雪恨，奈何……”赵洋急忙摆手道：“这丝帕送给官人了，我身上还有一条。”严修儒甩了甩丝帕上的鼻涕，把丝帕叠成方块，塞进了袖口。见此一幕，赵洋不禁面露嫌弃，连忙往旁边挪了挪凳子。他勉强笑了笑，道：“常言道：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官人形单影只，且不熟悉海州，而余大海又萍踪无定。官人若想报仇，岂非难入登天？”

“小生亦知此理，所以小生此行去往晋州，请人相助。”

“请何人相助？”

“汾西县的明镜道长乃家师的生死弟兄，家师让小生去请他相助。”

赵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心想：“曾闻长春教在晋州极其兴盛，教中祖师和宗师颇有权势，便是当地官员也不敢冒犯。能助人去海州报仇，莫非那道长是长春教的宗师？如今我正缺人相助，若能得此助力，重掌金沙坞指日可待啊！”他叹了口气，一脸愧疚地道：“官人，其实我对你有所隐瞒。我并非皇亲，实乃金沙坞的大老。”严修儒心里一惊，连忙问：“何为大老？”

“大老便是魁首。”

“大官人既然是金沙坞的大老，那为何金沙坞的人会追杀你？”

赵洋忽然跪到，一脸悔恨地叫道：“令尊救吾性命，吾却连累令尊受害，枉为人也！”说完，便要给严修儒磕头。严修儒连忙起身扶起他，一脸惊讶地道：“大官人何故如此？杀家父者，乃余大海，与大官人无干啊。”

“若非令尊救我，余大海怎会追至贵居？又怎会害死令尊？”

“虽然如此，大官人也是身不由己，并非有意引来凶徒。一切皆是余大海之罪，大官人不必自责，快快请坐。”严修儒说完，扶着赵洋坐下了。

赵洋叹了口气，道：“我有一义弟，名韩涛，乃金沙坞的二老，平时管理坞里的大小事务。去年我去沂州办事，路上遭他带人劫杀。我为保性命，不得已跳入河中，顺流而下，漂流至荒山附近。我爬上了岸，走了一段路后便昏倒了。醒来后，已在贵居。后来我去新泰县里养好了伤，回到海州，得知韩涛和我夫人已掌管了金沙坞，还调走了各部的头领。当时韩涛在海州各处都埋伏了人，欲取我人头。幸得这帮弟兄们仍认我为大老，助我取得资财，逃离了海州。”他仰起头，噙着泪，“韩涛与我从小一起长大，是我最信任之人，不想却……唉！”他仰天长叹，泪水从眼角滑落。严修儒连忙抽出丝帕，要给他擦眼泪。他慌忙闪躲，摆手道：“不劳官人，我自己来。”随即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严修儒把丝帕塞回了袖口，道：“既然令弟强占了大官人的家产，大官人何不告官索回？”

“官府不帮有理之人，只帮有钱势之人。韩涛如今有钱势，我若告官，必被陷害。”赵洋走到严修儒面前，拉起他的手，“贤弟，如今你我同病相怜。你欲去海州报仇，我也欲去海州夺回家业，不如同行，人多也好相互照应。”

“能与大官人同行当然好，但小生要先去晋州，恐与大官人不同路啊！”

“我们陪你去晋州，如何？”

“如此岂不误了大官人的程途？”

“士为知己者死，何惜一段程途？你我情投意合，我欲与贤弟你结为八拜之交，不知肯纳意否？”

“小生焉敢高攀？”

“休言高攀，令尊救吾性命，此乃再造之恩，你我正宜结为兄弟。”赵洋拉着严修儒对着窗外的太阳跪下了，“皇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赵洋与严……呃……”他忽然转头问严修儒，“不知贤弟大名叫什吗？”

“弟本名严修儒，因被海捕，对外自称严习武。”

“皇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赵洋与严修儒结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们对着太阳磕了三个响头。赵洋倒了两杯酒，和严修儒一起喝了。他拍着严修儒肩膀，笑道：“从今日起，你我便是亲兄弟！余大海杀死咱爹，为兄定将他碎尸万段，以慰咱爹在天之灵。”严修儒连忙拱手道：“哥哥若能为弟报仇，弟感激涕零。”赵洋笑道：“休这般见外。贤弟先随我去元城县，拜访旧交，然后我们再去汾西县，请明镜道长相助。”

“一切谨遵哥哥安排。”

赵洋带着严修儒去了裁缝铺，让裁缝给严修儒做一身绸缎衣服和一双布鞋。严修儒连忙推辞，说太过破费，但赵洋盛情难却，执意让裁缝做。裁缝量了严修儒身体的尺寸，记录在册。赵洋付了定金，嘱咐：“我们着急赶路，务必在明日正午前完工。”裁缝承诺明早就能完工。次日早晨，赵洋和严修儒来取衣服和鞋。严修儒换上了衣服和鞋，走了几步，又跳了几下，衣服合身，鞋不挤脚。赵洋和裁缝一直在旁边夸他换了衣服后更英俊了，简直貌比潘安，甚至貌胜潘安。夸得他心里美滋滋的，心想：“哥哥对我如此好，从今以后，我定与哥哥肝胆相照，同生共死！”

赵洋虽然遣人告了官，但凶犯不是临濮县人，也不是濮州人，且世间叫方峻山的人多如牛毛，根本无从查起，所以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野地上鲜花、绿草郁郁葱葱，随风摇摆。马颊河碧波荡漾，水鸭、大雁、天鹅结伴嬉戏。赵洋他们渡过了河，到河边的酒店里尝了烤鱼、烧鱼和远近闻名的水菜鲜鱼羹，然后进了元城县。

赵洋在客店里安顿了众人，他走出客店，到街上买了礼物，又向人打听了齐员外家的位置。他来到齐宅门前，敲了门。门子开了门，问：“官人有何贵干？”赵洋一边递上拜帖，一边笑道：“齐老爷故友之子前来拜谒，望乞通传。”门子接过拜帖，关上了门。不多时，门子开了门，道：“老爷让小人把这一百两黄金送给官人，并转告官人，以后齐家与赵家再无瓜葛。”他说着把一个沉甸甸的布袋交给了赵洋，随即关上了门。赵洋打开布袋一看，里面装着十锭黄金。他皱起眉头，深呼吸一口气，用力敲了敲门。门子在院里叫道：“老爷不愿相见，官人请回，休要缠扰。”赵洋顿时气愤填膺，厉声叫骂：“忘恩负义的东西！若非先父抬举你，你岂会有今日富贵？当初你穷困潦倒，先父可怜你，安排你在船坞里工作，你才得以糊口。你看上了我家丫鬟，先父便把那丫鬟嫁给了你，不但没要聘礼，还陪了嫁妆。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思图报，却在先父死后携资财而去，如此行径，狗彘不若！狼心狗肺！今我以困顿相投，你竟闭门不见，想以百两黄金打发我走？休想！你儿日后必为黄门，你若生女，必为娼妇，你妻亦……”他站在门口骂了将近一个时辰，詈词不曾重复。门子在院里听得暗自称奇，赞叹不已。附近的人都聚过来围观，赵洋丝毫不怯场，越骂越激烈。围观的人听到他的声音有些嘶哑，连忙舀来一大瓢水给他喝。他喝了水后，骂声更加响亮，言辞更加犀利，还手舞足蹈了起来。多时，管家拿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快步走了出来，他把袋子交给了赵洋，低声道：“这是二百两黄金，家中已无余资，伏望官人罢手，回去歇息吧。”赵洋打开袋子，数了数里面的黄金，一共二十锭。他冷哼一声，道：“回去告诉你们老爷，以后赵家与齐家恩断义绝，不再往来。”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

临近黄昏，严修儒吃完晚饭，回房歇息。赵洋忽然叫住了他，走到他身旁，眉开眼笑地问：“贤弟可是要回房歇息？”

“正是。”

“走，为兄带你去个好去处，咱去那里歇息。”

“什么好去处？”

“不必多问，走便是了。”

赵洋不由分说，拉着严修儒出了客店。他们走过三条大街，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大街。大街两边是朱门绿窗的楼阁，楼阁里不断传出莺声燕语，呼卢喝雉，撒娇嬉笑的声音。此处是元城县有名的花街柳巷。严修儒初到此处，不禁有些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他略带慌张地道：“哥哥，我们还是回去吧。”赵洋笑道：“来都来了，怎能什么都不干便回去？贤弟莫慌，为兄今夜定让你做一回新郎。”他拉着严修儒进了一家妓院。妓院里声音嘈杂，胭脂香弥漫。虔婆看到他们进了门，连忙笑迎过去问：“两位客官可有熟识的表子？”赵洋笑道：“没有。我们初到宝地，听闻此处柳腰娇颜极盛，特来赏玩，不知有什么好的相待？”

“客官这边请。”虔婆一边领着他们往里走，一边笑道，“此地山明水秀，女儿自然也出落的娇媚。客官先少坐片刻，饮两杯酒，老身这就去找两位娘子，相待客官。”

虔婆在大堂里找了张空桌，安排他们坐下了，小厮随即把一壶酒和两碟小菜端上了桌。须臾，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款款走来，对他们深深地道了万福。赵洋拿出两块一两重的碎银，放到了桌上。两个女人拿了银子，敛衽拜谢。赵洋连忙扶起一个女人，搂着她坐下亲了个嘴，摸了摸奶，一起有说有笑地喝酒吃菜。另一个女人坐到了严修儒身旁，严修儒顿时挺腰直背，低下头，双手在桌下抠着指甲，拘谨不安。女人倒了杯酒，端给严修儒，道：“官人请。”严修儒连忙摆手道：“小生不善饮酒。”女人放下酒杯，一只手放到严修儒的大腿上，慢慢往上摸，一边笑问：“既不善饮酒，那官人定善……”严修儒腾地站了起来，飞红了脸，往旁边挪了两步。赵洋连忙问：“怎地站起来了？坐下啊。”严修儒红着脸道：“她摸我。”赵洋顿时哈哈大笑，两个女人也掩口而笑。赵洋笑道：“你个堂堂男儿，还怕她摸不成？快快坐下。”

“不是怕摸！周先生曾言：‘三瓦两舍，乃浮浪子弟留恋之所。’论语亦有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今观此处，五者皆占，弟久留不得也。”严修儒说完便要走。赵洋立刻起身拉住了他，笑道：“贤弟权且陪兄坐坐。你若不喜欢这娘子相伴，独自坐在一旁便是，我不让她打搅你。”严修儒有些犹豫，赵洋连忙拉着他坐下了。严修儒旁边的女人知趣，起身坐到了赵洋身旁。赵洋搂着两个女人，嬉笑玩闹，说着下流话。不多时，一个青年男人大摇大摆地路过。赵洋忽然叫道：“沈兄，好久不见啊！”男人回头一看，有些惊讶，笑着拱手道：“赵兄，久违了！”他头戴嵌玛瑙紫金莲花冠，身穿藏蓝山水锦绣袍，腰系紫色缀玉绣花缎腰带，长得五官端正，剑眉星目。

“沈兄在此眠花宿柳，令尊知否？”

“家父忙于事务，怎会得闲理会我？只是不时来信，嘱咐些话而已。”男人说着走过来坐下了。

“沈兄来这儿多久了？”

男人皱眉想了想，道：“得有五六个月了。”赵洋笑问：“能让沈兄在此逗留五六个月，想必此处定是有倾国倾城的粉头吧？”男人摆手笑道：“没有，没有。这里山明水秀，在此游山玩水而已。”赵洋指了指严修儒，笑道：“你看我这贤弟，不苟言笑，拘谨的很。这里的庸脂俗粉难入其眼，非倾国倾城之姿、蕙心兰质之格不可动其心也。”男人看了一眼严修儒，笑道：“令弟既然如此眼高，何不带他去访名妓？”赵洋喝了口酒，笑道：“我正欲向沈兄打听一人。听闻此处有位仙姿卓越的娘子，姓丁名倩，字巧怡，敢问沈兄知否？”男人顿时神情严肃，问：“你意欲何为？”赵洋笑道：“我欲让我贤弟与巧怡共度良宵。”严修儒闻言，顿时倍感紧张。男人面露不悦，瞪着赵洋道：“你休起此念，巧怡不接客。”

赵洋大声叫来了虔婆，他对虔婆道：“听闻此处有位丁倩娘子，仙姿卓越，我欲让我贤弟与她共度一宵，不知可否？”虔婆陪笑道：“丁倩娘子不接客，客官若不喜欢这两位娘子，老身再去……”赵洋拿出一锭黄金放到了桌上，他冷笑一声，问：“如何？”虔婆连忙收起黄金，眉开眼笑地道：“客官少待，老身这就去安排。”随即转身往二楼走。男人一个箭步冲到虔婆面前，挡住了去路，他皱眉道：“你怎能出尔反尔？”虔婆陪笑道：“老身并未出尔反尔，大官人今日所给的钱，老身一会儿如数奉还。”男人顿时大怒，喝骂：“老咬虫，我毕竟是京官，你竟敢欺侮我！”虔婆慌忙陪笑道：“老身岂敢……”男人忽然挥拳，打倒了虔婆，随即他抄起凳子，不停地往虔婆身上猛砸。赵洋身旁的两个女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躲到了一旁。严修儒也吓了一跳，慌忙起身后退了几步。妓院里的小厮们见此一幕，急忙跑过来制住了男人，抬起他往外走。男人一边用力挣扎，一边大骂虔婆和赵洋，直到小厮们把他抬出了妓院，骂声才彻地停止。赵洋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虔婆，哈哈大笑，道：“婆子，这锭黄金可不好赚啊！”虔婆忍着疼，爬起来施礼道：“让客官见笑了，老身这就去安排。”她一手扶着腰，一手扶着楼梯扶手，慢慢地上了二楼。

严修儒心里不安，他走到赵洋身旁，皱眉道：“哥哥，那位官人无故动怒，必有缘由。我们还是回去吧，免遭祸患。”赵洋笑道：“贤弟放心，他惜身的很，不敢行歹事，先坐下再说。”说着，指了指对面的座位。严修儒过去坐下了。赵洋喝了口酒，道：“他叫沈仪，字伯佑，乃我旧识。他爹与先父乃旧交，若非先父相助，他爹也不会荣华富贵。之前我去汝阳县求助他爹，岂料他爹竟闭门不见，还遣人赶走我。如此忘恩负义之人，实在可恨！他爹是大官，我不敢惹，但他只是个寄禄官，无权无势，我可敢惹，也正好出气。”他对躲到一旁的那两个女人招了招手，那两个女人连忙过来坐到他身旁。严修儒皱眉道：“我实不想与人共度春宵，还要哥哥破费一锭金子，不如……”赵洋哈哈大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文人墨客向来喜爱风月，李白亦爱携妓游玩，贤弟又何必怕羞？我看你啊，是碍于情面，有心无胆。”严修儒顿时红了脸，道：“酒色笙歌，朽人心志，费人资财。自古多少君王，耽于享乐，致使……”赵洋笑道：“你不是君王，亦非官员，休操此心。岂不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之理？人生若不享乐，何异于牛马？”严修儒一时无言以对，只好低头不语。

不多时，虔婆过来陪笑道：“丁倩娘子已在楼上专等，客官这边请。”赵洋看着严修儒，笑道：“贤弟快去吧，休教那娘子等急了。”严修儒低头不语，一动不动。赵洋对虔婆使了个眼色，笑道：“舍弟怕羞，相烦婆子找人与我一起携他进去。”虔婆叫来了几个小厮，赵洋和小厮们走到严修儒身旁，架起他往楼上走。严修儒一边挣扎，一边摇头道：“哥哥何必相逼，弟实不想去。”赵洋笑道：“休说此话，云雨之后，你必会感激为兄大恩。”他们合力把严修儒拉上了楼，推进了丁倩的屋里，关上了门。

严修儒进了屋后，站在门口有些手足无措。忽然，屋里响起一阵轻柔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女人进入了严修儒的视野。那女人肤若凝脂，柳眉弯弯，双眸灵动清澈，鼻梁直挺，樱桃小口，身腰婀娜多姿，是个倾国倾城的古典美女。她头上戴着两根彩花钗，上身穿着淡黄荷花绸缎衣，下身穿着嫩粉绣花锦缎裙，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她看到严修儒后，顿时吓了一跳，慌忙后退了两步，问：“官人何故闯入闺阁？”严修儒连忙施礼道：“小生严习武，适才被强推进来，唐突冒昧，望乞娘子恕罪。”丁倩还礼道：“妾虽处青楼，却不接客，伏望官人离去，感激不尽。”严修儒连忙道：“小生这就告辞。”他转身推了推门，竟推不动，不禁有些慌了，额头冒了汗，他一边用力推门，一边低声道：“咦？这门怎的推不开？”丁倩见状连忙道：“官人，那门是往里拉的。”严修儒尴尬地点头道：“啊！多谢娘子指点。”他拉了几下门，竟也拉不动，还响起了几阵铁链碰撞的声音。门外忽然有人道：“客官，尊兄恐有人打搅客官欢娱，便让小人锁了门。客官只管尽兴，小人天亮之后再来开门。”严修儒转身一脸尴尬地看着丁倩。丁倩顿时面露惶恐，大睁着楚楚可怜的眼睛，道：“官人若要相强，妾情愿一死。”严修儒连忙摆手道：“娘子莫怕，小生跳窗而去。”他快步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楼下是青石板铺成的地面，窗户离地面有三米多高。他看了一眼楼下，连忙关上了窗户，一脸尴尬地转身拱手道：“娘子见谅，太高了，小生不敢跳。”丁倩一脸惶恐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严修儒连忙指着门口道：“啊！小……小生睡在门口，决不冒犯，娘子莫怕。”他快步走到门口，躺下闭上了眼。见此一幕，丁倩稍有放心，她走到床边，靠墙坐下了。

门外不断传来男女之间的嬉笑声，隔壁还不时传来一阵女人的娇喘声。严修儒听得面红耳赤，心里砰砰跳，裤子里梆梆硬。他慌忙翻了个身，面对着门侧躺着，脑袋里不住地胡思乱想。须臾，他忽然大声问：“娘子睡了否？”丁倩顿时紧张不已，颤声道：“未也！”

“娘子莫怕，小生只是有些事未能想通，欲请教娘子。”

“何事？”

“似娘子这般绝貌之人，因何沦落风尘？”

丁倩沉默了片刻，忽然略带哭腔地道：“妾本是官家女人，家父因得罪权贵而被构陷获罪，籍没家财，妾与家母不得已投奔舅父。后来家母病死，妾因葬母不得已用尽了细软，典当了钗镯。舅父见妾已无分文，便不想再收留，每日只供一顿饭食，还时常言语讥讽。妾只得忍气吞声，每日以泪洗面。后来舅父勾结唐干娘，逼妾签下了典身契，妾就此沦为了娼妓。”她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严修儒顿感难过，他犹豫了许久，忽然问：“不知沈伯祐与娘子是何关系？刚才他因娘子接客之事还打了虔婆一顿。”

“沈大哥是好人！”丁倩擦了擦眼泪，“妾被典给唐干娘后，本想卖艺度日，但唐干娘见妾颇有姿色，便一心想把妾卖个好价。那日，唐干娘欲让妾接客，妾涕泪求之，誓死不肯。沈大哥正巧从门外路过，听到哭声，便进来相问缘由。妾如实相告而哀求之。沈大哥见妾可怜，便与唐干娘商定，他每日支给三两银子，不让妾接客。妾这才得以保全完璧。”

严修儒皱眉道：“沈官人锦衣金冠，必是鼎食之人。他因娘子接客之事而对虔婆动手，非情发肺腑不会行此举。小生不解，为何沈官人不为娘子赎身？”

“沈大哥曾与唐干娘谈过为妾赎身之事。唐干娘见沈大哥颇有资财，又是京官，便要一千两黄金。沈大哥虽锦衣金冠，却无如此多的积蓄，也只能作罢。他曾对妾说过，他会积攒钱财，并向父母亲朋求助。待到凑足一千两黄金后，便会为妾赎身，并与妾成亲。妾朝思暮想，盼望那日早些到来。”

严修儒心里酸溜溜的，有些嫉妒沈仪，他至今从未被女人喜欢过，不禁心里感叹：“能被娘子喜欢，何幸也！若娘子能喜欢我，我必带她私奔，远离此地。不论多苦，我都会拼命工作，让她衣食无忧。”当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次日清晨，小厮开了门。沈仪立刻冲进屋里，揪住了严修儒的衣领，瞪着眼喝问：“昨晚你可曾冒犯她？”严修儒吓了一跳，连忙摇头道：“没有，没有。”丁倩听到沈仪的声音后，连忙走过来道：“大哥，这位官人并未对妾无礼。”沈仪看向她，问：“真的？”她点了点头。沈仪连忙松了手，对严修儒施礼道：“多谢恩兄，多谢恩兄！”他的声音发颤，眼眶泛红，差点哭了出来。严修儒看了一眼丁倩，随即对沈仪道：“沈兄请随小生来。”他带着沈仪到楼下找到了虔婆。虔婆怕沈仪打她，立刻叫来了几个小厮。

严修儒问：“可是唐干娘？”虔婆笑道：“正是，客官昨晚睡得可好？”严修儒笑了笑，道：“很好，只是地板太硬了，巧怡娘子并未让我沾身。”虔婆陪笑道：“客官真会说笑，昨晚定是缠绵一宿吧！”严修儒一脸严肃地道：“我没在说笑！”虔婆皱起眉头，厉声道：“这丫头真不懂事！老身这就去收拾她一顿，再让她好生服侍客官。”说着，便要往楼上走。严修儒立刻拦住了她，道：“我不是来要钱的。”虔婆顿时放了心，连忙陪笑道：“客官一掷千金，怎会差这点钱？便当是打赏老身了。”

“那钱不是打赏你的。昨晚我听巧怡娘子说，沈兄每日支给你三两银子，不让她接客，可有此事？”

“有。”

“既有此事，那锭金子便当作沈兄日后支给你的钱，你也万万不可再让巧怡娘子接客了。”

虔婆看了一眼沈仪，陪笑道：“客官既然要做人情，那老身也只能依允。”严修儒皱眉道：“望你重信守诺，不要再做出尔反尔之事。”虔婆陪笑道：“客官放心，老身决不会了。”严修儒转头对沈仪道：“沈兄，我们去外面谈几句如何？”沈仪拱手道：“恩兄之言，小弟谨听！”他们出了妓院，走到旁边的巷口。严修儒皱眉道：“沈兄，巧怡娘子貌美而忠贞，兄万不可辜负她啊！”沈仪笑道：“弟钟情于她，今生非她不娶，决不辜负。”

“小生若让兄以后不碰其他女人，也莫挥霍钱，凑足钱后便立刻为她赎身，娶她过门，兄可答应？”

“答应！弟自从遇到她后，已不似往日那般挥霍，如今每餐只吃六个菜，酒也只喝一小壶醇酎而已，茶也不喝龙井了，改喝白茶。”

严修儒愣了一下，心想：“如此花费，巧怡何时能出头？”他连忙道：“兄每餐何不用粗茶水泡糙米饭，再配上咸菜吃？这样岂不能更快凑足钱？”沈仪面露惊讶，道：“那岂能下咽？”

“平常百姓家每餐皆是如此，如何不能下咽？”

“恩兄勿忧，钱财之事也不必操心。弟自有主张，很快便会凑足钱为巧怡赎身的。”

“此事不宜拖延，否则那虔婆心口不一，再次出尔反尔，岂不毁了巧怡娘子的清白？兄若实在凑不足钱，不如找个机会带巧怡娘子私奔，躲到僻静之处，安稳度日。有此佳人陪伴，此生足矣！”

沈仪顿时面露难色，道：“实不相瞒，弟如今是个寄禄官，平日不必做事便有俸禄可拿。倘或带她私奔，用尽积蓄后如何生活？岂不要饿死？恩兄放心，弟自有主张，决不会辜负她的。”严修儒叹口了气，皱眉道：“也罢，也罢！小生也该叫上哥哥一起走了。”他转身往妓院里走，沈仪连忙叫住了他。“赵洋那厮昨晚便走了，恩兄在此少待，弟进去把东西拿给你。”沈仪说完，跑进了妓院。严修儒不解其意，只好在原地等待。须臾，沈仪抱着几件衣物跑了出来，他把衣物交给了严修儒，道：“那厮八成还未醒，恩兄在街上便能看到他。”严修儒看了看衣物，连忙往客店走。他走了一段路，看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围着一大群人正在说笑。他小跑过去，挤进人群，看到赵洋一丝不挂，呈“太”字状躺在地上。他连忙过去扶起赵洋，用力啪啪扇了赵洋几个耳光，唤醒了赵洋。赵洋双眼迷离，意识模糊，口齿不清地道：“啊？这是哪儿？娘子何在？怎有如此多的腿？还有鞋？”围观的人顿时一阵哄笑。严修儒给赵洋穿上了衣服，背着他回了客店，他在客房里又躺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完全清醒。

赵洋揉着太阳穴，皱眉大骂：“这畜生，我以为他送酒给我喝是来服软求情的，不料竟下了药！真畜生，跟他爹一样！下次……”严修儒端来了一碗茶，道：“哥哥先喝茶，醒醒酒。”赵洋喝了茶，问：“贤弟昨晚如何？那娘子的身子软否？身上香否？叫声甜否？啊？哈哈……”说着，淫笑了起来。严修儒飞红了脸，低下头道：“都好！”赵洋笑问：“我还没见过她，她果真貌若天仙？”严修儒点了点头。赵洋笑道：“能一枕天仙之玉臂，一尝天仙之朱唇，一搂天仙之腰肢，此皆为兄之功也！贤弟可莫要忘恩啊！”严修儒低着头道：“弟不会忘恩的！”忽然，他抬起头皱眉问：“话说，巧怡说她从不接客，哥哥怎知她在那里？”赵洋笑道：“之前我在开封县的妓院里听人说，沈伯祐看上了个妓女，还跟着那妓女去了元城县。昨日我遣人去妓院里一打听，他果然在那里。于是我便想做件好事，成全你和那娘子。”

## 第七章 剑红染绿草，拜访上清观

暖日蓝天，白云浮动，身后巍巍青山，面前茫茫原野。赵洋他们乘着马车，绕过了盘秀山，进入了晋州。马蹄哒哒，疾走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轮毂嘎吱嘎吱作响，马车摇摇晃晃，车里的人随着马车不停地颠簸，只觉得身体快要散架了。忽然，马嘶几声，马车停下了。赵洋揭开布帘，探头问：“怎的停下了？”车夫用马鞭指着前方，道：“前面有两帮道士在厮杀，若再前进，恐被误伤。”赵洋走出马车，手搭凉棚望了望前方，一群身穿藏青色道袍的道士和一群身穿黑色道袍的道士正在厮杀。他笑道：“奇哉怪也！刚入晋州便逢道士内讧，莫非分赃不均？”严修儒把头伸出车窗，一边望向前方，一边道：“出家人不积私财，与世无争，岂会分赃不均？”

“只恐他们不存道心啊！”赵洋跳下了马车，“曾闻晋州盛行信奉长春教，而长春教设立道观，供奉三清，观中之人身着道袍，与道士无异。前面那两帮人，恐非道士，而是长春教的人。”

严修儒走出了马车，踮着脚望了望前方，道：“哥哥，我看他们八成是因为那几辆牛车上的东西才打起来的。”

“哪有牛车？我怎的没看到。”

严修儒指着前方道：“便在前面那土冈后面，那不是牛车？”赵洋跳上了车，望向土冈后面，看到草丛里有三个牛头和两堆麻袋。他跳下了马车，低着头来回踱步，心想：“那袋子里必有珍宝，否则他们也不会相杀。若趁他们两败俱伤之际，杀之，夺走牛车，岂不……”他心里窃喜，立刻喝令众人下车。他拉着严修儒走到一旁，低声道：“贤弟，一会儿那两帮道士打完了，我们冲过去杀死余者，夺走牛车，如何？”严修儒心里一惊，连忙摆手道：“不可，不可，这是强盗所为啊！”

“贤弟差矣！他们能同门相残，必定不是好人。我们只是为道门扫除败类，杀死余孽而已。再者，他们为牛车而相杀，那牛车上必有珍宝，若据为己有，岂不美哉！”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哥哥的家业为韩涛所据，至今悲愤。今番哥哥欲据他人的财物，何异于韩涛？”

赵洋顿时无言以对。他皱眉想了片刻，道：“那两帮道士争夺牛车，其中一帮必为主人，另一帮必为强盗。贤弟试想，若主人被杀而强盗夺了牛车，我们杀强盗为主人报仇，便是行大义！此举可为否？”严修儒皱眉道：“若杀强盗，此举可为，若杀主人，此举万万不可为！”赵洋笑道：“好，我们只杀强盗，不杀主人。”他立刻召集了众人，对众人道：“前面有强盗在劫牛车，一会儿等他们打完了，我们冲过去杀死强盗，为牛车主人报仇。”严修儒连忙道：“哥哥，不可冲过去便杀，要先问清楚才行！倘或……”赵洋笑道：“为兄明白，贤弟不必操心，一会儿听我号令。”

不多时，道士们的恶斗结束了。青青原野上一片殷红，残肢、尸体散发出浓重的血腥味。八头拉着车的黄牛低着头吃草，旁边有四个道士正在给一个断臂的道士包扎伤口，疼痛使断臂的道士面目狰狞。赵洋拔出了刀，带人冲了过来，。道士们顿时大惊失色，慌忙拔剑。赵洋用刀指着道士们，大喝：“尔等强盗，竟敢在爷爷面前作恶，速速受死！”说完，便要带人冲上去砍死道士们。严修儒急忙拦住赵洋，道：“哥哥尚未问清楚，怎能动手？”赵洋神色凛然地道：“贤弟多虑了，他们杀了如此多人，必是强盗！为兄要替天行道，为逝者报仇！”道士们急忙道：“我们并非强盗。”赵洋瞪着道士们，冷哼一声，道：“尸横遍野，岂容尔等抵赖？”道士们急忙道：“袋子里装的全是药材，若我们是强盗，必然不知里面装着什么。”赵洋将信将疑，皱眉道：“待我验过便知。”他走到牛车旁，用刀戳破了麻袋，挑开窟窿一看，里面果然装着药材。他顿时没了兴趣，收起了刀，对道士们拱了拱手，板着脸道：“多有得罪，见谅。”道士们随即也收起了剑。

严修儒对道士们拱了拱手，皱眉问：“道长们为何要同门相残，断送了许多人命啊？”道士们打了个稽首，道：“施主误会了，我们是道教中人，而与我们相杀者是长春教的人。他们虽供奉三清，身着道服，却不守道教戒律，实与常人无异。”

“原来如此。”严修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道教既然与长春教教法相异，相互不理会便是，为何相杀？”

“并非因教法相异而相杀，是因为这几车药材而相杀啊！”

“只因这几车药材便要杀人？”严修儒惊讶不已。

道士们叹了口气，“说来话长。近来绛县害瘟疫，病死者无数。家师奉官命带我们去绛县斋醮，祈禳瘟灾。到了那里后，得知官吏贪污救灾银，不置办药饵为病患治病，却把病患尽皆关进大寨里，每日只供一顿饭食，任其病死。当时长春祖师也在城里，长春教的人在城里普施符水，四处张贴告示，宣扬：道教禳灾无用，唯长春教可祛病消灾，救民于水火。家师气愤，欲与长春祖师论道。长春祖师闭门不见，遣小童送来手札，信中说：‘十日之内，吾可救民祛病，若未践言，吾当众谢罪，此书为证。’我们本以为长春祖师乃欺世盗名之徒，没想到他果真有本领，五日之内，已治好三十余人。家师惭愧，欲停止斋醮，带我们回去。长春祖师又遣小童送来手札，信中说：‘一木难支，若道长以官府赏银置办药饵，则疫民幸甚也。’信封里还附有一副药方。家师深感欣慰，带我们如期举行斋醮。领了赏银后，家师把我们这帮弟子分成六伙，各拿一部分赏银去临近州县买药。我们拿着赏银去了曲沃县和冀城县，但当地药饵短缺，我们只好顺路去了神山县和冀氏县。岂料长春教垄断晋州的药材生意，药商得知我们买药的缘由后，死活不卖。我们无奈，只好去了潞州，在长子县买了药。原路返回至此，忽然有一群长春教的人拦住我们，说我们妨碍祖师传教，要我们交出药材。我们不肯，他们就拔剑抢夺，我们不得已才与之相杀。”

严修儒顿生敬意，施礼道：“列位道长为救民于水火，舍命保全药材，小生实在佩服！若需相助，列位道长只管开口。”

“经历此番，为免再遇到长春教的人阻拦，我们欲远离晋州，绕路返回。这场恶斗死伤惨重，我们不想让同门曝尸荒野，望乞施主让逝者入土为安。”道士们说完行了稽首。

严修儒连忙还礼，“列位道长放心，小生必当妥善处理。”

道士们道了谢，赶着牛车走了。

赵洋带着众人搜出了死者的财物，与众人平分了。严修儒扔了自己的铁剑，捡了一把锋刃完好的宝剑，佩在腰间。众人埋葬了死者，以石头代馒头，以草茎代香，以水代酒，祭拜了一番。

晋州的城、镇、村里经常有长春教的人当众传教，宣称：“长春教无戒律，长春祖师法术高深，能祛病消灾，只要信奉长春教，拜入祖师门下，便可少病少灾，长命百岁。”偶尔也有长春教的人当众讲解炼丹修仙之法。严修儒好奇，就挤进人群听讲。长春教的人先讲修仙的好处，又讲修仙需要炼体，随即讲了一些锻炼身体之法，然后讲炼体只是基本，要服丹药才能真正成仙，接着讲如何炼丹和炼丹所需之物。当要讲到丹药的药方时，长春教的人忽然道：“药方乃天机，不可泄漏，只有本教中人才可得知。诸位若想得知药方内容，便请入教，待入教满五年后，宗师自当告知。”有人欲用钱买药方。长春教的人笑道：“钱财如尘土，药方乃无价宝。飞升成仙便脱离了世俗，无病无忧，不饿不倦，与天地同寿，要钱财有何用？”严修儒听得动了心，要加入长春教，求取药方，炼丹修仙。赵洋连忙阻拦道：“他们在诓你！都说世上有仙人，修道炼丹能成仙，却从没亲眼见过有人白日飞升，显然是虚的。再者，成仙若如此容易，人人都成了仙，那仙界必然与人界无异，何足羡哉？”当晚，严修儒拿出《太上长春经》看了几页，想起自己曾经说的话：“炼丹成仙，虚无缥缈。……妄言成仙，实在可笑！”又想起自己还大仇未报，顿感惭愧。

几日后，赵洋他们进了汾西县，向人打听了上清观的位置。赵洋在客店里安顿了其他人，和严修儒一起出了城。他们走了许久，远处山脚下的道观渐渐清晰。道观大门紧闭，门上挂着一块黑色牌匾，上书三个金色大字：上清观。赵洋皱眉道：“奇怪也！这道观大门紧闭，一路上也不见有人来进香，莫非是座空观？”严修儒心里也怀疑，他仔细看了看道观，皱眉道：“不能。石阶上无青苔，两边也无杂草，牌匾如新，显然是不久前打扫，观里必定有人。”他们登上石阶，到大门前敲了门。须臾，一个道童开了门，道：“两位施主请回，本观不接待香客。”说完，便要关门。严修儒急忙用脚抵住门，拱手道：“道长误会了，我们不是香客，小生奉师命前来拜谒明镜道长。”

“尊师何人？”

“明空大师。”

“既然是明空师叔之徒，两位请随我来。”

道童让他们进了门，带着他们进了后堂，道：“两位在此少待，我去禀告师父。”说完，转身走了。多时，一个阔脸长髯，细眉细眼，身穿藏青色道袍的道士走了进来。他们连忙施礼问：“可是明镜师伯？”明镜扫视了一眼周围，没看到有见面礼，他过去坐到了主位上，板着脸问：“你们何时拜入明空门下的？”严修儒施礼道：“师伯在上，晚辈严习武，于去年冬日拜入家师门下。”赵洋跟着他一起施了礼，却没说话。

“明空近来可好？遣你们来所为何事？”

“家师一向康健。”严修儒说着从怀里拿出《太上长春经》，“家师遣晚辈来此是想把这本书送给师伯，请师伯……”

明镜看到书的那一刻，他猛然起身，冲到严修儒的面前，一把抢走了书，惊喜地看着封皮。“这真是《太上长春经》？”

“正是。”

忽然，门口有人喝道：“把书给我！”赵洋和严修儒回头一看，一个鬓发花白，身穿鹤氅，头戴发冠的老道快步走了过来。明镜吓了一跳，慌忙献上书，“师父刚才这位施主把书交给弟子，弟子正欲去见师父，献上书，不料师父竟先过来了。”老道翻开书看了几页，点了点头，把书揣进了怀里。他问严修儒：“既然有《太上长春经》，那《太虚阴符经》想必也在你手里了。”

“《太虚阴符经》在家师手里。”

“明空如今在何处？”

“晚辈不知，家师把书交给晚辈后便去云游了。”

“竟有闲心云游？”老道面露不悦，“他打算何时回上清观？”

“晚辈不知。”

“他可曾对你嘱咐过什么？”

“家师只说明镜道长是他生死弟兄，让晚辈把书送来，请明镜道长多找些人助晚辈去海州报仇。”

“报仇？报什么仇？”

“余大海和余大江杀死先父，又害晚辈陷于穷途。晚辈欲去海州找他们报仇，但家师恐晚辈孤身前往会出差错，便让晚辈携书到此，请明镜道长相助。”

“原来如此。明日我便遣十人随你去海州，助你报仇，如何？”

严修儒顿时大喜，想要施礼道谢。赵洋急忙抓住了他的手，对老道皱眉道：“那两人是金沙坞的人，且杀人如麻，若只遣十人同往，恐一去不返也！”老道想：“金沙坞在海州势大，若人少去之，无异于送死，若人多去之，又不足为其兴师动众。我收了《太上长春经》，也不好立刻回绝。……不如先拖延一段时日，再让明镜找个借口推辞了。”于是他皱眉道：“若是如此，十人必然不够。你们暂且住下，等过几日我忙完了事，再为你们另作打算。”赵洋和严修儒顿时大喜，连忙施礼道：“多谢道长。”

“我乃长春教清辉宗师，也是明空之师，论辈分你们应当称我为师祖。”

赵洋立刻拉着严修儒一起跪下了，笑道：“师祖在上，受徒孙一拜。”说完，他们给清辉磕了头。清辉哈哈一笑，道：“快快起来吧。”赵洋拿出了两锭黄金，他弯下腰，双手捧着黄金举过了头顶，笑道：“徒孙不知师祖在此，没带贽见礼。这两锭金子，聊表心意，望乞师祖笑纳。”清辉收了黄金，点头笑道：“有心了。”他让明镜安顿赵洋和严修儒住下。明镜带着赵洋和严修儒出了后堂，进了西院的一间旧房里，道：“观里客房有限，两位师侄暂且委屈一下，住在一起。”赵洋连忙拿出一锭黄金，笑道：“刚才有师祖在，师侄不敢送礼给师伯。这锭金子聊表孝心，望乞师伯笑纳。”说着，把黄金给了明镜。明镜眉开眼笑地道：“师侄果然有孝心，没忘了师伯。一会儿我让道童弄些好酒好菜，端来给师侄尝尝。”

“师侄不敢劳烦师伯，只是有件事相求。”

“何事？”

赵洋对明镜附耳低言了几句。明镜哈哈大笑，道：“不妨，不妨。隔壁是个大炕房，能睡下十几个人，如今正空着，你住进去便是，莫太招摇了。”赵洋连忙施礼道：“师侄明白！”

明镜出了西院，来到了门房。他喝问道童：“为何要把那两人来访的事告诉你师祖？”道童面露惶恐，道：“弟子没有。”

“还敢说谎？你师祖都跟我说了！”明镜过去抓住了道童的胳膊，一边狠狠地打他的屁股，一边喝道：“还敢说谎，还敢说谎……”

道童哭道：“弟子错了，弟子不敢了！”明镜停了手，喝问：“为何要告诉他？有意与我作对？”说着，又打了几下。道童哭道：“师祖看有生人进来，便问弟子，弟子才说的。弟子不敢再多口了，求师父饶恕。”明镜指着他喝道：“白养你了，下回再敢这样，罚你三日不许吃饭！”说完，转身摔门而去。

不多时，赵洋小跑进了门房，看到道童正在抽泣，便笑问：“小道长怎的了？让人欺负了？”道童瞪了他一眼，叫道：“不干你事！”赵洋笑道：“啊也，这孩子真无礼！哥哥有事要出去，晚些回来，记得给我开门，回来给你带鸡腿吃。”他塞给了道童一把铜钱，“这些钱你留着买果子，休声张。”道童用袖子擦了擦眼泪，道：“莫回来太晚，不然我睡了。”赵洋笑道：“小道长也爱财，拿了钱便不哭了。放心，不会太晚。”说完，跑出了道观。

黄昏后，赵洋驾着一辆马车回来了。从马车上下来了四个妓女，她们拎着酒肉，跟着赵洋一起进了道观。赵洋给了看门的道童一只烤鸡，让他帮忙喂马。道童拿着烤鸡，乐得屁滚尿流，连连点头答应。赵洋带着妓女们进了西院的大炕房里，彻夜寻欢作乐。

赵洋和严修儒在上清观里住了五日。是日早晨，明镜到西院里嘱咐他们：“两位师侄，今日观里要来贵客，你们待在院里万万不可出来，以免冒犯贵客。等贵客走了，我让道童来通知你们，你们方可出来。”他们满口答应了。

汾西县十里外，清辉带着一群人正在长亭里等候。忽然，一个人骑着马飞奔到了长亭外。清辉连忙走出来问：“来了否？”那人下马施礼道：“童夫人一行已行至三里外。”清辉让轿夫抬着轿子跟在他身后，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带着众人侍立在了大路两旁。

多时，一个骑着大白马的女人带着一群人来了。那女人花容月貌，身姿袅娜，她头上戴着两支金凤钗，胸前戴着七彩宝石金璎珞，上身穿着淡红色的锦绣衣，衣上绣着一大片雪青色的杜鹃花，下身穿着青绿色的锦绣裙，裙上绣着嬉戏的百鸟，脚上穿着一双彩色绣花鞋，腰佩一把镶金嵌宝石的短刀，腕上戴着玛瑙金钏，手指上戴着镶宝玉的金戒指。

清辉连忙过去笑着施礼道：“夫人鞍马劳顿，小道已备下一顶轿子，请夫人上轿歇息。”童夫人下了马，笑问：“道长近况如何？”

“一向安适，无病无灾。”

“我特意给道长带了两坛蛇酒，每日饮一杯，可强身健体，请道长收下。”

童夫人朝身后摆了摆手，她的两个随从随即捧着酒走了过来。清辉施礼道了谢，让他的人收下了酒。清辉笑道：“观里已备下筵席，专等夫人，请夫人上轿。”

“轿子虽舒适，却太慢。”童夫人拍了拍身旁的大白马，“这匹马是我今年年初买的，名白雪，跑得极快。我们来赛一回马如何？看谁先到道观。”

“夫人所乘乃龙驹，小道所乘皆凡马，云泥之别，岂敢相比？”

童夫人哈哈一笑，道：“休说这般好听的话。你若赢了，我便设法让你再多掌管五座道观，如何？”清辉顿时动了心，施礼道：“既然如此，小道只好从命了。”他让人牵来了马，和童夫人各自骑上了马。童夫人让随从响鞭为号。随从拿起马鞭，啪地甩了一下。清辉和童夫人随即策马飞奔而去，扬起了两道尘烟。清辉的马虽是百里挑一，却远远不及白雪跑的快，渐渐落后，看不到白雪的身影了。白雪身形矫健，蹄声如奔雷。童夫人骑着它疾驰于大路上，耳边风声呼啸，左右两边的风景不断地瞬移到她身后，她不禁情绪高涨，欢喜不已。

明镜带着一群道士正在道观外的石阶下等候。忽然，童夫人骑着白雪，身后扬起一道尘烟，飞奔到了他们面前。明镜他们连忙施礼道：“恭迎夫人。”童夫人下了马。明镜施礼道：“家师已在十里长亭处迎迓，夫人莫非未见到家师？”童夫人笑道：“他在后面，少刻便来。”

“既然如此，请夫人入内，筵席已备好。”

童夫人摆了摆手，笑道：“不急，我欲试看令师何时能到。”明镜立刻让人搬来了圈椅，端来了茶，请童夫人坐下喝茶。多时，清辉骑着马跑来了。童夫人笑道：“道长的马也老了，行迟也！”清辉下了马，拱手笑道：“夫人的白雪似飞龙一般，乘雷而去。小道在后面只见尘烟，而不见踪影啊！”童夫人顿时心花怒放，笑道：“一年不见，道长说话竟变得如此中听了。”

“所言事实而已。”清辉笑道，“观里一切已安排妥当，请夫人入内。”

童夫人和清辉在前，其他人在后，一起进了道观。他们来到灵宝殿，清辉点燃了三柱香，交给了童夫人。童夫人朝上清灵宝天尊拜了拜，把香插进了香炉鼎里。清辉笑道：“筵席设在大堂，夫人这边请。”

大堂里放着一张花梨木的大桌子，旁边摆着一把红木圈椅和一个红木圆凳。清辉请童夫人坐了主位，他坐了客位。道士们陆续端来了酒菜，一共五十道菜，皆是珍馐野味，摆满了整张桌。清辉笑道：“小道昨日特令人上山捕得这些獐鹿兔鸟，来给夫人尝尝。还有这菜蔬，也是山中野生的。”他起身给童夫人夹了几道菜。童夫人尝了菜，笑着点了点头，她指着一盘肉菜问：“这是什么肉？以前没见过？”清辉从那盘肉菜里夹了一块肉，放到了童夫人的碗里，笑道：“这是本地的一种麝獐，其他地方可难得一见。”童夫人吃了肉，笑着点头道：“滋味果然不错。”清辉给她斟了一杯酒，笑道：“夫人尝尝这酒如何。”女人喝了酒，问：“这可是御酒？”

“正是。”清辉笑道，“晋州上一任知州曾蒙今上赏赐了两坛御酒，知州相公把其中一坛赠与了祖师。小道因有功，祖师便把那坛御酒赠与了小道。小道不敢擅饮，特等夫人来访时，献与夫人品尝。”

“道长有心了。如此好酒，与我一起共饮如何？”

清辉连忙拱手道：“小道不敢僭越，夫人请开怀畅饮。”他站在童夫人身旁，似小丫鬟一般给童夫人斟酒夹菜。童夫人看向哪道菜，他便立刻把那道菜夹进童夫人的碗里。不多时，童夫人的随从跑进了大堂，侍立在了两旁。清辉连忙吩咐道士们献茶。道士们端来了茶，童夫人的随从不喝。童夫人点头许可后，他们才喝了茶。

童夫人酒足饭饱了，喝得小脸红扑扑的。清辉笑道：“夫人，卧房早已备妥，请夫人到卧房歇息。”童夫人摆手道：“不必了，也该谈正事了。”清辉让道士们撤了酒席，端来了香茶果品。童夫人喝了口茶，问：“庙宇之事如何了？”

“不瞒夫人，颇多阻碍。隰州还好，各县的长官和上户们资助我们建了道观，隰川县外的道观建成时，知州还亲自到观里上了头香。沁州的人多数不信长春教，各县的长官和上户们也不愿资助，我们便用这几年积攒的香油钱建了四座道观。泽州和潞州的知州传令各县，不许我们在其治下建庙宇，说我们妖言惑众，各县的长官还把我们遣去传教的人都治了罪。绛州绛县近来害了瘟疫，祖师亲自带人去那里施药治病，宣扬教法，若祖师此番能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长春教必能兴盛于绛州。”

“你们祖师的医术、道法绝伦，此番定能成功。泽州和潞州的知州既然下令阻拦传教，何不遣人毒杀之？好让他们知道长春教的手段，不敢再阻拦。”

“夫人有所不知，泽州和潞州的知州与朝臣多有往来，若贸然行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必招来祸患！且近来不断有军队在汾西县以北驻扎，似乎欲攻打汉国。若烽烟起，长春教更要小心行事，以免惊扰军官，引来难事。”

童夫人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既然有颇多阻碍，那我这计策正好有施展的机会了。”

“不知夫人有何良策？”

童夫人笑道：“阻碍皆出自官府。若能联络朝臣，让其表奏圣上，求圣上下旨令各州县相助长春教兴建庙宇，则这般阻碍弹指不存也。”

“倘或如此，大事必成。但小道人微言轻，又无门路，如何能联络朝臣？望乞夫人指迷。”

“金沙坞的二老韩涛近来召集了一帮死士，欲在下月中旬去兖州威逼张雄翼，令他交出金沙坞的印信。张雄羽和张雄翼这两兄弟与众多朝臣交情颇深。若此番你带人去张家庄助他解围，他必然感激你。恩情便是交情，你再以利说之，他是个识时务的人，定然也会助你。”

清辉想了想，皱眉问：“敢问夫人，金沙坞的印信为何会落入张雄翼之手啊？”

“此事曲折，难以一言以蔽之，你不必知道其中缘由。我在金沙坞里有细作，消息不会错。”

“若是如此，则可借助张雄翼而联络朝臣，我教必然能传扬于海内。”清辉拱手笑道，“夫人真乃女张良也！小道佩服，佩服！”

童夫人笑着端起茶碗，喝了口茶。

正午已过，赵洋和严修儒迟迟不见有人来送午饭，他们饿得难受，便绕路从灵宝殿后面跑进了厨房。厨房里案板上、灶台上、橱柜上、桌子上、凳子上摆满了丰盛的菜，有三个道士和四道童正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赵洋指着他们叫道：“好啊！你们在这儿大吃大喝，让我们两兄弟挨饿，是何待客之道？”一个道士嚼着饭道：“施主莫怪，我们也没饭吃。这些都是贵客吃剩的菜，我们弄了些剩饭，瞒着师父在这儿偷吃。”赵洋看着摆在四处的剩菜，略带惊讶地道：“这……这菜我都没见过，你家贵客可是皇上？”

“不是皇上，是夫人。”

“管他谁家的夫人，饿得不行了！贤弟，快找两副碗筷，我们吃完了好回去。”赵洋一回头，只见严修儒大张着嘴，左手端着一盘菜，菜里扣着饭，右手拿着筷子正在疯狂地抖动，往嘴里送饭。他皱起眉头，道：“贤弟，你这也不管哥哥了？自己吃上了？”严修儒的腮帮被饭菜撑得鼓鼓的，他嚼着饭道：“太饿了，没忍住先吃了。哥哥莫怪，快吃吧！”说着，拿了双筷子递给了赵洋。赵洋挑了盘剩菜，往盘子里盛了些剩饭，端起盘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他们吃饱了饭往回走。赵洋一边走，一边皱眉想：“能让他们以如此丰厚的筵席款待，这夫人绝非凡俗之人！莫非是长春祖师的夫人？听闻长春祖师仙风道骨，却不知他夫人的相貌如何？想必是个绝代佳人啊！”他忽然拉住了严修儒，笑道：“贤弟，走，我们去前面看看那贵客长得如何。”

“不妥吧！若冒犯了贵客，师伯必然见责。”

“师伯不让我们出西院，我们不也出来了？怕什吗？偷看一眼便走，来吧！”赵洋不由分说，拉着严修儒去了前院。他们躲到院墙后，往灵宝殿里张望，里面空无一人。赵洋皱眉道：“八成在大堂，走，去那里。”他们贴着院墙悄悄地走到了大堂外，赵洋探头往大堂里张望，忽然，他大惊失色，拉着严修儒掉头就跑。

童夫人看到外面有人探头探脑，立刻皱眉喝道：“何人在那窥探？”话音刚落，童夫人的随从迅速冲出了大堂。赵洋和严修儒拼命地往西院跑，刚跑到西院门口，童夫人的随从便追了上来，抓住了他们。赵洋慌忙拱手道：“列位壮士恕罪，我们是清辉宗师的徒孙，方才路过大堂，无异冒犯。”

“休啰嗦！随我们去见夫人。”

童夫人的随从押着赵洋和严修儒回到大堂，按着他们跪到了童夫人面前。清辉连忙拱手道：“望乞夫人恕罪，这两人是我……”童夫人一摆手，他立刻闭了嘴。童夫人盯着赵洋，笑问：“侄孙何故在此啊？为何见了我便跑啊？”众人顿时吃了一惊。赵洋心惊胆战，低着头问：“六庶婆莫非要杀我？”童夫人哈哈笑道：“我并非你那叔公，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往昔之恨，我也并未挂怀，起来吧。”童夫人的随从扶起了赵洋和严修儒，退到了两旁。赵洋连忙施礼道：“六庶婆宽宏大量，厚德载物，非孔孟不能及也！今韩涛强占了金沙坞，又遣人追杀侄孙。侄孙愁苦困顿，孤立无助。若六庶婆能施以援手，助侄孙夺回家业，侄孙愿与六庶婆共坐大老之位，日后惟命是从。”清辉顿时惊讶不已，指着赵洋问：“啊？你……你是赵烝然？不对，你怎会如此年轻？”童夫人哈哈大笑，道：“道长真乃山人也！赵烝然早死了，他是赵烝然之子，赵洋。”

“原来如此啊！”清辉恍然大悟，“令侄孙五日前来到观里，请小道找人陪他们去海州报仇，莫非此事与争权相关？”

童夫人笑道：“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远道而来了。”赵洋连忙对清辉拱手道：“若师祖能助徒孙夺回家业，二老之位必属于师祖。”清辉皱眉想了想，犹豫不决，便问童夫人：“夫人，你看如何？”童夫人喝了口茶，道：“金沙坞各部的头领颇具威信，且皆是赵烝然任用的。你若坐了二老之位，一无威信，不能服众；二不通金沙坞之事务，不能理事；三必为资深而无德者所欺。你若能忍受此三者，做个有名无实的二老也无妨。”清辉点头道：“夫人这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令小道茅塞顿开啊！”赵洋闻言，明白了童夫人和清辉都无意助他，他不禁有些心灰意冷，叹了口气，沮丧地低下了头。童夫人看着赵洋，冷笑一声，道：“平时耽于酒色玩乐，一遇挫折便垂头丧气，如何能成大事？今韩涛势大，你势孤。你不思智斗，却妄想求助于人，以人势敌之，岂非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真庸才也！我若是你，只需十数人，改头换面，潜入海州，待韩涛势孤不备之时刺杀之。虽不能夺回家业，也绝不可让韩涛安享之。”赵洋顿时惭愧不已，抬头道：“侄孙若有六庶婆这般见识，也不会让韩涛夺走家业了。”

“韩涛召集了一帮死士，要去兖州威逼张雄翼，你和清辉道长同去助张雄翼解围，顺便也能报仇。”

“当真？”赵洋顿时面露惊喜。

“当真。”

赵洋想：“韩涛那厮离了海州，便没人照应了。我若杀了他，再招降他的随从，夺回家业指日可待也！”他心里大喜，对童夫人和清辉拱了拱手，笑道：“若能杀死韩涛，夺回家业，我绝不敢忘六庶婆和师祖的大恩。”童夫人冷哼一声，道：“休说这好听话！海州距均州和晋州山遥路远，你不忘恩又能如何？自求多福吧！”赵洋连忙拱手道：“是，是。”童夫人看向严修儒，问：“这人是谁？”赵洋连忙道：“我义弟严习武。”童夫人起身走到严修儒身旁，打量了他一番，问：“你出生在几月？”严修儒觉得童夫人不怀好意，心里有些害怕，便低下头道：“九月。”

“青春几何？”

“二十。”

“可曾婚配？”

“不曾？”

“家中有兄弟姐妹否？”

“没有。”

“父母尚在否？”

“家母尚在。”

“伸出手来，我看看手相。”

严修儒伸出双手。童夫人仔细看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笑道：“眉毛、鼻子不错，耳朵够大，手相也好，只是有母尚在，不合我意。”她转身对清辉道：“我有些乏了，带我去卧房歇息。等我睡醒了，我们去后山山顶赏一赏这里的景色。”清辉连忙应“是”，带着童夫人去了卧房。童夫人的随从紧随其后。

赵洋拉着严修儒跑回了西院。严修儒问：“哥哥，恕弟冒昧一问，那女人与你年纪相仿，怎的是你六庶婆？”

“她是我叔公的六房妾！”

“既然是亲戚，应当和睦，她怎会想杀你？”

“她杀人不眨眼！害死了我叔公一家，又强占了我叔公的家业，算什么亲戚？当初我调戏过她，好在她没记仇，否则你我定葬身于此。”

“真吗？她只是个弱女人啊，竟如此歹毒？”

“武媚娘也是个弱女人，不也做了皇帝？”赵洋皱眉道，“我叔公是均州的豪强，在郧乡县的山上建了座城，起名郧坞。坞里房屋上百，从人上千，粮满仓，钱满库，珠宝、玉器、古玩、字画更是不可胜记。我那几个叔父为了这份家业，时常明争暗斗。可最终谁也没料到，这份家业竟落到了一个妾的手里。”

“原来如此啊！”严修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刚才她问我年纪，又看我手相，是何缘故？”

赵洋皱眉想了想，道：“我也不能确定，但郧坞里缺少苦工，她八成是看你手上有茧，吃苦耐劳，想抓你去做苦工，建房子，扛木梁。”严修儒顿时吓得脸色泛白，惶恐不安，当晚吃饭也没了胃口。还好童夫人只在观里住了一晚便走了，严修儒这才彻地放了心。

## 第八章 豪族内外事，血仇不敢报

兖州曲阜县以南三十里处有一座巨大的庄院，主人是张雄翼。庄院的围墙有两米多高，半米厚，南北两面各有一扇大门。庄院里住了近六百户庄客，张家的宅院就处在正中央。庄院外有大片的农田，皆为张雄翼所有。

早晨，张雄翼带着家丁骑上马去城里赴约。他刚走出庄院大门，一个丫鬟便探头探脑地走出了内宅，到前院问门子：“老爷走了没有？”

“走了。”

“跟往常一样，老爷一回来，便速来相告。”

门子点了点头。

丫鬟笑嘻嘻地跑回了内宅，把消息告诉了张素馨。张素馨带着四个丫鬟来到张素兰的屋里，笑道：“姐姐，爹出门了。走，找三哥踢皮球去。” 张素兰和四个丫鬟正在刺绣，她放下了针线，笑道：“走吧。”随即带着丫鬟们跟张素馨出了门。她们刚走出内宅，正巧遇到了拿着皮球的张冠杰。张冠杰笑道：“我正要去找你们。爹出门了，走，踢皮球去。”张素兰笑道：“我们也正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倒先来了。”张冠杰找了六个小厮跟他一伙，张素兰、张素馨和八个丫鬟一伙。他们来到后院的空地上，开始一起踢球。

张素馨有个丫鬟叫香杏，年方十五，长得清纯可人。张冠杰极其喜爱她，时常偷跑进内宅里给她一些上好的绸缎、胭脂、糕点和果品。长此以往，她也对张冠杰有意了。刚开始踢球时，张冠杰一直偷瞄香杏，偶尔假装阻拦她，不让她碰球。踢了不久，张冠杰便不装了，一直跟在香杏身旁，借机挑逗她、摸她。香杏又羞又恼，却只能忍耐，毕竟自己是丫鬟。

张雄翼带着家丁到官宅门前敲了门，知县亲自出来迎接，请张雄翼到书房里饮宴。他们喝着酒，吃着菜，说了些闲话。知县忽然话锋一转，笑道：“弟近来得了两件宝贝，想让兄看看价值多少。”他从书橱里拿来了一个木箱，放到了桌上。张雄翼连忙起身问：“是何宝贝？”知县笑着打开了木箱，里面装着一个七彩斑斓的珐琅熏炉和一轴画卷。张雄翼拿起熏炉仔细欣赏。熏炉做工精美，毫无瑕疵，他越看越喜欢，渐渐爱不释手。知县拿起画卷，笑道：“那熏炉是其次的，这画才是真正的宝贝。”

“哦？”张雄翼面露惊讶，“可否一观？”

知县展开了画卷，上面画着山水，没有落款。他笑问：“兄看这幅画如何？”张雄翼看着画点了点头，笑道：“画的好，颇有意境。”他不懂画，便随口夸了一句。知县笑道：“这是王维的真迹，自然颇有意境！”张雄翼又仔细看了看，问：“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两件宝贝绝非民间所有，兄从何处得来？”

“在江南国的宫殿里。”知县笑道，“当初王师攻破江宁城，弟友正于军中任职，他趁乱进宫殿里拿了些宝贝，这两件便在其中。”

“原来如此。”

“弟友无心赏玩这两件宝贝，不知兄有意否？”

张雄翼哈哈一笑，道：“原来兄今日约弟来，便是为了此事啊！”

“正是。”知县笑道，“弟友还有十数件宝贝，不知兄心意如何？”

张雄翼想：“这宝贝属实难得，何不都留下来，日后送给朝中大臣，岂不胜过送金银？”于是笑问：“不知价钱如何？”

“兄与弟相厚，不敢欺瞒。弟友有意山隐，卖宝贝只为晚年衣食无忧，遂一件要价二百两黄金。”

张雄翼点了点头，笑道：“不贵，这两件宝贝弟先收下，明日遣人把钱送来。”

“数日后弟友来此，届时弟亲自带他登门拜访！”

“如此便有劳兄引见了。”

他们又喝了几杯酒，说了些闲话。张雄翼起身告辞，知县送他出了门。

临近正午，门子看到张雄翼进了庄院大门后，立刻跑到后院，大喊：“老爷回来了。”张素兰、张冠杰、张素馨顿时犹如兔子见了鹰，急忙跑回了各自的屋里，装作若无其事。张素兰带着丫鬟们继续刺绣。张冠杰翻开《尚书》，假装读书。张素馨跟丫鬟们一起读诗集，假装学诗。张雄翼来到账房，让管家把熏炉和画收好，又吩咐管家明日去城里送四百两黄金给知县。他走到儿女们的屋前看了看：张冠英跟往常一样在研习武艺，张冠杰在攻读，张素兰在刺绣，张素馨在学诗。他有些欣慰，儿女们已不再胡闹了，能专心做自己该做的事了。

黄昏时分，庄院南门的门公忽然看到远处来了一大群佩刀的人。他慌忙跑进庄里报知张雄翼：“老爷，南边来了一大帮人，都带着刀，好像是来借粮的山贼。”张雄翼心里一惊，连忙走到院墙前，搭上梯子，上墙张望：远处的大路上，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攒动，大约有七八百人，领头的两个男人骑着马，其中一个人头戴毡帽，另一个人是韩涛。张雄翼顿时大惊，立刻让门公敲响梆子，召集众人。他叫来了两个亲信，让他们分别去曲阜县和泗水县向知县和张雄羽求援。那两个亲信立刻骑上马，从北门飞马而去。

韩涛他们来到了南门前。韩涛骑在马上打了个手势，他的人立刻嚷道：“金沙坞大老前来奉谒，望乞张二爷开门相见。金沙坞大老前来奉谒，望乞张二爷开门相见……”嚷了不久，大门忽然打开，庄客们手持长刀、狼牙棒泉涌而出，在大门前摆开了阵势。张雄翼腰佩宝剑，手持朴刀，骑着马走了出来。张冠英和张冠杰也手持朴刀，骑着马紧随其后。韩涛拱手笑道：“二爷，久违了。”张雄翼怒容满面，喝道：“韩涛小儿，你欺人太甚！之前尔等屡次劫我货船，我还不曾与尔等计较。今你率众前来，意欲何为？莫非要得寸进尺？劫我庄院？嗯？”

“二爷见谅，之前屡次劫二爷的货船，皆因船主把船停在我们的码头后，不肯付停泊费，我们不得已而劫之。今晚辈冒昧来访，只为讨止戈玉，望二爷归还。”

“我不曾见过止戈玉，如何归还？”

韩涛对余大海使了个眼色。余大海立刻往前走了两步，拱手道：“二爷，小人曾亲眼看到令爱身上戴着止戈玉。二爷若不知情，唤令爱出来一问便知。”张雄翼犹豫了片刻，心想：“敌众我寡，不可与之相斗。不如唤素兰和素馨出来，问清情况。若她们果然有止戈玉，还给韩涛，想必能打发他们走。”于是他皱眉道：“少待片刻，我这就让人去唤她们出来。”他让一个庄客进去叫张素兰和张素馨出来。不多时，张素兰和张素馨骑着马，带着庄客跑了出来。她们上身穿着青色绸缎窄袖衣，下身穿着青色绸缎裤，腰佩宝剑，头发束起，宛如男人。张雄翼睁大眼睛，问：“你们为何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张素兰皱眉道：“爹勿忧，我和妹妹曾跟大哥学过剑术。”她转头瞪着韩涛他们，“这厮们竟敢来寻事，今日誓必打得他们丢盔弃甲，哭天喊地！”

“我不是叫你们来打仗的。”张雄翼皱眉道，“我问你们，你们可曾见过止戈玉？”

张素兰摇头道：“不曾。”张素馨缓缓地拉了一下脖子上的彩绳，露出了藏在衣服里的玉佩，她指着玉佩道：“爹说的可是这块玉佩？”张雄翼一眼便看出了玉佩是稀世珍宝，他皱眉问：“这玉佩是如何得来的？”张素馨眼珠一转，道：“他人送的。”

“谁送的？”

“我忘记他姓名了。”

“是男是女？”

“男。”

“你是大家闺秀，岂能随便收男人送的东西？也不知他有何意图，快摘下来给我。”

张素馨骑马走到张雄翼身旁，不情愿地摘下了玉佩。张雄翼提着玉佩上的彩绳，问韩涛：“这块玉佩可是止戈玉？”韩涛仔细看了看，大喜道：“正是。”

“既然如此，那便还给你。如无其他事，便速速离去，休得再来搅扰。”

张雄翼让庄客把玉佩交给了韩涛。韩涛收起了玉佩，低头问余大海：“他好像只有‘止’，你确定‘戈’也在他那儿？”当张素馨刚出来时，余大海便一直盯着她，心想：“当初这小娘子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们人多，正好趁此机会让大老替我报仇！倘或活捉了这小娘子，带回去共枕欢娱，更是美哉！”于是他皱眉道：“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家四娘子胸前戴着‘止’，腰间佩着‘戈’，绝不会有错。止戈玉是无价之宝，谁不想据为己有？他们见我们人多，不敢说没有，便想用‘止’打发我们走，以便留下‘戈’。大老，我们何必惧怕他们？不如直接冲进庄里搜寻。”韩涛点了点头，随即对张雄翼拱手道：“二爷，止戈玉是一大一小两块玉佩，如今你只归还了小的，还有一块大的望乞二爷一并归还。”张雄翼连忙问张素馨：“那块大的你放哪儿了？”

“我只有这一块玉佩，没更大的了。”

“那他为何说……”

“我确实没有！”张素馨噘起小嘴，“爹若不信，去我屋里搜便是。”

张雄翼转头对韩涛道：“我这儿只有这一块玉佩，没更大的了。”

韩涛冷笑一声，“二爷，这止戈玉是一对的，小的叫‘止’，大的叫‘戈’。你既然有‘止’，那也必然有‘戈’，万望归还。”

“没有便是没有，张家的库房里美玉无数，岂会缺你这块破烂玉佩？”

“既然库房里美玉无数，那或许是二爷把玉佩丢在那里忘记了。相烦二爷打开库房，我们进去搜一搜便知。”

“你说这话是何意？莫非是我说谎，把它藏了起来？”

“你我都心里有数，张家于乱世中起家，杀人越货、仗势欺人之事未尝少做。不缺我这块破烂玉佩？哼！这话只能博我一哂而已。”

张雄翼大怒，指着韩涛喝道：“畜生休得污蔑！快滚，否则休怪我不容情。”

“我会怕你？你若不交出‘戈’，那我便要带人进庄里去搜！”

“你敢？”

“有何不敢？”韩涛说着拔出了刀。韩涛的人随即也都拔出了刀。余大海紧盯着张素馨，心想一会打起来了，便立刻冲向她。张雄翼用朴刀指着韩涛喝道：“你若敢搜，我定教你人头落地！”忽然，远处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赵洋手持“戈”，飞马而来。他身后远处跟着一大群人，其中领头的人是个骑着马的老道——清辉。严修儒刚学会骑马，他趴在马背上，搂着马脖子，跟在清辉后面。

清辉召集了四百多人，带着赵洋他们在五日前赶到了兖州。他们分散在曲阜县南边的村镇里，花钱住在了民家。今日中午，赵洋的人看到东南方出现一大群佩刀的人，其中领头的人正是韩涛。于是赵洋的人假装问路，过去打听情况。韩涛的人自称是知县护卫，护送新任知县到曲阜县上任。赵洋的人回去把此事告知了赵洋和清辉。清辉随即召集了众人，远远地跟在韩涛他们后面。

赵洋飞马到了韩涛他们面前，高举“戈”，大喊：“金沙坞大老在此，众弟兄听令，速速拿下逆贼韩涛！”韩涛的人看着他，无动于衷。赵洋指着韩涛，再次大喊：“众弟兄速将此逆贼拿下！”韩涛不动声色，悄悄向身后打了个手势。韩涛的人心领神会，立刻举刀冲向赵洋。赵洋大惊，慌忙掉转马头，飞马到了远处。他勒住马，回头指着韩涛的人大骂：“尔等这帮狼心狗行的叛徒，竟卖主求荣！韩涛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这帮弟兄随我出生入死，岂会听你号令？”韩涛喝骂，“你这畜生只顾自己享乐，视弟兄们为草芥，今我掌管金沙坞，乃众望所归！你若识时务，速速交出‘戈’，我便饶你不死，再赏你百亩良田让你衣食无忧。否则，休怪我不讲往日情面！”

赵洋冷笑一声，指着韩涛骂道：“你这狗贼，安敢口出狂言，一会我便取你狗命！”他飞马到了清辉身后，跟着清辉他们一起走了过来。韩涛扫了一眼清辉的人，顿时面露不安，连忙对旁边戴毡帽的男人道：“大事不妙啊！倘或赵洋他们与张家的人一起围攻我们，如之奈何？”戴毡帽的男人微微一笑，道：“兄勿忧，乌合之众，不足为惧。弟带的皆是精兵，结阵拒敌，以一当十，仍有余力。”韩涛拱了拱手，道：“张家的人便仰仗兄了，赵洋那帮人交给我。”戴毡帽的男人点了点头。原来韩涛和戴毡帽的男人各带了四百人，聚在一起。戴毡帽的男人的人都背着大斗笠，韩涛的人没背大斗笠。

清辉对张雄翼拱了拱手，高声道：“二爷，小道近来得知韩涛欲带人到贵庄寻事，遂率众前来相助。只要二爷一声令下，我们必誓死效力！”张雄翼拱了拱手，高声问：“敢问道长受何人所托前来相助？”

“大敌面前，不便详说。待退敌之后，小道自会相告。”

“好！”张雄翼顿时大喜，举起朴刀大喊，“众人听令！取得韩涛首级者，赏黄金五百两。杀——！”庄客们随即杀向韩涛他们。清辉挥了一下手，他的人随即也杀向韩涛他们。戴毡帽的男人拿起腰间佩戴的画角，吹了一声。他的人立刻拔出了刀，把背上的大斗笠当作盾牌，护在了身前。他们手上的大斗笠其实是藤牌，做成斗笠的模样只为掩人耳目。戴毡帽的男人又吹了三声画角，两声短，一声长。他的人迅速结成了阵势，迎战庄客们。韩涛掉转马头，带着众人杀向清辉他们，他用刀指着赵洋，大喊：“弟兄们，取得赵洋首级者，赏黄金一千两！杀——！”

喊杀动地，兵器铿锵相击。鲜血飞溅，前面交战的人不断倒下，后面的人不断向前拼杀，瞬间已有数十人身亡。庄客们没打过仗，蜂拥而上，胡乱挥砍。戴毡帽的男人的人进攻整齐划一，防守严密有序。庄客们根本不敌，渐渐伤亡惨重。韩涛的人和清辉的人都会些武艺，但不懂得团队配合，只会鲁莽拼杀，往往以命换命，双方的战况也是旗鼓相当。赵洋怕死怕受伤，又怕他的人看到他逃跑后不肯拼杀，于是他假装摔下马，趁乱偷偷跑到后方，观望战况。严修儒看到了余大海，他顿时怒气冲天，拔出剑策马杀向余大海。忽然，余大海连续挥刀砍死了两个人。那两个人血流如注，一个露出了肠子，一个被削掉了半张脸，死状极其恐怖。严修儒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顿时吓得大惊失色，怒气尽消，他急忙勒马，想掉头逃跑，却因过于用力，缰绳拉得太紧，马忽然嘶鸣一声，前腿跃了起来。他没能坐稳，扑通一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忍着疼痛，爬起来抱头鼠窜。

一大群乡民迎着残阳从东南方走来，他们有的扛着锄头、草叉、铁锹，有的拿着斧头、镰刀、菜刀，挨肩叠背，似蚁群般密密麻麻。领头的人是明空，他背着一把五尺长宽刃大铁剑。他们走到战场附近，明空拔出了大剑，用剑指天，大喊：“众人住手！本尊乃明空教明空祖师，汝等因妖魔附身而不辨善恶，相互残杀。本尊奉真武大帝之命前来止战，汝等若不住手，休怪本尊手上的真武神剑无情！”他挥了一下手，乡民们立刻齐声大喊：“明空祖师驱灾祸，真武神剑斩邪魔，明空祖师驱灾祸，真武神剑斩邪魔……”这喊声似天摧地塌般陡然响起，如大海奔流般滔滔不息。交战的人顿时都被唬住了，不禁都停了手，往后退了几步，转头望向明空他们。众人的马听到喊声后都受了惊，不停地嘶鸣，马蹄不停地踏地，时而前腿跃起。张素兰、张冠杰和张素馨没能控制住马，他们的马先后掉头狂奔进了庄，又把他们甩下了马背，马蹄险些踩到他们。

“明空祖师驱灾祸，真武神剑斩邪魔，明空祖师驱灾祸，真武神剑斩邪魔……”明空挥了一下手，乡民们震天撼地的喊声瞬间止息。戴毡帽的男人皱起眉头，对明空拱了拱手，高声问：“敢问大师意欲何为？”明空把大剑插到地上，高声道：“本尊乃明空祖师，奉真武大帝之命前来止战。汝等休得再战，速速回家，勤奋工作，孝顺父母，爱妻教子，否则休怪本尊大开杀戒。”戴毡帽的男人大致估算了乡民们的人数，九百人左右。他对韩涛高声道：“韩兄请过来，弟有事相商。”韩涛策马跑了过来。他低声道：“那和尚意图不明，恐会助敌。观此形势，不宜再战，不如先退，别做良图。”韩涛环顾四周，他的人已死伤过半。他叹了口气，道：“也只能如此了！”戴毡帽的男人低声道：“兄带人先退，弟带人断后。”韩涛点了点头，随即喝令撤退。清辉的人也已死伤过半，他们不敢阻拦，立刻让出了一条路。韩涛和戴毡帽的男人先后带着众人走了。

清辉飞马到了明空面前，下了马，指着明空厉声道：“你这逆徒，竟敢躲着我！我的白玉马何在？《太虚阴符经》何在？”明空还未开口，他身后的几个乡民便立刻指着清辉七嘴八舌地骂道：“你这老驴，胆敢冒充祖师的师父！不怕遭天谴？”“明空祖师扶危济困，不图钱财，岂会拿你的东西？”“你这厮若再敢冒犯祖师，打肿你的嘴！”“这老匹夫两眼昏花，可能是认错人了。”“这厮明显是……”明空一摆手，乡民们立刻闭了嘴。他皱眉问：“本尊与道长素未谋面，道长为何称本尊为逆徒啊？”清辉喝道：“你这厮休跟我假痴不癫！快还我白玉马，《太虚阴符经》也得给我。”明空微笑道：“道长想必认错人了，本尊并非令徒，也从未见过白玉马和《太虚阴符经》。”清辉怒不可遏，想一剑杀死明空，却又怕乡民们报复。他强忍着怒火，咬牙切齿地道：“好好好，你如今是祖师了，本宗师惹不得了，以后休再相见！”他翻身上马，抬起手要挥马鞭。明空连忙叫道：“且慢！我徒儿严习武何在？”

“死了！”清辉随即策马扬鞭，带着众人奔向张雄翼。张雄翼和张冠英见他策马奔来，立刻下马迎接。清辉骑马到他们面前，下了马。张雄翼施礼道：“若非道长带人相助，我们恐为韩涛所害！道长大恩，小可感激不尽。”清辉还礼道：“扶倾救危乃小道遵行之理，二爷不必客气。”

“道长德行魁伟，世人难及。还未请教道长道号？”

“清辉。”

“道长受何人所托前来相助？”

“无人所托。小道本欲前来贵庄拜谒，正巧听闻韩涛欲带人来此寻事，遂率众前来相助。”

“原来如此啊。”张雄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适才见赵洋与道长同行，莫非道长是从他那里听闻的？”

“非也。小道在海州有两座道观，观里的道士无意间听闻了韩涛的图谋，遂修书通知了小道。而小道与赵洋同行，只是在路上凑巧相遇了。他欲杀韩涛，我欲助二爷，他与小道虽意图不同，却所向一致，且他也带了不少人，合在一处，既可相互借力，又可壮声势。”

“适才混战之时，道长可知赵洋的生死？”

“小道见他从马上摔落，之后便逃走了，不知去向。”

张雄翼咬牙切齿地道：“这狗贼走不远，小可誓杀之！”他立刻骑上马，要带人去找赵洋。清辉连忙阻拦，道：“不可啊！二爷若杀之，岂非成全了韩涛？今金沙坞内讧，赵洋与韩涛争权相斗，正可借此消耗金沙坞的实力。赵洋若死，则韩涛再无忧患，便有余力再率众前来寻事。如此一来，二爷岂非负薪救火？”张雄翼恍然大悟，连忙下了马，拱手道：“若非道长提醒，小可险些犯错啊！”清辉笑道：“如今形势，二爷当静观其变，若有心报仇，则遣人去海州打探情况，再伺机而动。”张雄翼点了点头，笑道：“道长所言甚善。如今天色将晚，请道长带人随我一起进庄歇息。今晚诸事繁杂，相待略有不周，明日小可设宴，酬谢道长。”清辉拱手笑道：“小道却之不恭。”

赵洋的人死了大半，只剩下十二个人还活着，他们满身血污，其中有三个人还受了伤。他们没看到赵洋，以为赵洋死了，便四处寻找赵洋的尸体。赵洋怕张雄翼杀他，一直趴在草丛里不敢露面，等到张雄翼带着清辉进了庄，他才从草丛里爬了出来。他的人看到他后，立刻聚到了他身旁。他看着这十二个人，想起韩涛仍安然无恙，瞬间百感交集，不禁哭了出来。

明空环顾四周，没看到严修儒，心里顿感不安，他一边带着众人往前走，一边大喊：“徒儿——，徒儿——，严习武——，严习武……”喊了几声，不远处的一具死尸忽然爬了起来，朝他跑来。众人顿时吓了一跳，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死尸，是严修儒。严修儒跑到明空面前，笑着施礼道：“师父，弟子有礼了。”明空笑道：“吓杀我也，我还以为你死了？刚才怎的不过来？躺在那儿做甚？”

“刚才我看到了张家的四娘子，若被她看到我，她必带人来打我。所以我才躺在地上装死，见她进了庄我才敢起来。”

明空哈哈大笑，道：“哎呀！你这厮怎的如此胆小？有为师护着你，一个小娘子何足惧哉？再者我们人多，即便是张雄翼也不敢拿你怎样。”

赵洋听到严修儒称明空为师父，又见他们相谈甚欢，他顿时大喜，带着众人跑了过来，对明空笑道：“啊也！大师之名号，如雷贯耳，请受晚辈一拜。”说完，行了个大礼。明空连忙扶起他，道：“本尊与官人素未谋面，官人何故行此大礼？”严修儒连忙介绍：“师父，这位是弟子的义兄。”赵洋笑道：“晚辈赵洋，曾听贤弟提过大师之名号，今日得睹尊颜，真乃三生有幸！晚辈若能拜大师为师，则此生无憾矣！未审尊意若何？”明空大喜，笑道：“明空教正需后生来发扬光大，你若能入教，实乃快事也！”赵洋拱手道：“晚辈和身后这十二名弟兄一起入教，誓必发扬明空教，让师父名扬四海！”他转身对他的人道：“弟兄们，快随我拜师。”他们一起给明空跪下了。赵洋带头叫道：“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其他人随即应和，一起给明空磕了头。明空喜不自胜，笑道：“徒儿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谢师父！”赵洋他们说着起了身。

“天快黑了，你们先随为师回庙歇息，过几日为师带你们去邹县传教。”明空转身要带众人往回走。严修儒连忙道：“师父且慢，刚才打斗时弟子看到了余大海，与之相斗了几合，但因人多混乱，未能杀之，也不知他是否身死。弟子斗胆，想请师父和众人协助找寻余大海的尸身。若能找到，弟子也算是为父报仇了，若未找到，余大海必然还活着，报仇之事，弟子还要另做打算。”

“此事好说，不知余大海什么模样？”

“又高又瘦，大眼宽鼻，没有门牙。”

明空转身对乡民们拱了拱手，高声道：“各位父老乡亲，拙徒之父为余大海所害！今日拙徒看到余大海了，但未能报仇，也不知他是否身死。余大海长得又高又瘦，大眼宽鼻，没有门牙。本尊厚颜相求，望乞各位父老乡亲去四处找找余大海的尸身，若能找到，便可了却拙徒报仇之愿了。”

“祖师既然开口，我们这就去找。”乡民们随即四散寻找。

尸体遍野，血染红了青草，刀剑刺入大地。乡民们走到尸体旁，俯身翻找尸体上值钱的东西。钱袋！打开看看，铜钱、碎银！正是家中所需，赶快揣进怀里。染血的刀剑！冲洗一下，拿去兑坊典当，挎在腰间。又脏又破的衣服？洗净了，补好了，也能穿，担在肩上。脏鞋？穿上试试，刚好合脚，拿回去自己穿，绑在腰后。巾帻？能做抹布，塞进怀里。内衣？袜子？洗净了，自己穿也无碍，拿在手上。内裤？洗净了，剪裁一番，能做补丁，也拿在手上。他们个个满心欢喜，捡了一大堆有用的东西。有几个乡民为了争夺一件破布衫、一把断刀，还吵了起来。明空见状，连忙跑过去劝架。忽然，有个人大喊：“这个死尸没门牙！”严修儒跑过去一看，正是余大海。余大海全身一丝不挂，脖子上有道很深的伤口。严修儒狂喜，拔出剑刺了余大海的胸口一下，随即仰天叫道：“爹，孩儿为你报仇了！”明空和赵洋快步走了过来。明空拍着严修儒的肩膀，笑道：“好徒儿，仇人已死，令尊的在天之灵也得以安息了。如今天快黑了，夜路不好走，我们还是快回去吧。”严修儒点头答应了。明空转身对乡民们大喊：“余大海找到了，没事了，天快黑了，都回去吧。”乡民们稀稀落落地应和了一声，抱着捡来的东西，说说笑笑，乱哄哄地往回走。明空带着严修儒和赵洋他们跟着乡民们一起往回走。乡民们走后，遍野的尸体全都一丝不挂。

路上，严修儒问：“师父为何会来张家庄啊？莫非真武大帝真的显灵了？要师父来止战？”明空笑道：“我来张家庄可是为了你啊！怕你死了。”

“为了我？”严修儒面露疑惑。

“前日我听镇上的客商闲谈，说邹县北边的村里来了一大帮道士，污言秽语，举止粗俗，毫无出家人之态。我以为是明镜找了一帮道士跟你去海州报仇，正好路过兖州。于是我过去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大脸、小眼睛、长髯的道士？他们说好像有。我以为明镜也来了，便想去找他，顺便也看看你。我往那村子走，正巧在路口遇到了两个道士。我说我是长春教的弟子，要见明镜道长。他们说明镜没来，他们是跟着清辉宗师一起来的。我心想不妙啊，那老匹夫来了，准没好事。我就给了那两个道士一些钱，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有人要去张家庄寻事，他们来此相助张家二爷。我问他们来了多少人？他们说四百多人。我仔细一想，他们定是要与人相杀，否则不会来如此多人。他们到时打起来，刀剑无眼，必然死伤无数。我怕你遇害，便回到镇上，花钱雇了一千人，给我壮声势，好带你回庙。这帮人都是良人，不敢厮杀，于是我想了句诗：‘明空祖师驱灾祸，真武神剑斩邪魔。’让他们到时一齐大喊，震慑清辉那帮人，让清辉那帮人不敢与我们相斗。后来我带着众人去找清辉，村民说他们往北走了，我们便赶来了。”

严修儒非常感动，道：“实在惭愧，弟子贱命竟要师父如此费心。师父大恩，弟子虽死难报！”明空哈哈一笑，道：“小事一桩，不必如此言重，不过我还有一笔账要与你算。”

“什么账？”

“为了你，我雇了一千人，一个人八十文，一共用了八十贯。你放在我这儿的钱一共有三十贯，你如今欠我五十贯。以后好生传教，慢慢还吧。”

严修儒从怀里拿出了两锭银子，递向明空，道：“这是四十两，师父先拿着，弟子……”明空推开他的手，笑道：“先拿回去，我不急着用钱，以后随我好生传教便是。”

赵洋跟在他们身后，闷闷不乐，心想：“本以为这大师是本地有势力的人，没想到他的人竟都是雇来的，且个个不敢厮杀，胆小如鼠。他既然不能助我，那刚才我岂非白给他磕头了？真是晦气！”

他们走了大半夜，回到了破庙。明空、赵洋和严修儒睡在炕上，其他人睡在大堂的地上，过了一夜。次日，明空带着几个人去镇上买了酒菜，摆了两桌酒席。为庆贺明空收徒，他们大吃大喝了一整日。严修儒和赵洋他们都喝不惯镇上的酒，太烈了，但明空三番五次把盏劝酒，他们也不好推辞，只能喝了。当晚，他们个个酩酊大醉，趴在桌上，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赵洋他们在庙里住了三日。赵洋想：“如今韩涛不但没死，还得了‘止’。我只剩下这十二个弟兄，如何与他斗？不如潜入海州，刺杀之。还要带上贤弟，多个人也多份力。只是这大师有心留下贤弟，我得好生劝说他一番才是。”于是他私下里对明空道：“师父，我有一方法，能让数千人信奉明空教，拜入师父门下。”

“真的？什么方法？”明空惊喜不已。

“不瞒师父，弟子本是金沙坞的大老，但被韩涛那厮夺了家业。若弟子能重掌金沙坞，必然让金沙坞的人都信奉明空教，拜入师父门下。到时师父便有数千弟子，名扬四海，指日可待！”

明空皱眉想了想，问：“何为金沙雾？何为大老？”

“金沙坞是座堡，弟子本是堡主，弟子的部下不称弟子为堡主，而称大老。”

明空点了点头，问：“那金沙坞里有多少人？”

“只是金沙坞里便有近千人，金沙坞外还有许多产业，由各部的头领管理，加在一起近万人。”

“那你如何能重掌金沙坞？”

“弟子已有良策，但缺人相助。若师父能让弟子的贤弟跟弟子一起去海州，则弟子弹指间便可重掌金沙坞。”

明空皱眉道：“他一介酸儒，毫无能耐，当真相助你？”

“贤弟他精于笔墨，巧舌如簧，弟子正需他劝说韩涛的人倒戈。”

“他的确颇能强辩，但韩涛的人又岂会凭他三言两语便倒戈？”

“金沙坞本是弟子的，韩涛的人本来也是弟子的部下，只是一时为韩涛所蒙蔽，听从了他。若能晓之以理，其必然倒戈。”

明空点头道：“好，你把他叫来，我让他跟你去。”

赵洋道了谢，跑去叫来了严修儒。明空对严修儒道：“徒儿，你义兄有良策能重掌金沙坞，你跟他去海州，助他一臂之力。”严修儒犹豫了一下，对赵洋道：“不瞒哥哥，自从在张家庄外经历了那场混战后，弟每次睡觉都会梦到尸骸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且每次都会被吓醒。若哥哥是要带弟去厮杀，弟可万万不敢相从。”赵洋心里骂道：“你这鼠辈！枉我与你结义，又给你买了一身好衣服，还让你和丁倩做了一夜夫妻。你竟贪生怕死，不肯以命报答！若非我实在缺人，即便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带你去。”他忍着怨气，笑道：“贤弟，哥哥有奇谋，不需厮杀便能重掌金沙坞。需你相助，动动笔墨，说几句话而已。等哥哥重坐了大老之位，便让你做二老，如何？”明空道：“徒儿，等你义兄做了大老，便可让金沙坞的人都信奉明空教，明空教传扬于四海，指日可待也！机会难得，不必犹豫，随他去便是了。”严修儒虽不想去海州，但受过赵洋的恩惠，不好意思推辞，便答应了。

## 第九章 清辉堪重任，晚辈忽造访

夜晚，曲阜县知县和县尉带着一大群持弓、佩刀、背着箭壶的士兵来到了庄院北门前。张雄翼带着几个家丁出门迎接，对知县说韩涛带人来劫庄，请知县海捕韩涛。知县和县尉带着士兵们去了庄院南门外，只见地上的尸体全都一丝不挂，他们顿时惊讶万分。知县问：“这……这是怎的回事？怎的全都光着身？”张雄翼皱眉道：“有个和尚带了一大群乡民来劝和，我们走后，那群乡民便把死尸上的东西都捡走了。”知县和县尉带着士兵们草草地检验了尸体。张雄翼请他们进庄吃了顿饭，然后亲自送他们出了门。

半夜，张雄羽和张冠文带着一大群人马进了庄。张雄翼带着几个家丁迎接，张雄羽忧心如焚，急忙问：“家中可有人受伤？”张雄翼皱眉道：“家中无人受伤，只是死了许多庄客。我已让管家给每户丧家送了帛金，吩咐他们发丧了。”

张雄羽放了心，皱眉问：“韩涛他们何在？”

“已经走了。”

张雄羽攥紧了拳头，咬牙切齿地道：“这帮狗贼，之前劫货船，如今竟又杀上门来，欺人太甚！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兄长息怒，韩涛在海州势大，我们暂时奈何不了他，只能从长计议。”

张雄翼吩咐家丁安排其他人到厢房休息，他带着张雄羽来到大堂，让家丁献上了茶。张雄羽一路马不停蹄，早已渴了，他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几大口喝光了茶。张雄翼见状，连忙让小厮又给张雄羽倒了一碗茶。张雄羽喝了半碗，解了渴，他放下茶碗，皱眉道：“往日我们并未得罪金沙坞的人，即便他们劫了货船，我们也并未计较。今日他们杀上门来，可有说明缘由？”

张雄翼叹了口气，“其实一切本与我们无干，只因有人给了素馨一块玉佩，岂知那块玉佩是金沙坞的止戈玉，韩涛便带人来讨。我把玉佩还给他后，他又说止戈玉是一大一小两块，还有一块大的要我归还，否则便要闯进庄里来搜。之后赵洋拿着另一块止戈玉来了，跟韩涛吵了几句。听了他们的谈话，我才得知原来金沙坞里起了内讧，韩涛夺了权，做了大老。后来又来了一帮道士，领头的老道说他们是来相助我的。我当时想杀了韩涛，便号令众人与之相斗，岂料韩涛他们人虽少，却个个勇猛异常，庄客们难以匹敌，便死了许多人。后来又来了一大帮乡民，得有八九百人，领头的是个和尚，自称明空祖师，说是来止战的。我们见他人多势众，就都停了手，韩涛也就带着人撤了。”

张雄羽皱眉道：“他们兴师动众前来只为了一块玉佩，莫非那玉佩是什么重要信物？”

“当时赵洋想用止戈玉号令韩涛的人，由此看来，那玉佩想必是金沙坞的信符。”

张雄羽皱眉想了想，道：“若是如此，今日之事必是赵洋有意筹划的。”

“此话怎讲？”

“金沙坞内讧，韩涛夺了权，说明赵洋不敌韩涛。韩涛若想完全掌管金沙坞，则必须要有信符。有人把信符送给了素馨，明显是想让韩涛带人来向我们讨。我们本来就与金沙坞有仇怨，若韩涛前来向我们讨信符，我们极有可能与其相斗。一旦相斗，则赵洋最为得益。且今日韩涛和赵洋先后出现，则更能说明是赵洋筹划了此事，想借我们之手为其除掉韩涛。”

张雄翼恍然大悟，道：“兄长所言极是！此事必是赵洋那厮筹划的。”张雄羽叹了口气，皱眉道：“海州的官员治理无能，这才使金沙坞的势力任意滋蔓。之前曾听闻他们在临沂县治下开了二十几家铺子，想必是有意在沂州暗布势力。若其日后在兖州暗布势力，必为你我之大患也。且今日之事，足见其虎狼本色，看来要尽早除之啊！”

“兄长没来之前，我已与庄里的几位长辈相商过此事。金沙坞的势力盘根错节，一时间除之困难，应缓图之。我们先在邹县和费县一带多多开设茶寮、酒馆、客店做眼，如此一来，若金沙坞的人再来寻事，我们也可提前得知消息，早做防范。而后在海州附近置办产业，再与地方官府合作，假借各种事由，渐渐削其势力。”

张雄羽点头道：“嗯，此方法甚妙，应尽早筹划。”他眉头一皱，“对了，刚才你说有一帮道士前来相助，其是何来历？”

“他们现在庄里歇宿，我还没问清其来历。那领头的老道道号清辉，他说本欲来我庄上拜谒，正巧得知了韩涛欲来此寻事，遂带人前来相助。”

“无端来访，又带人相助，恐有所求。明日设宴相款，席间探问之。若是小事，应了便是。还有那和尚又是怎的回事？竟能让八九百个乡民随其行事，其不容小觑也。”

“乌合之众而已，兄长不必在意。那帮乡民都是穷苦之人，个个衣衫褴褛，临走前还把死尸身上的东西都捡走了。那和尚定是见他们好骗，耍了些旁门左道的手段，骗其相从。”

“虽是此理，但他在兖州行事，我们也不得不防范，最好还是遣人去查明其虚实。”

“那好，明日我便遣人去打听那和尚的来历。”

次日，丧家办理丧事，庄院里哀嚎声不断回荡，此起彼伏。张雄羽、张雄翼、张冠文、张冠英和张冠杰各自带着几个人，拿着丰厚的祭品和帛金到丧家吊唁。家丁们赶着牛车，把庄外尸体全都运到乱葬岗掩埋，然后清理庄外的血迹。

傍晚，张家的宅院里杀猪宰羊，摆下酒席。其他人在厢房里用餐。大堂里单独摆了一桌筵席，张雄羽和张雄翼请清辉坐了主位，他们坐了下首。张雄羽和张雄翼端起了酒杯，张雄翼笑道：“庄里今日诸事繁忙，相待不周，望乞道长见谅。”张雄羽道：“昨日舍弟庄上忽遭祸事，蒙道长率众前来相助，化危解难，如此大恩，我们没齿难忘！”清辉连忙也端起了酒杯，笑道：“两位客气，微劳寸功，不足挂齿。”张雄翼笑道：“庄内无甚珍馐，只有这淡酒薄馔，道长切勿嫌弃。我们先敬道长一杯，请。”他们一起干了杯，张雄羽和张雄翼请清辉吃菜，清辉下筷后，张雄羽和张雄翼才下筷。吃了一会，张雄翼忽然问：“还未请教道长从何处而来，在哪座宝观里修行？”

“小道从晋州而来，在汾西县外的上清观里修行。”

“既是远道而来，那便在此多住几日，也好让我们一尽地主之谊。”

张雄羽笑道：“我听冠文说，泗水县里有一伙演杂戏的，颇有趣味。明日请来，让道长观览取乐。”张雄翼笑道：“好，明日观杂戏，后日我们同去乘船游览泗水如何？”张雄羽笑道：“好啊！如今天暖，赏河景，尝鱼蟹，此时节正宜也。”清辉拱手笑道：“两位盛情，小道心领了，其实小道此番前来是有事想与两位相商。”张雄羽微微一笑，问：“不知是何事？”

“敢问两位知道长春教否？”

张雄翼摇头道：“不知。”张雄羽笑道：“我们皆是爽利之人，道长不必问些无关的，直言便是。”清辉道：“小道并非道门中人，而是长春教中人。我教长春祖师道法、医术绝伦，祛病消灾，扶危济困，广行善事，晋州之人极为尊敬之。我教在晋州广开药铺，药以本价售，不图利，医者以救人为本，不图财，因此晋州鲜少有人因病而死。小道深知两位与朝臣相厚，亦与各地官员相厚。此番前来，想请两位动用关系，让朝廷拨钱，助我教在全国各处兴建庙宇。”张雄羽和张雄翼顿时眉头一皱，对视了一眼。张雄羽皱眉道：“道长，若在兖州各处兴建庙宇，发扬长春教，我们尚可相助。但若在全国各处兴建庙宇，则太过耗时费力，所费钱财亦不可胜记。况且长春教不像佛道那般家喻户晓，圣上和朝臣想必闻所未闻。即便我们动用关系，请朝中好友表奏，恐也徒然啊！”清辉笑道：“小道自然明白此理。两位大可不必对朝臣提及长春教，只需借儒释道之名，助小道行长春教之实便可。”

“何为借儒释道之名，行长春教之实？”

“倘或苏州之人多信道，那便在苏州兴建道观，长春教中人着道袍，于观中做道士。倘或庐州之人多信佛，那便在庐州兴建佛寺，长春教中人剃度，着袈裟，于寺中做和尚。倘或楚州之人多尊奉孔子，那便在楚州兴建孔庙，长春教中人自称姓孔，着儒服，于庙中做孔圣人之裔。如此便是借儒释道之名，行长春教之实。”清辉笑道，“近年干戈不断，与江南国之战也死了不少将士，正好借此时机表奏，于全国各处兴建道观、寺庙、孔庙，以超脱将士之亡魂、祈神而佑国祚。庙宇建成后，则把长春教中人安排进去，掌管庙宇。”

张雄翼皱眉道：“道长既知近年干戈不断，那也必然明白如今国家所得赋税大半以供军费，多处州县皆已财匮民穷，朝廷恐无余资以供大兴土木。所以即便借儒释道之名，此事也颇为困难啊！”

“二爷，此事非常容易！”清辉笑道，“若建一座能容纳数百人居住的庙宇，自然要颇多资财，但为长春教所建的庙宇只需能容纳二十余人居住便可，大约需耗费五千多贯。官府出一部分钱，再让当地百姓捐一部分钱，人力不足便用犯人，如此也可节省许多钱。外官能借此机会巧取民财，必然乐意为之。而朝臣也可暗中遣人参与监工，从中牟利，也会赞成。”

张雄羽顿时脸色一变，冷笑道：“如此蠹国害民之手段，道长好不娴熟也！若道长说自己不曾为官，小可决不相信。”

“大爷莫恼，此事于两位也大有裨益。”

“何益之有？”

“我教中人颇善经营，庙宇建成后，必能让其香火不断。贫州贫县可保每月至少得一百贯香油钱，富州富县则可保每月至少得六百贯香油钱，十之六用作生计，十之四献给两位。一处庙宇所献之财不多，但若全国各处庙宇所献之财汇聚在一处，便可堆积成山，如此便是纳天下之财为两位所用也。”

张雄羽和张雄翼动了心，相互对视，点了点头。清辉看在眼里，心想此事可成，便续道：“韩涛不畏官府，公然带人前来寻事，其势力与胆量，两位不可不忧也。金沙坞虽与兖州相隔甚远，但对两位而言却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必须除之。若在海州兴建庙宇，我教中人也可作为细作，为两位探知其在海州的一举一动。两位只需多多豢养信鸽，送至海州各处庙宇内，我教中人一旦得知了重要消息，便可立即传书给两位。”张雄羽和张雄翼顿时眉头一展，相视一笑。张雄羽道：“道长之筹划可谓天衣无缝，但若施行，恐贵教中人各怀争利之心，离心离德。”清辉笑道：“两位若不放心，可安排亲信与我教中人共同管理庙宇中的事务。等各处庙宇的积蓄富足后，也可在当地置产，笼络官吏。如此一来，两位在兖州之外的财势也能如日中天了。”张雄羽点了点头，笑道：“如此说来，此事可行也。”清辉顿时大喜，拱手笑道：“能得两位相助，此事必成，小道代长春教多谢两位成全。”张雄羽摆了摆手，笑道：“道长先不必谢，今年圣上欲亲征汉国，朝廷多半财力皆已用作军费，不能大兴土木。等战事止息后，我们再请朝中好友于朝堂上合奏此事，助长春教兴建庙宇。不过若战事不利，此事也将多有迁延，到时还望道长多多见谅。”

“不妨，不妨。”清辉拱手笑道，“一切便皆仰仗两位了。”

张雄翼忽然对张雄羽道：“兄长，清辉道长明达而老练，不如把徐州之事托付于他如何？”清辉连忙道：“小道正好闲暇，若能为两位分忧，实乃小道之幸也！”张雄羽犹豫了一下，道：“徐州各县将在潮汛后修缮旧堤，建造新堤。水部郎中、员外郎皆与小可交契，便托小可代其征集良匠，置办工程所需材料。此二者如今皆已完备，但还缺几个监工之人。小可初次承揽修堤、建堤之事，不明就里，手下又无老练而机巧之人，一时间无人可堪大任。道长若熟悉此事，了解其中关窍，小可想请道长相助一臂之力。”清辉笑道：“此事容易。明日大爷遣几个亲信随小道同往徐州，小道一面监工，一面把从中牟利之关窍悉数授之，包管他们能将诸事料理得妥善无误。”张雄羽哈哈一笑，道：“不急，不急。道长先在此多住几日，让我们一尽地主之谊。之后道长再携小可的书信去彭城县，与知州、通判、水部官员商议此事。”清辉笑道：“两位盛情，小道心领了。大爷既然以要事相托，小道决不敢懈怠，明日便行，不必挽留。”张雄羽和张雄翼相视一笑，张雄翼端起酒杯笑道：“我们与道长真是相见恨晚！今晚定要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清辉连忙摆手道：“不可，不可，今晚若醉倒了，恐误了明日的程途。”张雄羽端起酒杯笑道：“无妨，知己难遇，今晚定要开怀畅饮。”清辉又推辞了几次，但张雄羽和张雄翼盛情难却，执意要尽兴饮酒。他们推杯换盏，一直喝到半夜，最终全都醉倒了。

深夜，忽然有人敲响了庄院北门。门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抱怨了两句，起了床。他拿着油灯，走出门房，到大门前开了门。门外站着十个佩着剑，牵着马的人。领头的两个人他都认识，一个是方雪峰之子——方峻山（字：铁生），另一个是方雪晴之义女——花绮繁。

方家住在齐州银甲坊，为朝廷监造军器，而方雪峰和方雪晴这对兄妹，既是军器作坊里的作头，也是工匠们的大师父，同时负责绘制军器的图样和检验军器的质量。方雪峰与张雄羽、张雄翼相厚，每逢过节他都会遣人来张家送礼物，张家的人因此也大多都认识方家的人。

方峻山拱手道：“老丈，晚辈有急事想见二伯父，望乞通传。”门公笑道：“进来吧！你们又不是外人，何须通传？”他敞开了门，“老爷和大爷今晚宴客，你们自己去宅里见他们吧。”方峻山他们拱手道了谢，然后骑上马，飞奔到了张家的宅院前。方峻山到院门前敲了门，门子拿着油灯，打着哈欠开了门。方峻山拱手道：“小官，我们有急事要见两位伯父，相烦通传。”门子也熟识方峻山和花绮繁，便敞开门道：“你们先把马拴了，然后去后堂少坐，我去报知老爷。”方峻山他们到院门两旁的木桩前拴了马，去了后堂。后堂里没有灯光，黑漆漆的。方峻山他们也没带火镰，无法点灯，又怕不慎碰坏了东西，便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待。不多时，穿着睡衣的张冠英和一个打着灯笼的小厮进了后堂。方峻山连忙拱手问：“凯丰兄，两位伯父怎地没来？”张冠英字凯丰，故如此称之。张冠英拱手道：“家父与伯父醉了，不能前来相见。你们今晚先住下，等明日他们酒醒了，再与之相见。”

“也只好如此了。”方峻山皱眉道，“我们一路飞马至此，水米未进，不知家中可有剩饭剩菜？”

张冠英皱眉问：“为何如此匆忙？莫非银甲坊里出了大事？”方峻山叹了口气，皱眉道：“一言难尽啊！家父与姑母嘱托我们只可告知两位伯父，望兄恕弟讳言之罪。”张冠英连忙道：“啊！不妨，不妨。你们先随我去厨房吃饭，今晚好生歇息，明日一早我便带你们去见家父与伯父。”他和小厮带着方峻山他们去了厨房，放了两张桌，端上了筵席剩下的饭菜，非常丰盛。花绮繁独占一张桌吃饭，其他人在另一张桌吃饭。饭后，小厮带着花绮繁来到内宅门口，让丫鬟安顿花绮繁在内宅里歇息。其他人跟着张冠英去厢房里歇息。

方峻山他们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他们草草洗漱了一番，来到后堂，看到张冠英正坐在后堂里看拳谱。方峻山有些惭愧，拱手道：“本有急事与两位伯父相商，不料竟睡过头了，实在惭愧。”张冠英放下书，笑道：“早上我本想去叫你们出来吃饭，但听到屋里鼾声大作，心想你们一路奔波劳累，便没有搅扰。家父和伯父出去送客了，一会便回来，你们先吃饭。”他叫来几个家丁，让家丁们安排方峻山他们吃饭。家丁们在后堂里放上了桌子，摆上了凳子，端上了饭菜。方峻山他们对张冠英和家丁们道了谢，然后一起就坐，开始吃饭。

须臾，张冠文拿着一把象牙折扇，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张冠英抬头看了一眼张冠文，随即低下头继续看拳谱。他有些藐视张冠文，因为张冠文放荡不羁，不学文、不习武、更不理家业，还时常流连三瓦两舍。

张冠文扫了一眼周围，对方峻山拱手道：“铁生，别来无恙啊？”

方峻山抬头看到了张冠文，连忙放下筷子，起身拱手道：“腾鹏兄，久违，久违！”

“不必多礼，快坐下吃饭吧。”张冠文摆了摆手，示意方峻山坐下。他坐到旁边的圈椅上，翘起二郎腿，“铁生，听说花妹妹也来了，怎不见她人？”

“她昨晚在内宅里歇息，想必是被二妹和四妹留住了。”

“哦。”张冠文点了点头。

不多时，张素兰、花绮繁和张素馨一起挽着手，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张冠文立刻起身走到花绮繁面前，拱手笑道：“妹妹，久违了。”花绮繁连忙施礼道：“腾鹏兄久违。”张素兰故作嗔怪地道：“堂兄真是见了花妹妹，便忘了旁边这两个堂妹了。”张冠文笑着对张素兰和张素馨拱了拱手，道：“两位堂妹莫怪，花妹妹难得来一回，当先与之见礼。”张素馨忽然指着象牙折扇问：“堂兄，你这扇子是哪来的？可否借我一观？”她刚才一直盯着张冠文手里的折扇，想要来把玩。张冠文展开了折扇，白绢的扇面上绣着一只山雀落在梅花枝头。他笑眯眯地看着花绮繁，问：“妹妹，此扇漂亮否？”花绮繁点头道：“漂亮。”

“象牙扇骨，白绢扇面，刺绣精巧，虽千金也难求！”张冠文笑着递出了折扇，“夏日将至，妹妹拿去扇风吧。”

花绮繁连忙摆手道：“如此厚礼，何以克当？兄请收回。”

“宝扇配佳人，只盼妹妹每当扇风之时，能忆起哥哥之好。”

方峻山顿生醋意，他放下碗筷，板着脸道：“师妹，既然腾鹏兄执意要送，你便收下吧！”花绮繁连忙对张冠文道：“兄好意，小妹心领了。此扇太过贵重，受之有愧。”张素兰憋着笑，看着张冠文和花绮繁。张素馨咬了咬嘴唇，一把夺走了折扇，道：“我暂代花姐姐收了，等花姐姐走了，我便给她。”

“哎！四妹休胡闹！”张冠文伸手想要拿回折扇，张素馨急忙把折扇藏到了背后。张冠文皱眉道：“四妹，这是给花妹妹的，快拿来！”张素馨转头问花绮繁：“花姐姐，我暂代你收下此扇可好？”说着悄悄用手肘碰了碰花绮繁。花绮繁笑道：“便依妹妹的。”张素馨立刻眉开眼笑地道：“走，我们去那边坐。”她拉着张素兰和花绮繁到旁边搬了三个凳子，一起坐下了。张冠文跟了过去，站在了花绮繁身旁。张素馨噘起小嘴道：“堂兄，你可真不知羞！我们三个女儿在一起闲谈，你个男儿，何以凑近？”张冠文笑道：“一家兄妹，从小便一起玩儿，怎地还见外？”张素兰笑道：“妹妹不必理会，把他当作女儿便是。”张素馨拉起了花绮繁的手，笑道：“姐姐，刚才的事你还没讲完哩，继续讲。”张冠文连忙问：“花妹妹刚才讲了什么事？”

“上个月花姐姐去了开封府，跟官兵们一起交割军器。”

“原来如此，我也想听。”张冠文连忙到旁边搬来一个凳子，坐到了花绮繁身旁。花绮繁觉得不自在，便往张素馨身旁挪了挪凳子。张素馨笑道：“不必理他，花姐姐你继续讲。”

“嗯。”花绮繁点了点头，讲起了她去开封府的事。

方峻山他们吃完了饭，起身坐到了一旁。小厮们收拾了杯碟碗筷，搬走了桌子。张冠杰带着两个拿着围棋棋具的小厮进了后堂，他对方峻山拱手笑道：“铁生兄，怎地不去找我？若非小厮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来了。”方峻山连忙起身拱手道：“来得匆忙，今早又睡过了头，所以没来得及去找你。”张冠杰笑道：“来，你我下两局。如今庄里没人是我对手，正好让你见识一番我自创的棋招。”他让小厮摆上了棋具，跟方峻山下起了棋。

张素馨听了花绮繁去开封府的事，顿时两眼放光，恨不得立刻背上行囊，遨游五湖四海，名山大川。她叹羡道：“姐姐能到处游玩，让人好生羡慕啊！”花绮繁笑道：“妹妹是大家闺秀，锦衣玉食，像我这般四处奔命之人岂能相比？若妹妹想去游玩，大可带着几个仆从去庄外骑马啊，也颇有趣。”张素馨叹了口气，皱眉道：“我也想出去骑马玩儿，但爹不让我出庄了。”

“怎的了？二伯父为何不让你出庄啊？”

“没怎的，就是不让了。”

张冠文连忙笑着对花绮繁道：“妹妹你有所不知。去年家父和叔父去贺寿，我去与几个好友相聚。她在我家里也没人敢管她，便称王称霸了，带着小厮们在踢皮球，审犯人，还去城外……”张素馨红了脸，连忙捂住了花绮繁的耳朵，皱眉叫道：“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姐姐休听他胡说。”张冠文、张素兰和花绮繁顿时一阵哄笑。

“什么事啊，如此开心？”张雄翼说着和张雄羽一起进了后堂。众人连忙起身施礼。张雄羽皱起眉头，对张冠文道：“堂堂男儿，跟她们三个女儿坐在一起嬉笑，成何体统？”张冠文有些尴尬，连忙到张冠英身旁站住了。张雄翼走过去拍了拍方峻山的肩膀，笑道：“贤侄，一年多不见，清瘦了。令尊近况如何？”

“家父每况愈下，如今只能卧床调养，稍有劳累便气喘。”

“坊里的事务现在由谁主持？”

“小侄的二舅和三舅一起代家父料理。”

张雄翼顿时感慨万分，道：“当初我们一起共事时，他可是极其要强的人啊！事必躬亲，凡事皆做得尽善尽美。我们虽比他年长，却无不佩服他。不料他操劳了近半生，得了一身病，消磨了心气。”张雄翼叹了口气，“也不知他何时能好啊！”

“家父之病，只需静养便可。”方峻山拱了拱手，“小侄和师妹此番前来，实有急事与两位伯父相商。”

“什么急事。”

“兹事体大，不便在人多之处相谈，望乞两位伯父带小侄和师妹去静室。”

“好，你二人随我来。”

张雄羽和张雄翼带着方峻山和花绮繁去了书房。张雄翼吩咐家丁们到远处看守，不许旁人靠近书房，然后关上了门窗。

方峻山拿出一封信，“两位伯父请看信。”

张雄羽和张雄翼接过信，拆开信封看了信，然后皱眉问：“这是枢密院调拨军器的公文啊！为何会在贤侄你这儿？”

“这公文是假的。”

“怎会是假的？”

“上月下旬，一群官兵拿着公文到胄案索取两千副环锁铠。主簿到我们坊里核实了库中环锁铠的数目，开了文书，让我们遣人随那群官兵去营里交割军器。三日后，忽然有官差来访，说有人在野林里看到了五具无头死尸，有具死尸的小指只有半截，像是我们坊里的人，让我们去认尸。坊里的人跟官差去认尸，认出那五具死尸是我们之前遣去交割军器的人。三舅和姑母得知此事后，立刻遣人分头去打探那群官兵的去向。后来得知那群官兵在笼水上了船，驾船往北入了济水，又一直往东到了海岸，在海岸把甲胄都搬到了两艘大船上，然后驾大船去了远海，不见了踪影。我们又遣人沿海岸打听，得知那两艘大船曾在登州蓬莱县的海滨停泊过。当地的渔民说那两艘大船是金沙坞的船，偶尔会在渔村外停泊一……”

张雄羽和张雄翼顿时惊讶不已，连忙问：“怎的回事？金沙坞的人为何会假冒官兵，骗取甲胄？”

“我们还未遣人去海州打探情况，也不知实情。”

“后来如何了？”

“此事责任重大，胄案官员诚恐受责，要瞒下此事，便让我们加急锻造两千副环锁铠，以补缺失。二舅、三舅和姑母不敢违命，但又恐日后事发，受到牵连，遂遣小侄与师妹前来求助。二伯父的货船时常路过海州，又多次与金沙坞的人有过交涉。两位伯父必然明情况，知对策。”方峻山和花绮繁忽然跪倒，齐声道，“求两位伯父遣人随我们去海州取回环锁铠。不然日后事发，银甲坊之人必遭缧绁之厄。”说完便要磕头。张雄羽和张雄翼连忙扶住他们，道：“啊也，贤侄、贤侄女快快请起！令尊、令堂如同我们亲弟妹一般，银甲坊有难，我们岂会袖手旁观？快起来！快起来！此事我们必会相助。”方峻山和花绮繁起身施礼道了谢。张雄羽皱眉道：“金沙坞在海州有上万之众，官府惧而不敢奈何之。如今他们跋山涉水到银甲坊骗取甲胄，造反之意昭然也。我们要尽快行事，在其举事之前拿回甲胄。”张雄翼若有所思地道：“不过必须要找几个可靠而老练之人去办理，否则一旦泄露，便是负薪救火。”张雄羽和张雄翼低着头来回踱步，皱眉想了片刻。张雄翼忽然摇了摇头，道：“不行，不行啊！此事不可托于外人，我当亲往。”张雄羽皱眉道：“不可，你与韩涛刚交锋不久，若让金沙坞的人看到你在海州，报知韩涛，韩涛必起杀心。我未曾与之交锋，此事由我亲往。”

“兄长勿虑，韩涛率众前来皆因止戈玉，实无意与我交锋。况且我的人更熟悉海州的情况，也认识不少金沙坞的人，更易行事。若兄长带人前往，恐不知如何着手此事。”

“可万一让韩涛发觉了，奈何？”

“兄长放心。进入海州前，我会先遣四百人扮作商旅分散在海州各处打探情况，并随时准备接应我。进入海州后，我便头戴帷帽，乘马车，入住客店前先让亲信安排好一切。如此，金沙坞的人必不能发觉。”

张雄羽点了点头，皱眉道：“也要多带些随从，以防不测。”

“随从不可太多，否则易引人注意，八十人足矣。冠英武艺超群，可堪大任，我会让他与我同往。”张雄翼转头对花绮繁道，“贤侄女，你就留在庄里，静待佳音。”

花绮繁皱眉道：“莫非二伯父因侄女是女儿，而轻视？”

“我们皆为男人，唯独你是女人，路上又不免要风餐露宿，恐有不便啊。”

“二伯父勿虑，当侄女为男人便是。”

张雄翼面露难色，“这……”

花绮繁神色凛然，“古有木兰代父从军，树功勋而不图封赏，乃女丈夫也。家母亦曾谓侄女曰：‘木兰强而恬淡，成事不靠男儿，女人之榜样也。’今银甲坊有难，家母忙于内而忧于外，侄女若不能分忧，有何颜面回见家母？亦愧对家母之教导！”

张雄羽和张雄翼看着花绮繁，心生佩服。张雄羽想：“冠文若有此志，我余生必高枕无忧也！”张雄翼笑道：“令堂独理作坊，绘甲胄之图样，锻枪戈之锋刃，监造军器，从来无误。贤侄女能说出此番豪言，真有令堂之风范也。好，我便带你同往。”花绮繁拱手道：“谢二伯父。”忽然，窗外有人娇滴滴地道：“我也要去。”张雄羽和张雄翼心里一惊，连忙转头问：“谁在外面？”张素馨开门进来道：“爹，我也要去。”张冠文、张冠英、张素兰和张冠杰随即也跟着进来了。

刚才张雄羽他们走出后堂后，张冠文立刻问和方峻山一起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急事？如此神秘？”和方峻山一起来的人道：“我们只是护卫，不知内情。”张素馨笑道：“去听一听便知，走。”于是他们便去书房外偷听。因为他们是主人，家丁们也不敢阻拦。

张雄翼皱眉道：“毫无体统！你们怎能在外面偷听？”张冠文连忙拱手道：“叔父，我们已非孩童，知道事情轻重，决不会对外人泄露此事。银甲坊有难，小侄不能置若罔闻，愿与叔父同往海州，相助一臂之力。”张雄羽皱眉道：“你若去海州，那绮繁便留在庄里。”

“呃……”张冠文又拱手道，“叔父去海州，那庄里事务必然无人料理，小侄愿代叔父料理。”

张雄羽呵叱道：“此等大事，岂容你儿戏？休得歪缠！”张冠文面露尴尬，不敢再言。张素馨过去扯住张雄翼的衣袖，撒娇道：“爹，我也要去。”张雄翼甩开了她的手，皱眉道：“此事凶险，你去做甚？”

“既然凶险，那为何花姐姐能去？莫非爹重侄女，而轻女儿？”

“说甚胡话！绮繁一直助你姑母料理家业，颇有世故。你毫无阅历，去了只会误事。”

“有爹在身旁教导，我绝不会误事，且还能增长阅历。爹有所不知，我志在四方，岂可闲居于庄内？”张素馨这番话顿时气得张雄翼笑了出来，其他人也都憋着笑。

“你志在四方？”张雄翼笑了笑，“那怎的从来不见你读经史子集？”

“读书岂能酬志？行遍天下才是正道！”

“荒谬！不读经何以做人？不读史何以明智？不读子何以致知格物？不读集何以文辞灵秀？凡事必先知之，而后怀之。经史子集包含天下之道理，不明之，何以志在四方？”

张素馨一时无言以对，娇滴滴地哼了一声，苦闷地噘起小嘴。

张冠杰忽然道：“爹，你若走了，家里便无人能管束小妹了。倘或她闯了祸，你回来后可休要责罚我。”他盼着张素馨能跟张雄翼一起走，这样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找香杏谈情说爱了。

张雄翼皱起眉头，转头看了一眼张雄羽，心想：“不行，兄长平日繁忙，无暇照看素馨，冠文又游手好闲，更不能托付之。如之奈何？真要带上她？”他犹豫了片刻，目光扫过花绮繁时，忽然转念一想：“之前韩涛来犯，素兰、素馨仗剑策马而来，欲助我退敌，此举颇有侠气。雪晴虽不守女人之体统，但其志胜过多数男儿，绮繁受其教诲也出类拔萃，我的女儿又岂可落后？便带她们去海州历练一番，日后再让她们招赘在家，两份家业与之料理，也可免在婆家受气。”于是他道：“此番素兰、素馨与我同往，也好与绮繁作伴。冠杰在家，与庄里的长者们一起料理事务。”张素馨大喜，立刻搂住张雄翼的胳膊，撒娇道：“多谢爹。”张冠杰窃喜不已，拱手道：“是！”张雄羽连忙道：“贤弟，她们无能助你，与你同往只会误事啊！”张雄翼微微一笑，道：“兄长多虑了，我心中已有安排，此去决不会出差错。”张雄羽心中仍有不安，道：“英雄迟暮，你我皆不如当年了，此去定要万分谨慎，谋定而后动。”

“兄长安心，乱世之中你我尚能披荆斩棘，何况治世？”

## 第十章 旧属杜子成，细作小邵娃

细雨蒙蒙，微风徐徐。沂水缓缓流淌，群鱼浮上水面呼吸，两岸的芦苇随风轻摇，雨滴打在芦苇叶上沙沙作响。赵洋他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在岸边四处找船渡河。对岸停泊着几条木筏和渔船，两个赤膊的汉子正在渔船上用抄网捞鱼。赵洋他们看到后立刻大喊：“渔家，我们要渡河，相烦把船撑过来。”两个汉子望了望赵洋，相互说了几句话，转身放下抄网，拿起船桨，划了过来。赵洋走到船头，拱手道：“渔家，有劳……”两个汉子忽然道：“大老，你怎的还没回坞里啊？”赵洋心里一惊，连忙问：“两位莫非是坞里的弟兄？”

“我们是怀仁北部的弟兄。”两个汉子道，“如今二老在坞里妄为，又调走了各部的头领，遣他的人暂时管理各部。大老若不趁早回去惩治他，金沙坞早晚要败在他手里。”

赵洋叹了口气，皱眉道：“那畜生占了金沙坞，还在海州各处安插了人，欲刺杀我。我若回去，便是自寻死路啊！”两个汉子顿时面面相觑，震惊不已，道：“他岂敢如此？大老何不召集头领们，率弟兄们围攻他？”

“我也有此心，但又不知头领们都被调往了何处。万般无奈，只好躲在海州之外避祸。”

“头领们都被调去远海打鱼了，杜头领辞了位，带我们搬到此处生理。”

“啊？”赵洋面露惊讶，“他为何要辞位啊？”

“二老让各部的头领都听从赵头领的号令，去远海打鱼。杜头领不服，不去打鱼，便弃了大船，摔了印信，辞了位。”

“他如今在何处？”

两个汉子指着对岸道：“前面有座大院，杜头领和我们都住在那里。”

“走，快带我去见他！”

众人陆续渡了河。两个汉子把木筏和渔船拖到岸上，系好缆绳，提起抄网和鱼篓，带着赵洋他们穿过芦苇丛，走过泥泞的小路，来到大院前，开门进了院。两个汉子一边往大堂走，一边喊：“大哥，大老来了。”喊了两声，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和一个白发方脸的老丈从大堂里走了出来。那男人是杜洪，字子成，而那老丈是杜洪的父亲。赵洋连忙道：“不必出来，快快进屋，休淋了雨。”杜翁拱手笑道：“不妨，不妨。大老远道而来，老朽和愚男若不出来迎迓，则有失礼数了。”赵洋连忙还礼道：“杜公亲自迎迓，小子愧不敢当也。”杜洪施礼道：“大老快请进屋。”赵洋他们跟着杜翁和杜洪一起进了大堂。两个汉子站在廊下，对杜洪道：“大哥，我们先去厨房把鱼炖了，再弄些菜，烫几壶酒，一会咱们和大老一起喝几杯。”杜洪回头道：“堂里的椅子不够，顺便教小价搬几个凳子来。”

“好。”两个汉子转身走了。

赵洋他们脱下了斗笠和蓑衣，抖了抖上面的雨水，放到了门旁。杜翁拱手笑道：“你们有正事相谈，老朽先告退了。”赵洋连忙还礼道：“杜公请便。”

小厮搬来了凳子，在堂里摆好。杜洪草草收拾了茶几上的棋具，把棋具交给了小厮，又吩咐小厮去泡茶。赵洋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了。杜洪见赵洋坐了下首，连忙请他坐主位。赵洋笑道：“不必谦让，我是客，若坐主位，岂不变客为主了？快请坐吧。”杜洪有些难为情，但也只好坐下了。赵洋问：“子成，你可知现在坞里是何情况？”杜洪心里一惊，连忙问：“莫非大老至今还没回去过？”

“一言难尽啊！”赵洋叹了口气，皱眉道，“韩涛那厮占了金沙坞，还在海州各处安插了人，欲刺杀我。我本想找头领们陈述实情，再召集弟兄们，围攻韩涛等人，以夺回金沙坞。岂料头领们都不在各部，早已让韩涛调走了。我迫于无奈，便在海州之外找旧友求助，至今不敢回去啊！”

“头领们如今都听了赵莼的号令，去远海打鱼了。我当初发觉二老有叛逆之心，恐他谋害我，便搬到了此处。”

“子成，部里都是你的人，只要你一直留在部里，他如何能谋害你？韩涛手上没有‘戈’，也不能免你的职，你全然不惧他啊！又为何要辞位啊？”

“我也是后来才醒悟的，事已至此，悔之不及也！”杜洪皱眉道，“当初我接到坞里的书信，说有官兵聚集在东海船埠附近，有进攻之势，让速速我带人去相助。我带人到了那里后，不见附近有官兵，就去问赵莼。赵莼拿出了文书给我看，让我听从他的调遣，驾大船去远海捕鱼。我见那文书上只印有二老的印信，而没有‘戈’，便知是二老有意调走我。我问赵莼为何要我去远海打鱼？赵莼道：‘大老挥金如土，以致坞里资财匮乏，遂需人去远海打鱼，以资用度。’我碍于……”

赵洋眉头一皱，厉声道：“那厮放屁！我何时挥金如土了？每日不过使费几两黄金而已。”杜洪连忙道：“大老息怒。我当然知道此理，但他一团和气，且素来诚恳，我碍于情面，也不好推辞。当时我假意服从，并暗中遣人回部里打探情况。得知二老已安排人代我管理部里的一切事务，部里的人虽都不服，却又无可奈何。我心知二老欲夺我的权，一气之下，便弃了大船，带人赶回了部里，驱走了他的人。数日后，二老带人来部里问罪，说我擅离职守，致使东海船埠损失了一艘大船，要我交出印信，去远海打鱼以赎罪。我当时气愤难当，与他争论了几句，便摔碎了印信，辞了位。后来我想去投老叔，便遣人去给老叔送信。送信的人回来说老叔被二老调去了远海，徐头领也去了。我心里不安，便遣人去给大老你送信，想问清情况。送信的人回来说大老不在坞里，坞里的人也不知大老去了何处，还说如今坞里的事务都由二老和夫人一起做主。我发觉形势不妙，便立刻带着家小和亲信搬到了此处。”说话时，小厮端来了茶，开始给众人献茶。杜洪连忙起身给赵洋端了一碗茶。赵洋面有愠色，道：“那淫妇已与韩涛苟合了，她恨不得我早死。当初我就不该听先父的话，娶她为妻！”他端起茶碗，吹散了浮在茶水上的几片茶叶，喝了口茶，“子成，如今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三十七人。”

“你虽已辞了位，不是我部下了，但论交情，你我相厚，论年纪，你长我两岁，我心里一直视你为哥哥。”

杜洪连忙拱手道：“蒙大老敬重，实不敢当。”

“子成，你有勇有谋，豪爽仗义，先父因此对你格外器重。其他头领虽比你年长，但论能力，却皆不如你。今我愧对先父，家业为韩涛所夺，又无计可施。若你能助我夺回家业，以慰先父在天之灵，事后我必当厚报！”

“大老，我蒙……”

赵洋一摆手，“不必称我为大老，只要家业还未夺回，我便不是大老。你年长，称我为贤弟便是。”

“不可，不可，如此称呼，太过失礼了。”

“那便称我为大哥。家业为人所夺，愧对先父，若称我为大老，则令我倍感羞惭也。”

“好，大哥！”杜洪拱了拱手，“我蒙先大老赏识，统领怀仁北部，家中大半资财，皆拜先大老所赐，此知遇之恩，我决不敢忘。先大老智识过人，我尝听其教诲，受益匪浅，此开蒙之恩，我亦不敢忘。今大哥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边？我愿随大哥前往海州，助大哥夺回家业。”

赵洋大喜，笑道：“有子成相助，我如得一臂也！好，明日我们便一同前往海州。”杜洪皱眉问：“今韩涛势大，不知大哥可有良策以图之？”

“我欲遣人去探知韩涛的一举一动，趁其势孤不备之时，刺杀之。”

杜洪想了想，道：“不可，当活捉之。如今东海船埠由赵莼管理，他素来重情义，我们只需以韩涛的性命要挟他，让他遣人召回在远海的头领，再让头领们回各部召集人马，夺回金沙坞则易如反掌。”赵洋面有难色，道：“赵莼对我心怀怨恨，恐难以要挟之，可还有其他良策？”杜洪皱眉道：“其实赵莼此番反叛令我非常意外，大哥何以得罪了他？”赵洋犹豫了片刻，问：“家中可有空房？我这帮弟兄一路奔波，早已累了，先安顿他们歇息。”杜洪立刻叫来了小厮，让小厮带其他人去厢房里歇息。其他人走后，杜洪问：“如今已无旁人，大哥可否如实相告？”赵洋叹了口气，皱眉道：“此事只怪我一时情不自禁，奸污了赵莼的浑家。赵莼得知后，有杀我之心，便带人去春风楼里找我，幸而我及时逃脱，才得以活命。之后我联合瀚学排挤了他，把他调去了东海船埠。后来我遣人去船埠里打听，得知他常在酒后骂我。他是先父任命的头领，又不曾犯错，且颇得人心，我也不好免他的职，便没再理会他。”杜洪心生不悦，但也不能指责赵洋，他沉思了片刻，皱眉道：“若想探知韩涛的一举一动，需要一个百伶百俐且不易引起怀疑的人，不知大哥欲遣谁去行此事？”

“我在朐山县里有一义子，名邵娃，韩涛也颇爱之，常遣其做杂事，并予以钱财资其用度。他百伶百俐且对我忠心耿耿，我欲遣之。”

“事关重大，此人当真可信？”

“决然可信！他父母早亡，若非我资助他，他早已饿死街头。此再造之恩，他决不会忘。”

“大哥虽对他有大恩，但只恐他见财忘恩，投靠韩涛。到时我得先试探他一番，若他果真不忘恩，我们再委以重任。”

中午，大堂里摆了两桌酒席，款待赵洋他们。赵洋没看到杜翁，便问：“杜公为何不来吃饭？”杜洪道：“家父喜静，也不饮酒，遂与家眷一起在正房里用膳。”赵洋让严修儒坐在他身旁，对杜洪道：“这位是我义弟，严修儒。”严修儒对杜洪施了礼。杜洪还了礼，忽然问：“贤弟既然已被海捕，为何不改名换姓？”严修儒大惊，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赵洋笑道：“子成，世上叫严修儒的人不可胜记，你怎能断定被海捕的人就是我义弟？”杜洪笑道：“我本不能断定，但刚才拿话一试，观令弟之神情，便知他是海捕榜文上的那位了。”赵洋哈哈大笑，指着杜洪道：“子成啊子成，你可真狡诈也！”杜洪笑着对严修儒道：“贤弟，以后不论他人如何拿话试你，你可千万莫像今日这般猝然变色，否则必为他人所识破。”严修儒连忙施礼道：“多谢杜兄教导！弟对外人一直自称严习武，刚才也没想到杜兄会拿话来试弟，一时慌张，便露了马脚。”

“观贤弟之相貌，不像凶恶之人，莫非是因一时失手而误杀了人？”

“我没杀人，只因得罪了人，被人诬陷了。”

赵洋有意嘲讽严修儒，便笑道：“我这贤弟胆小如鼠，连杀鸡都不敢，又岂敢杀人？之前他看到了几具死尸，便吓得晚上难以入睡，睡着了便做噩梦，又吓醒了。半夜小解还要叫人陪，说怕遇到鬼。”众人顿时一阵哄笑。严修儒面露尴尬，低头不语。杜洪笑道：“大善之人必显懦，当以刚济之。”他看向严修儒，“贤弟若闲来无事，可研习武艺。一者强身，二者可使性格更刚强，三者也不负严习武之名。”严修儒顿感宽慰，连忙拱手道：“杜兄所言极是，弟必当从之。”

外面的雨哗啦啦越下越大，风湿漉漉的，吹进堂里，凉飕飕的。众人一起说说笑笑地喝酒吃饭，几杯热酒下肚后，根本不觉得冷，反倒觉得热，还解开了衣带，敞开了衣服。严修儒嫌酒辣，没喝酒，吃了六碗饭后，便向赵洋和杜洪告了退，回屋歇息了。杜洪道：“大哥，恕我直言，你这义弟不豪爽，言谈举止像个腐儒，不能与我们同道，大哥为何要与他结拜？”赵洋吃了口菜，放下筷子道：“当初我被韩涛的人追杀，负伤昏迷，是他爹救了我。之后我把‘止’赠给了他，心想韩涛的人看到‘止’后，定以为我死了，便不会再来追杀我了。岂料他爹却因此为韩涛的人所害，他也因此被韩涛的人追杀。后来我在去大名府的路上遇到了他，见他衣衫褴褛，甚是可怜，又想起他爹对我的恩情，便与他结拜，想照顾他。之前我还答应过他，若我夺回了家业，便让他来做二老。但这一路上看他做事也不伶俐，还胆小，又不敢杀人，便消了此念头。到时多给他些钱，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杜洪点头道：“原来如此！大哥知恩图报，乃大丈夫所为。弟兄们也正因大哥重情义，不忘恩，遂才为大哥效力。”他端起酒杯，“来，大哥，我敬你一杯。”

“好！”赵洋笑着端起了酒杯。他们一起碰了杯，饮尽了杯中酒。

这场雨下了三天。雨停后，杜洪召集了亲信，拜辞了父母和怀孕两个月的老婆，和亲信们一起挎上腰刀，背上行囊，拿上朴刀，跟着赵洋他们踏上泥泞的路，前往海州。进入海州后，他们怕被韩涛的人发觉，便扮作商旅，只走偏僻的小路。是日，他们来到了朐山县外的山腰上。赵洋遣人去城里找邵娃，杜洪让亲信们躲进了草丛里。多时，赵洋的人带着一个男孩从山下走来。那男孩看起来七八岁的模样，长得俏皮可爱，若非他绾着发髻，别人看到他后定会以为他是个女孩。他看到赵洋后，立刻跑过去喘着粗气笑道：“爹，这段日子你去哪儿了？我之前问坞里的人，他们都摇头说不知。”赵洋笑道：“我有要事要办，去了开封府。”

“听说开封府十分繁华，爹你下次要再去，带上我，我也想去看看。”

“好，下次一定带你去。”赵洋指着杜洪对邵娃道，“儿，这是你杜叔，你以前见过。”又指着严修儒，“这是我贤弟，你二叔。来给他们行礼。”

邵娃扑通跪倒，给杜洪磕了个头，叫道：“杜爹，孩儿有礼了。”又给严修儒磕了个头，“二爹，孩儿给你磕头了。”杜洪和严修儒愣了一下，连忙扶起邵娃，并道：“贤侄快快请起，不必行此大礼。”邵娃拱手道：“孩儿有失礼数，没给两位爹带贽见，只能磕头谢罪，望乞两位爹勿怪。”严修儒连忙道：“不怪，不怪。”杜洪听出了邵娃的言外之意，他拿出一大把铜钱，塞到了邵娃的手里，笑道：“微薄之资，贤侄莫要嫌少，权且收下。”

“多谢杜爹。”邵娃笑着把钱揣进了怀里，然后仰起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严修儒的眼睛，也不说话。严修儒顿时脸颊发烫，尴尬不已，他连忙给了邵娃一大把铜钱，道：“贤侄莫嫌少，收下吧。”

“多谢二爹。”邵娃嘻嘻一笑，揣起了钱。他的前襟口袋里装满了铜钱，鼓鼓的，直往下坠。赵洋拍了拍他的肩膀，问：“儿，你可知坞里现在是何情况？”邵娃想：“如今韩爹和娘相爱，爹恐怕还不知情，我若说了，爹必发怒，还是装作不知为妙。”于是摇头道：“不知。门公现在不让我进去了，除非韩爹或娘教我进去，我才能进去。”杜洪道：“贤侄，我们找你的事万万不可告诉韩涛。韩涛要害你爹，还重金悬赏，要你爹的人头。”邵娃顿时震惊不已，连忙问赵洋：“爹，这是怎的回事？之前你们还好好的，他怎就忽然要害你了？”赵洋皱眉道：“一言难尽，你不必知道内情。我们找你的事万万不可告诉他，明白否？”邵娃点头道：“明白。”杜洪拿出了二十两银子，道：“贤侄，我有事要托你去办。我们长途跋涉至此，又饿又累，你速去城里给我们买些干粮来，余下的钱你便留着。”邵娃接过了钱，笑道：“好，我这就去。”说完转身往山下跑。须臾，杜洪见邵娃跑远了，便叫来了四个亲信，让他们速速下山跟踪邵娃，若邵娃不进城，而往金沙坞的方向走，便立刻杀之。四个亲信下了山，悄悄跟在邵娃的后面，关注邵娃的一举一动。邵娃进了城，回家拿了个大布袋，他在城里买了馒头、腌肉、糟货、蒸鸡等各类食物，都装进了大布袋里，又用绳子系住了袋口。装满食物的大布袋高过他胸口，还比他胖。他费力地扛起了大布袋，走一会歇一会，慢慢出了城。四个亲信跑回去把看到的事告诉了杜洪。杜洪点头道：“嗯，此子可信，你们快去接他过来。”赵洋心里松了口气，笑道：“我早已说过他对我忠心耿耿，决不会背我，其实多余试探。”四个亲信跑下山对邵娃说明了来意，然后扛起大布袋，带着邵娃来到了赵洋他们面前。邵娃擦着汗道：“钱都用了，我一文都没留。”

“好好好！”赵洋笑着打开了大布袋，看了看里面的食物，“我儿竟买了如此多的食物，足够吃两三日了。”他拿出了一只用荷叶包着的蒸鸡，打开荷叶，给邵娃撕下了一个鸡腿，笑道：“累了吧，来，吃鸡腿。”

“不累。”邵娃笑着接过鸡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杜洪转身朝草丛叫道：“都出来吧。”他的亲信们随即鱼贯而出，来到他面前。众人一起分了食物，吃了饭。饭后，赵洋对邵娃道：“儿啊，这几日你设法进坞里，弄清韩涛最近要去哪里，走那条路，带多少人，然后来这山头告诉我。”

“爹莫非想趁他落单之时寻仇？”

“不错。”赵洋一脸严肃地道，“韩涛那厮狡诈，你要谨慎行事，休教他发觉了。你若能立下功劳，助我夺回家业，我便任你为小头领。”

“爹放心，此事对我而言犹如拉屎放屁般容易，包管不会教他发觉。”

## 第十一章 险作瓮中鳖，已成俎上肉

朐山县外，蔷薇河旁，河渠围绕着一座巨大的城堡——金沙坞。前任大老赵烝然壮年时，适逢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草寇啸聚山林，时常劫掠百姓，甚至围攻县城。赵烝然为防草寇袭击，便率众建造了金沙坞。金沙坞的围墙由顽石垒砌，高二丈，厚三米。南墙和北墙上各有一扇大门，两扇大门前不远处各有一座吊桥，两座吊桥旁各有一间用来站岗的小木屋。

是日晴和，韩涛带着十多个随从，拿上鱼竿、鱼饵、鱼篓、抄网、胡床、小茶几和茶具，出了坞，跳上停泊在河渠上的小船，划到蔷薇河岸，上岸开始钓鱼。随从们把守在附近，以防有人来打扰。春日熏熏，河水潺潺，波光粼粼。韩涛挂上鱼饵，抛竿，架好钓竿，坐到胡床上，品着香茶，赏着河景，静待鱼上钩。须臾，有鱼咬钩了。韩涛放下茶杯，拉起鱼竿，一条大鳜鱼渐渐被拉了过来。他顿时大喜，连忙拿起抄网，网住了大鳜鱼。他摘下鱼钩，把鳜鱼放进了鱼篓里，然后挂上鱼饵，抛竿，架好钓竿，静待下一条鱼上钩。忽然，有人叫道：“爹，我给娘采了山梅。”韩涛回头一看，邵娃挎着筐站在不远处，有两个随从拦住了他，不让他过来。韩涛对那两个随从摆了摆手，那两个随从随即闪开了。邵娃跑过来笑道：“爹，你看，我给娘采了山梅。”说着放下了筐。韩涛低头一看，筐里装满了山梅。

“竟有如此多！”韩涛大喜，“儿，你这是从哪里采来的？”

“昨日我上山挖菜，望见山头上一片红，走近一看，全是山梅，我便都采了，想着孝敬娘。”

“好小子，有孝心！”

“爹，你钓了几条了？”邵娃说着往鱼篓里看了一眼。

“一条大的。”韩涛指着茶几旁的大石头，“来，坐这儿看我钓鱼。”

邵娃过去坐下了，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韩涛钓鱼。不多时，有鱼咬钩了。韩涛拉起鱼竿，一条大鲤鱼渐渐被拉了过来。邵娃连忙拿起抄网，网住了鲤鱼，然后摘下鱼钩，把鲤鱼放进了鱼篓里。韩涛挂上鱼饵，抛竿，架好鱼竿，静待下一条鱼上钩。他们一起配合，一上午钓了七条大鱼。有时许久没有鱼咬钩，邵娃也不会不耐烦，只是静静地望着水面。

金沙坞的聚义堂里，方夫人坐在雕漆书案前处理各部的书信，一个丫鬟在她身旁磨墨、倒茶。不多时，韩涛带着邵娃进来了。邵娃来到方夫人面前，磕头道：“娘，孩儿有礼了。”方夫人放下毛笔，笑道：“起来吧。”

“谢娘。”邵娃站了起来。

韩涛走到方夫人身旁，笑道：“夫人，咱儿去山上给你采了一大筐山梅，我让人拿去厨房洗了，一会吃完了饭，你尝尝滋味如何。”方夫人看着邵娃，笑道：“我儿有心了，快去洗手吧，一会吃饭了。”

“是。”邵娃转身走了。

韩涛拿起书案上的书信，放到了一旁，笑道：“夫人不必如此劳累，这些信我一会便都处理了。”方夫人有些嗔怪地道：“如今我们任命的头领不能服众，人心不齐。你好不容易拿回了‘止’，又不务正业，只知钓鱼。凡事当尽早安排为妙，以免生变。”韩涛拱手笑道：“夫人良言，我已铭记在心，此后一定先处理完书信，再去钓鱼。”他让丫鬟端来了一盆水，和方夫人一起洗了手。家丁们进来放好了桌子，陆续端上了饭菜。邵娃洗完手回来了，和方夫人、韩涛一起就坐吃饭。饭后，邵娃忽然跪倒给韩涛和方夫人磕了个头，道：“爹、娘，前几日大风，把孩儿家的屋顶吹坏了，夜晚甚冷，难以入眠。孩儿想搬进坞里住几日，等修好了屋顶便回去。”韩涛笑道：“起来吧，坞里有许多空房，你住多久都行。一会我跟管家说一声，让他给你安排间房。”

“多谢爹、娘。”邵娃说完又磕了个头。当日下午，他搬进了坞里。管家安排他住在东院的厢房里，他向管家磕头道了谢。他长得俏皮可爱，办事利落，说话好听，会主动帮家丁们和丫鬟们做杂务，还会去厨房里帮厨子们切菜。别人若帮了他，他便立刻施礼道谢。他在坞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坞里的人无不喜爱他。有几个丫鬟见他长得像女孩，便把他打扮成了女孩的模样，然后拉着他去见方夫人和韩涛。方夫人和韩涛见了哈哈大笑，轻轻地掐了一下他的脸蛋，道：“我儿可真是雌雄莫辨也。”

是日，韩涛正在聚义堂里处理各部的书信，一个男人忽然来报：“大老，那批货已到了朐东镇。”韩涛面有不悦，皱眉道：“已经耽搁了二十多日，为何才到？”

“大老恕罪，实属无奈。鳌山湾附近接连数日有官船巡视，我们只能等官船走后才敢登程，后来又遇大雨，风浪甚急，所以才耽搁至今。”

“那批货可有损失？”

“没有。沈公的人下船后运走了一百箱货，剩余三百箱已运往朐东库，只等大老去计点。”

韩涛点了点头，“后日东海船埠会往朐东库里运盐货，到时我带人去一并计点。你去账房支一百贯钱，回去好生款待一番运货的弟兄们。”

“是。”男人转身走了。须臾，邵娃端着一壶香茶从后门走了进来。他把香茶放到了雕漆书案上，然后退了出去。

朐东库是一间大库房，位于朐山县东边二十里外的山脚下。金沙坞在沿海地区所获的海盐和海货都会临时存放在朐东库里，等管库和账房核对了数量、记了账之后，再运往各地贩卖。

韩涛带着二十余人骑马来到朐东库外，管库和十几个库房守卫连忙从屋里出来迎接。韩涛他们下了马，管库打开了库房大门，请他们进了库房。库房里存放着许多盐、干海菜、鱼干、咸鱼和渔具，弥漫着淡淡的腥味。韩涛扫了一眼货架，问：“前日运来的那批货何在？”

“在最里面。”管库带着韩涛他们往里走，来到了一堆摆放整齐的木箱前，“一共三百箱，全在这里。”

韩涛带着众人逐一检查了木箱，每个木箱都用钉子牢牢封死了，并贴着两张封条，封条上分别写着“胄案点验”和“银甲坊监造”。检查完毕，韩涛和账房开始查验近日货物出库和入库的记录，并核对库存。多时，载着盐货的牛车队伍来到了库房外。领队进了库房，叫道：“大老，一共四百车盐，都到齐了，现在搬吗？”

“四百车？”赵洋面露惊讶，“信里说只有一百车啊！”

“海上飘着乌云，赵头领恐明日会下雨，便让我们把盐都运来了。”

韩涛快步走了出去，外面已经停满了牛车，大路两旁也停着牛车，一眼望不到尽头。他皱眉叹了口气，摆手道：“搬吧，搬吧。”领队随即喝令“搬货”。脚夫们扛起牛车上装满盐的麻袋，开始往库房里搬。将近黄昏，他们终于搬完了所有盐货。牛车队伍陆续走了，韩涛和账房也记完了账。管库和库房守卫草草打扫了库房，然后锁上了库房大门，和韩涛他们一起进屋吃饭。屋里很宽敞，但放上六张桌并坐满了人后，便有些拥挤了。桌上的菜热气腾腾，众人纷纷打开酒坛，有说有笑地往碗里斟满酒，开怀畅饮。不多时，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坐在窗户旁的人往外一看，一大群挎着刀剑的人来到了库房外，其中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相貌庄严的长须男人。管库起身走出屋，皱眉问：“你们是哪个分部的弟兄？”

“我们是东海县的弟兄，前来运货。”长须男人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头领的书信，相烦老兄打开库房。”

“怎地没赶牛车来？”

“部里的牛车一时不够用，头领教我们先把货扛到朐山县，之后部里的人会赶牛车来接应。”

“既然是来扛货，你们佩刀剑作甚？”

“近来有一帮强人在东海县附近劫掠，若不佩刀剑，恐有不测。”

“哦。”管库点了点头，“少待，我去取钥匙。”转身进了屋。

韩涛觉得长须男人的声音有些耳熟，便转头透过窗户往外窥探，忽然发现那人竟是张雄翼。他大惊失色，急忙对众人打手势，并低声道：“快抄家伙，来者不善。”众人立刻起身，各自拿起了刀，然后一起冲了出去。张雄翼和张冠英看到韩涛后，顿时吓了一跳，连忙拔出了剑。方峻山和其他人随即也都拔出了刀剑。韩涛拱手笑道：“二爷远道而来，怎地先不打声招呼啊？晚辈也好预先带人去迎迓。”张雄翼扫了一眼韩涛他们，发现韩涛的人比他的人少，他顿时松了口气，随即冷笑道：“韩涛，我不欲与你相斗，只要你交出环锁铠，便可免受杀身之祸。”

“啊？”韩涛面露疑惑，“什么环锁铠？我这库里装的全是海盐和海货。”

“休想抵赖！我的人亲眼看到你们把环锁铠运到了此处，搬进了库里。”

韩涛陪笑道：“二爷的人必是看错了，私藏甲胄乃……”张雄翼不耐烦了，皱眉道：“休要赘言！快打开库门，否则休怪我不容情。”韩涛脸色一变，严肃地道：“二爷，环锁铠是银甲坊的，晚辈受银甲坊之主所托，暂时代为保管。二爷若把它取走了，晚辈拿什么向银甲坊交付？又如何……”方峻山忽然指着韩涛喝道：“你胡说！家父便是银甲坊之主，从未将环锁铠托你保管！你们扮作官兵，骗取甲胄，还杀了我们坊里的人，此罪当诛！劝你速速交出甲胄，否则爷爷定取你狗命！”韩涛顿时尴尬不已，哑口无言。张雄翼冷哼一声，问：“你还有何话可说？”韩涛叹了口气，皱眉道：“罢了，罢了，还给你们便是。”他转头对管库道：“去把钥匙拿来，打开库门，带二爷他们进去。”他使了个眼色，“记住，让库里看守环锁铠的弟兄们放下刀，不要阻拦。”管库一脸迷茫地点头道：“是。”转身进了屋。张雄翼见状，心想：“这厮恐不怀好意，想在库里害我，得多带些人进去，谨慎行事。”他转头对张冠英道：“冠英，一会我和峻山带一半的人进库里搬环锁铠，你和其他人在门口守卫，以防不测。”张冠英点头道：“是。”

管库拿着钥匙到库房大门前开了锁，打开了门，进了库房。张雄翼和方峻山带着一半的人随即跟了进去。张冠英带着剩下的人守在大门前，面对着韩涛他们。库房里有些昏暗，张雄翼他们一边观察着周围，一边跟着管库往库房深处走。库房的最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堆木箱。管库指着木箱道：“全在这里了，请列位查验。”张雄翼他们快步走到木箱前，方峻山仔细看了看，回头笑道：“二伯父，这正是装环锁铠的箱子，连封条都未动。”张雄翼环顾周围，没看到看守环锁铠的人，不禁心生疑惑。管库趁张雄翼他们不注意，悄悄地退到了他们身后。

忽然，韩涛唿哨一声，带着众人杀向张冠英他们。张冠英他们心里一惊，随即迎战。管库闻声，立刻掉头拼命往外跑。张雄翼猛然醒悟，转身急呼：“快出去，休教他们关了门！”众人顿时醒悟，急忙掉头往外跑。管库跑在最前面，他转身推倒了一个货架，货架上一筐筐干海菜随即散落。张雄翼他们有的被货架、筐和干海菜砸中了，有的不慎被筐绊倒了，一时间手忙脚乱。管库又接连推倒了两个货架，货架上一筐筐鱼干随即洒了一地。张雄翼他们焦躁不安，想加快步伐，但面前一片狼藉，他们只能慢慢往前走。管库又接连推到了两个货架，货架上渔网和鱼线随即铺了一地，交织在了一起。

张冠英剑术凌厉，挥剑快如闪电，敌人接连倒在他的剑下。见此情形，韩涛不敢大意，立刻带着五个人一起围攻张冠英。张冠英他们因人数劣势，渐渐不敌，虽奋力杀死了十多个敌人，但己方却阵亡了二十余人。韩涛他们步步进逼，把张冠英他们从门前逼走了。须臾，管库气喘吁吁地从库房里跑出来，转身关上大门，上了锁。韩涛听到那沉重的关门声后，大笑道：“张雄翼已是瓮中之鳖了，尔等若束手就擒，我便饶尔等不死。”张冠英咬着牙闭口不言，怒视着韩涛。一阵风吹过，山间的草木沙沙作响。韩涛退到了后面，让他的人团团围住了张冠英他们，然后冷笑道：“寡不敌众，诸位休逞匹夫之勇，速速弃刃投降，也可保全性命。到时我遣人送信给张雄羽，让他以千金来赎诸位，诸位便可回家团聚了。”

晚霞明艳，照在众人的脸上，有些刺眼。张冠英想：“若天黑后没人回去报信，花妹妹便会率众前来接应，看来必须要尽力拖延。”他皱眉问：“若我们投降，关在库里的人能否保全性命？”韩涛笑道：“当然能保全性命，我杀你们毫无益处，还不如……”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他身后响起。他回头一看，杜洪手持朴刀，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一刀柄击晕了他。见此情形，赵洋立刻带着众人从库房墙后冲出，用绳子把韩涛五花大绑。韩涛的人听到动静后，纷纷转头，顿时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杜洪大喊：“韩涛已被擒，弟兄们速速弃刃，休再为虎作伥！”赵洋也大喊：“弟兄们，你们为虎作伥只因一时糊涂，我不怪罪。速速弃刃，休再自相残害了。”一时间，韩涛的人全都六神无主，有几个人为了保命，率先放下了刀，剩下的人见状也纷纷放下了刀。杜洪挑了十个身强力壮的亲信，让他们把韩涛的人赶到一旁并严加看管。

赵洋他们得知韩涛要来朐东库后，便提前埋伏在了库房旁边的山上，想趁韩涛落单时下手，但却一直没找到机会。黄昏时，韩涛他们进屋吃饭。赵洋他们想等韩涛他们喝醉后再下手，便躲在了库房后面，静待时机。后来韩涛他们与张冠英他们相斗，赵洋他们便趁机悄悄绕到了韩涛他们后面，在库房墙后躲了起来。

张冠英紧握着剑，怒视着赵洋，问：“尔等意欲何为？”赵洋笑道：“贤弟勿忧，我们并无恶意。如今二爷被关在库里，我们先打开库门，让二爷出来。”张冠英顿时松了口气，道：“好。”赵洋的人从管库身上取来了钥匙，开了锁，打开了库房大门。张雄翼他们随即从库里走了出来。张雄翼走到赵洋面前，板着脸道：“赵洋，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救我。”赵洋拱手笑道：“二爷，你我并无深仇大恨。当初弟兄们劫了二爷的货船，只因弟兄们不知情，多有冒犯，望乞见谅。之前韩涛率众去贵庄寻事，也并非我所愿，如今韩涛被擒，一切恩怨也就此勾销了。”

“往事不必再提，说吧，有何事相求？”

“仇怨易结，良友难寻，二爷是聪明人，自然懂得此理。今韩涛与我夫人篡逆，夺我家业，韩涛虽已被擒，但坞里仍有我夫人在主持大局。我们人少，不敢与之相争。若二爷能召集人马，助我夺回家业，此后，金沙坞便与张家结为手足之盟，戮力同心，相互扶持，永不相背。”

张雄翼皱眉想了想，又点头道：“好，不知你有何良策以夺回家业？”赵洋和杜洪顿时大喜，相视一笑。赵洋笑道：“不瞒二爷，韩涛把那些忠于我的头领都调去远海打鱼了。如今各部虽由他的人主事，但部里的弟兄们多有不服。二爷只需召集人马，随我们一起去东海船埠驱走赵莼那帮人。之后我带着几人驾大船去远海召回各部的头领，让他们各自回部里召集弟兄们，一起围攻金沙坞。只需十数日，必能攻破，到时我便能夺回家业了。”

“那好，这几日我便召集人马，随你去东海船埠。”

赵洋拱手笑道：“多谢二爷。”

“不过我还有一要求。韩涛的人骗走了银甲坊的甲胄，放在了这库里，我们要先把甲胄都运回银甲坊。”

“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二爷运走便是。”

张雄翼让方峻山带着众人进库里核对环锁铠的数量，以确保没有缺失，然后又让身旁的一个人返回客店，向花绮繁报信。赵洋他们埋伏了一整日，早已饿了。赵洋对严修儒道：“贤弟，刚才韩涛他们在吃饭，屋里想必还有剩饭剩菜，你带着几个弟兄进去把饭菜都端来，咱们先充充饥。一会我遣人去镇上买些好酒好菜，咱们再吃顿好的。”严修儒带着几个人小跑进了屋，开始往外端饭菜。忙了一会，严修儒忽然看到桌底下有一只脚，他俯身一看，一个老丈正蹲在桌底下。老丈看到严修儒后吓了一跳，慌忙拱手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正在旁边端菜的几个人闻声，连忙走过来往桌底下看。

“钱伯，你怎会在此？”端菜的人问。

“我……我来此记账。”

“大老就在外面，走，跟我们去见他。”

“啊，好。”

钱伯从桌底下爬了出来，跟着严修儒他们一起出了屋。赵洋他们正盘坐在地上吃饭，钱伯走到赵洋面前，一脸惭愧地施礼道：“大老别来无恙啊。”赵洋抬头看到他后，顿时有些惊讶。

“钱伯，你怎地来了？”

“呃……，和二老来此记帐。”

“嗯？”赵洋顿时有些恼了，“你竟也投了他？”

钱伯有些慌张，“没……没投，只是来记账而已。”

“帮他记账不正是投了他？还敢抵赖！以为我好骗？”赵洋把碗筷一摔，厉声道，“先父和我皆待你不薄，你竟忘恩负义，留你何用？”说着起身拔出了刀。

钱伯顿时大惊失色，慌忙跪倒，拱手求饶道：“大老饶命，大老饶命……”严修儒见钱伯可怜，连忙拦住赵洋，道：“哥哥息怒，钱伯只是来记账而已，也并未作恶，还是饶了他吧。”钱伯哭着拱手道：“大老！我已年近七旬，浑家早世，也无儿女，如今只想安生度日，别无所求啊！韩涛势大，我若不听从他，必被他驱逐出坞。我年老体衰，又无房屋田产，在外面让我如何生活啊！求大老体恤老朽，给条活路啊！”说完不住地磕头。严修儒闻言，痛心不已，连忙道：“哥哥，钱伯也是身不由己，饶了他吧。”杜洪忽然道：“钱伯委蛇韩涛，乃为生计所迫，实非所愿。坞里的弟兄们多爱纵酒作乐，因此积蓄寥寥，为生计而投韩涛者，想必也不在少数。今大哥若杀了钱伯，则彻底断了他们的归降之路，望大哥三思。”金沙坞未建立时，钱伯便已跟随在赵烝然左右。赵洋年幼时，钱伯还经常照顾他，因此他对钱伯的感情也颇深。刚才他拔刀只是一时气愤，想吓唬一下钱伯，其实并无杀心。他听了严修儒和杜洪的话，便收了刀，气冲冲地道：“也罢，这次便饶了你，等我夺回家业后，你继续在坞里记帐。”钱伯连忙磕头道：“多谢大老，多谢大老。”严修儒扶起了钱伯，又搬来了一个凳子，让钱伯坐下了。钱伯连连拱手道谢。赵洋捡回了摔在地上的碗筷，擦了擦上面的土，到饭盆前盛了饭，盘腿坐下继续吃饭。

不多时，方峻山面露焦急地从库房里跑出来道：“二伯父，库里只有三百箱甲胄，还缺一百箱。”张雄翼道：“你再仔细找找，可能让他们藏在角落里了。”

“都找遍了，确实没有。”

张雄翼顿时眉头紧锁，“不可能缺啊！应该都在库里了，难道那一百箱运往了别处。”

赵洋放下碗筷，笑道：“二爷勿忧，韩涛必然知情，把他弄醒了一问便知。”张雄翼连忙转身对赵洋拱手道：“啊，那便有劳了。”赵洋带着几个人往韩涛的脸上泼凉水，又用力掐住韩涛的人中，最终弄醒了韩涛。韩涛见赵洋站在面前，自己又被五花大绑，顿时垂下了头萎靡不振。赵洋揪住韩涛的衣领，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骂道：“畜生，另外一百箱甲胄如今在何处？速速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沈公的人运走了，我也不知运往了何处。”

“哪个沈公？”

“前任海州知州沈云。”

“他的人为何要运走甲胄？”

“这些甲胄本来就是他的，我只是暂代他保管，过几日再运往沭阳，他的人自会来取。”

张雄翼问：“莫非当初去银甲坊骗走甲胄的官兵都是沈云的人假扮的？”

“不都是，大部分都是我的人。但沈云是主谋，我的人只负责赶车、搬货、驾船，他的人负责筹划一切。”

张雄翼心里一惊，“他骗走甲胄，莫非要图谋造反？”

“不知。但他暗中豢养了一大帮死士，恐有意在民间部署势力。”

“你既然不知他有何图谋，又为何要助他？”

“为了止戈玉。我遣人和大船助他运送甲胄。他遣一帮死士随我去兖州，向二爷你索取止戈玉。”

“你可知他在何处？”

“他现任蔡州知州，想必在蔡州的官宅里。”

张雄翼皱起眉头，回头看了一眼方峻山，自言自语道：“莫非那一百箱甲胄运往了蔡州？”方峻山皱眉道：“二伯父，那一百箱甲胄我们暂且不必理会，先把这库里的甲胄都运回去，之后的事再让家父和姑母定夺。”张雄翼点头道：“也只能如此了。你先带人把甲胄都搬出来，我教人去找马车，一会装车运走。”

“且慢！”杜洪忽然道，“二爷，甲胄重而多，若以马车运送，恐至少需二十辆马车，行迹太过明显。倘或路上遇到韩涛的人阻拦，奈何？即使韩涛的人不阻拦，若遇到官差盘查，又当奈何？百姓私运甲胄，如何解释？解释不清，必陷缧绁，此乃死罪，二爷岂非纵风止燎？”

张雄翼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不知足下有何良策？”

“此事不宜急。二爷可先助我大哥夺回家业，之后我们召集各部的弟兄们为二爷运送甲胄，海州的官差绝不敢盘查金沙坞所运之物。出了海州后，弟兄们扮作商旅，把甲胄藏于货担或江州车中，陆续运至贵庄，如此可确保万无一失。”

张雄翼想了想，道：“好，我们先把甲胄都搬到库房门口，以便届时运送。”赵洋道：“二爷，东北边有个市镇，我先遣人去镇上买些好酒好菜来。一会搬完了，咱们一起喝几杯。”张雄翼微微一笑，道：“我早已在镇上包下了一家客店，一会你们随我过去，我吩咐人安排酒席和客房，以报答刚才的搭救之恩。”

“不会被韩涛的人发觉吧？”

“我已安排人守在门外，不许外人进店搅扰。韩涛的人不能进店，又如何能发觉？”

赵洋放了心，拱手笑道：“那便多谢二爷了。”张雄翼他们进了库房，开始往门口搬甲胄。赵洋让严修儒带着众人去帮忙。杜洪趁张雄翼他们不注意，拉着赵洋进了屋，低声道：“大哥，甲胄决不可还给他们。”

“为何？”

“大哥若把甲胄还给了他们，便得罪了沈公。若沈公因此而怀恨，遣人来海州离间弟兄们的情谊，并劝弟兄们跟随他，则形势不妙啊！”

“沈公与先父相厚，且曾任二老，之前他虽没助我，却也没害我，想必不会做此不义之事。”

“他能与韩涛共事，便表明他有离间之心。”杜洪皱眉道，“他乃识时务之人，当初江南国势颓，他恐宋兵攻取了海州后，会剿灭金沙坞，所以才辞去二老之位而去宋国从仕。如今金沙坞安然无恙，他恐有掌管金沙坞之心，否则便不会联合韩涛。他在海州颇有威望，弟兄们多数敬重之，若他挑起事端，则情况难以处理啊！”

赵洋想了想，皱眉道：“可若不把甲胄还给张雄翼，张雄翼必不会助我，如之奈何？”

“大哥可暂且虚以委蛇之，等夺回金沙坞后，立刻把甲胄运往沭阳，交给沈公的人。若张雄翼向大哥索要，大哥便赠以千金，以塞其口。”

“好，便依你之言。”

张雄翼他们搬完了甲胄。杜洪让亲信们把韩涛的人都关进了库房，然后锁上了门。张雄翼安排了四十个精壮的人藏在附近看守，并暗中吩咐他们：“一旦有金沙坞的人前来，务必先观其情况。若其人少，便出其不意杀之。若其人多，便立刻回店里报知。”之后，赵洋他们押着韩涛，带着钱伯，跟着张雄翼他们去了朐东镇。

## 第十二章 杏酒酩酊梦，背信连夜逃

朐东镇外有条大江，船只沿江向东北方行进一日便能到达东海村。东海村紧邻海岸，村里有个船埠——东海船埠。从东海船埠出发前往海州内陆的货船必然会在朐东镇外的渡头停留，以便船夫和客商下船到镇上的客店里吃饭歇息，因此镇上非常热闹繁华。

镇上有家非常大的客店，名叫水调歌头。客店有三层，一楼是餐厅，二楼和三楼是客房。一楼的大堂里坐了十多桌客人，几个店小二忙着端茶、倒水、上菜，谈笑声和碰杯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嘈杂。张雄翼带着众人进了客店。大堂里的客人看到张雄翼后，连忙起身施礼，叫了声“老爷”。张雄翼叫来了店小二，订了两间雅间并点了酒菜，又在大堂里点了二十桌酒菜，然后让店小二给赵洋他们在三楼安排客房。店小二带着赵洋他们上了三楼，逐一查看了客房。赵洋给众人分配了客房，然后带着两个人押着韩涛进了其中一间，把韩涛牢牢地绑在柱子上，并吩咐那两个人严加看管。店小二认得赵洋和韩涛，便问：“大老，二老这是犯了什么罪啊？”赵洋瞪了店小二一眼，皱眉道：“此事不可声张，休得多问，忙你的去。”店小二怕赵洋迁怒于他，连连点头道“是”，转身跑了。

张雄翼带着张冠英和方峻山进了二楼的客房，然后让人叫来了张素兰、花绮繁和张素馨。他道：“如今甲胄虽已找到，但一时难以运回银甲坊。一会我们设法把赵洋他们灌醉，连夜把甲胄运至僻静之处，埋藏起来。之后召集分散在海州各处的人，让他们扮作商旅，每人携两副甲胄回庄。”张冠英连忙问：“爹，你之前答应赵洋要助他夺回家业，莫非要出尔反尔？”张雄翼冷哼一声，道：“那厮是个阴险小人，决不可信。我们若助他夺回了家业，到时他必得鱼忘筌，甚至反戈相向。何况运送甲胄并非难事，只是耗时费力而已，全然不需他们相助。”方峻山忽然目露凶光，道：“二伯父，若不需他们相助，何不趁机杀之，以绝后患？”张雄翼摇了摇头，皱眉道：“凡事以大局为重！若杀之，必然惊动官府，则甲胄之事难以掩藏，只会徒增负累。再者，杀之与我何益？金沙坞不过易主而已，然其势力仍未瓦解，反而会使其仇视于我，引来祸患。做事当三思而行，不可因一时之快而冲动，以致大局不稳。”方峻山有些惭愧，连忙拱手道：“是小侄鲁莽了。”

赵洋他们下了楼，坐在大堂里等待开饭。严修儒看到楼梯对面的墙上挂着个诗牌，便好奇地走过去仰头观看。诗牌上写着一首《水调歌头》：

江流渡海客，舟叶驭风轻。乌云遮笼，蒙蒙烟雨酿山青。一瞬花鲜争艳，刹那弯虹映日，湍浪抚白汀。两岸自然尽，人世扰分明。

讲盛事，听过往，叹今生。爱痴愁恨，诉语情切泪盈盈。名利尘嚣围簇，山隐寂寥难耐，何以未来行？三两友相聚，谈笑酒歌茗。

严修儒指着诗牌，问正在旁边打酒的店家：“敢问店家，此何人所作？”店家看了一眼诗牌，笑道：“当初江南国还在时，不知是哪个去城里应试的书生写的。我本想丢掉，但镇上懂书法的先生说这字写得好，于是我便让人挂在了墙上。”严修儒点头道：“原来如此。”忽然，他闻到一股清甜的香气，再仔细闻了闻，发现香气是从酒坛里飘出来的。他指着酒坛问：“店家，敢问这是什么酒？怎地如此香甜？”

“这是小店自酿的杏酒，入口清香，柔而甘甜，入喉温而不烈，客官尝一杯如何？”

“好。”

店家从柜上拿来一个酒盅，打了酒，递给了严修儒。严修儒把酒含在嘴里，只觉得满口杏香和酒香。他咽下了酒，只觉得一股清甜的暖流顺着喉咙直达腹内，甘美非常。他咂了咂嘴，笑道：“杏香满口，且不辣喉，真好酒也！”店家笑道：“这酒虽不辣，却醉人，好多客官喝了两壶，便已醉了。”严修儒忽然来了兴致，笑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店家，我一时文思泉涌，想为这酒题一首词，不知可否？”

“客官若有雅兴，笔墨在柜上，诗牌旁边的阁里。客官题好后，暂且把诗牌放在酒垆上，闲时我让人挂上墙。”

严修儒拱手道了谢，他拿来了毛笔、砚台和诗牌，盯着诗牌想了片刻，然后提笔蘸墨，在诗牌上写道：

洁白尘不染，柔嫩雨微绵。东风拂过，芳华清雅缀江山。春尽香残花褪，青杏酸浓苦涩，仲夏饱甘甜。入瓮待知己，畅叙酒开坛。

冬日冷，红炉暖，酒味酣。朦胧醉眼，烦恼相忘自欣然。窗外纷飞白雪，好似杏花飘落，郁郁舞翩翩。醉卧芳菲梦，一夜杏花天。

写完，他放下毛笔，拿起诗牌默读了一遍，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忽然，他背后有人笑道：“杏花与雪皆白，以雪喻杏花，以酒香喻杏花香，写得妙啊！”他一回头，杜洪正笑吟吟地看着他手里的诗牌。

“杜兄也爱好诗词？”

杜洪摇了摇头，笑道：“诗词非我所长也，我更爱好兵法。若是我写这首词，其必然是‘醉卧沙场梦，一夜泰平天’，难免要落俗，文辞实不堪也。”

“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皆为雕虫，弟实无经纬之才，一首俗词，聊以慰藉。”严修儒有些惭愧，“杜兄这句‘醉卧沙场梦，一夜泰平天’，虽落俗，却怀壮志，弟不及也。”

“贤弟尚年少，且饱读诗书，又胸怀仁义，日后必有大作为，何必自惭？”

“弟已不能应举，又如何能有大作为？”

“贤弟此言差矣！扶危济困，除恶扬善，此皆大作为，何需入仕？况且今贪官污吏甚多，有志之士大多屈沉于小人之下。其在仕途上耳濡目染，心性渐改，为能腾达，不得已与小人同流合污，最终忘却本心，壮志不存。”杜洪微微一笑，“贤弟若入仕，就好似清水入泥潭，若有大作为，便只能是搅起一滩污泥而已。还不如在金沙坞里做个头领，上与大老有手足之情，下与弟兄们风雨同舟，似家人一般。金沙坞在海州势大，且深得民心，官府中人也不敢奈何我们。如此生活，何其自在？若有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胆敢鱼肉海州百姓，我们便挺身而出，为民除害，以彰威德，此乃真……”

严修儒大惊，连忙拉着杜洪走到一旁的角落里，低声道：“杜兄，此处人多，小心祸从口出啊！”杜洪哈哈一笑，道：“贤弟勿忧，二爷已包下了客店，此处无外人。况且以前我也多次来过这家店，店家都认得我。他们是良民，只想安稳生活，不会多事的。”

“虽然如此，但还是谨慎为妙啊！”

“谨慎过甚，则显得胆怯了。贤弟若能多些豪迈，则酸腐之气必将消散也！”杜洪说着笑吟吟地拍了拍严修儒的肩膀，转身走了。严修儒若有所思地看着杜洪的背影，似乎有些领悟了刚才的话。他到酒垆前放好了诗牌，转身扫了一眼大堂，想去找个座位坐下。这时，张素兰、花绮繁和张素馨从楼上走了下来。严修儒心里一惊，急忙转身，仰起头假装看墙上的诗牌。张素馨认出了严修儒，她一边跟着张素兰和花绮繁往雅间的方向走，一边直勾勾地瞪着严修儒。见此情形，张素兰悄悄用手肘碰了碰花绮繁，对她使了个眼色。花绮繁心领神会，回头看了一眼张素馨，又顺着张素馨的目光瞥了一眼严修儒，然后与张素兰相视一笑。赵洋坐在靠近楼梯的那张桌旁，手里拿着茶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心想：“二爷已包下了这家店，怎会有女人在此？这三位长得如此貌美！莫非是二爷的小妾？”张素兰她们进了雅间。赵洋看了一眼雅间门楣上的小匾——杏花轩，他立刻叫来了店小二，指着杏花轩问：“里面那三位小娘子是何来历？”店小二笑道：“那是张老爷的女儿。”赵洋顿时惊讶不已，他看着杏花轩，若有所思地笑道：“没想到二爷竟有如此貌美的女儿！真是赤绳系足，虽千里不能阻隔也！”

杏花轩里，饭菜已经摆好了。张素兰她们一起就坐，开始吃饭。张素馨低着头，心事重重地吃着菜。张素兰夹了一块烧肉，放到了张素馨的碗里，笑道：“刚才看诗牌的那位官人想必一表人才，不如叫他进来一起用膳如何？”说着瞥了一眼花绮繁。花绮繁一边吃着饭，一边憋着笑。张素馨顿时红了脸，抬起头皱眉道：“叫他进来作甚？我与他有深仇大恨！”

“深仇大恨？”张素兰故作惊讶地道，“莫非是他负了你？”

花绮繁扑哧一笑，嘴里的饭险些喷出来。

“啊也！姐姐，我说的是真的。”张素馨皱眉道，“他叫严修儒，上次我在伯父家闯了祸，便是因为他！当初他还潜入我闺房，趁我熟睡时欲行不轨。多亏我及时醒来，惊动了丫鬟们，这才吓跑了他。”

张素兰心里一惊，皱眉问：“此事当真？”

“骗你作甚？”张素馨忽然放下筷子，挥着小拳头，“我恨不得立刻出去打他一顿！”

花绮繁笑道：“妹妹先吃饭，一会我们一起去打他一顿，给你出气！”

“好！”张素馨一拍桌子，“正合我意！”

杏花轩隔壁同样是一间雅间——秀竹轩，酒菜也已经摆好了。张雄翼带着张冠英、方峻山、赵洋、杜洪和严修儒一起进到里面，分宾主依次就坐，开始吃饭。张雄翼对赵洋他们笑道：“此处的鳜鱼做得甚是出色，列位快尝尝。还有杏酒，也非常醇浓，今晚定要开怀畅饮啊！”赵洋笑道：“难得能与二爷相聚，今晚若不醉，必辜负了二爷的美意啊！”张冠英起身拿起酒壶，开始给众人倒酒。当张冠英给杜洪倒酒时，杜洪笑道：“之前我见足下与韩涛相斗时，以一敌六，仍不落下风，剑术真乃出神入化也。敢问足下高姓大名？”张雄翼笑道：“足下过奖了，此乃愚男张冠英，字凯丰。”

“哦！原来是二爷之子啊，果然有二爷之雄风！”杜洪对张冠英拱了拱手，“失敬，失敬！”张冠英连忙放下酒壶还礼。张雄翼对杜洪和严修儒拱了拱手，笑问：“还未请教两位壮士如何称呼？”杜洪还礼道：“在下杜洪，字子成。”严修儒还礼道：“在下严习武，无字。”张雄翼点了点头，他端起酒杯，笑道：“若非列位相助，我们今日必遭韩涛桎梏。来，我敬列位一杯。” 他与赵洋他们一起碰了杯，饮了酒。赵洋笑道：“二爷客气了，只要以后我们通力合作，金沙坞与张家必然如日中天。”说话时，张冠英再次给赵洋他们倒满了酒。方峻山端起酒杯道：“在下方峻山，字铁生。之前曾冒犯过大老，望乞恕罪！今日蒙列位相救，感激不尽，在下敬列位一杯。”说完一饮而尽。赵洋他们随即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赵洋皱眉问：“足下何曾冒犯过我？我怎地不记得？”方峻山拱手道：“当初大老在前往大名府的路上遭人劫杀，在下便在其中。”赵洋恍然大悟，笑道：“啊！原来如此，你我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如此也是缘分，大老当与在下再饮一杯才是。”方峻山说着拿起酒壶，倒了两杯酒，与赵洋碰了杯，一饮而尽。严修儒太饿了，他转头问张冠英：“兄长，有饭吗？”张冠英笑道：“这一桌子菜都吃不完，何必吃饭？足下多吃些菜，多喝几杯便饱了。”严修儒拱手道：“兄长见谅，我只吃菜吃不饱，也不善饮酒。”赵洋面露不悦，觉得严修儒扫兴，他皱眉道：“贤弟既然不饮酒，那吃饱之后就回去歇息吧，我和子成今晚要与二爷一醉方休。”严修儒连忙点头道：“好。”张冠英回头看了一眼桌下，张雄翼翘起了脚尖。他们之前约定了暗号，翘起脚尖代表“是”，翘起脚跟代表“否”。张冠英立刻心领神会，起身道：“足下少待，我去叫小二端饭来。”说完转身走了。赵洋笑道：“二爷，刚才我在大堂里看到令爱了，何不请她们一起来用膳？”张雄翼顿时明白了赵洋的用意，他忍着怒气，挤出一丝微笑，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若她们一起来用膳，则有失礼数了。我早已在隔壁安排了一桌饭菜，想必她们现在已吃完饭回房歇息了，不便打搅。”赵洋有些失望，方峻山见状，连忙陪笑，敬了他一杯酒。

须臾，张冠英端着一小盆饭进来了。杜洪笑道：“何劳足下亲为？叫小二端来便是。”张冠英一边递给严修儒饭盆，一边笑道：“人太多了，小二忙不过来。”严修儒连忙道谢，接过了饭盆，他盛了碗饭，夹了两大片卤猪肉到碗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张雄翼端起酒杯，敬了赵洋和杜洪一杯酒，然后看着严修儒笑道：“足下可真是好胃口啊！像我这个年纪，已吃不下多少饭了，不由得有些羡慕了。”赵洋笑道：“舍弟的饭量常人难及，平时也不见他出力，但就是能吃，还不长膘。”严修儒心知赵洋有意嘲讽他，心里有些生气，他低着头匆匆吃了六碗饭，然后放下碗筷，起身告退。他回到了客房，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想着以前在家里和破庙里的日子。那时虽然穷，但自在，每日不必提心吊胆，更不必杀人。他累了，闭上了眼，但睡不着，刚才吃多了，肚子有些撑。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他睁开眼问：“谁啊？”

“小可钱有财，官人若还未歇息，小可有件事想与大官人相谈。”

严修儒下床去开了门，看到钱伯侍立在门外。钱有财拱手道：“冒昧相扰，望乞官人见谅。”严修儒请他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钱有财拱手道：“若非官人相助，小可已是刀下亡魂了，且受小可一拜。”说完便要下跪。严修儒一把扶住了他，道：“岂有长辈给晚辈下跪之理？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官人慈悲仗义，小可感激不尽。”钱有财面露忧愁，“今有数百人危在旦夕，望乞官人搭救啊！”

严修儒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问：“钱伯此话怎讲？”

“大老若夺回了家业，恐会以诛叛之名义，除掉那些曾为韩涛做事的弟兄们。他们皆是穷苦出身，只是为生计不得已而卖命，诚可怜也！小可想求官人劝劝大老，让大老夺回家业后放过这帮弟兄们。”

严修儒有些为难，道：“不瞒钱伯，小生人微言轻，且与哥哥小有嫌隙，纵使相劝，恐也无济于事啊。”

“官人可与杜头领相商，一同以情理说服大老，大老必然听从。”

严修儒想：“杜兄为人不错，若非之前他以理劝说哥哥，哥哥也不放过钱伯。但我与他并不相厚，若去找他商议此事，该如何开口啊？也不知他是否有心搭救这帮弟兄们。若他也有诛叛之意，那我岂非弄巧成拙？”他问：“钱伯必然比小生更了解杜兄，为何不亲自找他相商？”钱有财皱眉道：“杜头领和大老正在雅间里饮酒，我不便搅扰。再者，我在坞里管账，他在怀仁北部里理事，我们很少相见，彼此也不熟。”严修儒点头道：“原来如此啊。其实小生与杜兄也不熟，也不知他心意如何？他与哥哥相厚，恐不会相助啊！”

“杜头领乃仁义之人，常救乡民于危难之中，他必然会相助的！”钱有财拱手道，“望官人以人命为重，搭救弟兄们啊！”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皱眉道：“那好，等杜兄得闲时，小生私下与他商量一番。”钱有财连连拱手道：“多谢，多谢。时候不早了，小可就不搅扰了，官人早些歇息。”严修儒送走了他，随手关上门，躺到床上，想着该如何对杜洪开口。

不多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严修儒想：“莫非钱伯又有事相谈？”他下床走到门前，刚打开门，门外忽然飞来一只脚把他踹倒在地。

“上！”花绮繁一声喝令，带着张素兰和张素馨一起冲进屋里，举起手里的烧火棍，猛打严修儒。严修儒一时间不知所措，本能地蜷缩起身体，用胳膊护住了头。烧火棍如雨点般噼里啪啦地打在他身上，疼得他龇牙咧嘴，惨叫连连。她们打了一会，解了气，手也累了，又踢了严修儒几脚，转身跑了。严修儒浑身酸痛，胳膊上、背上、腿上满是淤青，他咬着牙忍着疼，挣扎着爬了起来，关上了门，插上了门闩。他踉踉跄跄地走到床边，慢慢地躺了下来，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想着当初张素馨惩处余大海和余大江的事，叹了口气。“如此，娘子与我的恩仇也总算一笔勾销了！”

秀竹轩里，张雄翼、张冠英和方峻山轮番向赵洋和杜洪敬酒。赵洋和杜洪脸色泛红，说话口齿不清，已经有些醉了。张雄翼端起酒杯，笑道：“两位果真是海量啊！来，我再敬两位一杯。”赵洋和杜洪端起酒杯，与他碰了杯，一起饮了酒。方峻山连忙拿起酒壶，为赵洋和杜洪倒满了酒。赵洋拱手笑道：“二爷，我有一事相求，二爷万万要答应啊！”张雄翼笑道：“只要不是为难我的事，我都会答应，大老请说。”

“不瞒二爷，我有一妻，颇有颜色，平时我对她百般体贴，万般呵护，岂料她竟在我外出之时背叛了我，跟了韩涛！我乃痴情之人，此事突如其来，真真使我心如刀绞也！”赵洋仰头长叹，挤出了两滴眼泪。

“水性杨花之人不足以留恋，天下好女人如青山之花，江畔之苇，随处可寻，大老再找一贤妻便是。”

“二爷所言不差，晚辈也正有此意，望乞二爷将令爱嫁给晚辈，晚辈必会对她百依百顺。”

张雄翼顿时愣住了，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张冠英和方峻山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杜洪见状，连忙对赵洋笑道：“大哥，你醉了，来，我扶你回房歇息。”说着起身要搀扶赵洋。赵洋一甩肩膀，挣脱了他的手。

“我没醉，不必扶我！”赵洋目光恳切地看着张雄翼，“二爷，自从刚才我见了令爱，真真是魂儿都被她们勾走了！二爷若不答应，就如同杀了我一般啊！”

张雄翼忍着怒气，微笑道：“不知大老看上了我哪个女儿？”

“她们三个都好！二爷若肯把她们都嫁给我，我必然像待祖宗一般待她们，决不辜负她们，以后也决不寻花问柳了！”

张冠英和方峻山顿时面露愠色，瞪着赵洋。张雄翼攥紧了拳头，极力克制着怒火，但不悦之情仍难以掩饰。杜洪见状，连忙拱手陪笑道：“二爷见谅，两位见谅，我大哥醉了，胡言乱语，莫要挂怀！莫要挂怀！”赵洋眼神迷离，皱眉道：“我没醉，我是真想娶二爷的女儿！”张雄翼皱眉道：“你只能娶一个，此事等你夺回家业之后再议。”赵洋顿时大喜，笑道：“好！等令爱嫁给晚辈后，晚辈必待二爷如同生父一般。”说完端起酒杯，敬了张雄翼一杯酒。张冠英皱眉道：“大老若要娶舍妹，酒量得先胜过我，不知大老敢与我斗酒否？”赵洋笑道：“有何不敢？论酒量，我可少有对手！”张冠英忽然拿起酒壶，打开壶盖，仰起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他擦了擦嘴，倒置酒壶，壶里一滴酒也不剩。

“大老，请！”

赵洋笑道：“兄长果然豪气，看我的！”他起身拿起酒壶，打开壶盖，仰起头咕咚咕咚地饮酒。忽然，他身体晃了一下，险些摔倒。杜洪连忙起身扶住了他。他放下酒壶，定了定神，摆手道：“不行了，不行了，喝不……”话音未落，他便转身低下头开始呕吐。杜洪见状，连忙对张雄翼拱手道：“二爷，时候不早了，我看还是各自回房歇息吧。”张雄翼点头道：“好，你快扶大老回去歇息吧。”杜洪拱手告辞，扶着赵洋回了客房。

大堂里，张雄翼的人灌醉了赵洋的人和杜洪的亲信，然后陆续把他们扶回了客房。张雄翼到柜前结了帐，然后悄悄在客店外召集了众人，带着众人走了。

## 第十三章 筹谋一场空，险计破僵局

赵洋睁开朦胧的睡眼，从床上挣扎着坐了起来。他用手揉了一会太阳穴，宿醉后的头痛渐渐缓解。这是何处？他环顾四周，床头放着他的行囊，漆红的木桌上摆着茶壶和茶杯，窗户半开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窗台上。他恍然大悟，这是他自己的房间。他起身走到桌旁，拿起茶壶，对着壶嘴喝了一大口茶，然后放下茶壶，出了门，下了楼。

大堂里有几桌客人正在饮酒说笑，有些吵闹。四个店小二忙着端茶、端菜、筛酒。赵洋找了个座位坐下，叫来店小二，点了一大碗粥和两碟小菜。须臾，三个头戴斗笠汉子进了门。店小二连忙笑迎过去，请他们就坐，问他们要些什么。三个汉子脱下斗笠，抖了抖上面的雨水，跟着店小二到一张空桌旁坐下，点了三壶酒、一盘羊肉、一盘鱼肉和一盘青菜。赵洋眉头一皱，立刻对店小二摆了摆手。店小二连忙跑了过来。

“大老有何吩咐？”

“张老爷已经包下了这里，”赵洋指了指那三个汉子，“他们怎能进来？”

“张老爷他们昨晚已经走了。”

赵洋顿时面露惊讶，“走了？”

“大老放心，张老爷已经结了帐，大老不必再付钱了。”

“现在什么时辰？”

“午时。”

赵洋感觉不妙，慌忙跑上楼，冲进杜洪的房间。杜洪正躺在床上睡觉，他跑到床边，一边摇晃杜洪，一边道：“子成，子成，快醒醒，醒醒……”

杜洪睁开眼，打着哈欠问：“怎的了？大哥。”

“张雄翼他们昨晚跑了！”

“啊？”杜洪心里一惊，愣了片刻，随即醒悟，“不好！他们定是连夜去库房运走了甲胄，快召集众人，或许还能找到踪迹！”

他们立刻冲出门，分头去叫醒众人，让众人到大堂里会合。众人陆续在大堂里聚集，个个睡眼惺忪，萎靡不振。赵洋看着严修儒，皱眉道：“贤弟，你昨晚可滴酒未沾啊！怎地也没精神？你应是最早醒来的，怎地没发觉张雄翼他们跑了？”

“昨晚张二爷那几个女儿冲进我屋里，打了我一顿。”严修儒撸起袖子，露出了满是淤青的胳膊，“你看，我现在浑身都疼，昨晚也没睡好。”他又撩起裤腿，露出了满是淤青的小腿。“还有腿上，也是伤。”

赵洋瞪了他一眼，叹了口气，“真没用！”

乌云密布，天色昏暗；细雨绵密，遮蔽视线；雷声沉闷，仿佛在酝酿一声惊雷。众人押着韩涛，踩在泥泞的土路上，一步一滑，一步一晃，跑到了朐东库外。库房大门大开，环锁铠全都不见了，关在库房里的人全都死了，地上满是暗红的血。见此一幕，众人顿时愣在了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杜洪低着头观察着地面，沿大路往远处走了一段路，然后回来叹了口气，皱眉道：“甲胄沉重，他们用马车运走必然会留下明显的车辙。只恨这场雨，把一切都冲没了！”赵洋气得浑身颤抖，大骂：“直娘的张雄翼，忘恩负义，出尔反尔，爷爷要把你碎尸万段！”严修儒连忙道：“哥哥息怒，休气坏了身体，我们先进库房避雨，再从长计议。”赵洋攥紧拳头，忍着怒火，咬牙切齿地道：“对对对，不能气，不能淋雨，不能得病，要从长计议。我得先夺回家业，再率领弟兄们去兖州，灭了张家！”

众人一起进了库房，看到周围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血字：“杀人者赵洋”、“韩涛已为我所擒”、“速速投降便可保命”、“还我家业”……。赵洋大惊，立刻吩咐众人擦掉墙上的字。

“不必擦了，血迹难以擦掉，除非把这墙皮全都剥下来。”杜洪叹了口气，“即便没有这血字，坞里的人也会认为此事是我们所为。”

赵洋怒喝：“张雄翼这畜生！杀了人，还把罪名推到我身上，我定宰了他！”

“大哥，怒无济于事，镇定下来，我们要想个对策。”

赵洋想了想，皱眉道：“不如我们押着韩涛去分部，要挟韩涛的人投降，再召集那些忠于我们的弟兄，一起围攻金沙坞，你看如何？”

杜洪转头看了一眼韩涛，“若他的人不肯投降，反而依仗人多，围困我们，逼我们放了他，如之奈何？”

“那该如何是好啊？”

杜洪低着头想了片刻，转头问钱有财：“钱伯，你可知坞里有多少人愿为夫人拼命？”

“除去那些游手好闲的弟兄，能为夫人拼命的大概——三百多人吧。”

杜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拉着钱有财走到一旁的角落里，低声问：“钱伯，夫人与韩涛恩爱否？”他的声音虽小，但众人也能听到。

赵洋顿时怒了，瞪着眼喝问：“子成，你这问的是甚话？还嫌我不够丢脸？”

杜洪连忙回头道：“大哥休恼，我有一擒贼擒王之计，只需钱伯如实回答此事。”

“什么狗屁计策？还要揭我伤疤？”

杜洪快步走到赵洋身旁，拉着他走到外面，对他耳语了几句。

赵洋顿时眉头紧锁，“此计太过危险，容我考虑一番。”

他们回到库房。赵洋低着头来回踱步，犹豫不决。杜洪站在一旁看着他。其他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多时，赵洋停下了脚步，抬起头皱眉道：“死就死吧！我宁可玉石俱焚，也决不能让他们坐享我的家业！”他快步走到钱有财面前，“钱伯，我夫人与韩涛恩爱否？如实回答。”

“呃……”钱有财面露慌张，低下头道，“异常恩爱。”

“什么！”

“呃……如胶似漆。”

赵洋顿时怒火冲天，转头指着韩涛大骂：“你这畜生，我宰了你！”他冲过去一脚踹倒了韩涛，随即一边对韩涛拳打脚踢，一边大骂：“鸟男女！竟敢如胶似漆！我让你们恩爱，让你们恩爱，恩爱……”打得韩涛鼻孔流血，眼冒金星。

杜洪连忙拉住他，“大哥快住手，休伤他性命！”

韩涛连续两日没回金沙坞，也没人回来报信，方夫人心里不安，便遣人去朐东库查看情况，结果发现朐东库里死了许多人，墙上留下许多血字。方夫人想：“这一切定是赵洋带人所为，夫君被他们掳走了，必受他们折磨！”想到此处，她不禁痛哭流涕，悲痛不已。她飞鸽传书给各部的亲信，吩咐他们在路上设伏并寻找韩涛和赵洋的下落，若能救出韩涛，赏黄金一千两，若能活捉赵洋，赏黄金五百两。亲信们收到信后，个个热血沸腾，废寝忘食，但凡有可疑之人出现，必查明其底细，誓必要得到一千五百两黄金。

是夜，乌云掩月，金沙坞里的人燃起火把，站在围墙上的木棚里放哨。忽然远处跑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一个人还背着一个人。他们跑到河渠对岸，对吊桥守卫大喊：“快放吊桥，大老回来了！”吊桥守卫走到往前走了几步，仔细望着对岸那群人，但黑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大老在哪儿？”

“大老就在我背上！”背着人的那人大喊，“他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快放吊桥。”

“你们是谁？”

“我们是东海船埠的弟兄！”

吊桥守卫犹豫了一下，皱眉道：“我做不了主，要夫人来定夺，你们先等着。”他小跑到大门前，对围墙上的人说了情况。围墙上的人随即跑去禀告方夫人。

多时，大门开了。两排腰佩钢刀的壮汉打着火把开路，方夫人紧随其后，快步来到吊桥前。吊桥守卫小跑到她身旁，指着对岸的人道：“夫人，他们自称是东海船埠的弟兄，还说背着的那个人是大老。”方夫人走到岸边，望向对岸那群人。对岸有个人连忙大喊：“夫人，我是钱有财，大老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快放吊桥，让我们过去。”方夫人觉得这声音耳熟，好像的确是钱有财的声音，就吩咐两个人划船到对岸确认。那两个人跳上小船，一个人打着火把，一个人划船，很快划到了对岸。船上的人举起火把一照，发现岸上的人全都满身污泥，与泥人无异，根本无法辨别相貌。钱有财连忙蹲下，用河水洗了把脸，然后指着自己道：“我是钱有财，账房里管账的那个，两位可认得我？”

“认得，”船上的人皱眉道，“你们怎的如此狼狈啊？”

钱有财叹了口气，“我们趁赵洋那帮人喝醉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路上走得匆忙，天又黑，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泥坑里。”

“原来如此，让我们看看大老。”

钱有财对背着人的那人招了招手，那人连忙过来，让船上的人看清了他背上的人——鼻青脸肿的韩涛。方夫人焦急不安，连忙问：“那是大老吗？”船上的人回头道：“的确是大老，大老脸上全是伤。”方夫人顿时面露喜色，一摆手，喝令放吊桥。吊桥守卫迅速跑到吊桥旁，转动缠着绳索的机关。吊桥缓缓下降，最终稳稳地搭在了对岸。钱有财他们跑过吊桥，对方夫人施了礼。方夫人走到韩涛面前，看着他脸上的伤，顿时心痛不已，厉声道：“赵洋这畜生，竟把大老折磨成这般模样，我誓杀之！”

赵洋、杜洪和严修儒就站在钱有财身后，只是因为天黑，且他们的脸上都涂满了泥，所以方夫人他们没认出来。赵洋听到方夫人的话后，气得咬牙切齿，浑身颤抖，立刻握住了刀柄。杜洪见状，一把抓住他的手。

方夫人让身旁的一个人去请郎中到聚义堂，然后对钱有财道：“你们随我来。”她转身带着众人往坞里走，刚走几步，噌的一声，杜洪拔出刀，一个箭步冲到她身后，挟持住了她。方夫人顿时大惊失色，一时间不知所措。众人随即全都拔出了刀。方夫人的人立刻围住赵洋他们，喝道：“快放开夫人和大老，否则把你们砍成肉泥！”严修儒顿时慌张不已，持刀的手不住地微微颤抖。赵洋擦去脸上的泥，叫道：“弟兄们，我才是大老！这两个逆贼已经被擒，你们快放下刀，与我……”忽然，围墙上锣声四起，上面的人纷纷大喊：“贼人在外面挟持了夫人，贼人在外面挟持了夫人……”紧接着，一阵急促且密集的脚步声响起，一大群人提着刀，打着火把，从大门里冲出，团团围住了赵洋他们。众多的火把聚集在一起，漆黑的夜瞬间亮如白昼，照亮了每个人的面容。赵洋指着自己大喊：“弟兄们，看清了，我才是你们的大老！韩涛和我夫人篡逆，夺我家业，你们万不可助纣为虐啊！快放下刀，与我一同杀了这两个逆贼！”方夫人的人全都紧盯着他，无动于衷。赵洋连忙拿出“戈”，高高举起，大喊：“弟兄们速速退下，放下刀！你们一时糊涂，为韩涛所骗，我不怪罪。杀了这两个逆贼后，你们之前犯下的错，我绝不计较，也不会放在心上，我们仍是兄弟！”这时，几个忠于方夫人的汉子大喊：“赵洋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赵莼头领便是前车之鉴！我们若归降，日后必遭他报复，死于非命！”赵洋立刻声嘶力竭地大喊：“我赵洋发誓，日后决不报复，往事全都一笔勾销，若违此誓，五雷轰顶，来世投胎做畜生！”方夫人的人相互对视一眼，仍然没人放下刀。赵洋他们有些慌了。杜洪当初以为只要挟持住韩涛和方夫人，再对其他人好言相劝，其他人必然都会投降，却没想到事态竟如此发展，双方相持不下。

赵洋一个箭步冲到方夫人身旁，把刀架到她脖子上，咬牙切齿地道：“快！教他们都退下，把刀丢进河里！”方夫人慢慢低下头，哭了起来。赵洋气急败坏，骂道：“贱人，不许哭！再哭砍了你！快教他们都退下，把刀丢进河里！”方夫人抬起头对她的人哭喊：“一会我和韩郎死了，你们便把他们都砍成肉泥，坞里的钱你们都拿去平分吧！”赵洋他们顿时大惊失色。方夫人的人全都面面相觑，有些不知所措。赵洋喝道：“你这疯妇，说甚胡话？快教……”方夫人哭喊：“你们杀了韩郎，我也不想活了，你杀了我吧！大家一起死！”杜洪连忙道：“夫人，韩涛还没死。大老只想取回家业，不会为难你们，只要你……”

“休想骗我！”方夫人声嘶力竭地哭喊，“韩郎浑身是伤，昏迷不醒，必定难救活了！他死了，我要你们都陪葬！”

“他只是皮外伤，根本不……”

“皮外伤怎会昏迷不醒？”

“我给他灌了麻药，所以……”

“那你救醒他！”

杜洪无可奈何，随即让背着韩涛的人放下了韩涛，他扶着韩涛坐到地上，用力掐住了韩涛的人中。须臾，韩涛缓缓睁开了眼，他半张着嘴，眼神恍惚，意识不清。见此情形，方夫人放了心，连忙擦了擦眼泪。杜洪解下系在腰间的竹筒，拔掉木塞，把竹筒里的药汤缓缓灌进了韩涛的嘴里，然后让韩涛躺到地上。众人全都注视着韩涛，一动不动。多时，韩涛清醒了，慢慢坐了起来，杜洪立刻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韩涛环顾四周，看清了眼前的形势。

“赵洋，如今胜败尚未定，你是想与我同归于尽，还是想怎样？”

“我只想取回家业，不会为难你们，你先让弟兄们把刀都丢进河里。”

韩涛冷哼一声，“若是如此，我和夫人必死无疑！”

“你我毕竟是兄弟，我决不杀你，夫人我也不要了，让给你。你们两个远走高飞，以后休得回来。”

“你的话可信？”

“决然可信！”

“那你先放了我和夫人。”

“我若先放了你们，你们必教弟兄们杀我！你先让弟兄们把刀都扔进河里，然后我再放了你们。”

韩涛眉头紧锁，犹豫不决，他看向方夫人，欲言又止。方夫人满眼含情地看着他，道：“不必顾虑，我都听你的。”杜洪皱眉道：“人无信不立，不如叫坞里的人都出来，做个见证！”赵洋连忙道：“对，叫众人都出来，我敢在众人面前发誓，决不为难你们。”韩涛考虑了一下，对围墙上的人大喊：“你们快去叫众人都出来，然后你们也过来。”围墙上的人随即纷纷跑下围墙，去坞里各处叫人。

多时，人们结伴打着灯笼，说着闲话，陆续从坞里走了出来。坞里一共住了八百多人，工匠、郎中、厨子、护卫、杂工、仆人全都聚在了大门前，摩肩接踵，喧闹不堪。三十多个佩着刀，打着火把汉子挤到人群前面，叫道：“大老，人都齐了。”韩涛皱眉道：“教众人都住口。”那三十多个汉子随即转身对众人一边摆手，一边大喊：“住口，都住口，大老有话要讲。”喊了几声，众人渐渐都住了口。韩涛对赵洋道：“你先对众人发誓，不害我和夫人，然后我再让弟兄们丢刀。”

“好。”赵洋转身面对众人，声嘶力竭地大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大老赵洋，如今有件事望弟兄们做个见证！韩涛和我夫人篡逆，夺我家业，今其虽已被擒，但我决定不再追究，放其离去。弟兄们若要随其一同离去，我不阻拦，并赠送盘缠。弟兄们若仍愿为我效力，往事我决不计较，我们仍是好兄弟。若违此言，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喊完，他转身对韩涛道：“如今有众人作证，你可以放心了，让弟兄们把刀都丢进河里吧。”韩涛犹豫了一下，随即指着严修儒道：“让令弟给我做质当，我立刻教弟兄们丢刀。”严修儒顿时心里一惊。赵洋皱眉道：“你出尔反尔？”韩涛皱眉道：“此为以备万一，防你出尔反尔。”

“好。”赵洋转头对严修儒道，“贤弟，你过去给他做质当。”

严修儒慌忙道：“哥哥，我胆小如鼠，不堪此重任。”

“说甚胡话？你堪此重任！”赵洋一把夺走严修儒手里的刀，扔到了韩涛面前，随即又用力把严修儒推了过去，“韩涛走后，你便是二老，哥哥与你共享富贵。刀口锋利，你休得乱动，小心受伤。”

韩涛捡起刀，起身把刀架在了严修儒的脖子上。严修儒吓得不敢动弹，慌忙道：“韩兄，刀口锋利，千万小心啊！”韩涛大喊：“弟兄们，把刀都丢进河里！”众人面面相觑，有些茫然，他们陆续走到河渠边，丢掉了刀。韩涛问赵洋：“现在可否放了我和夫人？”赵洋皱眉道：“‘止’和印信何在？把它们还给我，我立刻放了你们。”方夫人道：“‘止’在我这儿，印信在聚义堂里。”她取下挂在腰间的“止”，递给了赵洋。赵洋和杜洪对视一眼，同时收起了刀。方夫人和韩涛挟持着严修儒，慢慢往后退。韩涛大喊：“弟兄们，今我大势已去，你们若想留下，我不怪你们。若不想留下，便随我走，我们一起去他处共谋事业！”

“大老，我随你走！”“我也随你走！”“我也是！”近百人愿意跟随韩涛，他们纷纷跑到韩涛身旁，跟着韩涛一起往后退。

“且慢！”赵洋举起手大喊，“兄弟一场，我岂能让你们空着手走？刚才我说过要赠送盘缠，大丈夫一言九鼎，决不食言！你们少待，我这就教人去取钱。”他转头对钱有财道：“钱伯，你带几个家丁去金库，搬两箱银子过来，要挑成色最好的！”

“好。”钱有财跑到人群前，叫上了八个家丁，带着家丁们跑进了坞里。多时，他们抬来了两箱银子。赵洋让他们把两箱银子放到韩涛面前，然后对跟随韩涛的人大喊：“弟兄们，以后你们若过得不舒心，便回来，金沙坞仍然是你们的家，坞里仍然有你们的房间，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韩涛让身旁的人打开箱子，拿出里面的银子与众人平分了，然后他们挟持着严修儒过了吊桥，渐渐消失在黑夜里。赵洋转身看着众人，扑通跪倒，拱手道：“蒙众人错爱，仍承认我这个大老，以后我们同心协力，永不背弃！明早杀猪宰羊，我们一起庆贺一番！”杜洪扶起了他，道：“大哥，坞里还有诸多事务待处理，先进去吧。”赵洋让人吊起了吊桥，然后带着众人一起进了坞，关上了大门。

韩涛他们走到了远处。韩涛见四周安全了，便放开了严修儒，他板着脸问：“你是赵洋的远亲？”严修儒神色慌张，低着头道：“小人严习武，是他的义弟。”

“你与他何时结义的？”

“数月前。”

“他待你果真如同亲兄弟一般？”

“呃……差不多。”

“你能与他共患难，他可不能与你同享福。之前我要你给我做质当，他毫不犹豫，可见你们兄弟之情薄如纸。”韩涛冷笑一声，“回去吧，我不杀你，以后你也会走我的路。”

严修儒立刻鞠躬道谢，掉头狂奔。黑暗中的土路坎坷难行，他跑得气喘吁吁，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便踏了空，摔了一跤，他顾不得喘息，爬起来继续狂奔。

聚义堂里灯火通明，赵洋和杜洪站在雕漆书案前，翻阅着各部的书信。这时，一个男人跑进来报：“大老，令弟回来了，在吊桥对岸。”赵洋道：“我有事要忙，无暇去接他，让他进来，带他去客房歇息。”

“是。”男人转身跑了。

赵洋放下手里的书信，皱眉道：“子成，我这贤弟一路上没能助我，也没出半点力，不如明日给他一百两银子，打发他走吧。”杜洪道：“不可。大哥之前当众说要任他为二老，若违此言，则失信于人。如今坞里人心不稳，众人因此事而私下议论、揣度，恐会有人起异心。此外，他爹对大哥有救命之恩，大哥任他为二老，便是报恩。此事传扬出去，外人皆知大哥是知恩图报之人，以后大哥若再遇到难事，外人也必会出手相助。”赵洋点头道：“言之有理。不过，他不能理事，也无威信，若任他为二老，恐众人不服啊！”

“我们不给他印信，也不通知各部，只让他在坞里管理仆人，做个有名无实的二老，如何？”

“嗯，此方法甚妙！”赵洋眉头一皱，忽然低声道，“还有一事，坞里的人多数都不能信任，如你刚才所言，若他们有人起异心，要害我们，如之奈何？”

杜洪想了想，皱眉道：“如今在各部主事的人想必都忠于韩涛，他们还不知韩涛已被驱逐。大哥，你立刻写一封调遣人员的文书，在文书上盖上二老的印信。我携此文书，带着几个人，连夜飞马至怀仁北部，把弟兄们都调过来，以稳局势。”

“好！”赵洋随即提笔蘸墨，写了一封信，然后拿起二老的印信，蘸上印泥，往信上一盖。杜洪揣起了信，拜辞了赵洋，跑到外面叫上几个人，带着他们到马厩里挑了几匹好马，策马飞奔，连夜赶往怀仁北部。

赵洋怕有人害他，整夜都没睡，一直坐在聚义堂里查看各部的书信。天亮后，他吩咐厨房杀猪宰羊，设宴安抚众人。宴席过后，他和钱有财一起清点了金库里的财产，然后赏给每人二十贯钱，邵娃和那些陪他出生入死的人额外奖赏二十贯钱。下午，杜洪带着二百多人策马飞奔而回。赵洋大喜，彻底放了心，他吩咐厨房晚上设玳筵款待众人，然后便回屋歇息了。黄昏，前院、东院和聚义堂里都摆满了极其丰盛的酒席，众人一起入席，把酒言欢。赵洋、杜洪、钱有财、邵娃和几个主管坐在一张桌，严修儒和护卫们坐在一张桌。严修儒看着满桌的佳肴，有好多菜他都不认识，他指着一盘蒸熟的大螃蟹问：“这是什么啊？怎会有如此多条腿？”同桌的人哈哈大笑道：“这是螃蟹，好吃的很！”严修儒身旁的人拿来一只螃蟹，教他如何吃螃蟹。他吃了几口蟹黄和蟹肉，连连点头道：“嗯，好吃，好吃！”他又指着一盘半透明的白肉片问：“这是什么肉？怎的是生的？”同桌的人笑道：“这是河豚肉，非常鲜美。”严修儒夹起一片河豚肉，蘸上酱汁，放进嘴里一尝，果然鲜美异常。桌上有一盘炖鱼，那条鱼半米多长。严修儒指着那盘鱼问：“这是什么鱼？怎的如此大？”同桌的人笑道：“这是海鱼，自然要比江河里的鱼大。”严修儒一边吃，一边指着菜问菜名。同桌的人心里笑他没见过世面，一一解答菜名：这是熊掌，这是鹿筋，这是海贝肉，这是海螺肉，这是鼍肉，等等。严修儒吃饱后，坐在座位上直勾勾地看着桌上的菜，心想：“也不知娘在家里吃什吗？想必还是糙米饭和咸菜。她独自在家里务农，也没人帮衬，又累又苦，还吃不好，我却在这里吃山珍海味，真不孝也！”想到此处，不禁面露惭愧。杜洪无意间瞥见了严修儒的神情，他拿着酒杯，走过来笑道：“贤弟，宴席之上何以忧愁？莫非是饭菜不合胃口？”严修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道：“不瞒杜兄，弟家贫，家母独自在家务农，每日以咸菜过饭，甚是清苦。弟见此佳肴美味，想到家母至今未曾尝过，诚然惭愧不已。”

“贤弟既有孝心，何不把令堂接来享福？”

严修儒面有难色，“呃……恐怕……”

“恐怕大老不允，对否？”

严修儒点了点头。

“此事容易，我去跟大老讲。”

严修儒连忙起身施礼道：“有劳杜兄了。”杜洪走到赵洋身旁，说了要把严修儒之母接来享福的事。赵洋瞥了一眼严修儒，笑道：“既然子成开口了，那明日我便遣人去沂州接她过来。”杜洪拱手道了谢，回头对严修儒点了点头，然后坐回原位，继续与众人喝酒。严修儒顿时大喜，连忙走到赵洋身旁，拱手道谢。赵洋摆了摆手，笑道：“都是小事，令尊有恩于我，我岂能忘恩？快回去坐下，陪弟兄们多喝几杯。”严修儒拱手笑道：“是。”然后坐回原位，陪同桌的人一起饮酒。

邵娃坐在赵洋身旁，他吃饱后，忽然起身问：“爹之前说过要任我为小头领，不知爹还记得吗？”赵洋放下酒杯，笑道：“怎会不记得？但做头领要会骑马，你会骑吗？”邵娃摇头道：“不会。”

“那你从明日起，你去东院的马厩里跟马夫学骑马，等你学会了，我便任你为小头领。”

“这不难，我只需七八日便能学会！”

“可不是骑到马背上就算学会了，还要让马跑得快。到时我会找人与你赛马，等你赢了，才算是真正学会骑马了。”

“这也不难，再多学七八日便能赢。”

“那我可拭目以待了。”

天渐渐黑了，众人都吃饱喝足了。赵洋带着杜洪进了书房，问怀仁北部里的情况。杜洪道：“部里主事的人循规蹈矩，处理小事不用心，处理要事毫无主见，难以服众。”

“各部里都是韩涛的人在主事，如何能使他们归顺，或驱逐他们？”

“此事不难，只需打草惊蛇便可。大哥给各部飞鸽传书，把韩涛已被驱逐的事告知各部主事的人，并在信中加以安抚，让他们暂理事务，以待各部的头领回去接管。若他们不忠于韩涛，便会回信，以表忠心。若他们仍忠于韩涛，则会携细软潜逃，不会回信。”

赵洋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还有，赵莼该如何处置？”

“若赵莼迟迟不回信，我们可遣人去东海船埠打探情况，若赵莼已逃走，便让我们的人直接驾船去远海，设法召回各部的头领。若赵莼愿归顺，之前的事是大哥你有错在先，应当不计前嫌，仍重用之。”

赵洋眉头紧锁，犹豫了片刻，“好！”

前院的东边有一栋楼，四层高，楼里养着信鸽，金沙坞的人都称之为“鸽楼”。赵洋和杜洪来到鸽楼，写了几封信。赵洋拿出“止”，蘸上印泥，在每封信上都盖了印，然后把信交给了鸽楼里的人，让他们把信送到各部。鸽楼里的人找出各部的信鸽，把信绑到信鸽的腿上，然后放飞。

怀仁北部、朐山北部、沭阳东部和沭阳南部陆续回信，都表示忠于赵洋，而东海部、沭阳西部、朐山南部和东海船埠一直没有回信。

两日后，正是黄道吉日，赵洋身穿黑色正服，头戴金冠，带着众人到祠堂里祭祖。众人皆身穿黑色正服，肃立在两旁。赵洋跪在祖先的牌位前，磕了四个头，起身上了香。随后，长者们到牌位前磕了一个头，起身上了香。最后，晚辈们到牌位前磕了四个头，起身上了香。家丁们抬来了摆着三牲的供桌，放到了香案前。赵洋开始诵读祭文，祈求祖先保佑。读完祭文后，一个家丁端着一个被红布盖着的托盘，站到了赵洋身旁。赵洋走到供桌旁，转身面对众人，神情严肃地道：“杜洪、严修儒，到前来。”严修儒愣了一下，一时间不知要做什么。杜洪走到供桌前，面对牌位跪下了。严修儒见状，也连忙走到供桌前，面对牌位跪下了。赵洋看着杜洪，道：“杜洪，之前你因形势所迫，不得已摔碎印信，辞去头领之位。今我复你头领之位，赠你印信，命你继续统领怀仁北部。”他揭开了托盘上的红布，托盘中央摆着一枚金印。他双手拿起金印，笑道：“杜洪，金沙坞一直用玉石雕刻成印信，今我命工匠以黄金雕刻成印信，摔之不碎，望你收好，以后不可再动辞位之念。”杜洪目视前方，双手举过头顶，接过了印信，道：“谢大老。”说完向牌位磕了四个头。赵洋看着严修儒，道：“严修儒，令尊救我一命，你又与我一起出生入死。今我任你为二老，管理坞里事务。”严修儒连忙把双手举过头顶，准备接印信。赵洋微微一笑，道：“你不通晓金沙坞的事务，暂不赠你印信。我命你管理坞里的仆人，等以后你通晓金沙坞的事务后，再赠你印信。”严修儒放下了手，道：“谢大老。”说完也向牌位磕了四个头。

祭完祖后，赵洋和杜洪带着严修儒来到聚义堂。赵洋从雕漆书案上拿起一沓信，道：“贤弟，你拿着这几封信，带上十几个弟兄，到账房里支五十贯钱做盘缠，再到马厩里牵上马，然后去东海船埠打探情况。若东海船埠里的头领逃走了，你便到船埠里找一艘大船，驾船去远海，设法召回各部的头领，并把信交给他们。”严修儒一脸迷茫地接过了信，在心里梳理了一番赵洋的话，然后点头道：“明白。”赵洋摆手道：“快去吧，事不宜迟。”严修儒拜辞了赵洋和杜洪，快步走出了聚义堂。杜洪道：“大哥，如今坞里的局面已稳，各部只等头领们回去接管，也不必忧虑。只有那三百箱甲胄不知去向，若不找回，只恐沈公动怒啊！”

“张雄翼他们要把甲胄都运回银甲坊，必定走不远！”赵洋皱眉道，“先把之前见过张雄翼的那帮弟兄都叫来，让他们分散到东海部、朐山北部和怀仁北部，带领部里的弟兄打听张雄翼他们的下落，并寻找甲胄。”

“嗯，只能如此了。”

## 第十四章 船埠满余烬，远海头领归

严修儒带着十几个人策马飞奔，日夜兼程赶到了东海村外。村子已成废墟，房屋尽皆烧毁，烧焦的木梁、木柱和熏黑的残垣、断瓦堆在一起，压着满地的灰烬。四周弥漫着焦糊味和腐臭味，烧死和呛死的牲畜倒在地上，苍蝇乱哄哄飞着，密密麻麻地聚在尸体上。一簇簇人伏在死者身旁哀嚎痛哭，烧伤所致的疼痛远远不及心痛。远处的树林里吊着几具死尸，树枝随风轻摇，那几具死尸也缓缓摆动。有些人已精神失常，蓬头垢面地坐在地上自言自语。见此情形，严修儒他们万分震惊，心脏好像遭拳头重击一样难受。

东海船埠也已烧毁，住所、账房、仓房、库房、牛圈和马厩都已化为灰烬，海面上漂满了船只残骸。几个汉子在码头附近划着船，有的用粗网兜住四散漂浮的木板木块，有的用粗绳绑住大块的残骸；一群汉子在码头上拽着粗网和粗绳的另一头，“嘿——呀，嘿——呀”，一起用力把残骸拉上了岸；旁边还有一群汉子陆续把岸边的残骸搬到远处的空地上，堆放到一起。

严修儒他们牵着马，走到正在搬残骸的汉子们身旁。严修儒拱手问：“敢问老兄，这里是谁主事？”汉子们打量了他几眼，皱眉道：“主事的人跑了，你要做甚？”

“大老遣我来此找艘大船，去远海召回各部的头领。”

“可有文书？”

“啊，有。”严修儒从怀里拿出一沓信，找出文书，递了出去。汉子们接过信，信封上写着“调船文书”，他拆开信封，打开了信，信上写着两行字，字旁边盖着印。他们都不识字，只认得头领们的印信和止戈玉的印记。见信上印着“止”的印记，汉子们拱手笑道：“原来是头领啊，我们这就去把人都叫来。”他们转身跑向码头，一边招手，一边大喊：“头领来了，都过来，快都过来。”严修儒他们随即也跟着往码头走。码头上的汉子们听到喊声后，立刻对划船的几个汉子大喊：“头领来了，快拢岸，一起去见头领。”划船的几个汉子连忙拢岸，跳上岸拴好了船。汉子们一起说着闲话，聚到了严修儒面前。严修儒拱手道：“列位，大老让我去远海召回各部的头领，相烦列位给我找艘大船。”

“大船都烧没了，去不了远海。”

严修儒指着停在码头的几艘船，“这不都是大船么，怎地说没大船？”

“这些船也小，远海的浪可比这附近的浪大多了，要是乘这船去，那一个大浪打过来，船就翻了。”

严修儒皱眉想了想，“这附近哪里还有大船？能否借一艘来？”

“没处借，这附近只有咱们船埠有大船。”

严修儒面露难色，“这里怎会起火啊？何时起的火？”

“两日前，赵头领带人搬走了船埠里的钱，然后驾船跑了。他的人临走时在仓房和草垛放了一把火，便把村子都烧了。如今我们的房子都烧毁了，头领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我回去后便把此事告知大老，请大老拨钱来救助。”严修儒皱眉问，“你们可知赵头领带人去了何处？”

“不知。”

严修儒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走到码头边，手搭凉棚望向远海。天和海一样蓝，绵绵白云夹在天海之间，像漂在海面，也像飘在天空。这时，一个汉子走过来道：“头领若是不急，可在此等待几日。过几日，去远海的头领们便会回来了。”严修儒皱眉问：“头领们每隔多久回来一次？”

“赵头领在这里时，头领们不会回来。每隔大半个月，赵头领便会遣人驾大船去远海给头领们送粮食、酒、茶叶和水，然后把海货都运回来。再过几日，若无人去送粮食和水，头领们便会因无粮无水而返。”

严修儒顿时放了心，“原来如此，那多等几日也无妨。”

汉子们继续打捞船只残骸。严修儒见周围遍地焦黑，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于是他带着众人在空地上用残骸搭起了木棚。多时，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一艘大船。严修儒连忙跑到码头边，望着大船笑道：“没想到头领们今日便回来了！”旁边拽着粗绳的汉子们道：“那是商船，不是头领们的船。”

“何以见得是商船？”

“金沙坞的船上都打着水纹旗，那船上没旗，必是商船。”

大船渐渐靠近码头，停了下来。船夫们瞄准码头上的铁柱，用力抛下了缆绳，稳稳地套在了铁柱上。船主走到船舷，指着烧毁房屋问汉子们：“这里怎的了？起火了？”

“原来的头领携钱财走了，他的人放的火。”汉子们指着严修儒，“这是我们新来的头领，有事问他便是。”

严修儒有些紧张，连忙对船主拱了拱手。船主还了礼，问：“还有粮食和盐吗？”

“呃……”严修儒愣了一下，转头问汉子们，“有吗？”

汉子们道：“有盐，粮食都烧了，不过有肉！”

“盐和肉在哪里？”

“盐在西边的盐场，肉在村里。”

船主问：“有什么肉？多少一斤？”汉子们道：“牛肉一百文，马肉九十文，猪肉八十文。”

“都是现杀的吗？”

“前日杀的，你们若想多买些放在船上，最好用盐腌了。”

“那来三百斤牛肉，三百斤马肉，一百斤猪肉，再来二十袋盐和一百桶清水。”

“好，我们这就去搬来。”

一群汉子去村里打水、搬肉，另一群汉子带着严修儒去了盐场。盐场里，雪白的盐粒堆成一座小山，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盐堆后面不远处是沙滩，沙滩上还晒着一大片盐，这里的盐还没过滤，都沾着沙土，黑乎乎的。严修儒跟着汉子们一起拿起铁锹和麻袋，到盐堆前开始装盐。严修儒皱眉问：“我们在这里贩私盐，官差不会来抓吧？”汉子们笑道：“头领放心，他们受了我们的贿赂，不会来抓的。”二十袋盐很快便装完了，汉子们扛起麻袋往码头走，严修儒摆放好铁锹，跟在汉子们身后。路过村里时，严修儒看到三个汉子正在村民的院里割一头死牛的肉。他们用刀剔除牛身上腐烂的肉，割下好肉，装进布袋里。严修儒过去问：“莫非要把这肉卖给那船家？”三个汉子点头道：“对啊！”严修儒皱眉道：“这肉都快烂了，他们若吃了，岂不得病？”三个汉子道：“不会，这都是好肉，烂的都剔掉了。”“这场火烧死了不少牲畜，正好趁此机会，把这肉都卖出去，乡亲们还能赚些钱，也不至于亏个精光。”“多余的肉便都腌了，日后有商船来，便当咸肉卖给他们。”严修儒想了想，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乡亲们的家财都烧没了，赚些钱也好度日，何况这些牲畜都不是病死的，想必吃了也不能得病。

汉子们陆续把盐、肉和水搬到了码头。船夫们搭上跳板，到码头上把物资都搬上了船。船主算了账，把钱付给了严修儒，然后驾船走了。汉子们道：“头领，我们卖了乡亲们的牛肉和猪肉，得把钱给人家。”严修儒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钱袋，犹豫了一下，道：“这场火乃金沙坞中人所为，乡亲们的损失理应由金沙坞来赔。”他把钱袋交给了汉子们，“你们把肉钱给乡亲们，多余的钱就给乡亲们平分了，作为赔偿。等我回去后，便请大老多拨些钱来，赔偿给乡亲们。”汉子们拱手笑道：“多谢头领。”几个汉子拿着钱袋跑去了村里。留下来的汉子们道：“头领，这里的仓房虽然都烧毁了，但里面的粮食却没全都烧毁，还有许多能吃，不如都分给乡亲们吧。”严修儒点头道：“好！我们这就去清理仓房，把能吃的粮食都运出来，分给乡亲们。”

仓房已成废墟，熏黑的断瓦、烧焦的木头和灰烬堆成一座小山。众人拿起耙子、铁锹和扫帚，扒开废墟，运走木头和断瓦，扫去灰烬，混着灰烬的小米和咸鱼渐渐露了出来。众人筛除灰烬，把小米和咸鱼都装进了麻袋，然后扛着麻袋到村里，呼唤村民们来领粮食。村民们捧着坛子，拿着布袋，陆续来领粮食，并向汉子们道谢。汉子们指着严修儒道：“这是我们的新头领，是他让我们来送粮的。等我们头领回到坞里，便会让人运钱来，赔偿乡亲们的损失。”村民们闻言，连忙向严修儒鞠躬道谢。严修儒连忙还礼道：“乡亲们不必多礼，这场火乃金沙坞中人所为，我如此行事，只为赎罪。我在此期间，乡亲们若有难处，就来找我，我若能办到，必竭尽全力。”村民们连连道谢，纷纷议论，都说新来的头领虽然比之前的赵头领年轻，但却更仁义通达，还更英俊。严修儒听到夸奖后，心里喜不自胜，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他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露出喜悦之情，便假装去撒尿，跑到没人的角落里，哈哈大笑，兴奋得手舞足蹈。

下午，两艘前往登州的官船临时停靠在码头，严修儒和汉子们把大量的肉和水卖给了船上的人。船上的人要买盐，严修儒不敢卖，谎称这里从来没卖过盐。汉子们道：“头领，这里一直都卖盐啊，为何说没卖过盐？”严修儒低声道：“船上都是官家的人，我们若卖给他们，岂不坐实了贩私盐的罪名？”汉子们笑道：“头领勿忧，他们是来买盐的，不是来抓人的。何况官盐比咱们的盐贵两倍，官家的人也不愿多费钱。我们以前也常把盐卖给官船，不妨事的，卖给他们便是。”严修儒犹豫了片刻，最终同意把盐卖给船上的人。官船走后，严修儒让汉子们把赚来的钱都平分给了村民们。

夜晚，众人在木棚前生起了几堆火，围着火堆一起吃饭。汉子们搬来一堆有些腐烂的肉，在肉上撒了一层盐粒，然后放到火上烤得喷香焦糊，就着杂面馒头一起吃。见此情形，严修儒一脸惊讶地问：“这些肉都烂了，你们怎地还吃？”汉子们道：“不妨事，烤熟了都能吃。”

“怎地不买些好肉来吃啊？”

“头领，我们只是杂工，月钱不多，买不起肉。这肉虽烂，却不要钱，我们能吃到这肉已是不错了。”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住在海边，大可捕鱼吃啊。”

“这附近常有商船往来，没多少鱼，我们也没船没网。再者，平时要干活，哪有空闲去捕鱼啊。”

“你们月钱多少？”

“一贯两百文，去了养家的钱，没剩多少了。倘或有人生了病，不跟亲戚们借钱都请不起郎中。”

严修儒想了想，皱眉道：“等我回去后，便请大老给你们涨些月钱。”汉子们闻言，个个面露喜色，连忙拱手道谢。吃完饭后，众人一起进木棚里歇息。严修儒躺到干草上，刚闭上眼，便听到外面有鸽子“咕咕咕咕”不停地叫。他坐起来往外一看，月光下，一大群鸽子正站在烧毁的房屋上。他指着鸽子，转头问众人：“那里怎会有如此多的鸽子啊？”

“那里原来是鸽房，那群鸽子是船埠的传书鸽。如今鸽房烧没了，它们晚上没处睡觉，就都落在那上面一直叫。”

“原来如此！那如何能让它们送信啊？”

“嗯——，如今送不了信。鸽房的人都跟赵头领走了，那群鸽子不认得我们，我们一过去，它们就都飞走了。”

“哦。”严修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躺下了。

里正带着几个村民去了朐山县，把火灾的事上报了官府。知县查阅了东海村的户籍，根据人口分拨了赈灾的钱粮。之后，官差们把钱粮运到村里，分给了村民们。

是日，严修儒带着二十几个人正在帮村民们建房子，一个汉子忽然跑来报：“头领，刘头领和徐头领的船到码头了。”严修儒跟着汉子来到码头，看到两艘打着水纹旗的大船停在岸边，船上的人正在把一筐筐的海货往码头上搬。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和一个小眼睛的男人眉头紧锁，正在向汉子们问话。中年人名叫刘慎，是东海部的头领，在金沙坞里资历最深，赵洋和头领们都称之为老叔。小眼睛的男人名叫徐荣，是沭阳西部的头领，也是赵洋的远房表兄。严修儒快步走到刘慎和徐荣身旁，拱手问：“两位可是刘头领和徐头领？”刘慎和徐荣打量着他，皱眉问：“你是新来的头领？”严修儒笑道：“小生严修儒，是新任的二老。”刘慎和徐荣心里震惊不已，他们面露不悦，瞪着严修儒闭口不言。严修儒有些尴尬，连忙从怀里拿出一沓信，道：“大老有两封信让小生交给两位头领。”他找出两封信，双手交了出去。刘慎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面分别写着“刘慎头领亲启”和“徐荣头领亲启”。他把徐荣的信给了徐荣，然后一边拆信封，一边皱眉问：“韩涛现任何职？”严修儒道：“韩涛背叛大老，已被大老驱逐了。”刘慎和徐荣闻言，相互对视一眼。徐荣皱眉道：“老叔当初便说韩涛不可重用，不能任二老之职，若大老能听老叔的话，也不至于遭其背叛。”刘慎冷哼一声，道：“当初他说韩涛与他一起光着屁股长大，对他绝对忠心无二。此番也好教他长长见识，让他明白什么是光着屁股忠心无二，穿上裤子翻脸无情！”他斜了一眼严修儒，“如今走了韩涛，又来了个后生，日后坞里大概又要生乱。”严修儒闻言，虽然心里不悦，却也不敢表露出来。

赵洋在信里说了韩涛和方夫人的事、金沙坞的现状和任严修儒为二老的事，并让刘慎和徐荣速回分部，稳定局势。刘慎和徐荣得知严修儒并无实权后，彻底放了心，他们喝令船上的人立刻下船，随他们回分部。两艘大船上一共有七百多人，陆续下了船。临走时，徐荣眯起眼睛，对严修儒轻蔑一笑，道：“我们急着回去，船上的海货来不及搬了，劳烦二老带人把海货都搬下来。”他的眼睛本来就小，眯起来后，严修儒还以为他闭着眼睛跟自己说话。严修儒点头应“是”，带着汉子们上船搬海货。搬完海货后，严修儒道：“如今已有大船，我们这就驾船去远海，召回各部的头领。”汉子们问：“二老可去过远海？”严修儒摇头道：“不曾。”

“那二老可会司舵？”

“不会。”

“那就去不得！”汉子们皱眉道，“我们之前虽去过远海，但只是劳力，没人能司舵。大海无边无际，头领们的船分散在各处，极难找寻啊！我们若真能找到他们还好，若找不到他们，又迷失了方向，可就有去无回了。”

严修儒顿时心生不安，眉头紧锁。汉子们见状，连忙道：“头领们早晚都会回来，二老不如一直在此等候，也免出差错。”严修儒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好。”

两日后，一艘打着水纹旗的大船从东南方的海面上渐渐驶向码头。站在船头的头领三十多岁，皮肤黝黑，身高一米九，膀大腰圆。他身穿麻布背心，两臂和两肩上的花绣格外显眼。严修儒和汉子们正在海边洗鱼、晒鱼，看到大船后，他们连忙跑到码头上迎接。大船缓缓靠岸，船上的人抛下缆绳，套住了码头上的铁柱。严修儒转头低声问身旁的汉子：“船上哪位是头领？”汉子低声道：“胳膊上有花绣的那位。”

“该如何称呼？”

“这位头领姓魏，名忠国。”

船上的人搭上了跳板。魏忠国一边踩着跳板往码头上走，一边指着远处烧毁的房屋，皱眉问：“这是怎的回事？失火了？”严修儒拱手道：“赵头领带人携资财而逃，他的人临走时放的火。”

“赵头领素来重情义，且忠心耿耿，怎会忽然携资财而逃？”

“赵头领和韩涛背叛了大老，已被大老驱逐了。”

“此事你何从得之？”

“小生自坞里来，亲历此事。”严修儒拿出四封信，找出魏忠国的信，双手把信递给了他，“头领，这是大老给你的信。”

魏忠国拆开信封看了信，随即面露不悦，瞪着严修儒，“我十岁时便跟随在先大老左右，与先大老一起建立金沙坞！你何德何能，竟任二老？”

严修儒面露尴尬，连忙拱手道：“小生自知才疏学浅，不能堪此重任，但大老当众任小生为二老，小生也不好推辞。”

“你可熟悉金沙坞的事务？”

“呃……不熟悉。”

“你可知我是哪部的头领？”

“不知。”

“不熟悉事务，也不认得人，何以管理金沙坞？”魏忠国皱眉道，“朐山南部决不会奉你之命，你以后也休对我发号施令。”他身材魁梧，相貌威武，说话时有一股凛然之气。严修儒害怕，连忙唯唯诺诺地点头答应。魏忠国转身对船上的人大喊：“弟兄们快都下船，随我回部里。”船上的人齐声应“是”，三百多人陆续下了船。魏忠国带着众人走后，严修儒面对汉子们，只觉得无地自容，站在原地手足无措。汉子们见状，连忙陪笑道：“魏头领性情直率，口没遮拦，二老切勿见怪，也不必把他的话挂心。”

“嗯。”严修儒点了点头，“走，我们上船把海货都搬下来。”

众人一起上了船，开始往码头上搬海货。严修儒搬了几筐海货后，只觉得身心俱疲，他走到船头，伏到舷墙上，目光呆滞地望着滚滚海浪，须臾，脑海里响起了一段话：“你若坐了二老之位，一无威信，不能服众；二不通金沙坞之事务，不能理事；三必为资深而无德者所欺。你若能忍受此三者，做个有名无实的二老也无妨。”

三日后，一艘打着水纹旗的大船靠了岸，众人站在码头上迎接。严修儒扫了一眼船上的人，立刻认出了头领。桅竿旁，一个三十多岁的清秀男人手持折扇，眉头紧锁地望着远处烧毁的房屋。他头绾蓝色巾帻，身穿青色绸缎袍，袍子的襟袖上绣着翻涌的浪花，下摆和后背上绣着飞舞的海鸟。他展开折扇，扇了扇风，白绢的扇面上绣着山水。严修儒问身旁的汉子：“这位头领该如何称呼？”

“这位头领姓顾，名波，字瀚学。”

“统领哪部？”

“朐山北部。”

严修儒连忙从怀里拿出三封信，找出顾波的信，然后把剩下的两封信踹进了怀里。顾波踩着跳板下了船，拱手问：“诸位弟兄，此处何故失火啊？”

“赵头领带人携资财而逃，他的人临走时放的火。”严修儒双手交出信，“头领，这是大老给你的信。”

顾波双手接过信，拆开信封看信，他脸色微微一变，随即收起信，挤出一丝微笑，施礼道：“原来足下是新任二老啊，失敬，失敬！”

严修儒顿时面露喜色，终于有头领认可我了！他连忙还礼，“小生才疏学浅，德不配位，头领和弟兄们不必把小生当作二老。”

“既然能任二老，必有本领，我们作为部下，岂可无礼？”

“小生年轻，又无功绩，且不熟悉事务，难以服众。头领年长，只需把小生看作晚辈，小生不懂的事，还望头领多多指教。”

“二老谦虚有礼，敏而好学，待日后熟悉了事务，必胜过韩涛百倍。”

严修儒眉开眼笑地拱手道：“头领实实过誉也！”

“大老在信中讲明，让在下暂理此处，若二老无其他事，便可回去复命了。”

“大老让小生把信交给头领们，如今还有几位头领未归，小生暂时还不能回去。”

“二老可把信都交给在下，等那几位头领归来后，在下再把信交给他们。”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笑道：“也好，那便有劳头领了。”他把信交给了顾波。顾波揣起了信，拱手道：“如今叛乱刚平，金沙坞形势不稳，二老当速归，以免大老挂念。”严修儒拱手道：“明白，小生这就回去。”他转身对汉子们拱了拱手，“列位有事要忙，不必相送，后会有期。”汉子们连忙拱手道：“二老保重。”随严修儒同行的那十几个人正在村里帮村民们建房子，严修儒到村里叫上他们一起返回金沙坞。村民们得知严修儒他们要走后，都立刻来送行，并纷纷送上了许多干粮。

码头上，众人开始忙着搬海货。顾波走到没人的角落，拿出刚才收下的两封信，信封上分部写着“张恪头领亲启”和“柏一头领亲启”。他用小刀割开信封的封口处，看了里面的信，然后把信塞回信封，弄来些糨糊，重新封上了信封。

## 第十五章 团聚金沙坞，杜洪论兵武

严修儒他们策马飞奔回金沙坞，到聚义堂里向赵洋复命。赵洋得知东海船埠被烧毁后，顿时大怒，骂道：“赵莼这畜生竟敢烧我船埠，等我抓到他，定将他千刀万剐！”严修儒道：“哥哥，这场火是我们的人放的，村民们的损失理应由我们来赔。”赵洋皱眉道：“如今顾头领在船埠那里主事，此事他自会处理，贤弟不必操心。”

“还有一件事想请哥哥做主。”

“甚事？”

“那里的杂工们都任劳任怨，且忠心耿耿，但他们的月钱太少了，每日只能吃又干又硬的杂面馒头，生病了也没钱看病，请哥哥给他们涨些月钱。”

赵洋看了一眼严修儒身后的人，微笑道：“贤弟言之有理，走，你跟我去账房，给他们涨月钱。”严修儒顿时面露喜色，点头道：“好。”赵洋对严修儒身后的人道：“你们奔波劳累，随我贤弟立下功劳，都先回去歇息吧，一会我让账房给你们每人送去三贯赏钱。”严修儒身后的人连忙拱手道谢，转身走了。赵洋带着严修儒从后门走出聚义堂，绕过账房，进了书房。严修儒扫了一眼屋里的摆设，有些迷茫地问：“哥哥，这里不是账房吧？”赵洋关上了门，微笑道：“这里是书房。”

“不是去账房吗？”

“不去账房。”

“在这里给杂工们涨月钱？”

“不给他们涨月钱。”

“啊？”严修儒有些惊讶，“刚才哥哥你明明说……”

赵洋一摆手，“贤弟，你先听我说。他们不是任劳任怨，而是为了能吃饱饭才任劳任怨的。我若给他们涨了月钱，让他们能吃饱饭，能存下钱，他们便想歇一歇了，做事也不会尽全力了。他们生病了，船埠的头领自会给他们找郎中，也不用他们的钱，他们因此会心怀感激，病好之后，便会更加尽力做事。过节时，我再遣人赏给他们一些钱，这是雪中送炭，他们必会感激我，在外面说我的好，如此，我也能赚得名声。他们没随赵莼一起走，并非是因为他们忠心耿耿，而是因为他们一家老小都在当地，他们若走了，便没活路了。”

严修儒心里震惊不已，一时间愣在原地，无话可说。赵洋拍着他的肩膀，微笑道：“贤弟，我知你为人和善，怜悯穷人，但他们的穷是注定的，我们救不了。正如有人生在帝王家，有人生在贫民家，这是老天的不公，是天道，我们不可逆天而行啊，贤弟明白否？”严修儒看着屋里的摆设：墙上挂着两幅颜真卿的字和一幅周昉的仕女图；左边放着一张大紫檀雕花书案，上面摆着端砚、玉狮子镇纸和名贵的毛笔；书案旁放着一个多宝阁，上面摆满了古玩奇石；右边放着一个装满书的红木书橱，旁边摆着一座三尺多高的风景玉雕。他明白了一切，但不敢反驳赵洋，就微微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严修儒走出书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屋里空空荡荡，床上的被褥和他放在床头的东西都不见了。他顿时大惊，慌忙跑到外面，大叫：“咱这儿有贼，我屋里的东西都没了！”

附近的家丁们跑了过来，“二老，杜头领让我们把东西都搬到了东院正房，以后二老你就住那里了。”

“哦！”严修儒放了心，“东院正房在何处？”

家丁们指着东边，“东边有个大门，进了大门后直走，最大的那间房便是。”

严修儒拱手道了谢，转身往东走，走了许久，看到一扇大门。大门旁有一个马厩，马夫看到严修儒后，拱手问：“二老可是要回房？”

严修儒点头道：“是。”

“那选匹马吧。”

“为何要选马？”

“正房离这里稍远，骑马快些。”

“不必了，我走过去便是。”

东院里一共有六百多间房，巷陌纵横交错，不时响起几声鸡鸣犬吠，大人们都去工作了，孩子们聚在路旁玩耍。严修儒走了二十多分钟，来到正房前。他开门进了屋，往里走了几步，忽然看到一群女人正围坐在桌旁吃果子。严修儒心里一惊，以为走错了，连忙拱手道：“失礼，失礼，走错屋了，望乞……”一个妇人立刻笑着招手道：“儿，回来了，快过来坐。”另外六个女人连忙放下果子，起身站到妇人身后。严修儒定睛一看，那妇人正是他娘。严氏浑身焕然一新，完全不像农妇，她头戴金珠簪，上身穿浅青色百鸟绸缎衣，下身穿粉色百花绸缎裙，脚穿一双绣花鞋。严修儒走过去笑道：“娘，你何时来的？”

“前日下午刚到，”严氏拉着严修儒坐下了，“船埠的事忙完了？”

“忙完了。”严修儒指着严氏身后的女人，“娘，这几位是谁？”

“你哥哥遣来服侍我的丫鬟。”严氏眉开眼笑地道，“我本来说不用，但他说你爹救了他的命，这是报恩，便遣来了这六个丫鬟。我这辈子还能被人服侍，真是做梦也梦不到啊！”她扯起自己的衣袖，“还有这身衣服，也是你哥哥给的，绸子做的，看这鸟绣的，多好！前日我刚到这儿时，你哥哥还给我摆了桌席。”她竖起三根手指，“天么！足足有三十道菜，那可真香啊！我都没吃饭，只吃菜便吃饱了。咱家的饭菜跟人家的饭菜一比，那可真是将天比地啊！说咱以前吃的是猪食都不过分。你哥哥说让我以后都住这儿，什么活也不用干，他待咱们不薄，你可要用心做事，报答他的恩情。”

严修儒点了点头，“嗯。”

“儿啊，我听说你杀人，你怎能还杀人啊？”

严修儒心里一惊，“我没杀人，是被诬陷的！”

“你休瞒我，公人都来咱家了，还在院外搭了个棚子，日夜守在那里。”

“娘，我真没杀人！只因我在泗水县里得罪了一个姓张的大户，刚好她家出了人命，他们便诬陷我，说我跟凶犯是同伙。”

“原来如此！”严氏皱眉道，“这人可真坏啊，竟诬陷良人，早晚遭雷劈，不得好死！”

“娘，事已至此，咒他们也不济事。我如今改名了，对外人自称严习武，官差也不知我是严修儒，只要我不回村，便没人能认出我。”

“说的也是。”严氏道，“你走的这段时日，咱村里发生了好多事。”她随即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村里的事：春桃嫁给田丰了，春桃家也没要多少聘金……；孙麻子发财了，在城里治好了一个上户家的小官人，如今搬去了城里……；卖鱼的那个李老儿得病死了……；山里来了只老虎，里正的孙子在地头玩，让老虎吃了……；陈香嫁给了刘鼻涕的儿子，如今都怀孕了……。听到此处，严修儒只觉得心被人掐了一下，隐隐作痛。他犹豫了片刻，忽然问：“陈香如今过得好吗？”

“过得很好，刘鼻涕家不缺钱。不像咱家，穷。”严氏拍着严修儒的肩膀，“儿啊，不必难过，如今你做了二老，何患无妻？”

“我没难过。”

严氏转身拉过来一个丫鬟，“你看这丫头，多好！”她用自己满是皱纹和老茧的手摸着丫鬟的手背，“你看人家这手，多细嫩，咱村的丫头可比不了，不如你娶了她吧。”

严修儒和那丫鬟顿时有些难为情，其他丫鬟都憋着笑。

“娘，你这说的是甚话？怎地忽然要我娶人家？”

“你先娶了这丫头，剩下这几个丫头你也都纳为妾，然后多生孩子，兴旺子孙。”

丫鬟们顿时神情窘迫。严修儒慌张不已，额头冒了汗。

“这是哥哥家的丫鬟，怎能说娶便娶？”

“你哥哥为人慷慨，你若想娶，我这就去跟他说，他定能同意！”

严修儒急忙起身道：“不必了，哥哥事务繁忙，我也有事要忙，娘好生休息，我去忙了。”说完便跑了。严氏望着他的背影，叹道：“这孩子也不小了，该成家了，怎的还害羞啊！”

严修儒跑到屋外，一时间不知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就在院里四处闲逛。他逛了一会，忽然听到东边有叮叮当当的响声，过去一看，是一群铁匠正在打铁。十座锻炉，二十个铁砧，铁匠们手持铁钳，从锻炉里夹出一块块通红的铁条，放到铁砧上打造成一头尖一头扁的铁钉，然后放进水里淬火。铁匠们看到严修儒后，连忙点头叫了声“二老”。严修儒拱手道：“你们继续忙，继续忙。”靠北墙有三个大木架子，上面放着工具和兵器。严修儒过去看了看，拿起一把剑，观察剑的做工。须臾，杜洪走过来道：“二老若喜欢，可拿去当佩剑。”严修儒连忙放下剑，拱手道：“弟只是随意看看而已，杜兄何以在此？”

杜洪向上指了指围墙，“我在围墙上巡视，见二老在此观剑，便下来看看。”

“哦。”严修儒点了点头。

“二老太过见外了，不必谦称‘弟’，也不必称我为‘兄’，叫我‘子成’便是。”

严修儒连忙摆手道：“不可，不可，兄年长，弟岂能无礼？还是称‘兄’更为妥当。”

“也罢。”杜洪笑了笑，拿起架子上的剑，“二老可懂兵器？”

“懂，弟曾学过剑术。”

杜洪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二老只是个文士，没想到竟学过剑术。”

严修儒笑道：“弟曾自修《真武剑》，兄若有兴致，弟可使出几招给兄看看，若有不足之处，便请兄指点一番。”

“好。”杜洪把剑给了严修儒。严修儒走到空地上，拔出剑，“刷刷刷”使出几套招数。杜洪看着严修儒的身法和剑术，微笑着摇了摇头。严修儒使完招数，收起剑，走向杜洪。

“弟这几招使得如何？”

“二老的身法和剑术甚是优美，但此类剑术只宜在酒宴之上舞剑助兴，或在街头卖艺，不宜与人厮杀。”

“为何？”

“二老这几招都是套子，好看，却难以实用。”

“何为‘套子’？”

“‘套子’是说一套连贯的动作。真正与敌厮杀之时，要攻击要害，且要一击必中，否则我们处境危矣！刚才二老使出的招数，不但脚步乱，刺、劈、横斩、上挑的方位也都不对。”

严修儒连忙双手交出剑，“烦请兄指点一二。”

“好。”杜洪双手接过剑，走到空地上，开始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先是脚步，若敌人与你相近时，你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前进后退和左右闪避之时，双脚不可像走路那样交替迈步，否则下身不稳。前进时，前脚微抬，后脚用力蹬地，身体前倾，迅速冲出；后退时，后脚微抬，前脚用力蹬地，身体后倾，瞬间后撤；向左闪避时，左脚微抬，右脚用力蹬地，身体左倾，左闪；向右闪避时，右脚微抬，左脚用力蹬地，身体右倾，右闪；如此脚步不乱，下身稳健。”他拔出剑，“然后是剑术，要始终面对敌人，用剑指向敌人，只要其还未毙命，便绝不可轻心。挥剑的动作要小，如此才能快，若动作过大，则连续挥剑之间会有空隙，敌人若是高手，便能趁此空隙取你性命。”

严修儒有些不解，连忙问：“兄挥剑如此之快，哪里有空隙啊？何为空隙？”

“似这般，”杜洪挥剑斜劈，“这是第一剑，”他又反手横剑一斩，“这是第二剑。在我第一剑挥出而第二剑未挥出之时，便是空隙。若你第一剑便击中敌人，则空隙不存，若你第一剑未击中敌人，而将要挥出第二剑时，敌人便可趁此空隙取你性命。”

“原来如此。”严修儒点了点头。

杜洪继续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刺要刺喉咙、心脏和肚子。最好不要刺前胸中间，这里的骨头多而硬，若剑尖不够利或力气不足，则无法刺穿骨头，伤及内脏。剑轻，不像刀那样重，所以劈要用剑尖劈开敌人的皮肉，使敌人血流不止。若是用刀，则可用力劈断敌人的骨头。横斩要斩喉咙和肚子。最好不要上挑，一者难以用力，二者关节屈伸不便，易出差错。”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剑术要与脚步相辅，进攻、后撤要有序。向前冲的同时，挥剑进攻；向后撤或向左右闪避的同时，挥剑反击或抵挡。要看清敌人的意图，随机应变。敌人抬手，就是要劈砍；敌人屈起手臂关节，便是要刺。”他收起剑，走向严修儒，“这些是剑理，而精进剑术，则要贯通剑理，勤加练习，挥剑才能更快、更准。刚才二老挥出的每一剑，并未对准敌人要害，只能伤之，不能致死。敌人若向二老的要害反击，则二老顷刻殒命也。”

“没想到斗狠之技也有如此多的学问。”严修儒拱了拱手，“若非兄指点，弟至今仍然懵懂，大概还会自以为深通剑术之奥妙，诚然惭愧也！”

“斗狠之技？”杜洪笑了笑，“称之为斗狠之技很相宜啊！不过真正的斗狠之技可不止要斗狠，还要运用兵法。”

“如何运用兵法？望乞兄赐教。”

“敢问二老，匕首、剑、长枪，它们有何分别？”

“呃……匕首和剑短，便于携带，长枪长而重，不便携带。若是相斗，持匕首和剑的人定然斗不过持长枪的人。”

“不止如此。”杜洪放下剑，拿起架子上的匕首，“匕首小巧，便于藏在身上，可作用具，也可乘人不备袭击，不可直接对敌。”他放下匕首，拿起架子上2.5米长的大刀，像使长枪一样往左刺了一下，“长枪长，宜在开阔之地对敌，若在密林里或狭窄之处，则难以施展。此时，便要弃长枪，拔剑对敌。武器之所以有长有短，只因其用途不同，对敌之时要因地制宜。在开阔之地用长兵，在狭窄之处用短兵，出其不意用匕首。若敌人多，则绝不可被其包围，要利用地势，”他转身指了指远处的小巷，“如那巷子，狭而长，两人不能并肩而进。若我手持长枪堵在巷口，敌人虽多，却难以施展，不足为惧也。”

严修儒若有所思地道：“若敌人武艺胜过弟，其用长剑，弟用兄手上这把刀，在开阔之地，弟能否胜之？”

“长剑之短，巧技难以补之，大刀之长，拙技难以损之。”杜洪笑着递出大刀，“只要二老能熟练使用这把刀，且不胆怯，虽当世剑圣，二老亦可胜之。”

严修儒双手接过大刀，学着杜洪的样子，往右刺了一下，然后笑道：“弟以后每日都来此处练武，兄若得闲，望乞兄来此处看一看，也好对弟指点一番。”杜洪点头笑道：“好，不过二老也不可荒疏文事，时常也要去书房里读读书。”

“那弟便上午来练武，下午去读书，文武兼修。”

## 第十六章 海州罗网展，沂州逃路难

张雄翼带着七十余人，扮作商旅，驾着十六艘满载货物的货船前往沂州承县。这些货船里一共藏了四百副环锁铠。他之前遣人送张素兰和张素馨回家时，让人在承县境内租下一座大院，用于临时存放环锁铠。同时，他又遣人去银甲坊送信，让方峻山的二舅周横带着人马和胄案的文书来接应。

货船行至东海县境内，众人拢岸停船，下船到岸边的酒店里吃饭。不多时，一群拿着朴刀的汉子进了酒店，他们的头目扫了一眼店里的人，高声问：“外面的货船是谁的？”张雄翼连忙起身拱手道：“小可的。”

“船上装的什吗？”

“鱼干、菜干，还有茶叶。”

头目摆了摆手，“走，带着你的人出来，把船上的货搬下来，我们要验一验。”

张雄翼心里一惊，连忙拱手道：“好汉，我们是正经客商，何故要验我们的货啊？”

“有人偷了我们的货，头领下令，要我们务必找回。凡是过往的客商，我们都要验。”

“敢问好汉，你们被偷的是什么货？”

“你不必知道，快带着你的人出来。”

汉子们转身出了酒店。张雄翼他们连忙跟在汉子们身后。众人来到货船旁，头目道：“快把货搬下来。”张雄翼立刻让人上船，从每艘船上搬下来一袋货。汉子们打开麻袋验了货，里面装的果然是鱼干和菜干。头目单手抓住袋口，拎起麻袋，掂了掂重量，然后皱眉道：“把货都搬下来，我要验一验船。”张雄翼心里大惊，连忙拱手道：“好汉，货已验了，何故又要验船啊？”头目放下麻袋，指着船身道：“货如此轻，你的船为何如此重？若我所料不错，船上必藏着重物！”他转身对汉子们摆了摆手，“弟兄们，上船，把货都扔下来！”汉子们立刻跳上船，搬起麻袋，往岸上扔。张雄翼顿时大惊失色，急忙从缠袋里拿出一锭二十两重的黄金，他拍了拍头目的肩膀，递出黄金，陪笑道：“好汉，你看这个，看这个。”头目一回头，“嗯！”他的双眼瞬间睁大，紧盯着黄金，成了斗鸡眼。张雄翼陪笑道：“好汉，你看……你看能否先教弟兄们都住手。”头目立刻举起手大叫：“住手！”汉子们都停了手，看向头目。张雄翼连忙把黄金放进头目的手里。头目笑盈盈地揣起黄金，指着张雄翼对汉子们笑道：“这……这是贵客啊！快把岸上的货都搬上船，摆放整齐。”他说“摆放整齐”时，字正腔圆，一字一顿。汉子们相视一笑，立刻跳下船，搬起岸上的货，往船上扔。张雄翼又拿出一锭二十两重的银子，放进头目的手里，陪笑道：“好汉，这银子拿去请弟兄们喝酒。”头目揣起银子，哈哈笑道：“啊也，老爷太见外了！有甚想问的，直说便是。”

“好汉，你们被偷的是什么货啊？”

“不瞒老爷，府库里丢了甲胄。头领下令，要我们助官府找回。”

“啊！”张雄翼点了点头，“我们要去沂州，路上是否还有人会来验我们的货？”

“只要我给老爷盖个印，他们便不会来验你们的货了。”

“什么印？”

“这个印。”头目从腰间取下一块刻有花纹的木牌，在张雄翼的眼前晃了晃。张雄翼连忙拱手道：“那便有劳好汉了！”头目让一个汉子去酒店要一些墨和一张纸。那汉子跑进酒店，拿来了一支蘸了墨水的毛笔和一张纸。头目把毛笔上的墨水涂在木牌上，把木牌往纸上一盖，然后把纸递给了张雄翼。

“若有人要验你们的货，老爷只需把这纸上的印迹给他们看，他们便不会验了。”

张雄翼吹了吹纸上的墨迹，拱手道了谢，揣起了纸。

东海县西边的林间小路上，张冠英带着四十余人，赶着十二辆满载货物的牛车前往沂州承县。这些牛车上一共藏了三百副环锁铠。

多时，一直在前面探路的人飞马来报：“大郎，前面五里处有一大帮人拦住了路，还要检验过往商旅的货物，好像是金沙坞的人。”张冠英心里一惊，皱眉问：“他们有多少人？”

“十多人，都拿着朴刀。”

张冠英想了想，皱眉道：“去盯着他们，若他们走了，便速来报知。”

“是。”探路的人随即掉转马头，策马飞奔而去。

众人前进了将近三里路。张冠英忽然转身，举起手高声道：“众人都停下，一起进林中躲藏，等金沙坞的人走后再赶路。”张冠英身旁的人道：“大郎，再走几里路便到沂州了，何必在此费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不如直接杀退他们，速进沂州躲藏。”

“不可！家父曾叮嘱过，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可与人相斗，否则会暴露行踪。”张冠英对众人挥了一下手，“快，把车都赶进林中。”

众人把牛车赶进树林，躲藏了起来。张冠英让一个人守在路旁，等待探路的人回来。红日西沉，晚霞消散，天色朦胧。探路的人飞马来报：金沙坞的人都走了。众人立刻把牛车赶出树林，燃起火把，连夜赶路。

东海县北边的大路上，方峻山带着二十人，驾着十辆载着货物的马车往沂州狂奔。这些马车上一共藏了一百五十副环锁铠。

之前，张雄翼遣四十余人跟随方峻山，让他们听从方峻山的号令，并叮嘱方峻山：路上只可走小路，不可走大路，行事要万分小心，凡事忍让，不可与人起争执。方峻山口头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只想尽快把环锁铠运走。张雄翼他们驾船走后，方峻山便让众人把二百副环锁铠藏在马车上。众人道：“铁生，马不如牛的力气大。若一辆车上藏二十副甲胄，再装上货，恐走不了多远，马便累了。”方峻山不听，执意如此。众人无奈，只好服从。众人赶着马车走了六十多里路，马渐渐走不动路了。众人挥鞭催马，马只是嘶鸣，却仍不肯走路。众人无奈，只好卸下马车，让马休息。方峻山皱眉想了想，忽然有了计策。他挑了二十五个身强体壮的人，让他们到附近的村镇里买来了二十五根扁担和五十个又大又深的箩筐，又让他们把箩筐装满菜干，并在每筐菜干里藏一副环锁铠，然后让他们扮作货郎，每人挑着两筐菜干，走小路前往沂州。那二十五人挑着担走后，方峻山带着剩下的人扔掉了马车上一半的货物，然后赶着马车沿大路往沂州狂奔。

方峻山他们的运气很好，策马狂奔了四日，竟没遇到过官差和金沙坞的人。是日上午，众人沿两山之间的大路狂奔至海州边界，忽然看到前方远处有十几个拿着朴刀的汉子拦路。一群推着江州车的客商要过路，那群汉子检验了车上的货，然后放了行。方峻山身旁的人道：“铁生，前面那帮人大概是金沙坞的人，我们还是绕路吧。”方峻山抬头看了看两边青葱的高山，皱眉道：“若绕路，又要耽搁一日，倘或其他路也有人拦路，我们岂不无路可走？”

“那该如何是好？”

方峻山想了想，“先教众人往后退，我已有良谋。”

方峻山身旁的人下了马车，到后面让众人后退。众人掉转马头，赶着马车往后走了一段路。方峻山回头望了望，已经看不到那群拦路的汉子了，于是他高声道：“众人快都停下，把车卸了，让马歇一歇。金沙坞的人在前面拦路，一会马歇好了，我们直接飞马冲过去。”众人下了马车，卸了马车。方峻山带着几个人到山林里弄来了一堆长木棍，他让众人把木棍的一端牢牢地绑在刀把和剑柄上，使短兵器变成长兵器。他吩咐众人：“一会冲锋时，万万不可让马受伤，若他们胆敢拦路，立刻杀之。”众人手持绑着木棍的刀剑，齐声应“是”。

拦路的汉子们验了过往所有客商的货，没有人偷运环锁铠。将近正午，路上已空无一人，汉子们便放下朴刀，拿出干粮，坐在路旁吃起了午饭。不多时，急促的马蹄声和车轮声从远处传来。汉子们转头一看，数辆马车如狂风般狂奔而来，身后卷起了大片尘土。马车上的人手持长兵器，不停地挥动马鞭，气势汹汹。汉子们心里一惊，连忙起身拿起朴刀，拦住路，举起手大喊：“停下！快停下！”马车上的人置若罔闻，继续策马狂奔，直接冲向汉子们。汉子们全都大惊失色，急忙跑向路旁，让开了路。有几个勇猛的汉子，在马车路过时，奋力挥动朴刀往马车上乱砍。马车上的人随即用手里的长兵器朝汉子们猛刺，一连刺伤了六个人，刺死了四个人，然后狂奔而去。

汉子们匆匆包扎了伤口，扛着尸体回到了寨子，然后飞鸽传书，把事情告诉了刘慎。刘慎大怒，心想凶犯必是张雄翼的人。他立刻从各处调拨了七百多人，让他们日夜兼程赶往临沂县和费县境内，捉拿张雄翼他们，并找回环锁铠。之后，他遣人给每户丧家送去五百贯帛金，并安排人厚葬死者。

沂州临沂县境内的大路上，花绮繁带着四十余人，驾着十辆满载货物的马车前往承县。正值中午，烈日当空，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的。花绮繁他们赶了一段路后，看到前面路旁有两排茅屋，其中一间茅屋前挂着个酒帘，是家小酒店。众人策马飞奔到酒店前，纷纷下了马车。店家是一对夫妇，正在屋里闲聊，他们看到马车停在外面后，连忙出来迎接。男店家笑道：“诸位客官快请进屋，小人来拴马。”花绮繁连忙问：“我们人多，屋里能坐下吗？”

“屋里有八张桌，都能坐下。”

“有草料吗？我们的马也得喂。”

“有，屋后有草垛，一会小人抱些干草来喂马。”

众人进了屋，各自找座位坐下了，花绮繁单独坐一张桌。男店家在外面拴马，抱干草喂马。女店家走到一桌男人身旁，笑问：“诸位客官要些什吗？”男人们指着花绮繁道：“那位娘子是主事的，我们都听她的。”女店家连忙转身走到花绮繁面前，笑问：“客官要些什吗？”花绮繁看着墙上挂着的招牌，道：“先给每桌来一壶茶，给他们每桌来一盘鸡蛋、一盘鲍鱼、一盘猪肉、一盘青菜，给我来一盘鸡蛋和一盘青菜，然后多煮些米饭。”

“好，客官少待。”

女店家进了厨房，很快泡好了茶，给每桌端上了一壶茶和数个茶杯。男店家喂完马后，进厨房和女店家一起做饭。须臾，外面路过两个拿着朴刀的汉子，他们走到马车前，用力抓了抓车上的麻袋，麻袋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一个汉子道：“好像是萝卜干。”另一个汉子点头道：“嗯，应该是。”坐在窗边的男人看到后，立刻起身喝问：“那是我们的货，你们要做甚？”

两个汉子嘿嘿一笑，“官人，这麻袋里装的可是萝卜干？”

“是。”

“卖吗？”

“不卖，这货已经有人买了。”

“我们出高价。”

“高价也不卖。”

两个汉子对视一眼，随即走到门口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他们叫了两声“店家”，男店家连忙从厨房里小跑了出来，笑问：“客官有何吩咐？”

“有饭吗？”

男店家拱手陪笑道：“客官见谅，店里客满了，饭不够了。”两个汉子叹了口气，笑道：“也罢，我们去别处吃。”说完转身走了。男店家连忙走到外面，拱手道：“多有怠慢，客官见谅，下次再来啊！”两个汉子没回头，也没答话，逐渐加快脚步，跑远了。

店家夫妇做好了饭菜，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花绮繁他们拿起碗筷，开始吃饭。多时，外面来了五十多个拿着朴刀的汉子。花绮繁他们发觉不妙，立刻起身紧握腰间的佩刀和佩剑。汉子们的头目把朴刀倚在门旁，走进屋里，对男人们拱手笑问：“敢问列位好汉，哪位是主事的人？”花绮繁皱眉道：“我便是。”头目转向她，施礼道：“原来这位娘子主事，失敬，失敬。”

“有什么事？”

“不瞒娘子，我们是镇上刘员外家的护卫。前晚，有一帮强人闯进我们主家的院里，抢走了二十匹马和三箱金银。昨日，我们和官差一起去捉拿强人，却只捉到了几个喽啰，没能捉到他们的头领。后来官差审问了那几个喽啰，得知他们的头领把金银都藏进了装着菜干的麻袋里，扮作客商逃走了。”头目拱了拱手，“恕在下冒昧，想搜一搜车上的麻袋，望乞娘子应允。”

“我们不是强人，只是路过此地而已，也从未去过镇上。那麻袋里装的都是菜干和鱼干，没有金银。”

“娘子，我们要搜一搜，才能知道里面是否有金银。”

“不成。”

“娘子，若我们弄脏或弄坏了你们的东西，我们照价赔偿，绝不抵赖。”

“那也不成。”

头目叹了口气，“既然如此，在下也不敢相强，只好教官差来处理此事。”他随即转头朝外面大喊，“老四，快去叫官……”

花绮繁心里大惊，“且慢，不必叫官差！你们要如何搜？”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决不为难娘子。我们从每辆车上搬下来五袋，逐一查看。若里面没藏金银，我们立刻向娘子赔礼，若里面藏了金银，便请诸位随我们去官府。”

花绮繁本以为他们要把所有货都搜一遍，心里慌张不已，如今听了这话，她彻底松了口气。

“不需你们赔礼，也不用你们动手，我们自己去搬。”

“好，那便有劳了。”

头目快步走了出去，拿起门旁的朴刀，站到了一旁。花绮繁带着众人往外走，她刚到外面没走几步，头目忽然一摆手，汉子们立刻冲上去，把刀架在了她和她身后三个人的脖子上。花绮繁顿时花容失色，一时间不知所措。还在屋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连忙后退两步，拔出了刀。店家夫妇吓得双腿打颤，慌忙跑进厨房，从后门逃跑了。屋里的人横眉怒目，喝问：“你们想做甚？”头目笑道：“你们主事的人已被擒，速速受降，可免一死！”

“休想！速速放人，否则取你狗命！”

头目哈哈一笑，“我们人多，岂会怕你们？我命在此，有胆便出来取啊！”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站在原地愣了片刻，谁也不敢率先杀出去。有几个胆小的人退到厨房门口，回头一看，厨房里竟有后门，便从后门逃跑了。其他人见状，立刻争先恐后地跑进厨房，从后门逃跑。站在门口和窗前的汉子们连忙叫道：“他们从后门跑了，快追！”说着跑向屋后。头目忽然大喊：“不必追了，都回来，穷寇勿追！”汉子们停下了脚步，转头问：“大哥，为何不追啊？”

“若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必会舍命厮杀。我们都有家小，倘或伤了性命，家小谁来照顾？”

汉子们笑嘻嘻地走了回来，“大哥说的是，他们都是贱命，不值得跟他们相杀。”

“弟兄们，如今我们可立下大功了！”头目眉开眼笑地指着花绮繁，“这娘子是张雄翼的女儿。大老曾私下说过，谁能捉到张雄翼的女儿，便赏钱五千贯！这回可发财了啊！”

汉子们顿时全都眉开眼笑。花绮繁和另外被擒的三个人神情恍惚，低头不语。头目让汉子们搜查马车。十几个汉子迅速上了车，搬起麻袋往下扔，其他汉子打开麻袋搜查。这时，车上的汉子们叫道：“大哥，环锁铠在这底下。”头目过去一看，马车上铺着一层木板，木板下的夹层里整齐地摆放着环锁铠。他顿时大喜，叫道：“不必搜了，把货都装上车，我们这就回去请赏！”汉子们齐声应“是”，匆匆把麻袋都扔上了车，又把花绮繁他们绑了，抬起他们，也扔上了车，然后赶着马车返回东海部。汉子们走了一段路，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对男女坐在树下痛哭。头目勒住马，高声问：“哎！你们在那里哭甚？”那对男女吓了一跳，慌忙跪拜道：“爷爷饶命，我们身无分文，无钱孝敬给诸位爷爷啊。”头目皱眉道：“我们是金沙坞的好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决不会抢你们的钱。”男女顿时松了口气，男人壮着胆子拱手道：“好汉，我们是刚才那家店的店家，被你们抓走的这位娘子还欠着我们的饭钱，望乞好汉做主。”

“多少钱？”

“足足七贯。”

“好，我给你们。”

头目下了马车，走到花绮繁身旁，从她身上搜出来一锭二十两重的黄金、三块碎银和许多铜钱。他揣起了黄金，走过去把碎银和铜钱扔给了店家夫妇。

“这些都给你们，足够饭钱了。”

店家夫妇连忙揣起了钱，起身鞠躬道谢，转身跑了。

张雄翼、张冠英和方峻山陆续带着人把环锁铠运到了承县境内的大院里。方峻山见花绮繁还没到，便每日坐在大门前，望着远处的大路，等待花绮繁。三日后，大路上跑来了一群人。方峻山一眼便认出他们是跟随花绮繁一起运送环锁铠的人，他心里一惊，立刻跑向他们，并高声问：“我师妹和马车怎的没回来？”那群人气喘吁吁地道：“铁生，令师妹和我们的三个人以及马车都被金沙坞的人劫走了，我们赶快进院，去找老爷商议对策。”方峻山顿时大脑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浑身直冒冷汗，他愣了片刻，随即掉头狂奔进了大院。

张雄翼和张冠英得知了原委后，顿时眉头紧锁。张雄翼心里有些慌乱，他一边低着头来回踱步，一边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了一遍，然后道：“贤侄勿忧，绮繁绝无性命之危。他们劫走绮繁，无非是想要回环锁铠，若杀了绮繁，不但不能要回环锁铠，反而会招致我们的报复。如今金沙坞内讧，他们主事的人不会自诒伊戚。”

方峻山一脸慌张，“若是如此，那我们这就遣人去金沙坞，用环锁铠换回我师妹。”

“环锁铠兹事体大，我们不可轻易决定。几日后你二舅便会带人过来，到时我先与他商议对策，然后再依对策去救绮繁。”张雄翼拍了拍方峻山的肩膀，“贤侄放心，不论如何，我定会救出绮繁，让她安然无恙地回银甲坊，与你姑母团聚。”

方峻山心里虽急，却也想不出其他方法，只好施礼道：“那一切便仰仗伯父了。”他回到大门前，坐到草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远处的大路，心里不停地胡思乱想。

两日后，挑担的二十五人来了。方峻山问了情况，得知环锁铠并无缺失后，便带着他们进了院，向张雄翼复命。又过了两日，周横带着六十多人，驾着五十多辆马车来了。方峻山连忙跑到周横面前，拱手道：“二舅，环锁铠多数已运来，只是我师妹和一百副环锁铠被金沙坞的人劫走了。二舅快随我去见二伯父，商议营救之策。”周横心里一惊，皱眉道：“这丫头，我之前便告诫过她，教她切勿逞能，她却总是不听。如今不但坏了大事，还得我们去救她，真废物也！”他转身对众人高声道：“你们在此少待，我先进院去见张二爷，一会就出来。”

方峻山带着周横进了院，到正房里见了张雄翼。周横连忙施礼道：“二爷，久违了。”张雄翼拱手道：“贤弟不必多礼。有件大事正要与你相商，绮繁和我的三个亲信以及一百副环锁铠被金沙坞的人劫走了，他们可能想要回环锁铠，但环锁铠是你们银甲坊的，我不便做主，不知你意下如何？”

“不知二爷取回了多少副甲胄？”

“九百副，都放在了库房里。其余五百副我已让人投入河中，无人能发觉。”

“二爷之前在信中说沈云的人运走了五百副甲胄，不知可有方法取回？”

“恐难取回。”张雄翼皱眉道，“暗中勾结地方豪强骗取甲胄，这是死罪。沈云身为知州，决不敢私自做此事，必是受权贵指使。我们不可轻举妄动，补足库里的甲胄后，便与胄案的官员装作无事发生，这场祸事便能消解。”

“嗯。”周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如今还不知金沙坞的人想要多少副甲胄，我们得先遣人与之交涉。若能用金银赎回绮繁和二爷的人，自然是最好，若不能，只能割舍一些甲胄了。”

“既然贤弟愿用甲胄换人，那我这就遣人去金沙坞交涉。”

“二爷此番取回甲胄，已是辛苦万分，我又岂敢再让二爷费心？”

张雄翼摆了摆手，“贤弟不必见外，你们银甲坊的事，便是我的事。”

“我若没来，凡事需仰仗二爷，但我既然来了，便不能再让二爷费心了。交涉的事我让元四去，他老练精明，且曾路过金沙坞，定能办妥此事。”

张雄翼笑了笑，“那一切就有劳贤弟了。”

“我的人还在外面，我先让他们都进来，安顿他们住下。等救回绮繁和二爷的人后，我们再一起回去。”

“好，我立刻让人收拾房间。”

周横拱手告退，带着方峻山走出正房，来到院外。周横叫来元四，皱眉道：“绮繁和二爷的三个亲信被金沙坞的人劫走了，我想让你去一趟金沙坞，确定他们还无恙，再问金沙坞的人要怎样才肯放人。”元四道：“此事容易，不知要我何时去？”周横皱眉道：“情况紧急，一会吃完饭就去。”他走到马车前，把车上沉甸甸的行囊背到了肩上，然后转头对方峻山道：“峻山，你带着众人先进院，安顿他们住下。”方峻山立刻转身对众人招了招手，叫道：“众人都随我进院休息。”他带着众人，牵着马车陆续进了院。周横对元四使了个眼色，带着元四走到了僻静处。他从行囊里拿出四锭五十两黄金，放到元四的手里，然后低声道：“若能用钱赎回绮繁和二爷的人，便用这二百两黄金把他们赎回来。若不能，便先用言语稳住他们，让他们放心。回来时走宽阔的大路，以防有人跟踪，我会让人在路上接应你。”元四揣起了黄金，拱手道：“明白。”

## 第十七章 黄昏会娇娘，顾波言内情

锻炉内的炭火和正午的太阳一样红，铁匠们忙碌在锻炉与铁砧之间，叮叮当当地打造着造船用的铁钉。旁边的空地上，严修儒根据杜洪的教导，快速移动脚步，对着想象中的敌人的要害挥动大刀，认真练习武艺。杜洪在围墙上巡视一遍后，沿锻炉旁的台阶走了下来。严修儒连忙更加卖力地挥刀，并笑问：“杜兄，看我这刀法练得怎样？”杜洪笑道：“技巧虽熟练，但蛮力有余，威力不足，刀法不灵便。”严修儒停了下来，皱眉道：“何为‘蛮力有余，威力不足’？应该是越用力，越有威力才对啊！”

“非也！”杜洪走到严修儒面前，拿过他手里的大刀，“这把刀的刀柄长，所以要用双手持握，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后手要握在刀柄的末端。挥刀时，若双手一起用力，则上身僵而拙，不灵便，倘或敌人同时挥刀攻来，则难以躲闪。”他用力向前挥了一刀，“要后手用力，把刀甩出，前手顺势掌握方向，对准敌之要害，不必太用力。如此上身灵便而不僵，挥刀的同时也可躲闪。”

严修儒皱眉道：“如此上身虽灵便，但恐威力不足啊！”

“不会。”杜洪指了指旁边正在抡大锤打铁的铁匠，“正如抡锤一样，以锤砸物，不是用力气去砸物，而是甩出大锤，以锤头之重顺势去砸物。”他指了指大刀的刀头，“刀头重，用后手甩出刀时，是以后手之力合刀头之重顺势砍出，所以威力十足。”

严修儒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杜洪把大刀还给严修儒，笑道：“二老自回来后，一直勤习武艺，体魄已强健了不少，性格也更刚强了。”

严修儒有些惊讶，“兄何以得知弟性格之变化？”

“先大老曾言‘武高勇盛’，意为武艺高了，勇气自然也会涨。二老习武多日，性格必然不似往日那般柔弱了。”

“的确如此啊！”严修儒笑道，“之前我娘一直想让我娶丫鬟，每次她说起此事，我都只能逃避。前几日，她又带着丫鬟们来找我，让我娶丫鬟，没想到我竟然顶嘴了，还把她气走了。”

杜洪哈哈一笑，“二老之勇胜过我也，我可不敢跟我娘顶嘴啊！”

严修儒随即也哈哈一笑。

这时，一个家丁跑来报：“二老，头领，东海部的弟兄们把张雄翼的女儿绑来了，他们正在前院，请两位过去做主。”杜洪顿时惊喜不已，他和严修儒快步走到马厩，翻身上马，策马来到前院，看到一大群拿着朴刀的汉子牵着五辆盖着草苫的马车，而花绮繁和张雄翼的三个亲信手脚被绑着，站在马车旁。杜洪和严修儒在汉子们面前下了马。汉子们的头目连忙拱手道：“二老，头领，刘头领让我们把张雄翼的女儿和一百副环锁铠送来，请大老发落。”杜洪拱手笑道：“诸位辛苦了，你们是在何处抓到他们的？”

“在临沂县治下的酒店里，当时他们正在吃饭。”

杜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走到马车旁，掀开草苫，看到了一副副摆放整齐的环锁铠。他转头对正在围墙下锄草的几个家丁高声道：“你们先停下，快去把大老叫来。”家丁们道：“头领，大老不在坞里。”

“去了何处？”

“昨日下午大老和顾头领一起走的，想必是去了春风楼。”

杜洪顿时有些不悦，他指着一个家丁道：“你骑上我的马，快去春风楼把他们叫回来。”

那家丁应声“是”，跑过来骑上马，策马飞奔出了大门。

头目走到杜洪身旁，拱手笑道：“头领，大老曾说只要捉到张雄翼的女儿便赏钱五千贯，不知我们去哪里领赏？”

杜洪眉头一皱，“大老何时说过这话？”

“之前大老遣我们去东海部寻找环锁铠和张雄翼时，私下对我们说的，当时头领你没在。”

“嗯，”杜洪点了点头，“你们吃饭了不曾？”

“来的匆忙，不曾吃饭。”

“你们先去厨房吃饭，一会大老回来了，再给你们赏钱。”

“多谢头领。”头目说完带着汉子们前往厨房。

杜洪走到花绮繁他们面前，皱眉问：“其余的环锁铠何在？”花绮繁他们低着头沉默不语。杜洪冷笑道：“你们已是俎上肉，若不想受皮肉之苦，便如实回答。”花绮繁咬了咬嘴唇，皱眉道：“其余的环锁铠大概已运到兖州了。”

“都是用马车运的？”

“也有牛车。”

“走的小路？”

“对。”

杜洪冷笑道：“好啊！出尔反尔，趁我们内讧之际行动，令尊真奸诈也！”他转身对正在围墙上巡逻的两个人招了招手。那两人连忙跑过来拱手问：“头领有何吩咐？”杜洪指着花绮繁他们道：“给他们解缚。”那两人拔出刀，割断了绑在花绮繁他们身上的绳子。杜洪道：“你们先跟我去聚义堂里吃饭，这段时日你们暂且在坞里住下，等张雄翼把环锁铠送来后，便放了你们。”他带着花绮繁他们往聚义堂走，严修儒跟在最后。进了聚义堂后，杜洪让几个家丁安排花绮繁他们吃饭，然后和严修儒一起坐到茶几旁喝茶。家丁们放好桌子，跑去厨房，端来了早上剩下的饭菜和汤。花绮繁他们早已饿了，立刻各自找座位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饭。

不多时，赵洋和顾波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杜洪和严修儒连忙起身，走到赵洋面前。杜洪道：“大哥，张雄翼大概已将环锁铠运到了兖州，弟兄们只夺回了一百副。”赵洋摆了摆手，笑道：“无妨，如今他女儿已在我们手里，何患取不回环锁铠？是吧，瀚学。”说着看向顾波。顾波手腕一甩，展开折扇，扇了扇风，笑道：“那是当然了。”杜洪皱眉道：“如今形势方稳，东海船埠的船只尽毁。大哥应先安排各部的事务，再召集工匠造船，不宜流连三瓦两舍。”赵洋笑道：“不急，头领们都已回部里，我已高枕无忧，而造船之事，瀚学也已计划好了。今日你便回部里，把事务都处理完，等木料运到后，你便去东海船埠监造船只，以后东海船埠也由你来管理。”杜洪看着顾波，心里冷笑道：“东海船埠已毁，你此意无非是想让我从部里拨钱，以重建船埠，真会算计啊！”顾波连忙拱手道：“子成，我不精于造船，此事只能仰仗你了！日后你来我部里时，我定设玳筵犒劳你。”杜洪微笑道：“能者多劳，瀚学此言见外了。”赵洋转头扫了一眼花绮繁他们，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花绮繁身旁，施礼道：“娘子，别来无恙啊？”花绮繁只是埋头吃饭，没搭理他。赵洋笑道：“自上次一别，心中挂念非常，只能于梦中寻觅倩影。今日得睹花容，真大慰渴仰之情也。”花绮繁依旧没搭理他。赵洋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回头对严修儒皱眉道：“贤弟，娘子是贵客，岂能以残羹冷炙相待？”严修儒愣了一下，刚要开口，赵洋忽然又转头对花绮繁陪笑道：“舍弟相待不周，娘子见谅。先放下碗筷，我这就让厨房做些好菜来款待娘子。”

花绮繁放下了碗筷，“不必了，我吃饱了。”

“那等吃午饭时，我再让厨房设宴款待。”

“不必了，我吃得太饱了，午饭不想吃了。”

“那……那等吃晚饭时，我再让厨房设宴款待。”

花绮繁有些紧张，她低头沉默，双手在桌下拨弄着手指。

“娘子，还未请教芳名？”

“花绮繁。”

“嗯？”赵洋顿时面露惊讶，“你不姓张？”杜洪、顾波和严修儒也心里一惊。

花绮繁点了点头。

“那张雄翼是你什么人？”

“二伯父。”

“原来是二爷的侄女啊！”赵洋松了口气，“不知二爷待你如何？”

“很好。”

“二爷是重情义之人，你既是他侄女，便是他半个女儿了。”赵洋笑了笑，“敢问令亲健在否？”

“家母健在。”

“令堂高姓大名，现居何处？”

“家母方雪晴，现居银甲坊。”

“听闻银甲坊的作头好像也姓方，不知令堂与方家是何关系？”

“家母是军器作坊的作头，另一位作头是我伯父。”

赵洋顿时喜不自胜。这回不但能要回环锁铠，还能勒索方家一大笔钱财！他连忙走到门口，叫来几个家丁，让家丁们安排花绮繁他们在西院里住下，再多找几个人，守在屋外，不许花绮繁他们出来，也不许他人进去。家丁们带着花绮繁他们走后，杜洪忽然道：“大哥，刚才东海部的弟兄们说只要捉到张雄翼的女儿，便能得到五千贯赏钱，此事当真？”

“啊！”赵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之前确实说过这话，他们何在？”

“在厨房吃饭。”

“好，一会我便写纸文书，让他们去账房领赏。”

顾波道：“大老，如今虽抓到了人，但张雄翼大概还不知情，不如立刻遣人昼夜兼程去张家庄送信，告知张雄翼。”

赵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瀚学，此事便由你来办，务必要在信中说明利害，让张雄翼用环锁铠和一千两黄金来赎人。”

顾波拱手道：“是。”转身走了。

赵洋道：“子成，贤弟，你们若没其他事，便都回去忙吧，我也该处理各部的书信了。”杜洪和严修儒拱手告退，转身走了。赵洋走到雕漆书案前，写了一纸文书，然后拿出“止”在文书上盖了印。他叫来家丁，递出了文书。

“你去厨房，把这文书交给东海部的弟兄们，让他们拿着文书去账房领赏。”

“是。”家丁接过文书，跑去了厨房。

赵洋哼着小曲，春风满面地走出聚义堂。他回房让家丁们温了一大桶水，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他从衣柜里挑了一身极其华丽的衣服，把衣服挂在架子上，又在架子底下摆上香炉，点燃熏香，把衣服熏得香喷喷的，然后换上了衣服。

黄昏，一群家丁搬着一张大桌子和两把椅子，端着三十多道精致的菜肴，来到花绮繁的房前，敲了敲门。花绮繁正坐在床上发呆，听到敲门声后，她顿时紧张不已。

“谁啊？”

“娘子，到饭时了，大老教我们送来饭菜。”

“进来吧。”

家丁们开门进了屋，在屋里放上桌子，摆上椅子，端上饭菜，然后退出去关上了门。花绮繁起身走到桌旁，看着香味扑鼻的饭菜，咽了咽口水。她环顾四周，没看到碗筷，就走到门口，隔着门对守在外面的家丁们道：“他们忘了拿碗筷，相烦给我拿副碗筷来。”

“少待，我这就去拿。”外面的一个家丁说完，快步往厨房走，路过西院大门时，正好迎面碰上了春风满面的赵洋。赵洋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一壶酒、两副碗筷和两个杯子。家丁连忙施礼，齐声道：“大老。”赵洋笑问：“要去做甚啊？”

“厢房里的那位娘子要碗筷，小人去取碗筷。”

“不必去了，我拿来了。”

赵洋带着家丁来到花绮繁的房前，对家丁们笑道：“我要与娘子促膝谈心，你们站远一些，不要偷听。没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屋。”家丁们嘿嘿一笑，往远处走了几步，停下了。赵洋皱眉道：“不够远，再站远一些。”家丁们又往远处走了几步。赵洋啧了一声，指着西院大门道：“还不够远，去大门旁边站着。”家丁们随即跑到大门旁，背靠着墙站住了。赵洋转身走到门前，敲了敲门，然后开门进了屋，转身关上了门。花绮繁站在桌旁，低着头手足无措。赵洋走到桌旁，一边摆放餐具，一边笑道：“娘子，碗筷来了，快坐下吃饭吧。”花绮繁站在原地，沉默不语。赵洋拿起酒壶，倒了杯酒，然后端起酒杯慢慢走向花绮繁。花绮繁吓了一跳，连忙后退。赵洋停下脚步，笑道：“娘子不必慌张，先喝杯酒压压惊。”花绮繁低着头道：“我不饮酒。”赵洋放下酒杯，笑道：“那好，不饮酒便坐下来吃饭，一起坐。”他转身走到靠近门口的座位旁，端端正正地坐下了。花绮繁犹豫了一下，走到桌旁，把椅子挪到了赵洋对面，然后坐下开始吃饭。赵洋拿起酒壶和酒杯，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笑眯眯地盯着花绮繁。

“娘子晓得金沙坞的底细否？”

花绮繁摇了摇头。

“金沙坞共有七个分部，势力遍布海州。各部的头领不但足智多谋，更有万夫不当之勇，且皆听命于我。”赵洋一脸得意，“金沙坞里皆是斩头沥血的好汉，我们锄强扶弱，主持公道，所以贪官污吏、豪强凶徒不敢在海州横行，我们因此深受海州百姓的爱戴，官府中人也不敢与我们为敌。”

花绮繁面无表情，只顾埋头吃饭。

“金沙坞的资财不可胜计，像这桌饭菜，外人逢年过节也难以吃上，但对我而言，这只是最平常的一餐而已。”赵洋拉了拉衣襟，“还有我这身衣服，最好的绸缎，最好的刺绣，价值五百贯，但也不过是我最平常的一身衣服而已。”

花绮繁依旧只顾吃饭，对赵洋的话置若罔闻。

“我虽坐拥万贯家财，数百仆从，但至今却未能寻得一位贤内。”

花绮繁顿时心里一惊，夹菜的手微微颤抖。她努力保持镇定，但脸上还是流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赵洋微微一笑，“娘子美艳动人，上次在水调歌头时，我便对娘子一见倾心。今日相聚，真乃天定姻缘！娘子若有意，便眨一眨眼，我立刻教人择取吉日，与娘子作成一对鸳侣。”

花绮繁的双眼立刻瞪得大如铜铃，半晌不敢眨眼。

赵洋哈哈一笑，“玩笑而已，娘子不必当真。”

花绮繁松了口气，立刻闭上了眼，放下筷子揉了揉眼睛。

赵洋放下酒壶和酒杯，叹了口气，“娘子不愿嫁给我，莫非已有心上人？”

花绮繁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谁？”

“我师兄，方铁生。”

“原来是他啊！”赵洋笑了笑，“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愿娘子日后能与铁生贤弟白头偕老。”他缓缓起身，走到花绮繁身旁，猛然转身搂住她亲了一口。花绮繁顿时大惊失色，奋力推开赵洋，起身躲到了一旁。

“我是清白女子，岂容你轻薄？快滚！”

赵洋哈哈一笑，“娘子，你日后嫁给谁都无妨，但在金沙坞里，你便是我的人，我要你每日都与我共枕欢娱。”

花绮繁怒不可遏，厉声喝道：“你休想！”

“你已是网中鱼，逃不掉了！”

赵洋一脚踢开椅子，扑向花绮繁。花绮繁迅速往桌旁挪了两步，抄起一盘热气腾腾的肉菜，直接扔到赵洋的脸上。赵洋感觉脸上又疼又烫，急忙用袖子擦脸，同时抬起另一只胳膊护住头。花绮繁又接连抄起几盘菜，奋力扔向赵洋。赵洋一边后退躲避，一边叫道：“娘子息怒，息怒，刚才只是调笑而已。”花绮繁瞥了一眼椅子，随即一个箭步冲过去，抄起椅子，奋力往赵洋身上砸。赵洋用胳膊挡了两下，实在疼痛难忍，慌忙退到门口，推开门想往外跑。这时，花绮繁抡起椅子砸了过来。赵洋急忙躲闪，一只脚却不慎绊到了门槛上，摔出门外，趴在了地上。花绮繁一个箭步冲出，对准赵洋的裤裆，奋力一脚。赵洋只觉得下体一阵剧痛，瞬间浑身冒汗，险些晕了过去。花绮繁横眉怒目，抡起椅子，不停地往赵洋的身上砸。赵洋咬着牙蜷缩起身体，用胳膊护住了头，意识渐渐有些恍惚。

大门旁的家丁们见此一幕，急忙跑向赵洋，并大喊：“住手，快住手！”花绮繁又砸了赵洋几下，扔下椅子，转身快步进了屋，哐的一声关上了门。家丁们跑到赵洋身旁，扶起了他。

“大老，要去请郎中吗？”

赵洋只觉得颜面尽失，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摆手道：“不必，小伤而已，此事不可张扬，背我回房。”一个家丁背着他回到了前院正房，扶着他躺到了床上。

次日早饭后，严修儒出门去练武，路过一个巷口时，忽然听到巷子里有人窃窃私语。

“……大老当时就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那他伤的如何？”

“刚才听送饭的人说，已经不能下床了。”

“哈哈……，这可真是自讨苦吃啊，哈哈……”

严修儒走进巷子，看到三个家丁正坐在角落里哈哈大笑。家丁们看到他后，全都吓了一跳，连忙起身施礼道：“二老。”严修儒皱眉问：“刚才听你们说，我哥哥受伤了？”

家丁们面露紧张，“是。”

“如何受的伤？”

“呃……在台阶上摔伤的。”

严修儒点了点头，已经不能下床了，想必伤势很重，我还是去看看吧。他骑马跑到前院，下了马，走到正房前。正房的窗户开着，他走到窗前，探头往屋里看了看。赵洋叉开双腿，平躺在床上，双眼看着天花板，一只手拍着肚子。

“哥哥，你伤势无碍吧。”

赵洋心里一惊，连忙环顾四周寻找说话的人，看到窗外的严修儒后，他尴尬地笑了笑。

“贤弟何以得知我受了伤？”

“家丁说你从台阶上摔了下来，我正好也没事，便来看看。”

“啊！”赵洋顿时松了口气，“昨日从围墙上下来时，不慎摔了一跤，伤了腿和胯，静养几日便好了。”

“请郎中看了吗？”

“请了，郎中说小伤，不用治。”

严修儒转身走到门前，开门进了屋。赵洋连忙摆手道：“贤弟快回去忙吧，我的伤无碍，明日便能下床走路了。”严修儒走过来笑道：“哥哥，我曾向神医学过一套活血化瘀的手法，专治跌打扭伤。”他把双手伸向赵洋的大腿，“来，哥哥，我给你按一按。”赵洋心里大惊，急忙用双臂支撑住身体，挣扎着坐了起来，他一把抓住严修儒的手，忍着疼痛，龇牙咧嘴地道：“贤弟，坞里的郎中医术高明，他们已治过了，不劳烦你了，快回去忙吧。”严修儒皱眉问：“哥哥这般痛苦，莫非有隐疾？”

赵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没有隐疾，快回去忙吧！”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缩回了双手，“那哥哥好生养伤，我回去忙了。”

“贤弟慢走，我行动不便，不送你了。”

严修儒出了屋，骑马回到东院，拿起大刀，到锻炉旁的空地上开始练武。多时，忽然有人拍手笑道：“二老好武艺也！”严修儒停下来转头一看，顾波笑着走了过来。

“二老的刀法简朴而迅猛，莫非受过杜头领的指点？”

严修儒有些惊讶，“顾兄是如何看出来的？”

顾波手腕一甩，展开折扇，扇着风笑道：“杜头领曾为军官，其刀法旨在杀敌，每一刀都对准敌之要害，务求一击毙命，因此极易分辨。”

“原来如此。”

“不知二老有空吗？我有件事想与二老相谈。”

“有空，顾兄直说便是。”

“二老请随我来，借一步说话。”

严修儒放下大刀，跟着顾波穿过小巷，进了一间厢房。顾波关上门窗，低声问：“大老受伤之事，二老可知？”

“我从下人那里听说了，早上也去看望了，哥哥说伤势无碍。”

“二老可知大老因何受伤？”

“哥哥说他不慎摔了一跤。”

“非也，是被花绮繁打伤的。”

“不会吧，那娘子为何打他啊？”

“大老欲奸污人家，人家难道不动手？”

严修儒心里一惊，“哥哥为人和善，怎会做这种事？”

“二老有所不知，大老为人风流，不顾后果。当初先大老在世时，大老把方夫人从外地掳来，幽禁在后院，后来先大老得知了，便教训了大老一顿，又让大老娶了方夫人。先大老去世后，大老更加肆无忌惮，之前因奸污了赵莼的浑家，还险些被赵莼刺杀。”顾波叹了口气，“这些事我本不该说，但昨日大老的作为，太令我担忧。花绮繁是方雪峰的外甥女，大老若奸污了她，方雪峰必会动怒。方雪峰与张家两兄弟相厚，张家两兄弟又与朝中权贵相厚，若他们因此事而联合官府对付我们，则金沙坞危矣！”

严修儒想了想，皱眉问：“顾兄可有能阻止我哥哥的方法？”

“我没有，但二老你有。”

“此话怎讲？”

“二老只需将花绮繁接到东院正房里居住，再让令堂过来陪伴她，东院里人多，又有长辈在此，大老碍于颜面必不会行逾矩之事。”

严修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嗯。”

顾波拱手道：“金沙坞之前途系于二老，望二老切勿迟疑，速速出手搭救。”

“好，我这就去办。”

严修儒拱了拱手，转身开门走了。顾波走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严修儒骑马进了西院，在花绮繁的房前下了马。守在房前的家丁们连忙拱手道：“二老。”严修儒拱手还了礼，走到门前，敲了敲门。家丁们相互看了一眼，没人敢去阻拦，都站在原地沉默不语。坐在床上的花绮繁听到敲门声后，立刻抄起椅子喝问：“谁？”

“小生严习武，有事与娘子相商。”

“何事？”

“小生听闻昨日家兄欲对娘子行不轨之事，为娘子所伤，所以想请娘子随小生去东院正房，与家母作伴。有长辈在侧，家兄必不会再对娘子无礼。”

花绮繁犹豫了片刻，放下椅子，过去开了门，然后皱眉问：“上次我打了你，莫非你想报复我？”

“小生乃大度之人，从未把那件事挂心。”严修儒微微一笑，“娘子请随小生来。”

花绮繁出了门，跟在严修儒身后。家丁们急忙道：“二老，大老吩咐我们不让这她出屋，若二老带走了她，我们该如何向大老交代啊？”严修儒道：“你们也随我去东院，守在正房外面，若我哥哥见罪，我自会承当一切。”他牵着马，带着众人往东院走，路过内宅门口时，他看到两个丫鬟正在廊下闲聊，便对她们招了招手。

“你们快去请我娘来东院，我有事与她相商。”

“是。”两个丫鬟瞥了一眼花绮繁，转身笑嘻嘻地进了内宅。她们跑到严氏的屋里，施礼道：“奶奶，二老请你去东院，说有事相商。”严氏和丫鬟们正坐在桌旁做针线活，她放下手里的针线，皱眉道：“每次都是我去找他，这次他怎的还破天荒请我过去了？”两个丫鬟笑道：“奶奶，刚才我们看到二老身后跟着一位貌美的娘子，这次请你过去，大概是想商量喜事。”严氏腾地站了起来，一脸惊喜地问：“真的？”

“真的！”

“啊也！这孩子，怪不得死活不愿娶我这六个丫头，原来是自己找到好的了！”严氏连忙坐到妆镜前，看了看自己的妆容，然后对正在做针线活的丫鬟们招了招手，“丫头们，都停下吧，过来给我好生打扮一番，一会咱们去见我那儿媳。”

丫鬟们给严氏细致地打扮了一番。严氏对着妆镜端详了一遍自己的妆容，满意地笑了笑。她带着丫鬟们一起出了屋，穿过内宅东门，进了东院。严修儒正在正房外等候，家丁们分成两排，站在两旁。严氏看到严修儒后，立刻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高声笑问：“儿啊，那位娘子已经进屋了？”严修儒有些诧异，连忙走到严氏面前。

“娘，你都知道了？”

“丫鬟们都跟我说了。”严氏笑道，“那位娘子叫什么啊？”

“花绮繁。”

“青春多少？”

“呃……不知。”

“无妨，既然你已有了主意，娘便为你做主。”

“那这段时日便劳烦娘住在这里，与她作伴。”

“我们住这儿，那你住哪儿啊？”

“我搬到旁边的耳房里住，”

“也好，省得让人说闲话。不跟你说了，我先进屋瞧瞧去。”严氏带着丫鬟们走到门前，开门进了屋。花绮繁正在屋里四处打量，看到严氏她们进来后，她连忙施礼。严氏快步走到她面前，打量了一番，转头对丫鬟们笑道：“这闺女长得真俊啊！”丫鬟们连连点头附和，纷纷夸赞花绮繁。

“奶奶，这娘子哪是俊啊，这是貌若天仙！”“我之前在画上见过天仙，可没这位娘子貌美，半分都比不上。”“要我说，这是二老好眼光，会挑人！”“一看这娘子的相貌，便知是性格好的人，可谓万里挑一。”“奶奶好福气，以后再也不用愁了。”……

丫鬟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严氏心花怒放。花绮繁有些尴尬，她犹豫了片刻，忽然问：“夫人可是他娘？”严氏拉起她的手，拍着她的手背笑道：“叫什么夫人？叫娘便是，以后我必待你如亲生女一般，决不让你受委屈。”花绮繁施礼道：“有劳夫人了。”严氏皱眉道：“怎地还叫夫人？该叫娘啊！”说完满眼期待地看着花绮繁。花绮繁顿时窘迫不已，这位夫人是怎的了？刚见面便要认我为义女？如今我身陷囹圄，若不答应，恐有不测，这该如何是好？她低下头，咬着下唇沉默不语。丫鬟们笑道：“奶奶，这娘子怕羞，不好意思叫。”严氏拍了拍花绮繁的肩膀，笑道：“这丫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甚好怕羞的。”花绮繁犹豫了一下，怯生生地道：“娘！”

“哎！”严氏顿时眉开眼笑，她指着花绮繁身上的污渍，转头对丫鬟们道，“我女儿的这身衣服太脏了，你们快去阁楼，把那箱好衣裳都拿来，给我儿换上。”

丫鬟们面露难色，“奶奶，那些衣服都是夫人的，我们若拿了，恐为大老见罪。”

“你们那位夫人不能回来了，衣服放在那里也没人穿，岂不浪费？快去拿来，有我做主，大老若见罪，就见罪我。”

丫鬟们唯唯诺诺地应“是”，转身走了。

严氏拉着花绮繁坐到了桌旁，她指着桌上的两摞书问：“女儿，你识字吗？”

“识字。”

“识字好啊！识字的都是才女。”严氏笑道，“我儿也识字，这些书都是他从书房里拿来的，他酷爱看书，诗词歌赋尽皆精通，若非遭人诬陷，被官府海捕，如今他早已考中状元了！”她哈哈一笑，“哎呀！你们正是才郎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花绮繁顿时脸色一变，“什么才郎配才女？我是我，他是他，我们互不相干。”

“说甚胡话？过几日你们便成婚了，什么互……”

花绮繁猛然起身，厉声喝道：“我不和他成婚，你这蠢妇，快滚！”

严氏吓了一跳，慌忙起身问：“女儿，你这是怎的了？怎的还……”

“快滚！”花绮繁拿起桌上的书扔向严氏，“快滚！”

“哎呀呀！”严氏慌忙躲闪，转身跑了出去。花绮繁快步走到门口，哐的一声关了门，上了闩。严氏小跑进耳房，喝问正在收拾床铺的严修儒：“儿，你怎能强娶人家啊？这是犯法啊！”严修儒连忙转身问：“我强娶谁了？娘你可不要胡说啊！”

“你把那娘子带进你屋里，不是想强娶人家？”

“娘，你误解了，我是为了防止哥哥冒犯她，才把她带进我屋里的。”

“你哥哥怎会冒犯她？”

严修儒说明了前因后果，然后道：“我想让你陪她在我屋里住，有长辈在，我哥哥便不敢造次了。”

“那你怎的不早说啊？”严氏叹了口气，“这可真是拿牛配马，配错对儿了！我这就去跟那闺女说清楚。”她快步走出耳房，来到正房门口，伸手开门，但门从里面闩住了。她敲了敲门，高声道：“女儿啊，刚才是我错了，我儿也没说清楚，我还以为他要娶你。你快开门，让我进去，也好与你作伴。”须臾，花绮繁板着脸开了门。严氏连忙陪笑道：“女儿，刚才是我误解了我儿的心思，你可千万莫生气。以后我便把你当做亲女儿，你便把我当做亲娘，只要有我在，我那侄子决不敢来冒犯你。”花绮繁板着脸道了谢，让严氏进了门。

多时，丫鬟们搬来了三个装满衣服的藤箱。严氏打开藤箱，挑了几身漂亮衣服，让花绮繁一一试穿。花绮繁换上衣服后，严氏绕着她来回打量，笑道：“这衣服可真漂亮啊，也称身，像是专为女儿你做的。好衣服就是要配美人啊，若是我穿了，便糟蹋这身衣服了。”丫鬟们连忙附和，夸赞花绮繁穿上新衣后比西施和昭君还美。花绮繁闻言，害羞地低下了头，心里十分高兴。

当晚，严氏和花绮繁睡在一张床上，丫鬟们从内宅里抱来被褥，打了地铺。严氏对着花绮繁说了半夜的家常话，还说起了严修儒从小到大的趣事：小时候胆小，总被人欺负，哭哭啼啼地像个小闺女……；十岁时还尿炕……；偷骑牛，被牛给顶了……；养了个狗崽，夜夜搂着狗崽睡，后来狗崽得病死了，哭了三天……；跟孙麻子学了两年医术，学得疯怔了，一见到鸡鸭猫狗，便上去捉住它们，要给它们看病……；上学时，学的认真，周先生夸他文采好，说他以后定能高中……。花绮繁心里虽有些不耐烦，但也不好意思让她闭嘴，只能默默地听着。到了后半夜，严氏说得累了，花绮繁和丫鬟们也听得累了，便都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 第十八章 兄弟嫌隙生，夜夜春风情

赵洋在床上躺了四日，伤势渐渐好转，能下地慢慢走路了，只是每当大腿用力时，下体会隐隐作痛。这四日，他一直在想念花绮繁，正因那刻骨铭心的一脚，让他在疼痛之时，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幻想与她共度春宵。

晨光熹微，赵洋慢慢下了床，穿上衣服，让家丁打来一盆水，仔仔细细地洗了脸。他出了门，慢悠悠地往西院走，想去看看花绮繁。进了西院大门，往前走了一段路后，他忽然发现花绮繁的房前竟空无一人。“这帮厮们，竟敢擅离职守！一会定要训他们一顿。”他皱起眉头，忍着疼痛，加快了步伐。他来到房前，开门进了屋，屋里空无一人。他大惊失色，立刻出去问守在其他厢房外的家丁们：“怎的回事？花绮繁怎的不见了？”

“大老，二老把那娘子带去了东院正房。”

“什吗？这畜生竟敢背着我做此禽兽之事！”赵洋顿时大怒，“你们留四个人在这儿守着，其他人拿上棍棒，随我来！”

家丁们到库房里拿了几根棍棒，跟着赵洋往东院走。赵洋怒容满面，心里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畜生，半分功劳也不曾立下，就让你做了二老。吃我的，住我的，如今竟敢抢我的女人！我要打死你！”他恨不得立刻飞奔到东院，打死严修儒，但下体的伤痛使他走不快，更骑不了马。他们进了东院，来到正房前。守在正房前的家丁们看到赵洋后，连忙拱手叫了声“大老”。赵洋快步走到门口，伸手开门，但门从里面闩住了。他攥紧拳头，用力捶了几下门，气冲冲地叫道：“鸟男女，竟敢行苟且之事，快开门！再不开门我便砸烂这个门！快开门！”严氏、花绮繁和丫鬟们刚刚起床，正在梳头，听到声音后，她们全都吓了一跳。花绮繁慌忙道：“娘，你那侄子定是要来轻薄我。”严氏心里虽有些紧张，但还是故作镇定地笑道：“女儿放心，只要有我在，他定不敢轻薄你。”她带着丫鬟们到门口开了门，赵洋看到她后，顿时愣了一下。严氏往后退了一步，笑道：“贤侄快请进，清早前来可是有要事？”赵洋迈步进门，往里走了几步，他环顾四周，只看到了花绮繁，没看到严修儒。

“叔母，你为何在此啊？你儿何在？”

“我儿搬去隔壁耳房了，如今我和我女儿在这里住。”

“谁是你女儿？”

“她便是。”严氏指了指花绮繁，“我之前有个女儿，但刚生下不久就病死了，如今认她做我女儿，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了。”

“认她做女儿？”赵洋看着花绮繁，冷哼一声，“我看你是想认她做儿媳吧！”

“贤侄，你这说的是甚话！姻缘要门当户对，人家是金枝玉叶，我儿岂能配得上人家？我有自知之明，人家能甘心做我女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赵洋冷笑了几声，转身往外走。

“贤侄你若不信，我这便发誓！”严氏连忙举起手掌，“我若真有此私心，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她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这话，但心里却一直说：“苍天饶恕，我在说谎。苍天饶恕，我在说谎……”

赵洋走到屋外，转头斜了一眼严氏，“我有事要与贤弟相谈，叔母留步，不必相送。”

严氏心里松了口气，笑道：“我们还没洗脸梳头，也不便相送，贤侄慢走啊。”说完关上了门。

赵洋忍着怒气，带着手持棍棒的家丁们来到耳房前。他用力敲了敲门，叫道：“贤弟开门，我有事要与你相谈。”严修儒正在屋里酣睡，没有回应。赵洋拉了一下门，门开了，他进了屋，走到床边，摇醒了严修儒。严修儒连忙坐起来道：“失礼，失礼！哥哥何以清早来此？”说着开始穿衣服。

赵洋坐到旁边的凳子上，冷笑道：“贤弟好生惬意啊！夜有娇娘相伴，日无俗事相累，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神仙生活也不过如此了。”

严修儒听出了言外之意，立刻神色凛然地道：“大丈夫光明正大，决不苟且，我与那娘子清清白白，东院里人所共知，望哥哥切勿猜疑。”

“你是大丈夫？”赵洋冷笑一声，“衣食用住皆靠他人，安敢自称大丈夫？”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大丈夫之志，不因一时困顿而磨灭。我如今文武兼备，只缺机会而已，若哥哥肯将大任托付于我，我必不负重托。”

“之前你见了几具死尸便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如此胆小，怎堪大任？”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段时日经杜兄之教导，我已不似当初那般胆小了。”

“胆量并非学识，岂能单凭教导而增长？贤弟可真会强辩啊！”赵洋起身走到严修儒面前，板着脸道，“你要记着，这是我家，莫管闲事，否则大祸临头之时，悔之晚矣。”他转身走了出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严修儒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

赵洋回到前院，在聚义堂里吃了早饭。这几日他一件事也没做，各部的书信早已在雕漆书案上堆积如山。他让家丁泡了一壶青茶，放到书案边，又让家丁站在一旁磨墨。他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处理书信。多时，一个护卫跑进来报：“大老，外面来了两个人，说是奉银甲坊二师父之命前来赎人。”赵洋顿时大喜，连忙放下书信，起身笑道：“快缴了他们的兵刃，带他们进来。”护卫应声“是”，转身跑了。赵洋走到主位旁，整了整衣服，端端正正地坐下了，双眼紧盯门口。不多时，两个佩刀的护卫带来了背着行囊的元四。

赵洋眉头一皱，“刚才说来了两个人啊，怎的只进来一个？”

元四连忙施礼，“小人元四，拜见大老。另一个人是小人的车夫，正在外面看管马车。”

赵洋打量着元四，“你在银甲坊担任何职啊？”

“小人是方家的主管，偶尔也到作坊里监造军器。”

“担任主管，还能监造军器，那想必能做主了。”赵洋抬起手掌，指着旁边的客位，“请坐吧。”

“坐就不必了，相烦大老让花绮繁和张二爷的人出来相见。”

“相见容易，只是不知你愿以何等条件赎回他们？”

“一百两黄金。”

“只用一百两黄金便想赎人？”赵洋皱眉道，“你们这也太吝啬了！单论花绮繁，便不止一千两黄金。”

“那不知大老如何才肯放人？”

“放人容易。”赵洋起身走到元四面前，“只需一千四百副环锁铠和一千两黄金。”

“啊！”元四顿时大惊，“大老这可真是为难小人了，环锁铠是朝廷的，我们做不了主啊！”

“此言差矣！那环锁铠原本放在朐东库里，是金沙坞的东西，却被张雄翼给偷走了，我们只想取回而已。”赵洋笑道，“你们银甲坊里巧匠众多，打造一千五百副环锁铠又有何难？人是活的，物是死的，以死物换活人，你们可是占了大便宜啊！”

“这……”元四面露难色，“大老，那你看能否逐一赎回？这环锁铠和黄金的数目太大，我们一时也难以筹措啊！”

赵洋看了一眼元四的行囊，对旁边的护卫使了个眼色。那护卫立刻过去抢走了行囊，交给了赵洋。元四心里虽然愤怒，但也不敢反抗，只能默默站在原地。赵洋打开行囊，看到里面放着四锭黄金和几件衣服。他拿起一锭黄金，掂了掂重量，笑道：“张雄翼的人不值钱，三锭黄金正好换三个人。至于你家娘子，要等你们把环锁铠和剩余的黄金都送来，我才会放了她。”他把行囊里的三锭黄金放到了书案上，然后让护卫把行囊还给了元四。元四连忙道：“大老既然已拿了钱，那便请大老让花绮繁出来相见，再让张二爷的人随我走。”赵洋叫来了两个家丁，让他们分别去东院正房和西院厢房，把花绮繁和张雄翼的人带来。

多时，一个家丁带来了张雄翼的三个亲信。赵洋指着元四，对他们道：“他是来赎你们的，钱已经给了，你们一会可以跟他走了。”张雄翼的三个亲信都认得元四，连忙对他拱手道：“多谢四哥。”说完站到了他身后。

不多时，另一个家丁带着严氏、花绮繁和丫鬟们从后门进来了。赵洋冷笑道：“叔母，你们真是母女情深啊！一刻都分不开。”严氏笑道：“不是母亲情深，是她不敢独自来，我就带着丫鬟们陪她一起来了。”花绮繁看到元四后，急忙问：“四叔可是来带我回去的？”元四道：“大老还不肯放你走，要我们把黄金和环锁铠运来之后才肯。你先在此安心住段时日，等我回去把情况对二爷和二师父说明后，便把东西都运来，救你回去。”

“哦。”花绮繁失望地低下了头，“那有劳四叔了。”

“不必愁！环锁铠没了还能再造，钱咱们也不缺，等我回去跟二师父说一声，然后就把钱和环锁铠运来，赎你回去。”

“嗯。”

赵洋笑道：“这娘子在我这儿吃得好，睡得稳，都长胖了。你不必忧心，快回去吧，把我要的东西都运来，好让她回家团聚。”元四拱手道：“望大老善待她，告辞。”他带着张雄翼的三个亲信，跟着护卫走了。严氏见状，连忙道：“贤侄，若没什么事，我们也回去了，免得打搅你做正事。”她不等赵洋回应，立刻带着花绮繁和丫鬟们从后门走了。

赵洋坐回书案前，一直忙到下午，处理完了所有的书信。他让家丁把书信送去了鸽楼，鸽楼的人根据信封上的署名，用信鸽把信送往各部。赵洋揣起书案上的三锭黄金，然后遣人去朐山北部，请顾波到春风楼里相聚。他慢悠悠地走进了大门旁的马厩，让家丁在马车里铺了五层厚被。厚被软绵绵的，躺上去后，整个身体都陷进去了，太舒服了，浑身连骨头都软了。车夫坐上马车，回头低声问：“大老，可是要去春风楼？”赵洋懒洋洋地“嗯”了一声。车夫挥动马鞭，赶着马车出了金沙坞。

春风楼是朐山县里最大的妓院，整座楼高三层，一楼只服务普通人，二楼只服务富人，三楼只服务达官贵人。春风楼的大门门楣上挂着一大块红木牌匾，上书“春风烟柳”四个大字，两旁的门柱上各挂着一块红木木牌，上面用写着四句诗：

桃夭久渴着甘露，欲赏桃夭苦等春。

四季由来一脉是，春风笑度苦情人。

马车缓缓驶到春风楼前，赵洋慢慢下了马车，走进春风楼。虔婆看到他后，立刻迎了上去，笑盈盈地道：“大老，前日咱这里新来了几位娘子，一会儿我让她们……”赵洋摆手道：“不必了，今日无雅兴，只想喝酒。”虔婆连忙道：“啊！好好好，我马上让人备酒菜。”她转身对站在厨房门口的小厮招了招手，叫道：“大老来了，快弄些好酒好菜。”然后带着赵洋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名叫“弄潮春”的雅间。

朐山北部距离朐山县不远，顾波得到消息后，立刻骑马来到了春风楼。他上楼进了“弄潮春”，看到满桌菜肴一口未动，赵洋背对着门，坐在窗前的圈椅上，仰头望着天上的白云，手里拿着酒壶和酒杯。

“大老莫非有心事？”顾波说着走到了赵洋身旁。

赵洋倒了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一脸伤感地问：“瀚学，你可懂爱情？”

顾波闻言，差点没忍住笑出来。伤势刚好便忘了疼，看来那娘子还是踢得不够狠，否则你此生休想有爱情。他低下头憋着笑，摇头道：“不懂。”

“之前我也不懂，但自从遇到花绮繁后，我懂了。”赵洋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爱而不得，真真折磨人也！”

“大老既然爱那娘子，何不找个机会，与她作成好事？”

“我也有此意，但我义弟把她接到了东院正房，他娘还认她做了义女，跟她住在了一起。”赵洋叹了口气，“她们寸步不离，我毫无机会啊！”

顾波故作不知情，皱眉问：“二老为何要把她接到东院正房啊？莫非也对她有意？”

“襄王有意神女无心。”赵洋冷哼一声，“若他胆敢玷污花绮繁，我必废了他！”

“大老，何必因一女人而伤了兄弟感情？”

“你不懂！”赵洋忽然起身，捂着胸口，一脸伤感地看着顾波，“只要我想到他和花绮繁，便心如刀绞。纵使他们之间清清白白，我也不知为何，还是心如刀绞！”他捶着自己的胸口，“这就是爱情，你不懂！”

见此一幕，顾波实在没忍住，扑哧笑了一声。

赵洋顿时有些生气，“瀚学，你在嘲笑我？”

“没有，没有。”顾波连忙道，“大老既然如此难过，何不调走二老？又或——驱走？”

“我想驱走他们母子，但他爹救过我，若驱走他们，弟兄们必然觉得我忘恩负义，言而无信！”赵洋忽然靠近顾波，“所以我想问你，有何方法能使弟兄们觉得驱走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顾波顿时心里窃喜，但脸上却故作为难地道：“此事恐怕不易啊！但大老既然有此心，容我慢慢想个良策。”

“不急于一时，要想个完全之策。”赵洋抬起手掌，指向饭桌，“来，我们先小酌几杯，边喝边想。”

“好。”

赵洋和顾波到桌旁坐下了，他们叫来龟公，要了两大壶热酒，然后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喝酒吃菜。一壶酒下肚后，赵洋有些醉了，开始数落起了严修儒，又把严修儒的丑事全都说了一遍：用他的手绢擤鼻涕……；一顿吃六碗饭，跟猪一样……；胆小怕事，看到死尸便吓得晚上睡不着觉……；被妓女摸了一下大腿，就起身大叫……；才疏学浅，却偏爱卖弄文采，自以为是……。顾波起初听得很有兴致，但赵洋一直讲个不停，他就有些不耐烦了。他假装去小解，走出雅间，到楼梯口对正在迎客的虔婆招了招手。虔婆连忙小跑过来，笑问：“头领有何吩咐？”顾波指着旁边一间名叫“雨声春”的雅间道：“我在这里面等着，把你们这里弹唱俱佳的娘子都叫来。”他转身进了“雨声春”，往里走了几步，揭开纱帐，走到床边，身体往后一仰，扑通躺到了床上。

不多时，虔婆带着七个身姿婀娜，面容俊俏女人进来了。顾波起身走到她们面前，端详着她们的面容。那七个女人一起娇滴滴地对他道了万福。虔婆笑道：“这几位娘子不但弹唱俱佳，诗词歌赋也颇有造诣。”顾波端详了片刻，忽然问：“你们谁会唱《戚氏》？”最左边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施礼道：“妾身会。”顾波走到她面前，笑问：“你会作曲填词？”

“会。”

“以前我怎的没见过你？”

“妾身前日刚来。”

“敢问花名？”

“烟霞。”

“青春多少？”

“二十三。”

“好！”顾波点头笑道，“我写一首《戚氏》，你拿着我的词，去‘弄潮春’献曲。若今日你能与大老缠绵一宿，我便赏你三十两白银。”

“头领放心，妾身定不负所托。”

虔婆让小厮端来了文房四宝，放到了桌上。烟霞连忙站到桌旁，往砚台里倒了点水，拿起墨锭开始磨墨。顾波坐下来摊开宣纸，提笔蘸墨，写了一首词。他把词交给了烟霞，并叮嘱道：“切记，声调要缓，唱到‘花’字、‘绮’字和‘繁’字时，声音要长一些。”烟霞点了点头，收起了词，施礼告退。她回到自己屋里，抱起琵琶，然后来到“弄潮春”前，敲了敲门，开门进了屋。赵洋看到她后，顿时动心了，但下体的伤痛使他不敢胡思乱想。

“娘子，你进错屋了，我没叫人来弹曲。”

烟霞抱着琵琶，娇滴滴地道了万福，“顾头领写了首词，教妾身来献曲。”

“怪不得半晌不回来，原来是去写词了。”赵洋笑了笑，“那好，你过来坐下唱吧。”

烟霞坐到了赵洋对面，她拿出顾波写的词，把它展开放到桌上，然后玉指轻拨琴弦，柔声唱道：

雨声喧，烟霞纱帐笼泊船。本是晴空，为何却惨淡忽然。遥观，远山间，青青沐净绮花繁。山川巧在云雨，爱情无望叹韶年。遍地芳草，盈天莺燕，静淑优雅超凡。纵情足欲望，痴情何必？夜夜孤眠。

一阵笑语连连。回身仰望，彼岸画楼传。铢衣舞、曼轻仙鹤，媚眼娇颜。冷难堪，上岸果断，寻花问柳，作伴缠绵。苦情转喜，面貌一新，花绮繁不堪怜。

玉笋纤纤嫩，朱唇软腻，小小金莲。妙曲歌喉婉转，忘忧愁苦闷促良缘。并肩共赏黄昏，晚霞渐散，杯酒将身暖。启齿羞、相视飞红脸，心意合、同坐床边。去锦衣，共赴巫山。感香肌玉体两相欢。汗湿鸳被，筋酥骨软，此夜方酣。

一曲唱完。赵洋看着烟霞，心痒难挠，但还是有顾虑，怕伤势加重，他笑道：“没想到瀚学竟让娘子来劝我，真是用心良苦啊！未请教娘子花名？”烟霞放下琵琶，坐到他身旁，柔声道：“妾身烟霞，前日刚来，仰慕大老威名，欲结情缘。”

“我也想啊，可今日不成啊！”

“为何不成？”

“我下面有些小伤，若乱动，恐会加重伤势。”

“那大老不妨试试‘倒插花’，妾身慢慢来便是。”

赵洋犹豫了片刻，终究没能克制住欲望，便与烟霞手挽着手，一起上了牙床，欢娱了一整夜。他在春风楼里连续住了五日，夜夜纵酒笙歌，与烟霞缠绵。

是日中午，赵洋睡醒了，坐到床边穿上鞋，披上衣服，刚要起身，忽然感觉眼前一黑，胸口一阵恶心，随即冒了一身冷汗。他连忙又躺下缓了片刻，眩晕感渐渐消退。他翻了个身，恋恋不舍地看着身旁熟睡的烟霞。不能再纵欲了，身体快熬不住了，我得回去，各部的书信还得处理。他亲了一口烟霞的脸蛋，下床穿上了衣服，洗了把脸，走出了雅间。他让妓院的人叫来一顶轿子，坐着轿子回到了金沙坞。他来到聚义堂，让家丁们端来饭菜，吃了午饭，又睡了一觉，然后坐到雕漆书案前，打算处理书信。忽然，他看到书案边上放着一封信，上款是“金沙坞大老亲启”，下款是“蔡州知州沈云亲笔”，下款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沭阳西部鸽房转送”。

沈云的人赶着马车赶到沭阳后，在约定的地点等了数日，一直没等到韩涛的人。后来他们经过一番打听，得知韩涛已被赵洋驱逐，赵洋重新掌管了金沙坞。他们遣人回去，把消息告诉了沈云。沈云不知前因后果，以为赵洋要私吞环锁铠，于是他用略带威胁的语气写了封信，要求立刻赵洋归还环锁铠，否则便要上书朝廷，请朝廷调拨大军来海州剿灭金沙坞。

赵洋看了信后，顿时大惊，连忙叫来家丁，让他去叫杜洪来议事。家丁道：“大老，杜头领早已回分部了。”赵洋一拍脑门，皱眉道：“啊也！我给忘了。你快去朐山北部，叫顾头领来议事。”家丁跑出聚义堂，到马厩骑上马，飞奔到朐山北部，叫来了顾波。赵洋连忙把信交给顾波，眉头紧锁地道：“瀚学，这是沈公的信，他想让我立刻交出环锁铠。可如今银甲坊的人还没把环锁铠运来，如之奈何？”

“大老莫急，我先看看信。”顾波展开信，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微微一笑，“大老勿忧，沈公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私藏甲胄乃死罪，若他上书朝廷，则局面难以掌控，而此事与他相关，他也必受牵连，所以他决不敢上书。”

“纵使他不上书，但他熟悉金沙坞的情况，若他暗中遣人来海州，要对我们不利，如之奈何？”

顾波想了想，皱眉道：“这样，我们先把库里那一百副环锁铠还给沈公，并写信说明情况，求他多宽限些时日。我再让几个人去兖州打探一番，看看张雄翼为何还不遣人交涉。”

“方家的主管已来过了，他说了会把环锁铠运来，救回花绮繁。”

顾波顿时有些惊讶，“他们何时来的？”

“五日前。”

“如此快，不对啊！”顾波皱眉道，“我遣去送信的人当时应该还没到张家庄，方家的人竟能从齐州来到金沙坞！莫非他们早已知晓了情况？又或他们就在海州附近？”

“我当初还真没想过这事，如今仔细一想，确实有些不对！”赵洋低头想了想，没能想出原因，便转念道，“其实也不必多想，他们可能是来接应花绮繁的，但一直没等到人，便四处打听，得知了情况。”

“虽有这种可能，但我总觉得不对。”顾波皱眉问，“大老，他们走后，你可曾遣人暗暗跟随之？”

“不曾。”

“其实应该遣人跟过去看看，至少能探得他们的情况，知晓环锁铠何时会运来。”

“不必多此一举。花绮繁是他们作头的女儿，他们自然恨不得立刻把环锁铠运来，救回花绮繁。”

“我看未必！环锁铠是朝廷的，而非方家的。若朝廷查出库中甲胄缺失，方家必陷缧绁，此乃头等急事，所以他们必然会连夜锻造甲胄，以补缺失。而方家知晓我们想要环锁铠，不会伤害花绮繁，因此救人不是头等急事。若他们决定额外打造环锁铠用来救人，那我们岂非要等上一年？又该如何向沈公交代？”

“啊也！对啊！我竟没想到这点。那……那我现在便遣人去银甲坊打探情况，你看如何？”

“虽已错失良机，但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若他们果真不打算立刻救回花绮繁，那我们也好及时想对策，以免耽误时机。”顾波皱眉道，“找几个伶俐的人去，以免让人起疑。”

“我让我儿去，他年幼，且伶俐，决不会让人起疑，再找几个稳重的弟兄跟他一起，如此既能照顾他，也能防止意外。”

赵洋立刻叫来家丁，让他去东院的马厩把邵娃叫来。家丁骑上马，飞奔到东院，往马厩里扫了一眼，没看到邵娃。他问了马夫，得知邵娃可能在后巷，于是他立刻策马奔向了后巷。

邵娃和几个下人的孩子正在后巷玩“打铁”，他们学着铁匠的动作，把泥巴当成铁锭，抡起小木棒，嘴里发出铛铛的声音，把泥巴打成各种模样，然后相互比谁打的泥巴更好。家丁看到邵娃后，叫道：“小娃，大老叫你去聚义堂。”邵娃顿时心里一惊，之前赵洋让他去马厩学骑马，他学了几次后便不想学了，每日来后巷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他放下泥巴和木棒，怯生生地问：“我爹叫我做甚啊？”

“我怎知道？”家丁拍了拍马鞍，“快来上马，一会大老等急了。”

邵娃一脸不情愿地走了过去，踩着马镫上了马，搂住了家丁的腰。家丁策马飞奔到前院，在聚义堂前勒住了马。邵娃翻身下马，慢悠悠地走进聚义堂。赵洋看到他后，立刻问：“儿，骑马学得如何了？”邵娃有些心虚地道：“学会了，只是不敢骑太快，怕摔下来。”

“好，也不必赛马了，我现在便任命你为小头领，一会我找二十个弟兄，让他们听你号令。”

邵娃顿时惊喜不已，连忙施礼道：“多谢爹。”

“儿，你现在是邵头领了，以后不能贪玩了。我有重任要托付于你，你决不可推辞。”

“什么重任？”

赵洋转头对顾波道：“瀚学，到底该如行事，你来对我儿说清楚。”顾波走到邵娃面前，笑道：“邵头领，你带着弟兄们拿上四十笼信鸽去齐州，在银甲坊附近安顿下来。你设法进入银甲坊，打听与花绮繁相关的消息，然后用信鸽把消息送回来。”邵娃在坞里衣食无忧，每日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自由自在，所以根本不想去齐州，于是他一脸为难地道：“我也想不负重任，可我没去过齐州，不识路啊！”顾波看透了他的心思，笑道：“弟兄们识路，他们会给你带路的。”

“我不识字，写不了信，不能把消息送回来。”

“弟兄们识字，让他们写。”

“我不认识花绮繁，不知该如何打听。”

“花绮繁是方雪晴的女儿，方雪峰的侄女，她如今在坞里。我让你打听她，是想得知方家的人是否急于救回她。”顾波笑道，“邵头领，若你能办好此事，大老可满足你一个心愿。”

邵娃顿时睁大眼睛，看向赵洋，“爹，你当真能满足我一个心愿？”

赵洋点了点头，“有什么心愿，你开口。”

“我要娶桂芝，在厨房宰鱼的那个桂芝。”

“你还小，怎的现在就想娶妻了？”

“桂芝人好，之前好几次给我李子吃，我曾对天发誓了，今生非她不娶。”

“好好好，等你从齐州回来后，便让你跟桂芝成亲。”

“多谢爹。”邵娃顿时乐得屁滚尿流，连蹦带跳。

赵洋找了二十个去过齐州且身强体壮的汉子，对他们说明了任务，让他们听从邵娃的号令。顾波嘱咐汉子们：“在银甲坊附近安顿下来后，每日留几个人守在南边的大路上，若有军器往南运送，则可能是送来金沙坞的环锁铠，一定设法打听清楚。”邵娃和汉子们拜辞了赵洋和顾波，到账房支了盘缠，又到鸽楼拿了四十笼信鸽。他们把鸽笼挂到马鞍上，然后骑上马，策马而去。

赵洋和顾波来到库房，清点了环锁铠的数量，让人把它们装上了马车。赵洋回到聚义堂，写了封信，他找了一帮人，让他们把信和环锁铠送到沭阳，交给沈云的人。

## 第十九章 周横施奸计，峻山得良缘

烈日炎炎，车夫赶着马车，载着元四和张雄翼的三个亲信，沿大路往回走。元四怕有人跟踪，路上一直盯着马车后面。每走三十里，他就会让车夫停车，下车假装小解，向远处张望，确保附近没有异常。是日中午，他们赶到了承县境内。路过一家村店时，元四忽然看到一个矮个小眼的年轻男人坐在村店外的长凳上，他立刻认出了男人：周横的心腹——胡瓜。胡瓜看到他后，连忙起身笑道：“四哥，你可让我们得好苦啊！”

“什么好苦？马上回去了，在这儿等我做甚？”元四招了招手，“来，上车，一起回去。”

“二师父让我在此等你的，他让我转告你，今晚先在这家店里住下，明日再回去。”

“为何啊？”

“他今晚来这儿，要问你话。”

“要问我什么话啊？”

“不是好事啊！”胡瓜嘻嘻一笑，“我可不能说，今晚你便知道了。”

“你这厮又想唬我是吧！”

“四哥，万事要好生斟酌啊！言尽于此，我得回去报信了。”胡瓜小跑进旁边的牲口棚里，牵出一匹马，骑上马飞奔而去。

元四心里有些不安，因为胡瓜经常以玩笑的口吻说实话。他带着众人下了马车，到店里订了客房。傍晚，元四他们吃完晚饭后，一起坐在客堂里喝茶。天渐渐黑了，店家点燃了一盏油灯，荧荧微光照亮了柜台那一小片区域。他见元四他们一直不回屋休息，就拿着油灯过去道：“几位客官，天黑了，回屋歇息吧，小店要关门了。”元四道：“我们在等人，你先去歇息吧，一会我们给你关门。”店家不放心，连忙道：“这怎能成？岂有让客官关门之理？”他抬手指向窗外，“客官你看，今晚没月亮，外面黑漆漆的，路可不好走啊！你们等的人大概也不会来了，还是早些歇息吧。”元四拿出三十文钱，放到桌上，有些不耐烦地道：“你要是累了，便去歇息，休来搅扰我们。”店家连忙放下油灯，笑道：“好好好，小人这就去歇息，几位客官不必理会关门的事，小人半夜起来关门。”他收下了钱，转身进了后屋。

不多时，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元四探头往窗外一看，周横和胡瓜骑马来到了店门前。周横翻身下马，随手把马鞭扔给了胡瓜，然后快步进了店。元四他们连忙起身施礼，请周横就坐，又给他倒了杯茶。周横喝了口茶，对张雄翼的三个亲信道：“二爷重情重义，之前曾叮嘱我，不论付出何等代价，务必要救出三位。如今见三位安然无恙，我也放心了，能给二爷一个交代了。”张雄翼的三个亲信拱手道：“我们也深知老爷重情义，所以才誓死为他效力。此番多亏了四哥，否则我们仍难脱桎梏。”周横转头问元四：“绮繁为何没回来？莫非他们嫌钱少？”元四有些慌张地道：“赵洋想要一千两黄金和一千四百副环锁铠，我费尽了口舌，百般劝说，想只用黄金赎回绮繁，但他始终不肯答应。”周横心里一惊，皱眉问：“你和赵洋谈的？”

“是。”

“他是大老？”

“是。”

“之前二爷跟我说金沙坞在内讧，赵洋没了权势，没想到他竟又做了大老，真是世事难料啊！”周横皱眉道，“他是个酒色之徒，绮繁在他那里可曾受屈？”

“没有。”

“你怎知没有？”

“绮繁与我相见时，身上穿着上好的绸缎衣服。赵洋的叔母还称她为女儿，可能是认她做了义女。”

“原来如此。”周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沉吟了片刻，忽然微微一笑，目光慢慢扫过每个人的脸，“我有一事想请列位相助，事成之后，以十两黄金相酬，望列位不要推辞。”

众人连忙道：“二师父但说无妨，我们必竭尽全力。”

“不需费力，动动嘴而已。”周横微笑道，“明日你们在此待一上午，正午时往回走。你们回去后，我会假装不知情，询问绮繁的情况。你们便说：赵洋欲奸污绮繁，绮繁不从，撞墙而死；你们本想带回绮繁的尸体，但赵洋不允，要你们用一千四百副环锁铠交换。”

众人顿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元四和车夫明白内情，但不便开口。张雄翼的三个亲信皱眉问：“二师父，绮繁可是你们二作头的女儿啊，难道要弃她于不顾？”

“我也不想弃她于不顾，但为了方家，我不得不为之啊！”周横叹了口气，“遗失甲胄是大罪，只是朝廷尚未发觉，我们不能冒险把甲胄给金沙坞。其次，方家曾因一些小事而析产，我们二作头用心栽培绮繁，有意把家产传给她，但她毕竟是个外人，我岂能让方家的产业落入外人之手？列位想必能明白我的苦心。”

张雄翼的三个亲信道：“我们自然明白，只是不知四哥他们意下如何？”说着看向元四和车夫。元四和车夫连忙道：“我们全听二师父的。”周横拱手笑道：“那一切就仰仗列位了，天晚了，早些歇息，告辞。”

元四他们送周横出了门。周横和胡瓜骑上马，在漆黑的夜里一路飞奔，回到了张雄翼租下的大院。将要各自回房时，周横忽然对胡瓜道：“峻山每日都守在大门外，盼着绮繁回来。元四他们回来时，他必会去纠缠元四，询问绮繁的情况。他行事莽撞，容易意气用事，可能会误了我的计划。明日你假装要去为作头寻访名医，带他进城，吃完晚饭再回来。”胡瓜连忙点头答应。

次日中午，周横到大门外四处看了看，确认方峻山已经走了。他回到院里，站在树荫下看了一会张冠英练武，然后让人在树荫下放上桌椅，摆上棋具和茶具。他到正房里请来了张雄翼，让张雄翼坐在背对大门的那张椅子上，他坐在对面，与张雄翼一起喝茶下棋。他心里算好了时间，半个时辰内，元四他们必然回来。

棋局过半，周横的黑棋始终比张雄翼的白棋多出一子。张雄翼拿着棋子，眉头紧锁地看着棋盘，犹豫下一步棋该落在何处。这时，大门开了，元四他们牵着马车进了院。周横立刻起身，一边快步走向元四，一边皱眉问：“情况如何？他们肯放人吗？”张雄翼和张冠英也连忙走向元四。元四指着张雄翼的三个亲信道：“这三位是二爷的人，我用三锭黄金赎回来了。”张雄翼的三个亲信立刻对周横拱手叫声“二师父”，又对张雄翼拱手叫声“老爷”。周横皱眉问：“绮繁为何没回来？他们要如何才肯放人？”元四低下头，抬手摸着下巴上的胡须，有些慌张地道：“绮繁，死了。”张雄翼和张冠英顿时大惊，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啊！”周横一脸震惊，“她怎会死？”

“赵洋欲奸污绮繁，绮繁不从，撞墙而死。”元四低着头道，“我本想带回绮繁的尸体，但赵洋不允，要我用一千四百副环锁铠交换。”

“什吗？”周横攥紧拳头怒喝，“这畜生竟连绮繁的尸体也不肯归还，我誓杀之！”他的眼眶渐渐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终落了下来。他忽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绮繁啊！是我害了你啊！当初就不该让你处理甲胄的事，这让我如何向你娘交代啊！”

张雄翼闻言，顿时愧疚不已。当初本以为金沙坞内讧，无暇注意我们，没想到赵洋竟夺回了金沙坞，且又做了大老，这是我的失策啊！他长叹一口气，拍着周横的后背，“人死不能复生，贤弟节哀！绮繁之死，责任在我，如今我暂不能奈何金沙坞，但贤弟放心，日后我必设法剿灭金沙坞，用赵洋的首级祭奠绮繁。”

周横立刻深深鞠了一躬，“二爷，我们这帮人没什么能耐，只会打铁，报仇的事就只能仰仗你了！”

张雄翼连忙扶起他，神情坚毅地道：“贤弟只需安心料理银甲坊的事，我决不会让绮繁枉死！”

周横擦了擦眼泪，一吸一顿地抽泣着，“二爷，甲胄事关重大，决不可用它交换绮繁的尸体，所以我想明日就护送甲胄回去，也免得坊里出意外。”

“好，一会我就让人打包行囊，收拾应用之物。”张雄翼拍了拍周横的肩膀，“贤弟不要太过伤心，绮繁的遗体就暂时让金沙坞代为保存，日后我必会接她回来，风光厚葬。”

周横连忙施礼，“多谢二爷！”

张雄翼让张冠英去通知众人明日起程回家，又对元四他们道：“你们一路奔波，先去好生歇息，明日还要赶路。”元四他们拱手应声“是”，牵着马车往后院走。他们到马厩里拴上马，卸下马车，又往马槽里放了两抱草。张雄翼的三个亲信见四下无人，就走到元四和车夫身旁，竖起大拇指道：“你们二师父可真会作势啊！刚才哭得那般凄惨，亲生女死了也不过如此啊。”

“这等小把戏何足道哉？他曾经可是我们县里的都督！”元四笑道，“当时城外的林子里啸聚了一帮草寇，少说得有一千人。他带着一百多土兵，略施小计，引诱那帮草寇进了山谷，然后在入口放了一把大火，把那帮草寇全都给烧死呛死了。”

“怪不得他能有此心机，原来以前还当过都督啊！”张雄翼的三个亲信皱眉问，“那他为何不继续做都督啊？”

“只怪时运不好啊！太祖皇帝登基后不久，朝廷上就下了文书，废除了县里的都督职位。”

“原来如此啊！”

张冠英通知完众人后，回到屋里，开始打包自己的东西。由于院里人多屋少，所以一间屋里住了十几个人，有的人睡床，有的人打地铺。他右边是方峻山的床铺，床铺上的被褥未叠，两件衣服随意地放在被子上，枕头旁放着一把象牙折扇。他忽然想到从早饭后就一直没看到方峻山，方峻山还不知道花绮繁的死讯。他顿时非常难过，坐下来叹了口气。当初他们两人一起来我家，一起到海州，没想到如今只能一个人回去了。他转身拿起象牙折扇，展开折扇，看着扇面，陷入沉思：“这是花妹妹送给他的折扇，他每晚都会拿着把玩。如今花妹妹死了，他必然痛心不已，爹和二叔父该如何开口把这事告诉他啊？”他放回折扇，起身叹了口气，“我得把花妹妹的事告诉他，免得爹和二叔父为难。”他到院里问了几个人，得知方峻山和胡瓜进城去寻访名医了，于是他骑上马，一路飞奔进了城。他牵着马在城里找了半天，路过一条两边摆满饭摊的大街时，看到方峻山和胡瓜正坐在饭摊前低头吃馄饨。他犹豫了片刻，走到方峻山身旁，刚要开口，旁边的摊主忽然问：“客官，来碗馄饨吗？”

张冠英眉头一皱，“不要。”

方峻山和胡瓜听到声音后，转头看到了张冠英。方峻山连忙放下筷子，指着凳子道：“来，快坐下，吃碗馄饨。”

张冠英眉头紧锁，“铁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元……”

旁边的摊主忽然吆喝了一句，“皮薄馅大馄饨呦，把人香的口水流。”

方峻山连忙问：“什么事？”

“元四叔回来了，花妹妹……”

旁边的摊主又吆喝了一句，“大馄饨嘞，精肉白菜大馄饨。”

方峻山腾地站了起来，面露惊喜，“我师妹回来了？”

张冠英低下头，低声道：“花妹妹死了！”

方峻山顿时愣住了，神情有些恍惚，“我师妹怎会死？她不会死的！”

旁边的摊主继续吆喝，“馄饨……”

方峻山忽然指着摊主怒喝：“闭嘴！”

摊主吓了一跳，连忙闭嘴。

张冠英叹了口气，“元四叔说，赵洋欲对花妹妹不轨，花妹妹不从，撞墙而死。元四叔本想带回花妹妹的尸体，但赵洋不肯，要元四叔用环锁铠交换。”

方峻山大喝：“你休想骗我！我师妹不会死！”他夺走张冠英手里的马鞭和缰绳，迅速骑上马。

张冠英连忙拉住马， “铁生，你要做甚？”

“我去向四叔问清楚。”

方峻山一把推开张冠英，挥动马鞭，不顾街上往来的行人，策马直冲，吓得行人们慌忙躲避。他一路飞奔回了大院，翻身下马，气冲冲地跑向厢房。周横正在库房外监督属下们往外搬运环锁铠，他看到方峻山后，顿时心里一惊，急忙问：“峻山，你怎的回来了？”说着快步走向方峻山。方峻山指着正在搬运环锁铠的人，皱眉问：“二舅，你们这是在做甚？”

“明日我们就起程回去了，我让他们先把甲胄都搬出来，一会装车。”

“我师妹还没回来，为何要回去？”

“绮繁回不来了！”周横皱眉道，“你四叔回来了，他说……”

“我师妹不会死！”方峻山忽然大喊，“定是你们舍不得用甲胄赎她，就说她死了！”

“峻山！”周横厉声道，“我若舍不得甲胄，又何必遣你四叔去金沙坞交涉？甲胄没了，可以再造，人没了，可就真没了，我岂不知这道理？”他叹了口气，尽力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哭腔道，“我看着她从小长大，她死了，我心里比你还难过，但我们没能耐，奈何不了金沙坞，只能暂且忍耐。你二伯父说了，他必会为……”

方峻山气得浑身颤抖，大喊：“是你们没能耐，不是我没能耐！你们在这等着，我这就去金沙坞，为师妹报仇！”他转身跑向卧房，要去拿剑。

周横急忙拉住他，“峻山，莫要胡来，他们人多，你孤身一人，岂非送死？”

“师妹已死，我心已死！”方峻山大喊，“大丈夫不能为心爱之人报仇，空负这七尺之躯和一身勇力！我要去把赵洋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

忽然，有人厉声喝道：“糊涂！”周横和方峻山转头一看，张雄翼正站在不远处，面有愠色地看着他们。

“大丈夫当能忍一时之痛，以待时机而成大事，岂可因一时之愤而去冒险？”张雄翼快步走到方峻山面前，“绮繁已死，我们也十分伤心，恨不得立刻去取下赵洋的首级！但金沙坞在海州盘踞已久，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我们若贸然行事，无异于送死！你爹身患痼疾，秀山又不能理事，方家只能靠你，你若出了意外，整个家可就散了！你想过后果没有？”

方峻山顿时哑口无言，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眼眶渐渐红了，“二伯父，我……我真的不能没有我师妹啊！”他哭了，泪水止不住地流，话音断断续续，“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早已互生情愫，没了她，我感觉自己也要死了！”

张雄翼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禁有些感慨，“人总有不习惯之时，时移情淡，慢慢就好了。”

周横连忙也拍了拍他的肩膀，“莫意气用事，你二伯父会为绮繁报仇的。这世上比她好的女人不可胜计，以后你还会遇到更好的，千万莫胡思乱想，莫做傻事。”

方峻山用袖子擦着眼泪，“这世上没人比我师妹好，以后也遇不到了！”

“你这孩子，怎的如此固执？”周横瞥了一眼张雄翼，“你二伯父的女儿难道比绮繁差？”

张雄翼明白周横的意思，他有些犹豫，因为方峻山不通文事，以后大概不能做官，但方家在齐州是望族，与他家正好门当户对。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若非是我失策，绮繁也不会死，峻山也不会如此伤心，素兰至今还未许人，不如就做成这门亲事吧！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方峻山，“贤侄，你觉得素兰比绮繁差吗？”

“二伯父，刚才是我失言，我并无贬损二妹之意，二妹当然比我师妹好。”

“那你愿意像待绮繁一样待她吗？”

方峻山顿时有些紧张，“二伯父，二妹知书达理，贤惠大方，但我一直把她当做亲妹看待，绝无非分之想。”

张雄翼一下愣住了，他没想到方峻山会拒绝，心里不禁感叹方峻山的专情。

周横看着方峻山的双眼，微微一笑，“峻山，那你愿意像待绮繁一样待素馨吗？”

方峻山顿时羞红了脸，他低下头咬着嘴唇，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嗯”了一声。张素馨比花绮繁年轻漂亮，他更喜欢张素馨，但因为他们相隔两地，所以无缘相处。

周横看向张雄翼，“二爷，我姐夫痼疾缠身，早已不能理事。这些年来，家业一直由峻山在料理，我和弟弟助他料理作坊。若能得一位贤内，代他主持家业，让他专心处理作坊的事，则方家幸甚也！”

“素兰还未成婚，却让素馨先成婚，这岂不失了长幼之序？”张雄翼皱眉道，“况且素馨玩乐之心太重，做事又糊涂，若让她主持家业，方家必定不得安宁！”

“姻缘乃大事，长幼之序乃小节，二爷何必因小节而毁良缘？”周横道，“素馨天性聪慧，只是阅历少而已，常言道：‘不历事不成材’，她历练一段时日后，必能把方家管理得井井有条。”

张雄翼一时间不知该用什么话拒绝，他心里不停地想着张素馨和花绮繁，犹豫了片刻后，自责之情最终胜过了爱女之情。他叹了口气，看着方峻山，“贤侄，素馨倔强娇纵，她嫁过去后，凡事你要处处忍让，不可亏待她，不可让她受屈。”

方峻山连忙施礼，“二伯父放心，我必定处处都依着她，决不让她受屈。”

周横心里彻底松了口气，他指着方峻山满是泪痕的脸，“看你这脸，哭得跟个脏猫似的，快回屋去洗把脸，再把东西都收拾好，明日我们就回去了。报仇的事你不必操心，你二伯父自有主张。”

方峻山点头“嗯”了一声，转身往卧房走，渐渐走远了。

周横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转头对张雄翼道：“二爷，回去后，我立刻与姐夫商议婚期，遣人携礼到贵庄求亲，聘礼和……”

“亲事不急。”张雄翼皱眉道，“你们二作头想必会为绮繁建衣冠冢，等办完丧事后，再议亲事。”说完转身走了。

## 第二十章 张家乱事纷，方家急结亲

艳阳下，青苗郁郁，农田之间的窄小土路上，数十辆载着人和环锁铠的马车首尾相继，车轮震荡，车身颠簸，车轴“吱呀吱呀”响个不停。张雄翼、周横、张冠英和方峻山坐在各自的马车上，看着周围的风景，各怀心事。

将近黄昏，马车行至费县境内，路过一个村子时，正巧遇到了一个都头带着一群土兵在巡逻。都头见马车上载有环锁铠，就带着土兵们拦住了马车。周横连忙跳下马车，小跑到都头面前，拱手笑问：“敢问都头有何见教？”

都头指着马车上的环锁铠，皱眉道：“你们这帮平民，竟敢私运甲胄！”

周横连忙拿出胄案的文书，递给了都头，“我们是军器作坊的工匠，奉命把这些有瑕疵的甲胄运回作坊，修补完善。

都头看了文书，确认无误后，把文书还给了周横，“这附近的山里有帮强人，时常劫掠过往的客商。你们没官兵护送，若遇到了他们，车上的甲胄必被他们劫走。你们若不急于赶路，今晚就在我们营房里住下，明日我们护送你们出境。”

周横顿时大喜，连忙拱手道：“多谢都头！”他转身走到马车旁，从行囊里拿出一锭三十两重的银子。他把银子递给都头，笑道：“微薄心意，望乞笑纳。在下周横，现居历城银甲坊，日后都头若路过此处，不妨到寒舍一叙。”

都头拱手笑道：“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下也姓周，单名一个‘腾’字。再过一两个时辰天也该黑了，你们这就随我去营房，我让人安顿你们住下。”

周横拱了拱手，连声道谢。

他们牵着马车，跟随都头和土兵们去了营房，当晚在营房里住下了。次日，土兵们护送他们出了县界。周横为表感谢，给了每个土兵一百文钱。

马车沿大路一直往北疾驰，进了兖州，行至一个岔路口时，马车停下了。张雄翼他们要往西，回张家庄，而周横他们要继续往北，直接回银甲坊。于是张雄翼和周横相互客套了几句，各自带着自己的人分别了。

回到张家庄后，张雄翼对张冠英道：“冠英啊，一会你收拾完东西后，去把绮繁的事告诉冠杰、素兰和素馨，好生安慰他们，教他们莫太伤心。之后再把素馨的亲事跟他们说了，素馨性情倔强，恐不愿嫁给峻山，你要多劝劝她。”

张冠英点了点头，“嗯，知道了。”

张雄翼来到大堂，吩咐家丁去泡茶。这时，管家拿着一封信进来道：“老爷，十多日前，金沙坞的人送来了这封信。”张雄翼拆开信封看信，信里要求他用环锁铠和一千两黄金交换花绮繁。他顿时大怒，把信揉成一团，一甩手，扔在了地上。

“这帮畜生！害死了人，竟还想来勒索我，我誓灭之！”

管家吓了一跳，连忙道：“老爷息怒，气大伤身啊！”

张雄翼深呼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了情绪，他走到主位前，慢慢坐下了。“我不在的这段时日，冠杰可曾胡作非为？”

管家心里一惊，支支吾吾地说没有。

张雄翼眉头一皱，“庄里的事务繁多，冠杰料理的如何？他能胜任吗？”

管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夸了张冠杰一番。

张雄翼面露不悦，心想张冠杰定是闯祸了，他立刻吩咐家丁去叫张冠杰过来。

不多时，张冠杰快步走了进来，到张雄翼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礼。

“爹回来时孩儿正在忙，未能迎迓，望乞见谅。”

“你在忙什吗？”

“院墙西边有几颗枯树，我带着小厮们把那几颗枯树给砍了，刚才正在挖树根。一会我打算把那块地耕了，再种些菜。”

张雄翼点了点头，脸色和缓了许多，“庄里可有大事发生？”

“没有。”

“大小事务料理的如何？能胜任吗？”

“爹放心，我全能胜任，所有事务我都料理得井井有条。”

这时，家丁用托盘端来了一碗茶。张冠杰见状，连忙端起茶碗，恭恭敬敬地递给张雄翼，“爹，请喝茶。”

张雄翼面露欣慰，他接过茶碗，掀开茶碗盖，吹了吹茶水上漂浮的茶叶。“庄里可曾有贵客来访？”

“没有。”张冠杰道，“只有明空祖师曾带着两个徒弟来邀功，我从账房支了一百贯钱，打发他们走了。”

张雄翼眉头一皱，“你给他钱做甚？他就是个神棍，能有什么功劳？”

“他说上次他替张家解了围，张家理应犒赏他。我当时寻思信他的人不少，他也必是有本事的，于是就给了他钱，还向他问了些风水之事。”

“他这种人能有什么本事？欺世盗名，也只有那些目不识丁的呆子才会信他。”张雄翼叹了口气，“白白浪费了一百贯！倘或他以后再敢来，直接教庄客们乱棍轰走。”

张冠杰唯唯诺诺地应声“是”。

张雄翼喝了口茶，觉得味道有些怪，他又喝了一口，咂了咂嘴，“这茶怎的有股怪味？在仓房里受潮了？”

“庄里新挖了口井，本来那井水格外甘冽，但自从下过雨后，井水就有股怪味儿了。”张冠杰笑了笑，“不过无碍，再过几日这怪味儿就消了。”

“为何要挖新井？之前那口井不能用了？”

“之前那口井风水不好，我就让把那口井填了，这口新井风水好！”

“一口井而已，还要论风水？”张雄翼放下茶碗，站了起来，“走，带我去看看那口新井，我倒想见识见识它的风水有多好。”

张冠杰带着张雄翼从侧门走出大堂，沿碎石小路一直往北走，穿过花园，进了后院。后院里种满了青菜，地面有一点坡度，南边高，北边低。那口新井处在北边的最低处，井口呈正方形，边长五尺，井台高一尺。他们来到井边，张冠杰指着井道：“爹，这就新挖的井，这里的风水是最好的！”张雄翼看了看井，又环顾四周，皱眉道：“这口井只是比之前的井大而已，怎的就风水好了？”

“爹，你有所不知，此井为铜钱阵的方孔，有吸纳财源之功。”

“何为铜钱阵？”

“铜钱阵正如铜钱一般，外圆内方。”张冠杰有些得意地笑道，“这井在庄里，是方的，而外面的院墙，我已让工匠把有棱角的地方都推倒了，重新砌成了圆的。若从天上往下看，整座庄院就像是一个大铜钱。”

“这是那神棍教你的？”

“呃……”张冠杰顿时面露紧张，“是。”

“倘或他这方法有用，我决不计较，但水为何会有怪味儿？你可知？”

张冠杰摇了摇头，“不知。”

张雄翼走进菜地里，踢了踢地上的土块，“你看这是什吗？”

张冠杰低头仔细一看，是一块风干的粪，他不明白张雄翼的意思，就挠了挠头，“爹，你踢粪做甚？”

张雄翼顿时有些生气，他快步走到张冠杰身旁，抬起手掌，重重地拍了一下张冠杰的后脖颈，“菜地要浇粪，菜才能长得更好！这块地还是个斜坡，不能在最低处挖井！一旦下大雨，雨水就会顺坡把粪冲下来，在最低处积水，然后流进井里，院里的人就都要饮粪水了！”

张冠杰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下过雨后，这水就有股怪味了！”

张雄翼叹了口气，“我不要什么狗屁铜钱阵！快教人把这井填了，把之前那口井挖开。”

张冠杰连忙应声“是”，转身跑向东院。

张雄翼看着张冠杰的背影，心里忽然隐隐不安。这孩子胡乱行事，恐怕早已背着我闯了祸，不行，我得到处看看。他从东门走出后院，沿青石路慢慢往南走，并观察周围。青石路东边是一大片果园，园里的果树郁郁葱葱，李树、杏树、桃树、梨树上都结满了果实，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走进果园，伸手摘下一颗紫色的大李子，用袖子擦了擦李子，然后咬了一口，果肉酸甜可口。他抬头打量着身旁的果树，慢慢往前走，走了一会，他忽然发现果园深处竟有一座极其雅致的小院。小院的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杏花斋”，左右的门柱上挂着一副对联：出门只恨朝阳早，入院犹嫌月影迟。他眉头一皱，这里何时新建了院子？如此雅致，像是文士聚会之处，莫非是冠杰建的？他快步走到门前，开门进了小院。小院里种满了花，花丛中间有一条鹅卵石小路，小路的尽头是一间砖瓦房，房子左边的廊下悬着两个秋千，秋千旁边放着木马、皮球、木偶等玩具。忽然，房子里传出了两个女孩的嬉笑声。张雄翼感觉情况不对，他立刻清了清嗓子，高声问：“谁在屋里？”很快，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丫鬟眨着大眼睛，站在门口。

“老丈，这里女眷的住所，你快出去。”

“我是这家的主人！谁在这里建的院子？”

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人从屋里走到了门口。她看到张雄翼后，顿时吓了一跳，连忙施礼叫了声“老爷”。小丫鬟见状，也连忙施礼叫了声“老爷”。张雄翼一眼就认出了女人：张素馨的贴身丫鬟——香杏。

“这院子是谁建的？”张雄翼皱眉问，“你为何在这里？”

香杏神色慌张地低着头，“院子是三郎建的，他和我一起住在这儿。”

张雄翼顿时气愤填膺，他忍着怒气，指着小丫鬟，“这丫头又是谁？”

“这丫头叫小杏花，是三郎买来伺候我的。”

“你何时做了他的妾？”

“他还没给我名分，之前他跟我说，等老爷你回来后，他就娶我为妻。”

“这畜生，是想气死我啊！”

张雄翼转身冲出小院，气冲冲地往东院走。张冠杰和几个家丁正在东院里挖旧井。张雄翼冲过来一脚踹倒了张冠杰，指着张冠杰大骂：“你这畜生，真不知羞耻！她可是你妹妹的丫鬟啊！”他一把夺走家丁手里的铁锹，举起铁锹就要打张冠杰。家丁们急忙阻拦，纷纷劝道：“老爷息怒，息怒，三郎也是一时糊涂，就饶了他吧。”张冠杰自知理亏，爬起来后，站在原地低头不语。张雄翼放下铁锹，走到他面前，抬手扇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畜生，淫乱自己妹妹的丫鬟，张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如今木已成舟，你有何打算？”

张冠杰怯生生地道：“爹，我想娶她为妻。”

张雄翼又扇了他一个耳光，“她只是个丫鬟，岂能配得上咱家？”

“那爹你有何打算？”

“明日，你把她纳做妾，以后我再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成亲。”张雄翼指着他，“此事我不再计较了，若你以后再敢做出这等不知羞耻的事，我定不饶你！”

“爹放心，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张雄翼长叹了一口气，只觉得身心俱疲，他走出东院，慢慢往前院走，想回屋休息。路过打麦场时，他忽然看到西北角的矮墙下放着两排老旧的楠木棺材，旁边有两个家丁正在锄草。他走到那两个家丁身旁，指着棺材问：“这是谁家的棺材？怎的放这儿了？”

“老爷，这是你家的棺材。”

“啊？”张雄翼顿时睁大眼睛，震惊不已，“这是哪个畜生干的？”

“三郎带人挖的。”

张雄翼顿时气得浑身颤抖，脑袋里嗡嗡作响，他攥紧拳头，忍着怒气，咬牙切齿地问：“他为何要把坟里的棺材都挖出来？”

两个家丁心知肚明，但怕说出来后挨骂，于是摇头说不知。

“你们快去东院，把那畜生给我叫来！”

两个家丁应声“是”，扔下锄头，跑向东院。

张雄翼跪到棺材前，满面羞惭地道：“孩儿不孝，教导出这等孽畜，令祖宗死后不得安宁，恕罪，恕罪啊！”他磕了三个响头，起身捡起地上的锄头，站在原地，紧盯着通往东院的路。不多时，两个家丁带着张冠杰沿那条路走来。张冠杰见张雄翼怒容满面，手里还拿着锄头，他感觉不妙，就在距离张雄翼很远的地方站住了。

“爹，你叫我来做甚？”

张雄翼怒喝：“过来！”

“爹，你有话直说便是，我在这儿能听清。”

“我叫你过来！”

张冠杰怯生生地道：“爹，凡事要论理，我过去了，你可休打我！”

张雄翼指着他，“畜生，你也敢论理？你带人把祖坟挖了，是何道理？”

“爹，我自有道理，但不知你愿不愿听。”

“你过来，说给我听，若有理，我决不计较，若无理，我立刻打死你！”

“爹，大丈夫一言九鼎，你可不要出尔反尔。”

张雄翼指着身后的棺材，“在祖宗面前，我决不出尔反尔！你若说不出理来，我必定打死你！”

张冠杰走到棺材前，恭恭敬敬地施了礼，“爹，我把祖宗们挖出来，其实是为了助他们位列仙班。”

张雄翼忍着怒气，咬牙切齿地道：“人已死了，魂魄已入森罗殿，在世时未能飞升，死后又岂能位列仙班？”

“爹，你有所不知，人之魂魄存于骨也，是以世人以骨气称赞人之精神，圣人之骨气长存于世。人死后，尸体腐败，化为尘土，而骨骼尚存，非外力不能损之，是以魂魄存于其中。明空祖师曾言：‘人死后，若骨骼不坏，就不会轮回转生。一旦骨骼坏，魂魄就会堕入森罗殿，过奈何桥，转生投胎。人存于天地之间，上天成神，入地为鬼，若想令祖宗位列仙班，就不可土葬，要天葬之。’”

张雄翼握紧了锄头，“那你给我讲讲，土葬和天葬有何分别？什么是天葬？要让棺材上天？”

“土葬是把亡者埋于地下，以便亡者之魂魄入森罗殿，而天葬是把亡者置于接近天庭之处，以便亡者之魂魄升天成仙。”

“那你打算把祖宗置于何处？”

“泰山之巅！”

张雄翼顿时怒不可遏，举起锄头要打。张冠杰见势不妙，慌忙跑到棺材后面躲避。

“爹，你出尔反尔！我都说出理了，你怎的还要打我？”

“什么狗屁天葬！你这畜生，那神棍胡说乱道你也信！”

“爹，明空祖师说得有理啊！”

“你这畜生，我打死你。”

张雄翼一个箭步冲向前，举起锄头，狠狠砸向张冠杰。张冠杰大惊失色，慌忙躲避，跑到了另一具棺材后面。张雄翼随即举起锄头追了过去。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绕着棺材追逐逃跑，来来回回绕了十几圈。张雄翼气喘吁吁，实在跑不动了，就放下锄头，指着张冠杰破口大骂。张冠杰连连拱手认错求饶，又对旁边的两个家丁使眼色。两个家丁心领神会，连忙过去劝张雄翼消气，为张冠杰求情。张雄翼毕竟怜爱儿子，刚才只因一时气愤冲动，所以才对张冠杰动了手。他的情绪稍有平复后，心里也有放过张冠杰的想法了，于是他指着张冠杰厉声骂道：“我真是作孽啊，生下你这个畜生！你速去城里，请个有名的先生来，让他找个吉日，重新把棺材安葬。”张冠杰连连应“是”，转身一溜烟跑了。张雄翼气得头昏脑涨，他回屋睡了一觉，醒来时正好吃晚饭。家丁们端上饭菜后，退了出去。他坐下来吃了几口饭菜，感觉饭菜里还有股怪味，气得他把碗筷都摔了。

张冠杰请来了城里最有名的阴阳先生。阴阳先生看了棺材和墓地，掐算了日期，三日后正宜破土、下葬。张雄翼怕张雄羽生气，没敢通知张雄羽，他召集了家里所有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许提及关于祖坟的事。到了下葬那日，张雄翼全家都身穿素服，指挥家丁们挖了墓穴，抬来棺材，重新下葬。张雄翼全家在坟墓前摆上供品，跪在坟墓前磕了头，烧了纸钱、纸马等祭祀用品。之后，他们又朝着金沙坞的方向摆上供品，祭奠花绮繁，给她烧了大量的纸钱。张素兰和张素馨想起以前她们三姐妹一起玩耍的时候，顿时悲伤不已，痛哭流涕。张雄翼亲自到附近的寺庙和道观里请来了一群僧人和道士，让他们安抚祖宗的亡魂，超度花绮繁。僧人们在坟墓前铺上蒲团，坐下来摇动铃杵，敲响木鱼，念诵真经；道士们在旁边搭起法台，摆上供品，周围贴上符箓，作法祭祀。他们虽信仰不同，但目的相同，所以彼此互不干扰，也不争执。他们一连忙了三日，做完了法事。张雄翼为表感谢，重金相赠，送走了他们。

五日后，元四和方秀山带着礼物来拜访。方秀山身材微胖，脸蛋圆圆的，耳朵大大的，鼻子扁扁的，眼睛小小的，嘴唇薄薄的。张雄翼亲自到门口迎接，与他们寒暄了几句，收下礼物，请他们到大堂里就坐，又让家丁献上了茶。他看着方秀山，笑道：“贤侄，几年不见，变得富态了，也更好看了。听闻这几年你一直在家里读书，准备应举，不知学得如何啊？”

方秀山顿时有些惭愧，“还……还好，该学的都学了，只是文章写得差些。”他近两年爱上了收藏和临摹字画，没有专心读书，文章写得也不如从前了。

“写文章其实不难，只要多读多写，自然能下笔如神。”

方秀山拱了拱手，“二伯父所言极是。”

元四拿出一封信，走到张雄翼面前，“二爷，我们作头得知亲事后，大喜过望，想尽快让铁生和素馨成亲，这是他的亲笔信。”

张雄翼接过信，犹豫了一下，皱眉问：“关于绮繁的事，你们二作头有何打算？”

“我们二作头得知了绮繁的事后，说绮繁决不会死，也不许坊里的人说绮繁死。之后她躲进绮繁的屋里大哭了一场，整日守着绮繁的东西，不许旁人碰。二师父和三师父想给绮繁建个衣冠冢，跟她说了，但她不肯，还骂了他们一顿。”

张雄翼顿时有些伤感，“你们二作头对绮繁爱如己出，绮繁的死，她一时难以接受啊！”他叹了口气，拆开信封开始看信。

方雪峰在信里写了一些叙旧的话，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叹了人生无常。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风中之烛，随时可能熄灭，他怕自己看不到孙子、孙女，所以想让方峻山和张素馨尽快成亲，生儿育女。他已私下选定了吉日，在下月初九举行婚仪，希望张雄翼能同意。

“下月初九！”张雄翼眉头紧锁，“婚姻大事，岂能如此仓促？”

“二爷，一点都不仓促！”元四连忙道，“我们来时，所需之物都已备好了，工匠们连夜盖了间新房，聘礼正在路上，明日就能到，亲朋好友也已通知了，只差迎亲和举行婚仪了！”

张雄翼顿时震惊不已，“你们那边是万事俱备了，可我这儿还毫无准备啊！”

“二爷勿忧，护送聘礼的人一共有一百个，他们都是我们二师父挑选出来的，个个精明干练。二爷若有难事，只需吩咐他们去做便是，他们必能办妥。”

张雄翼有些后悔答应这门亲事，但如今已箭在弦上，他也只能接受方雪峰选定的婚期了。他让家丁拿来了笔墨纸砚，给方雪峰写了封回信，然后把信封好，交给了元四。元四和方秀山随即拜辞，马不停蹄地返回银甲坊。

次日，银甲坊的人护送着十辆满载聘礼的马车来到了张家庄。张雄翼带着人清点完聘礼后，立刻召集了庄里的主管，与他们商议置办婚庆之物、布置庄院、喜柬内容、酒席菜品等一切事项。即便时间仓促，张家也要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张家这等豪族，嫁妆也必然要超过寻常人家。张雄翼决定备下六车金银、珠宝和绸缎做嫁妆，并让张素馨的两个贴身丫鬟陪嫁。众人商议大半天，所有事项都定下来了。张雄翼分配了任务，吩咐众人务必在五日之内办好一切。

## 第二十一章 噩耗空流泪，欣喜终复归

傍晚，聚义堂里灯火辉煌。赵洋脸色微醺，眉头紧锁地来回踱步。顾波坐在酒桌旁，夹起一块河豚肉，放进嘴里，然后放下筷子，笑吟吟地看着赵洋。

“大老，一刻将过，还是不要想了，快饮酒吧！”

“不要说话，我已想到了。”赵洋缓步到雕漆书案前，拿起一支毛笔，微微一笑，“听好了！狼毫挥墨客，玉纸满乾坤。”

顾波笑了笑，开始想下一句。窗外的树上，蝉鸣此起彼伏。他仔细听了一阵蝉鸣，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树笑道：“树影孤窗外，蝉鸣自爱音。”

赵洋想了想，笑道：“琵琶鸣涕泪，塞北忆乡亲。”

顾波点了点头，“不错，不错！”他指着窗外远处的马厩，“笑饮风霜暮，安眠铁马巡。”

赵洋顿时眉头紧锁，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下一句。“这回是我输了，自罚一杯。”他走到酒桌旁，端起一大杯酒，仰头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酒壶，重新倒满了酒杯。“瀚学，这回你来起头，要用七言律句。”

“好！”顾波低头踱步，皱眉想了片刻，笑道，“清泉洌洌白石净，辗转浊流不复清。”

赵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刚要想下一句，一个拿着一封信的家丁就跑了进来。

“大老，邵头领的信。”

赵洋连忙接过信，释然一笑，“这孩子也太慢了！走了半个多月，才给我来信，我还以为他们迷路了。”他展开信，信上写了三行字：

爹，我们如今住在银甲坊南边的野店里。

银甲坊里的小孩说花绮繁已死。

下月初九，方铁生和张素馨成亲。

“嗯？这是何意？”赵洋愣了一下，“瀚学，你快来看看这信。”

顾波走过来，读了信上的字，顿时大吃一惊，“大老，不妙啊！看来银甲坊不想用环锁铠交换花绮繁啊！”

赵洋顿时恍然大悟，一拍大腿，“啊！怪不得说花绮繁死了，原来是舍不得环锁铠啊！”他皱起眉头，“这方家可真畜生啊！为了环锁铠，竟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比畜生还无情！”

“我看未必，大概是有人作梗！”顾波皱眉道，“环锁铠关系整个银甲坊，而花绮繁只关系方家。若下面的人为自保，而向方家的人谎称花绮繁已死，则既能不损失环锁铠，保全银甲坊，又能避免许多难事，一举两得，只是苦了方家的人而已。”

赵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那如今该如何是好？沈公那边如何交代？”

“别无良策，唯有按价赔偿了。”顾波道，“老叔与沈公相厚，让老叔写封信，向他说明情况，求他谅解，他想必也不会为难我们。”

“若按价赔偿，那可要费许多钱啊！”赵洋眉头紧锁，“沈公家财殷实，并不缺钱，未必肯受啊！”

“大老，坞里资财无数，何惜这点钱财？”

“虽然如此，但这事本是韩涛那厮惹来的，却让我费了许多心力。起初我本以为能向方家索取一大笔钱财，如今不但分文未得，反倒要我赔上家产，”赵洋愤愤不平地叹了口气，“我真不甘心啊！”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顾波笑了笑，“大老虽赔了钱财，却得了位娇娘啊！”

“什么娇娘？”赵洋随即醒悟，笑道，“啊！对啊！如今方家不要她了，她师兄又要成亲了，她无依无靠，只能委身于我了！”

“这两件事来得突然，那娘子恐一时难以接受。”顾波笑道，“大老要好生相劝，再耐心等待，她必会回心转意。”

“这种事我经得多，你不说我也明白。”赵洋瞥了一眼门外，“外面天还未黑，她想必还没睡事，我这就去找她！”

他把信折起来，揣进怀里，快步走出聚义堂，骑马来到东院，在正房前下了马。守在正房前的家丁们连忙拱手叫了声“大老”。赵洋快步走到门口，开门进了屋。严氏和丫鬟们正坐在一起缝衣服，花绮繁正坐在旁边看书。她们看到赵洋后，顿时吓了一跳，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站了起来。丫鬟们一齐施礼，叫了声“大老”。

“贤侄，你怎地不敲门就进来了？”严氏走到赵洋面前，尴尬地笑了笑，“天快黑了，我们要睡了，贤侄莫……”

赵洋直勾勾地看着花绮繁，“叔母，我有几句话要跟你女儿说，说完就走。”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桌旁，坐到了凳子上。

花绮繁顿时有些不安，“什么话？你说。”

“自从上次你那位元四叔来过后，银甲坊那边就再也没来消息了，也没来人。我恐他们出尔反尔，就遣人去齐州打探情况。”赵洋拿出邵娃的信，放到了桌上，“刚才，去齐州打探情况的人回信了。我看完信后，震惊不已啊！娘子不妨打开看看。”

花绮繁看着桌上的信，心里紧张不已。这些天来，她经常胡思乱想，莫非银甲坊里出了事？莫非救我的人在路上出了差错？每天早上醒来后，她都以为今天会有人来救她，一直等到晚上，她才彻底死心，随即又会想：救我的人明天必来。她走到桌旁拿起了信，展开信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我没死啊！信里为何说我死了？”

“方家的人若说不要你了，外人自然觉得他们无情，但若说你死了，则既能不损失环锁铠和钱财，又能败坏金沙坞的名声。”赵洋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啊也！没想到啊，没想到！为了环锁铠，竟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真是想不到啊！”

“这信是假的！”花绮繁皱起眉头，厉声道，“你休想诳我，我娘不会不要我的！”

“人情有假，此信决不有假。”赵洋皱眉道，“他们若想救你，早该遣人来了，可时至今日，却毫无动静，可见他们是重物轻人，舍不得环锁铠！”

花绮繁沉默了。

“娘子，下月初九，你那师兄就要与张素馨成亲了。这种喜新厌旧的人不值得你倾心，他不懂你的好！”赵洋笑吟吟地看着她，“我性情直率，向来有话直说。自从之前在水调歌头见过娘子后，我就有纳娘子进门之意，想照顾娘子一生。若娘子情愿，就点点头，明日我吩咐人用花轿把你抬进门。”

花绮繁沉默着，双眼渐渐无神。

赵洋叹了口气，起身看向严氏，“叔母，在这里锦衣玉食，还有丫鬟伺候，无忧无虑，何处能寻得如此生活？你好生劝劝她，我走了，不必相送。”

严氏带着丫鬟们送他出了门，然后回来关上门，上了闩。花绮繁失魂落魄地走到床边，坐到床上，她看着手里的信，忽然泪如泉涌。严氏走过来坐到她身旁，递出了手绢。花绮繁接过手绢，擦着止不住往下流的眼泪。

“女儿啊，”严氏拍了拍她的后背，“其实在这里生活也不错，你回家还……”

“你不必劝我，我决不做赵洋的妾！”

“我没想劝你，你这样才貌俱佳的人，怎能给人做妾？”严氏犹豫了一下，“我儿今年二十，还未娶妻，他人不错，且……”

“你不要再说了，让我静一会儿！”

“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你好生思量一番，今晚我和丫鬟们一起睡地铺，不扰你清净。”

月色渐浓，严氏和丫鬟们铺好地铺，脱了衣服，熄了灯，睡下了。花绮繁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她的泪从眼角一滴滴滑落，打湿了枕巾。他们为何说我死了？莫非果真舍不得环锁铠？师兄为何要娶四妹？他怎能忘了之前对我说过的话！不会，他不会忘的，莫非……莫非他真以为我死了？莫非元四叔说了谎？对，一定是元四叔对他们说我死了，他们就信以为真了！我从未得罪过他，他为何要说谎啊？现在该如何是好？我只想回家！

清晨，严氏和丫鬟们醒来时，花绮繁仍在流泪，她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眼眶浮肿，皮肤暗黄，好像得了重病。严氏连忙穿上衣服，随手拢了拢头发，快步走到床边。

“女儿啊，哭也无用，休再哭了，哭坏了眼睛可就不妙了。”她拿出手绢，擦了擦花绮繁脸上的泪痕，“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有我照顾你，没人能欺负你。快起来吧，洗把脸精神精神，一会儿吃饭了。”

花绮繁腾地坐了起来，“娘，你让丫鬟把赵洋叫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啊，好！”严氏随即转身，吩咐一个去叫赵洋。

丫鬟们叠完被褥后，端来了洗脸水，伺候严氏和花绮繁洗了脸。严氏坐到妆镜前，让丫鬟们给她梳头发，涂脂抹粉。花绮繁坐到床边，倚着床帐的木架发呆。多时，赵洋来了，他笑盈盈地走到花绮繁面前，拱了拱手。

“娘子想通了？一会儿我就命人把花轿抬来。”

花绮繁瞪了他一眼，“还有一千副环锁铠藏在海州，没被运走。你若肯放我走，我就说出它们的下落。”

“娘子，环锁铠早已运回银甲坊了，你何必诳我啊？”

“你亲眼看到环锁铠运回银甲坊了？”

“呃……这倒没有，但已过了……”

“之前我说了谎，其实环锁铠没有都运走。当初我二伯父带人运走了两百副，而我和我师兄以及凯丰兄各带人运走了一百副，其余的环锁铠仍藏在海州。”

赵洋眉头一皱，“此话当真？”

“我们不熟悉海州，无法弄到足够的牛马车来运走所有环锁铠。我二伯父又恐行动太过明显，引起怀疑，所以让我们走小路，分头行动。”

“原来如此，怪不得各部的人没能发觉张雄翼他们。”赵洋面露喜色，“那你快说，环锁铠藏在何处？”

“你先遣人送我走，等到了齐州，我再把环锁铠的下落告诉你的人。”

赵洋笑了笑，“娘子，我可不是呆子，一旦出了海州，我的人就未必能控制住你了。到时你在街上乱嚷乱叫，引来官差，你不但能脱身，还能把我的人送进牢狱。”

“我不会乱嚷乱叫，更不会逃走。”

“娘子，我待你诚心诚意，难道非走不可吗？银甲坊有什么好的？岂能比得上咱们金沙坞？何必想要回去啊？你若不喜欢闲着，更喜欢理事，那我任你为三老，让你管理坞里的事务，你看如何？”赵洋抬手指了指东边，“这里也有铁匠，就在围墙那边，你若喜欢打铁，我让他们都听你的，拜你为师，你看如何？”

“我只想回家！”花绮繁皱眉道，“三日后，你若仍不遣人送我回去，我就自杀。”

赵洋愣了一下，一时间束手无策，他皱起眉头，长叹一声，“好好好，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说完转身走了。

严氏坐到花绮繁身旁，拉起她的手，“女儿啊，活着多好啊，何必要寻死啊！莫胡思乱想，既来之，则安之。”

花绮繁哭了，“娘，我心已死，此身犹如行尸走肉。”

“啊也！”严氏连忙拿出手绢，给她擦泪，“休哭，休哭，一会儿眼睛哭坏了！”

赵洋回到聚义堂，坐在雕漆书案前想了半天，始终想不出对策。他让人去朐山北部叫来了顾波，对顾波说了花绮繁和环锁铠的事。顾波顿时眉头紧锁，低头想了片刻，皱眉道：“这还真有可能！当初我就一直认为张雄翼不可能运走所有环锁铠，但子成说张雄翼把环锁铠运到了兖州，我也就信了！”

“子成一向精明，我也没想到他竟在此事上犯了糊涂！”赵洋叹了口气，“那真要送那娘子回去？不送她回去，她就要自杀，送她回去，又恐她在路上出尔反尔，用计逃跑，如之奈何？”

“大老，二老自夸文武双全，常叹自己空有一身本领而无处可用，不如让他送那娘子回齐州，你看如何？”

赵洋心里一惊，“瀚学，你这是何意？”

“二老和他母亲与那娘子亲近，由二老送她回齐州，她必然安心，也会因感激而如实说出环锁铠的下落。”顾波笑了笑，“此外，若二老能带回环锁铠的下落，当然最好。若他没能带回环锁铠的下落，大老就以误大事为由而责之，罢其职而驱其人。如此虽有一失，却可保一得。”

赵洋点了点头，“嗯，此计甚妙！”说话时，家丁们端着饭菜进来了。他看了看饭菜，转头问：“瀚学，来时吃饭了不曾？”

“来得匆忙，还没吃饭。”

“那正好，叫上我那贤弟，咱们三人一起吃顿饭。”

赵洋吩咐家丁去东院叫严修儒过来吃饭。家丁立刻骑马到东院，叫来了正在睡懒觉的严修儒。严修儒刚进门，就扫了一眼桌上的饭菜，一共十道菜，有鱼有鸡，非常丰盛。他走到赵洋和顾波面前，拱了拱手。

“哥哥教人备下如此丰盛的饭菜，莫非有重任相托？”

“贤弟，只是一顿寻常的早饭而已，有何丰盛可言？”赵洋笑了笑，“你我许久没在一起吃饭了，所以我就想和你聚一聚。此外，确实有件事要你去做，但不算是重任。”

“不知是何事？”

“此事不急，来，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赵洋走到饭桌旁，坐到了主位上。顾波和严修儒坐到了两边的客位上。家丁们给他们倒了茶，给严修儒和顾波盛了饭，然后侍立在一旁。严修儒转头看着他们，一脸茫然地问：“你们站在那里做甚？坐下来一起吃饭啊？”他从来没被人伺候过。每到饭时，他都是跟着别人一起到厨房吃饭，他一直以为众人都是在一起吃饭的。赵洋道：“他们是下人，怎能和我们坐一桌？贤弟，不必理会他们，快吃饭吧。”他夹了块鸡肉，放到了严修儒的碗里。严修儒已经一个多月没吃到肉了，他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吃饭，夹菜只夹肉菜。赵洋笑道：“贤弟怎的只吃肉啊？来尝尝这藕，用肉酱腌的，有肉味，且不腻。”说着给严修儒夹了两片藕。严修儒吃了藕片，点头道：“嗯，确实好吃！脆脆的，有肉味。”赵洋又给他夹了腌笋、鸡汤煨的青菜、油炸的裹着蟹肉和蟹黄的菜卷。严修儒吃了，赞不绝口。他一边吃，一边问：“哥哥，你早饭一向都吃十个菜吗？”赵洋笑道：“我不喜欢吃饭，一向只吃菜，所以每顿饭至少要有十个菜。”严修儒顿时有些羡慕。

饭后，赵洋、顾波和严修儒一起围坐在茶几旁喝茶。赵洋亲自泡茶，洗茶，斟茶，把一杯茶放到了严修儒的面前。

“贤弟，尝尝这茶如何？”

严修儒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点头道：“嗯，好茶，香而不苦！”他不会品茶，只要茶不太苦，他都会觉得是好茶。

赵洋又倒了两杯茶，一杯给顾波，一杯茶给自己。“贤弟，你那义妹说环锁铠并未都运走，还有一千副藏在海州，只要我遣人送她回齐州，她就把环锁铠的下落告诉我。”他端起茶杯，呷了口茶，“我想让你送她回齐州，你和叔母与她亲近，由你送她回去，她也能安心。”

“此事容易。正好我也无事，就当做去齐州游玩了。”

“贤弟，此事紧急，不可耽搁，你要速去速回。此外，你要小心，若她说谎骗你，等你回来后，找不到环锁铠，那我们可真是折本了！”

严修儒顿时醒悟，慢慢放下茶杯，皱起眉头若有所思。

“也可能是我多虑了，”赵洋笑道，“以贤弟之才智，定能轻易分辨出她是否在说谎。他人无法胜任此事，我们也只能仰仗你了。”

“哥哥过誉了！”严修儒笑了笑，心里不禁有些得意，“我这点才智实不堪夸。但哥哥放心，这种小事我还是能处理好的。”

赵洋和顾波闻言，相视一笑。

“贤弟，兹事体大，若不能找回环锁铠，金沙坞恐有累卵之危。我有言在先，若你没能带回环锁铠的下落，可休要怪我责罚你。”

严修儒拱了拱手，“若我没能带回环锁铠的下落，任凭哥哥责罚。”

“好！我找十个弟兄随你一起去，让他们听从你的调遣。”赵洋站了起来，“事不宜迟，你立刻起程。”

“啊？”严修儒愣了一下，“哥哥，这也太急了吧！我还没想好……”

“凡事要赶早，一切在路上慢慢想。”赵洋皱眉道，“你快去收拾行囊，再带上花绮繁，我们在北门口等你们。”

严修儒回到东院，收拾好行囊后，背着行囊到正房前敲了门。丫鬟开了门，对他施礼叫了声“二老”，退到了一旁。严修儒迈步进门，看到丫鬟们侍立在两旁，花绮繁坐在床边擦着眼泪，严氏正在旁边安慰她。他心里顿时有些感触。这娘子马上就要与我娘分别了，她定是与我娘相处久了，舍不得我娘，因此才哭的。他轻叹一声，走到严氏和花绮繁面前。

“娘，娘子，曲有终时，人有散时，不必太过悲伤。”

严氏看向他，“儿啊，你都听说了？”

严修儒点了点头，“嗯，刚才哥哥跟我说了，让我来带她走。”

花绮繁顿时大怒，厉声大喝：“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走！你回去告诉赵洋，教他断了那念头！”

严修儒吓了一跳，愣住了。她怎地还不想回家了？莫非这里的吃穿用住比她家里的好？不对啊！她娘是军器作坊的作头，家里想必不穷，莫非我娘比她娘好？

严氏连忙拍了拍花绮繁的肩膀，“女儿，消消气，消消气。我儿不懂事，你休怪他。”

严修儒回过神，拱了拱手，“娘子，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娘，但回家毕竟比留在这里好啊！”

花绮繁心里一惊，腾地站了起来，睁大眼睛看着他，“你说什吗？你……你要送我回家？”

“没错，我哥哥让我带人送你回齐州。”

花绮繁立刻面露惊喜，“好，我这就跟你走。”

严修儒有些迷茫。刚才还说死也不跟我走，怎的忽然就笑着说要跟我走了？这娘子的心思可真难测啊！他拜辞了严氏，带着花绮繁往外走。严氏带着丫鬟们送他们出了门，嘱咐他们路上小心。守在外面的家丁们刚才听到了屋里的谈话，知道了内情，没有阻拦他们。他们去马厩牵出两匹马，骑马来到北门。赵洋、顾波和一个牵着马车的车夫以及十个佩着刀、牵着马的汉子正在门口等候。赵洋走到严修儒面前，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贤弟，这是盘缠，足够你们一路上使费。”他指了指花绮繁，“你和她一起坐马车里，若让她骑马与你们同行，恐她半路会逃走。”

严修儒点头答应了，带着花绮繁坐进了马车。

赵洋走到车窗前，掀开窗帘，“贤弟，我儿他们就住在银甲坊南边的野店里，你到了那里后，顺便带他们一起回来。”

“知道了，哥哥。”

“路过城镇时，要打听一番那附近有没有草寇。若有草寇，就绕路走。宁可耽误时日，也不可冒险。”

严修儒顿时感到十分暖心，他拱了拱手，“哥哥放心，我绝不负重托！”

“我还有事，不送你了，一路小心。”

“哥哥保重。”

赵洋放下窗帘，对车夫和汉子们摆了摆手。汉子们立刻骑上马带路，车夫赶着马车紧随其后。他们走出金沙坞，过了吊桥，沿大路往西北走，身影渐渐消失。

## 第二十二章 祭祀拦去路，潇洒遍寰宇

烈日晒枯了野草，晒蔫了树苗，晒得土路上的扬尘宛如蒸腾的热气，晒得焦黄的麦田好似茫茫的沙漠。远望麦田尽头，数十间茅屋整齐排列。其中一间茅屋前，一面酒旗徐徐摇曳，那是一家小酒店。严修儒他们来到酒店前，拴好马，走进店里，各自找座位坐下，点了凉茶和饭菜。店家很快端上了凉茶，陪笑道：“列位客官少待，饭菜马上就好。”花绮繁低头看着面前的茶杯，神情有些忧郁。

“店家，今日是几月几日？”

“六月初四。”

“此处离兖州有多远？”

“这还真不知道，小人没去过兖州。”

“此处离兖州不远。”严修儒忽然道，“若一直往西行，明日午后就能到兖州。”他起身走到北窗前，指着窗外远处的群山，“那是蒙山，我家就在蒙山下。”他望着苍翠的蒙山，不禁想念起了家乡的朋友。

“我们明日可否一直往西行？”花绮繁犹豫了一下，“我想去张家庄，见我四妹。”

严修儒转身看向她，“娘子，我们若去了张家庄，张老爷定叫人捆了我们，送去官府。他再串通知县，给我们定个罪名，我们必死于牢狱之中。”

“初九是我四妹出嫁的日子，我师兄会到张家庄迎亲。我想在他们回齐州之前，见他们一面。”

“何必急于见他们？等你回了银甲坊，再见他们也不迟啊。”

“他们没回齐州，就还未拜天地，一切都不迟。一旦他们拜了天地，一切就都迟了。”

严修儒明白了她的心思，皱眉道：“娘子，此事可难办啊！送亲和迎亲的人必定不少，我们这几个人，如何能……”

“你若能做成此事，我立刻说出环锁铠的下落。你若不能，我情愿死在路上，也不说出环锁铠的下落。”

严修儒顿时眉头紧锁。这真是为难我啊！难道要在半路劫下他们？我们一共就十二个人，送亲和迎亲的人必定比我们多，如之奈何？真是骑虎难下！也没想过她竟如此歪缠。早知如此，就不该答应哥哥。他犹豫了片刻，叹了口气，“那好，容我想个万全之策！”

店家端上了饭菜。严修儒坐回座位，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饭，他放下碗筷，到柜台前结了账，然后坐到一旁，绞尽脑汁地想着计策。众人吃完饭后，走出店门，各自骑上马，坐上马车，继续赶路。马车行至路口时，严修儒忽然叫停，吩咐众人沿西边的大路去兖州。众人随即拨转马头，改道往西走。严修儒掀开窗帘，把窗帘挂在旁边木质的挂钩上，一只胳膊搭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蒙山。须臾，他来了兴致，随口吟道：

浮浮暗雾起蒙山，烈烈红阳正碧天。

异客浑然惊怪异，村中主妇自烹餐。

花绮繁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首诗，觉得后两句语无伦次，没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就问：“这诗有何含义？后两句不知所云。”

“我家住在蒙山下的村子里，那村子很偏僻，鲜少有人知道。”严修儒望着蒙山，微微一笑，“外人若在正午时路过蒙山，看到山里起了黑色的雾气，会以为山里有鬼怪在作祟。但其实那是乡亲们在做饭，黑色的炊烟飘进了山里。”

花绮繁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

严修儒看向她，“娘子可会作诗？”

“我会打铁。”

“我不会打铁，但我可以给你作首打铁诗。”严修儒眼珠一转，沉思片刻，吟道：

锻炉熊焰铁红芒，百炼精钢化甲枪。

彪汉奋锤星火溅，愁眉怕烫笨娇娘。

这首诗正巧勾起了花绮繁往昔的回忆。那时她很小，也很笨，细细的胳膊，小小的手，拿不动铁锤和火箸，跟母亲学习铸铁时，经常不慎被烫伤。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首诗的后两句，不禁扑哧一笑。

“我以前笨，但如今不笨了。”

“娘子，这一路上你一直低头沉默，郁郁寡欢。”严修儒笑吟吟地看着她，“第一次见你笑啊！”他们目光接触的瞬间，花绮繁忽然脸红了，慌忙低下头。看到她这副娇羞的模样，严修儒不禁有些心动。他连忙看向窗外，装作若无其事，但又忍不住偷瞄她，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好像做贼一样。

黄昏，众人来到一条河旁。这条河是浚河的支流，河滩干枯，河水清浅。众人趟过河后，在对岸的村庄里吃了饭，借宿在农户家。夜晚，严修儒躺在草席上，透过窗户，看着夜空中的繁星和月牙，想着花绮繁娇羞的模样。他有些嫉妒方峻山，又有些自卑，觉得自己不如方峻山。她师兄会打铁，我不会打铁。她师兄有点英俊，我相貌平常。她师兄家境富裕，我傍人门户。她师兄——唉！也罢！有人生在帝王家，有人生在贫户家，天命不公，我又何必与人比较？他不再乱想，闭上了眼。天，黑漆漆的，银白的月牙不圆满。星，一点点的，无边的苍穹很充实。此起彼伏的鼾声和虫鸣化作摇篮曲，哄着他渐渐入睡。

天亮，众人洗漱完，吃了饭，付了房钱和饭钱，起程赶路。严修儒深知张家在兖州势大，进入兖州后，他吩咐众人：不走大路，改走小路；不在饭店里吃饭，买来足够的干粮和水，野餐；不住旅店，买来草席和苫蓑，搭帐篷，住野外。众人赶了一天路，进入曲阜县境内，路过泗水时，正巧当地人在祭河神。河中央横着一艘巨大的画船，船上的道士们站在摆满供品的供桌前，整齐划一地舞剑，唱祭词。两岸聚满了围观的人，全都紧盯着他们。商贩们挑着货担，穿梭在人群中，嘴里不停地吆喝。严修儒他们无法过河，只好停在不远处，等待人群散去。须臾，一个挑着货担的商贩路过马车旁。严修儒把手伸出车窗，叫住商贩，买了两副妖怪面具、两个木偶和两个彩色的同心结。他把买来的东西放到花绮繁面前，花绮繁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严修儒左手拿起一副妖怪面具，右手拿起一个木偶，他看了看妖怪面具，又看了看木偶，笑道：“娘子，你看这面具和木偶，做的很精细啊！这一路上也没有好玩的，甚是无聊，正好拿它来消遣。”花绮繁抬起头，缓缓伸手拿起面前的木偶，打量了一番，又放了回去，低下了头。严修儒有些尴尬，就放下妖怪面具和木偶，看向窗外。窗外不远处，车夫正笑嘻嘻地对一个汉子窃窃私语。那汉子笑嘻嘻地回头看了一眼严修儒，对车夫耳语了几句，他们随即哈哈一笑。严修儒紧张不已，浑身灼热，他连忙把头伸出车窗，喊来远处卖果品和卖糕点的商贩，买了一大堆果品和糕点，分给了众人。多时，祭祀完毕，画船缓缓划走了，人群渐渐散去。严修儒他们来到岸边，雇了两艘大船，载着人马渡了河。众人往北走了十里路，找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偏僻地方，搭起帐篷，临时住下了。

六月初九，清晨。严修儒带着四个汉子，藏在大路附近的草丛里。这条路是从齐州到曲阜县的必经之路，他们等着迎亲队伍路过，想查清队伍的人数。迎亲队伍早在一天前就进了曲阜县，如今已出了城，奏着鼓乐去了张家庄。他们白白等了一上午，一个迎亲的人也没见到，以为花绮繁记错了日期，就跑回去问她。花绮繁窃喜，有了一丝希望，心想定是方峻山对她誓死不渝，不顾长辈们的阻挠，毅然取消了婚约。她故作忧愁地想了片刻，皱眉道：“迎亲的人大概在路上耽搁了。你们回去多等一会儿，若仍不见迎亲的人，那就不必等了，直接送我回齐州。等我回了银甲坊，再见我师兄。”

严修儒他们藏回草丛，一直等到下午，大路南边忽然响起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銮铃声。他们转头一看，一大群人马沿大路缓缓走来，人喜气洋洋的，马也喜气洋洋的。张冠英和方秀山身穿锦衣，腰佩宝剑，骑着白马，带着三十个佩刀的护卫带路。后面跟着一辆由八匹枣红马拉着的庞大马车。铁木的车身上涂着朱漆，雕着花和鸳鸯，缀着彩绸花结，好像一间小型闺房。这辆马车后面还跟着十二辆马车：前六辆马车上满载嫁妆，后六辆马车上坐着送亲的人。严修儒他们数了人数，一共七十多人，其中四十八人佩带兵刃，显然早有防备。迎亲队伍走后，他们跑回去把情况告诉了花绮繁。花绮繁顿时失魂落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草席上，心里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娘子，与你四妹成亲的人不是你师兄，是一位丰腴的官人。”严修儒一屁股坐到草席旁的石头上，“他长得与你师兄有几分像，嘴巴和耳朵，还有额头，都很像。”他随手拿起旁边的妖怪面具，当作扇子，对着自己的脸扇风。

“那是我师兄的弟弟，方银生。”花绮繁双眼无神地垂着头，“他大概是来代我师兄迎亲的。”

“你师兄为何不亲自来迎亲？”

“我不知道。”

“那你还要见他们吗？”

“见！”花绮繁眉头一皱，抬头看向他，“我要见我四妹，你可有方法？”

“有！”严修儒笑了笑，“但此处不够偏僻，路太开阔了，不宜行动。此外，我们的人太少了。我得教人去齐州，把邵娃他们叫来，一起行动，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那要等到何时？”

“不急，两三日之内。”

严修儒起身走到马车旁，打开车上的行囊，取出十贯钱。他把钱交给一个汉子，吩咐道：“大哥，邵娃他们就住在银甲坊南边的野店里。相烦你昼夜兼程飞奔过去，带着他们沿大路往回赶，我们在路上会合。”汉子应声“是”，翻身上马，飞奔而去。严修儒带着众人收拾了东西，拆了帐篷，把草席和苫蓑绑在马车的车顶，然后起程，悄悄跟在迎亲队伍后面。

迎亲队伍走得不快。大路坎坷，新娘的马车笨重，一旦走得过快，车里非常颠簸。张家这等豪族做事一向张扬，嫁女的喜事自然在兖州传开了。沿途的居民们想讨要喜钱，就早早坐在大路两旁。当迎亲队伍将要路过时，他们连忙起身，敲响梆子，打响竹板，闹哄哄地唱起喜庆的歌谣：

飞凤袖，窄凤头，新娘贤惠更娇柔。

明眸皓齿天仙美，羡煞王侯不得求。

锦衣灿，金珠冠，新郎英武貌潘安。

经纶济世堪大任，出口成章学问渊。

眉眼笑，墨髯飘，高堂受礼乐陶陶。

孝子贤媳承家业，晚年无忧不操劳。

……

张冠英和方秀山笑着拱手道谢，回头吩咐护卫们行赏。护卫们从后面的马车上搬来两箱串着红线的铜钱，逐一行赏。居民们收下钱后，笑容满面地拱手贺喜，欢送迎亲队伍。迎亲队伍行至龚丘县境内时，天色将晚。他们进了一个市镇，赏了向他们贺喜的人们，找了家旅馆住下了。

严修儒他们没有停留，趁着月光连夜赶路。马蹄哒哒，车轮辘辘，两旁的风景缓缓而过，眼前的大路穿过麦田，绕过山岗，越过小溪，钻进苍翠茂密的树林。此时已是次日黄昏，众人疾行了一天，人困马乏。严修儒把头伸出车窗，吩咐众人停下休息。他下了马车，环顾四周。大路平整、不宽，路面上长着许多短小的青草，显然不常有人经过。两旁的树林里，枝叶遮蔽日光，灌木和杂草有三尺多高，昏暗寂静。他记得杜洪的教导：利用地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处正是拦截迎亲队伍的理想之地。他转身望北，高耸入云的泰山闪着金光。此处离泰山不远了。

众人到树林里拴好马，卸下马车，搭起帐篷，铺上草席，度过一晚。清晨，严修儒早早起来，带着六个汉子骑上马，到最近的村庄里买了一只大公鸡、一坛米酒、六个陶碗、一张供桌和两把杀猪刀。他向村民打听谁家有道服、桃木剑、香炉、香、黄布和纸钱，得知村里的阴阳先生有这些东西，于是他拜访那位先生，把东西都买来了。他们返回原处，忽然发现邵娃他们正在帐篷里睡觉。邵娃他们恐耽误时间，就放飞信鸽，舍弃辎重，日夜兼程赶到了此处。严修儒不想打扰他们休息，就带着汉子们走到不远处，制作黄幡，摆设神坛。邵娃醒来时，已是下午。三尺高的神坛已在路中间摆好，四周竖着黄幡。严修儒和一个汉子正在杀鸡取血，旁边还有一群汉子正在解下佩刀，把刀藏在神坛底下。邵娃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走到严修儒身旁。

“二爹，你们这是在做甚？”

“一会儿祭林神，得用鸡血。”严修儒指了指马车，“车上有饼和瓜，你自己去取来吃，我们吃过饭了。”

邵娃点头应了一声，走到马车旁，掀开门帘。花绮繁正在车里坐着，她从布袋里拿出两张饼和两个瓜，递给邵娃。邵娃看到布袋旁放着妖怪面具、木偶和同心结，顿时双眼放光。

“娘娘，那面具和木偶是谁买的啊？”

花绮繁扑哧一笑，“我又不老，何故叫我娘娘啊？”

“你长得跟玄女庙里的娘娘有八分像，当然要叫你娘娘了。”

“不必叫娘娘，叫姐姐便是。”花绮繁笑着拿起那些玩具，递给邵娃，“这是你们二老买的，都拿去吧。”

“谢谢娘娘！”邵娃笑盈盈地欠了欠身，抱着东西回到帐篷里坐下，一边吃饭，一边把玩木偶。

汉子们在供桌中间摆上香炉，插上香，把一碗鸡血和一碗米酒摆在香炉两旁，又用四块石头把四叠纸钱压在供桌的四角。严修儒穿上道服，把杀猪刀别在腰后。他把另一把杀猪刀给了一个汉子，吩咐道：“你把刀藏在身上，预先备好两碗酒。到时我说拿酒来，你便把酒端来，站在我身旁，随我一起下手。”那汉子点头说明白，把杀猪刀塞进了前襟。众人把马和马车藏进树林深处后，严修儒让一个跑得快的汉子守在树林外的高地上，一旦看到迎亲队伍，立刻回报。众人等了一下午，但迎亲队伍始终没来。

次日上午，守在高地的汉子忽然跑来，喊道：“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严修儒立刻让邵娃和两个汉子带着花绮繁躲进树林深处，不许花绮繁出声。一个汉子连忙跑上神坛，取出火镰、火石和火绒，点燃了香。严修儒戴上妖怪面具，拿起桃木剑，快步走上神坛，开始摇头晃脑，胡乱舞剑，胡乱哼哼。汉子们排成两排，站在神坛两旁，看着他在神坛上疯疯癫癫的行为，只觉得好笑，但又不能笑出来，就咬着嘴唇忍着。多时，迎亲队伍来了。严修儒的行为忽然更加癫狂，仿佛在跳傩，他抓起供桌上的纸钱，往天上一扬，大声唱道：

天有仙宫地有林，林中居住草木神。

神力无边遮烈日，日竭湖泽林自阴。

阴风拂暑炎威退，退入西山天色昏。

昏黄深林入夜冷，冷又喧嚣闹走禽。

禽鸣兽吼慑行路，路窄步忙汗惊心。

心求林神多庇佑，佑我平安赚大银。

……

他的音调世间罕有，好似落荒而逃的鸡在惨叫，又像公猪被劁时的哀嚎，更像驴受惊后的嘶鸣，很难形容。汉子们个个低下头，咬紧牙关，狠掐大腿，强忍住不笑。

迎亲队伍在远处听到了声音，哄笑着渐渐走近了。队伍里的人们对严修儒指指点点，低声议论。新娘的马车里，穿着凤冠霞帔的张素馨和两个丫鬟坐在车门两边的软椅上，用手指在门帘上挑开一条缝，笑嘻嘻地望着正在神坛上舞剑的严修儒。张冠英和方秀山在神坛前勒住马，忍着笑向身后摆了摆手，哄笑声这才渐渐停息。

“道长，”方秀山笑着对严修儒拱了拱手，“我们是迎亲的人，急着赶路。相烦道长先停止作法，命人移开神坛，让我们过去。”

严修儒转动剑柄，使剑尖向下，双手在胸前握着桃木剑，欠了欠身。“黄道吉日祈林神，庇佑行人鬼不侵。倘若半途停祭祀，神怒鬼獗难纷纷。”

“小可只听说有山神、河神、风神、雷神、雨神、云神，何来林神一说？”方秀山瞥了一眼神坛旁的汉子们，“莫非道长是想耸人听闻，以诈取乡民们的钱财？”

严修儒抓起一把纸钱，往天上一扬，“神佑万物天下昌，众神分职各自忙。岂知乡间一茅厕，亦有神明挂肚肠。”

众人顿时一阵哄笑。

“茅厕竟也有神明庇佑？此等谬论，真真笑煞人也！”方秀山笑道，“道长，若果真如你所言，难道我放个屁也有神明庇佑？”

严修儒转动剑柄，使剑尖指天，摇头晃脑地道：“屁声如雷神气昂，屁声丝丝神心伤。倘若屁中杂异物，必有屎神暗相帮。”

众人顿时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喘不上气。新娘的马车里也传出一阵娇滴滴的笑声。

张冠英笑着对方秀山低声道：“银生，不必与他歪缠，这种弄神弄鬼的道士我见得多了，给些钱财便能打发走。”

方秀山点了点头，让护卫们搬来一箱铜钱。他指着钱箱对严修儒道：“道长，若你肯命人移开神坛，给我们让路，这箱铜钱便是你的了。”

严修儒恭敬地欠了欠身，“林神素来喜爱铜，献铜之人能神通。若要大路无拦阻，只需额头一点红。”

“何为额头一点红？”

“说来容易。”严修儒放下桃木剑，端起供桌上的那碗鸡血，“只需贫道用鸡血在两位官人的额头上点个点儿，再请两位官人饮两碗米酒。如此，只要有两位官人开路，鬼怪便不敢侵扰列位。”

张冠英笑问：“道长，你怎地忽然改口了，不吟诗了？”

“祭祀暂停，不必吟诗。”严修儒端着鸡血碗走下神坛，站到神坛旁，对张冠英和方秀山招了招手，“请两位官人下马，来我身前。”

张冠英和方秀山翻身下马，走到他面前。

严修儒伸出食指，蘸上鸡血，在方秀山的额头中间点了一下，吟道：“额头一点林神通，妖魔鬼怪无影踪。”又蘸上鸡血，在张冠英的额头中间点了一下，吟道：“额头一点仙家火，妖魔鬼怪不能活。”他把鸡血碗放到神坛上，高声道：“拿酒来！”

一个汉子端着两碗米酒跑来，对张冠英和方秀山欠了欠身，“两位官人，请。”

张冠英和方秀山接过酒碗，对着嘴开始喝。严修儒迅速从腰后拔出杀猪刀，架在张冠英的脖子上，喝道：“休动！”旁边的汉子同时也掏出杀猪刀，架在方秀山的脖子上。张冠英和方秀山顿时心里一惊，不敢乱动。护卫们立刻齐刷刷拔出刀，要冲过来救人。其他汉子迅速跑到神坛旁，抽出藏在神坛底下的刀，与他们对峙。

“道士，”张冠英瞪着严修儒，“你想做甚？”

“凯丰兄，小生并无恶意。”严修儒道，“只因花绮繁娘子想见令妹，为免冲突，小生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张冠英和方秀山顿时有些惊讶。

“花妹妹在何处？”张冠英皱眉道，“速带她来见我。”

严修儒让一个汉子去把花绮繁他们带来。那汉子立刻跑进树林，片刻后，带着花绮繁他们出来了。

张冠英和方秀山看到花绮繁后，顿时惊喜不已。

“表妹，”方秀山的嘴咧成一个月牙，激动得浑身微微颤抖，“元四叔说你死了，我一直不信，你果然没死！”

“元四叔在说谎！”花绮繁一脸委屈，感觉要哭了，“我一直好好的，等着你们遣人来救我。”

“元四那厮着实可恶！”张冠英咬牙切齿，握紧拳头，恨不得立刻去暴打元四一顿。“妹妹，你放心，我必让家父为你讨一个公道！”

“此事不敢劳烦二伯父，等我回去后，便会把此事告知家母，家母定会为我做主。”花绮繁忽然面露紧张，低下头，双手拨弄着手指，“呃……兄长，我想与四妹单独说几句话，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不过……”张冠英看了一眼严修儒，“此人狡诈非常，若他趁机命人劫持四妹，如之奈何？”

“严兄，”花绮繁看向严修儒，“可否放我过去与四妹相见？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如实相告。”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高声道：“众人不必阻拦，给花绮繁娘子让开一条路。”

汉子们紧盯着护卫们，缓缓挪动，闪开一条路。护卫们随后也缓缓挪动，闪开一条路。花绮繁快步穿过人群，走到新娘的马车前。张素馨立刻掀开门帘，跳下马车。两个丫鬟连忙跟着跳下马车。

“姐姐！”张素馨开心得像一只刚吃到肉的小猫，一下扑到花绮繁的怀里，“刚才我就想出来见你了，但恐他们打起来，误伤到我。”

“妹妹，你打扮得真美。”花绮繁微笑着，捏了一下她那蜜桃般的小脸蛋，“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可否随我一起进树林？”

“好！”

张素馨挽着花绮繁的胳膊，笑盈盈地跟着她走进树林，来到树林深处。花绮繁站住了，转头看着张素馨，她的眼神含着一丝哀怨，宛如深秋的河水，瞬间凉透了张素馨的心。张素馨不笑了，似乎明白了什么。

“妹妹，你喜欢我师兄吗？”

张素馨摇了摇头，“不喜欢。”

“那你想嫁给他吗？”

“我不想，但我不能违背我爹。”

“妹妹，”花绮繁的眼眶红了，“我求你，不要嫁给他，好吗？”

“可是……”张素馨低下头，噘起小嘴，“那我该如何面对我爹？以后如何面对方家的人？”

“不必面对他们，我们逃走！”

“逃走？”张素馨抬起头，睁大了眼，“逃去何处？难道要四海为家？”她心里忽然很兴奋，想象自己成为聂隐娘，潇洒遍寰宇，超逸登仙境。

“我知道一个僻静处，我们去那里住上一段时日，等事态平息后，你再回家。”花绮繁皱眉道，“二伯父对你百般疼爱，绝不会怪你的，最多数落你几句，况且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而方家那边，我自会承担一切。”

“我不想去僻静处！”张素馨眼里闪着光，浑身光彩逼人，“我们云游四方，去大开眼界！如何？”

“呃……”花绮繁面露难色，“可这要花费许多钱的，况且路上也不安全。”

“不怕！我有嫁妆，可以多雇些人，保护我们。”

“嫁妆再多也终有花完之时，倘或半路……”

“那也不怕！钱花完了，便遣人给我爹送信，向我爹要。”

花绮繁犹豫了一下，点头道：“那好吧，我得去跟他们说一声。”

“好！”

她们手拉着手，并肩走出树林。张素馨快速钻进新娘的马车，开始打包细软和衣服。花绮繁快步穿过人群，走到严修儒身后。

“严兄，请随我来。”

严修儒让汉子们挟持住张冠英和方秀山，转身跟着花绮繁进了树林。在树林里走了四十多米，花绮繁站住了。

“严兄，”她转身道，“朐山县东北边有一条大河，那条河边有一片柳树，有颗柳树上绑着麻布条，环锁铠就在那棵柳树旁的河里。”

“此事当真？”严修儒皱眉道，“娘子可万万莫要骗我啊。”

“我乃女丈夫！令堂有恩于我，我绝不会忘恩负义，说谎骗你。”

严修儒笑了笑，“好，我信你！”

“后会无期。”花绮繁拱了拱手，快步从他身旁走过。

刹那间，严修儒愣住了，心里一阵难过，感觉自己好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摘下妖怪面具，低着头缓缓走出树林，来到张冠英和方秀山面前，吩咐汉子们放开他们，恭恭敬敬地施了礼。

“两位，多有得罪，望乞见谅。”

张冠英和方秀山拱了拱手，回去骑上马，吩咐护卫们收刀。护卫们随即收刀入鞘，汉子们也跟着收刀入鞘。严修儒扫了一眼众人，没看到花绮繁。

“诸位，”他对迎亲队伍拱了拱手，“后会有期，告辞。”

“严兄，”张冠英板着脸，“我们不想再与金沙坞有任何瓜葛，后会无期，快走吧。”

严修儒带着邵娃和汉子们进了树林，牵出马和马车。张冠英回头摆了摆手，吩咐众人让开一条路。汉子们骑上马，严修儒和邵娃坐进马车，他们连成一列长队，从迎亲队伍旁缓缓走过。

严修儒他们走远后，方秀山吩咐护卫们搬走神坛。护卫们跑到神坛前，拆卸横木，用刀挖开土，拔出埋在土里的木桩。

忽然，迎亲队伍里有人问：“四娘，你们这是要去何处啊？”张冠英和方秀山有些疑惑，回头一看，花绮繁和张素馨带着两个丫鬟正在往队伍后面走。张素馨没穿凤冠霞帔，穿着一身平常的衣服，花绮繁和两个丫鬟每人背着一大包行李。

“妹妹，”张冠英喊道，“你们这是要做甚？”

“我不嫁了，”张素馨迈着碎步，没回头，“我们要去云游四方，大开眼界！”

“啊？”张冠英眉头一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婚姻不是儿戏，岂能说不嫁便不嫁？”

“我就是不嫁了，你回去跟爹说清楚吧！”

张冠英和方秀山急忙翻身下马，跑过去跟在张素馨身旁。

“妹妹，”张冠英皱眉道，“如今已快到齐州了，你怎的忽然不想嫁了？铁生人很好，值得托付终身！方家也是巨富，到那里……”

“我之前就不想嫁，只是不好对爹开口。”张素馨加快脚步，“如今爹不在，我和铁生兄也没拜堂，反悔还来得及。”

张冠英看向花绮繁，“花妹妹，你要带我妹妹去何处？”

“我……我知道一个僻静处，可以带四妹去那里住下。”花绮繁面露紧张，“过段时日，我们就会去庄里请罪。”

“你们果真去意已决？”

花绮繁点了点头。

张冠英站住了，不再阻拦。方秀山一时间手足无措，犹豫了一下，也站住了，他转头看了看张冠英，又转头看了看正在走远的张素馨。

“凯丰兄，”他两大步走到张冠英身旁，皱眉道，“你怎的不劝她回来啊？”

张冠英看着花绮繁的背影，叹了口气，“不必劝了，其实铁生兄也不是真心想娶我妹妹。”

“那如何是好？我们如何向长辈们交代啊？”

“如实相告便是。”

张素馨她们走到一辆满载嫁妆的马车旁，赶走车夫，一起坐上马车。花绮繁牵着缰绳，挥了一下马鞭，赶着马车掉头往南走。

不久后，她们远离了迎亲队伍。花绮繁回头看了一眼，没人跟来，随即把马车赶入小路，快速往西走。张素馨挽着她的胳膊，靠着她的肩膀，看着前方远处的风景。

“姐姐，我们先去哪里？”

“郓州有座古刹，那里风景极美，我们去那里。”

“好啊！”张素馨兴奋得用手摇晃花绮繁的胳膊，“我还没去过郓州哩！”

花绮繁扑哧一笑，“你不要晃我，驾不好车了。”

“知——道——了！”

张素馨不再摇晃，笑吟吟地看着路旁的花草，花草竟都有了意识，在向她微笑，向她招手，还向她跳舞。她坐在新娘的马车里时，花草都是死气沉沉的，将要枯萎的，她为此还流了泪。

将近中午，马车行至兖州和郓州的交界时，后面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坐在马车后面的两个丫鬟道：“大郎他们骑着马来了。”花绮繁和张素馨心里一惊，回头一看，张冠英和六个护卫骑着马正向他们飞奔而来。花绮繁连忙挥鞭催马，但马车沉重，马根本跑不快。张冠英等人飞奔过来，拉紧缰绳，跟在马车旁。

“哥哥，”张素馨皱眉道，“我不想嫁人，也不想回去，你休想……”

“我不是来带你回去的。”张冠英道，“这世道乱，倘或遇到强盗，你们如何应付？我先随你们去那僻静处，安顿你们住下，再让这六个男人保护你们，之后我再回去。”

“那你不要告诉爹。”

“知道。”

花绮繁瞥了一眼张冠英，犹豫了片刻，忽然问：“兄长，我师兄为何没亲自来迎亲？”

“铁生忙于事务，不能离开银甲坊。”张冠英皱眉道，“上月末，蔡州知州遣人把一百箱环锁铠运至开封府，上报说环锁铠是在剿寇时缴获的，污蔑银甲坊私自给草寇造甲。朝廷遣官员来齐州检验情况，胄案官员和银甲坊的作头都要去州衙协助，坊里的事务便只能暂时由铁生管理。”

花绮繁面露不安，“那如今查得怎样了？银甲坊可有危险？”

“放心，环锁铠的库存已补足，只是铁料有少许缺失。不过无碍，铁生的三舅已带人去挖铁矿了。”

花绮繁点了点头，彻底放了心。

众人进了郓州，马不停蹄地走了三十多里，来到平阴县境内的一座古刹前。古刹的后面是一座苍翠的大山，前面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左右两旁是两片茂密的古树林。古刹的牌楼上有一块匾额，上书“普度寺”三个大金字。牌楼旁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张冠英走近一看，原来写的是告示。

普度寺晓示：来客需在门首捐赠三十文香油钱，方可入寺；佛祖圣洁，不受来历不明之香火，来客不许自带香火，若要上香，请到香火堂内购买；来客若要饮食，请到斋堂，饭金自理。

张冠英望了望古刹的大门，又望了望古刹前的大路，一个香客也没有。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古刹确实是个僻静处啊！

众人牵着马穿过牌楼，来到古刹的大门前。两个沙弥忽然从门里走出，双手合十，欠了欠身。

“阿弥陀佛，烦请几位施主每人捐赠三十文香油钱。”

张冠英从马鞍袋里拿出一锭大银，交给沙弥。“我们是兖州知州相公的家眷，听闻此处僻静，想在此居住一段时日，烦请引我们去客房。”

“阿弥陀佛，列位施主少待，我们去请首座。”两个沙弥说完飞也似跑进了寺里。

不多时，方丈带着一群僧人快步走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双手合十，快步走出大门，“列位贵客快快请进。”说着摆了摆手。他身后的几个僧人连忙走到张冠英等人身旁，笑着接过他们手里的缰绳，帮他们牵着马。

张冠英等人跟着方丈进了门，往后院走。

“列位贵客，”方丈笑道，“本寺的后院极其僻静雅致，贵客可在此常住。”

“大师，”花绮繁道，“寺内可有单独的院子供我们四个女人居住？”

“有有有，”方丈笑道，“后院左边有间小院，可供几位女施主居住。”

“不知房金和饭金每日多少？”

“每人每日一百文。”

“那先去那间小院，安顿我们四个女人住下。”

“好好好。”

众人进了小院，安顿花绮繁和张素馨以及两个丫鬟住下了，又进了后院，安顿张冠英的六个护卫住下了。张冠英给了方丈三锭大银，把方丈和僧人们打发走了。他吩咐护卫们好生照看张素馨和花绮繁，然后走出古刹，骑上马，独自返回张家庄。

## 第二十三章 上岸环锁铠，邵娃喜成婚

回到金沙坞后，严修儒和邵娃进了聚义堂，看到顾波正坐在雕漆书案前处理书信。

“顾头领，”严修儒道，“我哥哥何在？”

“沈公来信，请大老去沭阳相见。大老前日早上走的，临走时让我暂理坞里的事务。”顾波放下书信，起身走向他，“二老，那娘子告诉你环锁铠的下落了？”

“嗯，她说在朐山县东北边的河里。那河边有一片柳树，有棵柳树上绑着麻布条，那麻布条便是记号。”

“她没有说谎？”

“呃……”严修儒顿时有些紧张，“应该没有吧。”

“二老，凡事难以揣度啊，尤其是女人之心。”顾波微微一笑，“但愿没有吧！走，我们召集弟兄们，一起去找。”

他们来到前院，吩咐家丁敲响铜锣，召集弟兄们。邵娃不想出去干活，就趁众人不注意，悄悄溜走了。不多时，弟兄们都聚了过来，一共四百多人。众人拿上绳索和铁钩，赶着马车浩浩荡荡地出了坞，赶到朐山县东北边的大河旁。大河附近的确有一片柳树林，众人进了柳树林，找到了那颗绑着麻布条的柳树。

顾波走到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点头道：“嗯，周围的水都很清，只有这里的水浑，确实是个藏物的好地方。”他吩咐几个水性好的弟兄潜到河底探察情况。那几个弟兄脱了衣服，跳进河里，在河里潜下去，浮上来，又潜下去……。严修儒注视着他们，搓着手，心里紧张不已。

“有箱子！”一个弟兄忽然浮上来叫道，“这河底有箱子！”

严修儒顿时松了口气，笑了，彻底放心了。

“有多少？”顾波问。

“没去数，有好多。”

众人拿出绳索和铁钩。顾波让水性好的弟兄们潜到河底，把系着绳索的铁钩牢牢地挂在箱子上。岸上的人拽着绳索一起使劲，拉上来一个木箱。顾波打开木箱一看，里面果然装着环锁铠。众人一直忙到下午，把河底的箱子全都拉上了岸，一共有一百箱，五百副环锁铠。

“二老，”顾波走到严修儒身旁，皱眉道，“那娘子之前说一共有一千副环锁铠，如今怎的只有五百副啊？”

“我也不清楚啊！”严修儒有些紧张，“她只跟我说这河里有环锁铠，也没有多余的话。可能她之前就是在说谎，其实只有五百副。”

顾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众人把环锁铠装上马车，返回坞里。顾波到鸽楼写了封信，飞鸽传书给赵洋，说明情况。他挑了一百个身强体壮的弟兄，吩咐他们把环锁铠火速运往沭阳，交给赵洋。

忙了大半日，严修儒早已累了，吃过晚饭后，他回到卧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多时，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他睁开眼，屋里黑漆漆，只有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他开了门，站在门外的一个家丁拱了拱手，“二老，顾头领请你到花园一聚。”

严修儒跟着家丁一路往西走，穿过拱门，进了花园。花园里开满了花，弥漫着淡淡的香气。一条碎石路弯弯曲曲地穿过花丛，直抵花园中央的池塘。池塘上有一座水榭，水榭里闪着灯火。

“二老，”家丁指着水榭，“顾头领正在亭里等候，小人告退了。”说完转身走了。

严修儒深呼吸一口气，花香瞬间涌入肺腑，触动心灵，萦绕体内，只觉得整个人都香了。他缓缓穿过花丛，走过木桥，进了水榭。水榭里摆着一桌酒菜，顾波背对着桌子，站在栏杆前，凝视着池塘。

严修儒拱了拱手，“顾兄邀我来此，莫非有事相商？”

“无事相商。”顾波道，“二老，请来我身旁，看这池塘中的月色如何？”

严修儒走过去，看向清澈见底的池塘。淡黄的圆月静静地躺在池塘中，几条金鱼在圆月中缓缓游动。

“此景如何？”顾波笑问。

严修儒点头赞叹：“果真是好景！”

“好景要有美酒相配才是。”顾波转身走到桌旁，拿起酒壶，倒满两杯酒，他用手掌指着对面的凳子，笑道，“二老请坐，来尝尝这美酒如何。”

严修儒过去坐下了，顾波也坐下了。他们一起端起酒杯，喝了美酒。严修儒放下酒杯，砸了咂嘴，点头道：“嗯，好酒，柔而不辣！”他不会品酒，只要酒不太辣，他都会觉得是好酒。顾波拿起酒壶，再次倒满酒杯。

“大老曾说：‘二老之文采，华而灵秀，诗词之美不下于飞卿。’如今好景、美酒齐备，我想借此良机，请二老作诗一首，不知二老肯赏脸否？”

严修儒心里得意不已，眉开眼笑，“啊也！我哥哥着实过誉了，我写的皆是俗作，岂敢与飞卿相提并论。”

“二老过谦了。”顾波笑道，“大老诗词之造诣不低，他能夸赞二老，必是有根据的。”他指了指天上的月亮，“今夜月景甚美，不如二老以此为题，作诗一首，如何？”

“既然顾兄执意想听我的俗作，那我就随便作一首！”严修儒喝了杯中酒，走到栏杆前，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月亮，又低头看了看池塘中的月亮，沉思了片刻后，他转身吟道：

寂寂池中月，孤明浩瀚空。

回眸灯下影，长夜我如同。

“好诗，好诗！”顾波拍手笑道，“二老自比浩空之月，孤高之气着实不俗也！”

“我一介贫儒，何来孤高之气？”严修儒坐下了，“金沙坞如池，我便是这池中月，困在其中，虽有才华，却无法施展。我虽是二老，却有名无实，不过一个寄食之人而已。”

顾波顿时不笑了，“二老既然已看透一切，不知有何打算？”

“我被海捕，无缘功名，身上又无资财，一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敢问二老可有其他能投奔的人？”

“我有一师父，住在兖州安粮镇附近，可以投奔。但我那师父借传教之名行骗，我若投奔他，必然要做些违背良心的事。”

顾波微微一笑，用手掌指着菜肴，“来，二老吃菜，尝尝这菜如何。”

严修儒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菜，点头称赞好吃。顾波拿着酒壶，接连倒酒，与他一起喝了几杯。

“二老可曾去过西院？”

“之前去过一次，感觉那里好像只有几户人。”

“确实，西园里只有几户当值的下人在住，非常冷清。”顾波叹了口气，“当初先大老在世时，东西两院都住满了人，但仍是住不下，有的人就在前院搭了棚子，住在棚子里。那人可真是多啊！弟兄们都坦诚相待。不像如今啊！各部头领带着自己的人，有时还会为了利益而争执。”他喝了杯酒，“以前金沙坞最鼎盛的时候，每日至少有五六十人来投奔。如今是没落了，各部每日招纳的人合起来恐怕也不足二十人。”

“金沙坞因何没落啊？”

“大老不诚心待弟兄们，以致弟兄们走了许多，这正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严修儒若有所思，“莫非是因月钱的事？”

顾波面露惊讶，“二老是从何得知的？”

“之前我想让我哥哥给杂工们加月钱，他不肯，我想大概是因此事。”

“不错。先大老离世后不久，大老便下令削减了弟兄们的月钱，弟兄们因此走了许多。”

严修儒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那不能怪弟兄们。”

“如今大老不在，二老就是坞里最有权力的人。”顾波身体前倾，低声道，“若二老能趁此良机给弟兄们加月钱，则弟兄们必定对二老敬仰非常，来投奔金沙坞的人也会增多。如此，二老不再有名无实，而是名符其实。”

“哦——”严修儒眉头一皱，“可我没有止戈玉，也没有印信啊！如何能下令给弟兄们加月钱啊？”

“印信有啊！”顾波笑道，“聚义堂的雕漆书案旁有个小柜子，印信就在那柜子的抽屉里。二老只需拿着印信去账房，让钱伯把账簿一改，再盖上印信，账房的人自会处理其余一切事务。”

严修儒沉思着，眼前缓缓出现一幅画面：弟兄们对他马首是瞻，他的名声在整个海州如雷贯耳，百姓们纷纷来投靠他，他比知州相公还威风。他心里顿时有些兴奋，猛然起身，“好！我这就去给弟兄们加月钱。”

顾波连忙起身，笑道：“不急，如今天晚了，明日再去吧。”

“此乃大事，不可耽误！”

严修儒快步走出水榭，走过木桥，眼前的花丛里忽然闪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影，顿时吓得他一激灵。

“二爹，”小人影道，“你要为我做主啊！”

严修儒仔细一看，小人影是邵娃，大人影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丫鬟。“做什么主啊？”他皱眉问。

“之前我爹跟我说，等我回来后便让我跟桂芝成亲。”

严修儒看向丫鬟，“你是桂芝？”

丫鬟点了点头。

严修儒看向邵娃，“你这年纪也太小了，成亲——，恐怕不妥吧！”

“我就要成亲，我爹已经答应了！”邵娃面露委屈，“他不在，二爹你就要做主，不能反悔。”

“好好好！那就成亲，你们想何时成亲？”

“后日。”

“后日？也太急了吧！”严修儒皱眉道，“成亲要置办许多东西的，你们都置办好了吗？”

“一切从简就好，也不需要什么，只是还缺一样东西。”

“还缺什么？”

“缺钱！”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我那还剩些盘缠，将近二十两，够吗？”

“够了。”

“我屋里的桌上有个包袱，钱就在那里，你自己去拿吧。”

“多谢二爹。”

邵娃和桂芝施了礼，转身快步走了。

严修儒走出花园，趁着月光一路小跑到前院。聚义堂的大门已经锁了，两个护卫守在大门两旁。严修儒让护卫开了门，他钻进漆黑的聚义堂里，像做贼一样悄悄地跑到雕漆书案前，拉开柜子的抽屉，摸出印信，踹进怀里。他跑出聚义堂，问护卫账房在何处。护卫说账房在最东边的小院里。

严修儒快步往东走，来到小院前，打开门，顿时吓了一跳。院里的六条大狗眼里闪着绿光，怒视着他，龇着獠牙，低吼着。它们忽然往前一扑，开始狂吠，猛虎般的身躯挣得铁链哗啷哗啷直响。严修儒吓得愣住了，一时手足无措。须臾，院里的出现四个拿着长棍的汉子。

“谁在门口？”他们望着门口喝问。

“我……我，”严修儒颤抖着声音，“严修儒！”

“哦——，二老啊！”

汉子们立刻把狗赶进狗窝，用木板挡住洞口。“二老，进来吧！”他们笑了笑，“你没来过这儿，这狗不认得你，多来几次它们便不叫了。”

严修儒进了门，“多谢，多谢！”他拱着手，“敢问列位兄长，账房在那间屋？”

“那间便是。”汉子们指了指正对着院门的那间屋，“二老夜里来此，莫非有要紧事与钱伯相商？”

“我听闻弟兄们的月钱不多，来此想给弟兄们加点儿月钱。”

汉子们顿时大喜，转身快步走到账房前，用力地拍着门，“钱伯开门，快开门！二老来了，有急事！”

账房里亮起灯火，钱有财拿着油灯开了门。严修儒走到门口，施了礼。钱有财欠了欠身，请他进了门，随手关上了门。屋里昏昏暗暗，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臭味，东墙和西墙前有两个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账簿和书籍，南窗前放着一张大木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和茶具。

“二老来此莫非要查账？”钱有财走到桌旁，放下油灯。

严修儒笑道：“不是查账，我想给弟兄们加月钱。”

钱有财眉头一皱，“二老可有印信？”

“有！”严修儒从怀里掏出印信，“是这个吧。”

钱有财半张着嘴，欲言又止，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册子，放到桌上。“二老，这便是记着月钱的账簿。你想给哪个职位加月钱，跟我说便是。”

严修儒坐到桌旁，拿起册子，开始翻看。钱有财坐到他对面，拿起茶壶往砚台里倒了点水，磨了墨，摊开一张纸。严修儒合上册子，放回桌上。

“都加。”

“什么？”钱有财伸长脖子，睁大了眼，惊讶得好似一只大鹅，“什么都加？”

“所有职位都加。”

“这人数可不少啊！”钱有财皱眉道，“月钱要加多少？”

“一贯。”

“二老，你要想好，每人加一贯，每月就要多放出将近一万贯。”

“那每月还有盈余吗？”

“每月还有将近二十万贯的盈余。”

“那好，就每人加一贯。”

钱有财提笔蘸墨，写了单据，请严修儒在单据上盖章。严修儒在印信上涂了墨水，抬起手刚要盖章，钱有财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二老，你可要想好，你做的虽是好事，但恐会触怒大老。”

“无妨，既然是好事，那我就应该做。”

“好。”钱有财松开了手，用手掌指着单据，“请。”

严修儒咚的一声，盖上章，门外忽然响起“咚咚”两声，好像有人高兴得直跺脚。严修儒走出账房，站在院里汉子们笑盈盈地拱手道谢，送他出了院。他大步往回走，不时抬头望一眼天上的圆月，心里美滋滋的，感觉圆月也在对他笑。

转眼间来到桂芝和邵娃成亲的那天。他们为了省钱，没有买婚服，也没有租婚服，穿着平常的衣服成亲。邵娃的卧房小，不能拜堂，就借用严修儒的房间拜堂；没有花轿，但西院的库房里有旧轿子，直接擦干净当做花轿，轿夫就拜托四个家丁充当；喜联是严修儒写的，红纸也是严修儒买的；记账先生直接请钱有财，账本也是钱有财自带的；桌椅板凳和杯碟碗筷是四处借来的；红烛和茶叶是邵娃去库房里抬轿子时偷的；酒席的饭菜是顾波吩咐厨房做的，不需要花钱；酒是最便宜的浊酒，买了五十坛。

桂芝和邵娃都是孤儿，没有主婚人，就请严氏做了主婚人。当天下午，邵娃带着抬着轿子的家丁们到内宅前，请桂芝上了花轿，抬着她回到了东院。在正房里拜完堂后，严氏和丫鬟们送桂芝进了邵娃的卧房，邵娃和众人一起吃酒席。

弟兄们和家丁们因为感激严修儒给他们加了月钱，纷纷来向严修儒敬酒。有几个家丁想要讨好严修儒，就到邵娃身旁起哄，“若非二老，邵头领岂能办成喜事，不如邵头领直接认二老做义父吧！”邵娃也想讨好严修儒，立刻点头赞同，走到严修儒身旁，扑通跪下，高声道：“二爹，从此以后你便是我亲爹，儿子给你磕头了。”严修儒伸手想阻拦，但为时已晚。邵娃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眨着大眼睛，跪着不起来。严修儒心里明白，不给钱邵娃是不可能起来的，但他身上没钱，钱都放在床底下。如今众人都在围观他和邵娃，他不能先拨开人群，进屋取钱，再回来扶起邵娃，也不能先扶起邵娃，再拨开人群，进屋取钱，一时间左右为难。忽然，他感觉有人碰了他后背两下，一回头，坐在他身旁的顾波立刻把两块碎银塞给了他。他点了点头，转头扶起邵娃，给出碎银。

邵娃看到顾波悄悄给严修儒碎银了，他还想讨好顾波，就看着顾波高声道：“众人不要只向我爹敬酒，更应该向我顾爹敬酒才是。若非顾爹教我爹给去拿印……”顾波忽然眉头一皱，双眼散发出瘆人的寒气。邵娃吓了一跳，连忙闭嘴。众人笑问：“邵头领，怎的不说了？顾头领教二老去拿什么啊？”邵娃连连摇头说没什么，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的家丁见他脸色不好，用手肘碰了碰他。

“哎，邵头领，你懂人事吗？”

“什么人事？我懂事啊。”

“你定然不懂，给你个好东西。”

家丁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笑着塞给了邵娃。邵娃翻开书看了几页，眉头紧锁，没看明白。他走到严修儒身旁，翻开书，指着书页上的图画。

“爹，你看，这书里有两个没穿衣服的人在打架。”

众人顿时哈哈大笑。

严修儒连忙合上书，把书揣进怀里，“儿，你快回去吃饭，这书你不能看。”

一个弟兄端着一碗酒来到邵娃身旁，“新郎，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得轮番向众人敬酒才是。”他递出酒碗，“来，先干了这碗！”

严修儒连忙道：“他还小，不能让他喝酒。”

“无妨，”那弟兄笑道，“这酒他能喝的。”

邵娃接过酒碗，闻了闻，酒味很淡，浅尝一口，有点辣，有点甜，随即咕咚咕咚两大口喝光了酒，擦了擦嘴，笑道：“这酒也不过如此啊！”

众人笑道：“不愧是邵头领，果然海量！”随即纷纷起身，向邵娃敬酒。

严修儒起身想要制止，顾波一把按住他的肩膀，低声道：“弟兄们不会害他的，那酒里掺了水，还加了糖，与糖水无异，喝不醉的。”

次日，据醒酒的弟兄们说，邵娃宛如无底的酒桶，喝一碗，尿一碗，尿完再喝，喝完再尿，边尿边喝，根本不醉。最后众人都醉倒了，清醒的只有邵娃。

## 第二十四章 父子回坟庵，醉酒倒头眠

上午，赵洋带着一群弟兄回来了。下马后，他气冲冲地走进聚义堂，瞪着正坐在雕漆书案前处理书信的顾波。

“瀚学，你怎能任由严修儒胡来？我教你暂理坞里的事务，你竟纵容他败我家业！”

“大老，二老下令时我并不知情啊！”顾波连忙放下书信，走向赵洋，“二老是在深夜时拿取印信的，当时众人都睡了，我也是次日才得知情况的。”

赵洋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这贼子，我这就赶走他！”随即转身往外走。

“大老息怒，不可冲动啊！”顾波连忙阻拦，“若以此事为由赶走二老，众人必觉得大老无义而二老重义，如此便失了人心。再者，如今众人都因月钱之事感激二老，必会为二老求情。大老若想力排众议，难如登天啊！”

赵洋忍着怒气，眉头紧锁，“那如何是好？你有良策？”

“我听闻二老有一师父，住在兖州安粮镇附近。大老就以报答师恩之名，赏给二老一些钱财，让二老和奶奶去兖州给那位师父养老送终。”

“他确实有个师父独居在兖州。”赵洋点了点头，“嗯，此计甚妙！我这就下令。”他快步走到雕漆书案前，摊开一张纸，提笔蘸墨，开始写命令。

“大老，也让邵娃和桂芝随二老一起去兖州。”

赵洋停下笔，抬头看向顾波，“何故让我儿也随他一起去啊？”

“他和桂芝已经成亲了，婚事是二老主办的，主婚者是奶奶，他还认了二老做义父。”顾波眉头紧锁，“大老，近来他与二老异常亲近，若留他在坞里，恐他闲言闲语，有辱大老的名声。”

赵洋心里顿时燃起一股火，“这见风使舵的竖子！既然他认了严修儒做爹，那就让他跟他这个新爹一起走！”他重新摊开一张纸，写上邵娃和桂芝的姓名。

“大老，沈公那边如何了？”

“有老叔劝说，沈公已不在追究，老叔还拿出一百两黄金赠给沈公，但沈公没收。”赵洋放下笔，拿出“止”，叹了口气，“只是有一百多个弟兄跟着沈公走了。”

“他们为何要跟沈公走啊？”

“他们原本忠于韩涛，但韩涛不知所踪，他们又不是诚心想留在金沙坞，便跟沈公走了。”赵洋在纸上盖上章，把纸交给顾波，“这上面写的是赏给他们一箱碎银，但不能给他们一箱碎银。你让亲信们弄些碎石，涂上银漆，放在箱子底部，上面铺上几层碎银，不能让他们发觉。如此一来，他们只会以为整箱都是碎银。”

顾波点了点头，“明白。”

中午，严修儒吃完饭后坐在书房里看书，忽然有家丁奉顾波之命找来，请他去聚义堂。他走进聚义堂，看到顾波和严氏、桂芝、邵娃正坐在茶几旁说说笑笑地喝着茶，顾波身旁放着一个大木箱，严氏的六个丫鬟正坐在客位上吃点心。顾波看到他后，连忙笑着招了招手，“二老快来坐下，尝尝这新茶如何。”随即拿起茶壶，倒了杯茶。严修儒过去坐下了，端起茶杯尝了一口，点头称赞好茶。

“二老，大老回来了，刚才去了春风楼。”顾波从怀里拿出文书，“大老说尊师独居在兖州，无人照料，所以想请你们去兖州给他养老送终。”他把文书放到严修儒面前，“这是文书，请二老过目。”

严修儒拿起文书看了一遍，心里明白了一切，赵洋想赶走他们。

顾波伸手掀开身旁的木箱，露出满箱亮晶晶的碎银。“二老，这是大老给你们的盘缠，足够你们花销的。奶奶和邵头领以及邵夫人并无异议，不知二老意下如何？”

“啊也！我儿也无异议。”严氏笑道，“我最擅长给人养老送终了，我家公公婆婆都是我送走的，七老八十的人行动不便，确实需人照料。这事你放心，我们定能办妥。”

桂芝和邵娃笑盈盈的，连连点头附和。

严修儒注视着满箱的碎银，不禁动了心。哥哥虽想赶走我，但却讲情义，给了一整箱白银，若不答应，反倒是我不明事理了。

顾波合上木箱，笑问：“二老怎的愣住了，意下如何？”

“啊！”严修儒笑了笑，“我无异议。”

“那好，事不宜迟，请列位回去收拾行李。”顾波笑道，“我带人把这箱银子搬上马车，在大门前恭候列位。”

严氏、严修儒、桂芝和邵娃一起走出聚义堂，各自回屋，收拾行李。严修儒打包完行李后，把平时看的几本书塞进了包袱。严氏、桂芝和邵娃打包完自己的东西后，还把屋里的茶碗、烛台、纱帐、门帘等一切能打包的东西全都打包了。严氏还想把丫鬟们都带走，吓得丫鬟们慌忙逃跑，严氏追不上她们，只好放弃。众人扛着、背着、拎着十多包行李来到大门前，开始往马车上装行李，但马车有些小，装上行李后，人坐不上去了。顾波只好让家丁赶来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大车，把东西全都搬到大车上，众人随后坐上大车。

护卫们打开大门，严修儒拿起马鞭，赶着马车走出金沙坞。顾波骑上马，跟在马车旁，笑道：“以后难以相见了，我送列位一程，列位不必推辞。”众人连忙拱手道谢。

马车走过吊桥，沿着坎坷的大路走，车身颠簸，人也跟着摇晃。天很暖，风也很暖，路旁的草地宛如碧绿的湖水，艳丽的鲜花随风摇摆，化作锦鲤，在湖水中嬉戏。如此美景，严氏、桂芝和邵娃却无心欣赏，他们倚着行李，盯着装满碎银的木箱，脸上挂着不朽的笑容。

“众人都不来送别，”顾波忽然道，“二老感到心寒吗？”

严修儒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有。”

“二老给众人加了月钱，众人却在二老走时不来送别，二老真的没感到心寒吗？”

“真的没有。”

“为何没有？”

“我不知道，但确实没有。”

“我知道。”顾波神情严肃，“因为那是二老应该做的，是二老的本分。”

严修儒点了点头，“顾兄言之有理。”

“二老以为好人是否会有好报？”

“当然会有好报。”

“二老每次做好事，都是为得好报而去做的？”

严修儒面露犹豫，摇了摇头，“做好事时我也没多想，只是做了。”

“若人为得好报而去做好事，那做好事便不是做好事，而是与天地、神鬼、命运做交易。”顾波微微一笑，“然否？”

严修儒若有所思，没有回答。

顾波哈哈一笑，从马鞍袋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扔到他身旁。“金沙坞之人做事向来不求好报！二老，再会。”说完掉转马头，飞奔而去。

严修儒拿起布袋，打开一看，顿时兴奋得呼吸加速、双手颤抖。布袋里竟有五锭黄金，还有一张纸。他展开纸，纸上有一首诗：

莽莽青溟月，交辉浩瀚空。

狂涛撕月影，燐烂倒苍穹。

“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啊？”严氏看着布袋，“拿过来给我看看。”

“啊，没什么，”严修儒连忙收起布袋，“几个印章，用来给字画题款的。”

黄昏，严修儒等人来到一家客店，在马厩里卸下马车。店小二笑着跑过来，请他们进店吃饭。他们看着堆在马厩里的行李和那箱碎银，想把东西都搬进客店，但东西太多太重，想去吃饭，但怕有人来偷东西。他们低声商议了一番，决定守在马厩。他们点了饭菜，让店小二把桌子、凳子、餐具和床铺都搬来，要在马厩里吃饭睡觉。店小二惊讶得睁大了眼，愣了片刻，只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

饭菜端上来后，众人一起坐下吃饭，周围的苍蝇也一起飞过来了。成群的苍蝇发出“嗡嗡”的响声，盘旋在饭菜上空，宛如自杀式无人机，锁定目标后，嗡的一声，扑了上去。众人连连挥手驱赶，但赶走一群，又来一群。满地的马粪和马尿散发的骚臭味与桌上的饭菜散发的香味打了起来。香味团结在一起，固守阵地。自杀式无人机率先突破防线，骚臭味随后以数量优势，取得碾压式胜利。众人嘴里的饭菜瞬间不香了，只觉得有股怪味。

夜晚，严氏、桂芝和邵娃轮流值班，防范盗贼。严修儒因为明日要赶车，就躺下休息了。

他们一路上都在马厩里吃饭睡觉，客店的伙计和店主无不惊讶。严氏害怕有强盗抢劫，就买了四把朴刀，值夜的人拿着朴刀，以防有强盗突袭。邵娃虽拿不动朴刀，但只要小手握着刀柄，胆子就立刻变大了，也不怕黑了，更不怕有鬼了。

兖州越来越近，天气越来越凉。树林里飘落黄叶，花草枯萎了，黄灿灿的谷田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到达安粮镇，严修儒去买了两只烤羊、二十斤腌肉和四坛酒，那三个店家都还认得他，知道他是明空祖师的徒弟，给他便宜了十几文钱。走出安粮镇，进入树林，渐渐接近破庙，严修儒忽然发现原来的破庙已经变成了一座崭新的大庙：青砖墙，灰瓦屋顶，朱红门窗，门楣上有一块大匾，上书三个大黑字——明空庙。

严氏、桂芝和邵娃看到明空庙后，顿时眉开眼笑，心想明空祖师必然腰缠万贯，等明空祖师死后，明空庙和庙里的东西就全都是他们的了。片刻后，他们不笑了，只觉得后背发凉。他们看到了坟地，数十座崭新的坟墓一起冒着黑烟。

“儿啊！”严氏皱眉道，“你看那庙后面，全是新坟。这里死了如此多人，不会有瘟疫吧？”

“没有瘟疫，”严修儒笑了笑，“那庙后面原来就是坟地，大概是我师父重修了坟墓。”

“那……那怎的还冒着黑烟啊？”

“可能是刚上过坟吧，火还没灭，风把灰刮起来了。”

众人来到庙前，严修儒敲了门。须臾，明空开了门，他看到严修儒后，顿时乐得好似一个弥勒佛。

“啊也，大徒弟回来了！”他拍着严修儒的肩膀，“数月不见，还没忘记我这个师父啊！”

“弟子岂敢忘记师父，”严修儒施礼道，“此次回来，弟子便不走了。”

“好，不走好啊！助我去邹县传教，我也能省些力。”

严氏、桂芝和邵娃瞪眼看着明空。这大师脸上虽有皱纹，却看不出年纪，秃头，也看不出是黑发还是白发。明空看向他们，问严修儒：“这三位如何称呼啊？”严修儒逐一介绍了。

严氏打量着明空，“敢问大师贵庚？”

“今年刚满四十。”明空笑道。

严氏眉头一皱，“大师头发白了没有？”

“没白，比墨都黑。”

“大师平时行动方便吗？”

“方便啊，步履如飞！”

“大师身上可有病痛？”

“没有啊？夫人何故如此问？”

“大师，那你何时死啊？”

“夫人，你为何要盼我死啊？”明空皱眉道，“我命长的很，算命先生说我能活到一百一。”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严氏愁眉苦脸地看着严修儒，“儿啊，你那哥哥定是有意赶走我们，不想养我们了！”

“娘，”严修儒皱眉道，“我们如今有钱了，可以买田租铺，自食其力不好？周先生曾言：自立者，坚韧而……”

“休听那周先生的，他是个坐馆的，又不是做官的，听他的话有何用？”严氏皱眉道，“钱总有用光之时，在坞里吃喝不愁，不用干活，还有丫鬟伺候，比这里强百倍！”

“娘，如今回不去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先进庙吧，之后再做打算。”

“不进！”严氏转身走向马车，“这庙后面是坟地，怪瘆人的，我不住这庙里。”

“不住这儿，那娘你要住哪儿啊？”

“住镇上，”严氏一屁股坐上马车，“你来赶车，我们去镇上赁间房。”

桂芝和邵娃也不想住庙里，连忙过去坐上马车。

严修儒对明空拱了拱手，“师父，恕弟子无礼，弟子要先给娘赁房去。”

“无妨，快去吧。”明空皱眉道，“她们妇人住在庙里也不方便，安顿好她们后，晚上来庙里，咱们一起喝几杯。我收了两个徒弟，正好你们相互认识一下。”他抬手指向邵娃，“把我这小徒孙也带来，这孩子很可爱啊！”

邵娃紧张不已，连忙躲进桂芝的怀里。桂芝搂住他，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好似在哄自己的儿子。

“师父，”严修儒道，“弟子买了烤羊、腌肉和……”

明空顿时两眼放光，指着马车，“在马车上是吧！”说着冲向马车，寻找烤羊。他一眼看到了酒坛，不禁大喜，“啊也，还有酒！”随即抱起两坛酒，快步往庙里搬。严修儒跟他一起搬完了酒肉，拜辞而去。

回到安粮镇，严氏找到镇上的牙商，跟着牙商看了几座宅院，最终看中了位于镇子西北角的那座宅院：院墙是四尺多高的土墙，院里有四间茅屋，其中一间是厨房，厨房后面是一片菜地。严氏和桂芝商量了一番，决定买下这座宅院，再租下几亩田地，毕竟不能回金沙坞了，就彻底在镇上住下。众人打扫了茅屋，严氏安排自己住在东边那间屋，安排桂芝和邵娃住在西边那间屋，安排严修儒住在正中间最大的那间屋。众人卸下马车，把各自的东西都搬进屋里。严氏和桂芝说饿了，让严修儒和邵娃出去买饭菜。严修儒和邵娃买完饭菜回来时，看到严氏和桂芝正坐在木箱旁流泪，木箱开着，两堆碎银摆在她们面前。他们心里一惊，连忙过去问情况。

“赵洋骗了我们！”严氏呜呜咽咽，擦着眼泪，“这底下的不是银子，全是石头，真是要了我的命了！”

邵娃顿时愣住了，只觉得五雷轰顶，缓了片刻后，他一屁股坐到桂芝身旁，一脸委屈地流下泪。“我爹怎的还骗我啊？我可从来没骗过他啊！”

严修儒伸手扒了扒箱子里的碎银，手指沾上了银漆，他拿起一块碎银看了看，确实是涂着银漆的石头。他眉头紧锁，叹了口气，“事已至此，哭也无用啊！把银子都挑出来吧，数一数，看看有多少。”

严氏和桂芝擦干眼泪，从箱子里挑出碎银，扔了石头。她们从邻居家借来秤，称了碎银的重量，分成四份。严修儒那份由严氏保管，邵娃那份由桂芝保管。

饭后，严氏和桂芝让严修儒和邵娃出去找牙商，想要卖马买牛。严修儒道：“娘，如今我们也不用牛，不如等到开春后再买，还能省下许多草料。”严氏皱眉道：“你懂什么！如今不用牛，牛价便宜，开春后正是用牛的时候，牛价就贵了。那草料也不花钱，野地里全是草，把牛牵过去，它自己就能吃饱。”严修儒和邵娃出去找来牙商。严氏和桂芝卖了马和马车，分完钱后，合伙买了一头黄牛和一个耕犁，又顺便租下周边的十亩田地。

桂芝把牛鼻绳递给邵娃，让他出去放牛。邵娃紧张地盯着比他高出许多的牛，心里害怕。那牛又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只觉得他很可爱，把他当成小牛犊，伸出黏糊糊的舌头要舔他。他吓了一跳，扔下牛鼻绳，跑进屋里，叫道：“我不去放牛！我一会儿还要跟我爹去庙里拜见师祖，没闲工夫放牛。”桂芝埋怨地看向严修儒。严修儒有些尴尬，连忙往外走，“我……我去买米买菜，再买捆柴回来。”桂芝无奈，只好捡起牛鼻绳，自己去放牛。

严修儒买了一袋米、两棵菜、五十斤腌肉和一捆柴，他把东西放进厨房后，拉着邵娃去明空庙。邵娃不想去明空庙，想在镇上和孩子们一起玩，走到半路，他假装崴脚了，坐在地上龇牙咧嘴地说脚疼，不走了。严修儒撩起他的裤腿，捏了捏他的脚踝，显然没有伤，看来是假装的，就抱着他去了明空庙。明空看到邵娃后，乐得屁滚尿流，仿佛自己得了一个儿子。

“这孩子太可爱了！”他一把从严修儒怀里抢走邵娃，紧紧地抱着，就像抱着一只小猫小狗，“我之前一见到他，心里就喜欢的不得了，这要是我儿子该多好！”他噘起大嘴，对着邵娃的脸狂亲。邵娃拼命挣扎，想挣脱他的怀抱，但力不从心。他亲够了，捏了捏邵娃那粉嫩的小脸蛋，放下了邵娃。

“爹，”邵娃愁眉苦脸，看着严修儒，“我要洗脸，脸上都是口水。”

“东屋有脸盆，”明空指着东屋，“进门就能看到。”

邵娃小跑进东屋，开始洗脸。

严修儒环顾庙里的环境，既熟悉又陌生。空间大了，结构没变；神像不见了，底座还在；后墙多出两扇窗和一扇门，采光更好了。

“师父，”他指着底座，“这神像怎的不见了？”

“那神像太破了，我花钱请镇上的工匠雕了一个真武大帝的神像，这两日就能送来。”明空过去打开后门，“后面是个院子，还盖了五间房。”他指着最西边那间房，“你那两个师弟就住在那间房里，他们给人收田去了，也快回来了。以后你就住在东边那间房里，那间房虽小，但后墙有窗，天刚亮，阳光就能照进去。”

严修儒走过去，上身探出后门看着后院。

“徒弟，海州那边如何了？如今有多少人信我们明空教了？”

严修儒顿时面露紧张，“呃……师父恕罪，”他低下头拱着手，“弟子未能发扬明空教。”

“未能发扬是何意？”明空眉头一皱，“一个信徒也没有？”

严修儒点了点头。

“你那哥哥怎样了？夺回家业没有？”

“夺回了。”

“那金沙坞里难道也没人信明空教？”

“我哥哥可能是忘记传教了，弟兄们都不知道明空教。”

“你们怎能把这件大事给忘了啊！”明空气得涨红了脸，喊道，“啊也！去了几个月，竟一事无成，你们是废物吗？”

严修儒面露惭愧，连连拱手道歉，请明空原谅。

邵娃洗完脸，听到明空的喊声，以为明空和严修儒要打架，吓得他连忙关门，不敢出来。

明空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严修儒一顿，渐渐消气了。“早知就不该让你们去海州！”他眉头紧锁，长叹一口气，“若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起传教，邹县和泗水县里的人如今必定全都信我明空教！”

严修儒低着头，唯唯诺诺，“弟子知错了，请师父原谅。”

“罢了！”明空指着厨房，“快去把肉都切好，再煮一锅饭，你那两个师弟也快回来了。”

严修儒快步走进厨房，开始切烤羊和腌肉。邵娃打开一条门缝，转着黑亮的眼睛往外窥探，在明空转身背向他的那一刻，他如老鼠一般迅速溜进厨房，帮着严修儒煮饭，趁机偷吃羊肉。

饭菜端上桌后，严修儒的两个师弟回来了。他们眼神狡黠，皮肤微黑，身材瘦弱，比严修儒矮。其中一个叫孔方，脸也方，是明空的二徒弟；另一个叫孔圆，脸也圆，是明空的三徒弟，也是孔方的弟弟。明空介绍众人认识了，众人相互施了礼。严修儒打量着孔方和孔圆，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记得你们，”他眉头一皱，“去年冬天，你们在树林南边要抢我的钱，被我打跑了。”

“师兄恕罪，”孔方和孔圆面露惭愧，深深施礼，“当时我们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如今我们已迷途知返，不再作恶了。”

“好徒儿，”明空笑着拍了拍严修儒的肩膀，“如今我们已是一家人，过往的恩怨休再计较了。”

“我不是记仇的人，”严修儒看着孔方和孔圆，“我记得当时你们是三个人，另一个人怎的没和你们一起拜我师父为师啊？”

“那人死了！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死了，就葬在庙后面。”

严修儒有些感慨地点了点头，“真是命途难料啊！”

众人一起坐下吃饭。孔方和孔圆虽然在雇主那里吃过饭了，但馋烤羊，就不停往嘴里塞羊肉。明空打开酒坛，笑道：“来，今日我们定要喝个痛快！”严修儒不想喝酒，说酒太辣了。孔方和孔圆说明日还要起早收田，不能喝酒，怕喝醉后早上起不来。明空一拍桌子，“不行，都得喝，大丈夫岂能不喝酒？我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都来陪我喝。”随即给众人倒满了酒。

“师祖，”邵娃双手端起酒碗，笑道，“我喝酒可从未醉过！大喜之日时，众人皆被我喝倒了。我娘说我刚出生时啼哭不止，我爹给我倒了碗酒喝，我就不哭了。他人都是先喝奶，后喝酒，我是先喝酒，后喝奶。”

众人一阵哄笑。

“儿，”严修儒指着酒碗，“这酒可辣的很，里面没掺水，也没加糖，你喝不了。”

邵娃不信，低头喝了一口，刹那间，他只觉得一股浓烈的酒气直冲鼻腔，喉咙火辣辣的，肚子暖呼呼的，眼睛湿漉漉的，流泪了。

“徒孙，”明空笑道，“呛得流泪了吧！刚才还说从来不醉，这是一喝酒就两眼流泪啊！”

“刚才是房梁落了灰，迷了眼。”邵娃擦着眼泪，“这酒根本不辣，也不呛，跟水一样，我还能喝。”他端起酒碗，喝了几口，感觉脑袋晕乎乎的，就放下酒碗，看向严修儒，“爹，我困，想睡觉。”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严修儒把邵娃抱到东屋的炕上，铺上褥子，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邵娃闭着眼，小脸红扑扑的。严修儒回来坐下，明空端起酒碗，敬了他一碗酒。

“徒弟，”明空笑道，“你儿可真有趣啊！以后就让他跟在我身旁，做个传教童子，你看如何？”

严修儒不想答应，又不好拒绝。“师父，此事我做不了主。等我儿醒后，你跟他说，让他来决定。”

“好！”明空大喜，“我这徒孙必能同意！”

众人喝了几碗酒，严修儒、孔方和孔圆都有些醉了，想回去休息。明空不同意，要他们继续陪他喝。孔方用手碰了碰孔圆。孔圆低头沉思了片刻，想不出办法，就用脚悄悄碰了碰严修儒，又向严修儒眨了眨眼。严修儒低头沉思了片刻，心生一计。

“师父，我们只是喝酒，着实太无趣了，不如行令，如何？”

“行令？”明空眉头一皱，“那是文人玩儿的，我和你这两个师弟都不会作诗，如何行令？”

“文人有文人的玩儿法，粗人有粗人的玩儿法。”严修儒笑道，“不必作诗，七个字成一句话，尾字入韵，不可重韵，如何？”

明空看向孔方和孔圆，“这规矩倒简单，你们觉得如何？”

孔方和孔圆连连点头同意。

“那好，就行令。”明空看向严修儒，“既然这是你提的，由你起头。”

“好，我先来，”严修儒笑道，“接着是师父，然后是二师弟，最后是三师弟，以此轮回。输者要连饮五碗，如何？”

孔方和孔圆点头同意。

明空拍了拍桌子，“来吧，来吧，快起头。”

“一轮明月光。”严修道。

“对饮用大缸。”明空道。

“喝完心发慌。”孔方道。

“撒尿去茅房。”孔圆道。

“提裤看大江。”严修儒道。

“想喝鲥鱼汤。”明空道。

“江风吹得凉。”孔方道。

“早该添衣裳。”孔圆道。

“地上亮堂堂。”严修儒道。

“明明是月光。”明空道。

严修儒、孔方和孔圆立刻指着他，齐声道：“师父，你重韵了，重韵了！”

明空心里一惊，“哪里重韵了？”

严修儒笑道：“我的首句是‘一轮明月光’，师父你刚才说‘明明是月光’，岂不重韵？”

明空一拍桌子，“啊也！忘了，忘了。”

“愿赌服输，喝酒！”

孔方拿起酒坛，开始倒酒。明空一碗接着一碗，连喝五碗，脸红了，酒劲上涌，打了个嗝。

“不行，不行！”明空摆了摆手，“我喝酒不能急，一急就要醉了。这回输了只喝一碗，如何？”

严修儒、孔方和孔圆齐声道：“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定下的规矩，岂能反悔？师父快快起头吧。”

“也罢，那我就起头。”明空皱眉想了想，“红日落向西。”

“日出鸡不啼。”孔方道。

“早上肚里饥。”孔圆道。

“想要吃只鸡。”严修儒道。

“至今未娶妻。”明空道。

“晚上早歇息。”孔方道。

“早饭做肉糜。”孔圆道。

“肉糜何来兮？”严修儒看向明空。

明空愣了一下，“上顿剩的鸡？”

严修儒、孔方和孔圆立刻指着他，齐声道：“师父，你又重韵了！”

明空想了一下，一拍脑门，皱眉道：“啊也！又忘了，重‘鸡’了！”

孔方再次拿起酒坛，开始倒酒。明空喝完五碗酒后，醉了，起身说不喝了，跌跌撞撞地进了东屋，扑通躺到炕上，险些压到邵娃。

## 第二十五章 张记酒楼开，贵人交明空

红日初升，工匠们推着四辆满载木块的板车，吱呀吱呀碾过满是露珠的草地，来到明空庙前。

明空和邵娃正在东屋的炕上酣睡，敲门声吵醒了明空。明空双手支撑着身体缓缓坐起，抬起右手揉了揉眼睛。他感觉左手湿漉漉的，低头一看，左手按着的褥子湿了。褥子旁的邵娃光着屁股侧躺在炕席上，裤子丢在身后，被子蹬在脚底下。明空拿起裤子，发现裤裆湿了。“啊也！这孩子，怎的还尿炕了！”他眉头一皱，伸手刚想叫醒邵娃，敲门声再次传来。

“祖师快开门，我们来送神像了。”

明空回应一声，下炕穿鞋，跑去开了门。工匠们拱了拱手，寒暄了两句，推着板车进了门。

“不对啊！”明空盯着板车上的木块，皱眉道，“我要的是真武大帝的神像，你们怎的运来一堆木头啊？”

“祖师，这正是真武大帝的神像。”工匠们笑道，“这附近没有粗树，雕不成完整的神像。我们用木块雕了神像的各个部分，拼在一起，便是完整的神像。”

“那神像岂不满身都是裂痕？也不结实啊！”

“没有裂痕，结实的很！”工匠们指着两个木块，“这两块木头的截面上涂满鳔胶，贴实后用楔子固定住，如此便牢不可破！整座神像拼好后，用锉刀打磨一番，再涂上漆，完全看不到裂痕，跟一整块木头雕的一样。”

“那好吧，你们赶快拼，倘或满身裂痕，我可不给钱啊！”

“祖师放心，决不会有裂痕。”

工匠们分成两伙，一伙到厨房里熬煮鳔胶，一伙整合木块，把木块搬上底座。明空到东屋把尿湿的褥子和裤子扔进木盆，把木盆端到后院，放到井边。他叫醒严修儒，说了邵娃尿炕和工匠们拼接神像的事，让严修儒去镇上买些菜蔬，回来给工匠们做饭。

严修儒穿上衣服，洗了把脸，走出庙门，迎着通红的太阳来到安粮镇。镇民们都往一个方向走，好像有要事。严修儒好奇，跟在后面，走了不远，看到他们挨肩擦背地围在一座酒楼前。酒楼有两层高，青砖墙，朱红门窗，灰色琉璃瓦，门楣挂着一大块红布。须臾，酒楼前响起一阵爆竹声，红布随即掉落，露出一块红木大匾，匾上有四个大金字——张记酒楼。一个头戴银冠，身穿紫色锦衣，腰佩翡翠玉佩的男人走出酒楼，站到凳子上对众人拱了拱手。

“诸位乡亲，小可张冠文，字腾鹏，这厢有礼了。新店开张，请诸位乡亲多多照顾。这十日内，只需三文钱便可买一壶酒，两文钱便可买一碟小菜，酒菜每日有限，望诸位乡亲见谅。”

张冠文跳下凳子，拿着凳子走进酒楼。好酒的人们随即涌进酒楼买酒菜。严修儒想买几碟小菜，回去只需煮一锅饭，省得给工匠们做菜了。酒楼里人声鼎沸，几个店小二忙着招呼客人、端酒端菜。严修儒感觉其中一个店小二眼熟，仔细一想，一段记忆渐渐浮现：一个滚烫的馒头砸中那店小二的脸，馒头皮粘在他脸上，烫得他嗷嗷直叫，急忙用袖子擦脸。严修儒心里大惊，那店小二正是当初在泗水县把守城门的张府家丁，他迅速走出酒楼，径直跑回家。院门锁着，房门也锁着，窗户紧闭，牛正在院里吃草。他翻墙进院，蹲在院门旁，看着牛吃草。牛警觉地盯着他，怕他冲过来抢草。

多时，墙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铁链哗啷哗啷响了几声，严氏和桂芝走了进来。

“娘，你们去哪儿了？”严修儒猛然起身，吓了严氏和桂芝一跳。

“天么，”严氏用手拍了拍胸脯，皱眉道，“你这天杀的，吓杀我了！”她右臂挎着个竹篮，竹篮里装着一堆小菜。桂芝抱着个坛子，坛口飘着酒香。

严修儒看着小菜，闻着酒香，“娘，你们去新开的那家酒楼了？”

“他家的酒菜太便宜了，我跟桂芝去买了一些。”严氏随手关上院门，带着严修儒和桂芝往茅屋走。“昨日天快黑的时候，他家伙计来敲门了，说明日酒楼开张，请我们过去照顾生意，还送了半尺麻布，当个小抹布正好。”她拿出一串钥匙，打开锁，开门进屋，把竹篮放到炕上，吩咐桂芝去拿三个盘子、两副碗筷、两个杯子。桂芝点头答应，把坛子放到炕上，快步走了。

“娘，”严修儒皱眉道，“那张记酒楼就是当初诬陷我杀人的那户人家开的，你和桂芝去买酒菜时，可万万莫要说起我啊！”

“我昨日就知道了，也跟桂芝说了，我们都不提你。”

“你怎地知道的？”

“刚才不说了吗？”严氏眉头一皱，“他家伙计来敲门了，说酒楼开张，还顺便报了他家老爷的名号。我问泗水县里有几家姓张的大户？他说就他们一家，当时我就知道他家是诬陷你杀人的那户人家。我跟桂芝商量了，趁着这几日他家酒菜便宜，日日去他家买酒菜，亏死他，也算给你出气了。”

桂芝拿着杯盘碗筷进来了。严氏把竹篮里的小菜倒进盘子，三个盘子都装满了，堆成三座小山。桂芝拿起酒杯，从坛子里舀了两杯酒，一杯给严氏，一杯给自己。她们盘腿坐到炕上，严氏端起酒杯尝了口酒，笑道：“天么，这三文钱的酒可一点儿都不差啊！这酒若让我卖，最少也得卖三十文一壶。他家只卖三文，不得亏死啊！”桂芝拿起筷子尝了口小菜，笑道：“奶奶，你快尝尝这小菜，不像咱自家腌的小菜，又咸又苦。它这咸里带着甜，甜里还带着鲜，鲜里还有股子香味！”严氏尝了一口小菜，连连点头，赞不绝口。严修儒看着她们吃菜喝酒，嘴巴馋了，肚子饿了。

“娘，你以前也不喝酒啊？怎的还喝上酒了？”

“以前不是不喝酒，是咱家穷，吃饱饭都不易，怎能舍得用粮食酿酒啊？”严氏喝了一大口酒，又从坛子里舀了一杯，“如今咱家有些钱了，当然要喝酒了，你以为只有汉子爱喝酒啊，娘子也爱喝酒！”

“娘，我饿了，咱家还有剩饭吗？”

“没有，我们吃的这是早饭。”

“那我不吃饭，只吃盘菜吧。”严修儒说着伸手要端菜盘，严氏抡起筷子，啪啪两声，打得他缩回了手。

“想吃菜？自己去买！这是我和桂芝买的。”严氏皱眉道，“整夜不回家，还想吃菜？牛也不放，那草还是我和桂芝一起割的。两个汉子都不顾家，要让我们两个妇人去干活儿，好意思要饭吃？”

严修儒有些尴尬，转身往外走。

“爹，”桂芝忽然道，“邵娃怎地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尿炕了，”严修儒忍着笑，“裤子尿湿了，等裤子干了，我就带他回来。”

“你十岁时还尿炕哩！还好意思笑话人家？”严氏皱眉道，“赶快带邵娃回来，你们一起去放牛割草。”

“知道了。”

严修儒走出院门，忽然感觉浑身轻松，他每次和严氏相处时，心里就会有一股压迫感，很不自在。他有时会羡慕那些与母亲相处融洽的人，感觉他们的母亲很通情达理。他到菜市买了两颗白菜和两根萝卜，回到明空庙，进厨房做饭。工匠们已经拼好了神像，正在打磨、涂漆。明空洗好了褥子和裤子，拿进屋里，铺在滚烫的炕上很快就能干。邵娃早已醒了，光着屁股坐在炕沿上，晃荡着小腿，嚷着饿了，要吃饭。明空到厨房里盛了半碗饭，在饭上浇了一勺羊肉炖白菜，拿给邵娃吃。趁着邵娃站在炕前吃饭的时候，明空悄悄把严修儒和工匠们叫到东屋门前，猛然开门，指着邵娃大叫：“快看啊！这有个光屁股的小孩儿！”众人顿时哈哈大笑。邵娃羞红了脸，小脚蹬着，小鸡鸡晃着，跑过来迅速关上门，大叫：“你们不知羞耻！”众人再次哈哈大笑。

工匠们完工了，神像涂上漆后有模有样。明空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裂痕，就在神像前放上供桌，摆上香炉，敞开神像对面的门窗，带着众人跪在神像前，上香，磕头。

工匠们吃完饭，收了钱，拜辞明空。明空带着严修儒和邵娃送走他们，回来坐下吃饭。明空打开酒坛，要喝酒，也要严修儒和邵娃陪酒。邵娃不想喝，说一喝就醉。明空笑道：“徒孙，酒量是练出来的，今日你喝一口，明日你能喝两口，后日你能喝三口，一个月后你能喝一壶！越喝越能喝。在我这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喝酒，陪我喝酒！”他倒满三碗酒，端起酒碗要跟严修儒和邵娃干杯。严修儒和邵娃无奈，只好顺从。喝完酒，明空往严修儒身旁挪了挪，笑着把手搭在严修儒的肩膀上。

“好徒儿，为师有件事想求你。”

严修儒立刻警觉，“什么事？”

“好徒儿，如今你有些钱了，能否借为师一些，以后还你。”

“师父，你盖了新庙，又修了坟地，怎会缺钱啊？”

“正因盖了新庙，修了坟地，才却钱啊！钱都花了！我也不借太多，五十贯足矣。”

严修儒摸了摸身上，拿出一锭缺了一角的黄金，“我也没有……”

“啊也！”明空顿时双眼放光，一把夺走黄金，揣进怀里，“多谢徒儿，以后还你。”

“师父，你把那金子切开，留下足够五十……”

“好徒儿，休再说了，五十贯其实不够花，这锭金子刚好够花！”明空指着邵娃，“有徒孙作证，我绝不赖账，以后必定还你。”

严修儒有些委屈，“那好，师父你可休要忘了。”

“不能忘，我记性极好，绝不能忘！”

明空喜笑颜开，自顾自喝了三碗酒，吃了两碗腌肉炖萝卜和一碗羊肉炖白菜，肚子饱了，回屋睡觉了。邵娃扯了扯严修儒的袖子，低声道：“爹，我们赶快回家吧，我不想在这儿喝辣酒。”严修儒点了点头。他们吃饱饭后，悄悄走出庙门，顶着正午的太阳，迅速跑回家。

严氏和桂芝喝得小脸红扑扑的，正躺在院里的草席上晒太阳。看到严修儒和邵娃后，严氏立刻叫住他们，让他们去镇子北边“放草割牛”。桂芝掩口笑道：“奶奶你喝醉了，是放牛割草，不是‘放草割牛’。”严氏也笑了，说自己很久没醉了，以前家里太穷了，只能在祭完祖后，喝供桌上的酒。她又说起往事，当初她成亲时，聘礼是三只母鸡、二十个鸡蛋和一条鲤鱼，嫁妆只有两个瓷盘子和两个白瓷碗，喜宴只有五道菜，其中两道还是咸菜，第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就病死了，后来……。

严修儒和邵娃牵着牛，拿着镰刀，来到镇子北边，看着满地青黄的杂草，叹了口气。严修儒割草，让邵娃看牛。邵娃不想看牛，就在草地上翻跟头、打滚、捉蚂蚱，自己玩得怡然自得。不远处的大路上驶来一辆载着绸缎的马车，车夫对严修儒打了招呼，问去明空庙走哪条路。严修儒指了路，刚想弯腰割草，忽然看到张冠文骑着一匹遍体黑亮的健马，如一道黑色的闪电，从镇子里飞奔而出，扬起一道黄尘，来到马车旁。车夫对张冠文拱了拱手，叫声“大郎”。严修儒心里一惊，意识到车夫是张府的人。张冠文问了去明空庙的路，扬起马鞭，绝尘而去。严修儒有些不安，怀疑张府的许多人都搬来这里了，他提醒自己，以后在街上行走时要万分小心，不能被张府的人看到。他心不在焉地割着草，推测着张冠文去明空庙的意图，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张冠文想要结交明空，借助明空的威望在安粮镇快速发展。

黄昏，严修儒和邵娃背着捆好的草，赶着牛往家走。刚进镇子，严修儒就看到张记酒楼的店小二赶着一辆运酒的马车从西边驶来。他吓了一跳，慌忙躲到牛屁股后，假装自己丢了东西，弯腰在地上四处寻找。

“爹，”邵娃看着他，“你在找什么？”

“呃……我身上的一串铜钱没了，应该是掉在路上了。”

附近正在打石子的小孩们闻言，立刻跑过来嚷道：“谁先找到就归谁！”说着开始弯腰寻找。邵娃也连忙寻找，生怕被其他人先找到。店小二赶着马车驶近时，看了小孩们一眼，快速驶远了。严修儒直起腰，拍了拍邵娃的后背，“走，不找了。”拉着邵娃，牵着牛，跑回了家。

严氏和桂芝煮好了饭，把饭端上桌，菜不用做，就吃张记酒楼的小菜。吃饭时，桂芝看到邵娃的衣服上粘了许多灰，裤腿上粘了许多鬼针草，就把他拎到外面，一边数落他，一边给他摘鬼针草，又用鸡毛掸子掸去他身上的灰。邵娃耸着肩膀，咬着下唇，一动不动，好似一只被揪住耳朵的兔子。晚上，严修儒刚要睡着，忽然听到邵娃在屋里哇哇乱叫，又听到桂芝呵斥邵娃：“闭嘴，奶奶和爹都睡了，休吵到他们。”他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定是邵娃又胡闹了，惹桂芝生气了。次日早上，众人一起吃早饭，邵娃不肯坐在桂芝身旁，要坐在严修儒和严氏中间。严修儒和桂芝要避嫌，不能相挨。严氏知道不合礼数，就逼着邵娃坐在桂芝身旁。邵娃往严修儒身旁挪了挪凳子，紧贴着严修儒。

“爹，以后我和你住一起行吗？”

“闭嘴！”桂芝瞪了邵娃一眼，“快吃饭！”

严修儒嚼着饭，“为何想要和我住一起啊？”

邵娃面露委屈，“桂芝昨晚弄我那话儿，早上起来一尿尿就疼！”

严修儒瞬间呛着了，咳嗽了几声，险些把饭喷出来。严氏看向桂芝，捂嘴哈哈大笑。桂芝低着头，满脸通红，仿佛一块烧红的铁。严氏拍了拍她的肩膀，笑道：“丫头，邵娃还小，不行的，你得多忍耐几年啊！知道吗？”桂芝点了点头。

饭后，严修儒和邵娃出去放牛割草，中午回来时，看到明空与严氏和桂芝正在院里谈论明空教，严氏和桂芝各抱着五匹锦缎。明空讲述他如何受到天启，真武大帝如何给他托梦，让他创建明空教，如今安粮镇和周围村庄里的人都信奉明空教，邹县里也有许多人信奉明空教。严氏和桂芝抚摸着怀里的锦缎，笑着附和。严修儒和邵娃进了院，对明空拱了拱手，叫声“师父”“师祖”，到旁边放下背着的草，栓好牛。严氏笑道：“儿，邵娃，以后你们不用放牛割草了，这种小事由我和桂芝去做。你们跟祖师回庙里，好生助祖师传教。”邵娃愁眉苦脸，心想又要去庙里喝辣酒了。严修儒轻叹一声，心想又要去庙里做仆人了。明空笑道：“夫人真是通情达理啊！有他们相助，我也能省许多力。我那庙里还有二十多匹锦缎，过几日我让他们送来几匹。你们不必推辞，留下来多做几件好衣裳。”严氏和桂芝顿时眉开眼笑，连忙施礼道谢。

饭早已煮好，菜是张记酒楼的小菜，酒是张记酒楼的酒，端上桌后，众人一起坐下吃饭。明空尝了口菜，赞不绝口，喝了口酒，皱眉道：“这酒不好，太柔，太淡，是妇人喝的酒。汉子当喝烈酒，厚酒，入喉如火炭一般，入肚浑身发汗，那才舒服！”严氏和桂芝陪笑道：“我们妇人喝不了烈酒，只能喝这淡酒。祖师见谅，将就喝。”

吃完午饭，返回明空庙，严修儒和邵娃刚进庙门，就闻到庙里有一股甘甜醇厚的香味，又看到房梁上吊着许多匹绸缎。

“师父，”严修儒抽动着鼻子，“这庙里怎的有股香味？”

“这是檀香的香味，以前没闻过吧。”明空笑道，“昨日泗水县的张大官人来了，想我结交我，送了我五十匹绸缎和两盒檀香。”

“师父，他家就是当初诬陷弟子杀人的那户人家，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说起弟子啊！”

“我知道，不会跟他们说起你的。那张腾鹏为人和善儒雅，不会冤枉人的，当初他家的人应该不是诬陷你，而是误会。”

“师父，那张腾鹏绝非善类！我之前听说他曾把一个行首推下楼摔死了，还勾结官府，说那行首是自己摔下楼的，后来……”

“啊也！道听途说岂能当真？”明空皱眉道，“那定是有人嫉妒张家有钱，污蔑张大官人的清白！你涉世不深，不懂得人心之恶。有的人他与你并无仇怨，但你比他好，他就恨你，你比他差，他就讥讽你。那些诋毁他人的话，他们无凭无据，却敢信口开河，这种话千万不能信啊！”

“师父，你不会是被张腾鹏用钱笼络了吧？”

“他有何本事能笼络我啊？我只是看他人好，平心而论。我知道你与张家有仇，但多交朋友少结怨是正道，以后他再来庙里，你躲进后院不与他相见便是。”

“我倒不必躲着他，毕竟他不认得我，他家的家丁认得我。”

“那更好！下次他再来拜访时，若没带家丁，你就出来见他，咱们一起喝酒。他人确实不错！你借机结交他，把你被诬陷的事对他一说，我再替你说几句话，他定能去官府说明情况，撤了你的海捕文书。”

严修儒豁然开朗，感觉明空的办法可行。

## 第二十六章 收田道士帮，徒弟替罪羊

天刚亮，气温微冷，汉子们拿着镰刀聚在一座气派的庄院前。庄院的管家低头看着账本，依次念出姓名、昨日收田的面积和应得的工钱。被点名的人立刻走出人群，家丁们从柳条筐里取出几串铜钱，当面查对数量后，交付工钱。念到孔方和孔圆时，管家眉头紧锁，抬头白了他们一眼。

“你们两个的账合起来也不如人家一个人的多！”他说着指了指人群中一个满脸皱纹的汉子，“干得少，吃得还多，雇你们着实不合算。我家员外说了，若这两日你们割不出两亩谷子，就不再雇你们了。”

“院公，”孔方拱了拱手，“并非是我们割得慢，而是他们割得太快了，我们用尽全力也赶不上啊！相烦院公通融通融，请你家员外多多宽限几日。”

“宽限不了！”管家厉声道，“都是庄户人家，哪有像你们这般慢的？割不出两亩谷子就趁早走，省得耽误农时。”

孔方和孔圆对视一眼，无话可说，从家丁那里领取了工钱，回到人群中。

发完工钱，管家带着众人来到地头，给每人划分了收田的区域。众人纷纷挥动镰刀，争先恐后地收割谷子，他们心里有一场竞赛，关乎乡间的至高荣耀。谁收割得最快，谁的名字就会在乡间传开，乡民们闲聊时，一旦提起他的名字，就会说一句：“他可是干农活的好手，咱这村子里，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拥有大量田地的乡绅们听到风声后，会亲自到他家，请他帮忙务农。他的妻子也会更爱他，因为妇人们聚在一起时总会相互比较各自的丈夫，而在乡间，最能干活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

孔方和孔圆并列倒数第一名，他们慢悠悠地挥动着镰刀，无精打采地捆着谷子，但凡感觉有一点累，就会停下休息。

“哥，”孔圆皱眉道，“两日后，我们去哪里混饭吃？”

孔方想了想，“镇上的关老爷家有许多田地，我们去他家看看。”

“关老爷应该听过我们名声，恐怕不会雇我们啊！”

“无妨，如今正值农时，不缺活儿。他若不雇我们，我们再去附近的村庄里看看，找些不费力的活儿。”

太阳渐渐升到最高，金黄的谷田在猛烈的阳光下宛如无际的沙漠。众人热得脱掉了外衣，身上的汗衫也湿透了。孔方和孔圆却一滴汗都没流，他们侧躺在谷子的阴影里，说笑着用手扇着风。

家丁们抬着三大盆馒头、一盆咸菜、两桶鸡肉蔬菜汤和两筐餐具来到地头，“铛铛铛”敲响铜锣，高呼吃饭了。孔方和孔圆立刻化身猎豹，飞奔过来，扑向饭菜。他们气喘吁吁，浑身冒汗，脑袋发晕，双腿发软，但一切都值得，因为第一名能在汤桶里舀到最多的鸡肉。

饭后，众人继续收田，孔方和孔圆躺在田里睡午觉。醒来时，下午已过半，他们不得已拿起镰刀，继续慢悠悠地收田。

西南边的小路上走来五个道士，他们头绾青巾，身穿藏蓝道袍，腰佩法剑，其中一个道士还是独臂。他们走到地头，对孔方和孔圆大喊：“施主相扰，敢问去曲阜县走哪条路啊？”孔方和孔圆回头看着他们，扔下镰刀，向他们走来。

“此处距曲阜县可不近啊！如今也不早了，你们走到半路，天就黑了。”

“天黑也无妨，相烦两位施主指路？”

“一直往北走有两条岔路，”孔方抬手指向西北方，“你们走右边那条岔路，那条岔路直通大路。走上大路后，往西走，之后往北走，就能到张家庄。沿着张家庄北门的大路一直走，就能到曲阜县。”

道士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敢问施主，这沿途哪里有宿头？”

“只有张家庄这一个宿头，但路途较远，天黑之前你们到不了那里。再者，人家是高门大户，交往的都是达官贵人，不与平民往来。几位道长若去借宿，他们必然不会接待。”孔方和孔圆走到了地头，“敢问几位道长为何要去曲阜县啊？”

“我们去曲阜县里找人。”

“那人是何名号？几位道长不妨说来听听，这附近的人我们都认识，邹县、泗水县、曲阜县我们都去过，那里也有我们的熟人。”

“两位施主可曾听闻明空祖师的名号？”

孔方和孔圆相视一笑，“几位道长找明空祖师，莫非是不想信道了，想拜入明空祖师的门下？”

“那明空祖师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他曾化名清休拜访我们道观，盗走了观里的典籍，又放火烧观。我们此番前来想取回典籍并带他回道观受罚。”

孔方和孔圆眼珠一转，小跑到后面不远处，附耳交谈。

“弟，这可是好机会啊！只要他们把师父带走，那明空庙可就无主了。我们再设法把那姓严的排挤走，明空庙就归咱了！”

“哥，咱先不告诉他们明空祖师在何处，让他们帮咱收田，收完田后，再带他们回庙。”

“好，如此可谓一箭双雕！”

他们小跑回去，对一脸疑惑的道士们笑道：“道长，我们不但知道明空祖师的名号，还知道他住在何处。”

道士们大喜，稽首道：“相烦施主带我们去找他，我们感激不尽！”

“道长，你们是出家人，不为生计奔波，但我们可不行，要收田赚钱，养活一家老小。”孔方回头指了指谷田，“如今分给我们的这块田还未收完，庄里的员外不会给我们工钱。几位道长先在此处歇息，等我们收完田了，就带你们去见明空祖师。”

道士们望着金灿灿的谷田，皱眉问：“你们还有多少没收？”

“不多！”孔圆对着谷田快速比画了一下，“就那一小块，我们忙到黄昏，就能收完。”

“我们来帮你们收田，人多快一些。”

“道长，你们也没有镰刀啊，如何能帮我们？”

道士们拍了拍腰间的法剑，“这剑极其锋利，比你们的镰刀好用。我们道观也有田地，今年夏天我们还割过麦子，绝不会损毁粮食。”

孔方和孔圆拱了拱手，“那就多谢几位道长了。”

走进田里，孔方讲了收田的区域。道士们拔出法剑，弯腰贴着地皮挥剑，谷子齐刷刷倒了一片。孔方和孔圆跟在后面，把削倒的谷子捆成捆。他们配合默契，行动迅速，宛如小型收割机，不到一个时辰，就超过了收田第一名的汉子。道士们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直起身捶了捶背，皱眉问：“施主，还有多远没收啊？”孔圆抬手往前一指，笑道：“到那儿就收完了，辛苦几位道长了。”道士们继续收田，收到孔圆指的位置时，刚想停手，孔方忽然道：“几位道长辛苦了，到前面就收完了，也没剩多少了。”道士们叹了口气，心里不想收田，但又怕孔方和孔圆不带他们去找明空祖师。独臂道士怒了，冲过去揪住孔方的衣领，喝问：“到底要收到哪里？说明白，休想戏耍我！”孔方怕了，往前一指，陪笑道：“道长息怒，就在尽头。”道士们望着前方，大漠般的谷田，哪里有尽头？孔圆陪笑道：“几位道长辛苦了，收完田后，我们立刻带你们去找明空祖师，绝不食言！”道士们无奈，不想中途放弃，只好继续。

黄昏，管家带着家丁们量了孔方和孔圆收田的面积，一共三亩八分，创纪录了！管家震惊不已，当众夸奖了他们。他们乐得满地打滚，道士们累得倒地不起。

在地头吃完晚饭，道士们相互搀扶着，走两步歇一阵，跟着孔方和孔圆去找明空祖师。回到明空庙时，天已经黑了。孔方和孔圆拉了拉庙门，庙门从里面闩住了，他们知道明空已经睡了，就带着道士们绕到后面，从侧门进了后院。

“几位道长，”孔方道，“如今太晚了，我们明日再去见明空祖师，如何？”

道士们头晕目眩，有气无力，身体摇摇晃晃，感觉随时都会晕倒。“施主，我们如今只想睡觉，不想见明空祖师了，相烦施主给我们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我们隔壁的那间房空着，”孔方指着西边第二间房，“有些小，只好委屈几位道长在那里将就一宿了。”

脱掉衣物，躺上铺好被褥的炕，道士们感觉浑身连骨头都软了，舒服极了。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中午，他们揉着酸痛的腰背走出房间，看到明空正在院里打水。明空看到他们后，愣了一下，丢下水桶，跑进了库房。道士们对视着，“这位大师跑什么？”“他长得有点儿像清休。”“对，真像他！”“就是他！”他们恍然大悟，拔出法剑，冲向库房。明空已在门里摆好了架势，他手持一把宽刃大铁剑，浑身肌肉鼓起，双眼血红，龇着尖牙，宛如一头愤怒的棕熊。道士们不敢冒进，围在门口，用剑指着他。

“清休，放下剑！我们无意伤你，只想请你随我们回道观去见家师。”

“放屁！”明空喝道，“请我？你们是想抓我吧！我不去道观，也不见你们师父，快滚！”

“清休，大丈夫应有担当，你偷……”

“我不是大丈夫！快滚，这是我的庙！”

“清休，你若冥顽不灵，那可休怪我们无礼！”

“怎的？你们敢进来？”明空虚晃一剑，“进来我就砍死你们，来啊！”

道士们对视一眼，谁也不敢冲进去。“我们确实不敢进去，但你敢出来吗？”

“当然敢！但我就不出去，你们能怎样？”

“你不是不出来，你是胆小如鼠，不敢出来！”

“我胆大如虎，就不出去！激将法对我无用。”

“那好，咱们就相持着，看谁先累。我们人多，可以轮流休息。我不信你不困，不睡觉，等你睡着了，我们就绑了你！”

“你们这帮卑鄙的畜生！爷爷有真武大帝庇护，能一年不睡觉。”

道士们后退了几步，放下手臂，紧盯着明空。

明空放下手臂，拄着大剑，眉头紧锁。一旦我走出库房，他们必会包围我，从背后攻击我！看来只能守住门口，等他们一个一个进来送死。

须臾，明空庙的后门开了，邵娃走了出来。

“几位道长，”他打量着道士们，“你们何时进来的？”

道士们沉默，不去看他，紧盯着明空。

邵娃害怕，不敢靠近他们，他环顾四周，没看到明空，就挠了挠头，大喊：“师祖，吃饭了！”

“徒孙，我在库房里！”明空大喊，“快叫你爹拿上家伙过来，这帮道士要杀我，想占据这座庙。”

邵娃急忙掉头进门，跑到厨房，把情况告诉了正在盛菜的严修儒。严修儒半信半疑，这附近没有道士，而且道士向来与世无争，岂会来这里杀人占庙？他放下勺子和菜盘，到后院一看，心里一惊，同时感觉道士们有些面善。他看着独臂道士，忽然想起他们是当初在晋州运送药材的那五个道士。

“几位道长别来无恙？”他拱了拱手，“可还记得小生？”

道士们看了他一眼，也感觉他有些面善。“施主，”长须道士皱眉道，“我们之前好像见过，但贫道一时想不起来了。”

“当初在晋州时，家兄以为几位道长是强盗，要与几位道长相拼，是小生拦住了他，消解了误会。”

“贫道想起来了！当初若非施主阻拦，我们恐怕已死于非命。”长须道士行了稽首，“着实惭愧，竟忘记了恩人的相貌，望恩人见谅。”

明空心里大喜，自己的徒弟对道士们有恩，自己对道士们有错，恩错相抵，互不相欠。“徒弟，”他大喊，“你快把这帮道士送走，让他们休来烦我！”

“施主，”道士们对严修儒道，“令师之前盗走……”

“徒弟，”明空急忙大喊，“休听他们胡说！快把他们送走。他们鬼话连篇，只会骗取信徒们的钱财，绝不能信！”

严修儒愣了一下，师父这说的不正是他自己吗？

独臂道士怒了，指着明空大骂：“直娘的狗贼，休得污蔑！若非家师仁慈，要感化你，我必定把你碎尸万段！”

明空也怒了，指着独臂道士大骂：“你才是直娘的狗贼！你娘跟驴配了，生下了你……”

“你娘跟狗配了，跟猪配了，生下你这狗彘不若的贼秃……”独臂道士大骂不止。

“你这畜生真不孝，我是你爹，你竟然骂你爹！”明空捂起耳朵，“我儿骂我，我儿骂我，我儿骂我……”

严修儒问长须道士：“道长，到底是怎的回事？家师之前盗走了什么？”

“令师之前盗走了我们观里的典籍，守夜的弟子们要捉拿他，他就在柴房里放了一把火，趁着弟子们救火时，逃走了。后来有道友给家师送信，说令师在曲阜县附近行骗，号称明空祖师。家师就让我们来此找他，想取回典籍，并带他回道观受罚。”

严修儒若有所思，“敢问家师盗走的典籍叫什么名？”

“一本叫《太虚阴符经》，另一本叫《太上长春经》。”

“道长少待，我去找找那本书。”

严修儒跑进庙里，到东屋的炕上东翻西找。邵娃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他。

“爹，你们不会打架吧？”

“不会。那帮道士是好人，你师祖偷了他们的书，他们前来索要。”

“师祖为何要偷他们的书啊？”

“不知道。”

严修儒打开炕头的藤箱，藤箱里装着许多衣服，他翻了翻衣服，发现那本没有封皮的《太虚阴符经》压在衣服底下。他拿着书跑到后院，独臂道士和明空还在对骂，他们的声音已经嘶哑。

“道长，你看是这本书吗？”他把书递给长须道长。

长须道士翻开书看了看，笑道：“这正是《太虚阴符经》啊！只可惜封皮被毁了，但无大碍。施主，你可知另一本《太上长春经》在何处？”

“那本书在晋州。”

“怎会在晋州？”

“之前，就是上次我们相遇的时候，那本书就在我身上。当时我师父让我去汾西县外的上清观，把书交给我师伯，后来那本书被我师祖看到了，他就把书拿走了。”

见长须道士拿着书，明空不骂了，喝道：“你们已经拿到书了，快滚！以后休来烦我！”

独臂道士也不骂了，喝道：“书虽拿到了，贼却未拿到，你必须随我们回道观受罚！”

“你不讲理！当初我偷书，如今归还了，互不相欠，凭甚要我跟你们走？”

“你偷的是两本书，如今只还了一本，另一……”

“另一本被他送人了！”明空指着严修儒，“你向他要，休向我要。”

严修儒刚要开口辩驳，就听到独臂道士喝道：“他是你徒弟，是你让他送人的。”

“你放屁！”明空面红耳赤，“是他把书送人的，是他拿着书去了晋州，把书放到人家手里的！我没去晋州，也没把书放到人家手里，甚至那日我连门都没出！你竟然怪我？”他指着严修儒，“你向他要才对！”

严修儒愣住了，无言以对。

“好好好，”独臂道士深呼吸一口气，咽了口唾沫，“纵使如此，那柴房的火是你放的吧！若非……”

“你不讲理！”明空指着他喝道，“若非你们观里的道士打我，我岂会放火？当初我挨了好几棍，浑身是伤，险些丧命！我宽宏大量，不追究此事，你也休追究我放火的事。若你非要追究我放火的事，那我也追究你们打我的事，两相抵消，互不相欠！”

“是你不讲理！若非你偷盗，观里的弟子岂会打你？”

“书已经还给你们了，偷盗的事抵消了。你们打我，我放火，这两件事也抵消了。一切都明明白白的，我哪里不讲理？”

“是你偷盗在先，观里的弟子才会打你的。”

“我是偷盗，但书已经还了，你们凭什么打我？”

“你是刚才还的书，偷书是在之前，打你也是在之前。”

“我还了书，赎了偷盗的罪，我就无罪了。你们打我，是对我有罪；我放火，替你们赎罪了，你们也无罪了。如今咱们都无罪，你们赶快走，以后休来烦我！”

独臂道士哑口无言，气得喘着粗气，攥紧拳头，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地揍明空一顿。

“清休，你休想抵赖！”长须道士举起书，怒视着明空，“这本书是我们观里的典籍，极其重要，你撕毁封皮，犯下罪行，理应随我们回道观受罚！”

“对！”独臂道士大喝，“撕毁封皮的罪你还没赎，你必须随我们回道观受罚！”

“是他撕的！”明空指着神色慌张的严修儒，“他把那封皮用来引火了，你们快带他走吧。”

道士们全都看向严修儒，希望他否认。严修儒神色更加慌张了，他犹豫了片刻，低头道了歉。道士们齐声长叹，眉头紧锁。

“徒弟，”明空叫道，“你快随他们走吧！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让你那两个师弟替你照顾的。”

“狗贼！”独臂道士指着他，“明明是你犯了罪，却要让你徒弟为你赎罪，你枉为人师！”

“你放屁，我无罪！”明空指着严修儒，“是他把书送人了，还撕了封皮，他有罪！要去赎罪的也该是他！”

“与你徒弟无关，我们就要带你回道观受罚！”

“我不去！”明空紧握大剑，手臂颤抖，“不然就同归于尽，都休想活命！”

独臂道士刚要开口大骂，就看到长须道士对他使了个眼色，他只好闭嘴。

“施主，”长须道士对严修儒行了稽首，“令师宁死也不愿随我们走，只好委屈施主随我们回道观，与家师说明情况，我们也好向家师复命。”

“道长，”严修儒有些慌张，“我可以随你们去道观，但不知尊师会不会责罚我啊？”

“冤有头，债有主，施主无过，家师不会无故责罚。即便责罚，也只是让施主在观里做些挑水、劈柴、扫洒之类的杂务，闲时再让施主与弟子们一起诵经，修身养性。”

“若只是做些杂物，倒算不上责罚。”严修儒皱眉道，“不知贵观在何处，要走多远？”

“我们道观在均州武当山，要走很远。”

“均州比海州远吗？”

“施主见谅，贫道没去过海州，不知道哪个更远。”

严修儒犹豫了片刻，“那好，我随你们去道观，但我得先拜辞家母。”

道士们对视一眼，稽首道了谢。

“我也去！”在门口扒着门张望的邵娃忽然叫道。

“你去做甚？”严修儒皱眉问。

“我罪孽深重，得去道观赎罪！”

“你小小年纪，何来罪孽？”

“我前世定是犯下滔天罪孽，所以今世才来到此处，要我打扫庙宇，陪胖和尚喝辣酒，回家还得割草放牛。”

“徒孙！”明空大喊，“休要胡闹，好生在庙里待着，我以后不让你喝辣酒了。”

“我就去！”邵娃跑到严修儒身旁，拉着他的衣摆。

严修儒问道士们：“几位道长，我儿也要去，这如何是好？”

“这位小施主想去，我们不好阻拦，也不能绑了他的腿，不让他去。”道士们皱眉道，“施主，这一切都由你来决定。”

严修儒低头看着邵娃，犹豫了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点头同意了。

严修儒、邵娃和道士们开门进了庙。后门刚关上，道士们忽然龇牙咧嘴地唉声叹气，揉着腰背、肩膀和胳膊。

“道长，你们这是怎的了？”严修儒面露疑惑，“莫非之前被家师打伤了？”

“我们昨日割了一下午的谷子，浑身酸痛，刚才就快站不住了，幸好令师没有察觉。”长须道士左手揉着腰，右手揉着肩膀，“施主，我们至今还未吃饭，饿得快没力气了，可否给我们弄些饭吃，不胜感激。”

“午饭已经煮好了，还在锅里，我和我儿也没吃，正好咱们一起吃。”

道士们稽首道了谢。

严修儒和邵娃把饭菜端上了桌，一大盆小米饭和一小盆萝卜白菜炖猪肉。严修儒怕菜不够吃，又切了两盘咸菜条。众人一起坐下吃饭，刚吃几口，明空忽然从后门走了进来，道士们立刻起身握住剑柄。明空吓了一跳，慌忙退到门外，“五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吃完饭赶快滚，否则爷爷拿大剑砍死你们。”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回家的路上，严修儒问道士们的道号和辈分：长须道士是大师兄，道号玄阳；厚嘴唇的道士是二师弟，道号玄净；独臂道士是三师弟，道号玄澈；左脸有颗痣的道士是六师弟，道号玄澄；大眼睛的道士是九师弟，道号玄清。道士们问严修儒和邵娃的姓名，严修儒说自己名叫严习武。

严氏和桂芝刚想出去割草放牛，严修儒和邵娃带着道士们就进了院，对她们说了情况。她们立刻死死地拉住严修儒和邵娃衣服，不许他们走。严氏还把牛赶到她前面，让牛去顶道士们。牛哞哞叫了两声，走到一旁，撒了泡尿，淡黄的尿液溅到了严氏的鞋上。严氏大骂牛无用，扬言要饿它两顿。

“施主，”道士们稽首道，“令郎随我们回道观是去复命，不是去受罚。即便受罚，也只是做些杂务而已。”

“均州路途遥远，倘或路上遇到山贼，我儿岂不丢了命？”严氏面露厌恶，“要受罚就在家里受罚，不去你们道观受罚。你们在这里看着他做杂务，然后回去告诉你们师父，说他已经赎罪了。”

“施主，如今四海平静，路上并无山贼，即便是有山贼，我们几人也能保护好令郎。再者，令郎受罚与否，要由家师来做主，我们无法决定。”

“那就让你们师父过来，在这里决定我儿是否要受罚！”

“娘，”严修儒道，“我已经答应这几位道长了，要随他们去道观。大丈夫一言九鼎，岂能反悔？”

“不行，”严氏白了他一眼，“你和邵娃都走了，谁来养活我和桂芝？若到了春天你们还不回来，难道要我和桂芝去种地？那是汉子干的活，不是妇人干的！”

“娘，家师说了，他会让我那两个师弟来照顾你们的。”

“你那两个师弟顶多是来帮着干活，我们若没钱了，他们能给我们钱花吗？”

“娘，家里的钱不是够用吗？根本不需……”

“不够！谁说够用？钱永远都不够，没有够用的时候！”

“娘，那我给你一锭黄金你看成不？”

“嗯？”严氏顿时两眼放光，“你有黄金？你哪来的黄金？”

“之前顾头领给了我一锭黄金。”

“有多重？”

“二十两重。”

“成！你把黄金给我，就可以跟他们走。”

严修儒回屋取来黄金，给了严氏。

“有了这锭黄金，我和桂芝至少能一年吃喝不愁。”严氏笑着揣起黄金，“你们去收拾行囊，随道长们走吧。早去早回，路上小心。”

严修儒和邵娃回屋收拾了行囊，背着行囊拜辞了严氏和桂芝，跟着道士们走了。严氏对桂芝使了个眼色，用下巴指了指严修儒的屋。她们跑进严修儒的屋里，开始东翻西找。

“桂芝，你个高，看看房梁，我儿八成把钱藏那上面了！”

桂芝仰头跳着看遍了房梁，“没有啊！奶奶。”

“看看地上，我儿八成把钱埋在地里了。”

“知道了，奶奶。”

## 第二十七章 路上趣事多，还俗喜成亲

严修儒和邵娃本以为道士们不苟言笑，相处一段时间后，却发现他们开朗随和，经常相互调笑，不顾忌辈分，也不避讳隐私。

有一次众人坐在客店里等待饭菜，六师弟玄澄捋着三师兄玄澈右边空荡荡的袖子，笑道：“师兄，你没右臂，一会儿吃饭如何端碗啊？要不我喂你吧！”玄澈笑道：“碗放在桌子上便可，不必端着。一会儿我要小解，劳烦师弟帮我扶着那话儿，以免尿到裤子上。”众人哈哈大笑。严修儒问：“道长，你没了右臂后生活方便吗？”玄澈道：“起初不方便，连衣服都穿不上，筷子也拿不稳，要师兄弟们帮忙。久了也就习惯了，如今我穿衣服比他们都快，毕竟要少穿一条袖子。”众人一阵哄笑。晚上，严修儒坐在客店外的土墙下，拿着油灯偷偷看书。九师弟玄清泼洗脚水时看到了他，就悄无声息的走了过去。

“施主，这是什么书啊？”

严修儒吓了一跳，慌忙合上书，“呃……这是……是《诗经》。”

“施主休想骗我，我知道是什么书。”玄清挑了挑眉，笑着伸出手，“借我看看，千万不要告诉我师兄。”

严修儒放下油灯，羞答答地把书给了他，起身回屋。他坐到严修儒刚才的位置上，翻开书，借着微弱的灯光细细品读，读得身体酥麻舒畅，腿脚发软，才回屋睡觉。

大师兄玄阳和二师弟玄净知道许多故事。每当邵娃不想走路，躺在地上撒泼时，他们就开始讲故事。邵娃连忙起身，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身后，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

话说有个穷书生上山砍柴，走到山坳时，听到树林里有嚎叫声。他循声进入树林，看到一头野猪困在陷阱里，他心生怜悯，就用柴刀砍断陷阱的绳索，放走了野猪。一个月后，他坐在院里看书，一个膀大腰圆、相貌凶恶、皮肤黝黑的女人忽然走进院里，跪到他面前，说要报答救命之恩。那女人的声音极其粗犷，与男人无异，当时吓了书生一跳。书生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让女人回去，不必报恩。女人不肯，坚决要报恩，还要以身相许。书生害怕，想要逃跑。女人一把抓住他，把他扔到床上，要与他行房。书生拼命反抗，但无济于事，最终只能顺从。此后，女人操持家务，照顾书生。书生什么都不用做，每日只是读书。女人极其勤快，还力大无穷，一次能挑八桶水，背四百斤柴，赚来的钱都交给书生，她分文不要。书生因此渐渐富裕，衣食变好了，旧房修缮了。四个月后，女人临盆，书生要去请稳婆，女人说不必请稳婆，要他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进来。书生不敢不从，就守在门外，竖起耳朵听屋里的动静。须臾，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卷飞屋顶的茅草。书生被风吹得站不稳，慌忙抱紧门柱。咔嚓咔嚓，几道雷电劈中他面前的土地，形成几个深坑，吓得书生屁滚尿流，以为上天要惩罚他。忽然，屋里响起嘈杂的哭声，天空瞬间晴朗，雷止风息。书生进屋一看，女人生了十胞胎，五男五女。那十个孩子皮肤黝黑，身强体壮，正在地上打滚、刨坑，他们看到书生后，齐声叫爹，要吃白米饭和白面馒头。他们食量极大，长得也极快，四岁时就与成人无异。后来，天下大乱，烽火四起，那十个孩子从军，保家卫国，立下赫赫战功，被皇帝封为将军。书生和女人从此衣食无忧，白头偕老。

玄阳和玄净的故事讲完了，邵娃嚷着要他们再讲一个。他们说翻过前面的两座土冈，就再讲一个。邵娃催促众人快走，翻过两座土冈后，又听了一个狐狸精报恩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上个故事大同小异，穷书生救下狐狸，狐狸变成美女报恩，最后书生和狐狸精衣食无忧，白头偕老。这种故事虽然俗套，但邵娃听得津津有味，还想再听一个，不论听多少个都不厌烦。

邵娃好学。他把右臂藏在衣服里，跟在玄澈身旁，摆动着空荡荡的袖子，说自己也是独臂；农户家里的驴叫了，他也昂起头“嗷——呜，嗷——呜”地叫；玄清的脚扭了，走路一瘸一拐，他也一瘸一拐地走路。玄清想逗他，就把他叫到身旁，附耳低言道：“我知道一个大解不用擦屁股的方法，你想听吗？”邵娃点头说想听。玄清低声笑道：“你大解的时候，感觉有一段屎要拉出来的瞬间，立刻甩一下屁股，把屎甩出去，屁股就干干净净了，不用擦了。”邵娃信以为真，在大便的时候尝试了一番，结果哭着跑了回来。

“爹，我拉裤子了！”

“啊？怎的还能拉裤子上啊？”

“刚才甩了几下屁股，把屎甩进裤子里了。”

众人哈哈大笑，把邵娃抬到河边，给他洗了澡，洗了裤子，换了一身衣服。邵娃向玄阳告状，要惩罚玄清。玄阳就罚玄清背着邵娃走十五里路。邵娃把玄清当成马，趴在他背上喊着驾。

走了十多天的路，严修儒和邵娃双腿酸痛，脚上起泡，走不动了，想要坐马车。道士们面有难色，说身上的盘缠不足，若要雇马车，吃饭的钱就不够了。严修儒有钱，也体恤道士们的不易，路过马市时，他就雇了两辆马车。

是日中午，众人来到汝阳县，在一家小酒店里点了饭菜。这家酒店非常简陋，四根灰旧的木柱支撑着一个茅草屋顶，没有门，三面通风，一面挨着隔壁粮店的青砖墙，青砖墙上挂满了写着菜名的木牌。西北角有两个泥砌的炉灶和一张长桌，长桌上乱放着厨具和食材。店里坐着五桌客人，都是邻里街坊，他们喝着酒，闹哄哄地说着闲话。店家是一对夫妇，男店家负责招待客人、做杂务，女店家负责炒菜做饭。严修儒看着女店家炒菜，心里非常好奇。她用的竟然是铁锅，炉灶里的炭火红通通的，食材放进铁锅的瞬间，冒起一股白气，刺啦刺啦几声，翻炒几下，撒上盐和香料，出锅装盘，速度极快。严修儒以为菜肴必然夹生，但吃了几口后，发现不仅熟透了，还非常好吃，比炖煮的菜肴更有滋味。

不多时，一个少女带着四个家丁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店里的客人瞬间安静了，转头看着少女。少女五官端正，剑眉星目，比严修儒高三寸，她头上插着两根金闪闪的点翠花钗，上身穿着绣着百合的淡青色绸缎衣，下身穿着淡粉色的花边绸缎襦裙，脚上穿着一双绣着竹叶的白布鞋。她扫视一眼众人，从缠袋里掏出一锭银子，一甩手，潇洒地扔给男店家，然后指着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女客叫道：“就是她！”家丁们迅速冲过去，一脚踹倒中年女客，抄起板凳，打得她哭天喊地，连连求饶。其他人怕被误伤，慌忙跑到店外，只剩下玄澈仍坐在原位。街道上的人们站在店外围观，没人出声喝止。玄澈眉头紧锁，犹豫了片刻，拍案而起。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残害良善，王法何在？”

“你算什么东西？”少女冷哼一声，“少管闲事！”

“我算大义！”

玄澈一个箭步冲出，一拳打倒一个家丁。师兄弟们见状，立刻冲进店里，联手打倒了另外三个家丁。中年女客挣扎着爬起来，跑了出去。少女心里一惊，想要追赶。玄澈迈出一大步，挡住她，稽首道：“施主，迷途知……”忽然，家丁们爬起来，抡起板凳，狠狠砸向道士们。道士们护住头，忍痛挨了几下打，顺势抓住板凳，用力夺过来，一脚踹倒了他们。家丁们连滚带爬，跑到少女身后，愁眉苦脸地道：“二娘，打不过啊，还是走吧！”少女回头瞪了他们一眼。

“施主，”玄阳稽首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几位道长，敢问惩恶是否为行善？”

“当然。”

“敢问护恶是否为作恶？”

“施主，如此浅显之道理，人所共知，何必问我们。”

“刚才那妇人半个月前曾给我家丫鬟说媒，说男家殷实，男子为人和善。我家丫鬟信了，过门后才发觉被骗了。丈夫是个酒鬼，家里穷得连米都没有。”少女戛然而止，冷冷地盯着道士们。道士们感觉浑身灼热，不敢直视她。

“之后如何了？”

“没有之后了！一个女子嫁给这样的汉子，你们希望她之后如何？寻死？”

“施主何不状告官府，让官府……”

“木已成舟！我家丫鬟若何？莫非要改嫁？试问谁家的好男子还愿娶她？”

“既然木已成舟，那施主打人也无济于事啊。”

“此为惩恶，教她不敢再行骗。我本想打断她的双腿，教她以后不能出门行骗，却为尔等所阻！”少女恶狠狠地瞪着道士们，“此后她每骗一个人，都是尔等之罪孽。”

道士们面露尴尬，稽首道：“施主，我们不明就里，望乞恕罪。”

“不恕！除非你们打死那妇人。”

道士们一时语塞，面面相觑。

严修儒微微一笑，偷偷对邵娃耳语了几句。邵娃点了点头，笑着大喊：“玄清道长丰姿俊伟，让他还俗，娶你家丫鬟！”玄清连忙回头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乱说话。他继续笑着大喊：“杀身成仁，成就大道，助女施主脱离苦海！”围观的人们一阵哄笑。少女打量着玄清，沉思了片刻，豁然一笑。

“敢问玄清道长青春多少？家住何处？”

玄清顿时窘迫不已，额头冒了汗。“贫道无家，今年二十六，住在武当山道真观。”

“道长好酒吗？”

“天戒。”

“好赌吗？”

玄清擦了擦汗，“不会。”

“会种地、做饭吗？”

“在观里常做杂务，也务过农。”

少女心里很满意，无父无母，不酒不赌，洁身自好，这种男人世上少有。“我家丫鬟小你两岁，相貌不俗。道长若愿还俗与她成亲，房屋我来置办，日后的生计我来安排。”

玄清稽首道：“贫道自幼出家，一切事皆由家师做主，贫道无法擅自决定。”

“这门亲事师父赞成！”严修儒跑到他身旁，拍着他肩膀，“道长，你立刻拜我为师，我就是你师父，你的事由我做主，我要你娶她家丫鬟！”围观的人们一阵哄笑。

玄清愣住了，不知所措。

玄阳皱眉道：“施主休要胡闹！”

“那好，师父不在，由师兄做主，”严修儒转向他，“玄阳道长你来让玄清道长娶那丫鬟。”

“师弟，”玄阳走到玄清面前，“道法自然，平时师父也不曾干预弟子们的决定。你的人生无人能为你做主，你心里有何想法，就做何事。”

玄清犹豫了片刻，低头道：“师兄，我想还俗。”道士们心里一惊，但面不改色。严修儒笑了，计谋成功了。只要道士们都还俗成家，他和邵娃就不必去武当山了。他要努力找到四个未婚的女人，再促成四门婚事，然后直接回家。

“师弟，你心里真想还俗成家？”

“嗯。”

“好！那就遵从本心，还俗成家。”

“好！”少女笑了，“既然玄清道长愿娶我家丫鬟，那你们就随我来。”

众人来到一家成衣铺。少女根据玄清的身材买了一身新衣服，让玄清换上。玄清难为情，摆手推辞。少女皱眉道：“堂堂大丈夫，怎的如此不爽利？我都不害羞，你害什么羞？休得推辞，快去换！”玄清无奈，只好进里间换上新衣服。少女绕着他打量了一番，点头称赞。

众人去酒鬼家，破旧的小院里有一个肤白秀美的女人正在编草席。玄清心里大喜，她比想象中的还美。玄澄心里叹了口气，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想还俗成家。

“金穗，”少女道，“那酒鬼在家吗？”

金穗放下草席，起身道：“他喝醉了，正在炕上睡觉。”

“以后你不用编草席了，”少女指了指玄清，“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

金穗看向玄清，玄清看着金穗，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都红了脸，迅速看向别处。

狭小的茅屋里酒气熏天，少女让家丁叫醒了睡在炕上的酒鬼。酒鬼揉了揉眼，迷茫地看着满屋的人。

“写休书！”少女从头上拔下一根点翠花钗，扔到炕上，“这根钗你拿去换钱，买酒喝。

“二娘，我娶个老婆不易，就这一根钗如何……”

“这根钗是金的，最少值八十贯。你若不信，立刻拿去让兑坊的人估价，我在这里等着。”

“二娘，我不识字，我家也没有纸笔。”

少女让家丁买来笔墨纸，亲自写了休书。酒鬼画了押，把点翠花钗藏进柜子，躺下继续睡觉。金穗收下休书，对少女施礼道了谢。

路上，金穗跟在少女身后，偶尔假装整理后襟和衣摆，回头偷看玄清一眼。玄清跟在玄阳身后，趁众人不注意，偷看着金穗，他心里怦怦直跳，浑身燥热，思绪乱飞。路过一条小巷时，一个中年男人在巷口斜了少女一眼，往墙上吐了口痰，转身往巷里走，喃喃道：“一个女儿家，不待字闺中，整日走街串巷，抛头露面，真不知羞耻！”他的声音极其微弱，在嘈杂的大街上几乎听不到。

“站住！”少女带着家丁们冲到巷口，“你刚才说什么？”

中年男人吓了一跳，回头道：“我没说话啊！”

众人不明白情况，迷茫地看着少女，感觉她莫名其妙。

“你再给我说一遍刚才的话！”

“我真没说话！”

“去！”少女指向中年男人，“扇他二十个耳光，让他以后再也不敢乱嚼舌根！”

家丁们立刻冲过去，死死地抓住中年男人，啪啪开始扇耳光。中年男人惊慌失措，连连求饶，但无济于事。

“施主，”玄阳皱眉道，“他不曾犯错，何故打他啊？”

“你刚才是没听见，他说我走街串巷，抛头露面，不知羞耻。”少女冷哼一声，“这种人着实可恶，自己的毛病不去改，非要挑他人的毛病，该打！”

“一句话而已，施主何必斤斤计较？”

“错！一味忍让只会让小人得寸进尺。今日他敢低语，明日他就敢扬言，我务必要让他连想都不敢想！”

众人穿过大街，转入一条寂静的大道，从后门进了少女家。少女家的后院整洁气派，以中央的花坛为中心，东西对称，南北齐平，一砖一瓦垒砌得十分考究。道士们曾给官家做过法事，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官宅的构造。

“施主，”道士们稽首道，“敢问前院是州衙还是县衙？”

“州衙，”少女满不在乎地道，“家父是知州。”

“原来施主是知州相公的爱女，”道士们深深地行了稽首，“失敬，失敬。”

“不必多礼，把我当作平人家的女儿便可。”

严修儒忽然想起蔡州知州是沈云，就问：“敢问娘子可是姓沈？”

少女点了点头，“正是。”

“敢问沈伯佑可是令兄？”

少女有些惊讶，“你认识我大哥？”

严修儒笑道：“之前曾在元城县里帮了令兄一个忙，因此相识。”

“我大哥不正经，常常流连三瓦两舍。”少女皱眉道，“你莫要借给他钱，他不会还的。”

“小钱而已，也没想要令兄还。”严修儒笑着拱了拱手，“小生严习武，敢问娘子芳名？”

“沈莲，字仲洁。”

“幸会，幸会！”

沈莲召集了一群下人和三个厨子，宣布下午要在后院为金穗和玄清办喜事，吩咐众人不许惊动老爷和夫人。她计算了人数，要摆六桌酒席，就让家丁们设法筹集六张桌子和三十六个凳子摆在后院。她感觉院里的摆设太过庄严，不够喜庆，就让丫鬟们设法弄些彩绸、绣球和灯笼装饰后院。她拿出私房钱，让厨子们购买食材和酒，要求每桌至少要有八道菜和一坛酒。她安排金穗和玄清住在一间位置偏僻的厢房里，以后玄清在这里做杂务，金穗继续做丫鬟。

黄昏，一切都已完备，众人坐在一起看金穗和玄清拜堂。玄清感觉自己在梦里，太快了，忽然就还俗了，成亲了。金穗也感觉自己在梦里，太快了，忽然就离婚了，改嫁了。他们都没有父母，沈莲就做了主婚人。拜完堂，开席。沈莲、金穗和玄清单独坐一桌，严修儒等人单独坐一桌，其余的座位上坐满了下人。邵娃碰了碰严修儒，用筷子指着桌上那盘鸡肉，“爹，我要吃鸡腿！”严修儒把两个鸡腿都夹给了他。他放下筷子，拿起鸡腿开始啃。道士们喝了口酒，感叹世事无常，没想到九师弟竟在一日之内还俗成亲了。严修儒低头吃着菜，心里奸笑道：“不必感叹，你们回不了武当山了，我定要让你们全都还俗成亲！”他回头看了一眼沈莲，犹豫了片刻，起身走过去，拱手道：“娘子，恕小生冒昧，借一步说话。”沈莲放下碗筷，跟着他走到墙角。

“娘子，敢问贵府可还有单身的丫鬟？”

“有！”沈莲指了指正在吃饭的丫鬟们，“她们都是单身。”

严修儒大喜，“不瞒娘子，其余几位道长不忍与玄清道长分开，也想还俗成亲，”他深深施礼，“恳请娘子成全！”

沈莲扫了一眼道士们，皱眉道：“丫鬟们都年轻，这几位道长年长，着实不般配！即便我有心，丫鬟们也不会应允，恕难成全。”说完转身走了。

严修儒眉头紧锁，轻叹一声，好似冷水浇头。难道我的计谋要失败？不行！既然这里的丫鬟们年轻，那我就得在路上多加留意与道长们年纪相仿的女人，撮合他们结为连理。

酒席上，下人们相互敬酒，说说笑笑。一个家丁假装醉了，身体往后一仰，摔倒在一个丫鬟身后。众人一阵哄笑，笑话他酒量差。他爬起来时，悄悄摸了丫鬟一下。丫鬟转身浅浅一笑，对他眉目传情。严修儒看在眼里，有了计谋：一旦遇到与道士们年纪相仿的女人，就把道士们往她身上推，若她面露微笑，则喜事能成。

后院的前门开了，一个丫鬟伴着一个慈眉善目的妇人走了进来。下人们连忙起身施礼，叫声“夫人”。严修儒等人也连忙起身施礼，看着妇人。沈莲有些紧张，快步走向妇人。

“娘，你怎地来了？”

“你这孩子，”沈夫人笑道，“给下人办喜事何必瞒着我？”

“娘，你千万不要告诉爹。”

“没告诉他。他忙，没工夫管你。”

沈莲和丫鬟伴着沈夫人走到金穗和玄清面前，金穗和玄清连忙施礼。沈夫人打量着玄清，点头笑道：“这新郎的相貌身材都不错，与金穗确实般配啊！”沈莲指着旁边的座位，笑道：“娘，你坐我身旁，咱一起喝喜酒。”丫鬟们连忙过去擦净凳子，添上两套餐具。沈夫人坐下对众人摆了摆手，笑道：“都坐下吃饭吧，不必拘束。”众人施礼道谢，重新坐下了。

沈夫人问玄清的情况，玄清一一回答了。沈夫人笑道：“出过家也好，至少心地善良，做事规矩。”她与众人喝了几杯酒，吃了几口菜，说了几句话，然后放下筷子，搂住沈莲。

“好女儿，人家都已成亲了，你何时成亲啊？”

“娘！”沈莲有些羞涩，“我还不想嫁人。况且这世上的男子大多不专一，娶了妻后，就想娶妾。”

“胡说！你爹至今也不曾娶妾，怎能说男子大多不专一？”

“像我爹这样的男子世上少有。”

“其实之前我跟你说过，那王小官人不错！知书达理，他祖父是黄州知州，他舅舅还是朝臣。一旦他去应举，必能金榜题名。”

沈莲眉头一皱，“娘，休再提他，他不正经！”

“怎的不正经？”

“他去妓院！”

“你怎知他去了妓院？道听途说不……”

“我路过妓院时看到他了！当时他在二楼的窗户里搂着一个妓女，摸那妓女的胸，还跟那妓女亲嘴。我立刻喊……”

“哎呀！”沈夫人眉头一皱，“休说这不堪入耳的话，我以后不提他便是。”

“娘，不是话不堪入耳，是他做的不堪入目！”

沈夫人叹了口气，“我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娘再托人物色更好的男子。”

严修儒有一股冲动，想要毛遂自荐。他初见沈莲时，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他低头咬着筷子，犹豫不决，毕竟自己家境太差，与沈家不门当户对。

“娘，男子不仅要专一，还要相貌出众、才华横溢、武艺超群、家境殷实，否则配不上我！”

“知道了！”沈夫人怜爱地看着沈莲，“我家的明珠必须要许给超群绝伦的男子才行。”

严修儒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彻底放弃了。

当晚，严修儒等人住在了后院的一间厢房里。次日清晨，玄清送众人出了门，在路口把法剑和道袍交给道士们。

“诸位师兄，”他眼眶红了，“小弟无法回武当山向师父告别，烦请诸位师兄把情况禀告师父。”

“师弟，你能成亲是好事，不必悲伤，师父定会高兴的。”道士们有些伤感，“以后我们路过此地，就来找你，你可要做东啊！”

“好！小弟一定做东。”

众人辞别玄清，沿着闹市往城外走。严修儒看到前面有一个买菜的妇人与玄净年纪相仿，他挪到玄净身旁，在路过妇人身后时，用力推了玄净一下。玄净没能站稳，一下扑到了妇人身上。妇人面露厌恶，转身一把推开他，扇了他一耳光，指着他破口大骂。玄净满脸通红，连连施礼道歉。严修儒惊讶地咬着拇指看着他们，有些后悔，一切与他设想的完全不同。

## 第二十八章 赏景览胜楼，云峰断三劫

严修儒浑身湿漉漉地站在窗前，听着淅沥的雨声，注视着细雨中的草丛，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他失败了，武当山不远了。

“施主，”玄澄走到他身后，“雨天道路湿滑，上山的路更加难走，我师兄说今日先在此住下，等天晴之后再上山。客房已经定下了，我们住在二楼左边的第一间房，你们住在二楼右边的第三间房，这是钥匙。”

严修儒转身接过钥匙，拿起桌上湿漉漉的行囊，看向门口。邵娃正在雨中撒欢玩耍，衣服都已湿透了。

“儿，快进屋来，休再玩了，小心风寒。”

邵娃回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

严修儒点了一壶热茶，要店小二送到楼上的客房。他带着邵娃上了楼，打开生锈的门锁，推开门，一股潮气和霉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房梁、窗框上方和墙壁顶部长了一些霉斑。两张床在左右两边，相距不足两米；一张窄桌在两个床头之间，桌下有一个夜壶和一个痰盂。他们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把湿衣服挂在房梁上，打开门窗，给房间透气。

“爹，”邵娃指着窗外，“那是什么塔啊？”

雨水哗啦啦打着窗台，一座七层高的大楼矗立在远处，蒙蒙细雨把它的棕色琉璃瓦洗得润泽明亮，青黄的武当山在它的后面连绵不绝，矮小的房屋在它的下面鳞次栉比。

严修儒注视着窗外，“那不是塔，是一座楼。”

“什么楼？”

“不知道。”

店小二敲了敲门，端着一壶茶和两个茶杯走了进来。“客官，你要的热茶。”

“店二哥，”严修儒指着窗外，“那是什么楼啊？”

店小二把茶壶和茶杯放到桌上，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笑道：“那是览胜楼，富人去的地方，常有达官贵人在那顶楼里赏景。”

“览胜楼？好名字啊！”

“客官，这名字满大街都是，一点都不好！”店小二皱眉道，“因为这里是览胜镇，所以它叫览胜楼。我们这家店本来叫览胜客店，后来因为其他客店都叫这个名，就把名改了。斜对面那家酒馆叫览胜酒馆，左边第二家肉铺叫览胜肉铺，第四家米铺叫览胜米铺。客官，你若去闹市喊一句：‘览胜，回家吃饭了。’恐怕至少得有一半的人回头看你，因为他们的名都叫‘览胜’。”

“原来如此！”严修儒拱了拱手，“未请教店二哥高姓大名？”

“李览胜。”

店小二走时，随手关上了门。严修儒和邵娃坐到床上，喝着热茶，看着窗外的雨景。

“爹，你有钱吗？”

“有一些，怎的了？”

“我们去览胜楼的顶楼看看吧，不吃饭也行。”

“这事我做不了主，得由道长他们决定。”

“那我们去找他们商量商量？”

“好！”

严修儒心里窃喜，他刚看到览胜楼时，就想去顶楼赏景，但行程一直由道士们安排，他不便请道士们改变行程。邵娃的话正合他的心意，也给了他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借口。

“几位道长，”敲开道士们的房门后，严修儒拱手道，“我儿想去览胜楼看看，我本不想来叨扰几位道长，但我儿执意要去。没奈何，只好请几位道长通融通融，我们一起陪我儿去一趟览胜楼，如何？。”

“施主，不是我们不通融，是我们没有钱啊！”道士们面露难色，“那里的东西可都贵得很啊！只是上楼坐一坐，就要一贯钱，上顶楼坐一坐，就要两贯钱。一壶最寻常的茶水，这里只卖五文钱，那里至少得卖五十文钱，着实消费不起啊！”

“无妨，我身上的钱够。”严修儒笑道，“我来做东，我们一起到那顶楼品茶赏景，再吃顿饭，如何？”

道士们犹豫了一下，笑道：“既然令郎执意要去，那我们也只好奉陪了。但在那里点饭菜着实不合算，我们不如把这里的饭菜带过去吃，也能省下许多钱。”

“言之有理！就依道长之意。”

众人锁上房门，下了楼，到柜台前点了菜，用油纸打包，揣在身上。玄阳向店小二要了一撮茶叶，握在手心。

众人冒着小雨，沿着积水的石板路往览胜楼走。路旁店铺的招牌躲在屋檐下避雨，览胜酒馆、览胜玉器、览胜米铺、览胜药铺、览胜纸马铺……。

“道长，这里的店名为何要与镇名相同啊？”

“这镇子当初叫松家镇，后来唐国的一个皇亲来武当山赏景，觉得松家镇不好听，就改名为览胜镇。皇亲赐名是莫大的荣耀，当地的店家就把店名都改成了‘览胜’，连新生的婴儿都起名叫‘览胜’。”

览胜楼雕梁画栋，门楣上有一块红木金字大匾，左右的门柱上有两块红木木牌，上面用金漆写着一首诗：

云山雾海隐仙缘，道法钟灵悟圣贤。

纵览乾坤究境界，尘寰一脉九霄天。

众人站在门阶前仰头观望，感觉楼顶耸入云霄，极其壮丽，不禁心潮澎湃，浑身冒出热汗。

“爹，”邵娃指着天空的乌云，“倘或打雷，我们在顶楼不会被雷劈吧。”

严修儒有些怀疑地看向玄阳，“道长，不会被雷劈吧。”

“不会。”玄阳笑道，“有屋顶挡着，不会劈到我们。”

进门后，严修儒拿出一块黄豆大小的碎金，说要上顶楼。店家用秤称了碎金的重量，打了几下算盘，陪笑道：“客官，还差三十一文。”严修儒补足了钱。店小二带着众人往顶楼走。

一楼到六楼都有一两桌客人，唯独顶楼空无一人。顶楼的四面各有一扇大窗，每扇大窗前两丈多远的位置都有一座大理石插屏，形成四个隔间。隔间里，八张雕漆圈椅围着一张红木雕花大圆桌，桌上有八套餐具，奇石和盆景摆在墙角，墙壁上挂着山水花鸟画和拓片。

众人走进南边的隔间，道士们请严修儒坐主位。严修儒推辞，请玄阳坐主位。道士们不肯，执意请他坐主位，他推辞不了，只好就坐。邵娃坐在他身旁，道士们序齿而坐。

店小二拿出一个折子，笑道：“几位客官，这是菜牌，请——”

“不要菜！”玄阳竖起三根手指，“来三壶开水。”

“客官，这里的酒菜都是上好的，与其他酒楼里的……”

“我们自己带了。”

众人从身上掏出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油纸，露出里面的菜。玄阳摊开握着茶叶的手掌，对店小二笑道：“烦请施主快去把开水端来，贫道这里有茶叶。”店小二闷闷不乐，去楼下端来了三壶开水。玄阳、玄净和玄澄接过水壶，把茶叶分成三份，放进壶里。

“几位客官可还有其他吩咐？”店小二道，“若没有，小人下去忙了。”

玄阳摆了摆手，“去吧，去吧，不必理会我们。”

众人打开窗户，吃着菜，喝着茶，欣赏着窗外的武当山。细雨润泽草木，山色绮丽多姿，白雾缓缓流动，峭壁若隐若现，数座山峰浮在白雾之上，宛如仙境。

“我在这山里生活了十多年，各处都熟悉，却未能一览全貌。”玄澄笑道，“今日能在此纵览山色，真是大开眼界啊！”

“我与几位师弟不同。”玄阳笑道，“记得数年前，天使来访，我与师父下山迎接，当时就在此处与天使一起用膳。”

“师兄，当时你怎的不叫上我们啊？”

“当时你们随灵玄师叔去做法事了，不在观里。”

严修儒注视着窗外的景色，若有所思，喃喃自语。“几位道长可知‘尘寰一脉九霄天’是何解？”他忽然道，“前三句我都明白，就最后这一句我始终想不明白。尘寰怎可能与九霄天是一脉？道理不通啊！”

“施主，门口那首诗其实是当初那位天使题的。”玄阳笑道，“尘寰说的是北窗外的镇子，而九霄天说的是武当山，喻山之高，势之雄，境之雅。镇子与山相接，入镇则入世俗，登山而忘世俗，所以是尘寰一脉九霄天。”

“如此确实能解释这句诗，但好像有些牵强。”

“施主不妨到北窗一观，如何？”

众人走进北边的隔间，打开窗户，镇子尽收眼底。细雨如雾，房屋整洁有序，街道似棋盘纵横交错，撑着油伞的行人在路上行走，遇到熟人时相互点头致意。

忽然，楼梯上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一个女人带着四个护卫上了楼。那女人头戴镂花金冠，冠上横插一根缀着珍珠的金簪，额头上包着嵌青玉的淡蓝绸缎抹额，身穿藏青缕金线的窄袖衣和窄腿裤，腰佩一把镶金嵌宝石的短刀，脚穿一双沾着泥水的牛皮靴。道士们看到女人后，顿时有些紧张，因为她是均州的豪强——童宝玉。严修儒感觉她有些面善，就打量着她，皱着眉努力回忆。

“但凡男人盯着女人看，不是起了色心，就是动了真情。”童宝玉看着他，“二老，这句话可在理？”

严修儒慌忙低头施礼，“刚才见夫人面善，所以小生才……”

“你还记得我？”

“刚刚想起来了，小生之前在上清观与夫人有过一面之缘。”

“冒雨来此赏景，你们也真有雅兴啊！”童宝玉微微一笑，“你们坐在哪张桌？”

“南边那张桌。”

“那好，都过来吧。”

众人走进南边的隔间。童宝玉坐上主位，一摆手，请众人就坐。严修儒等人站在大理石插屏旁，不好意思就坐。

玄阳稽首道：“我们既是男子，又是修道之人，与夫人同坐一桌有违礼数。”

“无妨，我让你们坐，不必顾忌礼数。”童宝玉说完看了一眼护卫们。护卫们立刻握住刀柄，严肃地守在隔间的出口。

“夫人这是何意？我们素来……”

“道长，我无意为难你们，只是有事想请你们相助，都坐下吧。”

道士们对视一眼，序齿就坐，只剩下童宝玉身旁的座位空着。严修儒和邵娃站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

“年底我要祭祖，想请贵观主持亲自到郧坞操持，劳烦几位道长转达，酬劳绝不会少。”

“此事容易，等天晴之后，我们就上山转达此事。”

“还有一小件事，敢问几位道长可会相术？”

“小道略懂，”玄净道，“观夫人之面相……”

“不看我，看他。”童宝玉笑着指向严修儒，“你仔细看看，此人福薄还是富厚？”

“夫人，这位施主面相平常，福也平常。”

“不对，我看他福厚！”

“夫人何出此言？这位施主的面相明明……”

“我有意为他说媒，他必会富厚。”

严修儒有些紧张，有点兴奋。“夫人，”他施礼道，“婚姻需门当户对，小生才疏学浅，家境贫寒，只能与寒门女子相配。若是大户家的娘子，小生着实配不上。”

“你倒有自知之明啊！知道自己配不上大户家的娘子。”童宝玉笑道，“实不相瞒，与你相配之人乃先姐，她已死去十多年了。我之前见你面相不错，且出生在九月，她正好缺一个九月出生的男妾，所以想让给她做妾，为她守节。”

严修儒大惊失色，冒出冷汗，“夫人，小生是男子，岂有男子做妾、守节的道理啊？”

“女子能做妾，男子为何不能做妾？女子能守节，男子为何不能守节？”

“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古籍上也有记载，男女都需遵循才是。”

“那是因为定规矩的人是男子，写书的也是男子，所以是女子嫁入夫家，而不是男子嫁入娘家，是女子为夫守节，而不是男子为妻守节。”童宝玉笑道，“而在均州，定规矩的人是女子。”

严修儒看着她脸上亲切和善的笑容，感觉背脊发凉。

“夫人，”玄净道，“这位施主怯懦无能，若为尊姐守节，岂非玷污了尊姐在天之灵？望夫人三思。”

“道长休费口舌，一会儿先生来了，就知道他到底合不合适了。”童宝玉看了一眼桌上的菜，抓起一把蚕豆，放进嘴里一颗，咔哧咔哧地嚼。“嗯，这蚕豆味道不错。”

严修儒等人沉默，看着四周，感觉浑身不舒服，如同受刑，只想逃走。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个护卫带着一个长须老丈上了楼。那老丈穿着一身绸缎衣，拿着一个大算盘，肩上搭着一个褡膊。他走进隔间时，道士们连忙起身稽首，叫声“师伯”。

“玄阳，”老丈笑道，“灵霄近来身体如何啊？”

“家师安好，”玄阳稽首道，“师伯近来安泰？”

“好得很！”

“云峰先生，休再与他们叙旧了，”童宝玉指了指严修儒，“先给这位官人看一看。”

“好好好！”云峰先生打量着严修儒，“就这一位官人？”

“还有十多位官人在城里。先看他，看完他我们吃饭，吃完饭再进城。”

“好好好！”

云峰先生坐下后，把算盘和褡裢放到桌上，用手掌指着面前的圈椅对严修儒道：“官人请坐。”严修儒深深施礼，过去坐下了，他心里极度不安，自己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这位先生的手里。云峰先生紧盯着他的脸，伸手摸了摸他的颧骨和眉弓，打了几下算盘，又摸了摸他的鼻梁和下巴，打了几下算盘。

“官人青春几何？”

“二十。”

“可是独子？”

“曾有一姐，出生不久后夭折。”

云峰先生顿时眉头紧锁，“她大你几岁？”

“两岁。”

“伸手，我看看手相。”

严修儒伸出双手，手掌上全是汗。

云峰先生仔细看了看手相，打了几下算盘，盯着算盘沉思了片刻，从褡裢里拿出一个龟壳和三枚铜钱，把铜钱放到龟壳里，嘴里念念有词，摇晃了几下龟壳，倒出铜钱，一枚正面，两枚反面。

“嗯——，你今年和明年一共有三劫！”他盯着铜钱皱眉道，“若能渡过此三劫，则有喜事，若渡不过，则卒。”

“啊！”严修儒大惊失色，“什么卒？”

“卒，就是死。”

“先生，你不要吓唬小生啊！小生身强体壮，很少生病，怎会死啊？”

“哎呀，不一定病死，横死也是死啊！”

“如何能化解啊？”

“行善则能化解，作恶必然早亡，今年明年只吃斋，至少能渡过一劫。”

“先生，”童宝玉皱眉道，“他能否嫁给先姐，为先姐守节？”

云峰先生摇了摇头，“暂时不能！等他渡过三劫之后，方可嫁给尊姐。”

严修儒顿时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先生，”童宝玉拔出短刀，“若我一根一根地砍断他的三根手指，能否算是渡过三劫了？”

“不行，天命注定，人力难改。”

“既然如此，”童宝玉皱眉看着严修儒，“你们走吧。”

严修儒连忙起身，对云峰先生鞠躬道谢。

邵娃指着桌子，怯生生地问：“夫人，那个……桌上的菜我们能不能拿走？”

童宝玉深呼吸一口气，厌烦地摆了摆手，“都拿走，快都拿走！”

严修儒等人连忙把桌上的菜打包，揣在身上，施礼告退，迅速跑下楼，冒着小雨往回走。

“道长，”严修儒指了指身后的览胜楼，“她是什么人啊？怎的如此跋扈？”

“她是这均州的豪强！官府与她沆瀣一气，任由她妄为。”玄阳皱眉道，“施主，你以后若再见到她，最好躲避，以免遭横祸。”

“还有那位云峰先生，他又是什么人啊？着实不像一个修道之人啊！”

“他原是我们师伯祖的大弟子，道号灵云。我们师伯祖死后，他就还了俗，在这附近以卜卦为生。”

“刚才他说我有三劫，不会是吓唬我吧。”

“我之前听说他卜卦很准，但不知道是真是假。”玄阳想了想，皱眉道，“应该是真的，否则他不会身穿绸缎。”

## 第二十九章 杂工结仇怨，假鬼遇真鬼

树林遮蔽日光，气温湿冷，泥土和稀疏的落叶相互混杂，使山间的石板路和石阶泥泞湿滑。众人走了许久，仍然不见道观的影子。严修儒和邵娃累得双腿酸软，喘着粗气，缓慢地走在最后。

“道长，还有多远啊？”

“不远了，”道士们回头道，“已经走过大半了。”

“先歇一歇吧！走不动了。”

“那就歇一歇吧。”

众人停下休息，看着周围的风景，听着清脆的鸟叫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邵娃翻过石阶的栏杆，到树下撒了泡尿，他看到上坡的草丛里有一个洞穴，就提上裤子，拿起一根树枝，往洞穴里捅了捅。一只獾忽然从里面跑了出来，对邵娃龇牙低吼。邵娃觉得它可爱，伸手要抓它。獾掉头逃跑，放了个臭屁。邵娃闻了，一阵作呕，慌忙跑向严修儒。

“爹，大老鼠放屁了，太臭了！”

“哪有大老鼠？”

“草丛里有大老鼠。”

臭味慢慢飘来，袭击众人的鼻腔。众人感觉一阵恶心，连忙往前跑了几步。

“这什么味道？”严修儒皱眉问，“怎的如此臭？”

“是大老鼠的屁！刚才我要抓它，它放了个屁就跑了。”

“施主，那是獾，不是大老鼠。”道士们皱眉道，“这山里的动物非常多，你不要招惹它们，若是不慎染病，可就不妙了。”

将近中午，众人看到了道观的大门，牌匾上写着“道真观”三个大字。一群年轻的道士正在前院里打扫石地板上的泥土和落叶，他们看到玄阳等人进门后，连忙稽首，叫声“师兄”。玄阳等人还了礼，与他们寒暄了几句。众人走进三清殿，上香祭拜了一番。玄澄出去请来了他们的师父——方丈灵霄。灵霄头发花白，五十多岁，长脸，大眼睛，高鼻梁，胡须垂到胸口，精气神很足。

玄阳拿出玄清的法剑和道袍，说了玄清还俗成家的事。灵霄面无表情地看着法剑和道袍，眼神含着悲伤。

“玄清尘缘未了，能成家，也是好事！”他轻叹一声，“玄澄，你把这法剑和道袍拿去给当值的弟子，让他们清洗干净，存入库房。”

“是。”

玄澄走后，玄阳把《太虚阴符经》交给灵霄，说了明空、严修儒和邵娃的事。

“道长恕罪，”严修儒深深施礼，“小生并非有意把《太上长春经》送人，当时并不知情，只是奉家师之命行事而已。还有《太虚阴符经》的封皮，小生虽然撕下它用来引火，但当时也不知道这本书有用，所以才撕了。”

灵霄看着《太虚阴符经》，沉思了片刻，皱眉道：“清休品行不端，敢问施主为何要拜他为师？”

“小生本不想拜家师为师，但当时穷途末路，还住在家师的庙里，所以只能听家师的安排。”

“你拜他为师后，可曾随他一起行骗？”

严修儒面露惭愧，“当时形势所迫，小生不得不与家师一起传了几次教。”

“犯错者乃清休，我不该责罚你，但你拜清休为师，沾染了他的习气，所以我要留你在观里修行一年，与弟子们一起诵经、做杂务。”灵霄看了一眼邵娃，“令郎既然来了，那就随你一起修行吧。”

“多谢道长饶恕，”严修儒施礼道，“小生定当用心诵经，钻研道法。”

“玄净，”灵霄看向玄净，“找两件道服让他们换上，再给他们安排住处。以后他们的功课就由你带领，杂务就由杂工们带领。”

道观西边有三排紧靠树林的木屋，玄净安排严修儒和邵娃住在最西边的一间空屋。严修儒和邵娃第一次住木屋，有些新奇、开心，感觉木屋比茅屋和砖屋更雅致、干净、温馨，而且屋里还有一股木头的香气。他们换上道袍，跟着玄净熟悉观里的情况。

每日辰时和酉时要到三清殿里诵经；三清殿西边是斋堂，斋堂与厨房相连，厨房与柴房相连；三清殿东边有一座两层高的楼阁，名叫“书阁”，里面存放了大量书籍，每个月末都要清点和打扫一遍；书阁东边是长辈们的卧房，若无要事，不可擅入；后院里有两排客房，每周要打扫一遍空房；观里没有水井，每日要到东边的山涧里挑溪水；进山砍柴只能砍枯木、捡树枝，不可毁坏良木；道观的东南边有一块种菜的梯田，每隔一季要把梯田里的菜全部采收，再重新耕种。

玄净带着严修儒和邵娃来到柴房，对正在劈柴的杂工们说明了情况。杂工们心有怨恨，对严修儒冷笑道：“令师真是有勇有谋，敢在柴房放火。若非我们及时救火，定然‘火烧连营’，把整座道观都烧得一干二净！”严修儒面露惭愧，连忙代明空施礼道歉。玄净道：“列位，往事不必再提，以后这两位施主的杂务就由列位安排了。如今快到饭时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众人来到斋堂，杂工们带着严修儒和邵娃取了餐具，盛了饭菜，坐在一起吃饭。午饭是小米饭、炖蘑菇和咸菜，道观的伙食以素食为主，每隔一个月会吃一顿肉。

“两位施主，”杂工们道，“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得洗碗，洗完碗就去采蘑菇。昨日刚下完雨，山里的蘑菇非常多，我们每人要采一筐。你们采蘑菇时小心点，山里有蛇，不要被蛇咬了。看到熊、虎、狼时，要悄悄溜走，万万不可惊扰它们。”

严修儒和邵娃有些害怕，皱眉问：“倘或不慎惊扰了它们，如之奈何？”

“倘或惊扰了它们，”杂工们笑吟吟地看着邵娃，“那跑得最慢的，可就倒霉了。”

邵娃大惊失色，严修儒眉头紧锁，“列位，若真出了人命，那……”

“哎！调笑而已。”杂工们笑道，“上山要带朴刀，若真有野兽冲过来，就送它去地府，还能吃一顿肉。”

“修道之人不能随意杀生吧？”

“我们不是修道之人，无妨。”

严修儒、邵娃和杂工们背着竹筐，拿着朴刀，踩着泥泞的土地，分散在山里采蘑菇。邵娃感觉采蘑菇好像寻宝，每找到一朵蘑菇就会很兴奋，很有成就感。他喜欢漂亮的蘑菇，越漂亮的蘑菇越珍稀。当他在一棵大树后找到一朵通体靛蓝的蘑菇时，他兴奋得浑身颤抖，宛如找到了稀世珍宝。他为每种蘑菇都起了名字：白的叫白菇，黑的叫黑菇，灰的叫灰菇，这三种蘑菇最丑，一朵不采；淡红泛黄的叫黄菇，采得最多；红艳如火的叫火菇，采得第二多；橙黄如橘的叫太阳菇，采得第三多；紫嫩柔滑的叫紫蘑，采得第四多；通体靛蓝的叫大宝，只采到五朵；在暗处发出荧光的叫二宝，只采到三朵；粉嫩小巧的叫三宝，只采到十朵。

两个小时后，一个杂工吹了三声极响的口哨，大喊：“不采了，回去了，回去了！”众人返回道观，清洗蘑菇。邵娃擦了擦额头上辛劳的汗水，得意地把竹筐交给杂工们。

“看，我采得蘑菇最漂亮。”

杂工们看着满筐五颜六色的蘑菇，面露厌恶。“你这孩子真没用！采这些毒蘑菇做甚？这都不能吃，吃了会毒死人的，快都扔了吧！”说着把竹筐还给了邵娃。

邵娃委屈地流泪了，“你们不讲理！我这些蘑菇没毒，你们那些丑蘑菇才有毒。你们是嫉妒，嫉妒我的蘑菇比你们的蘑菇漂亮！”他擦了擦眼泪，看向严修儒，“爹，你来评评理！”

“儿啊！”严修儒皱眉道，“你采得蘑菇太漂亮了，吃了就太可惜了，要不我拿回去栽到屋后吧。”

“好！”

杂工们心生厌烦，指着厨房前的八口大水缸，皱眉道：“先去挑水，把水缸都装满，蘑菇晚上回去再栽！”

严修儒和邵娃挑着水桶来到东边的山涧，水流奔涌，雪浪翻腾，哗哗直响。他们来来回回忙了三个小时，终于把水缸全都装满了。晚饭后，玄净带着他们来到三清殿，给他们拿了两本经书，安排他们和香客们一起坐在后排。玄净的师叔灵玄主持晚课，他分享了自己最近对于道法的领悟，然后带着众人诵经。

严修儒和邵娃回到木屋时，天已经黑了。邵娃要种蘑菇，就拉着萎靡不振的严修儒到屋后，一起用木棍在松软的土地上戳了六排小洞，栽上了花花绿绿的蘑菇。半夜，他们睡得正香时，忽然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吵醒。

“谁啊？”

门外没有回应，只是不停地敲门。

邵娃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要去开门。严修儒一把拉住了他，皱眉道：“不对，不要开门！”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缝往外看，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片刻后，敲门声停止了，响起一阵脚步声。严修儒回到床上，让邵娃安心睡觉，不必理会外面的声音。邵娃有些害怕，把头藏进被窝里。

“爹，这里不会有鬼吧！”

“不会，此地有三清坐镇，鬼怪不敢冒犯。”

清晨，他们开门发现门口有剐蹭的痕迹，绕着木屋看了看，屋后的蘑菇被毁了，一头野猪口吐白沫，躺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死不瞑目。邵娃惊讶不已，野猪用生命教育他蘑菇有毒。他们把情况告诉了住在附近的道士们。道士们担心野猪的尸体引来野兽，就带着他们把野猪抬进树林深处埋葬了。

吃完早饭，做完早课，他们来到柴房帮杂工们干活。杂工们指着角落里的扫帚和竹筐，让他们去后院扫地。后院的石地板上有许多泥土和落叶，邵娃扫了几下，觉得无趣，就扔下扫帚，躺在地上说累。严修儒扫着地，想了片刻，有了计谋。

“儿，你玩过‘讨贼’吗？”

“什么是‘讨贼’？”

“就是把草之类的东西当成贼寇，剿灭它们！”

“如何玩？”

严修儒指了指地面，“这地就是疆土，泥土和落叶就是贼寇，扫帚就兵刃，我们一起挥动兵刃剿灭贼寇。”

“那不好玩。”

“好玩！你看。”严修儒抡起扫帚耍了几下，“贼寇纳命来！”说完开始与空气搏斗。

邵娃觉得有趣，就拿起扫帚，把扫帚想象成大刀，左右挥动，开始与泥土和落叶搏斗。

“看我横——扫——千——军！”严修儒说着大幅度向右挥动扫帚。

“看我大——旋——风！”邵娃说着抡起扫帚开始转圈。

“看我白——虹——贯——日！”严修儒说着用扫帚往上一刺，又转身往后一刺，不停地重复这两个动作。

“看我大——波——浪！”邵娃说着用扫帚拍打地面，掀起一阵灰尘。

……

灵霄路过后院，看到他们正在胡闹，就笑着摇了摇头，从侧门进了前院。不多时，杂工们拎着扫帚和竹筐跑来了。

“不要玩了！不用你们打扫了，你们快去洗碗！”

严修儒和邵娃坐到厨房后面的水池前，看着摞成山的餐具，叹了口气。饭菜清淡，没有油水，所以餐具容易清洗，用水涮一涮就干净了。他们涮完餐具，把餐具搬进斋堂，摆放整齐，然后开始闲逛。柴房旁有一个小屋，小屋的窗前有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桌上有一个大茶壶和许多茶杯。他们用板凳搭了两张床，躺到上面晒着太阳，迷迷糊糊睡着了。杂工们回来后，看到他们正在睡觉，就生气了。

“醒醒！”杂工们伸手推了推他们，“哎！快醒醒。”

严修儒和邵娃先后睁开惺忪的睡眼，皱眉问：“吃饭了？”

“吃饭？你们还想吃饭？柴劈了吗？”

“你们只说洗碗，也没说劈柴啊！”

“你们洗完碗，就不能四处看看还有什么活没干？啊？柴堆在那里你们看不到？不知道劈柴？”

严修儒有些不悦，“知道了，下次我们洗完碗就去劈柴。”

“记住了，这里是我们喝茶的地方，不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以后不许过来！”

“知道了！”

午饭后，杂工们想教训严修儒和邵娃一顿，就趁着他们洗碗的时候，偷偷倒掉两缸水，让他们洗完碗后去挑水，挑完水后去扛米。严修儒记得吃饭前这两口水缸是满的，他扫视四周，看到不远处的地面湿了一大片，心里明白了一切。他们挑满两缸水，累得浑身是汗，就在山涧里洗了澡，然后摸鱼、抓蜗牛。将近饭时，他们抱着两捆树枝跑回道观。

“你们下午去哪儿了？”杂工们气冲冲地道，“米也没扛，晚上险些没米煮饭！”

“我们去捡柴了，”严修儒放下树枝，“我们怕柴不够烧，就捡了两捆柴。”

“那柴房里全是柴，岂会不够烧？你们就是想偷懒！”

“我没进柴房，不知道里面有柴，以为只剩下外面那点柴了。”

杂工们指着严修儒，咬牙切齿地道：“你给我记住了！我们给你们安排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没安排的，不用你自作主张去做！明白吗？”

“那上午我们只洗碗，没劈柴，你们却说我们有活儿不干，这是什么道理？”

“啊！原来就为了这件事啊，你这厮倒是记仇。”杂工们冷哼一声，“行！上午是我们错了，我们糊涂，没安排明白。”他们拱了拱手，“给你赔礼了，行吧！不用下跪磕头吧？以后我们定会把一切安排明白的，绝不让你们空着闲着，等着吧！”

严修儒板着脸沉默。

邵娃有些害怕，蹑手蹑脚地把两捆树枝抱到柴房前。

夜里，杂工们围着昏黄的油灯痛骂严修儒、邵娃和明空，要安排严修儒和邵娃做最累的杂务，但扫地、洗碗、除草、劈柴和砍柴都不累，只有挑水最累，若安排他们挑水，他们必会偷懒，因为无人看管他们。杂工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忽然想到五天后道观要运粮，从山下往山上运粮极累，正好趁此机会累死他们。

“两位，今日要运粮，你们每人至少得运四袋粮。”五天后的上午，杂工们对严修儒和邵娃笑道，“一会儿敲钟了，就到前院取齐，随众人一起下山。”

“为何要下山运粮啊？”严修儒皱眉问，“卖粮的为何不把粮食送上山啊？”

“这里的粮食只能向官府购买，官府的人不会把粮食送上来，我们得下山去取。”

“道士们也去吗？”

“都去，方丈也去！只有老人和病人不用去。”

严修儒心生一计，拉着邵娃掉头跑了。不多时，他们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几位，下山运粮好啊！能强身健体，但我们去不了啊。”严修儒皱眉道，“刚才我们挑水时，不慎把脚扭了。”

杂工们冷笑道：“两位，装病可不行啊，监院会责罚的！”

严修儒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碎金和三大串铜钱，笑道：“列位，你看——这脚扭了，着实不能下山运粮了。”

杂工们眉开眼笑地盯着钱，“好好好！我们一会儿跟监院说，你们不用去运粮了，留下洗碗吧。”

严修儒交出钱，拱手道了谢。

钟声响了，众人聚集在前院。灵霄让几个道士和道童看守道观，带着其余人下山了。

夜里，杂工们围着昏黄的油灯，揉着酸痛的腰背，痛骂严修儒和邵娃。太卑鄙了！竟然用钱贿赂我们，务必要惩治他们一番。一个杂工情绪高昂，建议发誓，若再收他们的贿赂，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众人面面相觑，沉默了。

“不行，纵使不收他们的贿赂，平时这些杂务也累不死他们。”

“既然杂务累不死他们，那我们就吓死他们，如何？”

“嗯，如何吓死他们啊？”

“容易！明日让他们去道观后边的密林里砍柴，在他们去之前，我们先让两个人藏在那里装鬼。等他们过去了，看到昏暗的密林里有两个鬼向他们走来，他们必定吓得屁滚尿流！”

“好，就依你之言！”

次日早晨，两个杂工拿着装鬼的道具，快步走出道观后门，沿着小路穿过凉亭，走了不久，进入密林。密林里潮湿昏暗，弥漫着雾气。他们拨开一片半人高的草丛，刚想躲进去，忽然看到一张血肉模糊的脸——一具男尸赫然躺在草丛里。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掉头狂奔，跑到后门时，正巧遇到拿着柴刀和绳子的严修儒和邵娃。

“快……快……去找方丈和监院！后……后边有……有人死了！”

严修儒和邵娃吓了一跳，带着他们跑进前院，把情况告诉了正在打扫三清殿的道士们。道士们迅速跑到书阁，对正在清点书籍的灵霄说明了情况。灵霄心里一惊，带着道士们跑进三清殿，向两个杂工确认情况。两个杂工惊魂未定，瘫在地上喘着粗气。

“方丈，我们绝对没看错，那尸体就在后边的密林里！我们原本要砍柴，岂料刚拨开草丛，就看到了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灵霄眉头紧锁，立刻让两个腿脚敏捷的道士下山报官，让四个身强体壮的道士守住大门，不许任何人出入道观。

众人跟着两个杂工去密林查看情况，穿过凉亭时，灵霄注意到石地板上有几滴暗红的血迹。众人进入密林，两个杂工拨开草丛，草丛里只有一滩凝固的血迹，尸体不见了。

两个杂工惊慌失措，“这……这是怎的回事啊？”他们指着血迹，“刚才尸体就躺在这里啊！怎会不见了啊！”

灵霄环顾四周，远处凌乱的草地上隐约有几个足迹。

## 第三十章 糊涂头断案，武头领捉人

中午，密林里雾气消散了。武当县的胡都头勘查完现场，指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石头皱眉道：“这必是凶器！尸体应该就藏在这附近，你们快去仔细搜寻。”衙役们齐声应“是”，四散搜寻。仵作捡起石头，端详了一番，血迹上有三个模糊的指印，他把石头放进袋子，皱眉道：“都头，尸体恐怕找不了。这里周围是峭壁山坡，凶手必是趁着两个杂工回去报信的工夫，把尸体从山上扔下去了。山里的野兽不少，不出一日，尸体必然被它们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胡都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密林的范围不大，衙役们很快搜寻完了，一无所获。

胡都头眉头紧锁，带着仵作和衙役们走出密林。灵霄带着两个道士和两个杂工以及严修儒、邵娃正在密林外等候。

“方丈，这里常有人来吗？”

“常有人来。”灵霄指着小路，“这条小路的尽头有一座石亭，多数香客都会到石亭里观景。弟子们和杂工们也会到这里打扫、除草、砍柴。”

众人往道观走，路过凉亭时，胡都头忽然趴下闻了闻石地板上的血迹。

“凶手定是在此处行凶，再把尸体藏到林中。”他缓缓起身，“后来杂工看到了尸体，他就又把尸体扔下了山。”

“都头，若如你所言，那凶手定是在早上行凶。”仵作皱眉道，“但那林中的血迹已经凝结成块，若是早上行凶，血迹绝不可能凝结成块啊！”

“那他就是昨日行凶，把尸体藏到林中，再扔下山。”

“都头，那也不对啊！若他昨日行凶，何不直接把尸体扔下山？”

“我想他应该是一时考虑不周，以为没人会进树林。”

“不对，若是他有意……”

“哎！”胡都头一摆手，“先不必讨论此事，找凶手问个明白就行了。”他看向灵霄，“方丈，你们看到尸体后，可曾有人走出道观？”

“不曾，贫道当时就让弟子们守住了大门。”

“好，那我就要立刻揪出凶手！”

胡都头让衙役们召集所有人到后院，他进入后院，开始四处打量。

南边是三清殿、书阁、斋堂等建筑的后墙，东边、西边、北边是将近一丈高的院墙；院墙的墙面涂着石灰，墙帽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尘；后门在北墙中间，两排客房在后门两旁，背对着的北墙，与北墙相距一米左右；东北角有五个茅厕，东南角和西南角有两个通往前院的侧门。

多时，众人到齐了。胡都头走到众人面前，看到一个白衣女人孤零零地站在旁边。她腼腆地低着头，清澈的双眼看着地面，白皙的双手叠放在腹部。胡都头怦然心动，怔怔地盯着她。

“都头，”衙役们道，“西边第一间客房的香客不在。”

胡都头转向西边那排客房，“哪个是西边第一间客房？最西边的那个？”

“不是，是靠近后门的那个。”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胡都头大喜，“他必是行凶之后逃走了！”

“都头，他的东西都还在屋里。”

“这更能证明他就是凶手！行凶之后，来不及收拾东西，慌忙逃走了。”

“都头，”仵作道，“那位香客未必是凶手，更可能是死者。”他转向道士们，“敢问列位道长，那位香客长什么模样？”

“那位香客四十左右的年纪，长须，偏瘦，穿着棕色衣服。”

“我们看到的死者也是长须，偏瘦，穿着棕色衣服。”一个杂工道，“那位香客应该就是死者。”

胡都头有些不悦，皱眉问：“你们昨日有谁见过那位香客？何时、何处见到的？”

道士们有的说昨日上午在后院见过，有的说昨日早上在前院见过，有的说昨日早课时在三清殿见过，有的说昨日晚饭时在斋堂见过，有的说昨日中午在道观后面的凉亭里见过，有的说昨日下午在茅厕前见过。

“你们在昨日晚课时见过他吗？”

“没有。”

胡都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他是在昨日晚课时被害的。”

“都头，”白衣女人款款施礼，“那位香客在昨日晚课后应该还活着。”

胡都头连忙走到她面前，笑着深深还礼，“娘子怎会知道他在晚课后还活着？”

“奴家住在西边第二间客房，昨晚奴家刚要睡觉，就听到隔壁有关门声。”

胡都头闻着她身上淡淡的体香，心里砰砰直跳，好想紧紧搂住她，与她风花雪月。“娘子真的没听错？”

“那声音虽小，但奴家确实听到了。”

“以防娘子听错了，在下想借娘子的客房一用，不知可否？”

“都头请便。”

胡都头跑进西边第二间客房，转身对衙役们笑道：“你们关一下隔壁的房门，我听听声音。”他关上门，扫视周围，桌上有两本经书、一个铜镜、一个木梳，脸盆架上有一个脸盆和两条手巾，墙角有一个马桶，床上有一套寝具和一叠衣服。他跑到床边，把脸贴在那叠衣服上，猛吸一口气，白衣女人残留在衣服上的体香瞬间使他陶醉不已。

“吱呀——吱呀——啪”，东边隔壁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都头，关完门了！”衙役们在外面喊。

“你们再关一次，开门和关门的动作要轻，不要让我听到声音。”胡都头说着爬上了床，他抱起枕头，闻了闻枕头的香气，亲了两口。

“吱呀——吱呀——啪”，东边隔壁传来细微的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都头，关完门了！动作尽量轻了，但还是有声音。”

“你们再关一次西边隔壁的房门，动作要轻。”胡都头说着抱起了被子，他把被子展开，在被子中间闻了闻。

“吱呀——吱呀——啪”，西边隔壁传来细微的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都头，关完西边隔壁的房门了！”

“你们关一次第四间客房的房门，我试试能否听到。”胡都头说着叠好被子，走到了桌旁，他取下缠在木梳上的几缕长发，小心翼翼地对折三次，踹进怀里。

“都头，关完第四间客房的房门了！”

胡都头心满意足地走出客房，对白衣女人施礼道：“娘子好耳力，果然没有听错！未请教娘子芳名？”

白衣女人款款还礼，“奴家姓刘，名宝姐。”

“娘子为何独自一人来道观啊？”

“六日前是亡夫百日，公婆送奴家来此为亡夫诵经。再过几日，公婆就会接奴家回去。”

“原来如此！恕在下冒昧，娘子可……”胡都头话未说完，就感觉后背被人碰了几下，回头一看，仵作板着脸向旁边努了努嘴。他看向旁边，发觉众人全都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他有些尴尬，连忙走到灵霄面前，施礼道：“方丈，我想凶手就是你们道观的人，因为香客不会防范他们。我想——必是有道士以讲经为由，把香客骗到后面的凉亭，再趁其不备用石头行凶！”

“都头，我们道观的人与那位香客并无仇怨，为何要害他？”灵霄皱眉道，“观里的人大多住在西边的木屋，晚钟过后，道观的大门、后门、东门、西门都会上闩，后院的两个侧门也会上锁，除了在后院守夜的一班弟子，其他人根本无法出入后院，又如何能害他？”

胡都头想了想，皱眉问：“这里的守夜是如何安排的？”

“由十五个弟子分为两班在前院和后院守夜，前院十人，后院五人。每隔半个时辰，守夜的弟子们就会在院里巡视一遍，巡视完后，前院的弟子们到最西边的小屋休息，后院的弟子们到最东边的客房里休息。”

“若是如此，那就可能有人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翻墙进后院，又或直接在外面绕到后边的凉亭。”胡都头转向衙役们，“这里的院墙上涂着石灰，若有人翻墙，必会留下痕迹。你们快去仔细检查一遍，再到外面试一试，能否直接从西边或东边绕到后边的凉亭。”

衙役们齐声应“是”，四散行动。

“都头，”仵作道，“不如我们到死者的客房里看看，也许能找到线索。”

胡都头点头同意。

他们进入西边第一间客房，仔细搜查了一遍。仵作在一堆衣服里搜出一封信，信上有两行字：

自上次一面，奴家日思夜想，切盼与君相会。

明晚奴家于凉亭之内等候，望君赴约。

胡都头大怒，感觉爱情受到了背叛。他一把夺走信，冲到刘宝姐面前，喝问：“这封信是怎的回事？莫非是你杀了他？”

刘宝姐看完信上的字，大惊失色，“奴家冤枉啊！这定是有人栽赃！”她娇滴滴地哭了，“奴家每日诵经，恪守妇道，为夫守节，岂会做此羞耻之事？奴家屋里也没笔墨，如何能写信啊？”

胡都头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连忙深深施礼，“哎呀！是在下未能明察，冤枉了娘子，望娘子恕罪！望娘子恕罪！”

“都头，”仵作面露疑惑，“你怎知冤枉了她？”

“刚才我进过她屋，她屋里没有笔墨，如何能写信？”胡都头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这畜生定是假借娘子的名义把死者骗到凉亭，我誓必捉住他，还娘子一个清白！”

刘宝姐擦了擦眼泪，款款施礼道谢。

胡都头连忙还礼，心里美滋滋的，爱情又回来了。他下山后要找个媒婆，让媒婆与刘宝姐的公婆商量，他不在乎花多少钱，但一定要纳刘宝姐为妾。

不多时，衙役们回来了。院墙上的石灰完好，没有翻墙的痕迹。道观的东西两边有峭壁，无法直接绕到后边。

胡都头沉思了片刻，让住在后院的人和昨晚在后院守夜的五个道士都站出来。他问那五个道士，他们相互作证，谁也没有行凶的机会。他问除刘宝姐外住在后院的四个男人住在哪间房，为何要来道观？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男道：“小人住在西边第三间客房。小人经常失眠，爹娘听说在寺庙或道观里静修能医治失眠，就送小人来这里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秀才道：“小可住在西边第四间客房。小可屡试不第，来此是想求三清保佑小可下次金榜题名！”胡都头指着他哈哈笑道：“你真傻！道教淡泊名利，三清只能保佑你屡试不第。这事儿你得去拜孔庙，或去拜文曲星庙，又或去福神庙拜禄神。”秀才尴尬不已，心想怪不得自己屡试不第，原来是拜错神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俊男道：“小生住在西边第五间客房。小生家在外地，路过武当山，见山景甚美，就上山来赏景，并在此留宿几日。”胡都头嫉妒他帅，瞪了他一眼，在心里骂了他两句。

一个二十多岁的壮汉道：“在下住在西边第六间客房。在下家也在外地，我们全家都深信道法，想得道长生。此番远道而来，只为朝圣。”胡都头心里笑话他傻，若有长生的方法，必是皇上先长生，其次是皇亲国戚，然后是大臣们，岂能轮得到你？

“都头，”仵作道，“不如先搜查一遍客房，看看能否搜出可疑之物。”

胡都头点头同意，让衙役们搜查客房，并特别嘱咐不许搜查刘宝姐的客房。衙役们冲进客房，搜查了片刻，在第六间客房的床下搜出一个系着铁爪的长绳。胡都头拿着铁爪质问壮汉，让他说出行凶的原因和过程。

“在下冤枉啊！”壮汉慌忙拱手道，“在下没有行凶，在下只是想……”

“一派胡言！”胡都头指着他怒喝，“你定是用此铁爪……呃……呃……不对啊！”他猛然醒悟，凶器是石头，院墙上没有翻墙的痕迹，铁爪与凶案无关。“呃……你……你快说，你带着铁爪来道观想做甚？”

“在下想进书阁找几本修仙炼丹的书拿给父母，但书阁有道士把守，不让在下进去。”壮汉低头道，“昨晚，在下溜到书阁后面，用铁爪勾住二楼的窗框，爬上二楼，翻窗进了书阁。但在书阁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修仙炼丹的书，在下就回屋睡觉了。”

“此事当真？”

“当真！”

“都头，”灵霄道，“今早弟子们发现书阁二楼的窗户被人撬开，书架上的书籍凌乱，但并无缺失，想必正是此人所为。”

胡都头指着壮汉喝道：“你这蠢贼，不走正道，竟还妄想修道长生？这回我要你知道什么是作茧自缚！”他把铁爪扔给衙役们，让衙役们用铁爪上的长绳绑了壮汉。

“都头，”灵霄道，“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人来此偷盗书籍，贫道猜测他们定是受人指使。望乞都头严加审问，捉拿主谋。”

胡都头微微一笑，“方丈放心，等回到县衙，我定会查明一切，再捉住主谋，把他带过来给你赔罪！”

灵霄深深稽首，“有劳都头。”

胡都头走到刘宝姐面前，“敢问娘子昨晚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之事，或听到什么可疑之声？”

“奴家昨晚早早就睡了，只听到隔壁响了一次关门声。”

“她说谎！”少男忽然道，“小人昨晚听到她那屋的房门关了两次，明明就是她出去了许久，然后才回来。”

刘宝姐有些慌张，“小官人必是听错了，奴家昨晚确实没出门。”

“小人没听错！”少男目光坚定地看着胡都头，“小人本来就睡不着，只要有一点响声，小人就能听清。”

胡都头眉头紧锁，“除此之外，你还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小人怕黑，晚上不敢出门，什么也没见到。小人只听到先是东边隔壁有关门声，”少男指了指刘宝姐，“应该是她出门了。隔了不久，西边隔壁又有关门声，有个人影从我门前走过，”他指了指秀才，“那人影应该就是他。隔了许久，他又回去了，西边隔壁又有关门声。又隔了许久，东边隔壁又有关门声，”他指了指刘宝姐，“应该是她回屋了。”

“奴家冤枉啊！”刘宝姐连忙对胡都头施礼，“奴家昨晚确实早早就睡了，根本没出门。”

胡都头对她摆了摆手，“娘子勿忧，我知道你冤枉。”他转向秀才，“昨晚你为何要出门啊？隔了许久才回屋，莫非是去杀人了？”

“都头，”秀才拱手道，“小可昨晚出门只是去大解而已。”

“客房里明明有马桶，你为何要出去大解？”胡都头指着他，“我看你就是出去行凶！”

秀才皱眉道：“都头，在客房里大解有味道，而且小可便秘，坐在马桶上解不出来，只能出去。”

胡都头冷哼一声，“如此牵强的说辞，你以为我会信？”

“都头，这位施主所言属实。”一个道士稽首道，“昨晚我们五人巡夜时，确实看到他在后门西边大解。”

胡都头有些不信，皱眉问：“你们当真没看错？”

五个道士齐声道：“没看错。”

胡都头沉思了片刻，指着秀才皱眉道：“你的话能骗我，但你的屎骗不了我！倘或你便秘，那你的屎必然干燥。”他快步走到后门西边，低头仔细找屎，但一无所获。他指着秀才，喝道：“你说谎！这里没有屎，你是在假装大解。”

“都头，”一个道士道，“昨晚我们第三次巡夜时，顺便把屎清走了。”

“哎呀！你们毁了证据啊！”胡都头有些气愤，深呼吸一口气，“那屎干燥吗？”

五个道士对视一眼，皱眉道：“天太黑了，没注意。”

“好个屎无对证！”胡都头气冲冲地走到秀才面前，“说！昨晚你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小可只在大解时见到了这五位巡夜的道长。”秀才说着指了指五个道士，“还有，昨晚出门之前，小可听到西边隔壁有关门声，大解回来不久后，又听到西边隔壁有关门声。”

胡都头心里大喜，快步走到俊男面前，指着他喝道：“我早就怀疑你是凶手。说！你昨晚出去做甚？莫非是去行凶？”

俊男慌忙施礼，“都头，小生昨晚并未出门啊！想必是他听错了。”

胡都头冷笑一声，转向壮汉，叫道：“蠢贼，昨晚你可曾听到东边隔壁有关门声？”

壮汉点头道：“听到了。”

胡都头一把揪住俊男的衣领，喝道：“蠢贼住在你西边，秀才住在你东边，他们皆听到你那屋有关门声，你如何解释？嗯？你就是凶手！”

俊男慌张不已，支支吾吾，无法解释。

“都头，”刘宝姐连忙施礼，“他是奴家远房表兄，绝不会是凶手。”

胡都头愣了一下，皱眉问：“娘子，他真是你远房表兄？”

“家兄听说奴家独自在道观居住，担心奴家受人轻薄，就来此暗中保护奴家。”刘宝姐再次施礼，“家兄性格和善，并不认识那位死去的香客，绝不会害他？望都头明察！”

胡都头连忙松手，整了整俊男的衣领，拱手道：“表兄勿怪，在下不明就里，望表兄恕罪。”

俊男连忙还礼，“都头没错，是小生没能讲清楚。小生刚才想起来了，昨晚小生曾开过两次窗，应该是他们把关窗声听成了关门声。”

胡都头笑道：“啊！原来如此，那定是他们听错了。”

“都头，”仵作面露不悦，“若你表兄不可疑，那谁是凶手啊？”

胡都头沉思了片刻，指着秀才喝道：“你就是凶手！”

秀才吓了一跳，连忙摆手道：“小可从未杀人啊！”

“你休要抵赖！”胡都头快步走到他面前，喝道，“定是你把死者骗去凉亭，用石头砸死死者。因为道士们马上就要巡夜，你来不及把尸体扔下山，就把尸体藏进树林。你跑回道观时，正巧遇到巡夜的道士们，于是你就脱下裤子，假装拉屎！你回屋后，巡夜的道士们顺便把你的屎清走了。你以为一切都屎无对证，但你瞒不了我，我已看透一切。”说话时，东边的侧门开了，一个衙役带着七个汉子进来了。

“哎呀！糊涂头竟能断案了，奇哉！”领头的汉子笑道，“知县相公怎地没来？”

胡都头看向他，笑道：“知县相公嫌上山累，就让我带人来查看情况。你这厮又不信道啊，来这儿做甚？”

“我奉夫人之命，来此找一位名叫楚源的大官人。”

严修儒悄悄靠近玄净，指着领头的汉子低声问：“道长，那人谁啊？”玄净附耳低言：“武文，郧坞的头领。”

“谁叫楚源？”胡都头扫视众人，“快站出来！”

“都头，”一个道士道，“楚源就是死去的那位香客。”

“什么？他死了？”武文面露惊讶，“什么时候死的？谁害死的？”

胡都头说明了情况，认为秀才是凶手。

武文打量着秀才，“敢问足下高姓大名，家住何处？”

秀才施礼道：“小可王览胜，家住山下览胜镇。小可没有杀人，也不敢杀人，是这位都头冤枉好人！”

“都头，”武文转向胡都头，“我敢断定，楚源没死！”

“那树林里有一大滩血，两个杂工也看到他尸体了，他怎会没死？”胡都头皱眉道，“人命关天的事，你休要调笑。”

“我不瞒你，那人是外地人，之前曾与我们夫人做过几笔古玩交易。我们夫人觉得他为人实诚，就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城里经营一家古玩铺。前日，我们夫人让人去那铺里看古玩，察觉那里的古玩全都被换成了假的，这才明白被骗了。如今我们夫人遣人四处找他，他却忽然死了，一切也太巧了吧！”

“倘或他没死，那他藏哪儿了？难道跳下山了？那不得摔死？”

“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藏在这山里吧。”

“他必是死了！”胡都头指着后门，“这后门是闩住的，若他开门去后边装死，那如何从外面给后门上闩啊？”

“他可能是翻墙出……”

“不能，我让人检查了一遍，院墙上没有翻墙的痕迹。”

武文走到后门前，关门，把门闩从右向左穿进孔里，又拔出门闩，开门，盯着门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胡都头大喜，连忙走过去，笑问：“看样子，你方法了？”

武文摇了摇头，“没有。”

“没有那你点什么头？让我白高兴一场。”

“老胡，借一步说话。”

他们走出后门，悄悄说了几句话。回来后，胡都头对众人道：“楚源确实是死了！王览胜和蠢贼随我们回县衙，其余人都散了吧！”王览胜哭喊冤枉。胡都头迅速冲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让他闭嘴。

下山的路上，壮汉忽然道：“不瞒列位，在下是长春教的人，奉宗师之命上山来偷《太虚阴符经》。”他看向武文，“我教祖师与你们夫人相厚，若列位能放了在下，在下绝不忘恩！”胡都头犹豫了片刻，让武文决定。武文问：“《太虚阴符经》和《太上长春经》是什么？”壮汉道：“陈年旧账。”武文立刻让人放了他，把行囊还给了他。壮汉施礼道谢，一溜烟跑了。胡都头问“陈年旧账”是什么意思？武文皱眉道：“我也不知道，但之前夫人说过，若有长春教的人求助，就问他《太虚阴符经》和《太上长春经》是什么？他若回答‘陈年旧账’，就帮他。”

下山后，胡都头放了王览胜，把行囊还给了他，让他本月不许上山，也不许出门。王览胜千恩万谢，称赞胡都头明察秋毫，飞也似跑回家了。

武文召集了三十多人，打扮成商贩，埋伏在下山的路上。五日后的夜晚，楚源和住在道观西边第五间客房的俊男背着两大包行囊下了山。众人立刻捉住他们，在他们的行囊里搜出了大量的珠宝，然后问清了一切。

俊男是楚源的儿子，名叫楚青。他们假借交易古玩的名义，四处行骗，已经骗了十多家了。之前在道观时，楚源趁夜溜到道观后边，用装在葫芦里的鸡血伪造现场。楚青闩上后门后，去找刘宝姐私会。次日早上，楚源吓跑两个杂工后，用长绳缠住树干，慢慢滑下峭壁，收走长绳，藏进事先在山上搭好的窝棚里。等了五日，他们感觉不会有事了，就趁夜下山了。

数日后，武文去胡都头家喝酒，发现胡都头瘦了许多，没有精神。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楚源和楚青。武文刚要讲楚青与刘宝姐私会的事，就看到刘宝姐从厢房里走了出来，一问才知胡都头已经纳她为妾了，他只好咽了咽唾沫，把话憋了回去。

## 第三十一章

#今朝财富在你手，明朝财富归王侯。

#臭红菇。

天刚刚亮，晨钟还未敲，严修儒提着一壶开水来到了柴房前。这壶开水是他精心调制的，里面兑了蘑菇粉。柴房的东墙外面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七个小凳子，桌上还放着一套茶具。杂工们忙完事，便喜欢聚在这里晒太阳、喝茶、闲聊。严修儒拿起茶壶，倒掉了昨日剩下的茶水，他把开水倒进茶壶里，放进茶叶，再把茶壶放回原处，然后迅速离去。

晨钟响过，杂工们到斋堂后面择了菜，洗了菜，又到柴房前劈了柴，然后他们坐到柴房的东墙外面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你们说，在这观里做什么最能捞油水？”

“自然是做方丈了，整座观都归他管，谁还能比他捞的油水多？”

“我看未必，这道观虽归他管，但每隔一段时日官府的人便来巡检，他想捞也捞不到多少。”

“这话说的不错，官府的人哪有吃素的？每次来不都得要些人事。你不给，他必然要挑刺儿，不定回去又对上头说些什么。”

“照你们这么说，主持都捞不到油水，那还有谁能捞到油水？”

“依我看来，库头是最能捞的。”

“他怎地最能捞？”

“你是没看到。前几日往山上运米，那库头说要验米，便拿了个带尖儿的竹竿子，往那米袋上一捅，漏出一大把米来。漏出的米又放不回去，他便随手扔进旁边的米缸里。每袋米他都验，验完了，那米缸也满了。他便趁人没人的时候，把那缸里的米都装进了袋里，偷偷运走了。”

“观里一年也运不了几次米，他最多也捞不到十缸米。要我说啊，后面那厨房里的典造是最能捞的，每次做饭他不得捞点儿？日积月累，那可多了。”

“可多了是多少？”

“不知道，人家做饭时我也不能进厨房，也看不见。”

“那你这说了不是白说。”

“要我说啊，领诵经、作法的那个道长最能捞。我听说上次他们下山给人家做法事，收了两百多贯，这他不得趁机拿点儿？人家施主给了四百贯，他私吞了两百贯，再分给随行的弟子一些封口，这谁能知道？”

“你这说的，跟你亲眼看见了一样。”

“虽没看见，但也十有八九，这跟耗子守粮仓是一个道理。”

“那可……”

忽然，杂工们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小腹坠胀，还有些恶心想吐。他们立刻跑去茅房，脱下裤子，蹲到了茅坑上。瞬间，一条夹杂着泥石的瀑布从他们的两腿之间喷射而出，溅起了褐色的水花。褐色的瀑布奔流不息，泻的他们两眼发黑，脑袋里嗡嗡作响，两腿发软，身上直打颤。

早课过后，严修儒和邵娃到斋堂里打了饭菜，找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来吃饭。玄清忽然走过来道：“两位施主，刚才典造跟我说今日斋堂的杂工们一起生了病，不能工作。所以我只好来辛苦两位，暂代杂工之职，帮厨房处理杂务。”严修儒和邵娃对视一眼，心里虽不愿意，但也只能答应了。玄清带着他们到厨房里认识了典造，他对典造道：“观内人手不足，这两位施主暂代杂工之职，所有杂务交给他们去办便可。”

典造皱起眉头，一边打量着严修儒和邵娃，一边对玄清道：“只有他们两个恐怕不够，你再去找几个人来，帮他们两个把柴劈了，把水挑了，也不消太多工夫。”

玄清面露为难，道：“今日师叔要带弟子们去山下诵经，实在是没闲人了。”

“恐怕不是没闲人，是你怕被人埋怨，不想得罪人。”

玄清顿时愣在原地，无话可说。

典造皱眉道：“不然你把这事儿去跟你师兄或主持说了，让他们来做这不讨好的事儿。”

“这让我怎好开口啊。”玄清皱眉道，“我这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做点儿事也难啊。这些事安排不好，长者们定会埋怨我办事不力，难担大任。倘或安排人来干活，人又会埋怨我待人不公，偏偏找他干活，不找别人。大家相互都熟悉，每日又都往来，我也很为难啊。”

典造叹了口气，摆手道：“行吧，行吧，你去忙吧。”

玄清施礼道：“多谢体谅。”说完，转身离开了。

典造叫过来严修儒和邵娃，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对他们说了，他们顿时心里叫苦连天。他们倒了泔水，洗了碗，打扫了斋堂，又去仓房搬来了几袋米放进了厨房，然后他们拿着柴刀到山里砍柴。

邵娃板着脸，一边捡起地上的枯枝，一边道：“这回倒好，病的是他们，苦的是我们。”

严修儒在旁边一边砍着枯树的枝干，一边道：“谁能料到玄清会让我们来做杂工？这仇报的，还不如不报。”

邵娃一脸厌恶地道：“他可真脓包，还说他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做事难。简直是放屁！他做事难，我们不难？怕得罪人，便把事都推给我们。”

“常言道：帮亲不帮理。我们是外人，他自然不会为了体恤我们而得罪同门。”

“还同门？连临时帮个忙都有怨言，也配称同门？还不如我家左右邻舍仗义。”邵娃把手里的枯枝往地下一扔，冷哼一声，“我算是看透了，这观里的人情世故比外面还复杂。”

“这话你说的在理。”严修儒用力挥刀一砍，把柴刀卡在了树干上，随即他转头对邵娃道，“起初我以为这方外之地超脱世俗，方外之人也不拘泥于世俗人情。没想到自从来到这儿，可真是开了眼了。处处讲辈分，小辈在长辈面前永远抬不起头，简直跟官衔一样，这‘尘寰一脉九霄天’可真不假。”他说着往旁边挪了一步，坐到了浮根上，“你可还记得前日晚课？领我们念经的那个老道，一时口误，读错了个字。我看也没人打断他，说他读错了，反而都一起跟着他将错就错。”

邵娃走过去挨着严修儒坐下了，他皱眉道：“这活儿太累了，一会儿还要劈柴，挑水，到梯田那边搬菜，再择菜、洗菜。吃完午饭，又是这些活儿。”他叹了口气，“二爹，我可真是干不动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跟你来了，还不如留在庙里陪我师祖喝辣酒痛快。”

“当初劝你不听，现在后悔了？”

“嗯。”

“既然干不动，那便不干了。”

“不干？如何能不干？”

“装伤。”严修儒从地上捡起一根细树枝，指着细树枝道，“我把它削尖了，往你腿上戳两个小眼儿。你回去便说被蛇咬了，腿上发麻，走路不便。他们得知后，必然不会再让你干活儿了。”

“这方法好啊！”邵娃笑道，“我们都假装被蛇咬了，岂不都不用干活了。”

“不行。若我们都说被蛇咬了，他们定然会起疑，所以还是你一个人装伤更稳妥。我自己也干不了太多活儿，他们定然会再找些人来帮我，我也不会太累。”严修儒说完，起身拔出卡在树干上的柴刀，用柴刀把手里的细树枝削了一个尖。他蹲下来撩起邵娃的裤腿，对邵娃道：“你忍着点疼。”邵娃“嗯”了一声，闭上了眼，咬紧了牙。严修儒用细树枝向前猛刺了两下，在邵娃的小腿上留下了两个出血的小孔，看起来的确与被蛇咬伤无异。严修儒随手拔了几根草，用手揉碎，涂到了邵娃的伤口上。这样看起来伤口周围又红又绿，的确像中毒了一样。他们沿原路返回，走到了道观门口。严修儒让邵娃装作难受的样子，然后他背起邵娃，进了道观。他们来到厨房，厨房里的人正在忙活着做午饭。严修儒快步走到典造身旁，一脸慌张地说邵娃被蛇咬了。典造心里一惊，连忙看向严修儒背上的邵娃，皱眉问：“怎地如此不小心，还被蛇咬了，伤口在哪儿？”

邵娃的眼角下垂，嘴角上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痛苦还是高兴。他一边凄惨地呻吟着，一边指着自己的小腿，道：“在这儿。”

典造掀起了邵娃的裤腿，仔细地看着伤口。邵娃和严修儒顿时心脏怦怦直跳，担心典造看出端倪来。典造伸手碰了碰伤口周围，问邵娃：“感觉如何？”

“腿麻，没感觉。”

“先忍一忍，我进去看看，应该还有药。”典造说完，转身进了厨房的隔间。须臾，他走出来递给了严修儒一包药粉，道：“把这包药粉涂到他腿上，伤口应该能好得更快。”

严修儒故作紧张地问：“道长，这蛇毒不能毒死人吧。”

“这山上的蛇大多数都没毒，即便有毒也没见过毒死人。”典造皱眉道，“不过还是小心为妙，你回去照看着点儿，若他身上情况不对，赶快去跟主持说。”

“可我还要干活儿，无暇照看他啊。”

“这你不必操心，我自会让玄清找人来干活儿。”

严修儒连忙施礼道谢，然后背着邵娃离开了。他们歇息了三天，这三天邵娃一直躺在床上，也不出屋，渴了严修儒会给他倒水，饿了严修儒会去斋堂给他端来饭菜，拉屎撒尿便用马桶，严修儒会去倒掉，比在家里还惬意。严修儒除了照顾邵娃，什么也不用做，他也什么都不想。他在院里找了一块向阳的地方，铺上草席，每天只是躺在上面晒太阳。三天后，杂工们的病好了，邵娃的伤也装不下去了，他和严修儒又要去斋堂干活，任杂工们呼来喝去。

一场秋雨，伴着雷电，淅淅沥沥地连下了七天。雨虽不大，雷虽不多，风却大，且烦人。山路泥泞，石板路湿滑，许多人因此摔了跤。夜晚偶尔轰隆一声雷响，把人惊起，难再入眠。屋里潮湿，墙壁发了霉，衣服、门帘、被褥都湿漉漉的，严修儒和邵娃非常不适应，还起了湿疹。雨过天晴，太阳来了，它没了以往的热情，即便是正午，也没觉得暖，只觉得湿冷，或许是相处久了。

刚做完早课，玄清忽然走过来对严修儒和邵娃道：“后院那边的石地板上沾了一地的泥，一会儿你们吃完饭，过去把地扫了，再用水冲干净。”

严修儒皱眉道：“吃完饭我们还要洗碗、挑水、砍柴，做完这些便又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恐怕没工夫去扫地。”他说的没错，观里的道士将近有三百人，他和邵娃只是洗碗便要用一个多时辰，更何况还要去挑水、砍柴。

“后院又不大，你们趁歇息的时候过去打扫一下便可，也不费工夫。”玄清说完，立刻转身对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圆脸道士摆了摆手，“师弟，那件事你办的如何了？”他说着跑了过去。

圆脸道士一脸茫然地问：“哪件事？”

玄清一边拉着圆脸道士往远处走，一边道：“那件事，你忘了？前日师父找过你，我前日也找过你。”

“师父每日都找我，你前日没找过我。”

“我前日怎地没找过你？你可记得……”

玄清和圆脸道士说着话，渐渐走远了。邵娃瞪着玄清的背影，对严修儒道：“他可真把我们当奴才了，什么活儿都推给我们，也不问我们有没有空儿。”

严修儒叹了口气，道：“这也是没办法啊，谁让我们是来代人受过的，这里可没人待见我们。”他和邵娃去斋堂吃了饭，又洗了碗，然后他对杂工们道：“玄清道长让我们去后院扫地，今日上午恐不能去挑水、砍柴了。”杂工们因为上次受了他的贿赂，便没跟他计较，只是让他们快去快回，斋堂这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们来做。

后院的外面是一片树林，林间小路没铺石板，所以从后院出去采药、采蘑菇、采野菜、砍柴的人回来时鞋底沾满了泥，因此踩脏了后院由青石板铺成的地。严修儒和邵娃扫了一遍地，又用水冲了一遍地。虽然打扫干净了，但时常有人从后院出去，回来时便又踩脏了。于是他们便守在门口，让要进院的人在外面把鞋蹭干净后再进院。后院外面的墙上写着两排字，是用木炭写的，字迹很新，虽然淋过雨，但木炭的黑丝毫没被冲淡。严修儒走过去看了看，是一首《减字木兰花》：

青山迤逦，碧树婆娑沉醉意。雾霭雷喧，飞瀑淋漓地溅寒。

浊流逐麓，污秽源天遮日目。汇海分江，远荡苍茫身背乡。

他忽然觉得这首词里另有深意，于是他一边在心里逐句地读这首词，一边思考每句话的言外之意。邵娃见他面对着墙发呆，便走过去看了看墙上的字，只认出了“青”、“雷”、“天”、“日”、“目”这五个字。

“二爹，这墙上是道士画的符？”邵娃指着墙上的字，“这是什么青——雷——天——日——目——，五雷法？驱鬼的？”

“非也。”严修儒笑道，“这是《减字木兰花》，是一首词，有些深意啊！”

“有何深意？”

“你看这句。”严修儒指着第一句话，“‘青山迤逦，碧树婆娑沉醉意’，这既是写景，又是写意。青山连绵，绿树沉醉于风雨，起舞。”他又指着第二句话，“再看这句‘雾霭雷喧，飞瀑淋漓地溅寒’。雾霭是眼见，雷喧是耳听。飞瀑喻雨，淋漓是雨滴在身上，这是身感，地溅寒说的是气候，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溅寒，其实是渐寒。”他又指着第三句话，“这句‘浊流逐麓，污秽源天遮日目’有言外之意。山上下雨，落在地上后成水流，水流带着泥沙，便是浊流，水流往山下流，便是逐麓。出现浊流只因下雨，所以是污秽源自天上，天上又为何会下雨？只因乌云遮日。而日是没有目的，怎会遮日目？所以日喻皇帝。皇帝不察，权臣贪官横行，所以污秽之人自上而来。君权孱弱，因此天下混乱，群雄并起。而逐鹿之人要有权势才行，所以也必然是浊流。”他又指着最后一句话，“‘汇海分江，远荡苍茫身背乡’，这句话看似是说雨成浊流后，汇入海，又分流入江，然后流荡到远处，背离它的家乡，也就是背离天上。但仔细一想，既然是浊流逐鹿，那必然要与逐鹿有关。而曹操以《观沧海》咏志，所以汇海便也有此意味。分江则是分疆，群雄各占疆界，相互讨伐。到远处讨伐敌人，必然要背离家乡，也自然是‘远荡苍茫身背乡’了。”

邵娃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严修儒在讲什么，但他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仿佛他听懂了一样。

严修儒笑道：“这几日下雨，没有香客，这首词想必是哪位道长所作。”

“不是没有香客，是香客不多。”邵娃略带不屑地道，“这里的道士一个个都面目可憎，岂能写出如此深奥的东西？定是香客写的。”

“香客岂能在道观的墙上随意题字？道士看到了不会制止？我看定是道士写的，而其他道士又与题字的道士熟识，因此才不制止。”

“那也可能是香客趁道士们不在，偷偷写上去的。”

严修儒哈哈一笑，道：“偷偷写上去的，怎的跟做贼一样？再说从后院出来的人定能看到这上面的字，也没人将其擦掉。”

“他们懒惰成性，谁会干这苦差事？自然要落到我们头上。”邵娃说着快步走到门口，拿起了扫帚，拎起了水桶。他走过来用扫帚头指着墙上的字，道：“不用说，一会儿玄清看到这上面的字，定让我们擦掉。我们何必劳烦他开口，现在把它擦干抹净便是。”他随即把桶里的水往墙上一泼，抡起扫帚往墙上来回一顿划拉，顿时墙上的字迹全无，只剩下一大团黑乎乎的炭渍。严修儒见墙上没清理干净，便到门口拎来了另一桶水，泼到了墙上。他们把炭渍完全清理干净后，继续回到门口守着。过了将近一个时辰，一个皮肤黝黑的老道从树林里朝门口走来。他满头白发，胡子又白又长，身材魁梧，比严修儒高一头。他的脸上皱纹很少，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老人，更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壮年人。他走到门口，严修儒和邵娃随即提起扫帚拦住了他。严修儒指着他脚上那双沾满泥土的鞋，道：“山路泥泞，石路整洁，清扫不易，莫使垢染。”

老道看了一眼自己的鞋，笑道：“垢自山中来，应自山中去。同处此山中，何来使垢染？”

严修儒愣了一下，道：“青石远处来，天命山中去。身垢同一处，不使人垢染。今人忘恩义，携垢染净石。”

老道笑道：“天命如此，何惧垢染？”

邵娃完全听不明白严修儒和老道在说什么，只知道老道不去把鞋蹭干净，反而一直跟严修儒啰嗦。于是他皱起眉头，对老道喝道：“说什么屁话，快去把鞋蹭干净，否则休想进门。”

老道看向邵娃，问：“你这小童是哪里来的？”

“娘胎里来的。”

“令师是谁？”

“家师乃道德天尊，我乃他座下小童。”邵娃指着老道，“你这老顽固休要啰嗦，快去蹭鞋，否则快滚。”

老道皱眉道：“你这厮怎地如此没礼数？看我的年纪你也该清楚我在观里的辈分，怎敢这样对我说话？”

邵娃一听“辈分”两个字，顿时气愤填膺，他喝道：“怎敢？话已说了，你能怎地？休拿辈分来压我，如今你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辈分再大能以一敌二？”

严修儒见邵娃一副要打架的架势，生怕邵娃把事情闹大，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他连忙对老道施礼道：“我们劳者不易，望乞老师父见谅。”

老道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到石地板的边上，在石板的边角上用力蹭了蹭鞋底的泥。忽然，他指着墙问：“这上面的字怎地没了？”

“我擦掉了。”邵娃皱眉道，“也不知是哪个该剁手的，在墙上乱写，害得我费了好些力气才擦干净。”

“谁让你擦的？”老道快步走到邵娃面前，指着墙喝道，“你可知我为了写它在这里淋了半天的雨？这是要拿去刻碑的，没人告诉你不能擦？”

“擦都擦了，你能怎地？”邵娃白了老道一眼，“横竖是你写的，你也记得，回去拿笔再写一遍便是。”

“混账！”老道指着邵娃道，“你这孽畜，不敬尊长，毁人文章，还不知悔改。今日不教训你一顿，我枉为人师。”说着，他抬起手来要打邵娃。邵娃吓了一跳，慌忙后退了两步。严修儒连忙向前一大步，拦住了老道。

“老师父勿恼，这孩子倔，一时冒犯，望乞海涵。”严修儒道，“不过老师父你这首词写的晦涩，且无孟德之志气，太白之气势，浩然之恬淡，乐天之深刻。倘或刻在石碑上，简直是暴殄天物啊。”

只听到“啪”的一声，老道挥手一耳光扇得严修儒不知所措。他指着严修儒喝道：“你这目不识丁的孽畜，我这首词奥妙绝伦，岂容你指摘？你连……”

忽然，邵娃往前一冲，用头狠狠地撞了老道的肚子一下。老道一个踉跄，往后退了半步，险些摔倒。老道还没来得及站稳脚，严修儒便立刻抬起一脚踹倒了老道，他快步走过去，一边踢老道，一边指着老道喝骂：“你这老驴，竟敢打我，平日里受足了你们的气，今日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休要怪我，这是你自找的。”邵娃也连忙过去跟着他一起踢老道。严修儒一脚踢到了老道的肋骨上，他的脚还没来得及收回，老道便伸手抓住了他的小腿，紧接着老道往后一拽，一下拽倒了他。他顿时心里一惊，没想到这老道的力气这么大。老道迅速爬起来往前一扑，压在了他身上。他抓住老道的手腕，两脚蹬地，用尽全力翻了个身，把老道压在了他身下。老道随即也两脚蹬地，翻了个身，又压在了他身上。如此，他们两人便满地翻滚了起来，一时严修儒占上风，一时老道占上风。邵娃在旁边乱踢，有时还踢到了严修儒。严修儒渐渐体力不支，彻地被老道压住了，他急忙朝邵娃大喊：“踢裆，踢他裆，踢裆疼！”邵娃顿时恍然大悟，随即点头“嗯”了一声。他往右挪了两步，看准位置，抬起一脚踢向老道的裤裆。老道顿感不妙，慌忙夹紧双腿，邵娃的脚便踢到了老道的腿上，蛋损之厄得以幸免。严修儒趁着老道分神之际，迅速翻身压住了老道，邵娃也扑了上去，压在了老道身上。他们合力把老道按在地上，扇老道耳光，往老道的脸上吐唾沫，薅老道的头发和胡子，又朝老道的双眼嘭嘭两拳，把老道打成了熊猫。老道性情刚强，不求饶也不哭，对着他们破口大骂，骂得不堪入耳。严修儒一边扇老道耳光，一边在心里感叹：“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这每句骂人的话都构思巧妙，堪称一绝，真是耳目一新啊。”因此他也受益匪浅。

玄清忙了完事，便想看看后院有没有打扫干净，他走到后院，忽然听到院门外传出凄厉的骂声，这声音极其的耳熟。他顿时心里一惊，急忙跑到院门口，只见严修儒和邵娃正压在一个双眼乌青的老道身上，他们有节奏地挥舞着手臂，“啪啪”地扇老道耳光。他迅速冲过去推开了他们，紧接着他一边扶起老道，一边关切地问：“师祖，你身体可无碍？”

老道的道号是太虚，现年九十七岁，是道真道的创始人，《太虚阴符经》是他读《黄帝阴符经》有感所作。他年少时在大唐的军队里做军官，当时大唐政治混乱，军中的将领多数都滥权贪腐，他接触的多了，也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有了山隐之意。后来大唐灭亡，他便出家做了道士，还创立了道真道。而在他写的那首词中，“污秽源天遮日目”的言外之意是：日被遮住，日做不了主，朝中掌权的不是皇帝，是权臣；目被遮住，目做不了主，百姓身不由己，只能听官僚让他们听的，看官僚让他们看的，任凭官僚摆布。“汇海分江”的言外之意是：大唐的局势犹如大海一般，各股势力汇聚其中，而每股势力都已分割了大唐的疆界，有曹操的《观沧海》之志。“远荡苍茫身背乡”的言外之意是：他身为大唐的军官，要背井离乡到远处去荡平叛乱。

太虚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长叹了一口气。他指着严修儒和邵娃，颤声道：“这两个孽畜，险些拆了我这身老骨头。”说完，不禁落下泪来。

玄清皱起眉头，瞪着严修儒和邵娃，喝问：“你们为何平白无故打人？”

邵娃连忙指着太虚道：“是这老东西先动手的！”

“混账！”玄清喝道，“这是我们祖师，岂容你不敬？你们赶快下跪，向祖师赔罪。”

“明明是他……”邵娃话未说完，严修儒连忙用手背悄悄碰了他几下，又对他使了个眼色。他虽然心里不服气，却也明白严修儒的意思：我们打了他一顿，即使给他下跪赔礼，也不吃亏。他白了太虚一眼，噘起嘴道：“师祖，我错了。”严修儒随即拉着他跪到了太虚面前。

严修儒拱手道：“师祖在上，小人乃一介山野村夫，有眼不识武当山。适才冒犯，皆是小人之过，与师祖先动手打我无关，望乞师祖宽宏大量，饶恕小人。”说完，他和邵娃给太虚磕了三个响头。

太虚颤抖着手，指着严修儒道：“你们休以为此事已了，我定要让主持严惩你们。”他随即转头对玄清道：“走，带我去见你师父。”玄清扶着他进了后院，去大殿里找灵霄。严修儒和邵娃紧随其后。他们走到前院，太虚看到前院里来来往往的香客非常多，连忙抬起手用袖子遮住了脸。他转头对玄清低声道：“我们去后院的客堂里等着，你去把你师父找来。”玄清点头应声“是”。他们回到后院，进了客堂。玄清扶太虚坐到了凳子上，然后便出去了。严修儒和邵娃在旁边倚着墙低头站着，神色有些慌张，像两个刚被老师训斥过的孩子。

“主持会如何责罚我们？”邵娃忽然问。

严修儒想了想，道：“八成会罚我们诵经、抄经吧。”

邵娃笑道：“倘或真是如此，那可太好了。”

“你们两个刚来不久吧，”太虚忽然看向他们，“还没背过戒律？”

“来了也将近一个月了。”邵娃道。

“将近一个月还没背下戒律？真是朽木难雕。”太虚冷哼一声，“你们殴打长辈，这是大罪，轻则要罚你们做一年的杂役，重则要罚你们禁闭。倘或你们仍不知悔改，再度犯错，主持便要让你们的师父收回你们的衣冠和法器，逐你们出道观。”

严修儒和邵娃一听“逐你们出道观”这几个字，顿时睁大眼睛，动了心。他们早已想离开这里了，只是碍于情面，没有对灵霄开口，而且即便说了，灵霄也不会答应。严修儒紧盯着太虚，低声问：“邵娃，你可害怕重责？”

“不怕。”

“你猜我在想什吗？”

“和我想的一样。”

他们随即冲上去一脚把太虚连人带凳子踹翻在地，然后扑到他身上，使出平生所学的招数，狠狠地揍他。

灵霄带着玄清和另外两个道士刚走到离客堂不远的地方，忽然听到客堂里惨叫连连。他们顿时大惊失色，迅速跑过去开门冲进了屋。屋里太虚躺倒在地，双颊红肿，哀嚎痛哭，严修儒和邵娃背对背骑在他身上，严修儒正在扇他耳光，邵娃则挥拳猛打他的裤裆。玄清和另外两个道士急忙过去拉开了严修儒和邵娃，灵霄过去扶起了太虚，又把凳子摆好，扶着太虚坐到了凳子上。

灵霄转头刚要对严修儒和邵娃发怒，严修儒和邵娃便立刻跪了下来。严修儒拱手道：“弟子刚才不知何故，忽然凶性大发，恐是被邪祟附身，望乞主持重罚。”

邵娃也连忙拱手道：“弟子也一样，刚才被邪祟附了身，望乞主持重罚。”

“这回可不是我先动的手。”太虚一边擦着泪，一边揉着脸哀声道，“他们无故将我踹倒，还打我。我这一大把年纪了，岂能受得了这个？”他转向灵霄，“徒弟，你可定要重罚他们啊。”

灵霄点头道：“师父放心，弟子绝不轻饶他们。”他随即转头怒视着严修儒和邵娃，皱眉道：“我是讲理的人。你们说你们刚才被邪祟附了身？简直荒谬至极！这武当山乃道家圣地，邪祟岂敢来此？今日若你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便休怪这里的戒律严苛。”

严修儒和邵娃顿时面露慌张，嘴里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

“何来邪祟附身？”太虚忽然叫道，“他们根本是故意的！索性杖责二十，逐出道观，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能犯戒。”

严修儒和邵娃连忙磕头道：“弟子愿受此重罚。”

灵霄看着他们，冷笑一声，道：“如此岂不正遂了你们的愿？你们巴不得要离开。”

严修儒慌忙道：“弟子诚心悔过，怎会想着离开道观？况且这里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弟子便是在此待一辈子也愿意。”

邵娃立刻道：“弟子也是，也愿意在此待一辈子，根本不想下山。”

“既然如此，那我便罚你们禁闭五年，以儆效尤。”

严修儒和邵娃顿时大惊失色，想开口辩解却又无可辩驳。太虚转头问灵霄：“徒弟，怎地不将他们逐出道观？只罚他们禁闭，岂不太轻了？”

“师父不明就里，一会儿弟子便把事情的始末悉皆告知。”灵霄随即转头指着严修儒和邵娃，对玄清和另外两个道士道，“先让他们回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带他们去石室。”

玄清和另外两个道士应声“是”，带着严修儒和邵娃离开了。

石室是一间石砌的大房子，建在道观后山的半山腰上。石室的门窗都是铁的，房梁是十几根丛横交错的粗木头，上面铺着一层大石板，构成了房顶。严修儒和邵娃各自拿着包裹，跟着玄清他们进了后山。他们沿着小路一直走，走到了路的尽头，前面是一片将近两米高的杂草丛。玄清他们走到草丛前，俯身拔起了草。严修儒面露疑惑地问：“道长，你们怎地不带我们去石室，反而带我们来这里拔草？”

玄清一边拔草，一边道：“不是带你们来拔草，是路上长草了。我们得先把路清出来，才能到石室。”

另一个在旁边拔草的道士道：“我来这儿也有十多年了，还没见过有人关禁闭，你们两个算是让我长见识了。”

严修儒和邵娃把包裹放到一旁，然后走到草丛前，也俯身拔起了草。他们拔了半天的草，清理出一条直达石室的小路。石室的铁门和铁窗都已生满了锈，一条生锈的铁链拴住了铁门。玄清解开了铁链，嘎吱一声打开了铁门。严修儒和邵娃走进了石室，看到里面只有一个发霉的马桶和一堆干草。严修儒转头问玄清他们：“这里也没床？我们睡哪儿？”

“睡草上。”玄清说完，咣当一声关上了门，石室里顿时暗了下来。紧接着门外传出铁链的声音，他正在用铁链拴门。

严修儒和邵娃顿时心里一惊，慌忙到门口喊道：“我们要喝水吃饭怎办？”

“吃饭喝水有人来送。”玄清在门外道。

“马桶满了如何是好？”

“马桶旁边的那面墙下有个小洞，满了便从那里倒出去。”

“道长，烦请你向主持求情，放我们出去，我们知错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们岂知今日？道长，烦请你告诉主持，我们诚心悔改，绝不再犯错了。”

门外没人回应，只有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 第二十九章 老道豪迈爱山歌，小生作词为鱼鹅

昏暗的石室里，严修儒和邵娃躺在干草堆上，侧着头看着铁窗外明亮的风景。阳光下的杂草光彩夺目，树林里的鸟叫声悦耳动听，以前他们从未有这样的感觉。

“倘或他们不来送饭，要把我们饿死，那可怎办？”邵娃忽然问。

“不会，我们又没犯杀人的罪过，他们不会饿死我们的。”严修儒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也忐忑不安，毕竟他们打了方丈的师父。

不多时，外面传来一阵沙沙声，是踩踏杂草的声音，且声音越来越近。严修儒和邵娃顿时站了起来，他们跑到门口，朝外面大喊：“可是来送饭的？”

“没错，你们把小门打开。”外面的人道。

“门在外面锁着，我们在里面如何开门？”

“是开小门。铁门下面有个环，你们往上拉一下那个环。”

严修儒和邵娃低头一看，铁门上的确有个铁环。他们用力往上一拉，铁门上的小门便打开了。外面的人把一个托盘从小门送了进来，托盘上放着两个大馒头和两碗白菜汤。严修儒连忙朝外面大声问：“怎的只有汤没有菜？”

“你们都关禁闭了还想吃山珍海味？以后只能吃这个。”外面的人说完，转身离开了。

严修儒和邵娃吃完了饭，躺在干草堆上睡了个午觉。醒来后，他们走到铁窗前，伏在窗台上，像两条被关在铁笼里渴望自由的土狗，望着窗外的风景发呆。他们时不时还会对着窗外落在树枝上的鸟，跑过的山狸，钻过的老鼠发出怪叫，借此打发无聊的时光，这就是他们以后的生活。

是日早上，早饭还没送来，他们躺在干草堆上睡着懒觉。忽然，铁窗外有人吹了声口哨。他们睁开眼转头一看，太虚正面带笑意地看着他们，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精神饱满。他们迅速爬起来跑到窗前，对太虚施礼道：“师祖在上，我们已诚心悔过，以后不敢作恶了，望乞师祖放我们出去。”

“你们休想！”太虚笑道，“我可不是来放你们的，而是来看你们笑话的。”

“师祖爷爷，这段时日我们日日夜夜诵经悔过，已经大彻大悟，弃恶从善了。望乞师祖爷爷宽宏大量，饶过我们，下次我们绝不再犯。”

太虚哈哈一笑，道：“求我也没用，你们罪孽滔天，活该受罚。”

邵娃噘起嘴道：“既然如此，笑话你也看了，那便赶快回去吧，省得在此惹人厌。”

“腿长在我身上，我想走便走，想留便留。”太虚弯下腰，笑着提起了一个篮子，“你们猜这里面是什吗？”

“不猜，随它是什么。”邵娃说完，和严修儒一起回到干草堆前，躺了下来。

太虚打开篮子的盖子，从里面拿出一只烧鸡。他放下篮子，双手拿着烧鸡，一边啃，一边笑道：“嗯，这鸡可真香啊！”

严修儒和邵娃迅速爬起来跑到窗前，死死地盯着烧鸡。烧鸡香飘四溢，他们不禁咽了口唾沫。

太虚嚼着烧鸡，笑道：“你们在这儿每日只能吃馒头，喝白菜汤，可尝不到这好东西啊！”

严修儒一脸迫切地拱手道：“望乞师祖发发善心，赏我们一口尝尝。”

“休想，这只鸡我要都吃光，你们干看着吧。”

邵娃迅速把手伸出铁窗，朝太虚手上的烧鸡抓去。太虚心里一惊，急忙往后退了两步。邵娃的指尖碰到了烧鸡，蹭到了些油水，他连忙把手缩回来，放到嘴里吮了吮。太虚拍了拍胸脯，吁了口气，笑道：“啊也，好险好险！险些让你抢去。”

严修儒咽了咽口水，指着太虚皱眉道：“你不守清规，道士岂能吃肉？小心让主持看到了，不认你这个师父，逐你出道观。”

太虚撕下一块鸡腿，一边啃着鸡腿，一边笑道：“谁说道士不能吃肉？天师道和道真道的道士都能吃肉。”

“你撒谎！玄阳道长他们一直都不吃肉。”

“非是他们不吃肉，而是他们心存芥蒂，自以为吃肉便是背道，杀生便是犯戒。纵使道真道的戒律允许吃肉，他们也不吃。岂不知虎吃肉，非虎凶残，乃命也。鹿吃草，非鹿向善，乃天生。虎有虎道，鹿有鹿道，人有人道，此为天道。”

“一遣胡言！你明明是犯戒，休找借口。一会儿送饭的人来了，我便告诉他你在这里偷吃肉，让他去告诉方丈。”

“尔等俗人，尚未开悟，拘泥于形式。纵使便览经书，也只是徒增枷锁。可悲，可悲也！”

“桑榆渐秋，竟悲青松枝繁，言其徒增束缚，可笑，可笑也！”

太虚愣了一下，指着严修儒笑道：“你这孽畜，虽然嘴上不饶人，却也有些文采。”

严修儒竖起大拇指，指向自己，一脸自信地道：“非是有些文采？而是满腹经纶。”

太虚哈哈一笑，道：“方才那句话值得这只鸡，赏你的。”说着，他把手中的烧鸡朝铁窗一扔。严修儒和邵娃连忙把手伸出窗外，接住了烧鸡，随即他们把烧鸡拿进石室，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恨不得把鸡骨头都嚼烂了咽到肚里。太虚拿起地上的篮子，一边转身往远处走，一边唱道：

转眼百载，事势几迁。

曾经荒地，谷茂沃田。

感怀年少，海内兵争。

斩头沥血，跃马枪横。

魑魅扰扰，南山花盈，

轻屦登峰，耳聪目明。

桑榆渐秋，已知天命。

身存世间，心存道境。

不多时，送饭的人来了，严修儒便对他说了太虚吃肉的事，让他去告诉方丈。送饭的人道：“休大惊小怪的，道真道的道士都可以吃肉。”

“那怎地没见厨房做过肉菜？”

“观里可不供肉，要吃得自己去买。”

严修儒想了想，笑道：“既然如此。道长，我多给你些钱，下次你再送饭时给我们带些肉来，剩下的钱你便自己留着，如何？”

送饭的人摆了摆手，道：“不可不可，倘或我如此做，被主持知道了，必受责罚。”

“你不说，我不说，方丈岂会知道？你也必然不会受责罚。”

“非也！师祖说过：‘泥淖起自贪，修行终枉然。不染世俗事，心宽身悠闲。’倘或我帮了你，必然身陷泥淖。”

“道长不必多虑，泥淖根本不存。”

送饭的人笑了笑，道：“倘或我给你带了肉来，你必然会要挟我，让我以后每次给你送饭时都要带肉来。若我不照做，你便会在别人来给你送饭时，把此事告诉他，让他去告诉方丈，责罚于我。如此，我便身陷泥淖。”

严修儒顿时哑口无言，他的确是这么想的，却没料到送饭的人竟知道他的心思。送饭的人把上顿饭的汤碗放到了托盘上，然后端着托盘离开了。

过了几日，严修儒和邵娃正伏在窗前，望着湛蓝的天空发呆。忽然，他们听到远处有人在唱山歌，那歌声豪迈动听，且越来越近。

七寸侠义闪寒芒，藏入图中刺秦王。

壮年赴死悲可叹，独力为君止兵荒。

秦师骁勇屯易水，军中将领无酒囊。

只因君庸无肱股，挑怨速祸祚不常。

饮恨西北君逃溃，身死辽东魂茫茫。

生死命途系一脉，重归秦地为燕邦。

南山鸟喜草木盛，原来山高日驱霜。

尘世绝尘繁华界，只因无意染昏黄。

歌声罢，唱歌的人也走到了石室前。严修儒和邵娃非常好奇，想看看唱歌的人是谁，于是他们把头抵在铁窗的铁栏上往外张望。邵娃的头小，他用力往外一挤，把头伸出了铁窗。严修儒连忙对他道：“唱歌的人是谁？让他过来跟我们说说话。”

邵娃噘了噘嘴，道：“不用我说，他已经过来了。”话音刚落，严修儒便看到太虚提着个篮子，笑盈盈地走了过来。太虚抬手弹了邵娃一个脑瓜崩，邵娃哎呦一声，连忙往回缩头，却在缩到耳朵的位置时，死活缩不回去了，头卡在了铁栏里。

太虚指着邵娃笑道：“你这孽畜，还想钻出来？这回可真是进退两难了。”说完，他又弹了邵娃一个脑瓜崩。

邵娃慌忙用手护住了头，又转头对严修儒道：“二爹，快来帮我。”严修儒立刻过去抓住了邵娃脸旁的那根铁栏，用尽全力往外拉，一点点地拉弯了那根铁栏。邵娃借着多出来的空隙，把头缩了回来。

太虚指着严修儒笑道：“你这孽畜，竟还有些力气。”

严修儒喘着气道：“非是有些力气，是力能扛鼎。”

“你若是力能扛鼎，我这身老骨头便也孔武有力。”太虚说完放下篮子，过去抓住那根弯铁栏，往严修儒的反方向用力一拉，顿时拉直了铁栏。严修儒和邵娃也顿时睁大眼睛，面露惊讶。

“没想到你这身老骨头竟有如此大的力气！”邵娃说着伸手拽了拽那根铁栏，“我家隔壁那刘老儿，看模样好像也没你老，拎桶水都得喘半天。”

太虚哈哈一笑，道：“时常打拳舞剑，偶尔登山攀援。醒来红日初现，软榻明月伴眠。如此，即便桑榆渐秋，也会秋来桑榆不老。”

“师祖，休论老不老。”严修儒指着地上的篮子问，“此番前来，师祖又给我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太虚拿起篮子，笑道：“上次本是来馋你们的，却因心生怜悯，才把烧鸡让给你们。这次可不会了，你们休想再尝到一点油水，我要馋杀你们。”说完，他打开篮子的盖子，拿出一只烧鸡、一盘鱼脍和一盘糟鹅，摆到了地上。他盘腿坐了下来，随即拿起一块糟鹅，放进了嘴里吧唧吧唧地一边吃，一边道：“啊也，这也太香了！此鹅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严修儒和邵娃顿时咽了咽口水。

邵娃皱眉道：“你要吃便吃，休吧唧嘴。”

太虚置若罔闻，也不看邵娃。他拿起一块鱼脍，放进了嘴里吧唧吧唧地吃了起来，随即他又露出一副陶醉的表情，笑道：“北望汉水，滔滔无际。浪大鱼肥，金鲤甚稀。去鳞成脍，薄若蝉翼。入口鲜美，惹人痴迷。”

严修儒连忙道：“师祖，我有钱，我给你钱，你让我也尝尝。”

“休想！”太虚笑道，“千金难买金鲤脍，何况汉水浪更凶。”说完，他又撕下一块烧鸡翅，吧唧吧唧地吃了起来。

“那我买烧鸡，不买鱼脍。”严修儒一脸迫切地道，“师祖，求你把烧鸡卖给我。”

“破晓南山鸡，昂首一声啼。乌云不见日，鸡啼亦如期。”太虚指着烧鸡笑道，“这鸡朝来必啼，是只懂得一诺千金的鸡，所以也应用千金来买。”

严修儒撇了撇嘴，道：“什么懂得一诺千金的鸡？明明是：寻常柴公鸡，每日都会啼。拔毛火上烤，皮焦肉脂稀。”

太虚哈哈一笑，道：“非也，此乃：神厨得意鸡，肉嫩松脆皮，后稷尝其味，年年谷山积。”

严修儒立刻指着太虚道：“啊也，你竟然做贼，偷供品吃。”

“非是做贼，而是后稷尝过后，老道再尝。”

严修儒无话可说，只能和邵娃眼巴巴地看着太虚把鸡吃光。太虚把鸡骨头扔到一旁，然后端起那盘糟鹅吃了起来。邵娃噘嘴道：“一只鸡还吃不饱？还要吃鹅？也不怕撑死。”

太虚笑道：“小童，你可曾听闻：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

邵娃没好气地道：“不曾，没读过书。”

严修儒冷笑一声，道：“师祖自比千里马，着实可笑！千里马应当建功立业，岂会上山出家？”

“夏虫不可语冰。”太虚捋了捋胡须，微微一笑道，“老夫弓马娴熟，年少时驰骋沙场，斩寇数百，此为武。诗词歌赋写过近百篇，出口成章。文采虽不比李杜，却也高过大多文士，自成一遣，此为文。文武双全，岂非千里马？”

“师祖，休说你年少往事，那时我还未出世，何曾见过？”

“我这就让你一见。”太虚说完，他的两只手臂随即缩进了衣服里，紧接着他的双手往上一伸，手臂从领口穿出。他展开双臂，上衣随之落下，上身袒露了出来。他的上身肌肉纵横，纹理清晰，看上去好似岩石般坚硬。他粗糙的皮肤上满是刀枪箭所致的伤疤，揭示出了他年少时的骁勇。严修儒和邵娃顿时看愣了，心中惊讶不已。太虚注视着严修儒的眼睛，神色凛然地问：“如此，你还有何要说？”

严修儒顿时语塞，连忙低下了头。须臾，他又抬起头道：“即便算你有武功，但你文采也是泛泛，难称大雅。”

太虚穿上了衣服，笑道：“过往写的诗词不算，我这就作一首诗，你看如何？”

严修儒想：“你说作诗，想必是有备而来，我可不能着你道儿。”于是他道：“师祖，诗不必做了，我已听过几首了，你作首词来。”

“好，那你定个词牌？”

“既然师祖年少时驰骋沙场，那便请师祖作首《破阵子》，如何？”

“好！”太虚说着站了起来，他低下头沉吟了片刻，随即吟唱道：

烽火燃天云赤，利戈断地风腥。马踏血河乘胜去，鼓震青原身后城，八方吹角声。

奸佞波涛不止，忠肝珠蚌难逢，盛世百余难复现，战乱一朝四野横，孤军西顾东。

严修儒低着头逐字逐句地推敲了一番，这首《破阵子》平仄合律，也没出韵，挑不出毛病来。太虚笑问：“如何？”

“呃……”严修儒低头想了想，“这首词的确不错，但你上一首词作的却不好。”

太虚面露疑惑，皱眉问：“上一首？哪一首？”

“墙上那首。”

“哪里不好？”

“第一句‘青山迤逦，碧树婆娑沉醉意’，青山上的树必然是碧树，这个‘碧’与‘青’岂不是重了？还有‘迤逦’用的也不恰当，这里的山是聚集且连绵，而不是曲折且连绵，‘迤逦’用来说山路可行，说山却不行。‘婆娑’用的也不恰当，虽说它既能形容树起舞，也能形容雨滴落，却也有衰败之意，与碧树之生机和沉醉之意境不相符。还有最后那个‘意’字用的也不好，好像是为了韵而凑上去的，没有真正意味。”

太虚点了点头，笑道：“不错，这种词风我也是初次尝试，难免会有文笔不通之处。照你看来，该如何改进？”

“改好很简单，但我要吃鹅。”

“你先改，我再给你吃。”

“不行，我要先吃，才能改好。”

太虚犹豫了一下，俯身从盘里捡了几块鹅肉，放到了窗台上。严修儒和邵娃连忙把鹅肉拿进石室，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太虚看着严修儒，道：“这几块你先吃，若你能改好这首词，整盘鹅我都给你。”

严修儒吃完了鹅，又吮了吮手指，然后道：“青山连峻，树舞雷歌秋色嫩。”

太虚低下头皱眉想了想，随即抬头笑道：“好个‘秋色嫩’啊！续上下一句。”

“我要吃鱼脍，吃了鱼脍我便续上。”

“你这孽畜，怎地还跟我讨价还价？”

严修儒笑道：“师祖，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你续词之愿胜过我吃肉之愿，所以晚辈斗胆，想一尝汉水金鲤脍。”

太虚无可奈何，只好从盘里拿了四片鱼脍给了严修儒。邵娃见状急忙伸出手，对严修儒道：“二爹，快分我两片尝尝。”严修儒分给了邵娃两片鱼脍，他们把鱼脍放进嘴里嚼了嚼，果然是鲜嫩无比。邵娃顿时落了泪，道：“等我出去了，定要天天吃鱼脍，倘或我再碰馒头和白菜汤，我定猪狗不如！”

太虚连忙对严修儒道：“鱼已吃了，快续上下一句。”

“师祖，鱼和鹅我要兼得。”

“好好好，只要你能改好，便让你兼得。”

严修儒想了想，吟唱道：

青山连峻，树舞雷歌秋色嫩。花泪滴滴，蔽日乌云寒渐欺。

西风狂傲，尘起雀惊枭视扰。蝼蚁奔奔，破乱山河家不存。

太虚逐字逐句地斟酌了片刻，一拍掌，笑道：“好个‘蝼蚁奔奔，破乱山河家不存’，一语双关，妙哉，实在妙哉！”

“岂止这句妙哉？前三句也是妙哉。”严修儒指着地上的糟鹅和鱼脍，“师祖，休夸赞了，快把鱼、鹅拿来。”

“莫急，”太虚笑道，“我且问你，为何是西风狂傲？而不是枯风、寒风、凄风？岂不比西风更具萧索之意？”

“枯风、寒风、凄风的确比西风更具萧索之意，但我所言之并非萧索，而为衰落。”严修儒微微一笑，“日东升西落，所以东有崛起之意，西有衰落之意，西风狂傲便是衰落之风渐盛。”

太虚点了点头，指着严修儒笑道：“凭你改的这首词，值得赏。”他端起了盛着糟鹅和鱼脍的盘子，放到了窗台上。严修儒和邵娃连忙伸出手抓起鱼脍和糟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太虚抬头望了望天，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他又转头看了看四周，杂草和树叶都透着深绿，野花也开得灿烂，毫无枯萎的迹象。他笑道：“地处天南，果然是秋色嫩啊！在此居住了数十载，我怎地没想到用‘嫩’这个字？还是说我老了？头脑不灵了？”他俯身拿起地上的篮子，“不过这几日没有往日暖了，看来是冬将至，寒渐欺，要添衣了。”说完，他一边转身往远处走，一边吟道：

山青日艳不迎秋，涧水凄凄不诉愁。

百载沧桑犹自嫩，一时寒冽竟白头。

## 第三十章 摆脱囹圄恨铁链，岂知铁链又缠身

入冬了，天气渐渐变冷，昨日还下了一场雨。严修儒和邵娃把包裹里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却还是觉得有点冷。他们抱着肩膀，相互紧挨着靠在窗前，看着外面草木青黄的景色，听着呼呼的风声，发着呆。自从他们上次吃了鱼脍和糟鹅，便再也没见过太虚，心里竟还有些想他，想他来说说话，想他来带些好吃的。严修儒更加想他，有时还会担心他年纪大了，熬不过今年的冬天。严修儒作了几首诗词，想等他来时，向他炫耀自己的才华，可他却偏偏不来，致使严修儒第一次对男人牵肠挂肚。这种感觉很微妙，与爱情不同，与亲情相似。严修儒有过爱情，自然能分清这种感觉。他对丁倩一见钟情，却爱而不得，爱得苦闷，不过他已很久没见过丁倩了，便也放下了这段感情。他爱春菊，却又怕春菊，因为春菊太过难缠，让他每晚都抬不起头来。如今在观里待久了，他也已经想春菊了。

忽然，一个身穿金色道袍，头戴金色道冠，长脸，细眉，丹凤眼，长髯的道士走到窗外，对严修儒和邵娃施了礼。严修儒和邵娃见状也连忙还礼。

“两位施主可是清休之徒和清休之徒孙？”

“正是。”严修儒打量着道士，“道长这身打扮，想必是刚主持过法事？”

“早上山下冬祭。”

“不知师祖身体可好？有段时日没见到他了。”

“师叔无恙，施主无须挂怀。”

严修儒点头道：“无恙便好。”

“施主可曾见过《太上长春经》？”

严修儒愣了一下，问：“道长何故问起此书？”

道士笑了笑，道：“既然施主见过此书，想必也知道下落，望乞告知。”

“呃……，小生没见过此书。”严修儒想到《太上长春经》大概也是明空偷来的，他怕因此受到牵连，使五年禁闭再涨几年。

“施主何必说谎？”道士笑道，“贫道不会因令师盗书之事而责怪于两位，更不会请道真方丈严罚两位。”

严修儒心里一惊，没想到道士会知道他在说谎。他定了定神，问：“听道长言辞，莫非道长不是这观里的道士？”

“武当山上并非只有这一座道观，西边还有一座道玄宫。”道士昂起头笑了笑，“贫道道号灵玄，乃道玄宫方丈。施主若能说出《太上长春经》的下落，贫道也会不吝言辞，去向道真方丈讲情，助两位早脱苦海。”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道：“晋州汾西县外有座上清观，当初家师令小生把《太上长春经》交给了观里的明镜道长。后来清辉宗师看到了，便夺走了书。而清辉宗师把书带去了何处，小生一概不知。”随即他又拉着邵娃对灵玄施礼道，“望乞道长去向方丈讲情，放我们离去，我们感激不尽。”

灵玄皱眉想了想，问：“清辉宗师可是长春教的人？”

“正是。”

灵玄点头道：“原来如此。”随即转身离去。

严修儒连忙把脸贴在窗户的铁栏上，往外大喊：“小生若能脱离苦海，定不忘道长大恩，每日朝南上香礼拜。”

到了下午，送饭的人来送饭，严修儒问他：“听说早上山下冬祭，敢问道玄宫的方丈可曾参与？”

“这山上所有道观的方丈都会参与。”

“那道玄方丈可与你们方丈交好？”

“这我不清楚，不过听说他们以前在一起修过道，但后来家师入了道真门下，道玄方丈则入了道玄门下。”

“原来如此啊！”严修儒笑着点了点头，“以前曾在一起修过道，如今又都身居方丈之位，如此相同之境遇，想不成为知己都难啊！”他顿时有了希望，相信只要灵玄相助，他们必然很快便能离开这里。

过了十日，他们迟迟不见有人来放他们走，便也彻地死了心。他们大骂灵玄言而无信，还在墙角画了个小人，小人的身上写着“灵玄”两个字，然后他们每次小便时用尿滋小人来泄愤。

是夜，他们正躺在干草堆上睡觉，忽然门外的铁链一阵乱响，顿时惊醒了他们。他们坐起来对视一眼，严修儒皱眉道：“莫非是来放我们走的？”

邵娃点头道：“八成。”

他们连忙爬起来往门口走，忽然嘎吱一声，铁门被打开了。他们往外定睛一看，月光清晰地映照出灵玄和四个道士的身影。严修儒连忙施礼问：“莫非道长是来放我们走的？”

灵玄笑了笑，道：“贫道有一事相托，若能得两位施主仗义相助，贫道这就放你们出来。”

严修儒和邵娃顿时大喜，严修儒笑道：“道长不必见外，休说仗义相助，从此道长的事便是小生的事。上刀山，下油锅，虽万死不辞。”

“对对对，”邵娃笑道，“若道长不弃，我愿认道长为义父，从此道长便是我亲爹。”

灵玄笑道：“倘或你们不后悔，那便随我走。若你们中途反悔，我便再送你们回来。”

严修儒和邵娃立刻齐声道：“决不反悔！”

他们跟着灵玄沿小路往西走，穿过树林，登上几段台阶，进了道玄宫东边的别院。灵玄安排他们在别院的正房里住下，又留下了四个道士来照看他们。道士们抬来两大盆温水，让他们洗澡，又拿来两套新衣服让他们洗完澡后换上，然后把他们脱下来的衣服拿去洗了。他们洗完澡后，道士们带着他们进了厨房。厨房的桌上摆着六道荤菜、两道素菜和两副碗筷，他们看到后顿时咽了咽口水。严修儒指着桌上的菜，问：“诸位道长，这可是给我们吃的？”

“方丈临走时嘱咐我们要好生款待两位施主，说两位施主在石室里吃的不好。所以方才我们略备了几道菜，望两位不嫌弃。”

“如此好菜，岂会嫌弃？”严修儒对道士们施礼道，“有劳诸位道长费心，小生感激不尽。”

“施主不必多礼，快请入座，菜将凉了。”

严修儒和邵娃快步走过去坐到了凳子上，他们拿起桌上的碗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道士们去正房里给他们铺了被褥，他们吃完饭后便进了正房歇息了。次日早上，他们吃完早饭，拿上各自的包裹，打算下山回家。他们走到院门口，在院外把守的两个道士立刻拦住了他们。

“两位施主请回院，方丈有令，暂不能放两位离去。”

严修儒问：“那方丈可曾说何时会放我们离去？”

“我们不知，待晚些方丈自会过来与两位讲明缘由。”

严修儒和邵娃转身往回走，邵娃道：“昨晚他说有事相托，如今又不让我们走，想必是有什么难事要我们去做。”

“昨晚我只当他在说笑。”严修儒若有所思地道，“你我身无长物，不会做法事，也不懂道经，如何帮得了他？”

“不定他想让我们去做拼命的事。”

“我们与他只见过两面，岂会为他拼命？”严修儒皱眉道，“莫非他从师祖那里得知我诗词斐然，想让我为他作几首诗词？”

邵娃想了想，点头道：“八成如此。”

中午，严修儒和邵娃吃完了饭，坐在屋里喝茶。不多时，门外传来了两下敲门声，他们说了声“进”，房门随即被打开，灵玄走了进来。他们连忙起身对灵玄施了礼，严修儒面露自信地道：“道长昨夜说有事相托，小生今日思来想去，自己除了满腹经纶，别无他物。若道长想托小生吟诗作赋，此事容易，若非此事，恐难周全。”

“施主太过自谦，除了满腹经纶，施主还有一张厚颜啊。”灵玄哈哈一笑，“贫道正因如此，才会搭救两位。”

严修儒顿时面露尴尬，道：“道长莫要说笑。既然无事相托，道长又为何遣人守在门口，不让我们离去？”

“昨夜贫道放你们出来，非灵霄方丈之愿，乃贫道自作主张。今日他们发觉两位逃走，已然取齐道众，四处搜寻，要捉两位回去。”灵玄伸出四根手指，“下山之路仅有四条，若两位贸然下山，必难逃罗网。如此，岂不枉费了贫道的好意？”

严修儒和邵娃顿时大惊，严修儒连忙问：“道长，似此如之奈何？”

“两位不必慌张，只需在此处静待些时日，等一切风平浪静后，再下山也不迟。”

“道长之言犹如醍醐灌顶，”严修儒施礼道，“若非道长有先见之明，遣人在门口把守，我们如今恐已被捉回牢笼了。”

灵玄笑道：“施主不必多礼，也不要多想，在此安心住下。等时机适宜，贫道便会送施主下山。”

严修儒和邵娃连忙施礼道谢，灵玄笑道：“贫道此番前来只为让两位安心，观里还有事要忙，贫道这就告辞。”说着，还了礼。严修儒和邵娃送他出了院，然后继续回屋喝茶。他们在这里好吃好喝，床又大又软，还有人伺候，因此也不再想下山回家的事了。

过了几日，一个道士来到别院对严修儒说方丈有事相商，请他到后山的凉亭一叙。严修儒顿时大喜，转头对邵娃道：“此番他找我，想必是要送我们下山了。你先在此把东西都收拾好，等我回来，我们便走。”邵娃连连点头，立刻到床边收拾起了东西。

严修儒跟着道士爬上后山的山顶，走到了凉亭前。灵玄正站在凉亭里，背对着他们望着广阔的山景。严修儒走过去施礼问：“不知道长找小生有何事相商？”

“是时候了，该送施主下山了。”灵玄看着山景，头也不回地道，“劳烦施主下山后去道玄长春宫，帮贫道拿回《太上长春经》。”

严修儒愣了愣，问：“敢问道长，道玄长春宫在何处？”

灵玄冷笑一声，道：“长春教的人岂会不知道玄长春宫在何处？”

“道长误会了，小生并非长春教的人。”

灵玄转过身看着严修儒，道：“施主休抵赖了，令师明空，令师祖清辉，皆为长春教的人。”

“小生没有抵赖，家师的确曾为长春教的人，但在小生投师时，家师已自立门户，与长春教再无瓜葛。”

“再无瓜葛？那令师怎会让你把书交给长春教的宗师？”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道：“不瞒道长，小生曾与人有血海深仇，家师让小生去送书，只是想借助长春教之势，为小生铲除仇人。”

“既然施主能借助长春教之势，那长春教的人也必然不当施主是外人。施主大可凭借清辉徒孙的身份混入道玄长春宫，拿回《太上长春经》。”

“恕小生糊涂，那本书平平无奇，为何道长要拿回那本书？”

“《太上长春经》是道玄道开山祖师的手迹，方内之人岂能领悟其中奥妙？”灵玄冷哼一声，“令师自然清楚《太上长春经》的珍贵之处，当初他自称清休，借宿于道真观，期间他来道玄宫里假借观经之由，贿赂看守经阁的道士，进入经阁。若非他在盗取《太虚阴符经》时败露，恐怕贫道也不会发觉他盗走了《太上长春经》。”

严修儒顿时面露难堪，他想起了木匣里的那几本书，想必都是明空偷来的。

灵玄笑了笑，道：“倘或施主能拿回《太上长春经》，既是为令师赎罪，也是为道玄宫立了件大功。贫道可借此功劳，令施主在道玄宫里担任领职，从此再无俗事忧愁。”

严修儒想：“既然那本书如此珍贵，长春教那帮人岂会轻易让我拿走？你言外之意是想让我把书偷回来。长春教那帮人都是亡命之徒，让我去惹他们？我可不敢。再说道观里的领职有什么好的？我也不想当。不如先答应，等我下山了，便立刻回家，你也找不到我了。”于是他施礼道：“道长所言甚是，家师之罪孽，小生愿一力承担。但小生并不知道玄长春宫在何处，也不知《太上长春经》在何处，望乞道长指迷。”

灵玄点头道：“施主能有此心，必然是道缘深重啊！道玄长春宫在晋州神山县，贫道这几日遣人去晋州打听得知，《太上长春经》已落入了长春教的祖师之手。施主进入道玄长春宫后，只需打探出《太上长春经》的所藏之处，再乘人不备，悄悄拿走便可。”

严修儒心里冷笑道：“说来容易，做起来可难如登天。你这贼道士，想必当初放我出来时便有让我去做贼的打算，我可不着你道儿。”他微微一笑，再次施礼道：“小生明白，道长在此敬候佳音便可。”

灵玄笑道：“好，贫道便在此静候佳音。”说完，他对凉亭外的道士使了个眼色。

道士连忙走到严修儒身旁，施礼道：“施主请随小道来，小道这就送施主下山。”

严修儒心里大喜，他随即拜辞了灵玄，跟着道士往山下走。走了一段路，他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道士没有带他走来时的那条路，而是转入了另一条路。他顿时察觉到不对劲，连忙问：“道长，邵娃还在院里等我回去，怎地不先回院里？”

道士指着前面笑道：“前面不远处有间茶棚，小道先带施主去那里喝茶少待，然后再让人去别院通知邵施主。”

严修儒点了点头，没再怀疑，他跟着道士又走了一段路，果然看到前面有一间茶棚。茶棚里没有店家，只有三个道士正坐在桌旁喝茶。他们进了茶棚，给严修儒领路的道士和茶棚里的道士叙了礼，然后他对其中一个道士耳语了几句，那道士便立刻起身离开了。道士们请严修儒就坐，又到灶台前端来一壶茶，给严修儒满上了一碗。严修儒问：“店家去哪儿了？怎地还要你们自己端茶？”

“没店家，这茶棚是道观的。”

严修儒环视了一眼四周，茶棚两旁是杂草丛生的树林，前面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曲折小路，他指着小路问：“这条路可是下山的路？”

“正是。”

“这里怎地如此静？也没见有香客上山？”

“这里是道观后面，香客都是从前面的大路上山，走这里的小路便绕远了。”

严修儒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拿起茶碗，一边喝茶，一边往四周张望。不多时，刚才离开的道士拿着严修儒的包裹回来了，他把包裹放到严修儒面前的桌上，施礼道：“施主的包裹现已归还，这就请施主随我们下山。”

严修儒心里一惊，立刻站了起来，皱眉问：“邵娃不与我一起下山？”

“方丈恐施主下山后把要事抛之脑后，所以请邵施主在此多待几日，待施主办妥了事，方丈便亲自送邵施主下山。”

严修儒皱眉道：“倘或邵娃不下山，那我也不下山，没人为你们主持去办事。”

道士们相视一笑，道：“倘或施主不下山，那我们送施主去道真观如何？”

严修儒顿时不知所措，他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皱眉道：“也罢，也罢。”

“那请施主随我们来。”

严修儒拿起包裹，跟着道士们往山下走，心里百感交集。“若回去后桂芝向我问起邵娃，我该如何回答？我不熟悉长春教，又如何去拿书？倘或事情败露了，我该怎办？都怪师父，若非他惹祸，我如今岂会为难？早知便不该替他上山。”他一路上胡思乱想，恍恍惚惚地来到了览胜镇，等他回过神，道士们已经离开了。他到他住宿过的那家客店里牵走了他的两辆马车，他卖了一辆马车，驾着另一辆马车去了武当县。天色渐晚，他在武当县里找了家客店住下了。吃完晚饭，他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心里犹豫着到底是回家还是去晋州。

回家不行，我是逃出来的，还丢了邵娃，既没脸见桂芝，也没脸见师父，娘也一定会数落我。何况我还是他义父，岂能丢下他不管？去晋州拿书？可要如何拿？如何进道玄长春宫？清辉虽是我师祖，但当初在张家庄外，师父与他翻了脸，他也未必会认我这个徒孙了。如今晋州那边也没人能投靠，这可如何是好？不对，还有明镜，他是我师伯，师父可没和他翻过脸。

严修儒腾的一下坐了起来，一拍大腿，道：“对啊，我大可去投靠明镜，让他带我进道玄长春宫。然后我再熟悉一番里面的情况，趁人不备拿走书，一切难题岂不迎刃而解？”

## 第三十一章 偶然称号小龟蒙，沂州剑圣自夸功

严修儒人生地不熟，又不知从均州到晋州该怎么走，他只好驾车沿大路一直往北走，路过城镇村庄时，便去找人问路，再买些所需之物。偶尔沿途没有宿头，他便在野外生火做饭，晚上睡在马车里。越往北走天气越冷，过了伏牛山后，漫山遍野忽然铺满了白雪。他换上了一身冬装，还弄来几条旧被子裹在了马身上，这样马也不冷了。他给马裹被子时，马还用头蹭了蹭他，表示谢意。

是日早上，他出了福昌县沿大路往西北方走了一段路，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身穿皮裘，头戴皮帽，背着两个大包裹的年轻男人站在路旁朝他挥手。他在男人面前停下了马车，男人施礼道：“相扰，敢问官人何往？”

“晋州。”

男人顿时面露喜色，施礼道：“在下与官人同路，望乞官人行个方便，载在下一程。待到晋州后，依例拜纳车金。”

“敢问兄可识路？”

“识路，在下常往来于晋州与河南府之间。”

“那正好，小生不识路，兄只需为小生指路便可，车金也不必拜纳。”

男人施礼道：“多谢官人。”他走到马车的另一侧，把包裹放进了车厢里，然后坐到了严修儒旁边。严修儒挥了挥缰绳，赶着马车继续往前走。

多时，天阴了，迎面刮起了风，天空飘起了小雪。严修儒道：“兄可进车厢里坐着，待小生要问路时，再教兄出来指路。”

“官人能载在下一程，在下已是感激不尽，又岂可独自进车厢里避寒？”

“一人受寒强过两人受寒，兄不必介意，还是进车厢吧。”

男人犹豫了一下，拱手道：“多谢。”他转身揭开车帘，爬进了车厢。

渐渐地，风越刮越大，呼呼作响，雪也越下越大，白蒙蒙一片遮蔽视线。马顶着风，眯着眼，喘着粗气，艰难地往前走。严修儒高声问：“雪下大了，这附近可有避雪之处？”

男人揭开车帘，探出头往前望了望，前面隐约可见有一小片树林，树林西边有一座山。他指着树林道：“过了树林有条往东去的路，那条路旁有个驿站，可在那里避雪。”

严修儒用力挥了挥缰绳，让马加快了步伐。马车穿过树林，来到了驿站前。驿站的门框上没门，窗户残破不堪，土墙上长着枯黄的杂草，房顶上破了几个洞，显然荒废已久。他们下了马车，严修儒给马卸了车，牵着马进了屋。冷风透过门口和破窗灌进屋里，让人觉得屋里比外面还冷，严修儒和马不禁打了个寒颤。男人见状道：“在下记得这后面有个草垛，若官人带有生火之物，在下去抱些干草来生火取暖。”

“车上有火镰，小生这就去取。”

严修儒把马拴在了屋里的柱子上，然后到车上拿来了火镰、铁锅、木勺和四勺小米。男人到屋后抱来一大堆干草，又捡来一大堆枯枝和朽木。他们用几块石头搭了一个灶，生起火，放上锅，然后蹲在火堆旁用雪和小米煮起了粥。男人往火堆里添了两把枯枝，火渐渐旺了起来。他拱了拱手，问：“在下李冕，未请教官人如何称呼？”

严修儒一边用木勺搅着锅里的粥，一边道：“严习武。”

李冕点了点头，问：“官人可是将门之后？”

“不是。”

李冕又点了点头，他低下头盯着火堆，没在说话。严修儒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不停地搅着锅里的粥。粥熬好后，他们轮流用木勺喝了粥。吃饱了，也不冷了，严修儒走到马旁，背对着李冕，看着马吃草。李冕坐在火堆旁，双眼直勾勾地望着门外纷飞的大雪，时不时往火堆里添上一把柴。不多时，他忽然吟道：

傲雪艳绝梅，号风助远飞。

乌云欺不住，透雪遍芳菲。

严修儒闻言，立刻转头问：“梅何在？”

李冕笑了笑，道：“此处无梅，吾心有梅。”

严修儒顿时来了兴趣，问：“兄也好作诗？”

“不瞒官人，在下的诗友曾给在下起了个绰号——小商隐。”

“小商隐？”严修儒略带惊讶地问，“莫非兄之诗词堪比唐代诗人李商隐？”

“然也。”

严修儒想：“刚才那首诗的确有些才华，但比李商隐还是相去甚远，想必是他诗友过于抬爱他。既然他能自比李商隐，那我也能自比李白。不行，李白名头太大，还是自比陆龟蒙稳妥些。”于是他微微一笑，道：“其实小生作过的诗词不下百首，众诗友也曾给小生起了个绰号——小龟蒙。”

“小龟蒙？”李冕立刻站了起来，“莫非兄之诗词堪比唐代诗人陆龟蒙？”

“然也。”

“没想到能与小龟蒙兄相识，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李冕连忙施礼，“失敬，失敬。”

严修儒连忙还礼道：“能与小商隐兄相识，小生也是三生有幸啊。”说完，他和李冕相视一笑。

“横竖我们也无事可做，”李冕指了指外面，“何不借此雪景来吟诗作词如何？”

严修儒笑道：“弟也正有此意，烦请兄赐教一二。”

“弟文采泛泛，恐不及兄，赐教不敢当。”李冕笑道，“适才弟已作了一首，望乞兄也作一首，让弟一新耳目可好？”

“好，那弟这就作一首。”严修儒转身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雪景，他摇头晃脑地沉吟了片刻，随即转回身吟道：

青南白北过伏牛，渐远青山渐作愁。

只道青山无恨苦，青山入北也白头。

李冕逐句斟酌了一番，问：“伏牛可是邓州的伏牛山？”

“不错。弟自均州来，在过伏牛山之前从未见到雪，过了伏牛山之后便见到了雪。”

“原来如此。”李冕点了点头，“南方山色常青，雪也少见。‘青山入北也白头’，以山喻人，以山上雪喻白发，颇有些巧妙之处。”

“其实以山上雪喻白发并非弟之巧妙，乃因有人咏山而作‘百载沧桑犹自嫩，一时寒冽竟白头’，弟本不解，但后来过了伏牛山，回头看到山上的积雪，这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一时寒冽竟白头’，‘青山入北也白头’，皆是咏愁。”李冕叹了口气，“我们在此避雪，又何尝不是愁风雪太大，阻住前路？世间果真是有万般愁啊！”

“兄休再说愁了，弟已作了一首，望乞兄不吝珠玉，让弟也一新耳目。”

李冕笑道：“容弟酝酿一番。”他俯身往火堆里添了两把柴，然后走到严修儒身旁，看着外面的雪景，想着诗句。须臾，他吟道：

别时晴日暖颊红，路远行迟赶趁匆。

攘攘人喧行落落，茕茕月默咏重重。

江湖事势无常态，故里人情密始终。

欲阻归途呼啸雪，情浓更叹雪情浓。

严修儒低下头皱着眉逐句斟酌了一番，他作不出如此好的诗，心里对这首诗称赞不已。诗中的含义是思乡、思故人，他抬头问：“兄因何背井离乡？”

“因与舅父行商，”李冕看着外面的雪，叹了口气，“此番离乡也是颇多波折啊！先是市价变动，买卖不好做。后来舅父染病，不得已滞留于伊阳县。前日弟所骑的头口又不慎摔伤，在福昌县里又没雇到马车，只得步行。”他转向严修儒，“不过幸好在途中遇到了兄，也免得弟多受奔波之苦。”

“原来如此。”严修儒拱了拱手，“兄之才华，弟自叹不如，小商隐之名号果然不虚。”

李冕拱手笑道：“兄谬赞，偶来神助，非弟之才。”

“兄太过谦了。”

他们坐到火堆旁，伸手烤着火，聊起从古至今那些有名的诗句，聊完诗句他们又聊起了科举和文章写作。李冕说等过两年自己有些资财后便专心读书，准备应举，接着又问严修儒是否有应举的打算。严修儒支支吾吾，似答非答地蒙混了过去。他自然也想应举，但因为被海捕，无法应举。天渐渐黑了，风小了，雪不见小。他们把马车拉进屋里，煮了粥，吃了饭，然后一同躺进马车里，聊着诗词，渐渐地困了，睡了。

次日早上，雪已停了，但路上的积雪将近十二厘米厚，路依旧难行，马车走得艰难。他们没坐马车，而是牵着马慢悠悠地往前走。偶尔看到了美景，来了兴致，他们便作诗作词取乐。走了许久，路上的雪薄了，他们坐上马车。严修儒用力挥了挥缰绳，马顿时心领神会，以二十公里的时速向前狂奔。

几日后，他们进了晋州，李冕在去往神山县的路口下了马车，严修儒帮他从车上搬下了包裹。他施礼道：“一路上承蒙兄照顾，与兄相见恨晚，自此一别不知何时能再会。他日若兄路过神山县，可去城东李记茶坊与弟相见。”

严修儒还礼道：“弟也心有不舍，他日弟必然去神山县拜访。”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兄保重，弟就此别过！”

“保重。”

李冕背上包裹，转身往神山县的方向走。严修儒看着李冕的背影，直到背影彻底不见，他才驾车继续赶路。

过了临汾县，前面便是汾水，汾水已经冻住了，好似一条由玉铺成的路。严修儒担心冰面太滑，容易摔伤马，于是他牵着马车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冰面。之后的路他都曾走过，也不必再找人问路了。到了汾西县后，他打算买些礼物给明镜，却又不知明镜的喜好。他在城里逛了逛，路过肉铺时，他想：“当初师父说他和明镜是生死兄弟，不定他们以前会经常在一起喝酒吃肉。师父爱吃羊肉，那明镜八成也爱吃，不如买些带去。”于是他买了一整只羊和四大坛酒，又到酒店里让厨子用香料把羊烤得外酥里嫩，香气四溢。他驾车来到上清观的大门前，看到上清观的大门开着，不见守门的道童。他下了马车，扛起车上用油纸包好的烤羊，走上台阶，进了上清观。他径直来到灵宝殿，殿里空无一人，他又去了西院，西院里也没人。他心里有些不安，一边往东院走，一边皱眉道：“莫非观里的人都走了？这可不妙啊。”他偶然间一抬头，看到厨房的方向飘着炊烟，于是他快步厨房走到门前，侧耳听了听，厨房里有人说话。他敲了敲门，一个道童开了门，问他来找谁。他没答话，往屋里扫视了一眼，看到三个道士和三个道童正围坐在一桌吃饭，其中一个道士正是明镜。他立刻对明镜笑道：“师伯近来可好？家师特令晚辈来看望师伯。”明镜转头打量了他几眼，皱眉问：“你是谁的徒弟？”他进了门，一边朝明镜走，一边笑道：“师伯忘记了，上次家师教晚辈来送《太上长春经》，师伯你还安排晚辈与家兄住在了西院。”

“原来是你啊，怪不得刚才觉得你面善。”明镜笑了笑，“明空让你来做甚？又有何事相求？”

“没事相求，只是来看望师伯而已。”

“看望我？我有甚好看望的？”明镜指着严修儒道，“你这厮上次在我这儿住了许久，也没听你叫过我几次师伯，这次一进门便一口一个师伯地叫着，还不是有求于人？”

严修儒顿时心里有些慌张，他干笑两声，道：“上次因晚辈身负血仇，未能顾及礼数，怠慢了师伯，望乞师伯见谅。”

明镜轻蔑地一笑，道：“我走江湖时，你可还没出生哩。你那点儿伎俩，岂能瞒住我？”他指了指严修儒肩上的烤羊，“这可是带给我的？”

“正是。”严修儒把烤羊放到了旁边的案板上，“晚辈不知师伯有甚喜好，只知家师爱吃羊肉，所以来时便买了只烤羊。”

明镜对两个道士使了个眼色，道：“还不快去把羊肉切了？”

两个道士随即到案板前，开始拆油纸，切羊肉。严修儒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一盆杂粮饭、一盘炒青菜和一盘腌萝卜。他笑道：“晚辈的马车便停在观外，车上还有四大坛酒和……”

明镜立刻对道童们道：“你们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都拿过来。再把马牵到后面，喂些草料，车拉到西院里放着。”

道童们应声“是”，出了门。

明镜笑问：“除了羊、酒、马、车这四样，师侄还有什么要孝敬我的？”

严修儒愣了一下，他没想把马和车给明镜，但明镜已经把话说死了，他又不好开口回绝。他从怀里掏出一锭金子，道：“这锭金子……”

明镜顿时两眼放光，他迅速起身夺走金子，揣进了怀里。他拍了拍严修儒的肩膀，眉开眼笑地道：“贤侄快请坐，今日有羊有酒，正好陪我多喝两杯。”严修儒和他一起坐下了。他笑问：“听说明空自创了个明空教，近况如何了？”

“不太好，至今也未见有多少人是诚心入教，皆因鬼神之事才入教。”

“信仰之事难言诚心，而言功利。你说祛病消灾，驱鬼除魔，他们便信。你说修身养性，超然物外，他们便不信。自古来有多少皇帝信道，不皆因动了长生不老之念？”

严修儒点头道：“师伯言之有理。”

“明空现在何处？”

“家师常云游四方，晚辈也不知他现在何处。”

“明空教你这样说的？”

“晚辈所言属实。”

明镜笑了笑，道：“你休拿这套说辞来敷衍我，明空让你不透露他的行踪，是想瞒你师祖，而非想瞒我。我敢断定，他此刻正在泗水县外的岑家坟庵里享清福哩。”

严修儒心里一惊，问：“师伯因何而知？”

“我们年轻时在那里给岑家看坟，岂会不知？只是后来岑家破落了，连着几个月都没给我们放月钱，正巧那时我们遇到了你师祖，便跟着他来了晋州，讨口饭吃。”

“原来如此，怪不得家师说他和师伯是生死弟兄。”

“既然知道我和明空是生死弟兄，你也休与我耍心机，此次来找我所为何事？”

严修儒犹豫了一下，道：“不瞒师伯，晚辈想进道玄长春宫。”

“你进那里做甚？”

“只因十数日前，一大帮道士找上了门，让家师还书，若不归还，此事难以善了。家师无奈，便吩咐晚辈进道玄长春宫里，趁人不注意，拿回《太上长春经》。”

明镜皱眉问：“那帮道士打算如何处置明空？”

“晚辈不知，不过他们把家师困在屋里，只等晚辈将书归还，他们才会离开。”

明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皱眉道：“如此说来，这书是非还不可了。”

严修儒扑通一声跪下，一脸急切地拱手道：“家师与晚辈情同父子，晚辈不忍家师受苦，望乞师伯助晚辈进道玄长春宫，日后晚辈必当重谢。”

明镜连忙起身，扶起了严修儒，他皱眉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明空有难，我岂会不置之不理？只是以我如今的处境，有些难办啊！”

“有甚难办的？师伯既是长春教的人，进道玄长春宫必然容易，带晚辈进去不也容易的很？”

“并非如此啊！”明镜叹了口气，“长春教规矩，非道玄长春宫内的人要进去，必须要有宗师带领或持有宗师的荐信才行。若你师祖在这里，我大可求他，进去也易如反掌。可如今你师祖去了徐州，教中遣了一位罗宗师来这里掌管事务。我不是他的弟子，且他为人又怪癖的很，不好相求于他啊。”他指了指桌上的饭菜，“你看桌上这饭菜，以前我会吃这个？自从他来了这里，根本不给我们放月钱，让我们用香油钱度日。可这上清观一直是不接待香客的，岂会有香油钱？我和这几个弟子只能靠着积蓄和山坡上那两亩田度日。”

严修儒顿时心里凉了半截，皱眉道：“那可如何是好啊？”

明镜想了想，道：“如今罗宗师住在城里的圣药堂，一会儿我写封信给你，你到那里把信给主事的人看，他自会带你去见宗师，还会给你安排事做。至于能否进道玄长春宫，就要看你的造化了。若你办事周到勤快，为罗宗师所器重，他自然会写荐信给你。否则，便要另寻他法。我这几日也会找人去徐州送信给你师祖，假托有事，求他写封荐信给我。”

严修儒拱手道：“如此便有劳师伯了。”

两个道士切好了羊肉，道童们搬来了酒，他们一起坐下吃起了饭。明镜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羊肉，好似一群饿狗在抢食一般，显然是许久没开荤了。严修儒心烦意乱，只吃了两口，便放下了碗筷。他倒了一碗酒，一边喝酒，一边想着进道玄长春宫的办法。饭后，明镜带着他进了书房，写了封信给他。他拜辞了明镜，出了书房，去厨房里找到正在洗碗、劈柴的道童们，向道童们索要自己的东西。道童们死活不给，他们争执了半天，最终双方各让一步，道童们还了包裹。他背上包裹，怏怏不乐地走出上清观，他心里舍不得那匹马，却又要不回来了。

圣药堂是汾西县里最大的药铺，也是药价最低的药铺。长春祖师年少时，家里人因生病无钱医治而病死。他那时便暗下决心，要学习医术，要让天下人都能花得起钱看病。后来他在晋州创立了长春教，有钱有势了，他就在晋州各处开设药铺，药铺里药材极其便宜，坐诊的郎中也只收取极低的诊金。因此长春教便渐渐地垄断了晋州绝大部分的药材生意，此举也是长春教所做的屈指可数的好事之一。

严修儒来到圣药堂门口，看到里面人满为患。看病和抓药的人排成长队，有三个郎中正在给人诊病，柜台后有两个老丈正在抓药，称钱，记帐。东墙下有两个灶台，一个伙计在那里煎药，旁边还有两个伙计在捣药，碾药。严修儒走到柜台前刚要说话，排队的人们立刻瞪着他，叫道：“凡是都有个先来后到，后面排着去。”他顿时面露尴尬，连忙拱了拱手，道了两声“失礼”，随即排到了队伍的最后。不多时，轮到他了，柜台后的老丈问他要抓什么药，他拿出一封信递给了老丈，道：“师伯令小生来此找主事的人。”

老丈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上清观明镜主持书奉，他转头朝后门大喊：“三官儿——，三官儿——，三官儿——。”不见有人回应。他叹了口气，皱眉道：“不定又是去斗鸡遛马了。”他把信还给了严修儒，指着后门道：“你去后院的小屋里，把信给刘三官，他是这儿主事的人。”

严修儒穿过后门，来到圣药堂的后院。后门的左侧有间小屋，他走到小屋的门口敲了敲门，问：“敢问刘三官可在屋内？”屋里没人回应。他慢慢打开了门，探头往里看了看，屋里没人。他又朝院里四处望了望，院子很大，东侧有一排房屋，北侧有两间大库房，西侧有一扇半开着的大门，大门的两侧是马棚，许多马拴在里面吃草。他没看到人，只好站在原地等候。多时，他忽然听到大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一个身穿貂裘的男人，拎着一个装着一只大公鸡的鸡笼，骑着一匹黑马进了院。男人长着瓜子脸，柳眉，丹凤眼，高鼻梁，薄唇，肤若凝脂，是个美男人。他两腮微红，眼神有些迷离，显然刚喝过酒。严修儒连忙跑过去施礼问：“敢问阁下可是刘三官？”

“正是。”刘三说着翻身下了马。

严修儒递出信，道：“师伯令小生来此将信交给阁下。”

刘三放下鸡笼，把马牵进马棚里拴好，他接过信拆开看了看。信里说送信之人名叫严习武，是清辉宗师的徒孙，此人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曾助清辉宗师拿到《太上长春经》，请三官向罗宗师引荐，重用此人。刘三看完信，一边打量着严修儒，一边皱眉道：“你这副穷酸模样，如何也不像是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啊。”

“阁下可曾听闻：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严修儒笑道，“小生饱读诗书，又会些武艺，虽是穷酸模样，却只因一时困顿所致。”

刘三想了想，皱眉问：“你可会角抵？”

“会，小生儿时常与伙伴角抵，十岁时已是村中无敌。”

刘三笑道：“好，你来与我练一练，若你赢了便算你有本事。”

严修儒拱手道：“有劳阁下赐教。”

刘三把信揣进怀里，脱下了貂裘，搭在了马棚的横栏上。他们走到院里开阔的空地上，各自作了个门户，随即扑向对方，死死地抓住对方的肩膀，试图将对方摔倒。刘三双手用力往右拽，一只腿绊住了严修儒的左腿。严修儒用尽全力将身体往右倾，双腿不停地变换位置，和刘三的腿较着劲。相持了片刻，严修儒忽然将双手绕到刘三的大臂下，抓了刘三的胳肢窝两下。刘三觉得痒痒，双臂不自觉地夹紧身体，手腕使出的力气也小了许多。严修儒随即顺势往左一推，左脚伸出绊了刘三一下，摔倒了刘三。刘三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指着严修儒叫道：“你这厮耍赖，抓我胳肢窝。”

严修儒也喘着粗气，笑道：“角抵可没说不让人抓胳肢窝的。”

“这次算你赢了。”刘三说完，不情愿地拱了拱手。

严修儒拱手道：“承让。”

忽然，刘三抓起一把土朝严修儒的脸上扬去，随即他爬起来扑向严修儒。严修儒眼疾手快，迅速用一只手遮住双眼，同时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抱住了刘三的腰。他用尽全力扛起了刘三，往后耸了耸肩，一松手把刘三摔了个仰八叉。他连忙转身扶起刘三，道：“休怪，休怪！一时失手，望乞三官见谅。”

“你这厮也算有些本事，”刘三拍了拍身上的土，“走，跟我去见宗师。”他到马棚里穿上貂裘，带着严修儒走到正房门口。他敲了敲门，道：“宗师，清辉宗师的徒孙来此谋事做，伏望一面尊颜。”

屋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带他进来。”

刘三开门进了屋，严修儒紧跟着刚迈过门槛，一股浓烈的草药味便扑鼻而来，使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

屋里的正中央放着一座炉火炽盛的炼丹炉，木柴和木炭堆在一旁。炼丹炉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炼丹用的药材。一张供桌靠着西墙，上面供着一座太上老君的铜像，铜像前摆着三堆供果和一个雕着仙鹤的古铜香炉，香炉里插着三根正在燃烧的香。南墙下摆着一张宽大的禅床，罗钵身穿金色道袍，头戴莲花冠，面对着炼丹炉在禅床上打坐。

刘三和严修儒一前一后地站在门口，刘三拿出了信，对罗钵施礼道：“此乃明镜主持的荐信，望乞宗师过目。”他快步走到罗钵面前，毕恭毕敬地把信交给了罗钵，随即又退到了严修儒身旁。

罗钵看了信，又打量了严修儒几眼，问：“你是如何取得《太上长春经》的？”

严修儒想：“我若说是师父让我送来的，必然遭他轻视。何不撒个慌，骗他说是我夺来的，让他信我有本事，好重用我。”于是他拱了拱手，道：“去年秋，弟子化身为清休道人至武当山道真观借宿，期间弟子拜访道玄宫，以金帛贿赂看守书阁的道士，进入经阁，盗走了《太上长春经》。不料在离开道玄宫时，弟子正巧遇到主持，被他识破。弟子为保《太上长春经》，只得拔剑迎战，力战数十人后，负伤逃脱。后来弟子在乡野之地养好了伤，携书至上清观，将书交给了师祖。”

“力战数十人？”罗钵轻蔑一笑，“你果真有此本事？”

“非弟子张狂，弟子的真武剑术炉火纯青，在沂州无人能敌，有沂州剑圣之称。”

罗钵虽然将信将疑，但的确是清辉把《太上长春经》交给了长春祖师，立下了功劳。他冷笑一声，道：“既然你有此本事，我也必当重用，只是不知清辉想让你在教中担任何职？”

严修儒心里大喜，连忙拱手道：“师祖想让弟子在道玄长春宫里谋个职务，望乞宗师成全。”

罗钵想：“你是清辉的人，又立过大功，进长春宫无非是想给祖师献殷勤，以便得到重用，我岂能成全你？”于是他点了点头，对刘三笑道：“带他去见伍平，一个月后，据功提拔。”

## 第三十二章 沂州剑圣夸虚名，初立功劳心胆惊

从圣药堂向东走过两条街，便到了县衙。转入县衙东侧的巷口，向南走过一个路口，便能看到一间大院。大院里住的都是长春教豢养的爪牙，做着肮脏的勾当。伍平是这里的大哥，掌管这里的一切事务。

刘三带着严修儒来到大院，进了正房，看到伍平做庄，带着一大群人正围着桌子掷骰子赌博。他笑道：“你们可真闲啊，竟在这里赌钱？”

伍平他们转头看了一眼刘三，随即又回头盯着赌桌。伍平一边摇骰子，一边笑问：“三官儿也来赌两把？”

“这有甚好赌的？可没斗鸡热闹。”刘三指了指严修儒，“宗师让我给你带来个人，要你好生看顾。”

伍平摇完了骰子，把装着骰子的碗盘往桌上一放，一只手压住碗底，叫道：“押定离手。”其他人各自押了钱，伍平掀开碗，骰子的点数是二三三，押小的赢钱。他收了输家的钱，赔了赢家的钱，心里一算帐，这把赔了十多文。他转头瞥了一眼严修儒，随即问刘三：“他有甚好看顾的？像个读书的，这里的事他能干？”

刘三笑道：“你可休小觑他，他可是沂州剑圣，拳脚功夫也不俗，我方才与他角抵，还输给他了。”

“当真如此？”伍平说着走到严修儒面前打量了几眼。

“我岂会骗你？你若不信，教侯顺与他比试一番。”

伍平笑了笑，他明白刘三是想让侯顺教训一下严修儒。他问严修儒：“敢问姓名？”

严修儒拱手道：“严习武。”

“角抵的本事如何？”

“小生十岁时已是村中无敌。”

“好！”伍平笑道，“你是村中无敌，我们这儿有位城中无敌，你可敢较量？”

严修儒扫视一眼屋里的人，没看到有劲敌，于是他微微一笑，道：“愿拜识。”

“侯顺，你来。”伍平话音刚落，一个彪形大汉便从人群后站了起来。严修儒顿时吓了一跳，侯顺刚才一直坐着，他根本没注意到。侯顺虎背熊腰，比他高一头，侯顺的一条胳膊比他的两条胳膊加起来还粗。侯顺走到他面前，他看着侯顺，心里怦怦直跳，脑袋里一片空白。伍平对侯顺使了个眼色，笑道：“一会儿你可要好生招待一番这位村中无敌啊。”

侯顺点头笑道：“明白。”

伍平转身叫道：“我们来押胜负，押侯顺胜的，把钱放到桌子左边，押严习武胜的，把钱放到桌子右边。”刚才赌博的人听了，都立刻把钱放到了桌子左边。伍平皱眉道：“怎地没人押严习武胜？押严习武胜的一赔十，押侯顺胜的十赔一。”

刘三笑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侯顺只是空有蛮力，岂能比得过严习武的武艺？”

伍平连忙问：“你押严习武？”

“不，押侯顺。”刘三说完，掏出一块碎银，扔到了桌子的左边。

伍平皱眉道：“怎地都一边倒？可不兴这样啊！”

刘三拍着伍平的肩膀笑道：“庄家，休要反悔，快开盅。”

伍平叹了口气，道：“也罢，都去院里看他二人角抵。”

他们出了屋，伍平让侯顺和严修儒站到院中间。严修儒虽然忐忑不安，但话已说出口，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伍平叫了声“开打”，侯顺随即扑向了严修儒。严修儒慌忙弯下腰，向右虚晃了一下，又忽然向左闪避，侯顺一下扑了个空。严修儒迅速扑上去双手抓住侯顺的右臂，同时伸腿绊侯顺的右腿，想要绊倒侯顺。侯顺的右臂往左一挣，严修儒根本拉不住，整个身体跟着侯顺的右臂往左移。侯顺伸出左手，如钳子一般死死地抓住了严修儒的肩膀。严修儒顿时觉得肩膀生疼，即便用尽全力挣扎也无济于事。侯顺抓着他往左甩，又往右甩，如同拎着一只小猴子一般。他只能稳住脚步，力求不被甩倒，但双腿却渐渐没了力气。他慌忙抱住了侯顺的腰，双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支撑着身体。侯顺忽然哎呦一声惨叫，双手松开了他，身体往后一仰，躺倒在地。他急忙松开了手，稳了稳身体，险些跟侯顺一起摔倒。其他人顿时目瞪口呆，没想到侯顺竟然输了！

伍平顿时皱起眉头，快步走到侯顺身旁，踢了他两脚，厉声道：“你怎地如此不中用？竟能输给他？”

侯顺一脸委屈地道：“前日在娼家闪了腰，刚才他抱着我腰，忍不得疼。”

“真没出息，起来吧！”

侯顺龇牙咧嘴地翻身爬了起来，又拍了拍身上的土。伍平看了一眼严修儒，道：“过来填花名册。”说完，转身进了屋。严修儒连忙跟了进去。伍平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册子，扔到了桌上，道：“这儿的钱虽然好赚，事却不好做，你可想好了，休要反悔。”

“小生吃苦耐劳，什么都做的了。”

“那好，写上名字，再按上手印。”伍平说着翻开了册子，指了指册子上的空白处。他从柜子上拿来了笔和墨，递给了严修儒。严修儒在册子上填了姓名，按了手印。伍平收了册子，问：“你现居何处？”

“小生刚来此地，还未找到住处。”

“那你去找外面的人，让他们给你安排地方住。”

严修儒道了谢，转身出了门。

伍平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秤，秤了秤桌上的铜钱，一共一百三十七文，又秤了秤刘三押的那块碎银，六钱重。他笑道：“这一把不仅回了本，还赢了一百多文。”忽然，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他吓了一跳，慌忙转头问：“谁？”

“我。”侯顺笑嘻嘻地进了屋，转身关了门。

“他们可有怀疑？”

“没怀疑，只是按了按我的腰，我假装疼，便蒙混过去了。”

“你可够机灵的！”伍平笑道，“刚才我看那情势，还以为你没懂我眼色，要赢那小子。岂知你倒来了个腰疼，一下子躺地上了。”

“若不这样，岂能骗得了他们？”侯顺笑道，“大哥，赢了多少？”

“赢了一百三十七文外加六钱银子，去了我今日输的，赢了一百一十四文。”

伍平秤了六十文钱给侯顺，侯顺连忙把钱揣进了腰包，屁颠屁颠地道了谢。

大院里有两间卧房，卧房里有一个从东墙一直到西墙的大炕，一个大炕能睡下二十人，院里的人安排严修儒睡在靠西墙的位置。严修儒放下包裹，坐到了炕沿上，漫无目的看着周围的一切。大炕很暖，炕上铺着又脏又破的被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脚臭味。西南墙角放着一个马桶，马桶上方的墙壁有数条水迹，显然是有人没控制好水流，不慎尿上去的。靠东墙有两个柜子，柜子上散乱地放着破衣服，柜子下放着一排木盆，木盆里放着如破布一般的毛巾。

不多时，外面有人喊吃饭了。严修儒出了屋，跟着人群进了厨房，从橱柜上拿了一双油渍渍的竹筷和两个带缺口的陶碗。厨房里的饭随便吃，但菜每人只能要两勺。他盛了一碗杂粮饭，厨子舀了两勺白菜炖豆腐，倒进了他的另外一个碗里。他端着两个碗，四处看了看，厨房里没有多余的桌子，众人都是找个空地，把菜碗放到地上，端着饭碗蹲着吃饭，他也只好照做。饭后，他回到卧房，看到自己的包裹打开了，包裹里的衣服乱丢在一旁。他顿时心里一惊，连忙过去翻了翻包裹，里面的铜钱都不见。他慌忙把衣服重新塞进包裹里，拿上包裹，到正房里对伍平说了丢钱的事。伍平有些不耐烦地道：“你怎地如此不小心？这里人多手杂，自己的东西要看好。再说铜钱可没记号，也找不回来，自认晦气吧。”他无可奈何，只能作罢。他怀里还揣着两锭金子和一块碎银，因为金银是贵重物，所以他一直贴身携带。他怕有人趁他熟睡时偷走他身上的钱，于是他出了大院，找到当地的房牙子，在城里租了一间位置偏僻的小屋。

大院里除了厨子，其他人都悠闲，一连数日都没事做。伍平每日设赌局，带着一大群人在正房里赌钱。严修儒不知该做什么，也没人给他安排事做。吃饭时，他问别人平时在这里都做什么事？别人告诉他：什么事都做，有事大哥会安排，没事便闲着。他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也话不投机，于是他在院里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每日独自坐在那里发呆。是日上午，他正在抬头望天，侯顺忽然走来对他道：“来活计了，大哥教我带你一起去。一会儿我吩咐什么，你便做什么。”他连忙应声“好”，跟着侯顺出了门。

院外有四个人正在倚着墙闲聊，旁边的地上放着两个扁担、四个脏桶、两把镐和一把锹。侯顺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随即问：“锅哪去了？”

其中一个人道：“那口锅漏了，不能用了。”

侯顺皱眉道：“那怎能行？你再去四处看看，谁家有不用的，借来用一用。”

“锅哪有不用的？谁也不会借啊。”

“那便去偷。”

“这让我上哪儿偷去？再说这么重东西，也不好……”

“休啰嗦！看看谁家没人，顺手搬来便是。如今着急用，快去，快去。”

那人无可奈何，只得一脸不情愿地去偷锅了。侯顺带着其他人拿起地上的东西，去了附近的几间茅房。他们刨开粪坑，把冻成一坨的粪尿装进了桶里，然后挑着桶来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偷锅的那个人不知从那里弄来了一口大锅和一捆干柴。他们架上锅，把粪尿都倒进了锅里，然后在锅底生起了火。见此情形，严修儒不禁指着锅问侯顺：“侯兄，何故煮屎啊？”

“不必多问，一会儿你便明了。”

不多时，锅里的粪尿咕嘟咕嘟直冒泡，小巷里臭气熏天。严修儒闻到这气味，顿时跑到巷口，把早饭都吐了出来。侯顺他们谈笑自若，还时不时地用锹搅动着锅里的粪尿，显然是习以为常了。他们把煮好的粪尿都装进了桶里，侯顺让严修儒和偷锅的那个人挑着桶跟在最后。他们沿着小巷一路往西走，走到尽头后转了个弯，来到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街上的人见他们挑着臭气熏天的粪桶，都捂着鼻子离得远远的，生怕洒到自己身上。侯顺指着街对面一家新开的赌坊对严修儒低声道：“他家跟我们抢生意，你和他们过去把粪都泼到他家门面上，泼完就跑，不可迟疑。”严修儒虽不情愿，却只能照做。他和另外三个人拎着粪桶，快步走到了赌坊门口。另外三个人眼疾手快，迅速把整桶粪尿都泼到了赌坊的门窗上，随即扔下桶，一溜烟逃走了。严修儒提起桶用力往前一泼，只泼出去了一半，当他还想再泼时，忽然听到赌坊里有人大骂：“是哪个畜生胆敢来此撒野？爷爷非抽了他的筋不可！”话音刚落，一个髭须浓密的汉子便冲了出来。严修儒顿时吓了一跳，慌忙扔下桶，转身逃走了。

侯顺见事已办妥，便和另外一个人扛着镐、锹和扁担，说说笑笑地往回走。他们走到县衙东侧的巷口时，正巧遇到了侯顺他爹。侯顺问：“爹，你不去砍柴，怎地来这儿了？”

侯顺他爹一脸急切地道：“儿啊，咱家来贼了，我正要去报官。”

“来贼了？怎地回事？哪个不长眼的敢偷咱家？”

“谁知是哪个不长眼的，我也没看到人，只看到窗户被人打开了，家里的锅和柴都没了。”

侯顺顿时大怒，骂道：“这鸭黄儿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打得他头破血流难解我心头之恨！”

侯顺他爹连忙问：“哪个鸭黄儿？”

侯顺掏出一大把铜钱给了他爹，道：“不必报官了，回去再买口新锅，那鸭黄儿我自会去惩治！”他气冲冲地回到大院，找到偷锅的那个人，二话不说，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两旁的人连忙拉架，并问缘由。他指着偷锅的那个人骂道：“我让你去偷锅，你这畜生竟敢去偷我家！”

偷锅的那个人哭丧着脸道：“你跟我说谁家没人便偷谁家，寻摸了半天，就你家没人，那不得偷你家？”

“你这畜生还敢顶嘴！”侯顺说着又要动手。两旁的人连忙拉住他，说了些好话，又让偷锅的那个人给他赔了礼，这事才算了结。

黄昏，天渐渐阴了，下起了小雪。严修儒在大院里吃完晚饭，出门往家走。路过圣药堂西边的那条街时，他看到街边有人卖炭。天寒地冻，到了晚上雪可能会下大，自己家里也不暖和，正好买些炭回去烧火取暖。他过去问了炭的价格，也不贵，正要掏钱买时，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群手持哨棒的壮汉朝他快步走来，领头的人正是之前从赌坊里冲出来的那个汉子。他顿感不妙，慌忙转身逃跑。赌坊的人见他跑了，急忙追赶。他一边跑，一边想：“我孤身一人不能抵敌，伍平他们人多，这祸也是他们引的，便让他们来了结。”于是他一路狂奔到了大院，假装急着大便，躲进了茅房里。

赌坊的人冲进了大院，正在院里倚着墙闲聊的三个人看到他们后，便问：“你们是谁？何故闯入？”

赌坊的人环顾四周，不见严修儒的身影。领头的人拱了拱手，道：“今日有人往我家门口泼粪，我们来此寻人。相扰列位，望乞见谅。”说完，他挥了挥手，赌坊的人随即要进屋搜人。

那三个人见势不妙，连忙阻拦道：“且慢，我先去禀明大哥，让他来给你们做主。”

“既然这里有人主事，那便有劳通报。”

那三个人跑进了正房，对伍平说赌坊的人拿着家伙找上门了。伍平心里一惊，连忙道：“快去通知众人拿上家伙，到院里取齐。”

“是。”那三个人随即又跑了出去。

伍平转身从床底下拿出一根短棍，到窗前打开一条窗户缝往外张望。须臾，他看到自己的人都拿着棍棒、锹和桌腿等物，聚到了院中间，他才大摇大摆地出了门。他走到赌坊的人面前，拱了拱手，笑道：“诸位好汉来错了地方，现在回头还不迟。”

“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无意与列位冲突，只想找出往我家门口泼粪的人。”

伍平冷笑一声，道：“跟你明说了，今日往你家门口泼粪，明日便在你家后院点火。胆敢在汾西与我们抢生意，该你遭罪！”

赌坊的人顿时大怒，全都举起哨棒，噼里啪啦如雨点般落下，打得伍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见此一幕，伍平的人连忙举起手里的家伙，冲上去跟赌坊的人打了起来。伍平怕他们踩到自己，强忍着疼痛，爬到了人群外。他翻了个身，侧躺着，一手捂着头上流血的伤口，一手指着赌坊的人叫道：“弟兄们给我往死里打！”

伍平的人虽多，但个个身形瘦弱，又不会武艺，而且侯顺早已回家了，所以打起来根本不占优势。赌坊的人个个身壮如牛，抡起哨棒以一敌三，仍有余力。严修儒听到院里的打斗声后，从茅房里打开一条门缝往外张望。见院里正打得不可开交，他立刻跑出茅房，翻墙出了院。刚往前走了几步，他忽然想到：“如今我们人多，我若能与众人一起击退他们，立下功劳，罗宗师得知后必然赏识我。如此机会，不可放弃。”于是他又转身翻墙进了院，到茅房里拿起用来淘粪的长杆大木瓢，冲到人群旁，指着赌坊的人大喝：“沂州剑圣在此，尔等休得猖狂！”赌坊的人看到他后，个个都火冒三丈。领头的人立刻指着他叫道：“先打这畜生！”赌坊的人随即不再与别人缠斗，全都拼命冲向他。他顿时吓了一跳，慌忙转身往后跑。跑到厨房和卧房之间的甬道时，他发现甬道狭窄，只能并排通过两个人，即便对方人多也无法发挥优势。于是他跑到甬道的尽头，转身提起淘粪瓢迎战。

赌坊的人冲过来举起哨棒要打，但严修儒手里的淘粪瓢速度更快，迎面刺去打得他们鼻孔流血，一股酸胀感从鼻腔直冲脑门，瞬间使他们流了泪，他们慌忙用胳膊护住脸。严修儒使淘粪瓢如使剑，连续向前刺，刺不到他们的脸，便刺他们的裆，他们护裆他刺脸，他们护脸他刺裆，一时占尽了上风。他们转身想逃，但因为人都挤在了后面，根本逃不掉。严修儒又举起淘粪瓢打他们的后脑，打得他们不知所措，只顾用手臂护住身体。他越打越起劲，又逞起了威风，大喝：“尔等鼠辈，插标卖首，怎敢与剑圣一战？现在不逃，更待何时？”挨打的那两个人急忙大喊：“巷子狭小，施展不开，先往后退。”“快往后退，快往后退，……”

赌坊的人打了半天，也挨了不少打，又都累了，听到“后退”这两个字后，都萌生了退意。于是他们立刻转身，拼命往前冲。伍平的人都堵在了甬道的入口，来不及躲避，多数人都被他们推倒了，又被他们从身上踩了过去，个个叫苦不迭。他们跑出了院门，领头的人转身指着倒在地上的伍平喝道：“爷爷不是好惹的，杀人越货的事也都干过。今日这事便算了，倘或日后你们再敢来讨野火，爷爷定宰了你们！”说完，他扫视一眼院里的人，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众人过去扶起了伍平，闹哄哄地道：“大哥，这帮人太嚣张了，绝不能让他们在汾西立足。”“听那汉子的言语，应是做过山贼的人，还是少惹为妙。”“管他山贼水贼，这是我们的地界，岂容他们撒野？”“我们这就去找侯顺，让他带我们去砸了那赌坊，看他还敢不敢嚣张！”“要我说直接放火，烧……”

伍平摆了摆手，众人随即住了嘴。他怒容满面地道：“那厮胆敢口出狂言，想必大有来头。此事不会这样算了，待我遣人探清他们的虚实后，再做决定。”

“大哥，如何探清他们的虚实？”

“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自会安排你们做事。”伍平环顾四周，“沂州剑圣何在？”

严修儒连忙扔下淘粪瓢，拨开人群，挤过来道：“小生在此。”

“今日多亏有你，才能打退他们。我会将此事告诉三官儿，让他放月钱时多给你一百文。”

严修儒连忙施礼道：“谢大哥。”

伍平让身旁的人扶他回了屋，拿出柜子里伤药，包扎了伤口。严修儒担心赌坊的人在路上埋伏，他捡起地上的锹，出门往家走。雪越下越大，脚步踩得积雪嘎吱嘎吱作响，他每走一步便觉得身后有人走来，忽然回头，却又没看到人影。回到家后，他连忙锁上门，跑到窗前打开一条窗户缝往外张望，外面一片寂静，只有漫天飘落的雪。

## 第三十三章 春山有幸兰花伴，皎月无缘闭绮窗

自从胡光祖带人打了伍平的事传开后，没人敢在他的赌坊里出千耍赖，之前常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人来他的赌坊里偷赌客的钱，如今也都不敢来了。他担心伍平的人再来寻事，便带着四个人坐在赌坊外把守，赌坊里的事完全交给他弟弟胡光宗照看。他的赌坊斜对面还有一家赌坊，那是长春教的赌坊，如今已门可罗雀。他的赌坊比长春教的赌坊大，赌坊里酒水和下酒菜只以成本价卖给赌客，还提供免费茶水。许多赌客进了他的赌坊，买上一壶酒、一盘菜，再找个空位坐下来赌博，酒劲涌上来后也不在意输赢了，渐渐忘记了时间，一直赌到打烊才走。有的赌客喝醉了，摇摇晃晃走路不稳，胡光祖便会遣人送赌客回家，若是贵客喝醉了，他便会亲自去送。

是日傍晚，胡光祖送完贵客，回到赌坊门口，跟着两个伙计一起打扫客人的呕吐物。忽然，有一顶四人抬的红色暖轿从赌坊门前路过。那顶暖轿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胭脂香，使胡光祖不禁抬头注视。暖轿走远了，胡光祖转头问伙计：“那是谁家的轿子？怎弄得如此香？”

“不知道，这几日常在门前路过，想必是这附近的。”

另一个伙计道：“八成是胭脂铺家的，不然怎会有股胭脂味。”

胡光祖点了点头，没再理会，继续干活。次日，一位熟客输光了钱，到家里取来田契要押给胡光宗换赌资。胡光宗看了田契，问：“客官家里除了这十五亩田，可还有其他产业？”

“没有，只有这十五亩良田，烦请哥哥照实价兑成钱。”

胡光宗立刻把田契还了回去，皱眉道：“衣食命脉，岂能兑钱？客官不如去做些正经勾当，赚些余资，再来消遣。”熟客连忙又递出田契，道：“一会儿得采了，便会来赎，哥哥不必忧心。”

“若客官输了，一家老小难道要挨冻受饿？此事不可儿戏。”胡光宗说着一把推开了熟客的手。

熟客见胡光宗死活不肯，便到外面对胡光祖说了用田契换赌资的事。胡光祖识字少，他拿来田契，假模假样地看了看，上面的字他多数都不认识。他问：“客官想兑多少？”熟客笑道：“这十五亩都是良田，论实价，得值十五贯。哥哥若良心，给小弟十二贯便可，一会儿小弟得了采，便来赎回。”胡光祖点头道：“春种秋收，一年赔，两年回本，三年便赚了，十二贯买下这田不亏。”熟客笑道：“那是当然，还是哥哥会算账。”胡光祖又忽然皱眉道：“只是倘或这田不好，到秋只能收成一半，我岂不赔了？”熟客连忙道：“这田年年收成好，绝不会让哥哥赔了。”

“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回来再给你兑钱如何？”

“这要如何看？冬天也不长麦子。”

“你不必管，我自有方法。若这田果然是好的，我给你十五贯足钱，绝不亏了你。”

熟客顿时眉开眼笑地道：“那好，咱这就去看。”

胡光祖对身旁的一个人耳语了几句，又嘱咐另外三个人守好店面，然后跟着熟客去城外看田。走了不久，来到城门口，胡光祖忽然道：“方才我只是试探你敢否带我去田里，这一路上不见你心虚，说明这田是好田。现在回去吧，我按实价买你的田。”熟客笑道：“小弟一向实诚，哥哥多余试探。”他们转身往回走，走到赌坊附近时，熟客忽然看到父母正站在门口，他顿时慌了。他父母也看到了他，随即一边朝他快步走来，一边指着他厉声骂道：“你这孽障，竟偷家里的田契来卖，为了赌，连衣食饭碗都不顾了，难道要一家人都饿死？”熟客手足无措地愣在原地，他父亲对着他连打带骂，他母亲对着胡光祖诉苦，说她儿子不肖，整日只知赌钱，不干正经事，都二十五岁了还不曾娶妻，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见此情形，周围人都凑了过来看热闹。胡光祖连忙把田契还给了熟客的父母，嘱咐他们收好，又对熟客道：“来这儿消遣无妨，但因消遣忘了本分，丢了衣饭，则万万不可。我虽然靠赌赚钱，却不愿见你因赌毁了生活，闹得家宅不宁。回去做些正经勾当，待有余资了，得闲了，再过来赌几局，消遣消遣又何妨？”熟客低着头连声应“是”。熟客的父母向胡光祖拱手道了谢，带着熟客走了。

周围人渐渐散了，胡光祖转身往赌坊走，忽然看到昨日那顶红色暖轿停在了街对面。暖轿里坐着一位肤若凝脂，眼含秋波，唇红齿白的佳人。她用白嫩嫩的手掀着窗帘，眨着大眼睛往外张望。胡光祖一见倾心，不禁站在原地，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佳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她转动明眸，看了一眼胡光祖，顿时羞红了脸。她低下头朝胡光祖嫣然一笑，随即放下了窗帘，娇滴滴地说了声“起轿”。轿夫抬起暖轿，在胡光祖的注视下渐渐走远了。胡光祖不禁赞叹：“没想到这胭脂铺家的小娘子竟长得跟天仙似的。”他坐到赌坊外的凳子上，心里止不住地胡思乱想：“这小娘子何故对我笑？莫非是看上我了？不对，不对，我这般粗鲁的人，她岂会看的上？何况她这般天仙似的人，应是嫁王公贵族，我这等身份，怎配得上她。”他一整日低着头出神，吃饭也没胃口，身旁的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支支吾吾地也不肯说。临近黄昏，刘媒婆拎着一块狗肉路过赌坊，他连忙走过去低声道：“干娘，我有一事相问。”

“甚事？”

“南边那家胭脂铺的小娘子许人了没？”

“他家哪有小娘子？只有个小官人，今年才十岁。”

“那之前在我家门前路过的小娘子是谁家的？”

刘媒婆笑道：“这附近的小娘子老身都见过，什么身形样貌？不妨告诉老身，老身去她家给你说道说道。”

“那小娘子坐着顶红轿，长得跟天仙似的。那轿子一股子胭脂味，我还以为是胭脂铺家的。”

刘媒婆想了想，道：“照你说来，那人莫不是时青兰？这附近也就她家有顶红轿，她也的确是个天仙似的人。不过她是个行首，多少大官人为她一掷千金，我劝你还是休起念头。”

“她家住哪儿？”

刘媒婆指着西边道：“沿街往西走，过三个路口左转，左边第二家便是。”胡光祖望着她手指的方向点了点头，两眼直勾勾地发呆。见此一幕，刘媒婆略带不满地道：“她是个没底的米缸，有那闲钱不如娶个良家女人，还能给你端茶倒水，洗衣做饭。你有这么大个赌坊，这附近不知有多少好人家的娘子想嫁你。你若果真有心，老身去给你物色一位，管保让你凑成天造地设的一对。”胡光祖婉拒了，拱手道了谢。当晚他温水洗澡，用陶搓石把浑身上下都搓了几遍，身上都搓红了，大腿都搓破皮了，他还觉得没洗干净，又在水里泡了半个时辰，才算彻地洗完。他从柜子里翻出一身好衣服，把衣服熨得板板正正，又焚香熏得衣服香喷喷的。他躺到床上，想着明日与时青兰相见后该说什么话，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与时青兰成了亲。早晨，他精心打扮一番，又对着镜子修理了头发和胡子，然后去厨房对正在吃饭的众人道：“昨日在路上遇见了个旧友，相约今日一起去吃酒，你们好生照看赌坊。”说完，转身走了。胡光宗看出了端倪，他转头问与胡光祖常在一起的那四个人：“我哥近日可是搭识了哪个婊子？”

“没有，不过他昨日跟西巷的那个刘干娘聊了一会儿，也不知说什么。”

胡光宗哈哈一笑，道：“八成是看上了哪家娘子，去找人说媒了，怪不得他这身打扮。”众人随即七嘴八舌地猜测了起来，把这附近他们认识的人家都猜了个遍。

胡光祖来到时青兰家门前，看到漆红的木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春山有幸兰花伴，皎月无缘闭绮窗。上面的字他多数都不认识，但他还是笑着称赞一番。他敲了敲门，虔婆从院里开了门，他连忙施礼道：“在下唐突拜访，敢问花魁娘子可在家？”虔婆见过他，知道他开赌坊，颇有家财，于是她笑道：“小女在家，只是她心气不畅，恐不愿待客。”胡光祖立刻拿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交给了虔婆，拱手道：“昨日有幸得睹花容，彻夜想念，望乞妈妈通传一声，若花魁娘子果然不愿相见，在下明日再来拜访。”虔婆连忙把银子揣进腰包，眉开眼笑地道：“大官人在此少待，老身就去通传。”说完，转身进了院。胡光祖眼巴巴地往院里张望，心里怦怦直跳，他搓了搓手，又往手里呵了几口气。须臾，虔婆笑盈盈地走来道：“外面天寒，大官人快进屋喝杯酒，暖暖身。”他顿时大喜，连忙拱手道了谢，跟着虔婆进了屋。屋里的正中央摆着一个雕花铜暖炉，暖炉旁摆着一张红木方桌和四个圆凳。虔婆笑道：“大官人少坐片刻，小女正在梳妆。老身去备些薄馔，一会儿让小女与大官人饮几杯。”说着，退了出去。

胡光祖走到桌旁坐下了，他漫无目的地看着屋里的摆设。一个花梨木大书架靠着东墙，书架上摆着一排排的书，最顶上放着古琴、象板和箫。一个雕漆香案摆在北墙的正中间，香案上摆着个三足古铜香炉，香炉里燃着香，香味弥漫了整间屋子。东墙上挂着两幅山水画和两幅字，字画的下方摆着个红木长几，长几上摆着三个珐琅花瓶。胡光祖心里不住地赞叹：“这屋里的摆设，哪像是个娼家？官宦之家也不过如此了。”不多时，门忽然被打开，时青兰袅袅娜娜地进了屋。胡光祖转头一看，的确是那位坐在红轿里的佳人，他顿时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紧张的浑身直冒汗，昨夜想好的那些话瞬间被他忘得一干二净。时青兰走到他面前，道了万福。他连忙还礼，请时青兰就坐，随即自己也坐下了。时青兰轻起朱唇，缓缓道：“晨起昏沉，梳妆来迟，怠慢官人，切乞恕罪。”胡光祖笑道：“娘子无罪，是在下有罪，搅扰娘子。只因昨日见了娘子一面，彻夜难眠，于是今早来访，望娘子恕在下唐突。”说话时，虔婆端来了一壶酒、三碟小菜和两套餐具，她把酒菜和餐具放到桌上后便退了出去。时青兰笑了笑，她拿起酒壶，一边斟酒，一边道：“妾是风尘之人，身污体贱，惹官人挂怀，实在折杀。”胡光祖连忙道：“娘子快休如此说。娘子这般天仙似的人物，沦落风尘，定是老天爷看走了眼，让凤凰错投了鸡胎。”

“官人真会玩笑，凤凰岂会错投了鸡胎？”时青兰拿起筷子给胡光祖夹了菜，“官人且尝一尝这小菜，是妾腌的，未知适口否？”

胡光祖连忙拿起筷子，尝了碗中的菜，随即他笑道：“好吃，在下这辈子也没尝过如此好吃的腌菜，便是酒楼里的厨子也不及娘子的手艺。”时青兰略带害羞地笑了笑，又道：“官人再尝一尝这酒，是妾用梅子酿的。”胡光祖连忙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即他咂了咂嘴，笑道：“有梅子香，又甘甜，果然是琼浆玉露。”时青兰拿起酒壶，一边给他倒酒，一边问：“不知官人爱听曲否？”

“娘子若有雅兴，令在下听得一曲，在下此生无憾也。”

“妾前几日作了一曲，正好献给官人。”

时青兰从书架上拿来象板，站到胡光祖面前，顿开歌喉，唱了一曲《阳台梦》：

锦衣鸳被铜炉旺，夜寒孤枕心儿怅。梦郎欢笑抱佳人，把奴家弃忘。

门前车马响，急唤梅香去望。日昨庭院鹊双双，莫不重逢象？

这歌声婉转动听，胡光祖听得如痴如醉，在心里连连叫好。时青兰唱完，忽然跪倒，泪眼汪汪地道：“妾委风尘，实非所愿。昨日见官人直言劝善，令不肖之人迷途知返，乃侠义之举。妾亦知官人颇具家财，倘或官人不弃，为妾赎身，妾愿伴官人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胡光祖顿时惊喜不已，连忙扶起她道：“娘子快请起，在下其实也有此心，只是怕娘子瞧不上在下，刚才一直在心里犹豫该如何开口，没成想娘子竟先开了口。”时青兰从袖口抽出锦帕，擦了擦泪眼，她袅袅娜娜地施礼道：“既然官人也有此意，那妾便先谢过了。”胡光祖请时青兰坐下了，他到屋外叫来了虔婆，当着时青兰的面对虔婆道：“我有心为你家娘子赎身，刚才都问过了，你家娘子也愿意。如今你说个价，我这就回去拿钱。”虔婆瞥了一眼时青兰，随即笑道：“官人何必说这玩笑话，我儿在家不曾受气，有我精心照顾，衣着绫罗，每日肉食不断，怎会想跟官人走？”时青兰忽然厉声道：“你休说此话！衣食用度，皆我所赚，从未花过你半文钱。我年幼时被你拐来此处，受尽欺凌。成人后你又逼我为娼，污了清白之躯。若非我走投无路，岂会甘愿在此？”胡光祖闻言，立刻对虔婆道：“老虔婆，你休啰嗦，快说个价，好让我尽早带娘子走，去寻她亲生父母。”虔婆犹豫了一下，她叹了口气，瞪着时青兰道：“也罢，横竖你早晚都会从良，我又何必苦留你？”她随即转头对胡光祖道：“她虽非我亲生，却是我养大的，也花了我不少钱财和心血。何况她才貌俱佳，在咱这城里恐难找出第二个。官人若想赎她，需百金才行。”时青兰厉声道：“百金？你痴心妄想。这几年我赚的钱都被你收了去，何止百金？你若还有半点良心，便分文不取，放我离去，也算积些阴德，死后阎王也不会让小鬼拿你下油锅！”虔婆顿时恼了，指着时青兰骂道：“你这狼心狗肺的，怎地说也是我养大的你，竟不知恩图报！当初还指望你给我养老，如今你却要抛下我，自己去享福。我若不多积些钱财，到老了连口饭都没得吃。”

“亏心事做多了，自然要遭报应，谁会管你这老不死！”

“你这咬虫，看来是许久未打你了，让你长了性子。”虔婆说着撸起袖子，要去打时青兰。胡光祖连忙拦住道：“我不缺这一百金，你休要欺辱娘子。只是赌坊里都是些铜钱和散碎银子，这两日我教兄弟们点了钱数，兑成金子再拿来给你，你看如何？”虔婆想了想，道：“那这两日她也得接客，可不能干等着。”胡光祖拿出两锭二十两重的银子交给了虔婆，道：“这钱你收着，这两日不许教她接客。等我兑了金子，便来接她走。”虔婆连忙把钱揣进了腰包，陪笑道：“既然如此，便依大官人的，只是两日，大官人可休要爽约。”

“绝不爽约。这两日你不可怠慢娘子，让她受气。”

“这是自然，老身向来待她如亲生女，岂会让她受气？大官人只管放心。”

虔婆转身笑盈盈地出了屋。时青兰起身施礼道：“官人大恩，妾虽死难报。”胡光祖笑着摆手道：“娘子不必多礼，快快坐下。也休提‘死’这个字，不吉利。”他们一起坐回了座位，欢欢喜喜地喝了几杯酒，吃了几口菜。时青兰忽然害羞地问：“妾若说与官人有天定的姻缘，不知官人信否？”

“娘子若如此说，我自然是信。昨夜我还梦见与娘子成了亲，没想到如今竟快要成真了。若不是天定，又如何说得通？”

“妾昨夜也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身陷泥潭，有一金甲神人将妾救出，妾正欲拜谢，忽然梦醒，已是天亮，只觉头脑昏沉。方才进门后，见官人的相貌竟与梦中的金甲神人有几分相似，心中惊讶。如今将脱泥淖，想是应了此梦。”

胡光祖顿时喜不自胜，连忙问：“娘子所言当真？”

“妾岂会说谎？若非如此，妾方才也不会拜求官人为妾赎身。”

胡光祖想：“怪不得我至今未能娶妻，原来老天早已为我定下了如此良缘！只可惜父母已逝，不能亲眼看到我成亲了。”他又问：“刚才娘子说年幼时被拐来此处，不知娘子记不记得自己原籍何处？可曾找人去探知父母的下落？”

“妾本姓宋，是汝州梁县人，五岁时被那婆子拐走，辗转多地，最终在此定居，之后又随了她的姓。之前妾接待过几位客商，也曾托他们帮妾探听父母的下落，可惜石沉大海。若官人肯发善心，能为妾寻得父母，妾此生无憾也。”时青兰说着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娘子切勿伤怀，等我为娘子赎了身，便立刻找人去梁县打探二老的下落，定教娘子与父母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时青兰擦了擦眼泪，道：“如此便谢过官人了。”

“都快是一家人了，娘子切莫客气。”

“真是惭愧！官人已清楚妾身世，妾还不知官人姓名、家世，如此实在失礼。”

“不怪娘子，是我没向娘子说清。我本是汾州灵石县人氏，姓胡名光祖，父母已逝，家中还有一弟弟，名光宗。”

“汾州灵石县？今年圣上率军攻下汉国，汾州正是交兵之地。官人能及早离乡，免受战祸，必定福气不浅。”

“不瞒娘子，并非是我福气不浅，而是我识时务。我本是汉军的什长，宋军兵强马壮，我们如何抵敌？于是在将要开战的前一日，我便趁夜带着手下士兵逃了营。”

“照官人这么说，莫非与官人一起经营赌坊的便是那些士兵？”

“正是。”

“听闻汉军薪俸微薄，”

严修儒得到药方，想炼丹，但晋州所有的药材铺都缺少用来炼丹的药材。

这天上午，一个人来到了长春教大院。那人刚进院，便向正在赌钱伍平叫道：“伍头领，带着众人跟我去北城门。”

此人名叫贺安，是周知县之子周衙内身边的一个闲汉。

伍平走向贺安，笑问道：“你们衙内又动了谁家的闺女啊？”贺安笑道：“北城门，馒头铺那家的。赶快叫人跟我走吧！”

伍平叫上了严修儒和几个部下，跟着贺安一起向北城门走去。

路上，贺安道：“一会儿到他家了，你们把他家铺子砸了就行，倘或有人上前阻拦，就一并打人。”伍平点了点头，笑问道：“莫非是那闺女惹恼了周衙内？”贺安道：“不是。周衙内奸了那闺女，她家哥哥气不过，拿着扁担打了周衙内一顿。”伍平笑道：“原来如此啊！”

不多时，贺安带着伍平等人来到了北城门附近。伍平向一个部下使了个眼色，那部下心领神会，向馒头铺走去。

馒头铺里，一个老妇正在和面，一个青年正在旁边劈柴。那部下走上前，扔了四文钱到案板上，说道：“来个馒头！”老妇掀开笼屉，拿了个馒头递给了他。那部下随即咬了一口馒头，叫道：“你这馒头里怎么有石子儿？”说着，从嘴里吐出一块小石子来。老妇忙赔礼道：“哎呀，客官恕罪！我老眼昏花，不慎把石子包了进去！”她说着从笼屉里又拿了个馒头递向那部下，“客官，我给你换一个！”那部下挥手将递过来的馒头打落在地，冷笑道：“换个馒头就行了吗？”老妇面有难色道：“客官，馒头就当是送你的了，这钱还给你！”她说着拿起案板上的四文钱递给了那部下。那部下冷笑道：“如今我的牙已经硌伤了，这要怎么算？”老妇陪笑道：“一个小石子儿而已，怎会硌伤牙呢？”那部下叫道：“怎么不会？你的馒头硌伤了我的牙，至少要陪我三十两银子才行！”老妇哀声道：“客官，我们哪有三十两银子啊，拼死忙活一年也攒不下那么多啊！”正在劈柴的青年心知那部下是来故意找事的，他走上前喝道：“我看你这厮就是故意来找事儿，钱已经给你了，赶快滚！”那部下瞪大了眼，喝道：“你家馒头硌伤了我的牙，还敢叫我滚！”说着，他将手里的馒头用力扔了出去，砸到了青年的脸上，紧接着，又一把掀翻了一摞笼屉，笼屉里的馒头洒了一地。青年顿时大怒，快步走出馒头铺和那部下厮打了起来。

见此情形，伍平道：“一起上！”说完，便带着部下一起冲向馒头铺。

伍平一脚将青年踹倒在地，随后和严修儒一起开始对他拳打脚踢。青年被打得鼻孔流血，喘不过气来，只能抱着脑袋，蜷缩成一团。

几个部下嚷道：“馒头硌伤了人，还不讲理，出手打人！”紧接着，各种声音混杂在了一起。他们掀翻了案板，打翻了水桶，推翻了笼屉，踹毁了灶台，打漏了锅。老妇急忙上前阻拦，哀求道：“你们快住……”话未说完，一个部下抬手狠狠地打了她一而已光，大骂道：“快滚开，老泼妇！”又将她推倒在地。老妇被打得脑袋嗡嗡作响，挣扎着坐起了身，无助地哀号道：“没天理了，你们还讲不讲王法了……”

众邻舍见他们如此凶神恶煞，都不敢过去劝阻，过路的人们也都个个驻足观望，不敢走近。

“着火了，着火了！”突然有人大喊道。

伍平等人抬头一看，发现馒头铺的茅屋顶起火了。伍平意识到情况不妙，事情要闹大，忙喊道：“快撤，快撤！”说完，带着部下一起逃走了。

众邻舍急忙打水救火，但由于火势过于猛烈，忙了半晌才好不容易将火扑灭，最终茅屋和屋里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被烧毁了。

不多时，馒头铺家的闺女搀扶着她父亲走了回来。见家中如此情形，她父亲顿时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老妇和青年以及几个邻舍急忙跑过去查看情况，一起施救，才将他唤醒。遭逢厄难，一家四口无可奈何，只能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长春教大院里，伍平面有愠色地问道：“是你们谁放的火？”众人没有回答，只是低头不语。伍平喝道：“别以为我查不出来，一会儿我就让人到北城门那里去问，肯定有人看到是谁放的火，到时候可别怪我无情！”这时，一个部下迟疑道：“是，是我！”这部下便是刚才前去馒头铺里找事的那个人。伍平喝问道：“你为什么放火？”那部下低着头道：“他家那厮把我前牙都打掉了，我一时气愤，顺手从灶台里捡了根柴，扔到他家房顶上，也没成想能着火啊！”伍平喝道：“这次看你有功，就不罚你了！下次你要再敢这样，我定要打你二十棍子！”那部下忙道：“小人下次不敢了！”

众人无事可做，伍平便带着部下开始赌钱。

严修儒坐在一旁，神情有些恍惚。眼前浮现着青年人被打的惨状，耳边回荡着老妇人的哀号声。他知道若想要立功，便必须要作恶，但罪恶感和愧疚感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当日晚上，严修儒蒙着面来到了北城门，他看到了馒头铺的茅屋。

茅屋的土墙已被烧黑，土墙上横放着三根木头，这些木头上面盖着一层茅草，勉强遮盖住茅屋的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下面，铺着一层草席，一家四口蜷缩着身体，紧紧地挤在一起，睡在草席上。

严修儒走到正在睡觉的青年身旁，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青年惊醒过来，看到了蒙着面的严修儒，他急忙坐起身，颤声问道：“你是谁？”

青年此举惊醒了旁边正在睡觉的其他三人，他们睁开眼，也看到了蒙着面的严修儒，都急忙坐起了身，警觉地看着他。

月光的映照下，严修儒看清了他家闺女的容貌。但见：

圆脸细眉樱桃口，微肥双颊西子眸。旧布粗衣街上走，俏丽神情把魂勾。

那闺女见严修儒看着她，不自觉地红了脸，低下了头。

青年再次颤声问道：“你是谁？”坐在他身后的老汉颤声问道：“是周衙内遣你来的吗？”严修儒道：“在下并非周衙内遣来的。诸位莫要担心，在下绝无恶意。”老汉问道：“足下深夜蒙面到此，有何所图啊？”严修儒没有回答，说道：“诸位得罪了周衙内，恐怕日后在汾西县里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一家四口闻言，都面有难色地低下了头。

老汉叹口气道：“那我们又能怎样，总得活下去不是！”严修儒问道：“不知你们有何打算？”老汉道：“还能有何打算？只能忍着！”严修儒又问道：“你们是否想过离开汾西县？”老汉道：“离开汾西县我们能去何处？一没投奔，二没盘缠，只能留在这儿了！”严修儒从怀里拿出三锭十两金，放到茅草上，说道：“这三十两黄金你们拿着，明天离开汾西县，投奔他处，买房屋、田地或做买卖。”

一家四口看到黄金，都愣了一下，随后老汉连忙拿起黄金，带着家眷叩谢道：“多谢恩公，多谢恩公！”

严修儒道：“先不着急谢，我还有话要问你们？”老汉道：“恩公但问无妨。”严修儒道：“我想知道你们今天与周衙内发生了什么事？”老汉叹口气道：“今日早上，小女去药铺买药，路过县衙附近时，遇见了县令之子周衙内。周衙内见小女样貌可人，便和两个闲汉拦住了去路，百般调戏，小女想逃走，却被他们三人拖进了县衙大院的柴房里，被周衙内玷污了清白。”说到此处，他闺女不禁掩面而泣，她母亲连忙抱住她轻声安慰。老汉继续道：“之后小女跑回家中把此事告知于我们，小儿一时气愤便去打了周衙内一顿，我带着小女去县衙里告了状。但知县有意包庇其子，说周衙内早上一直在他母亲的房里伺候，没有外出，还召来了知县夫人上堂作证。最后断我们父女二人诬告之罪，仗断二十于我，并将我们赶出了县衙。我们父女二人回到家中时，又看到房子被烧毁，知道是周衙内遣人来寻事。无奈他们有权有势，我们斗不过，便只好忍气吞声。”严修儒寻思道：“周衙内仗着有个昏官父亲来撑腰，胆敢如此明目张胆作恶！今早听伍平和那人谈话，想必他经常做这种玷污女人名节的事，看来定要想办法惩治他们父子俩一番才是。”说道：“在下已明白，多谢告知，告辞！”说完，转身离去。老汉连忙带着家眷向严修儒的背影叩谢了几次。

严修儒知道周衙内和周知县罪无可恕，但一时间还没想好该如何惩治他们。严修儒不想杀人，失去双亲的痛苦使他深知生命之沉重，他不想将这种痛苦施加于别人的身上。他打算先惩治长春教，因为助纣为虐同样罪无可恕，于是他来到了圣药堂。

已是深夜，街上只有风声、蟋蟀的叫声和严修儒的脚步声。严修儒走到圣药堂的院墙前，运气于足，双脚用力一蹬，跳上了墙头，又从墙头跳上了圣药堂的房顶。他不知圣药堂里是否有人留守，便小心翼翼地在房顶掀开几块瓦，向房里窥望。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伙计正睡在房里，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伙计正上方的屋顶，掀开了十几块瓦，让房顶露出一个大洞。接着，他顺着洞跳了下去，一招怒海狂涛从天而降，将睡梦中的伙计打晕。

严修儒在圣药堂里翻箱倒柜，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找了出来，堆放在一起。他发现有一个柜子上了锁，便找来切药刀和药杵，用力砍砸，终于将柜子打开。柜子里存放着一大堆铜钱和碎银，严修儒将伙计的衣物铺放在地上，将所有找出来的东西都放上去并打包好。接着，他找来笔墨，在一面墙上写道：

勾结昏官长春教，助纣为虐丧天良。永冬大盗降尘世，定要尔等血泪偿。

严修儒心想长春教想要长春，那我便是永冬，冻死你们，于是便给自己起了一个永冬大盗的名号，想让长春教里人人自危。

严修儒扛着打包好的财物，打开大门，离开了圣药堂。他回到家中，将今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邵娃。邵娃听后欢喜不已，也嚷着想要做一个替天行道的大盗。于是两人商量，在汾西县的这段时日里相互配合，让永冬大盗的名号在汾西县里家喻户晓。

次日早上，伙计醒来时，发现圣药堂被盗，又看到墙上的诗，急忙跑去向罗钵禀告。罗钵得知后大怒，一面令伙计去报官，一面修书一封，调遣一百名道士护卫来汾西县守卫长春教的店铺。也正因此举，严修儒弄清了在汾西县里长春教的所有产业，那些晚上有道士守卫的店铺便是。

严修儒知道攻其不备的道理，如今长春教的店铺守卫森严，不宜动手。于是，他决定先在城里四处走访，打探虚实，等到有机会再动手。

长春教在城东有一间赌坊，这间赌坊的后面有一间房屋。严修儒发现，在白天时，这间房屋上着锁，门口偶尔还会有人把守，到了晚上，这间房屋经常会有道士出入。严修儒心想长春教的人定是在这间房屋里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他经常在这附近的巷子里装作闲逛，打探情况。

“那家都搬来三个多月了，也不见出门，想来也是个怪人！”“不是，那家姓李，是本乡，从开封府回来的黄门儿。”“我听说好像还是个做净事的手艺人！”“原来如此，怪不得。”“这种人没有阴德，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的！”“以后见到他家都得躲远点儿！”

严修儒循声望去，是几个三姑六婆聚在巷口闲聊，他走过去，施礼道：“敢问几位婆婆，刚才所说的黄门儿是哪一家？”一个老妇指了指巷子里的一扇院门，说道：“便是那家！”严修儒施礼道：“多谢！”走出了巷子。

严修儒买了花脸面具、独乐、风车、铜铃和傀儡，还买了烧鹅、蜜饯和各式糕点。他拿着这些东西来到邵娃面前，笑道：“邵贤弟，如今永冬大盗要惩治十恶不赦的周衙内，需要你帮我一个大忙啊！”

邵娃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傀儡。那是一个大将军木偶，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还有一把木制的小武器——方天画戟，做工甚是精致。

邵娃问道：“严大哥，你说，要我帮什么忙？”严修儒将东西都递给了他，笑道：“很简单，你只要跟我去一个地方，不用说话，不用动，就行了。”邵娃摆弄着傀儡，笑道：“那行！”严修儒笑道：“邵贤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到时你可不要反悔啊！”邵娃依旧摆弄着傀儡，笑道：“不反悔！”

严修儒带着邵娃先是在一家酒食店里买了一只烤羊，然后他们穿过好几条街巷，来到了一扇院门前。

严修儒敲了敲门，等候片刻，院门被打开了，走出来一个老丈。严修儒作揖道：“院公，敢问这是从开封府回乡的李老爷家吗？”院公道：“正是。两位有何贵干？”严修儒道：“小生慕名前来，伏望一面李老爷尊颜，这是拜帖！”说着，他从袖口拿出拜帖和一封信交给了院公。院公道：“两位稍等片刻。”说完，他回到院里并关上了门。

不多时，院门再次被打开，院公走出来道：“两位请随我进来吧！”严修儒施礼道：“多谢院公！”他和邵娃跟着院公走进了院里。

来到中堂，严修儒和邵娃看到了正端坐在主位上的李老爷，旁边还站着一个仆人。严修儒连忙带着邵娃走过去，作揖道：“小生严修儒，拜见李老爷。”李老爷笑道：“不必多礼，请坐吧！”他说着指了指旁边的客位。严修儒从邵娃手里拿过烤羊，笑道：“李老爷，小生没什么好东西可做进见礼的，这只烤羊望乞笑纳。”李老爷笑道：“好吧。”他吩咐院公将烤羊拿到厨房。

严修儒笑道：“小生闻说李老爷你已回乡多时，早已想来拜见，奈何家中事忙，脱不开身。今日偶得闲暇，特来拜见，望李老爷恕小生唐突之罪。”李老爷笑道：“无罪，无罪。我见你言语像是个读书人啊，为何要做这个行当啊？”严修儒叹口气道：“小生的确是读书人，奈何屡试不第，又无其他本事，家中虽有些过活，但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迫不得已才做此决定啊！”李老爷点了点头，说道：“当初我也是家道中落，到后来三餐不济，迫不得已做了这个行当。不过你可要想好了，做了可就没有回头路了！”严修儒道：“在下已经想好了，所以特地带舍弟前来，望乞李老爷赐教。”李老爷看向邵娃，笑道：“这孩子看模样也是个机灵人儿，应该很会讨人喜欢！”严修儒不想与他多客套，便笑道：“舍弟的确很会讨人喜欢。恕小生冒昧，不如李老爷现在便赐教一二如何？”李老爷笑道：“我知道你心急，但你要记住，以后进宫了，可就万事不可心急，明白吗？”严修儒施礼道：“小生谨记李老爷教诲！”

李老爷吩咐仆人端来一盆水，他洗完了手，说道：“这门手艺不难，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害怕，但手法熟练了，便不会害怕了。”他指了指邵娃，“让他把裤子脱了吧！”邵娃一惊，急忙抓住裤子，问道：“为何要我脱裤子啊！”严修儒连忙俯身，附而已低语道：“贤弟，为了大义，你先委屈一下，不会有事的！”接着，严修儒起身笑道：“舍弟怕生，有些害羞！”李老爷笑道：“嗐！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我们以后都一样儿，赶快把裤子脱了吧！”严修儒连忙劝道：“贤弟，不用害羞，先把裤子脱了！”邵娃惊慌道：“你来时也没有说要脱裤子啊！”严修儒道：“贤弟，为了大义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难道你忘了吗？”邵娃寻思道：“可恶，枉我把你当作大哥，你竟然故意哄骗我上当！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答应你！”他虽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犹豫了片刻后，他嘟着嘴，脱下了裤子。

李老爷走到邵娃面前，蹲下身，盯着邵娃的裆部，严修儒也从旁注视。见此情形，邵娃不禁羞红了脸。

严修儒道：“贤弟，不必慌张，休要动，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出去了，哥哥给你买好东西吃！”邵娃攥紧了拳头，仰起了头，站在原地，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

李老爷伸出手，用拇指和食指拎起了邵娃的宝贝，说道：“你要记住，动刀是有规矩的，不能乱动刀，否则会害了人性命！从根儿上动刀，要在这个位置。”他说着用指甲在邵娃的宝贝上划了一条印，邵娃顿时不禁哆嗦了一下，浑身冒冷汗。李老爷见状，看了他一眼，笑道：“不用害怕，又不是真的动刀。”他看向严修儒，继续道：“从根儿上去掉，叫做‘尽去其势’。从囊儿划开个小口，取出里面的蛋，留着根儿，叫做‘半去其势’。你看好了，要在这个位置动刀。”他说着又用指甲在邵娃的宝贝上划了一条印，邵娃顿时只觉得心都凉了。严修儒从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用心地记住了李老爷教授的一切。

李老爷起身道：“可以了，把裤子穿上吧！”邵娃急忙把裤子穿好。李老爷道：“动完刀之后，必须要用伤药敷好，以防继续流血，若没有伤药，用草木灰也行。” 他说着走到水盆前，洗了洗手。李老爷继续道：“割下来的宝贝要埋到石灰粉里，吸尽血水，之后再放到油瓶里，防止其腐烂。等你进了内侍监，里面的长辈自会告诉你一切。”严修儒施礼道：“多谢李老爷赐教。”李老爷看了一眼邵娃，笑道：“我宅里有合适的刀，若你心急，我现在便可给他动刀。”邵娃一惊，冷汗直冒，急忙摇头摆手道：“我不动刀，我不动刀！”严修儒道：“等在下二人去了开封府，再动刀也不迟！”李老爷笑道：“也是，有些人没进宫便动了刀，结果却进不了宫。”

既然技艺已学，严修儒便不想再耗费时间，于是施礼道：“李老爷之教诲，让小生受益良多，实在感激涕零啊！”李老爷笑道：“哪里的话，不必多礼！”严修儒再次施礼道：“既然已受李老爷的教诲，小生便不再多做打扰了，这就请辞！”李老爷笑道：“宫里的规矩很多，以后你们要多听长辈教诲！”说完，他吩咐院公送严修儒和邵娃离开。

路上，严修儒见邵娃低着头、嘟着嘴、面露不满，便又买了一个傀儡给他，并晓以大义，才将他哄好。

回到家中后，严修儒决定要开始苦练“去势刀法”。他买了一把极其锋利的小刀，并将其命名为“去势刀”。

严修儒用了七天的时间将去势刀法修炼纯熟。第一天，他开始用去势刀切萝卜、大葱、芹菜和甘蔗。第二天，他开始用去势刀切羊肉、鱼肉、鸡肉和肉干。第三天，他跟着城里的屠户杀了一只羊、两只鸡和三条鱼。第四天，他在深夜里偷偷溜进邻居家的猪圈，用怒海狂涛打晕了两头种猪，并将它们半去其势。邻居在第二天发现自家猪被阉了之后，不知是谁做的，便站在院门口破口大骂，然而严修儒充而已不闻。第五天，他发现自家附近有很多野猫野狗，于是他将放有麻药的食物投喂给它们。等野猫野狗晕倒后，便将其带回家中，半去其势。第六天，他继续阉割野猫野狗。第七天，他发现自家附近除了人以外，已经没有可用来修炼去势刀法的动物了，于是他开始磨起了刀。邵娃回到家中时，发现严修儒看他的眼神都变了，不禁觉得下体寒凉。

严修儒发现去势刀法有一股魔性，自从他练成去势刀法后，他看任何人的第一眼——不是看脸。

## 第三十章 一斩去势断祸根，侠盗萍踪何处寻

明月遮，坊门闭，街巷寂寥灯火熄，微醺浪子归家际。

周衙内和两个闲汉正摇摇晃晃走在返回县衙的街道上，他们显然已有些醉了。周衙内道：“这几天都没遇到漂亮娘子，馒头铺那家还搬走了，真是无处可消遣啊！”贺安笑问道：“衙内，城东有个小寡妇，明日不妨去看看如何？”周衙内道：“寡妇有甚好看的！”贺安笑道：“衙内有所不知，那寡妇甚是娇媚，再加独守空房，正渴雨露。若衙内能与其做成好事，定让你骨头都酥了！”周衙内笑问道：“当真？”贺安笑道：“当真！”周衙内笑道：“那明日我们便去……”话未说完，突然有一股“气”从旁边的巷口冲击出来，将他们击晕倒地。随后，严修儒从里巷快步走出，迅速地将他们拖入里巷深处。

严修儒点亮了事先准备好的油灯，照亮了深巷一隅。他走到周衙内身旁，自言自语道：“玷污女人清白，今日便断你祸根！”他说着拔出了去势刀。灯光下，去势刀寒芒尽显，任何男人见了都不禁觉得下体一凉。严修儒驾轻就熟，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但见：

去势刀出寒芒显，扒裤开腿亮中间。手起刀落祸根断，令君不能赴巫山。

严修儒将周衙内尽去其势，紧接着将伤药敷在周衙内的伤口处止血，保其性命。他刚要收刀，忽然想到周衙内身旁的这两个闲汉也是帮凶，于是他决定一并惩处。他走到那两个闲汉身旁，两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将两个闲汉尽去其势，并给他们敷好了伤药。

严修儒将三根宝贝放进一个装满石灰粉的木匣里，然后他用手指蘸着地上的血在里巷的墙上写道：

永冬大盗再现身，惩处仗势奸淫人。三根宝贝齐盗走，从此无望兴家门。

严修儒写完，带着木匣一溜烟离去。

县衙大院里，周知县见儿子深夜未归，有些担心，便召集了吏舍里的衙役，命令他们前往周衙内经常去的地方寻找，并将他带回家。众衙役离开县衙，去了赌坊、妓院、酒楼和茶坊，都没有找到周衙内，只好返回县衙向知县禀告。路过一条里巷，众衙役忽然发现里巷深处有一点萤火，便一起走近查看，看到了被净身后的周衙内和两个闲汉。众衙役大惊，连忙跑过去抬起他们赶去县衙。

周知县正在县衙公堂里来回踱步，知县夫人面带忧色地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突然，他们看到众衙役抬着三个人赶了回来，他们顿感不妙，连忙走了过去，看到了被净身的周衙内。他们顿时犹如晴天霹雳，知县夫人当场扑到周衙内的身上，嚎啕大哭道：“儿啊，你这是怎么啦，你快醒醒啊！”知县急忙让众衙役将周衙内和两个闲汉抬到厢房里，并命令一个衙役去找郎中。

周知县面有愠色，喝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众衙役禀道：“小人等在县衙西边的巷子里看到衙内和这两个闲汉倒在那里，便将他们抬了回来。”周知县问道：“你们可有看到嫌犯？”众衙役禀道：“没有。”周知县问道：“可有其他发现？”众衙役禀道：“小人等担心衙内有性命之忧，当时只顾着衙内了，没留意到其他的！”周知县吩咐道：“你们带上火把，再去那巷子里，看看能否有其他发现！”众衙役跑到杂物房，取了火把，离开了县衙。

不多时，一个衙役带着郎中走进了厢房。郎中在赶来县衙的路上便已经向衙役打听清楚了情况，他连忙给周衙内诊了脉，又查看了伤处，说道：“衙内的伤口已经被敷好了伤药，不会伤及性命，老爷和夫人大可放心。”周知县关切地问道：“那为何小郎至今还未苏醒？”郎中道：“老爷勿急，小人立刻行针，唤醒衙内。”说着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笈，取出银针，开始给周衙内行针。

知县夫人抽噎道：“也不知是谁这么狠心，断了我儿的命根！”周知县只有这一个儿子，如今已被绝后，他愤怒不已，咬牙切齿道：“我定要彻查此事，将凶徒千刀万剐！”

周衙内缓缓地睁开了眼，看到了正在给他行针的郎中，他有气无力地问道：“你是何人？”周知县和夫人闻言，连忙走上前查看。知县夫人问道：“儿啊，你好些了吗？”周衙内想坐起身，但当他身体用力时，突然感觉下体剧烈疼痛，他龇牙咧嘴道：“娘啊，我那个地方怎么如此地疼！”知县夫人流泪道：“儿啊，你不要乱动，好生歇息。”周衙内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下身，顿时明白了情况，他哀号道：“娘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没了东西？”知县夫人也忍不住哀号道：“儿啊，你爹一定会给你报仇的，你别哭，好生歇息！”见此情形，周知县也落下泪来，他问道：“儿啊，你可曾看到行凶的恶徒？”周衙内拭着泪眼道：“没有。”周知县问道：“你能告诉爹当时的情况吗？”周衙内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就在这儿了！”

周知县心想或许那两个闲汉能看到凶徒的模样，等郎中救醒了那两个闲汉，周知县便向他们询问了情况，然而还是一无所获。

众衙役拿着一盏油灯赶回了县衙，并向周知县禀告了发现油灯和墙上诗句的事。周知县大怒，决定要搜查全城，找出永冬大盗。

次日清晨，周知县召集了两班衙役，让两个班头带着众衙役全面搜查汾西县。他命令众人，务必找到周衙内的宝贝，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放过。同时，一旦看到有些武艺、长相凶恶、面相生疏或贼眉鼠眼的人，立刻带到县衙公堂里来，他要对这些人一一审问。

两个班头领了台旨，各带领一队人开始搜城。在街头使枪棒卖药的江湖人、身强力壮的伙计、杀猪宰羊的屠户、经常偷盗的泼皮和刚进城的过客，都被抓进了县衙里，整个汾西县里被他们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长春教大院里，伍平正在和一群部下赌钱，突然闯进来一班衙役，嚷着要搜查大院。伍平笑着走到班头面前，施礼道：“崔班头，都是自己人，有必要搜吗？”崔班头还礼道：“伍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没奈何啊！”伍平笑道：“周知县也是气急败坏，才会如此胡作非为，休要忘记，这里是长春教的地界！”崔班头道：“知县相公已命人给罗宗师送去了书信，罗宗师也已应允！”伍平笑道：“既然如此，那你们便搜吧，可别弄坏了东西！”崔班头施礼道：“多谢伍兄通融！”他吩咐众衙役不要弄坏器物，然后带着他们开始在大院里四处搜查。

严修儒走到伍平身旁，问道：“头领，他们明明是官府中人，为何对我们如此有礼？”伍平笑道：“知县三年一任，而长春教可是一直在这里。周知县刚上任时，也不愿和我们有所来往，还找借口惩办了我们的几个弟兄。后来宗师遣人杀了几只鸡，趁黑扔进了县衙，还用鸡血写了封信给他，这才让他不敢对我们造次。”严修儒点头道：“原来如此啊！”伍平笑道：“须知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在暗，官府在明，他们奈何不得我们！”这时，崔班头背着手从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高声问道：“这是谁的房间？”伍平看向他，说道：“那是我的房间。你们是不是打坏了我房里的花瓶？那可值十两银子啊！”崔班头瞪大了眼，抬手指向伍平，喝道：“快拿下他！”众衙役先是一愣，随即拔出刀，快步走到伍平身旁，用到架住了他的脖子。伍平不知所以，问道：“崔班头，你这是做甚？”崔班头喝道：“休要赖了，永冬大盗！”伍平有些慌乱，说道：“我不是永冬大盗！”崔班头从身后拿出花瓶，问道：“这可是你的花瓶？”伍平答道：“是。”崔班头冷笑道：“你可真会藏啊，将人带走！”众衙役押着伍平向院外走去。伍平叫道：“弟兄们，救我！”崔班头转向长春教众人，喝道：“胆敢上前，休怪快刀无眼！”长春教众人本想阻拦，但奈何赤手空拳，如何敌得过众衙役手中的刀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伍平押走。等那班衙役走远后，几个部下急忙赶往圣药堂，向罗钵禀报此事。

原来，严修儒在早上来到长春教大院后，趁着众人聚在一起吃早饭，他便偷偷溜进伍平的房间里，将三根宝贝藏在了花瓶里，并将花瓶摆在了桌子的边缘。他心想让伍平不小心打碎花瓶，并让众人发现花瓶里的宝贝，然后他便向罗钵或周知县禀报此事，来个人赃并获，百口莫辩。谁知伍平吃完饭后没有回房，而是叫上了一群部下在院里一起赌钱，并没有留意到花瓶。正巧崔班头前来搜查，走进伍平的房间里搜查时，担心弄坏了东西，便小心翼翼地查看房间里的一切，看到花瓶摆在桌子的边缘，于是他随手拿起花瓶想要放到桌子的中间，突然感觉到花瓶里有东西，他便透过瓶口向里面查看，发现了三根宝贝。

县衙公堂里，周知县连续审问了十几个嫌犯，都没有问出结果。正郁闷之际，他忽然看到崔班头拿着花瓶，带着众衙役押着伍平走进了公堂。周知县问道：“崔班头，你怎么把他给押来了？”崔班头禀道：“相公，这是在他房里找到的，你看这花瓶里面！”说着，他将花瓶递了过去。周知县接过花瓶，透过瓶口向里面看了一眼，随即将花瓶摔碎在地，三根宝贝当场显露。见此情形，伍平一惊，急忙道：“相公冤枉，小人是被栽赃的！”周知县怒火烧尽足智脑，抬手指向伍平，喝道：“畜生，胆敢断了小郎的命根，今日本官便要惩处你这个狗贼！来人，给我打！”众衙役领了台旨，按着伍平在公堂里开始行仗刑，伍平连声喊冤。周知县嫌众衙役打得太轻，喝道：“重刑，打死了我不会责罚你们！”众衙役向来看不惯伍平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嚣张气焰，此时闻言，心知周知县想要仗杀伍平，于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伍平的声音越来越小，不多时，杖毙公堂。周知县当堂修书一封，差人将信交给罗钵。信中详细说明了伍平作案的经过，以及如何在其房间的花瓶里发现了罪证。

罗钵得知伍平被抓去县衙后，本想带着部下去县衙里要人，但刚召集完部下，便有一个衙役来到圣药堂的后院，将周知县的信交给了他。罗钵看过信后，心想伍平一直是忠心耿耿，怎可能是永冬大盗。虽有怀疑，但人赃并获，又已被杖毙，而且伍平也无亲眷，不必善后，便也没再计较。罗钵来到长春教大院，任命侯顺为头领，带领大院里的众人，并向他交代了相关事宜。

侯顺一直对之前严修儒打晕他的事耿耿于怀，如今他当上了头领，便决定故意刁难严修儒一番。

当日中午，侯顺走到严修儒身旁，笑问道：“我看你和你贤弟平日里也不和我们一起赌钱，难道不觉得烦闷吗？”严修儒道：“在下二人只是不喜欢赌钱而已。”侯顺笑道：“那你们可真是无趣。做这份工平日里清闲的很，时常一连几天都没事干。我和其他的弟兄们都要赌钱，离不开身。我现在遣人带你和你兄弟去城外草料仓，帮那边的人搬草料，若这边有事，我会再遣人叫你们回来。”

做部下和做杂工的月钱是不同的，杂工的月钱最低。侯顺有意让严修儒和邵娃去做杂工，再过两天便是月底，到那时只给他杂工的月钱。

严修儒自忖道：“这是摆明了故意找事给我做啊！如今你当上了头领，我还不得不从，真是小人得志！”于是应道：“是，头领！”侯顺立刻笑着向一个部下吩咐道：“你去带着他们兄弟到城外的草料仓，让他们帮着搬草料！”那部下领命，带着严修儒和邵娃前往城外草料仓。当日，严修儒和邵娃在草料仓里搬了一下午的草料。第二天，他们被遣往药材仓里搬了一天的药材。第三天，他们被遣往马厩里挑了一天的马粪。第四天，长春教放月钱，侯顺只给了他们杂工的月钱。

严修儒这几天留意到，守卫长春教店铺的道士都不见了。他猜想定是罗钵认为伍平便是永冬大盗，所以才撤走了守卫。于是，他决定今晚带着邵娃一起行动，偷盗长春教的四家店铺。他早已打探清楚了这四家店铺的恶行，欺客、行骗、坑害良人，还做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偷盗完店铺，他还要恐吓昏庸的周知县。

红日渐渐向西沉，皎皎冰轮照吾心。今朝才子多腐朽，昏官当政愁杀人。

严修儒和邵娃蒙着面，来到长春教在城东的药铺。严修儒跳上房顶，掀开瓦，一招怒海狂涛从天而降，打晕正在睡觉的伙计。紧接着，他从里面打开了门，让邵娃进到药铺里一起寻找财物。邵娃将找来的财物都打包好，背着包裹赶回家去。严修儒留下一封信，然后去下一家店铺继续行事。邵娃回到家藏完财物后，立刻赶去下一家店铺接应。他们一共偷了四家店铺，最后一家店铺是圣药堂。他们来到县衙的院墙旁，将两只死鸡和一封鸡血信扔进了县衙里，最后赶回家去。

次日清晨，有四个伙计跑到了圣药堂，向罗钵禀告了店铺被盗的事，并给罗钵带来了四封信。罗钵看了这四封信，都是永冬大盗留下来的诗。

永冬大盗闯进门，长春教人胆惊魂。一盗庸医药材铺，教你不敢乱医人。

永冬大盗厅中落，长春教人胆哆嗦。二盗欺良骗善场，教你不敢再赌博。

永冬大盗显真身，长春教人自掘坟。三盗烂木棺材铺，教你不敢骗死人。

永冬大盗下谶言，偷盗长春长生丹。罗钵小儿连跪拜，称君能活五千年。

罗钵大怒，立刻明白了伍平是被永冬大盗陷害的。他决定亲自去找周知县为伍平翻案，并一起商议如何对付永冬大盗。

县衙大院的官舍里，周知县刚起床，知县夫人正在帮他穿衣服。“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谁啊？”“小人秦二，有要事禀告！”“进！”秦二开门走进房间，作揖道：“老爷，今早下人在院里发现两只死鸡和一封血信！”说完，敬献血信。周知县皱了皱眉，拿过血信，信封上用鸡血写着“周知县亲启”，拆开信封并打开信，看到信上用鸡血写着：

永冬大盗来县衙，告诫周知县一家。再断冤假糊涂案，教你脑袋绽开花。

周知县大惊，心中诧异道：“永冬大盗竟然还活着！难道我杀错了人？”他又怒又怕，怒的是自己还未能替儿子报仇，怕的是永冬大盗神出鬼没，说不定在何时便会对自己一家下手。知县夫人也看到了信，她颤声问道：“老爷，他还活着，还要对我们一家下手！这可如何是好啊？”周知县皱眉道：“我们在明，他在暗，他只要一找到机会便可能对我们下手。夫人，你去告诉孩儿，以后不要轻易离开县衙！”他吩咐秦二去将县尉叫到后堂来，然后他快步走出了房门，去了后堂。

不多时，县尉来到后堂，周知县连忙走向前将鸡血信递给了县尉，皱眉道：“这贼人还活着，如今竟敢威胁起本官了！”县尉看了信，心中大惊，道：“此贼甚是猖狂，下官这就去尉司，调遣八十名弓手来把守县衙和官舍。”周知县道：“赶快去办！”县尉将信交还给了周知县，施礼告退，快步走出后堂。周知县走向书案，刚要坐下。门吏忽然来禀：“相公，长春教罗宗师求见！”周知县皱眉道：“他怎会突然到访？带他进来！”门吏跑去县衙大门，带罗钵来到了后堂门口。

周知县施礼道：“罗兄，好久不见啊！”罗钵走入后堂，还礼道：“周兄，别来无恙啊！”周知县笑问道：“听闻罗兄一直在忙于炼长春长生丹，怎会突然得闲造访啊？”他说着走到主位旁，坐了下来。罗钵道：“在下此次前来，特地是为了永冬大盗一事！”周知县一惊，寻思道：“莫非他已经知道我错杀了人，特来向我问罪？”说道：“人赃并获，伍平便是永冬大盗，他撑不过刑罚，已被众衙役仗杀于公堂。”罗钵冷笑道：“周兄，你如何断案在下不会过问。但自从你来汾西县上任以后，这里出现冤案可不少啊！”周知县道：“冤案与否，都不是贵帮该管的事。贵帮祖师当初在信里跟本官说过，不会干涉官府的事，而贵帮如何胡作非为，本官也不会干涉！”罗钵道：“但这次是周兄你冤枉了本帮的人，错杀了本帮的头领！”周知县问道：“人赃并获，何来冤枉？”罗钵从怀里拿出四封信，走向前道：“永冬大盗昨晚盗了长春教的四家店铺，这是他留下来的信！”他说着将信递给了周知县。周知县看完信，皱眉道：“我曾想过永冬大盗不是一个人，应该是几个人，果然不错！”罗钵道：“一个人也好，几个人也好。伍平忠心耿耿，肯定是被栽赃的！”周知县道：“断案靠的是证见，而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忠心！”罗钵自忖道：“看来你是咬定了人赃并获，我还奈何不了你！逝者已矣，此事暂且放下！”说道：“无论伍平是否为永冬大盗，他人已经死了，我不想在此事上过多纠缠。这次我来是想同周兄一起共商如何对付永冬大盗！”他说着走向客位，坐了下来。周知县道：“汾西县里到处都是贵帮中人，抓个贼人想必难不倒罗兄！”罗钵道：“可奈这贼人甚是狡猾，在下遣人守卫店铺时他不来，刚撤走守卫他便来偷盗。长春教里没那么多闲人，却被这厮一个人牵制住了本帮一百个好手！”周知县道：“不知罗兄可有任何头绪？”罗钵道：“实不相瞒。在下一心只想修道炼丹，不想与这等贼人有纠缠，这段时日也并未做任何留意，毫无头绪。”周知县点了点头，说道：“罗兄乃是修道之人，不想被这贼人扰了清修。其实本官也毫无头绪，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见过这贼人的样貌，甚至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啊！”罗钵心中骂道：“你这昏官，寻常的案子都会断错，更何况这棘手的案子，我本无望你能抓到贼人。”说道：“周兄，此案非比寻常，若不妥善处理，恐日后会酿成大祸啊！”周知县皱眉道：“我也担心啊，但又毫无办法，不知该从何查起！”罗钵道：“何不将此事上报与知州相公，让知州相公遣些精明能干的人来从旁协助周兄，如此一来，贼人必然难逃法网。”周知县寻思道：“这贼人并未犯下弥天大罪，我又不知贼人的底细。若将此案上报，恐知州相公会责怪我连个小贼都抓不到，追究我失职之罪，看来只能权且压下来。”说道：“这贼人虽然狡猾，但始终是个贼，掀不起大风浪。知州相公日理万机，岂能理会这捉贼的小事。我有一个外甥，精明能干，曾官拜骑都尉。只因得罪了上司，被遣去押运辎重，后又因大雨延误了行程，致使辎重晚到了军营三天，因此被上司罢免了官职。如今他在原武县的县衙里做班头，稍后我修书一封，遣人送去原武县，调他来这里抓贼。”罗钵寻思道：“你的外甥恐怕也和你一样无能。”说道：“一个小小的班头，又有何能耐，调他来这里也是无济于事。”周知县道：“我这外甥可非寻常人，他自小在少林寺里习得一身武艺。又恰蒙唐指挥使赏识，跟随从军，年仅十六便当上了骑都尉。无奈后来不遇明主，屈沉于小人之下，又逢天年不齐，招致免官之罪，迫不得已才回到老家，在县衙里做了一个班头。”罗钵道：“如此说来，他也只是一介武夫而已，贼人神出鬼没，他又如何抓得？”周知县道：“他可不只是空有勇武，还有谋略。本官当初在原武县职事时，大小案件都让他来带人处理，贼人一个不落，更不会有冤案发生。”罗钵心中冷笑道：“若果真如你所言，你外甥一定是被捡来的，与你家毫无干系。”说道：“既有这等人才，便赶快让他来这里，抓住贼人。”周知县皱眉道：“只是有一件难事，望罗兄能够首肯。”罗钵问道：“甚事？”周知县道：“我这外甥性格耿直，行事鲁莽，倘或他要搜查贵帮店铺或院子，望罗兄首肯，若有冒犯之处，还望罗兄海涵。”罗钵道：“若他真有本事能抓住贼人，在下不会与他计较这等小事。但若他只会撒泼，便休怪在下不客气。”他说完起身向门口走去。周知县起身道：“罗兄放心，有他在，贼人定能很快被绳之于法。”罗钵冷笑道：“但愿如此。”周知县将罗钵送出了县衙。然后，他召来崔班头，命令崔班头带着几个衙役去被盗的店铺里查看情况。接着，他回到官舍，写了两封信，并命令一个衙役星夜兼程将两封信分别送给原武县的知县和周班头。衙役领了台旨，到驿馆里牵了马，前往郑州原武县。

罗钵回到圣药堂，修书一封，调回当初被撤走的那一百名道士护卫，继续守卫长春教的店铺。

## 第三十一章 原武周腾响威名，雷豹怒吼震雷霆

周知县的外甥本名周腾，为人仗义又明事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极其厌恶官场上的贪污行贿之风，若见下属行此事，他必然会严厉责罚，若见上司行此事，他必然会直言劝谏。正因如此，他才得罪了上司，被罢免了官职，不得重用。周腾有个绰号，叫做“雷豹”，只因他勇武过人，跑得极快，令贼人闻风丧胆，所以原武县的人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他长相英俊，高鼻大眼卧蚕眉，古铜色皮肤，坊间有一首歌谣形容他。正是：

力猛步疾勇难当，燕颔浓眉英俊郎。坊间祸事闻风动，凶徒恶贼无处藏。

周腾在原武县当了六年的班头，在他的治理下，原武县太平无事，百姓夜不闭户，鲜少有案件发生。知县和众衙役也都清闲的很，每日到茶坊里喝喝茶，与朋友下下棋，或背着周腾聚在一起赌博。而周腾则每日都会点差几个衙役，和他一起在县城里四处巡视，谨防有案件发生。

周腾缓缓地走在原武县宽阔而又繁华的大街上，密切地观察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有奸商行骗、破皮寻事、狂徒逞凶，他便会立刻上前制止并捉拿罪犯。他从来不穿公服，因为他知道，若歹人看到了公服，可能会立刻逃跑，不便缉凶。

“周班头！”一个老妇在茶坊里叫道。周腾转头看去，认出是茶坊的店家——董婆。董婆道：“周班头，快过来坐，老身有话要与你讲。”周腾快步走过去，问道：“董婆，可是哪里出了案子？”董婆笑道：“你先坐，听老身细细地说来。”说着，她拉着周腾坐到茶桌旁的凳子上。董婆笑道：“周班头，你还记得城东卖首饰的那家吗？”周腾道：“记得。”董婆道：“正是那家，首饰打得好，钱又多，家里又没个健壮的儿郎，有好几家都盯着呢！”周腾疑惑道：“这城里向来平安无事，怎会突然冒出这么多贼人盯着他家？”董婆道：“他家那小娘子，模样赛西施，谁看了都会惦记，所以他家员外才会有些担心。”周腾道：“我会找几个衙役在他家附近多留意一下，以防出事。”董婆道：“不必如此。他家员外找过我，想让我问问你，是否愿意娶他家小女为妻。”周腾道：“我还没打算娶亲。”他说着起身便要走。董婆连忙起身拉住他不放，笑道：“周班头，忙什么，多坐坐。那小娘子又贤惠又体贴，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周腾道：“董婆，我还有事，烦请放手。”董婆笑道：“周班头，休要诓老身，你哪有事做啊。你这个年纪也该娶妻了，和那小娘子也正配，他家员外也喜欢你，想让你和他小女成个好事，礼金也不用许多，他家又有钱，你还能……”董婆拉着周腾，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周腾寻思道：“一定是那家员外许诺给你一大笔媒金，你才如此难缠。”他沉默不语，任凭董婆说得天花乱坠，也不为所动。周腾并非不想娶妻，只是还未遇到心仪的女人。他见过首饰铺那家的小娘子，绝非赛西施，实乃赛东施。正当董婆说到“生几个白胖小郎”时，一个衙役跑到茶坊，道：“班头，知县相公让你赶快回县衙。”周腾忙道：“好，我这就去。”董婆听闻知县相公传唤，不敢再拉住他，便放开了手。周腾飞也似地跑出了茶坊，不见踪影。

周腾赶到县衙，进到厅里，向知县施礼道：“拜见相公。”知县道：“你舅父周知县命人送来了一封信与你，你先看过信再说。”说着，将信递向周腾。周腾接过信，拆开信封，看起信来。厅里还站着一个衙役，那衙役看到周腾后，不禁心中赞叹道：“果真是英武非凡，有他相助，定能抓到永冬大盗！”周腾看过信，皱眉道：“没想到汾西县竟出现这等恶徒，胆敢威胁朝廷命官！”知县道：“如今原武县太平无事，我有意遣你去汾西县缉拿罪犯，不知你意下如何？”周腾自忖道：“如此猖狂凶徒，我定要将这厮绳之以法！”说道：“相公台旨，小人安敢有违。”知县道：“事态紧急，这位是周知县遣来送信的人，”他说着指了指站在厅里的衙役，“明日你便随他一起登程吧！”周腾领了台旨，离开了县衙，回家打包了行囊。

次日清晨，周腾和送信的衙役到驿馆里牵了马，快马加鞭地前往汾西县。正是：

骏马疾奔似狂风，西行路上不歇停。才见素魄洒官道，周腾已入汾西城。

当晚，周腾和衙役进入了汾西县。他们来到县衙大院，那衙役带着周腾来到官舍外的庭院，让周腾在此等候，他进去通报。不多时，周知县夫妇带着几个衙役向周腾快步走来。周腾作揖道：“拜见舅父，舅母。”周知县笑道：“贤甥不必多礼！刚才我还与你舅母谈起你，寻思你明天晚上应该能到，不想你竟今晚便赶来了！”周腾道：“我和那衙役大哥在途中的驿馆里换了四次马，不做半点停留赶来汾西。舅父舅母放心，我定将那贼人绳之以法！”周知县笑道：“有贤甥在我便放心了，快随我进屋叙话！”周知县带着周腾去了后堂，知县夫人吩咐仆人赶快去泡茶、做饭菜。

周知县和周腾来到后堂，坐了下来。仆人端来茶点，放到了桌上。两人喝了茶，寒暄闲聊了几句。周腾问道：“舅父，信中说那贼人写信威胁你，可否备细说之，教我知道他是何路数，也好早做对策。”周知县道：“好，我先给你看几封信。”起身走到书架前，找出七张纸递给了周腾，续道：“这贼人自称永冬大盗，每次犯事都会留下一首诗来，十分嚣张。”周腾问道：“舅父，可有任何眉目？”周知县叹口气道：“毫无眉目啊！此贼神出鬼没，突然出现，犯完事后，又突然消失，至今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帮人，实在毫无办法！”周腾问道：“贼人是如何犯事的？”周知县道：“他每次都是掀开瓦顶，跳进店铺里，趁着看店的火家熟睡，打晕火家，然后偷盗财物。”周腾寻思道：“跳进店铺里还没有惊动人，想必此贼颇有些本事。”问道：“偷盗长春长生丹，罗钵小儿连跪拜。舅父，你可知这句话说的是什吗？”周知县道：“罗钵是本地的一个道士，他一心修道炼丹，而长春长生丹则是正在炼的丹药。”周腾问道：“素闻长春教的人在炼长春长生丹，这个人与长春教是何关系？”周知县道：“他是长春教的宗师，目前管理本地教中事务。也多亏他带着长春教的人协助官府，这里才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周腾道：“素闻长春教是一群装成道士的狡诈败类，若他们真是这等良人，想必是有人在故意污蔑长春教的名声。”周知县道：“长春教里的确都是一群良人，他们只喜欢修道炼丹，与世无争。”周腾点头道：“明白了。惩处仗势奸淫人，三根宝贝齐盗走，从此无望兴家门。舅父，你可知这句话说的是什吗？”周知县叹了口气，皱眉道：“这厮甚是可恶，埋伏在小郎回家的路上，打晕了小郎和两个从人，并给他们净了身。”周腾大吃一惊，问道：“什吗？我贤弟可有性命之忧？现在如何？”周知县叹口气道：“小郎无性命之忧，现正在房里养伤。”周腾起身道：“舅父带我去看看贤弟！”周知县道：“他现在想必已经睡了，明日再看吧。”周腾咬牙切齿道：“这贼人真是可恶，等我抓到他，定要先打他一百讯棍！”周知县皱眉道：“我也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正说话间，知县夫人走了进来，道：“老爷，饭菜已备好，让贤甥随我去厨房吃饭吧！”周知县道：“鞍马劳顿，贤甥先随你舅母去吃饭，今晚好生安歇，捉贼之事明日再议。”周腾施礼道：“那好，舅父，我先告退了。”跟着知县夫人走出后堂，去了厨房。

厨房里的饭桌上摆着一盘牛肉、一盘鸡肉、一盘炒鸡蛋、一盘炒青菜和一煲汤。知县夫人带着周腾来到厨房，吩咐仆人伺候他吃饭后，便离开了。和周腾同行的衙役已在饭桌前坐好，等到周腾就坐并起筷后，他才起筷。周腾吃饭的速度非常快，这是他在军中养成的习惯。但见：

筷如闪电菜入瓮，伴饭三口一碗空。盛饭之隙汤一碗，转眼六碗入腹中。

那衙役和伺候他吃饭的仆人都看呆了，寻思道：“相公的外甥不像是穷苦出身啊？怎么吃饭时这般光景！”周腾吃饱了饭，问道：“我在何处歇息？”仆人道：“请随小人来。”带着周腾走出厨房，来到卧房。等仆人离开后，周腾脱下衣服，倒头便睡着了。

次日清晨，周腾来到周衙内的房间看望。周腾问道：“贤弟，伤势怎样了？”周衙内躺在床上，眼含热泪地道：“郎中说至少还要休养一个月才能行走，我以后不能再……呜呜……”说着哭了起来。周腾安慰道：“贤弟，你放心，我一定会捉住凶徒！”周衙内哭道：“表兄，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把那凶徒也阉了！”周腾问道：“你可见过那贼人的样貌？”周衙内哭道：“没有，我被打晕了，什么都不知道！”周腾安慰了他几句话，离开了房间，去了厨房。

周腾和众衙役一起在厨房里吃完早饭，来到县衙大院中间的空地上集合。周知县让周腾站在他身旁，对众人说道：“这位是原武县的周班头，此次前来协助捉拿永冬大盗，在此期间，你们要听从他的差遣。”众人看到周腾时，都不禁心中赞叹道：“此人如此英气，定是武艺非凡！”周知县指了指人群中的两个人，道：“这位是崔班头，这位是孙班头，如有任何疑问，周班头可向这两位班头请教。”周腾和两个班头相互施了礼。周知县问周腾：“永冬大盗狡猾至极，不知周班头可有何应对之良策？又或想从哪里查起？”周腾道：“暂时还没有应对之策，我初到此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先查看贼人犯事期间的卷宗，然后再到贼人偷盗过的店铺里去查看情况，等我了解过这些情况后，再做决策。”周知县点了点头，向身旁的书吏吩咐道：“你先带着周班头去卷宗阁查看卷宗。”书吏领了台旨，带着周腾去了卷宗阁。

进到卷宗阁里，书吏从房门旁边的架子上找来一本卷宗，递给了周腾，说道：“周班头，这本便是近期的卷宗。”周腾翻看起卷宗，看到永冬大盗一夜连盗四家店铺，他寻思道：“能一夜连盗四家，必然需要有人接应才行，永冬大盗应该不是一个人。”接着看到卷宗上伍平被杖毙一案的后面写着“永冬大盗”，他问道：“这永冬大盗被杖毙是怎么回事？”书吏答道：“知县相公说永冬大盗应该是一群人，而伍平只是其中一人。崔班头在他房间的花瓶里发现了衙内被阉割下来的东西，然后将他带到了县衙。知县相公命人行刑，逼问他同犯的下落，伍平死也不说，最后吃不过刑罚，被打死了。”周腾点头道：“原来如此啊！”他继续翻看卷宗，看到周衙内被阉割一案，他皱眉寻思道：“永冬大盗对我贤弟下如此狠手，他们其中很可能有人与我贤弟有过节。”接着看到圣药堂被盗一案，他寻思道：“圣药堂连续两次被盗，他们其中很可能有人与圣药堂有纠纷。”接着看到有十几起案子都写的是诬告周衙内奸淫民女之事，他皱眉寻思道：“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诬告？这群刁民一定是觉得我贤弟良善，好欺负，想借此诈取好处！”接着又看了四十几起案子，是一些诈骗、纠纷、儿童失踪、斗殴和通奸的案子，与永冬大盗无关。周腾放下了卷宗，决定先去伍平的家里搜查一番，然后再去被盗的店铺里查看情况。

周腾在县衙前院找来四个衙役，让他们脱下公服换上便服，和他一起去查案。众衙役回到吏舍换了衣服，又来到前院。周腾问道：“你们可知伍平家住何处？”众衙役道：“伍平住的不远，便在县衙南面的大院里。”周腾道：“先带我去伍平家。”众衙役带着他离开县衙，走了不远，来到长春教大院的门口。周腾开门进入大院，看到侯顺和一群部下正在赌钱。他环顾四周，见大院里房屋众多，便问道：“那个是伍平的家？”众衙役指了指一间房子，说道：“那间便是。”周腾带着众衙役向那间房子走去。侯顺见了，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周腾道：“我们是官府中人，前来办案，想查看伍平的家。”侯顺打量了他们几眼，认出了其中的两个衙役，寻思道：“真是不讲规矩，不提前通知一声，公服也不穿。”说道：“那间房如今已不是伍平的家了，是我的家了，伍平的东西都已被我扔了！”周腾皱了皱眉，问道：“你为何占了伍平的房子？”侯顺答道：“这本来并非他的房子，他也只是暂住而已！”周腾问道：“你是伍平的什么人？”侯顺道：“朋友。”周腾问道：“伍平的家眷现在何处？”侯顺道：“伍平没有家眷，孤身一人。”周腾寻思道：“伍平若是永冬大盗其中的一人，那他的同犯很可能也住在这里。”他打量了侯顺几眼，寻思道：“伍平刚死不久，你便扔了他房间里的东西，住了进去，有些可疑啊！”他带着众衙役走出了大院。

距离长春教大院最近的被盗的店铺是圣药堂。周腾让众衙役带着他来到了圣药堂，他环顾四周，药铺里坐着十几个待诊的病人，两个郎中正在问诊，一个伙计正在煎药，两个伙计正在碾药。周腾走到一个伙计身旁，刚要开口，那伙计不耐烦道：“我正忙着呢，看病等着去！”周腾道：“我不是来……”话未说完，那伙计不耐烦道：“抓药也等着去！”周腾寻思道：“店里有这样的火家，恐怕得罪的人已是不计其数了！”他带着众衙役走出了圣药堂，问道：“那火家为何如此厌烦？”众衙役道：“本县里属这家药铺里的郎中医术最好，即使他这样厌烦，来看病的人也仍旧络绎不绝。”

距离圣药堂最近的被盗的店铺是棺材铺。周腾等人来到了棺材铺，店铺里摆着二十几口已被漆好的棺材，有两个客人正在看棺材。周腾刚进门，那店家便笑迎了上去，问道：“客官，敢问家里死了几口？”周腾皱了皱眉，寻思道：“这店家怎么如此无礼？”应道：“我先看一看。”店家笑问道：“客官，敢问家里是谁要死啊？”周腾瞪了他一眼，皱着眉问道：“我与你无仇无怨，何故盼望着我家里死人啊？”店家笑道：“小人怎会盼望着死人呢？只是人终有一死，早做打算为妙！”周腾没有答话，开始在店铺里四处查看。他见店铺里的那两个客人一直用手在棺材上敲来敲去，于是，他也随手敲了敲身旁的一具棺材，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又不知所以。不多时，一个身穿灰布袍、肩负搭膊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棺材铺，店家走过去问道：“李兄，可选好了吗？”那男人没有答话，用手在一具棺材上四处敲了敲，随后又走到另一具棺材旁，用手在上面四处敲了敲，他指着身旁的棺材，说道：“我要这口棺材！”店家笑道：“棺材都一样，不必挑来挑去，又不是买瓜！”男人道：“我只要这口，一发算钱给你！”他说着从搭膊里拿出铜钱递给了店家。店家将钱放到了箱子里，接着走到后门旁，叫来了几个伙计，让他们抬着棺材送到男人的家里，男人也跟着他们离开了棺材铺。周腾见状，也跟着走出了棺材铺。他快步走到男人身旁，问道：“尊兄，烦扰！足下刚才买棺材时为何要如此挑选？”男人低声道：“我见足下也要买棺材，但要小心被骗，棺木可能是糟货！”周腾问道：“何为糟货？”男人低声道：“棺木板是用鳔胶粘上的，中间填的是糟木！”周腾闻言，立刻明白了刚才为何会感觉不对劲，问道：“既然如此，尊兄为何不去他处买？”男人道：“你准是初到此地，这城里只有这一家棺材铺，没他处可买。”周腾施礼道：“多谢尊兄点拨！”男人还了礼，离开了。

周腾自忖道：“烂木棺材铺骗死人，原来是奸商行骗啊，我倒要好生领教一番！”他快步走进棺材铺，问道：“店家，我要买一具最好的棺材！”店家笑道：“客官，这口便是最好的了！”他说着指了指一具棺材。周腾走到那口棺材旁，敲了敲棺木，笑问道：“要价多少？”店家笑道：“一千贯，不还价！”周腾道：“这么贵！”店家笑道：“这棺木用的可是上等楠木，要价一千惯都是在赔钱！”周腾笑道：“那我岂不是占了你的便宜？”店家笑道：“看客官面生，一千贯做个人情，以后常来便是！”周腾笑道：“你这鸟嘴，不吐人言！”店家笑道：“生老病死，本是自然，何须避讳啊！”周腾笑道：“我要验一验这棺木！”店家笑问道：“如何验得？”周腾笑道：“摸一摸！”他说着运气于掌，摸着棺木的侧面，手指暗中用力，咔嚓一声，棺木瞬间裂开。店家一惊，瞪大了双眼，疑惑道：“这是怎么回事？”周腾道：“你这奸贼，竟用烂木头来骗人！走，跟我去县衙！”店家不知棺木为何会突然裂开，陪笑道：“这口棺材是年久了，小人给你换一具！”周腾喝道：“以为我不知，这些都是烂木头！”说完，他快步走向几口棺材，运气于掌，连连拍向那几口棺材，几口棺材顿时裂开。见此情形，众衙役连忙走过去拉着周腾，劝道：“班头，莫要自找麻烦啊！”周腾挣开他们，喝道：“店家，与我去县衙！”店家冷笑道：“原来如此，你这厮是来找事的，也不问问这是谁的地界。”周腾走过去抓住店家的胳膊，喝道：“走，去县衙！”店家冷笑道：“去便去，怕你不成，我倒要看看知县相公如何惩治你这蠢虫！”周腾和众衙役带着店家向县衙走去。

路过圣药堂，周腾等人看到有几个人正在殴打一个老汉。周腾走过去，大喝道：“住手！”那几人闻言，转头看他。周腾喝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压良善，都与我去县衙！”打人的人一共有七个，为首的是侯顺。

长春教把持着晋州的药材生意，但凡有药材都必须卖给长春教的店铺。被打的老汉从山上采了几根人参，拿到圣药堂里来卖，圣药堂的伙计故意压价，出了很低的价格。老汉有些气不过，便在圣药堂旁边将人参摆在地上叫卖。见此情形，那伙计跑到长春教大院，让侯顺带着几个部下来教训老汉一顿。

侯顺走到周腾面前，骂道：“你这畜生，有眼无珠，胆敢叫我们与你去县衙！”众衙役连忙走向前劝道：“侯头领，周班头初到此地，不懂规矩，海涵，海涵！”周腾喝道：“什么规矩？法度才是规矩！”侯顺喝道：“看来不给你点儿颜色，还让你小觑了！”他说着抬手打向周腾。周腾顺势抓住侯顺手臂，用脚一扫，绊倒了侯顺。侯顺顿时怒了，叫道：“弟兄们，给我打！”众衙役见状，连忙后退。周腾后退一步，摆出罗汉拳的姿态。侯顺迅速起身和部下六人一起扑向周腾。但见：

雷豹扬眉亮爪，伏身将欲飞扑。恶狗心存狂妄气，想是狼群撕咬犊，流涎乱吠出。

摆尾扫平一片，尖牙刺体穿肤。顷刻哀戚声不断，倒地蜷缩拭涕哭，刁蛮傲气无。

周腾使出一套罗汉拳将侯顺等人打得倒地不起，鼻涕眼泪横流。周腾喝道：“如今几位是否愿跟我去县衙？”侯顺等人连声叫道：“愿意，愿意，愿意！”周腾让一个衙役搀扶着老汉。他带着众衙役、店家、老汉和侯顺等人一起去了县衙。

周知县正在后堂里看公文，门吏来禀：“相公，周班头抓了一群泼贼，现正在公堂外等候相公升堂。”周知县闻言，大喜道：“我这贤甥果然精明能干，还不到午时，便将永冬大盗一网打尽了！”连忙起身，快步走出了后堂。

周知县来到公堂，喝道：“贼人现在何处？速速带上来！”周腾将店家、老汉和侯顺等人带上公堂，禀道：“相公，泼贼全部在此！”周知县看了一眼在堂下跪着的众人，认出了侯顺，他迟疑地问道：“他们便是永冬大盗？”周腾禀道：“不是。”周知县寻思道：“我这外甥不明就里，看来是把长春教的人给抓了！”问道：“他们所犯何事？”周腾指着店家，禀道：“这位是棺材铺的店家，他故意卖烂木棺材，实乃行骗之罪！”又指着侯顺等人，“他们当众打人，被我抓个正着！”周知县面有难色，寻思道：“我若不断此案，撇不过外甥的面皮，断了此案，长春教那边又该如何交代啊？”问道：“那店家，你确实卖烂木棺材吗？”店家禀道：“小人铺里的棺材一向如此，只是这位公人看不过眼，非要说我卖烂木棺材！”周腾道：“休要胡言，你明明将烂木说成上等楠木来骗我，被我捉拿还想抵赖！”周知县道：“周班头，或许是出错了吧！”周腾斩钉截铁道：“绝不会有错！”周知县坐在公堂上犹豫不决，一旁的主簿见状，走到他身旁低语道：“相公，不如先明断此案，然后立刻给罗钵送去书信和钱财，当作赔罪！”周知县闻言，点了点头。他随即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奸商行骗，罪不可恕，仗断三十，拖去行刑！”店家一惊，急忙叫道：“相公，小人店铺所属长春教，你不能这么断啊！”周知县喝道：“快拖下去行刑！”几个衙役连忙将店家拖到院里行刑。周知县又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当众打人，罪不可恕，一干人等断赔伤者二十贯以作药费，仗断三十，拖去行刑！”众衙役连忙将侯顺等人拖到院里行刑。周知县喝道：“退堂！”说完，他快步走出公堂。

周知县来到后堂，写了一封信，又封了一百两银子，叫来仆人，命令仆人赶快将信和银子送去圣药堂交给罗钵。仆人领命，带着信和银子去了圣药堂。

周腾见官司已断，便带着穿便服的那四个衙役离开了县衙。

周腾等人来到了城东的药铺。只见药铺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金字牌匾，上书“圣手神医”，左右挂着一副金字对联，上书：“谈笑之间觑病原，一纸妙方堪回天。阎王手里夺魂魄，扁鹊华佗皆汗颜。”一个鹤发长髯的郎中端坐在主位上，无人问诊。来药铺的人抓完药后便匆匆离开。周腾看着门口的对联，寻思道：“竟敢如此夸口，也不知‘庸医药材铺乱医人’是真是假，先请他赐教一二。”吩咐众衙役不要作声。他皱着眉，弯下腰，捂着肚子，走进了药铺。他走到郎中面前，唉声叹气道：“郎中，我肚子和腰背都很疼，烦请你给看看！”郎中给他诊了脉，又按了按他的肚子和腰背，问道：“从何时起感到疼痛的啊？”周腾道：“两个时辰前。”郎中问道：“可曾吃了不洁之物？”周腾道：“没有。”郎中点头道：“你这是气血瘀滞，精气不调，体虚早衰之症，需要好生调理才是。我给你开两副药，一副调气，一副补身。”周腾忙问道：“郎中，我昨日干活还浑身有力，怎会突然得了这种病。敢问你是如何断症的？”郎中道：“脉象平稳却肚疼，此为气滞。筋骨有力却背痛，此为血瘀。言语有气无力，此为精气不调。正值壮年却腰疼，定是贪图欢愉，行房无度，迟早体虚早衰。”周腾瞪大了眼，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道：“郎中，你这脉象很快便会红肿淤青。”郎中一惊，问道：“此是何意？”周腾道：“你这庸医，我奉知县相公台旨，前来拿你问罪！”立刻唤来两个衙役，吩咐他们将郎中押去县衙问罪。周腾带着另外两个衙役去了赌坊。

## 第三十二章 知法不执官为贼，侠盗存理不胡为

侯顺在县衙里受完刑罚，被两个部下搀扶着回到了长春教大院。刚进院门，侯顺便立刻吩咐一个部下前往圣药堂，将此事禀告给罗钵，又让部下找来一条春凳，扶着他趴在上面等候回信。不多时，前往圣药堂的部下跑回大院，回报道：“宗师已知道此事，让头领暂受委屈。”侯顺闻言，埋怨道：“暂受委屈？怎么宗师还帮着外人了，我可受不了这委屈！”寻思道：“那新来的班头的确厉害，我要想办法惩治他一番！”他忽然想到了严修儒，自言自语道：“我怎么把他还给忘了，他的武功不俗，肯定能打过那新来的班头！”他吩咐一个部下，“你赶快去马厩，叫那两个挑粪的回来！”

长春教的赌坊里人声鼎沸。赌坊的前半间有九张赌桌，其中有六张赌桌在玩叶子戏，有两张大赌桌在掷骰子，还有一张大赌桌在呼卢。赌坊的后半间围满了座位，正中央有一块空地用篱笆围着，用来斗鸡。

周腾在赌坊里看了半晌，也没有看出哪里有不妥。叶子戏没有庄家，骰子不是灌铅的，呼卢没有手段可耍，斗鸡完全各凭本事。他寻思道：“这里不像是欺良骗善场啊，众人都是自愿来此赌博，也没有被强迫。”又看了半晌，他觉得这里没有问题，便带着两个衙役走出了赌坊。

赌坊西边间隔五家店铺是一家酒店。正值晌午，周腾决定带着两个衙役去那家酒店里吃午饭。刚走到酒店旁边，突然哗啦一声，一桶泔水从楼上倒了下来，将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周腾的头上黏着两个鸡骨头，一个衙役的头上顶着半个鱼头，另一个衙役的头上挂着面条，三人满身馊味。周腾顿时火冒三丈，吐了口唾沫，甩掉头上的鸡骨头，顷刻间跑进酒店，奔上了二楼。侯顺正趴在二楼的春凳上，泔水桶扔在二楼的栏杆旁。见周腾跑上二楼，侯顺眉开眼笑道：“哎呀，班头为何这般模样？饿得连泔水都吃！”周腾大喝道：“是你泼的？”侯顺笑道：“小人受了仗刑，走路都费事，怎能干得了这么粗重的活儿啊！”周腾喝问道：“快说是谁？否则休怪我不客气！”侯顺笑道：“小人胆小，不经吓！泼水的人从侧门跑了，班头现在去追应该还能追上。”周腾闻言，转头看到了二楼的东侧有一扇门，他迅速从那扇门跑出了酒店。门外楼下是一条小巷，周腾看到小巷里有一个人正向北跑去，他纵身跳下楼，迅速追赶那人。那人拼命向北跑，在巷尾转弯时，被周腾赶上并抓住了肩膀。周腾定睛一看，是一个年纪大约十三四岁的男孩，喝问道：“你为何要从楼上向我泼泔水？”男孩愣了一下，反问道：“小人何时向大官人你泼过泔水？”周腾喝道：“休要抵赖，二楼门外只有这条巷子，我开门便看到了你，还说不是你泼的！”男孩一脸茫然地说道：“实在冤枉，小人未曾见过大官人你，也不曾泼过泔水啊！”周腾犹豫了一下，问道：“那你为何会在这里？还死命地跑？”男孩道：“刚才从酒店二楼的楼梯跑下来一人，那厮抢了我手里的铜钱，我本是在追他！”周腾寻思道：“原来是我错怪了人！”问道：“那厮往哪里跑了？长什么样？”男孩抬手向东指了指，说道：“那厮往那个方向跑了，他穿着青布袍，没看清长相。”周腾闻言，立刻向东追了过去。

酒店东门外的巷子与多条巷子相连，道路错综复杂，周腾虽然跑得极快，但不熟悉此处路径，追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周腾放缓了脚步，寻思道：“怎么连个人影也看不到，莫非是那孩子诓骗我？”他跑到一条巷尾的转角，转头看去，发现有一件青布袍被扔在了路中间。他迅速跑过去，拿起青布袍，看到青布袍的袖口和前襟都沾有泔水。他抬头向前看去，发现前面是一间房屋。周腾寻思道：“好你个泼贼，原来藏到了这里！”他快步走到房门前，发现房门有被撬开的痕迹，门口的地上还有一把破锁。周腾没有多想，推门走进了房里。这间房屋没有窗户，里面昏昏暗暗，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周腾向房间深处走去，看到了一大块帷幕，他揭开帷幕，看到了一扇门。周腾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狭小的屋子，角落里蜷缩着三个年纪大约四五岁的孩童，他们的身体被捆绑着。周腾大惊，连忙跑过去问道：“你们为何会被捆在这里？”那三个孩童没有答话，只是面露惊恐地看着他。周腾掏出护身短刀，割断了三个孩童身上的绳子，说道：“莫要怕，我是县衙里的班头，不是歹人，是专抓歹人的！快告诉我，你们为何会在这里？”一个孩童颤声道：“我是被拐来的！”周腾问道：“你们三个都是被拐来的，对吗？”那三个孩童一齐点了点头。周腾攥紧拳头，喝道：“这泼贼竟然还是个拐子！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去县衙，然后再送你们回家。”他带着那三个孩童走出房间，来到巷子。刚走不远，便有两个泼皮模样的人向周腾走来，那三个孩童见了，浑身发抖，不能动弹。那两个泼皮喝问道：“你这厮为什么要带走我家孩子？”周腾皱眉道：“你家孩子？”话音刚落，他突然冲向那两个泼皮，双拳齐出，瞬间打倒两人。那两个泼皮双手捂着肚子，将刚才吃的午饭都吐了出来。周腾喝道：“你们跟我去县衙，我自有问话！”那两个泼皮缓了片刻，慢慢地爬起来，跪在地上哀求道：“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小人不敢了！”周腾喝道：“少废话，跟我去县衙问话！”那两个泼皮起身跟在他身后。周腾喝道：“休想做逃跑的念头，这世上还没人能跑过我！”那两个泼皮道：“小人不敢！”周腾走出了巷子，来到大街上，他忽然发现囚禁孩童的那间房正在赌坊的后面，寻思道：“这赌坊可能不简单啊，下午我再来看一看。”

周腾带着那两个泼皮和三个孩童来到县衙，门吏跑到后堂通知了周知县来升堂。周知县一脸不情愿地来到公堂，心中叹道：“贤甥啊贤甥，你初到这里便给我惹来如此多的官司，但求你速速捉住永冬大盗，尽早离开啊！”他坐到公座上，问道：“是何案件？”周腾禀道：“相公，这两个泼贼拐带孩童，被我抓个正着！”周知县看着堂下跪着的几人，寻思道：“从未闻说长春教做过拐带孩童的事，想必这两个拐子不是长春教的人！”喝道：“本县治下，胆敢拐带孩童！你二人是哪里人？孩子是从哪里拐来的？从实招来！”那两个泼皮忙道：“小人等是本县人氏，孩子是在临汾县里拐来的。小人等是初犯，求相公饶命，以后绝不敢再犯啊！”周知县道：“拐带孩童罪不可恕，姑念尔等初犯，脊杖三十，刺配庆州！”两个泼皮被打了三十脊杖，文笔匠在他们的脸上刺了“金印”，左右两旁的衙役给他们带了行枷，随后寄监牢房等候发配。周知县当堂修书一封，交给两个公人，吩咐道：“你们带着我的书呈和这三个孩子去临汾县，将此案交予那里的知县处置。”吩咐完，退堂离去。

周腾回到吏舍，洗了澡，换了身衣服，去厨房吃了午饭，然后离开县衙，去了长春教的赌坊。他在赌坊外四处探察了一番，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于是进入赌坊，开始在里面探察起来。他徘徊在各张赌桌前，密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听见有人道：“尊兄这副模样，不像是来赌钱的啊！”周腾回头一看，一个身穿灰布衣、怀抱公鸡的男人正看着他。男人问道：“尊兄是来找人的还是来讨野火的？”周腾道：“我只是来看看而已。”男人道：“尊兄这么看，是一辈子都看不出门路的！”周腾问道：“什么门路？”男人道：“你想知道的门路！”周腾道：“我不是来打虎的，有话直说。”男人笑道：“小人没了头钱，望尊兄能施舍些，稍后得了采便奉还。”周腾道：“真是厚颜，只是萍水相逢，便开口要钱。”男人笑问道：“尊兄给小人头钱，小人告诉尊兄门路，如何？”周腾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拿出一小把铜钱递给了他，问道：“快说什么门路？”男人笑道：“借一步说话！”周腾跟着他走出赌坊，来到一处僻静地。周腾道：“有话快说，不必如此鬼祟！”男人笑道：“暗事不可明说，尊兄必是想得知赌坊背地里的勾当。须知赌场似沙场，排兵布阵有文章。冷眼旁观觑不见，入得阵中寻良方。”周腾道：“休要吟诗，直说便是。”男人笑道：“庄家要钱，赌客也要钱，但十赌九输，钱最终都到了庄家的手里。若你没钱，家中有可典押之物，庄家便会让你典来换钱，这是取财之道。若你一无所有，庄家便会让你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来换头钱。”周腾寻思道：“如此说来，莫非那两个泼贼是为了换赌本才去拐带孩子的？我要想办法得知他们是如何做这等勾当的。”问道：“庄家会让赌客做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男人笑道：“这我可不得而知，倘或尊兄想得知，我倒有良方。”周腾问道：“是何良方？”男人道：“把身上的钱都输光，便会有人来提点你典押随身之物，若没有物件可典押，便会有人来找你做事了。”周腾寻思道：“既然如此，我便把身上的钱都输光，看看赌坊的人如何措置我。”

周腾不会叶子戏，也不喜欢呼卢，他进到赌坊，找了个座位，和众赌客一起赌骰子。周腾赌了半晌，时赢时输，输少赢多，这一把输了十文钱，下一把便赢回十五文钱。周腾心中纳闷道：“不是应该输钱吗？为何却赢了许多？莫非是赌坊发善心？”又赌了半晌，周腾放在桌上的铜钱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他心中纳闷道：“倘或人人都像我这般得采，恐怕这赌坊也开不长久了。我本想输钱，反倒越赌越赢。”周腾在赌坊的柜上买了个搭膊，将铜钱都放进搭膊里，走到了赌坊的后半间。

赌坊的后半间人声鼎沸，正中间的篱笆圈内有两只公鸡正在相斗，围观的众人也都情绪激昂，助威呐喊，有的人还挥舞着手臂，恨不得亲自上场与公鸡搏斗。男人见周腾肩负一搭膊的钱，便走了过去，笑道：“尊兄果然本事，才一个多时辰便赢了如此多的钱！”周腾道：“我本以为会输钱，没想到这钱拼命地往我口袋里跳。”男人笑道：“须知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腾问道：“上钩？如何上钩？”男人笑道：“人但凡做一件事尝到了甜头，便会继续做下去，这叫食髓知味。庄家见尊兄面生，必然会让尊兄得个好采头，尊兄得了采，便会想着下次再来这里得采，三回五回之后，尊兄便好运不存，便开始输钱，随之越赌越输，越输越多，这就上了庄家的套，到最后输的一无所有，多少赌客尽皆如此。”周腾闻言，点了点头，说道：“不想生客要输钱也是难得啊！”男人附耳低言道：“尊兄若想输钱，小人有良方。”周腾问道：“是何良方？”男人笑道：“尊兄把采头分我一半，小人便说出良方。”周腾寻思道：“你这浊流，定是又输光了头钱，来耍手段向我讨，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良方。”说道：“钱财身外物，你喜欢便拿去。”周腾将搭膊里的铜钱分出一半。男人将铜钱放进腰包里，笑道：“尊兄想输钱，便和我一起赌鸡。”周腾问道：“如何赌鸡？”男人将抱着的那只公鸡递向前，笑道：“我手里的这只鸡可不简单，叫做金乌大将军，你看这羽毛，这冠子，现世难寻。你只需和我对赌，保证你钱袋见底。”周腾寻思道：“斗鸡各凭本事，不会有庄家捣鬼。”那只公鸡长得雄壮威武，眼神中充满了斗志。周腾伸手想要摸一摸，那只公鸡突然啄了他一下，他急忙缩回手。男人笑道：“金乌大将军可凶的很，尊兄小心。”周腾问道：“在哪里下注？”男人带周腾来到庄家面前。庄家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本簿册、笔砚、茶具、一桶竹筹和一个梆子。男人道：“下一回金乌大将军上阵。”庄家看了一眼公鸡，在簿册上记下了鸡名。这时，一个抱着公鸡的男人走了过来，庄家笑道：“刘三，你这是又从哪里买来了新鸡？”刘三笑道：“在城外的一家农户。你看这鸡，长得健壮，定能所向披靡！”庄家笑问道：“下一回上阵吗？”刘三道：“上阵，火凤凰。”男人闻言，冷笑道：“你这病鸡还敢自称火凤凰？大言不惭！”刘三冷笑道：“一会儿让你见识一番火凤凰的厉害，你这病鸡肯定被啄死，拿回家熬汤吧！”庄家记完了簿册，敲了几下梆子，高喊道：“下一回，金乌大将军对阵火凤凰。”话音刚落，一群赌客便聚了过来。庄家高喊道：“左边是金乌大将军，右边是火凤凰，看好下注！”众赌客打量了两只公鸡，各自下了注，取了竹筹。周腾将搭膊放到右边，说道：“全押火凤凰。”庄家愣了一下，劝道：“客官，可没这么押的，孤注一掷难回头啊！”周腾道：“不必多言，全押火凤凰。”刘三笑道：“阿哥好眼力，我这火凤凰定能旗开得胜。”庄家取来秤，将搭膊里的铜钱称了重，写了个竹筹，递给了周腾。

不多时，篱笆圈内的一只公鸡啄得另一只公鸡绕圈跑，胜负已分，锣响。顿时响起一片喝采声和叫骂声，两个鸡主将公鸡都抱出了圈外。几家欢喜几家愁，输钱的赌客骂骂咧咧，得采的赌客都去找庄家领钱。周腾找了个座位坐下，等待下一回开场。众赌客去庄家那里下完注，也都回到了座位上。

男人和刘三抱着公鸡走到篱笆圈旁。一声锣响，两只公鸡同时入圈。金乌大将军和火凤凰相互怒视，项毛炸起，羽翼微张，挺胸傲立。围观的众人助威呐喊，“金乌大将军杀将去！”“火凤凰啄将去！”篱笆圈内的两只公鸡犹如大将一般不为外物所扰，相互绕圈，观敌之破绽，突然冲杀。但见：

火凤金乌鏖战，毛张傲立威鸣。赤翼飞扬风卷起，铜爪挠抓杀气生，一心争斗赢。

铁喙连番啄打，扑击悍势腾腾。三五回合分胜败，倒地身僵死不瞑，满庭愁喜声。

锣响，金乌大将军大获全胜，火凤凰倒地不起。刘三急忙抱起火凤凰，哀号道：“我的爱鸡！你这是怎么了？快醒醒啊！”男人抱起金乌大将军，嘲讽道：“早已言明，你那是病鸡，真是自寻死路，路上买些菜蔬，回去炖汤吧！”刘三闻言，顿时恼了，丢下火凤凰，伸出双手，扑向男人，喝道：“你赔我的爱鸡！”男人见势不妙，急忙扔下金乌大将军，伸手迎击，二人扭打做一团，满地打滚。正是：

雄鸡才相斗，鸡主又互殴。若问何缘故？誓为鸡报仇。

他们打得着实难看，扭麻花似的相互撕扯、抓咬、拽头发、吐唾沫，围观的众人连忙拉开两人，纷纷劝架。刘三心知理亏，抱起火凤凰，大步离开了赌坊。

周腾输光了钱，走到前半间，站在一旁看众赌客赌骰子。不多时，赌坊的伙计走到周腾身旁，问道：“客官这是输光了？”周腾点了点头。伙计道：“客官可否想翻本？”周腾道：“当然想！”伙计道：“我见客官面生，不知身上或家里有何可典当之物？”周腾寻思道：“果然是想钓我上钩，正合我意！”说道：“我初来此地不久，没可典当之物，但有一身力气无处使唤，倘或这力气能换头钱，愿效犬马之劳！”伙计打量了他几眼，道：“你这身衣服值几个钱，若想换头钱，我愿出高价。”周腾寻思道：“他必是想让我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后措置我去行歹事。”说道：“也好，倘或能换几个钱，我也好翻本。”伙计道：“随我来吧！”带着周腾从赌坊柜身后的那扇门走入了里间。

里间不大，对门的墙边放着一张桌子，四个长相凶恶的大汉正围坐在一起喝酒。里间的深处摆满了柳藤箱，箱子里装满了各种杂物，都是赌客的典当之物。伙计从一个柳藤箱里拿出一身粗布衣裳，道：“把你那身衣裳脱了，换上这身。”周腾脱下上衣，腰间的护身短刀露了出来。伙计盯着护身短刀，道：“你这把刀看模样不错，能值些钱。”周腾解下护身短刀，道：“这把刀我也当。”他换上了粗布衣裳，将自己的衣服、裤子和护身短刀都交给了伙计。伙计从柜里取出十两碎银，交给了周腾，笑道：“这回客官必能翻本。”周腾走出里间，来到赌骰子的赌桌旁，赌了十几把，碎银都输光了，他站到一旁等待，心想这回伙计必然会安排他做事来换头钱。周腾站了半晌，也不见赌坊的伙计来找他，心有疑惑，他走到后半间询问男人。男人笑道：“但凡赌客输钱，必然要见光才算是没了本钱，赌坊的人才会放心安排事做。兄长没见光，还有后路，赌坊的人担心给你安排事做之后，你会反悔不做，所以才不会找你。”周腾问道：“何为见光？”男人笑道：“凡赌客为翻本，倾家荡产，典妻卖子，皆是平常，此为大见光。还有小见光，便是输掉衣裤，身体外露。”周腾眉头紧锁，寻思道：“我是斩头沥血的好汉，堂堂一貌，凛凛一躯，怎能受此羞辱！但事已至此，若不做到底，又前功尽弃，如之奈何？”半晌踌躇不定。男人见他面有难色，一直不答话，便道：“韩信尚能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兄长莫要因小失大啊！”周腾又犹豫了片刻，毅然决然地道：“好，见光又何妨！”男人笑道：“兄长脱下衣裤给我，我给兄长十文钱去赌，如何？”周腾脱下衣裤，身上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短裤。他将衣裤交给男人，拿了十文钱，走向前半间。赌坊里的人都笑着看向他，对他指指点点。周腾押了一把骰子，输光了十文钱，他不耐烦地站在一旁等候，盼望赌坊的伙计来找他。这时，男人走到周腾身旁，说道：“尊兄跟我来，带你去做事！”周腾愣了一下，问道：“做什么事？”男人道：“歹事，想赚头钱，跟我走。”说完，他快步走出了赌坊，周腾连忙也跟着走出赌坊。来到街上，他刚走几步，忽听见有人喊道：“班头，怎么输的连衣服都不见了？”周腾转头一看，侯顺趴在街对面的春凳上，面带嘲笑地看着他。突然，男人大笑道：“大家快来看啊，县衙里新来的班头把衣服都输了，光着身子呢！”周腾大惊，慌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男人跑到侯顺身旁，大笑道：“胆敢得罪长春教，让你钱财都输光。”周腾猛省道：“你们是一伙的！”侯顺笑道：“小班头发怒了，哈哈……”周围的人闻声，都聚了过来看热闹，盯着赤膊的周腾，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周腾顿时羞惭满面，飞也似地向县衙跑去。

原来侯顺遣人找来严修儒和邵娃，并将周腾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他们，想让他们替自己出口恶气。严修儒心想：“难得周知县不再包庇歹人，又出现一个如此厉害且仗义的班头，何不借此机会揭发长春教的恶行。”于是说道：“小人有办法羞辱那新来的班头，头领只需让几个部下听从小人的安排，然后从旁看戏即可。”侯顺闻言，吩咐几个部下暂时听从严修儒的差遣。严修儒遣人打听到周腾去了赌坊，便让部下将侯顺抬到赌坊西边的酒店二楼。等到周腾回县衙路过酒店楼下时，邵娃倒泔水引周腾到小巷，严修儒撬开赌坊后面那间房屋的锁，引周腾进去一探究竟。下午，周腾又来到赌坊探察，严修儒装作赌客教唆他输钱，并让他赌鸡，其实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刘三酷爱斗鸡，深谙其道，是金乌大将军的鸡主，而火凤凰则是一只弱鸡。火凤凰临上场前被偷偷喂了麻药，和金乌大将军打了三五回合，药力发作，倒地战败。鸡主互殴也是提前安排好的，为了示弱，让周腾以为严修儒不会武功，万一计策败露了，严修儒和周腾打起来也能出其不意。周腾赤膊来到街上后，严修儒又说出长春教的名号，表面上装作示威，其实是为了挑起周腾与长春教的仇恨，让他探察长春教的罪恶勾当。

周腾回到吏舍，从行囊里找出一身衣服穿上，拿了些钱，又从兰锜上拿了一根水火棍，跑出了县衙。周腾又羞又怒，想要教训侯顺等人一顿，但刚走到长春教大院门口，他又有些犹豫，寻思道：“倘或我和那厮们打起来，反倒是我折了理，不知法度。先放过那群泼贼，待他们作恶时，我再严加惩处！”周腾转身沿原路返回，不料冤家路窄，走到里巷的中间时，恰巧碰到几个部下正抬着趴在春凳上的侯顺返回长春教大院，严修儒则紧随其后。见周腾怒容满面地紧握水火棍，严修儒高喊道：“打人也，县衙班头发怒，要打人也！”周腾喝道：“闭了你的鸟嘴，休要让我逮到尔等作恶，否则先打一百棍！”说完，快步走出了里巷。

周腾回到县衙，去厨房里吃了晚饭，拿着水火棍又走出县衙，开始四处巡视街巷。到了晚上，周腾发现许多家已经歇息的店铺门口，站着几个佩剑的道士，他心有疑惑，便想走过去询问。众道士见周腾向他们走来，立刻警觉起来，喝道：“店已歇息，若想买卖，明日再来！”周腾道：“道长，我并不是来做买卖的。”众道士喝问道：“不来买卖，你想作甚？”周腾道：“我见城里许多家店铺都有与诸位道长一般的人物在把守，想问问缘由。”众道士道：“没有缘由，赶快离开。”周腾见众道士不善，心知问不出结果，便没再询问，继续巡视街巷。到了三更天，万家灯火已熄，周腾独自走在街上，寻思道：“永冬大盗不知何时会出现，我一直巡视下去也无济于事，要想办法把那厮们引出来才行。长春教的店铺欺客行骗，他们的确是一群狡诈之徒，那把守店铺的道士毫无修道之人的风范，想必也是长春教的人。如此明目张胆作恶，为何舅父会说长春教的人都是一群良人？从永冬大盗留下的诗来看，那厮们誓与长春教为敌，做得是侠盗的勾当，但为何会害我贤弟？”环顾四周，街巷寂寥。周腾决定明日再探察情况，于是回到县衙，进入吏舍安歇。

## 第三十三章 天罗地网捕贼人，奈何贼人不现身

旭日半露，周腾起床洗漱完，决定找周知县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于是他来到官舍。官舍的庭院里有四十个弓手在把守，当值了一整夜，如今他们已昏昏欲睡。

周腾走到正房门前，敲了敲门，等待片刻，房里没有任何回应。周知县夫妇昨晚忙到深夜，非常劳累，因为周衙内已无法继后香灯，所有他们决定尽快再生一个，以免周家绝嗣。周腾又敲了敲门，等待片刻，房里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周腾顿感不妙，自忖道：“永冬大盗曾留下血书，扬言要教舅父一家脑袋绽开花，莫非……”想到此处，他连连敲门并叫道：“舅父舅母，你们无恙吧！”庭院里的众弓手被惊动，都聚了过来，道：“班头，知县相公和夫人正在歇息，切勿打扰！”周腾皱眉道：“恶贼可能已揭瓦入室！”又敲了几下门，还未听到任何回应。周腾连忙运气于足，抬腿用力一踹，咔嚓一声，门闩断成两瓣，房门被踹开。周知县夫妇顿时惊醒，急忙坐起身，面露惊恐，不禁失声道：“永冬大盗来了！”周腾冲进房间，叫道：“舅父舅母，你们无恙吧！”周知县慌忙问道：“贤甥，何事急躁？莫非永冬大盗来了？”见周知县夫妇无恙，周腾放下心来，道：“不是。我敲了半天房门，未听到房里有任何回应，还以为是永冬大盗趁夜来袭，害了舅父舅母！”周知县夫妇闻言，松了口气。周知县道：“外面有那么多弓手守卫，那厮们不敢贸然来犯。”周腾道：“贼人善于揭瓦入室，弓手只在庭院里守卫，无济于事，应遣些人到房顶上守卫。”周知县道：“贤甥言之有理，早饭过后我便去吩咐。”周腾道：“舅父，我还有几句话想问。长春教明……”周知县摆手道：“贤甥，闲话稍后再叙，容我穿好衣服之后再问，你先去后堂等候。”周腾闻言，顿时自觉无礼，便施礼道：“唐突冒昧，望乞舅父舅母恕罪！”转身走出房间，去了后堂。知县夫人叹口气道：“外甥这鲁莽的性格还是没改啊！”周知县道：“比以前好多了，他小时候更鲁莽。”

周腾在后堂里等候了片刻，周知县右手捂着后腰走了进来。周腾见状，走过去搀扶他坐到了圈椅上，问道：“舅父这是怎么了？”周知县摆手道：“不碍事。老驴拉磨，有心无力啊！贤甥有何事要问？”周腾问道：“昨晚我见有许多家店铺的门口都站着道士，想请问舅父，这是何故？”周知县道：“永冬大盗接连偷盗长春教的店铺，因此罗钵遣了一群武艺高强的道士把守店铺。”周腾道：“原来如此。长春教的店铺欺客行骗，这是狡诈恶徒所做的勾当，舅父为何说他们是良人？”周知县愣了一下，说道：“贤甥，人有好有坏，官有清官昏官，长春教的人也如此。他们多数都是良人，干着良善的勾当，其中也有少数人背地里作恶。总不能因为帮里有几个恶徒，便说他们都是恶徒吧！”周腾寻思道：“他们可不是背地里作恶，而是明目张胆地作恶。”问道：“我贤弟曾做过奸淫之事否？”周知县道：“你是知道小郎为人的，当初我在原武县职事时，他可从未做过仗势欺人的事啊！莫非贤甥还信不过自家人吗？”

郑州相邻开封府，为官之人岂敢造次，周衙内也不敢在州治下的原武县仗势欺人。而晋州相距开封府甚远，又不常有监察使巡视，所以周衙内才敢在此地胡作非为。

周腾道：“我当然相信舅父所说的。”周知县道：“莫要听信他人谗言，挑拨我们舅甥关系。”周腾点了点头，问道：“舅父，你可知长春长生丹放在何处？”周知县道：“罗钵在炼这种丹药，放在哪里只有他自己知道。贤甥为何打听此事？莫非也有修道长生之心？”周腾道：“永冬大盗下谶言，偷盗长春长生丹。我想以此作饵，引出贼人，一网打尽。”周知县点了点头，说道：“这也是好办法，只是罗钵视这丹药如命，恐怕不肯这么做。”周腾道：“不必用丹药，倘或贼人想偷丹药，必然要进到罗钵的房里去搜寻，我们只需引贼入室，闭户捉贼便可。”周知县问道：“贤甥，你莫非已有万全之策？”周腾道：“没错，但需要罗钵协助。”周知县笑道：“既有捉贼良策，他必然愿意协助，我这就写封书函，邀他过来相商。”他走到桌旁，写了封信，接着唤来一个仆人，吩咐仆人送信给圣药堂的罗钵。仆人接过信，跑出了后堂。周知县和周腾也离开后堂，各自去吃早饭。

早饭过后，周知县来到公堂，升起早衙。不多时，门吏来禀：“相公，罗钵求见。”周知县道：“带他去后堂，我少顷便到。”接着吩咐一个衙役：“去吏舍唤周班头到后堂。”吩咐完，合上案卷，起身走出公堂。

周知县来到后堂，和罗钵叙了礼，说道：“冒昧打扰罗兄清修，望乞见谅。”罗钵冷笑道：“令贤甥刚到汾西，便打了侯顺和几个弟兄，又抓了药铺和棺材铺的店主人，我也正想前来拜访，一睹这英雄的尊颜！”周知县道：“永冬大盗甚是猖狂，我想罗兄也不愿再被那贼人搅扰。我这贤甥虽多有冲撞，却有实打实的本事，如今也已想好擒贼良策，罗兄多忍耐几日，待擒得贼人，自然还你一个清平世界。”罗钵道：“只怕还未擒得贼人，长春教的店铺便开不下去了。”

“若店家诚信经营，不欺客作假，又怎会开不下去呢？”

周知县和罗钵闻言，转头看到了刚走到门口的周腾。周知县笑道：“这就是我的贤甥。”罗钵打量了几眼，心中赞叹道：“我本以为这昏官的外甥也是个蠢笨之人，不想竟这般英武，真是天地之差啊！”周腾走到近前，施礼道：“舅父，想必这位便是罗宗师吧！”罗钵道：“贫道罗钵，敢问班头尊姓大名？”周腾道：“小可周腾。贵帮两家店铺做着违条的勾当，我抓人也是秉公办理。”周知县道：“法理如此，药铺郎中胡乱医人，棺材铺店主人用烂木行骗，侯顺聚众打人，本官断案，亦是遵循法理。罗兄，你我交好，忠言逆而已，切不可被这群泼贼毁了长春教的名声啊！”罗钵闻言，寻思道：“在你外甥面前装作忠良，真是厚颜无耻，你儿子犯下的奸淫事还少？”说道：“两位秉公办事，我无话可说，以后我会好生管教部下，让他们少生事端。我来此不是说闲话的，周兄信中说周班头已有擒贼良策，要我来协助，不知是何良策，可否说来听听？”周腾道：“贼人想要偷盗长生丹，我想以此作饵，诱贼现身。罗宗师只需撤走把守在居所附近的道士，再借口出城办事，离开居所，在城外找个僻静住所，暂住一段时日。贼人见有机可乘，必然会想去偷盗。我则提前藏在房里，让众衙役埋伏在附近，待贼人揭瓦入室后捉捕。”罗钵道：“贼人敢犯长春教，必然有些本事。县衙里的这些衙役有谁可堪大任？只怕即使贼人现身，你们也捉不到他。”周腾道：“非是我夸口，现世还没有我捉不到的贼人。”罗钵冷笑道：“我倒想看看班头有何本事？”周腾抬手指向门外，说道：“罗宗师，你看那院墙边的树，我取下一根树枝与你。”话音刚落，罗钵和周知县忽见周腾的身影冲出后堂，登树取枝，再入后堂，只消须臾。周腾道：“这份薄礼，望罗宗师笑纳。”说着，递出手中的树枝。罗钵接过树枝，看向门外院墙边的那棵树，皱着眉寻思道：“这树离堂屋少说得有十丈远，如此快的身手，还是平生初见，能有这般技艺，想必武艺不俗。”周腾见状，以为罗钵仍有疑虑，便道：“我从小在少林寺习武，拳脚枪棒鲜有敌手，罗宗师与我切磋一番如何？”罗钵道：“不必了，班头的身手贫道自愧不如。”周腾问道：“那不知罗宗师是否愿意助我捉贼？”罗钵踌躇了片刻，问道：“要我离开居所多久？”周腾道：“我不知贼人会何时现身。”罗钵问道：“除此之外还要做什吗？”周腾道：“莫要将此事外泄，只需离开居所便可。还有，罗宗师尽量造些声势，让城里的多数人都知道你要离开，贼人得知消息后，也可能会尽快行动。”罗钵又踌躇了半晌，皱眉道：“你若能答应我三件事，我便依你。”周腾问道：“哪三件事？”罗钵道：“不许动我房里的任何东西。不许破坏我庭院里的风水。每日辰时，给房间里靠南墙的那盆长生树浇一碗茶水。”周腾道：“这三件事简单，我都答应。”罗钵道：“我会在城外的上清观里暂住，你们若敢胡为，我便立刻回城赶你们离开，永冬大盗之事也再不会劳烦你们。我会托人给州衙送去消息，知州相公得知后，必然会上表，遣个贤明的知县到此办案。”周知县陪笑道：“此等小事不必惊动州衙，罗兄放心，我贤甥定能擒得贼人。”罗钵道：“班头，我和周兄都对你十分看重，你可别让我们空欢喜一场啊！”周腾道：“放心，只要贼人出现，便不会逃出我手心。”罗钵道：“我这就回去打点一切，明日便去往上清观。”说完，辞别周知县和周腾，离开了县衙。

罗钵回到圣药堂，唤来了圣药堂里所有的部下，他谎称明日是“迎神日”，要出城祭礼，并在城外暂住一段时日，他吩咐部下准备车驾和仗队，明日午时起程去上清观。等到部下都散去准备事宜，罗钵唤来几个心腹人，将周腾的计策都告诉了他们，并吩咐他们监视周腾等人，一旦发生任何不妙的情况，速去上清观禀报。罗钵又唤来道士头领，吩咐他撤走把守在圣药堂附近的道士。

次日午时，一辆金缎符箓马车来到圣药堂门口。马车的前面有八名灵宝道士手持旗旛和法器领路，左右各有八名佩剑道士守卫，后面有八名道士手持祭器跟随。罗钵走出圣药堂，上了马车，众人大张旗鼓地向城外走去。罗钵的车驾经过时，过往行人纷纷闪开路，驻足观望，街边看热闹的人压肩迭背，熙熙攘攘。严修儒站在人群中望着车驾，寻思道：“既然这厮已走，下午我便去圣药堂里打探虚实。探清状况后，晚上乘机下手。”

将近黄昏，严修儒拎着两只烧鸡、五斤牛肉和一坛醇酎，来到圣药堂。

“三哥，别来无恙啊！”

刘三正闲坐在圣药堂后门旁的圈椅上，闻言转头，看到了刚从后门进院的严修儒。刘三问道：“你怎么来了？莫非又要找我斗鸡？”严修儒道：“非也。之前多亏三哥帮忙，我们才能教训那新来的班头，此番前来道谢。”刘三笑道：“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严修儒提起手中的酒肉，笑道：“三哥，好酒好肉，小酌几杯如何？”刘三舔了舔嘴唇，笑道：“正合我意！等我搬来桌子。”他起身快步走去杂物房，搬来一张矮桌和两个杌子，摆在了后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严修儒擦了桌杌，刘三又去厨房里拿来了杯碟碗筷、注子和火盆。他们将烧鸡和牛肉盛入碟中，开了泥头，将酒倒进注子，燃起火盆烫酒，然后对坐饮食。

严修儒有意灌醉刘三，每次对饮，都只呷一口，而刘三则满饮一杯。不多时，刘三道：“严兄弟，失陪一小会儿，我先去把鸡喂了。”严修儒笑道：“何不让鸡也过来凑个热闹。”刘三笑道：“也好，独自吃食也寂寞，哈哈……”他走去杂物房，拎来一个关着鸡的竹笼和一袋麦麸。刘三将竹笼放到矮桌旁边，从布袋里抓出一把麦麸放到了竹笼里。严修儒问道：“怎么只有大将军？火凤凰呢？”刘三笑道：“那鸡不中用，让我给炖了。”严修儒叹口气道：“火凤凰也是命途多舛啊！”说完，两人相视一笑，继续饮食。

日眠月醒，天色渐暗。刘三眼神迷茫，面颊通红，口齿不清，显然已经醉了。眼见时机将至，严修儒连忙劝饮，心想等到刘三醉倒，便到四处去探察情况，倘或被发现，便装作找茅房解手。正推杯换盏时，周腾手持水火棍，带着十几个衙役从后门走了进来。见此情形，严修儒寻思道：“他们怎么还来了？莫非来寻仇？”周腾走到矮桌旁，面有愠色地问道：“你们为何会在这里？”严修儒道：“我们是这里的人，当然在这里。班头来这里所为何事？”周腾道：“你明知故问。”刘三酒意正兴，醉醺醺地说道：“班头，严兄弟不明就里。你不必心急，坐下来一起喝几杯。”周腾道：“正事要紧，赶快带我去你们宗师的房间。”严修儒道：“三哥，还是先办正事吧！”刘三从腰包里拿出一把钥匙，说道：“这是宗师房门的锁钥，最大的那间房便是，你们去吧。”周腾拿过钥匙，带着众衙役向正房走去。

严修儒问道：“三哥，他们过来做什么啊？”刘三道：“捉贼。永冬狗盗太过纠缠，他们来此埋伏。”严修儒微微一笑，寻思道：“哼，竟想算计我，让你们劳而无功！”和刘三对饮了几次后，便借口离去了。

周腾带着众衙役在院里四处察看了一番。众衙役分成几队，埋伏在院里的几处隐蔽位置。周腾来到正房门前，打开房锁，开了房门，顿时浓烈的药味扑鼻。周腾走进房间，四处察看了房里的布置，他关上房门，在房里找了个角落，潜藏了起来。

深夜，一个身影偷偷地进入了圣药堂后院里的杂物间，片刻后又离开了。

次日清晨，刘三来到杂物间里喂鸡，发现金乌大将军被打死了，他顿时嚎啕大哭，叫道：“我的爱鸡！是谁这么狠心，对你下此毒手！我定要找出是哪个畜生干的，为你报仇！”周腾走出房门，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房里的药味太过浓烈，周腾有些忍受不了，他决定打开正房所有的门窗，给房间透透气。

“雄壮公鸡存我心，昨夜偷偷入房门。不消片刻拔毛净，炖汤给娘补补身。补补身诶——”周腾一边轻声哼着歌谣，一边打开正房的窗户。

周腾担心众衙役频繁在圣药堂里出入会被永冬大盗察觉出端倪，便吩咐众衙役不许离开圣药堂的后院，白天在空房里歇息，晚上埋伏，等待贼人出现。连续五天，周腾等人每晚都严阵以待，盼望着贼人现身，但每晚都是徒劳无功。周腾心中逐渐怀疑起有人泄露了消息，让贼人得知了圣药堂里有埋伏，又怀疑贼人跟随罗钵去了上清观，打算在上清观里动手。殊不知每日黄昏，永冬大盗都会拎着酒肉来圣药堂里找刘三小酌几杯，注视着周腾等人的一举一动。

每到白天，周腾都会打开正房的门窗透气，黄昏后再关闭门窗，房里弥漫的药味已不再浓烈，逐渐散去。每日辰时，周腾都会端来一碗茶水，滋润靠南墙的那盆长生树。

晚上，周腾照常潜藏在正房的角落里，等待永冬大盗的出现。这已经是第七天了，他本以为罗钵离开后，贼人便会现身，不想至今还未见到贼人的身影，他那颗沉着冷静的心已变得有些焦躁不安。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房里的炼丹炉上，四周极其的安静，他隐约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的感官都会变得非常敏锐。他忽然闻到房里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经办过诸多案件，立刻察觉到这是血腥和腐肉的味道，寻思道：“这房里的药味散去了，怎会有这种味道？莫非是刘三偷偷把死鸡扔进了房里，有意来气我？待天明再做详查。”于是没有做任何行动。五更鼓响，他明白永冬大盗今晚已不会现身，便循着气味在房里四处查看，他来到炼丹炉旁，发觉气味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便用鼻子在附近嗅来嗅去。紧靠炼丹炉的地板上散发出很浓的腥臭味，他用手敲了敲地板，听出底下是空的，撬开地板，看到了一个嵌在地上的木制窖盖，又掀开窖盖，顿时恶臭扑鼻。他腹中翻涌，险些吐了出来，急忙跑到一旁，喘了几口气。窖里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他点亮一盏油灯，拿到窖边，屏住呼吸，向窖里张望，目之所及令他毛发皆竖，惊恐万分。窖底满是石灰粉，几具孩童的干尸卧在里面，皮肤干枯，面目狰狞，犹如脱狱恶鬼。

周腾冲出正房，大喊道：“众衙役速来取齐！”众衙役都跑了过来。周腾吩咐一个衙役：“速去禀报知县和县尉，圣药堂发生大案，请县尉多带人手，包围圣药堂。”那衙役迅速跑出圣药堂，去了县衙。周腾高声道：“把圣药堂的人都叫过来，让他们在院中取齐，不准他们任何人离开。”众衙役纷纷行动，敲门打户，吵醒圣药堂众人，让他们站在院中等候。

多时，周知县和县尉带着十几个衙役从圣药堂的院门走了进来。刚进院门，周知县便高声问道：“永冬大盗身在何处？我要好生看看这贼人的长相，胆敢在我的治下猖狂！”周腾快步走了过去，禀道：“舅父，永冬大盗还未现身，我发……”周知县高声道：“还未现身？不是说有大案吗？除了永冬大盗还有什么算作大案！”周腾禀道：“几条人命案！”周知县大惊，道：“这永冬大盗真是猖獗，竟又残害人命！”周腾禀道：“不是永冬大盗，是罗钵！”周知县诧异地问道：“罗钵？罗钵不再城里，怎会杀人？”周腾道：“舅父随我来看便知。”带着周知县和县尉走入正房，房里弥漫着腐臭味。来到窖边，周知县和县尉往窖底一看，顿时二人跑出屋外，将腹中秽物都吐了出来。周腾走出正房，问道：“舅父，院外可有人在把守？”周知县还在干呕，没有答话。县尉擦了擦嘴，道：“我召了一百名弓手，如今都围在圣药堂外。”周腾道：“当初在赌场后巷的那两个拐子肯定是长春教的人，他们拐来的孩童都被罗钵残害了！”周知县擦着嘴，寻思道：“罗钵竟如此凶残，害了这么多条人命！这案子可是棘手啊，长春教在晋州的势力根深蒂固，我若秉公处理，必遭报复，如何是好啊？”说道：“贤甥，言之过早，待详查过后再做定论。”周腾皱眉道：“舅父这间房本是罗钵的居所，窖里的尸体他怎会不知？此证见足以断罪，我们这就去上清观将罗钵绳之以法。”周知县道：“贤甥少安毋躁，凡是都有规矩。先命人把尸身搬出来，让仵作检验。我带圣药堂的人先回县衙审问一番，待有人证实之后，行移公文，捉拿罗钵正身。”周腾犹豫了一下，道：“既然如此，谨遵安排。”

周知县和县尉带着十几个衙役，押着圣药堂众人去了县衙。走到圣药堂外时，周知县吩咐县尉撤走了弓手。周腾吩咐其余的众衙役将尸身搬出窖。众衙役走到窖边往下一看，都跑出正房，吐了出来，纷纷叫苦，借口推辞。眼见不是办法，周腾只得掩住口鼻，找来麻绳，拴在自己身上，下到窖底，将尸体抱上来。

从窖底一共搬上来十九具孩童尸体。仵作来到圣药堂，检验了尸体，对周腾道：“班头，这几具尸身的胸口、手臂、脖颈和脚踝上都有明显的伤口，显然是外伤致死。凶身如此残忍，实在触目惊心啊！”周腾大骂道：“罗钵这畜生竟做出如此凶残之事，叫我莫要动他房里的东西，原来是房里藏着他犯罪的证见。那么院里和长生树莫非也藏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对众衙役喊道：“你们速去找来铁锹，把这房子附近的土地都挖开，看看能否发现其他证见！”众衙役分散到四处，开始找铁锹。周腾走进正房，将长生树连根拔起。树根底下，一颗婴孩的头骨和纷杂的树根纠缠在一起。他面有愠色，自言自语道：“果然如此。”

不多时，众衙役纷纷找来铁锹，开始在正房附近挖掘。直到午时，正房附近的土地都被挖开，一共挖出五具成人骸骨。仵作检验了骸骨，对周腾道：“没有骨折，死的太久了，看不出来什么！”周腾大骂道：“这畜生残害如此多的人命，我定要将他绳之以法！”吩咐众衙役看守现场，带着仵作去了县衙。

县衙里，周知县正在公堂上逐一审问圣药堂众人。他不知该如何断此案，意在拖延，几个问题反反复复地讯问，“你们是否见过罗钵杀人？”“你们是否见过罗钵埋尸？”“你们是否见过罗钵为非作歹？”“你们是否见过罗钵拐带孩童？”“你们是否见过罗钵淫辱女人？”圣药堂众人对所有问题回答，“小人未曾见罗钵做过歹事，罗钵潜心修道，不曾害人。”主簿深知就里，对周知县附耳低言道：“何不将此案推到永冬大盗身上，便是永冬大盗杀人后，乘人深夜酣眠，将尸身藏进良人院里，栽赃陷害。”周知县问道：“可房中地窖这事，文案上该如何作啊？”主簿道：“便是圣药堂本有地窖用于收贮药材，只是长期闲置，今偶然之机开窖存药，遂发现永冬大盗将尸身藏于窖底，栽赃陷害。”周知县点头道：“此计甚妙！”吩咐众衙役暂将圣药堂众人押入监牢，明日再做严审。

周腾带着仵作来到县衙，走入后堂进见周知县。两人施过礼，周腾禀道：“舅父，在圣药堂又挖出五具骸骨，都在罗钵的房间附近，我们现在便去上清观拿人吧！”周知县问道：“可知是何时死亡？死因为何？”仵作道：“十九具孩童的尸身无法检出何时死亡，只检出是外伤致死。五具成人骸骨因死去的时间过久，无法检出死因。”周知县点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依圣药堂众人之言，这肯定是永冬大盗所为！”周腾皱了皱眉，问道：“舅父，这怎会是永冬大盗所为？明明是罗钵残害人命！”周知县道：“贤甥，圣药堂众人供述，圣药堂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日无人看守。有人曾在半夜看到有黑影进入后院，想是那永冬大盗杀了人后，将尸体埋藏在后院。罗钵房里的地窖本是用来收贮药材的，他每日都炼丹，把药材放进那里是为了方便拿取。后来地窖不用了，便一直闲置。那永冬大盗杀过人后，乘圣药堂众人半夜酣眠，揭瓦入室，把尸体放进了地窖里，为的是栽赃陷害。本来当是被圣药堂的人发现尸身，并前来报官，不想被贤甥无意间提早发现。这狗贼诡计多端，想让我错断良人有罪，不想我早已明察一切！”周腾道：“舅父，罗钵栽种的长生树下还有一颗婴孩的头骨，这必然是他所为！”周知县道：“永冬大盗本事高强，连贤甥你也多日捕他不获，在土里藏个头骨又有何难？”周腾面有愠色，大声问道：“舅父，莫非你有意包庇罗钵？”周知县道：“人证物证皆指向永冬大盗，我何来包庇罗钵？断案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错断良人，也绝不能放过恶人！”周腾高声道：“既然如此，我这就去上清观找罗钵问个清楚！”转身要走。周知县担心他闯出祸端，连忙起身劝道：“贤甥留步，休要鲁莽，明日我与你一起去上清观里问个清楚！”周腾转过身来，问道：“为何现在不去问？”周知县快步走到他身旁，劝道：“贤甥，凡事都有规矩。下午我还要严审圣药堂的人，何来时间讯问罗钵？如今证见尚少，倘或被罗钵脱罪，岂不枉费心力？圣药堂或许还有尸身未被挖出，贤甥你继续去圣药堂掘地三尺，找出更多证见，让罗钵无从抵赖！”周腾犹豫了片刻，皱眉道：“也好，我这就去圣药堂再仔细搜寻！”快步走出了后堂。周知县命令仵作去圣药堂里协助周腾，仵作领了台旨，也走出了后堂。

周知县修书一封，唤来一个衙役，命衙役去监牢里放走刘三，嘱咐刘三火速前往上清观，将信交给罗钵。衙役接过信，去了监牢。

## 第三十四章 月夜山林狼豹斗，垆边猫鼠泯恩仇

将近黄昏，严修儒拎着酿鹅、肥鲊和一壶酒来到圣药堂。他今早听说圣药堂里发生了大案，便想提前来这里假装找刘三小酌，探听情况。刚穿过后门，他便看到周腾带着众衙役在后院里掘地，正房门前还躺着许多具尸体。他大惊，寻思道：“看这尸体的模样已经死去很久，他们在此掘地，莫非有人在这里埋尸？”走到周腾身旁，施礼道：“相扰，敢问班头可知刘三哥现在何处？”周腾转头瞪了他一眼，道：“你们长春教里没一个好人，那厮已下入大牢，去牢里找他吧！”严修儒诧异地问道：“不知我三哥所犯何事？为何会被下入大牢？”周腾面有愠色，抬手指向那一排排的尸体，道：“罗钵犯下杀人恶行，你们是他的爪牙，岂会不知？待明日我抓了罗钵，一并治罪！”严修儒闻言，寻思道：“原来如此。周知县和长春教朋比为奸，也不知他是否会包庇罗钵。听说这个班头是周知县的外甥，颇有本事，还有个绰号叫雷豹。看他这粗暴性情，我何不借此机会挑拨一番，让长春教和周知县的本家相斗，也算是替受害的人出气。”说道：“班头，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是罗宗师犯事，何不现在便去上清观里捉拿他？我三哥是个良人，不会做这杀人的勾当，你们不捉拿主坐，反而滥捉无辜，是何道理？”周腾厉声道：“那厮岂会是无辜？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公门办事，还轮不到你指摘，明日我便会捉拿你们的狗贼宗师，还有你这个败类！”严修儒神色傲慢，冷笑道：“小班头，听小生一席话，罗宗师可是你惹不得的人。即使被你捉了，知县相公也不敢拿罗宗师怎样。他拿了我们长春教五大箱金宝，岂会自断金源？”灵机一动，编了句谎话，意在明示周腾，罗钵有恃无恐。周腾骂道：“你这泼才，我舅父两袖清风，岂会收受贿赂？再敢污蔑命官，我立刻捉你去县衙！”严修儒冷笑道：“只因我说了实话，你不愿听，便要将我屈罪入狱，王法何在？还是说你这个少有微权的小吏自认为权力便是法度，对吗？”周腾右手抓住他的肩膀，左手指着他的鼻子，喝道：“你污蔑命官，我拿你正是循法度办事！”严修儒冷笑道：“循法度办事？我无权无势，你敢现在拿我，我宗师早已犯下大案，你却至今不敢面见他尊颜，法度？可笑之极！难道不当先去上清观乞请我宗师到县衙里拜问吗？”周腾顿时恼了，骂道：“你这畜生，口出狂言，和我去县衙，先打你一百讯棍！”拽着严修儒走向后门。严修儒冷笑道：“闻说雷豹大名，不想竟是个欺软怕硬的谄吏，连我宗师的尊颜都不敢见，日后改叫谄狗罢！”周腾停下脚步，喝道：“我岂会不敢见罗钵那狗贼？”严修儒冷笑道：“若你敢见，我宗师此时应在县衙里被知县相公拜问！”周腾喝道：“狂妄泼才，我现在便去上清观里拿罗钵那厮到县衙，看你还有何口舌？回来一并拿了你！”松开了手，到墙边拿起水火棍，快步走向后门。严修儒叫道：“小班头，小生在这里等着你，看你能把我宗师怎样？”周腾喝道：“我若不拿罗钵到县衙，不算好汉！”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圣药堂。严修儒面露笑意，一边走向后门，一边低吟道：“汾西河岸踏歌声，笑看滩头鹬蚌争。身藏三寸夺命刃，静待彼竭作渔翁。”跟着走出了圣药堂。

周腾跑到城门口，向守门的军士问了去上清观的路径，跑出了城。

是夜，月朗星繁。周腾跑到上清观的大门口，连敲了好几下门。一个道童打开一条门缝，探出头问道：“施主深夜造访，有何贵干？”周腾道：“我来找罗钵，让他随我去县衙问话。”道童道：“罗宗师不在此处，施主请回。”便要关门。周腾用手抵住大门，道：“休想诳我，罗钵到这里迎神，岂会不在？我要进去搜一搜！”用力推开大门，一脚迈进了门槛。

“班头，宗师不在此处，请回吧！”

周腾循声看去，刘三带着一群佩剑的道士走了过来。周腾诧异地问道：“你不是在牢里吗？怎会在这里？”刘三心知不能说出周知县相托的事，便道：“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牢子收了钱，自然会送我走。”周腾皱着眉，寻思道：“这帮污吏，待我回去，定要整治一番！”问道：“既然罗钵不在这里，那他现在何处？”刘三摇头道：“小人不知啊！”周腾道：“不知？哼，我要先搜一搜这道观再说！”便要进入道观里搜寻。刘三喝道：“站住！长春教的地方，岂容你这个蝼蚁小吏造次，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乘爷爷还没性发，赶快滚！”周腾闻言，有些恼了，皱眉道：“秉公办事，罗钵杀人，我定要拿他回县衙问话。若你知趣，赶快去通知罗钵出来跟我走！”刘三喝道：“你这顽辈，好不识抬举。爷爷忍你很久了，胆敢走进一步，要你肉身化泥！”一挥手，众道士都拔剑而起。大门旁的道童见势不妙，连忙跑进院里，躲进了卧房。周腾扫了一眼四周，寻思道：“这地方不阔，施展不开。”迅速退到大门外，冷笑道：“那夜我打死了金乌大将军，今夜便要教训一顿它的主人！”刘三闻言，顿时怒不可遏，喝道：“什吗？原来是你这畜生杀死了我的爱鸡，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周腾跑到观外的空地上，大喊道：“是好汉的，便过来一决雌雄！”刘三快步走入灵宝殿，取下挂在墙壁上的法剑，跑出殿外，怒气冲冲地叫道：“与我宰了那畜生！”带着众道士快步走出了大门，杀向周腾。

周腾跨步提棍，作个门户。刘三等见他手持水火棍，心想木棍岂能敌得过利剑？便更加不惧，奋勇杀向前。周腾棍打八方，劈挑刺提、削剃拉拨，勇悍难挡。正是：

棍扫苍龙摆尾，腾旋散雾驱云。劈挑劲风呼啸起，削剃迎头丧胆魂，宛如獬豸嗔。

律杖严惩凶恶，触之断骨残身。一介武夫平法道，愿荡家国邪佞氛，霜华证素心。

刘三不会剑术，一味挥剑乱砍。众道士虽习得真武剑，但平日里花天酒地，被酒色淘虚了身体，根本不堪一击。弹指之间，尽皆被周腾打得倒地不起，哭爹喊娘。周腾走到刘三身旁，喝道：“一群鼠辈，也敢与我相斗！”刘三面露惊恐，慌忙拱手叫道：“班头饶命，班头饶命啊！”周腾道：“快去观里叫罗钵出来见我。”刘三道：“宗师不在观里，现在后山上吐纳天地精华。”周腾抬头看向上清观后面巍峨峥嵘的大山。山上古树森森，杂草纷乱。一轮明月悬于山顶的上空，仿佛站在山顶上一伸手，便能触碰到。正是：

古木森森阻世喧，千千曲径辨途难。

深林兽语惊栖雀，浅草虫谣抚躁猿。

皎月垂垂侵峻岭，黑崖耸耸刺清天。

登峰惊见蟾宫景，玉树恒娥影怅然。

周腾寻思道：“如此大山，我怎能寻得到人？”对刘三道：“你赶快起来，带我上山去找他。”刘三忍痛，挣扎起身，带着他沿小路走上后山。小路盘山，崎岖曲折，两人绕了两个大弯来到山顶。

月光下，罗钵正在一块青石上打坐，面前放着一个袅袅生烟的博古香炉和一柄龙纹法剑。刘三连忙向前跪拜，一脸委屈，略带哭腔道：“望乞宗师恕弟子不敬，打扰清修。周班头打伤观里的众弟子，非要拜见尊颜不可！”罗钵缓缓睁开眼，看向周腾，问：“班头如此急躁相见，所为何事？”周腾道：“在你的居所里找到众多尸身，特来拿你回县衙！”罗钵问道：“你可是奉周兄的台旨？”周腾道：“非也。知县相公明日便会找你讯问，我今晚拿你回县衙问罪，省得明日再麻烦一遭。”罗钵冷笑道：“时至今日你仍未能捉到永冬大盗，竟有颜面来问罪？好不知惭愧！周兄已在信里讲明一切，赶快到县衙收拾铺盖，明日起身滚回原武县！”周腾道：“休要罗唣，跟我去县衙。”快步走向前，要拉罗钵去县衙。罗钵起身，一脚将香炉踢出，香炉如流星，直冲周腾。周腾连退两步，挥棍打飞香炉，顿时手臂被震得有些发麻，暗忖道：“这道士武功不俗，看来要小心应对！”

见此情形，刘三窃喜，心中骂道：“这畜生惹怒了宗师，定是性命不保！”慌忙连滚带爬，躲到一旁。

周腾喝道：“残害人命，又想拒捕！”罗钵一脸傲慢，道：“凭你这贱吏，胆敢对贫道无礼，即便是周兄也不敢如此。”周腾皱了皱眉，道：“做贼心虚，看来你是默认了！”罗钵道：“人是我杀的又怎样？”周腾提棍护身，喝问：“你为何如此残忍，竟对孩童痛下杀手！”罗钵道：“不妨告诉你，这是我所参悟的天道。想要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必然要循天道而为。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等微命正是必需，以他之青春补贫道之残年，以血为丹头，点化长生丹，不出数年定能羽化登仙。”正说话间，周腾缓步向前，想要伺机动手。罗钵看在眼里，不动声色，续道：“周班头，贫道敬你是条好汉，又有一身本领。若你愿做贫道身边的一名护卫，贫道定会将长生丹的秘诀告知于你。与贫道一起共享长生，修道登仙如何？”周腾皱眉道：“我一心只想为民除害！”罗钵冷笑一声，道：“为民除害？你的昏官舅父和他那淫人妻女的辱子才是汾西县里最大的祸害！”周腾喝道：“休要污蔑，看棍！”箭步冲出，抬棍劈去。罗钵一个筋斗翻下青石，躲过棍击，头朝下时，顺手拿起法剑。他挺剑直指周腾，喝道：“不识抬举。既然如此，留你不得！”快步向前，挥剑连攻。周腾手中的水火棍犹如火轮一般，挟风带火，呼啸不止。月光之下，两个杀气腾腾的身影酣战不休，好似狼豹争食。正是：

月下山巅杀气寒，狼凶豹怒斗争餐。利爪尖牙频频见，咆哮响彻九霄天。

罗钵剑术精湛，处于优势。他恃才傲物，有意逞技，剑势愈发飘渺，身姿愈发仙逸。但见：

#严修儒引导周腾调查真相。

#怀疑侯顺，因为伍平死后，他便能当上头领。

#施计让严修儒上钩。发现罗钵炼丹害人。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罗钵因这句话而残害人命。